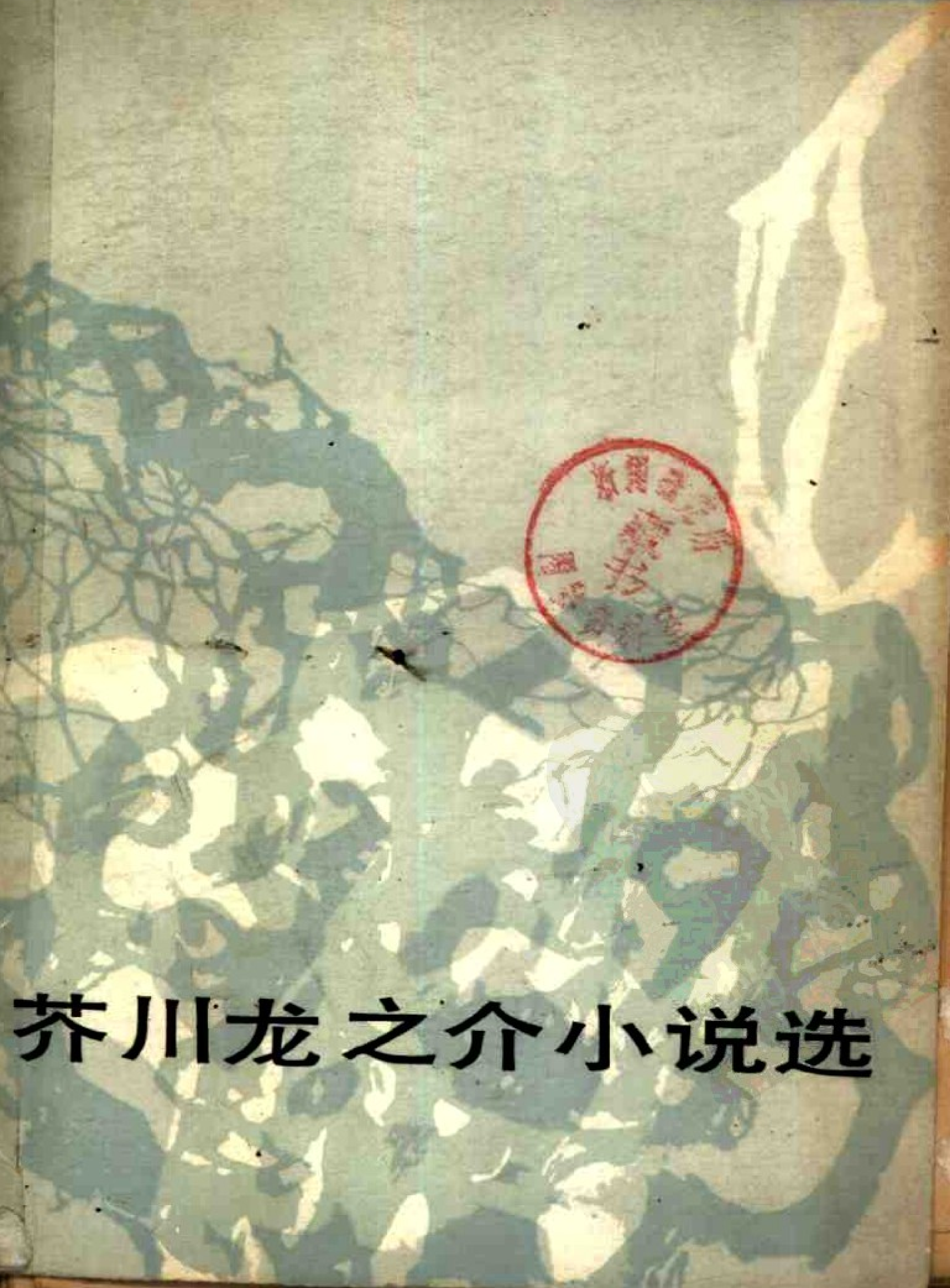
日本文学丛书



芥川龙之介小说选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芥川龙之介小说选

文洁若　吕元明　文学朴　吴树文 译

PDG

根据《芥川龙之介全集》岩波书店1978年版翻译。

责任编辑：文 洁 若
封面设计：于 绍 文

芥川龙之介小说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房山印刷厂印刷
通县果村装订厂装订

字数416,000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8 1/4 插页8
1981年11月北京第1版 1981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8,000

书号 10019·3203 定价 1.65 元

译 本 序

短篇小说巨擘芥川龙之介是日本大正时代的一位重要作家，是新思潮派的柱石。这个流派表现了本世纪初日本小资产阶级不满现实而又苦于无出路的心情，在艺术上则突破了长时期作为日本文坛主流的自然主义文学，正视社会现实，既有浪漫主义色彩，又有现实主义倾向。

芥川龙之介的创作生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开始的。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和反战运动蓬勃发展。一九二三年反动当局利用关东大地震之机对广大革命群众及进步组织进行血腥镇压，日本国内的阶级矛盾日趋尖锐。一九二七年发生了金融危机，中小企业纷纷倒闭。现实社会的这种紧张沉闷的气氛使芥川感到窒息，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实不可避免地反映在他的作品中。鲁迅指出："芥川龙之介的作品所用的主题最多的是希望已达之后的不安，或者正不安时的心情。"

芥川龙之介，号柳川隆之介、澄江堂主人、寿陵余子。能赋俳句，俳号我鬼。他于一八九二年三月一日生在东京，因为恰好赶上辰年辰月辰日辰时，故名龙之介。原姓新原，父亲经营牛奶业。生后九个月，因母亲神经失常，过继给住在本所的舅父作养子，改姓芥川。芥川家世世代代都有人在将军府任文职，明治维新后，养父在东京府作土木科长。他虽然有自己的

房屋，退休后仅仅靠养老金糊口，生活并不宽裕。芥川在《大导寺信辅的前半生》中写道："他们的贫困并不是住在连檐房里的下层阶级的那种贫困，而是为了保持体面不得不忍受更多的痛苦的中下层的贫困。"养父母对诗书琴画无所不通，家庭里有着浓厚的传统文化艺术气氛。本所区又是文人墨客荟萃之地，保留着使芥川神往的江户情趣。芥川在这样的家庭和社会环境影响下，自幼受到中日古典文学（包括《西游记》、《水浒》和泷泽马琴、式亭三马、十返舍一九等江户时代作家的小说）的熏陶。他生性异常聪慧敏感，体质虽纤弱，学习成绩总名列前茅。上中学后广泛涉猎欧美文学，喜读易卜生、法朗士、波德莱尔、斯特林堡等人的作品，深受世纪末文学的影响。他曾引用法朗士的话说："我不是通过与人接触而是通过与书接触才了解人生的。"明治时代的作家中，他最喜欢幸田露伴、泉镜花、樋口一叶和德富芦花。

十八岁时，芥川作为优等生免试进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文科。一九一三年入东京大学英文系。读书期间，成为第三次和第四次复刊的《新思潮》杂志的同人。一九一五年发表《罗生门》，但当时并未引起文坛重视。大学毕业之前，在第四次复刊的《新思潮》上发表《鼻子》（1916年2月），备受夏目漱石的赞赏。《芋粥》（同年9月）和《手绢》（同年10月）接连问世，从而奠定了他作为新进作家的地位。大学毕业后，在镰仓海军机关学校教过三年书。一九一九年三月入大阪每日新闻社，一九二一年以该社海外特派员身分到中国十余个城市游览，回国后写了《上海游记》（1921）、《江南游记》（1922）等。

芥川龙之介是新思潮派的代表作家。新思潮派是从日本大正中期到昭和初年，继白桦派之后兴起的一个文学流派，又称新现实主义或新技巧派，通常指第三次（1914）和第四次（1916）复刊的《新思潮》杂志的同人。代表作家有芥川龙之介、菊池

宽、久米正雄和山本有三等人。他们大多是东京大学的学生，深受夏目漱石和森鸥外的影响，并得到武者小路实笃的启发。当这一派作家跻身文坛时，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已经衰落，起而代之的是白桦派文学。

白桦派作家所主张的理想主义，作品中所表现的人道主义以及他们所追求的个性的自由发展等，有的脱离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新思潮派的作家们尽管没有什么鲜明的文学主张，不象过去的自然主义、浪漫主义那样具有明确的文学理论和见解，但在创作上却显示出共同的倾向：既反对自然主义那种纯客观的描写方法，又怀疑白桦派文学的理想主义；认为文学作品可以虚构，强调题材的多样性，并且十分讲究写作技巧，注重艺术形式的完美。然而，这派作家的创作又不同于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所提倡的新浪漫派、乃至唯美派或颓废派文学。他们认真地审视人生，把握现实，在反映现实的同时，赋予自己笔下的一切以新的意义，理智地加以诠释，所以有时他们也被称为新理智派。在技巧上，他们一般采用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只是更着重于人物心理的刻画。

芥川龙之介曾认为二十世纪初席卷日本文坛的自然主义文学的理想，可以用一个“真”字来概括。一九〇八年以后，以永井荷风为中心的唯美主义派打着“美”的旗帜，写出了一系列颓废主义、唯美主义的作品；一九一〇年出现的以武者小路实笃为代表的白桦派人道主义文学则以“善”作为理想。一九一七至一九一九年间走上文坛的一批新作家便试图将上述真善美三种理想揉合在一起，在自己的作品里表现出来。这便是新思潮派作家在创作上的共同宗旨或倾向。但是，这一派的作家却又各具特色。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不论是历史题材如《罗生门》、《鼻子》、《地狱图》(1918)、《蜘蛛丝》(1918)等，还是现

代题材如《魔术》(1919)、《秋》(1920)、《一块地》(1923)等，都是以典雅的语言，细腻的心理刻画，巧妙的布局和机智幽默的情趣，显示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但他后期的现代题材作品里，如《玄鹤山房》、《齿轮》、《某傻子的一生》(均1927)等，却又表现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在探讨现实人生中经历幻灭之后的苦闷和绝望。菊池宽和久米正雄早年写过一些有一定的社会意义的作品，后来却转向通俗小说的创作。

在不太长的创作生涯中，芥川写了一百四十八篇小说、五十五篇小品文、六十六篇随笔，以及不少评论、游记、札记、诗歌等。他的每一篇小说，题材内容和艺术构思都各有特点，这是由于他在创作过程中苦心孤诣地不断进行艺术探索的结果。他的文笔俏皮，精深洗练，意趣盎然。

芥川龙之介早期的作品以历史小说为主，多是借古喻今，以嘲讽的笔触针砭时弊。它们可分为五类：（一）取材于封建王朝的人和事，其中《罗生门》和《鼻子》系通过古代故事的改编，揭露利己主义在社会上的风行。《地狱图》写一个艺术至上主义者为了追求艺术上的成就而献出生命，并指出暴君把人间变成了地狱。（二）取材于近世传入日本的天主教，如《烟草和魔鬼》(1916)、《信徒之死》(1918)、《众神的微笑》(1922)等。（三）描述江户时代的社会现象。如《戏作三昧》、《某一天的大石内藏助》(均1917)等。在《戏作三昧》中，作者借主人公泷泽马琴的内心活动，阐发了超然于庸俗丑恶的现实生活之外的处世哲学。（四）描绘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社会的小说，如《手绢》、《舞会》(1920)等。《手绢》辛辣地讽刺了日本明治时期的思想家新渡户稻造对武士道的鼓吹。（五）取材于中国古代传说的作品，如《女体》、《黄粱梦》、《英雄器》(均1917)、《杜

子春》、《秋山图》(均1920)等。

十月革命后，无产阶级文学开始萌芽。芥川也在时代的影响下，着重写反映现实的作品，题材颇为广泛，其中比较典型的是：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颓唐消沉为对照，歌颂一个农村姑娘的淳朴善良的《桔子》(1919)，表现现代男女青年苦闷的《秋》，刻画少年心理的《手推车》(1921)，描写农村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块地》，嘲讽乃木希典的《将军》(1920)以及批判军国主义思想，对下层士兵寄予同情的《猴子》(1916)和《三个窗》(1927)等。

芥川晚期的作品，反映了他对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的幻灭感。一九二七年初，发表《玄鹤山房》，通过老画家之死，揭露家庭内部的纠葛，反映了人生的惨状和人们的绝望心情，暗示了旧事物的衰亡和新时代的来临。写这篇作品的时候，芥川已萌自杀的念头，使以后的作品如《海市蜃楼》等充满了阴郁气氛。遗作《齿轮》和《某傻子的一生》描写作者生前的思想状态。评论集《侏儒的话》(1923—1927)阐述了他对艺术和人生的看法。

《竹林中》(1921)堪称芥川历史小说的代表作，结构谨严，技巧纯熟，手法新颖，寓意深刻，发表后获得好评，已在日本搬上银幕。樵夫在竹林中发现了武士的尸体。武士那个年轻貌美的妻子以及凌辱她的强盗都分别供认自己是凶手。而死者的亡灵则借巫婆之口，说自己是愤而自杀的。樵夫、云游僧、捕役和武士的岳母各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为案情提供线索。每个人讲的都能自圆其说，但把七份供词对照一下，便发现此案扑朔迷离，让人摸不着头脑。作者要写的显然不是什么情杀案，作品也不着重于通过曲折情节，发现元凶。芥川在此作中想表达的是这样一个观点：客观真理是不容易搞清的。每个人都可以

根据自己的需要信口雌黄，颠倒黑白，捏造事实。三个主要人物，只要有一个说的是真话，其他两个便是在扯谎。作者故意留下伏笔，发人深思。

在芥川的反映现实的作品中，《阿律和孩子们》(1920)写得比较成功。作者环绕着因患十二指肠溃疡、命在旦夕的阿律，细致入微地刻画了人口虽简单，关系却很复杂的一家五口的心理活动。阿律的丈夫贤造是一家小小针织厂的老板，他和前妻之间生有一女，叫阿绢，嫁给了绸缎庄的少东家。阿律和前夫生的大儿子叫慎太郎，贤造和阿律又生了个叫洋一的小儿子。这二男一女，根据每人在家庭中所处地位的不同，对贤造和阿律的感情有着微妙的差别。甚至对婶婶（前妻的本家）、数名店员、腼腆俏丽的女用人，以及为同行的误诊打圆场的医生，作者也都用极凝练的笔墨描绘得十分逼真。日本有一些写几代人历史的长篇巨著，通称“大河小说”。这种作品读了有时令人不免感到水分太多。《阿律和孩子们》则把可以写成一部长篇的题材压缩成一个短篇，文无虚笔。例如作者通过洋一的风闻，阿绢的寥寥数语就勾勒出这是个正在受着经济萧条危胁的中等商人家庭。

《水虎》(原名《河童》，1927)是芥川脍炙人口的晚期代表作。半个多世纪来，日本文艺界每年都在他的忌辰（7月24日）举行“河童祭”的纪念活动，借以悼念这位为日本近代文学留下许多珍品的天才（或者照日本人的说法——鬼才）作家。

《水虎》是一部寓言体小说，作者通过一个精神病患者口述他在水虎国的见闻，抒发他对社会、对人生的观察和看法。发表后不久，作者就自杀了。作品描写的当然是个虚构的世界，色调颇晦暗，反映了作者当时的精神状态。芥川借水虎国来讽刺现实社会的各个方面，从政治、经济、法律、文艺、哲

学、宗教以至风俗习惯。例如在小说的第八段描述水虎国有个奇怪的法律，叫作“职工屠宰法”，凡是被解雇的职工，统统杀掉，水虎肉则作为副食品出售。当主人公表示惊讶时，水虎资本家嘲笑说：“在你们国家里，工人阶级的闺女不是也在当妓女吗？吃水虎职工的肉使你感到愤慨，这是感伤主义。”芥川在这里犀利尖锐地抨击了人吃人的资本主义制度。作品对于资本家发战争财，士兵受虐待，当权者对文化艺术横加压制等等，也予以揭露和批判。因此，这部小说可以说是芥川对社会的总批判。作品对人生进行哲理的探讨，诙谐中寓有辛辣的讽刺。

二十年代末期，日本社会的阶级斗争更加尖锐。芥川是个“神经脆弱到连门前有人咳嗽都会大吃一惊”①的人，动荡的局面使他深感不安。他越是接触社会，越憎恨现实生活中的丑恶现象。他虽对现实不满，却又不肯放弃既有的生活方式。他曾这样自我反省过：“你为什么要攻击现代的社会制度？”“因为我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罪恶。”(《某傻子的一生》)然而另一方面他又害怕流血的革命。他写道：“总之，我认为要是能象现在的英国那样一点不流血就进入社会主义，那可太好了。”②他对阶级是有些朦胧认识的，他写道：“从各方面来说，我们大家都生活在激荡的过渡时代，从而矛盾重重。……我们不可能超越时代，而且也不可能超越阶级。……我们的灵魂上都打着阶级的烙印。……”(《文艺的，过于文艺的》，1927)

芥川这样描述自己道：“……我在气质上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在人生观上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在政治上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其二，1926)他关怀尚处在萌芽状态中的无产阶级文学，

① 进藤纯孝著《芥川龙之介传记》，第六一三页，六兴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

② 森本修著《芥川龙之介》，近代文学资料(五)，第五八页。樱枫社一九七四年版。这里的“社会主义”系指英国的费边主义，即改良主义。

在艺术上对它要求很高。他写道:"我对无产阶级文艺也满怀期待……昨天的无产阶级文艺认为社会觉悟是作家的唯一必要条件。……批评家们对资产阶级作家说:'你们必须有社会觉悟。'我不反对这一点。但是我想对无产阶级作家说:'你们必须有诗的境界。'"(《文艺杂谈》1926)

他依稀看到未来是属于无产阶级的,他说:"贵族不是已经让位于资产阶级了吗?资产阶级也迟早要让位于无产阶级。"(《文艺的,过于文艺的》)他甚至承认:"社会主义不是是非曲直的问题,而是个很简单的必然问题。"(《澄江堂杂记》,1918—1924)然而他又坚持自己的悲观论点:"我相信,在任何社会组织下,我们人类的痛苦也是难以解救的。"(《文艺的,过于文艺的》)

芥川就是在这种矛盾心情和"对未来的模模糊糊的不安"(《给一个旧友的手记》,1927)中,在年仅三十五岁时人为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的。这件事在日本知识界引起巨大的震动,作家们更是纷纷撰文对这位为艺术呕心沥血的"典型的浪漫主义者和艺术至上主义者"①的死表示惋惜。日本评论家中村真一郎认为:"芥川龙之介的作品的主要特征就在于反映人们错综复杂的思想意识。当我们阅读他的全部作品或是他的一部自选小说集时,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接近于西欧二十世纪的作家②所刻画的复杂的内心世界。……读者一篇篇地读他的作品时,会产生这样的感想:人们是用不同的眼光看待社会的,人们对待社会的心理状态是各种各样的。这无疑就是芥川的作品吸引当代读者的最大的魅力所在。"③他还写道:"芥川龙之介复活了自然主义

---

① 小宫丰隆作《芥川龙之介的死》,《中央公论》一九二九年四月号。

② 此处指英国的乔艾斯(1882—1941)及法国的普鲁斯特(1871—1922)等小说家。

③ 《芥川龙之介的魅力》,《芥川龙之介介绍》第五〇页,岩波书店一九五五年版。

时期以来日本近代小说所失去的浪漫主义，而且大大发展了日本近代小说的传统。他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他有意识地创造了文体——不是司空见惯的文体，而是消除了庸俗气味的艺术文体。在文学史上，这是极其重要的一件事。……在当前的现实中，我抱着很大的共鸣来回顾扭转日本文学方向的芥川十年的业绩。”①

为了纪念芥川，日本文艺春秋社于一九三五年设立了“芥川文学奖”，每年颁发两次。四十几年来，许多日本作家都是获得这个最高文学奖后成名于文坛的。芥川在世期间就已经受到国际上的重视。早在二十年代，鲁迅先生就翻译了他的《罗生门》和《鼻子》。他的另外一些短篇小说也相继介绍到我国来，还出版过几种小说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的作品被译成英、法、德、俄、西、意以及世界语等多种文字。本书是解放后我国第一次有系统地编译出版的芥川的选集。

文洁若

一九八一年四月

---

① 《芥川龙之介入门》，《芥川龙之介集》第四八一页，讲谈社一九六〇年版。

目　次

译本序（文洁若） …………………………………………… 1

火男面具 ………………………………………………………… 1
罗生门 ………………………………………………………… 9
鼻子 ………………………………………………………… 17
孤独地狱 ………………………………………………………… 24
父 ………………………………………………………… 29
虱 ………………………………………………………… 34
猴子 ………………………………………………………… 40
手绢 ………………………………………………………… 46
烟草和魔鬼 ………………………………………………………… 55
大石内藏助的一天 ………………………………………………… 63
戏作三昧 ………………………………………………………… 74
蜘蛛丝 ………………………………………………………… 102
地狱图 ………………………………………………………… 106
毛利先生 ………………………………………………………… 137
桔子 ………………………………………………………… 151
沼泽地 ………………………………………………………… 155
龙 ………………………………………………………… 158
疑惑 ………………………………………………………… 168
魔术 ………………………………………………………… 182
葱 ………………………………………………………… 192

舞会……203
秋……210
女性……225
弃儿……228
阿律和孩子们……235
母……270
竹林中……282
将军……292
斗车……302
庭园……309
保吉的札记……318
小白……323
一块地……332
寒……345
大导寺信辅的前半生……351
玄鹤山房……369
海市蜃楼……386
水虎……394
三个窗口……438
暗中问答……448
某傻子的一生……459
大川的水……482
蛙……488
一个社会主义者……491
侏儒的话……494

火 男 面 具[①]

吾妻桥[②]上，凭栏站着许多人。警察偶尔来说上几句，不久就又挤得人山人海了。他们都是来看从桥下经过的赏花船的。

船不是孤零零的就是成双地从下游沿着退潮的河逆流而上，大抵都是在中间拉起帆布篷，周围挂着红白相间的帏幕。船头竖着旗子或是古色古香的幡。篷子里的人好象多半都喝醉了。透过帏幕的缝隙，可以看到将一样的毛巾扎成吉原式[③]或米店式[④]的人们，"吆"啊，"二"地猜着拳。还可以看到他们摇晃着脑袋，吃力地唱着什么。桥上的人们看来，只能引起滑稽的感觉。每逢载着伴奏队或乐队的船打桥下经过，桥上就哄然大笑起来，还饶上一两声"混蛋"。

从桥上望去，只见河水象马口铁一样白茫茫地反射着阳光，时而驶过一只小汽船，给河面镀上一层耀眼的横波。快活的大鼓、笛子和三弦声象虱子一样把平滑的水面叮得发痒。从札幌啤酒厂的砖墙尽处一直到远远的堤岸那一头，一片朦朦胧胧，堆白叠粉，连绵不断，那就是正怒放的樱花。言问码头好象有不

---

① 原文作ひよつとこ，系火男（ひをとこ）的讹音。是一种眼睛一大一小、噘着嘴的丑男子面具。据说男人用吹火竹吹火就是这样的表情，故名。

② 吾妻桥是东京隅田河上的一座桥，架在台东区浅草和黑田区之间，修建于一七七四年。

③ 吉原是江户时代（1600—1867）江户（今东京）的公娼街，逛吉原花街的风流子弟将毛巾俏皮地扎在头上。江户时代也叫德川时代。

④ 米店伙计为了遮灰尘，用毛巾包上头，后脑勺打个结。

少日本式木船和小划子靠了岸。由于刚好被大学的小船库遮住了光线，从这里只能看见一团乱糟糟的黑东西在蠕动。

这当儿，又有一艘船从桥底下钻过来了。这也是赏花的驳船，从方才起，已经驶过好几艘了。红白相间的帏幕竖起同样红白相间的幡，两三个船夫头上扎着同一式样的、印有红樱花的毛巾，轮流摇橹撑篙。但是船的进度仍然不快。可以看到帏幕后面约莫有五十来人。从桥下钻过之前，可以听到两把三弦合奏《迎春梅》之类的调子，奏完后，突然加进锣声，开始了热热闹闹的伴奏。桥上观众又哄笑起来了。还传来了孩子在人群当中挤得哭起来的声音，以及女人的尖嗓门儿："瞧呀，跳舞哪！"——船上，一个身材矮小的男人戴着火男面具，正在幡幛下面胡乱跳着舞。

那个戴火男面具的人，褪下了秩父铭仙①和服上身，露出里面那件漂亮的友禅②内衣。内衣的袖子是白地蓝花，黑八③领子邋里邋塌地敞开来，深蓝色腰带也松了，在后面耷拉着，看来他已经酩酊大醉。当然是乱跳一气，只不过是来回重复神乐堂④的丑角那样的动作和手势而已。而且酒喝得行动好象都不灵了，有时候只能让人觉得他仅仅是为了怕身体失掉重心从船舷栽下去才晃动手脚。

这样一来就更好笑了，桥上哇啦哇啦地起哄。大家边笑边相互发表这样一些议论："你瞧他扭腰的那股劲儿。""还挺得意

---

① 铭仙是日本埼玉县的秩父市所产的棉绸。

② 友禅是友禅染的简称。宫崎友禅（1681—1763）发明的一种染法，色彩丰富鲜明，有人物、花鸟、山水等花样，一般染在绉绸或棉布上。

③ 黑八是黑八丈的简称。一种黑色厚绢，用来作男人和服内衣的袖口和领子。原产于八丈岛，故名。

④ 神乐堂也叫神乐殿，设在神社里奏神乐用的殿宇。神乐是祭神的音乐和舞蹈，雅乐的一种。

呢。不知是哪儿来的这块料？”“奇怪。哎呀，差点儿摔了一跤。”“还不如别戴着面具跳呢。”

也许是酒劲儿上来了，过一会儿，戴假面具跳舞的那个人，逐渐脚步蹒跚起来，扎着赏花手巾的头，恰似一只不规则的节拍器那样晃动着，好几回都差点儿栽到船外去。船夫大概也放心不下，从身后招呼了两次，可是他好象连这也没听见。

这时，刚刚驶过的小汽船激起的横波，沿着河面斜着滑过来，驳船剧烈地颠簸了一下。戴假面具的人那瘦小身躯，好象一下子吃不住劲儿了，打了个趔趄，朝前边晃了三步，好不容易才站定下来，却又犹如正在旋转的陀螺猛地被刹住一般，转了个大圈儿。一眨眼的工夫，穿着棉毛裤的两脚朝天，倒栽葱滚落到驳船的篷子里了。

桥上的观众又哄然大笑起来。

这下子大概把篷子里的三弦给砸断了，透过帏幕的缝隙望去，喝醉了酒，闹得正欢的人们有的站着，有的坐着，都慌了神。一直在伴奏的乐队也登时象喘不过气来似地一声不响了，光听见人们在吵吵嚷嚷。总之，准是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混乱局面。过一会儿，有个酒喝得脸上通红的男人从帏幕里伸出脑袋，惊慌失措地摆着手，急匆匆地不知对船夫说了句什么。于是，驳船不知怎地突然向左掉转船头，朝着与樱花方向相反的山宿河岸驶去。

十分钟之后，戴火男面具的人暴亡的消息就传到桥上观众的耳里了。第二天的报纸的“琐闻集锦”栏刊载得更详细一些。据说死者名叫山村平吉，患的是脑溢血。

山村平吉从父亲那一代起就在日本桥若松町开办画具店。平吉是四十五岁上死的，撇下一个满脸雀斑的瘦小妻子和当兵

的儿子。虽说不上富裕，倒还雇用两三个人，生活好象过得去。听说在日清战争①时期，他把秋田②一带用孔雀石制的绿颜料都垄断下来，发了一笔横财。在这之前，他那个店不过是个老铺子而已，主顾却寥寥无几。

平吉这个人是圆脸盘，头发略秃，眼角上有细碎的皱纹。他有那么一种滑稽劲头，待人一向谦恭和蔼。他的嗜好只是喝酒，酒后倒不怎么闹。不过，有个毛病，喝醉了准跳滑稽舞。照他本人说来，这是从前滨町丰田的女老板学巫女舞的时候，他也跟着练的。当时，不论是新桥还是芳町，神乐都颇为流行。但是，他的舞跳得当然没有自己吹嘘的那么好。说得难听一些，那简直就是乱跳一气；说得好听一些，总还没有喜撰舞③那样讨厌。他本人好象也明白，不喝酒的时候，关于神乐，只字也没提过。即使人家劝他："山村大哥，出个节目吧，"他也打个哈哈敷衍过去。然而只要酒上了劲儿，马上就把手巾扎在头上，用嘴来代替笛鼓的伴奏，叉着腿，晃着肩，跳起所谓火男舞来。他一旦跳开了，就得意忘形地跳个不停。旁边不论弹着三弦还是唱着谣曲，他全不管。

由于饮酒过度，有两次他象是中风般地倒下去就昏迷不醒了。一次是在镇上的澡堂里，浴后用清水冲身的时候，倒在水泥地上。那一回只是把腰摔了一下，不到十分钟就清醒过来了。第二次是在自己家的堆房里摔倒的，请了大夫，差不多用了半个钟头，好容易才恢复了神志。大夫每一次都不许他再喝酒，但他只是刚犯病的那个当儿正经一会子，没有喝得胀红了脸。接着就

---

① 日清战争指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

② 秋田是日本东北地方西部的县。

③ 喜撰是日本平安时代（794—1192）初期弘仁年间（810—824）的歌人，后来作了和尚。喜撰舞是歌舞伎舞蹈之一。

又开戒了。先是说"来上一合①",喝得越来越多,不到半个月就又故态复萌。他本人却满不在乎,瞎说什么:"不喝酒好象反而对身体不好哩……"完全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平吉喝酒,并不仅仅是象他本人所说的那样,出于生理上的需要。从心理上来说,他也非喝不可。因为一喝酒,胆子就壮起来,不知怎地总觉得对谁也不必客气了。想跳就跳,想睡就睡,谁都不会责怪他。平吉对这一点感到莫大的欣慰,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平吉只知道自己一旦喝醉了就完全换了个人。当他胡乱跳了一阵舞,酒劲也过去后,人家对他说:"昨天晚上您搞得挺热闹的,"他当然就会感到十分难为情。通常都是胡诌一通:"我一喝醉就出洋相,究竟怎么了,今天早晨只觉得象是做了一场梦似的。"其实,无论是跳舞以及后来睡着了的事,他至今都记得清清楚楚。他回忆当时的自己,和今天的自己做了比较,觉得怎样也不象是同一个人。那末究竟哪一个是真正的平吉呢?连他也搞不大清楚。他平时是不喝酒的,只是偶尔醉上一回。这么看来,没有喝醉的平吉应该是真正的平吉了,但他本人也说不准。因为他事后认为做得愚蠢透顶的事,大抵是酒醉后干出来的。胡乱跳舞还算是好的呢。嫖赌自不在话下,不知怎么一来还会做出一些难以在这里描述的勾当。他觉得自己干出了那样的事简直是发疯了。

耶努斯神②有两个脑袋。谁也不知道哪个是真脑袋。平吉也是这样。

---

① 合是日本容积单位,十合为一升。

② 耶努斯神是古罗马神话里的双面神,掌管日出和日落。

前面已经说过，平时的平吉和喝醉酒的平吉判若二人。恐怕再也没有比平时的平吉那样好扯谎的了。平吉自己有时候也这么认为。但他从来也不是为了捞到什么好处而扯谎的。首先，当他扯谎的时候，他几乎意识不到自己是在扯谎。当然，已经说出去之后，他也会发觉那是个谎。正在说的时候，却完全来不及考虑后果。

平吉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说瞎话。但只要跟人说着话儿，谎言就自然而然地会冲口而出。他却并不因此而感到苦恼，也不觉得自己干了什么坏事情。他每天还是大大咧咧地扯谎。

据平吉说，他十一岁的时候，曾到南传马町的纸店去学徒。老板是法华宗① 的狂热信徒，连吃三顿饭都得先念诵一通"南无妙法莲华经"才肯拿筷子。平吉刚刚试工两个来月，老板娘鬼迷心窍，撇下一切，跟店里的年轻伙计私奔了。这位老板本来是为了祈求阖家安宁才皈依法华宗的，这下子他大概觉得法华宗一点也不灵，就突然改信门徒宗②，忽而把挂着的帝释③ 画轴扔到河里，忽而把七面④ 的画像放在灶火里烧掉，闹得天翻地覆。

平吉在店里一直干到二十岁。这期间，经常报花账，去寻花问柳。有个熟悉的妓女要求跟他情死。他感到为难，找个借口开溜了，事后一打听，三天之后那个女的跟首饰店的工匠一道寻死了。由于跟她相好的男人抛弃了她，另觅新欢，她一赌气，想

---

① 法华宗是日本镰仓时代(1192—1333)的僧人日莲(1222—1282)所创立的日莲宗的一派。

② 门徒宗是日本镰仓时代的僧人亲鸾（1173—1262）所创立的净土真宗的俗称。

③ 帝释是佛法的守护神帝释天的简称。

④ 七面是日莲宗的守护神七面大菩萨的简称。

随便抓个替死鬼。

二十岁上，他父亲死了，他就在纸店辞工回家了。约莫半个月以后的一天，从他父亲那一代就雇用的掌柜的，说是“请少东家给写一封信”。掌柜的有五十开外，为人憨厚，因为右手指受了伤，不能拿笔。他要求写的是“万事顺利，即将前往”，平吉就照他说的写了。收信人是个女的，平吉就跟他开了句玩笑：“你也不含糊呀。”掌柜的回答说：“这是我姐姐。”过了三天，掌柜的说是要到主顾家去转一转，就出门去了。结果左等也不回来，右等也不回来。一查帐簿，拉下了一大笔亏空。那封信果然是给相好的女人写的。最倒楣的是替他写信的平吉……

这一切都是瞎编的。要是从人们所知道的平吉的一生中抽掉这些谎话，肯定是什么也剩不下了。

平吉在镇上的赏花船里照例吃上几盅酒高兴起来，就向伴奏的人们借了火男面具，到船舷上跳起舞来。

前面已经说过，跳着跳着，他就滚到驳船的篷子里死了。船里的人们都大吃一惊。最受惊的莫过于被他栽到脑袋上的清元①师父。平吉的身子顺着师父的脑袋滚到篷子里那块摆着紫菜饭馐②和煮鸡蛋的红毯子上。镇上的头头有点生气地说道：“别开玩笑啦，碰伤了怎么办？”平吉却纹丝不动。

呆在头头旁边的梳头师父觉得有些奇怪，就用手按着平吉的肩膀，喊道：“老爷，老爷……喂……老爷……老爷。”可他还是

---

① 清元是清元节的简称，节即曲调。净瑠璃（以三弦伴奏的说唱曲艺）的一派，江户时代文化年间（1804—1818）由清元延寿太夫（1777—1825）所创立，故名。

② 原文作寿司，把米饭用醋和盐调味后，拌上鱼肉或青菜的一种点心，这里是用紫菜卷包起来的。

默不作声。摸摸手指尖，已经冰冷了。头头和师父一道扶平吉坐起来。大家脸上泛着不安的神情，伸向平吉。“老爷……老爷……喂……老爷……老爷……”梳头师父紧张得声音都变了。

这时，火男面具底下发出了低微得说不上是呼吸还是说话的声音，传进师父的耳朵：“把面……面具摘了……面具。”头头和师父用发颤的手替平吉摘掉了手巾和面具。

然而火男面具下面的脸，已经不是平吉平时的脸了。鼻梁塌了，嘴唇变了色，苍白的脸上淌着黏汗。乍一看，谁也认不出这就是那个和蔼可亲、喜欢打趣、说话娓娓动听的平吉。完全没有变的只是那个噘着嘴的火男面具，它被撂在船舱里的红毯子上，以滑稽的表情安详地仰望着平吉的脸。

(1914年12月)

文洁若译

罗 生 门①

一天傍晚时分，站在罗生门下的一个仆人等着雨住下来。

在宽阔的城楼下边，除了这个仆人，一个人也没有。只有朱漆剥落的高大圆柱上，停着一只蟋蟀。罗生门既然位于朱雀大路，除了这个仆人，总还应该有两三个避雨的戴市女笠②或软乌帽③的庶民。然而，除了这个仆人之外，却一个人也没有。

说起这两三年，在京都，地震啦，旋风啦，火灾啦，饥馑啦等等，灾难一起起地接连不断。这个都城因此变得极其荒凉。根据古时候记载，那时曾经把佛像、佛具砸碎，把这些涂着红漆的，或带着金银箔的木头，堆在路旁，当柴禾卖掉。都城既然是这么一种情况，整修罗生门这种事，当然就没有人去过问了。于是，趁着这个荒凉颓落的时机：狐狸栖息，盗贼藏身。到了后来，连没有人认领的尸体，也被拖到这个城楼里来丢弃而去，久而久之竟成了习惯。因此，一到太阳落下的时候，不论是谁都会觉得毛骨悚然，不敢到这所城楼跟前来。

相反的，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成群的乌鸦。在白天看，搞不

---

① 罗生门，正名应叫罗城门，公元八世纪末建立的日本平安京（在京都）南面的正门，和北面的朱雀门相对。是高大的双层城门，今已不存。

② 市女笠是平安时代中期以来商女所戴的一种晴雨两用的斗笠，后来男子也戴了。

③ 软乌帽，原文作揉乌帽子。乌帽是日本古代公卿、武士平时戴的一种黑帽子，庶民则出门才戴。乌帽有多种式样，揉乌帽子是其中一种，质地较为柔软。

清有多少只乌鸦绕着圈儿，围着高高的鸱尾，一边叫一边盘旋着。但是到了夕阳映得这城楼的上空通红的时刻，那些乌鸦却象撒下的芝麻似的，看得清清楚楚。乌鸦当然是来啄食城楼上的死人肉的。——然而在今天，可能是因为时刻晚了的缘故，竟然看不到一只乌鸦。看到的只是到处将要断裂，并且在裂缝中间长出老高的青草的石阶上，粘着白色的斑斑点点的鸦粪。仆人穿着洗褪了色的藏青色褂子，一屁股坐在七级石阶的最上边的一级。他一方面因为右颊长出的很大的面疱而心情烦恼，另一方面呆呆地眺望着落下的雨。

作者方才说过："一个仆人等着雨住下来。"可是即使是雨住下来，老实说，仆人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如果在平时，他当然是应该回到主人的家里去。然而在四五天之前，主人把他解雇了。正如我在前边写过的那样，当时京都的街道变得极其荒凉。眼下这个仆人，被服侍多年的主人给解雇了，其实也只不过是这个都城衰落下来的一个小小的余波罢了。所以，与其说"一个仆人等着雨住下来"，倒不如说"遇雨受阻的一个仆人，无路可走，陷入困境"，倒更确切。况且，今天的天色也给这个平安朝①的仆人那种多愁善感的情绪，带来很大的影响。从申末下起来的雨，现在仍然没有住下来的样子。这时候，仆人眼前想的是明天的生活怎么办？——也就是说，怎样才能摆脱毫无指望的困境。他一边不得要领地想着，一边心不在焉地听着溅落在朱雀大路上的雨声。

雨包围着罗生门，从远处，刷刷地发着声响扑过来。昏暗的傍晚，使天空渐渐低下去，仰头向上看，城楼楼顶那斜着伸出去

---

① 平安朝以平安京为京都，分初、中、后三期，这篇小说描写的是末期的十二世纪院政期。

的雕甍，支撑着沉重的昏暗的云层。

为了摆脱毫无指望的困境，已经没有时间去考虑选择什么手段了。如果考虑选择什么手段的话，那就只能活活饿死在泥板墙下，大路道旁了。死后就会被拖到这个城楼上，象扔一条狗似的被一扔了事。如果是不择手段——仆人围绕着同一个问题转了半天念头，最后才归纳到这一点。可是这个“如果”，永远不采取行动，到最后还是个“如果”。仆人虽然决定不择手段了，然而由于“如果”变成行动，那末跟着而来的一个问题当然就是：“除了当强盗，别无他法”，他对这件事仍然没有足够的肯定的勇气。

仆人打了一个很大的喷嚏，接着疲惫地站了起来。京都的傍晚变得很冷，冷得使人很想能有一个火炉才好。寒风从城楼的柱子中间，跟着夜晚一起，肆无忌惮地窜了进来。红漆柱子上停着的那只蟋蟀，已经不知道藏到什么地方去了。

仆人缩着脖子，高高耸起在黄色汗衫上面套着藏青色褂子的肩头，向城楼四周看了看。他想找一个躲风避雨、遮人耳目，能安安稳稳睡上一夜的地方；如果有，好歹就在这儿过上一夜。这时他正好看到了登上城楼的那个很宽的，并且是涂着红漆的楼梯。城楼上就是有人，反正也都是死人。仆人留心着腰间挂着的木柄长刀，免得出了鞘，迈起穿着草鞋的脚，踏上那楼梯最下边的一级。

几分钟之后，在登上罗生门城楼很宽的楼梯的中段，一个男人象猫似地缩着身子，屏着气息，窥视着上边的情况。从城楼照射下来的火光，模糊地照出这个男人的右颊。这是一张短须中长着红肿化脓的面疱的脸颊。仆人最初以为城楼上没有什么了不起，都是些死人罢了。当他踏上两三级楼梯一看，在城楼上不知是什么人点起了火，那火光在各处闪动着。昏浊的黄色的火

光，在城楼各个角落挂着蜘蛛网的顶棚上摇动着，映照着。看到这个就立刻会使人明白：在这雨夜里，在这罗生门的城楼上点着火的，大概不是普通的人。

仆人象蜥蜴似地蹑着脚，好不容易爬上很陡的楼梯最上边一级。并且伏着身子，尽量伸长了脖子，胆战心惊地窥视着城楼里的情况。

一看那城楼里，正象传闻的那样，有几具尸体横七竖八地扔在那儿。但是由于火光照射的范围比自己想象的还要狭小，看不清楚到底有几具尸体。只是模模糊糊地看到，那里有赤身裸体的尸体和穿着衣服的尸体。自然男男女女似乎都混杂在一起。这种情形简直使人有些怀疑那些尸体曾经是活人，他们好象是捏的泥人，有的张着嘴，有的伸着手，横七竖八地躺在地板上。暗淡的火光投射到肩膀和胸脯突起的部分，而使低凹部分的暗影更加昏暗，象哑巴似地永世沉默着。

仆人闻到了这些尸体的臭气，不由地捂住了鼻子。然而那手在抬起的一瞬间，又完全忘记了捂鼻子。因为一种强烈的刺激，几乎完全夺去了这个男人的嗅觉。

这时候，仆人才发现有一个人蹲在那些尸体中间。这是一个穿着黑衣服的矮小、瘦弱、白发、象猴子似的老太婆。那老太婆右手拿着燃烧着的松明，在仔细盯着看一具尸体的脸。从那长长的头发来看，可能是一具女尸。

仆人为六分恐怖、四分好奇心所吸引，暂时连气也不敢出了。借用古书作者的话说，使人感到"毛骨悚然"。老太婆把松明插到楼板缝里，接着向方才盯着看的死尸的头部，伸出两手去，象老猴给小猴捉虱子那样，开始一根一根地拔那长头发。头发好象一沾手就拔下来了。

看着头发一根一根拔下来，仆人内心的恐惧就渐渐地消失

了。并且同时，渐渐地增长起对这个老太婆的一种强烈的憎恶情绪——哦，说“对这个老太婆”，也许有语病，倒不如说，在不断地增强起对一切恶的反感。这时候，如果有什么人对这个仆人重新提出方才在罗生门下边他自己想过的那个问题：“是饿死呢，还是当强盗呢？”恐怕这个仆人会毫不留恋地选择饿死这条道路。这个人对恶的憎恨，就象老太婆插在楼板缝里的松明，猛烈地燃烧起来。

仆人当然不知道，老太婆为什么拔死人的头发。所以，从“合理性”来说，他也不知道这到底是应该属于善还是属于恶。但是从仆人来说，在这雨夜里，在这罗生门城楼上拔死人的头发，那当然是绝对不能宽恕的恶了。仆人自己方才想当强盗的事，自然他早就忘到脑后去了。

于是，仆人两脚用力，突然从楼梯一跃而上，并且他手握木柄大刀，大步走到老太婆跟前。老太婆自然是大吃一惊。

老太婆一眼看见仆人，就象被强弩弹了出去似的，一下子跳了起来。

“你这东西，往哪里跑！”

老太婆在尸体中间绊着筋斗，慌慌张张地想要逃跑，仆人堵住了她的去路，这样骂道。尽管这样，老太婆仍然想冲开仆人逃跑。仆人不放她走，把她硬拉了回来。两个人在尸体中间，默默地扭打了一会。但是胜败一开始就决定了。仆人终于抓住了老太婆的胳膊，硬是把她扭倒在地上。那胳膊象鸡腿一样，完全是皮包骨。

“你在干什么？说！不说，看这个！”

仆人甩开老太婆，突然拔刀出鞘，钢刀闪着寒光，横在老太婆眼前。然而，老太婆不说话。她两手发抖，急促地喘着气，

两眼睁得眼珠子似乎要从眼眶里掉出来，哑巴似地硬是不开口。看了这种情况，仆人才明确意识到，这个老太婆的生死，完全由他的意志来决定了。仆人的这种意识，不知什么时候把方才猛烈燃烧起来的憎恶的情绪一扫而光。剩下的只是圆满完成工作时，那种扬扬自得和心满意足罢了。

这时，仆人低头看着老太婆，声音稍微温和些说："我并不是典史①衙门里的官吏，我是刚才走过这个城楼的过路人。所以，我并不是想要把你捉起来，只是你要好好对我说，你这个时候在这个城楼上干什么就行了。"

这时，老太婆的眼睛睁得更大了，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仆人的脸。这是一双眼眶赤红，鸷鸟般的、锋锐犀利的眼睛在看他。同时，皮肤皱得几乎和鼻子连接在一起的嘴唇，好象在嚼着什么东西似地在蠕动着。细脖子上尖瘦的喉头也在蠕动着。这时，仆人听到老太婆喘吁吁从喉咙发出好象乌鸦叫似的声音："拔这头发嘛，拔这头发嘛，想做假发啊！"

仆人没料到老太婆的回答是这样平常，很是失望。在失望的同时，方才的憎恶情绪和冷冷的蔑视，又一齐涌上心头。那脸色，对方大概也看到了。

老太婆一只手还拿着从死尸头上拔下来的头发，发出蛤蟆一样的聒噪声，结结巴巴地说："说实话，拔死人的头发，也许是缺德的事。可是，对这些死人这么干，那倒也活该！现在我拔头发的这个女人，她把蛇切成四寸来长，晒干了拿到带刀②的警卫房去当干鱼卖呢！要是她不得瘟病死了，大概现在还在干这种

---

① 原文作检非违使，日本平安时代的官名，掌管治安、监察和司法等工作。译文借用我国古代掌管缉捕、监狱的属官名称。

② 原文作太刀带，日本古代京都春宫坊的侍卫。

买卖呢。尽管这样，别人还说这女人卖的干鱼，味道好，那些带刀的还把它当成不可缺少的菜肴来买。我倒不觉得这女人干的事就怎么坏！要是不这么干，就得饿死，这也是没有出路才干的啊！所以，现在我干这个，我也不认为是什么坏事呀！我要是不这么干，那也得饿死呀！我也是没有出路才这么干的啊！是呀，这女人对我没有出路这一点是很了解的，大概也会原谅我干的这种事吧！”

老太婆唠唠叨叨说了这些话。

仆人把大刀插进刀鞘里，一边用左手按着刀把，一边冷冷地听着。右手自然是在按着红面孔上的化脓的大面疱。但是，听着听着，仆人心中产生了一种勇气，这正是不久前在城楼下边，这个男人所缺少的那种勇气。同时，也是和不久前登上这个城楼，抓住这个老太婆时的那种勇气向全然相反的方向发展的一种勇气。仆人是饿死呢，还是当强盗，已经不再是难于抉择的问题了。从这时候的仆人的心情来说，他根本不去想饿死的问题，把它完全扔到脑后去了。

“你说的是真话吗？”

老太婆说完话，仆人就用嘲弄的口气叮问了一句。同时向前走了一步，右手冷丁离开面颊上的面疱，抓住老太婆的脖领，怒声喝道：“那末，我剥了你衣服，你也用不着恨我了吧！我要是不这么干，我也就饿死了！”

仆人迅速地剥下了老太婆的衣服。把想要抱住他的腿的老太婆，狠狠一脚踢倒在死尸上。到楼梯口，只有五步远。仆人把剥下来的藏青色的衣服夹在腋下，一转眼工夫顺着很陡的楼梯，消失在黑洞洞的夜里了。

过了一会儿，好象昏死过去倒在那儿的老太婆，光着身子从尸体中间爬起来。老太婆一边发出既象嘟囔又象呻吟似的声

音，一边借着还在燃烧着的火光，爬到楼梯口。在那儿倒垂着短短的白发，向罗生门下边望着。外边是黑漆漆的夜。

仆人的去向谁也不知道。

（1915年9月）

吕元明译

鼻　子

谈起禅智内供① 的鼻子，池尾地方无人不晓。它足有五六寸长，从上唇上边一直垂到颚下。形状是上下一般粗细，酷似香肠那样一条细长的玩艺儿从脸中央耷拉下来。

内供已年过半百，打原先当沙弥子的时候起，直到升作内道场供奉的现在为止，他心坎上始终为这鼻子的事苦恼着。当然，表面上他也装出一副毫不介意的样子。不仅是因为他觉得作为一个应该专心往生净土的和尚，不宜惦念鼻子，更重要的还是他不愿意让人家知道他把鼻子的事放在心上。平素言谈之中，他最怕提“鼻子”这个词儿。

内供腻烦鼻子的原因有二：一个是因为鼻子长确实不便当。首先，连饭都不能自己吃。不然，鼻尖就杵到碗里的饭上去了。内供就吩咐一个徒弟坐在对面，吃饭的时候，让他用一寸宽两尺长的木条替自己掀着鼻子。可是象这么吃法，不论是掀鼻子的徒弟，还是被掀的内供，都颇不容易。一回，有个中童子②来替换这位徒弟，中童子打了个喷嚏，手一颤，那鼻子就扎到粥里去了。这件事当时连京都都传遍了。然而这绝不是内供为鼻子而苦闷的主要原因。说实在的，内供是由于鼻子使他伤害了自尊心才苦恼的。

---

① 内供是内供奉的简称，也叫内供奉僧，侍奉主佛的僧侣。

② 中童子是寺院里供使唤的十二三岁的童子。

池尾的老百姓们替禅智内供着想，说幸亏他没有留在尘世间；因为照他们看来凭他那个鼻子，没有一个女人肯嫁给他。有人甚至议论道，他正是由于有那么个鼻子才出家的。内供却并不认为自己当了和尚鼻子所带来的烦恼就减少了几分。内供的自尊心是那么容易受到伤害，他是不会为娶得上娶不上妻子这样一个具体事实所左右的。于是，内供试图从积极的和消极的两方面来恢复自尊心。

他最初想到的办法是让这鼻子比实际上显得短一些。他就找没人在场的时候，从不同的角度照镜子，专心致志地揣摩。他时而觉得光改变脸的位置心里还不够踏实，于是就一会儿手托腮帮子，一会儿用手指扶着下巴颏，一个劲儿地照镜子。可是怎么摆弄鼻子也从不曾显得短到使他心满意足。有时候他越是挖空心思，反而越觉得鼻子显得长了。于是，内供就叹口气，把镜子收在匣子里，勉勉强强又对着经几诵他的《观音经》去了。

内供还不断地留心察看别人的鼻子。僧供经常在池尾寺讲道。寺院里，禅房栉比鳞次，僧徒每天在浴室里烧澡水。这里出出进进的僧侣之辈，络绎不绝。内供不厌其烦地端详这些人的脸。因为哪怕一个也好，他总想找个鼻子跟自己一般长的人，聊以自慰。所以他既看不见深蓝色绸衣，也看不见白单衫。至于橙黄色帽子和暗褐色僧袍，正因为平素看惯了，更不会映入他的眼帘。内供不看人，单看鼻子：鹰勾鼻子是有的，象他这号儿鼻子，却连一只也找不到。总找又总也找不到，内供逐渐地就懊恼起来。他一边跟人讲话，一边情不自禁地捏捏那耷拉着的鼻尖，不顾自己的岁数飞红了脸，这都怪他那惆怅的情绪。

最后，内供竟想在内典外典里寻出一个鼻子跟自己一模一样的人，好排遣一下心头的愁闷。可是什么经典上也没记载着目犍连和舍利弗的鼻子是长的。龙树和马鸣这两尊菩萨，他们

的鼻子当然也跟常人没什么两样。内供听人家讲到震旦[1]的事情,提及蜀汉的刘玄德耳朵是长的,他想,那要是鼻子的话,该多么能宽解自己的心啊。

内供一方面这么消极地苦心自慰,另一方面又积极地想方设法要把鼻子弄短,在这里就无须赘述了。他几乎什么办法都想尽了。他喝过老鸹爪子汤,往鼻头上涂过老鼠尿。可是不管怎么着,五六寸长的鼻子不是依然耷拉到嘴上吗?

一年秋天,内供的徒弟进京去办事,从一个熟稔的医生那里学到了把长鼻子缩短的绝技。那位医生原是从震旦渡海来的,当时在长乐寺作佛堂里的供奉僧。

内供跟平日一样装出对鼻子满不在乎,偏不说马上就试试这个办法。可同时他又用轻松的口吻念叨着每顿饭都麻烦徒弟,未免于心不安。其实,他心里是巴望徒弟劝说他来尝试这一办法。徒弟也未必不明白内供这番苦心。这倒也并没有引起徒弟的反感,毋宁说内供用这套心计的隐衷似乎赢得了徒弟的同情。于是,他苦口婆心地劝说起内供来。内供如愿以偿,终于依了这番热心的劝告。

办法极其简单,仅仅是先用热水烫烫鼻子,然后再让人用脚在鼻子上面踩。

寺院的浴室照例每天都烧水。徒弟马上就用提桶从浴室打来了热得伸不进指头的滚水。要是迳直把鼻子伸进提桶,又怕蒸气会把脸熥坏。于是,就在木纸托盘上钻了个窟窿,盖在提桶上,从窟窿里把鼻子伸进热水。唯独这只鼻子浸在滚水里也丝毫不觉得热。过一会儿,徒弟说:“烫够了吧。”

内供苦笑了一下。因为他想,光听这句话,谁也想不到指的

[1] 震旦是古代印度对中国的称呼。

会是鼻子。鼻子给滚水燧得发痒，象是让蛇蚤咬了似的。

内供把鼻子从木纸托盘的窟窿里抽出来之后，徒弟就两脚用力踩起那只还热气腾腾的鼻子来了。内供侧身躺在那里，把鼻子伸到地板上，看着徒弟的脚在自己眼前一上一下地动。徒弟脸上不时露出歉意，俯视着内供那秃脑袋瓜儿，问道："疼吗？医生说得使劲踩，可是，疼吧？"

内供想摇摇头表示不疼。可是鼻子给踩着，头摇不成。他就翻起眼睛，打量着徒弟那脚都皴了，用愠怒般的声音说："不疼。"

说实在的，鼻子正痒痒，与其说疼，毋宁说倒挺舒服的呢。

踩着踩着，鼻子上开始冒出小米粒儿那样的东西。看那形状，活象一只拔光了毛囫囵个儿烤的小鸟。徒弟一看就停下脚来，似乎自言自语地说："说是要用镊子拔掉这个呢。"

内供不满意般地鼓起腮帮子，一声不响地听任徒弟去办。当然，他不是不知道徒弟是出于一番好意的。但自家的鼻子给当作一件东西那样来摆弄，毕竟觉得不愉快。内供那神情活象是一个由自己所不信任的医生来开刀的病人似的，迟迟疑疑地瞥着徒弟用镊子从鼻子的毛孔里钳出脂肪来。脂肪的形状犹如鸟羽的根，一拔就是四分来长。

钳了一通之后，徒弟才舒了一口气，说："再烫一回就成啦。"

内供依然双眉紧蹙，面呈愠色，任凭徒弟做去。

把烫过两次的鼻子伸出来一看，果然比原先短多了，跟一般的鹰勾鼻子差不离。内供边抚摸着变短了的鼻子，边腼腆地悄悄照着徒弟替他拿出来的镜子。

鼻子——那只耷拉到颚下的鼻子，已经令人难以置信地萎缩了，如今只窝窝囊囊地残留在上唇上边。上面满是红斑，兴许是踩过的痕迹吧。这样一来，管保再也没有人嘲笑他了。——

镜子里面的内供的脸，对着镜子外面的内供的脸，满意地眏了眏眼睛。

可是那一整天内供都担心鼻子又会长了起来。不论诵经还是吃饭的当儿，一有空他就伸出手去轻轻地摸摸鼻尖。鼻子规规矩矩地呆在嘴唇上边，并没有垂下来的迹象。睡了一宿，第二天清早一醒来，内供首先摸了摸自己的鼻子。鼻子依然是短的。内供恰似积了抄写《法华经》的功行，心情已经多年不曾感到这么舒畅了。

然而过了两三天，内供发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有个武士到池尾寺来办事儿，他脸上摆出一副比以前更觉得好笑的神色，连话都不正经说，只是死死地盯着内供的鼻子。岂但如此，过去曾失手让内供的鼻子杵到粥里去的那个中童子，在讲经堂外面和内供擦身而过的时候，起先还低着头憋着笑；后来大概是终于憋不住了，就噗哧一声笑了起来。他派活儿给杂役僧徒的时候，他们当着面还毕恭毕敬地听着，但只要他一掉过身去，就偷偷笑起来，这样已不止一两回了。

内供最初认为这是因为自己的相貌变了。然而光这么解释，似乎还不够透彻。——当然，中童子和杂役僧徒发笑的原因必然在于此。同样是笑，跟过去他的鼻子还长的时候相比，笑得可不大一样。倘若说，没有见惯的短鼻子比见惯了的长鼻子更可笑，倒也罢了。但是似乎还有别的原因。

内供诵经的时候，经常停下来，歪着秃脑袋喃喃地说："以前怎么还没笑得这么露骨呢？"

这当儿，和蔼可亲的内供准定茫然若失地瞅着挂在旁边的普贤像，忆起四五天前鼻子还长的时候来，心情郁闷，颇有"叹今朝落魄，忆往昔荣华"之感。可惜内供不够明智，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人们的心里有两种互相矛盾的感情。当然，没有人对旁人的不幸不寄予同情的。但是当那个人设法摆脱了不幸之后，这方面却又不知怎地觉得若有所失了。说得夸大一些，甚至想让那个人再度陷入以往的不幸。于是，虽说态度是消极的，却在不知不觉之间对那个人怀起敌意来了。——内供尽管不晓得个中奥妙，然而感到不快，这无非是因为他从池尾的僧俗的态度中觉察到了旁观者的利己主义。

内供的脾气日益乖张起来了。不管对什么人，没说上两句话就恶狠狠地责骂。最后，连替他治鼻子的那个徒弟，也背地里说："内供会由于犯了暴戾罪而受惩罚的。"那个淘气的中童子尤其惹他生气。有一天，内供听见狗在狂吠不止，就漫不经心地踱出屋门一望，中童子正抡起一根两尺来长的木条，在追赶一只瘦骨嶙嶙的长毛狮子狗。光是追着玩倒也罢了，他还边追边嚷着："别打着鼻子，喂，可别打着鼻子！"内供从中童子手里一把夺过那根木条，痛打他的脸。原来那就是早先用来托鼻子的木条。

鼻子短了反倒叫内供后悔不迭。

一天晚上，大概是日暮之后骤然起了风，塔上风铃的嘈音传到枕边来。再加上天气一下子也冷下来了，年迈的内供睡也睡不着。他在被窝里翻腾，忽然觉得鼻子异乎寻常地痒，用手一摸，有些浮肿，那儿甚至似乎还发热呢。

内供以在佛前供花那种虔诚的姿势按着鼻子，嘟囔道："也许是因为硬把它弄短，出了什么毛病吧。"

第二天，内供象往常一样一大早就醒了。睁眼一看，寺院里的银杏和七叶树一夜之间掉光了叶子，庭园明亮得犹如铺满了黄金。恐怕是由于塔顶上降了霜的缘故吧，九轮在晨曦中闪闪发光。护屏已经打开了，禅智内供站在廊子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就在这当儿，内供又恢复了某种几乎忘却了的感觉。

他赶紧伸手去摸鼻子。摸到的不是昨天晚上的短鼻子了，而是以前那只长鼻子，从上唇一直垂到颚下，足有五六寸长。内供知道自己的鼻子一夜之间又跟过去一样长了。同时他感到，正如鼻子缩短了的时候那样，不知怎地心情又爽朗起来。

内供在黎明的秋风中晃荡着长鼻子，心里喃喃自语道："这样一来，准没有人再笑我了。"

（1916年1月）

文学朴译

孤独地狱

这个故事是从我母亲那儿听说的。我母亲是从我的叔祖父那儿听说的。故事的真伪我不清楚，但从我的叔祖父本人的人品来推断，这件事很可能是有的。

叔祖父是个所谓深通世故的人，在幕府末期①的艺人和文人中间，有很多知己，河竹默阿弥②、柳下亭种员③、善哉庵永机④、同冬映、第九代团十郎⑤、宇治紫文⑥、都千中⑦、乾坤坊良斋⑧等人。其中默阿弥在《江户樱清水清玄》里塑造的纪国屋文左卫门，就是以我这个叔祖父作摹本的。从叔祖父故去到现在已经五十年了，但是他在生前曾有今纪文的绰号，说不定现在还会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他姓细木，名藤次郎，俳名⑨香以，俗称山城河岸的津藤。

津藤有个时期在吉原的玉屋⑩结识了一个僧侣。这个人是

---

① 幕府末期即江户幕府末期，指一八五三年美国海军军官培理率领美国舰队到达日本，逼日本开港，至一八六七年幕府把政权归还给日本皇室这个时期。

② 河竹默阿弥（1816—1893），日本歌舞伎剧作家。

③ 柳下亭种员（1807—1858），日本草双子作家。草双子是一种绣像通俗小说。

④ 善哉庵永机（1823—1904），俳句诗人。

⑤ 第九代团十郎（1838—1905），即市川团十郎，日本歌舞伎剧演员。

⑥ 宇治紫文（1791—1858），日本净瑠璃演员。

⑦ 都千中（？—1834），日本净瑠璃演员。

⑧ 乾坤坊良斋，日本通俗讲谈演员。讲谈类似我国的说书。

⑨ 以五七五共十七个音节组成的日本短诗称为俳句。俳句诗人的署名叫俳名。

⑩ 玉屋是一家妓馆的堂号。

本乡[1]左近一个禅寺的住持，名字叫禅超。他也是一个嫖客，和玉屋的一个叫锦木的妓女混得挺熟。当然那时候是禁止僧侣吃肉娶妻的，但从表面看，他倒不象个出家人。他在黄地褐纹绸[2]和服上套着黑纺绸礼服[3]，对人家说自己是个医生。——叔祖父和他是偶然相识的。

说起偶然来，那是华灯初上的一个夜晚，在玉屋二楼，津藤上厕所回来的时候，打廊下走过，无意间看到一个男子倚着栏杆在看月亮。他剃光头，矮个儿，很瘦。在月光下，津藤以为是常来冶游的那个华而不实的医生竹内。在他跟前经过的时候，就伸出手去，轻轻扯住了他的耳朵。本来想，当他吃惊地回过头来的时候，拿他取笑。

然而一看那回过头来的脸，反而使津藤大吃一惊。除了光头之外，和竹内毫无相似之处。——这个人额头宽阔，双眉挨得很近。可能是由于身子瘦小的缘故，眼睛显得挺大。左颊有一颗很大的黑痣，就是在这朦胧月色之中也仍然看得清清楚楚。他的颧骨颇高。——这样一副相貌，断断续续地映入惶惶然不知所措的津藤的眼中。

"有何贵干？"那光头用生气的语调说，似乎还带着几分酒气。

方才我忘记说了，那时津藤带着一个艺妓和一个随从。剃光头的那家伙要津藤给赔礼道歉，随从当然不会袖手旁观，便代津藤向这位客人赔了礼。这中间津藤带着艺妓匆匆忙忙回到自己的屋里去，虽然他通达人情世故，似乎也觉得有点别扭。但那

① 本乡原为东京三十五区之一，现在属于东京都文京区。

② 原文作黄八丈，是一种黄地上织有茶褐色条纹的丝织品，原产八丈岛。

③ 原文作纹付，后背和袖子上带有家徽的日本式礼服。

光头听了随从关于误会的始末原由的一番解释，马上消了气，哈哈大笑起来。这个光头就是禅超。

后来，津藤让人端了点心送给禅超表示道歉；禅超也觉得很过意不去，特地过来赔礼。从此以后两个人结下了交情。不过，虽说是已经结下了交情，但他们除在玉屋二楼相会之外，好象彼此没有什么往来。津藤滴酒不进，而禅超却是海量。禅超这个人是很能吃喝享受的，而在沉湎女色上，也胜过津藤一筹。津藤本人曾评论说：简直搞不清楚到底谁是出家人？——大块头的、容貌丑陋的津藤，平时总是剃光前顶，戴着一条银项链，下端吊着一个布制的护符袋，穿着藏青色的棉布衣服，束着一根白腰带。

有一天，津藤见到禅超，禅超正披着锦木的女礼服弹三弦。禅超平时气色不好，而今天就更加不好，眼睛充血，嘴角没有弹性的皮肤不时在颤抖。津藤马上想到，莫非有什么心事吗？“如不嫌弃，务望能促膝一谈。”——虽然用这种口吻探询了一下，可也没能引出什么肺腑之言，而且话比平常说得更少，动不动还失掉了话头儿。这时津藤以为这是嫖客很容易出现的一种倦息。纵情于酒色的人所出现的倦息，靠酒色是治不好的。在这种窘境下，两人不知不觉地平静地谈了起来。这时候禅超好象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讲了这么一段话：

据佛说，地狱也分好多种，一般说来，首先可以分为根本地狱、近边地狱和孤独地狱三种。从“南瞻部州①下过五百踰缮那乃有地狱”这句话来看，古时候的地下就有地狱了。但其中的孤独地狱，在山间旷野，树下空中，到处都可以突然出现。也就

---

① 南瞻部州，也作南阎浮提，梵语，原指印度，后来成了包括中国、日本在内的对凡世的称呼。

是说目前的这种境界，马上就会出现地狱般的苦难。我在两三年前，就坠落到这个地狱里了。我对任何事都不会有持久的兴趣，因此我总是从一个境界转到另一个境界，不安地生活着。当然喽，就是这样我也没能逃脱地狱的苦难。只要我的这种境界不变，就会仍然觉得痛苦。于是就仍然转来转去，日复一日过着似乎在忘记痛苦的生活。可是，到最终仍不免陷入痛苦，这就只有死路一条了。过去虽然痛苦，但却不愿意死，那末今天怎么样呢……

最后一句话津藤没有听清楚。因为禅超和着三弦的曲调，声音说得很低。——打那以后，禅超再也没有到玉屋来，谁也不知道这个恣情放荡的禅僧怎么样了。但那一天，禅超把一本手抄本金刚经忘在锦木那儿了。后来津藤败落下来，在下总① 寒川闲居的时候，经常放在桌子上的书籍之一就是这个手抄本。津藤在封皮的背面，写上了自己作的俳句："堇花露水田，翻然四十年。"这个抄本现在已经湮没了，大概也没有谁记得这个俳句。

这是安政四年② 的事。大概是由于母亲对地狱这种故事很有兴趣，才记住了这件事。

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书斋里度过的我，从生活上来说，和我的叔祖父，和这个禅僧，完全是另一个世界里的人。从兴趣来说，我本人对德川时代的戏作③ 和浮世绘④ 并没有什么特殊的

---

① 下总，日本古国名，位于今千叶县、茨城县、埼玉县之间。古代日本行政区划分为七道、七十余国。

② 安政四年是一八五七年。

③ 戏作是江户时代流行的读本（相当于我国的长篇说部，以复杂的、传奇的结构见长）、洒落本、滑稽本、人情本等的总称。

④ 浮世绘是江户时代繁荣起来的一种日本风俗画。

兴趣。但是我自己在某些方面却往往关心孤独地狱这类故事，对于他们的生活倾注着自己的同情。这一点，我并不想否认，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我也是一个受孤独地狱折磨的人。

(1916年2月)

吕元明译

父

这事发生在我上中学① 四年级的时候。

那年秋天，学校举办了一次从日光到足尾的历时三天的参观旅行。学校发给我们的油印通知单上规定："早晨六点半在上野车站前集合，六点五十分开车……"

那天，我连早饭也没正经吃就从家里跑出去了。心里虽想，坐电车到火车站，连二十分钟也用不了，但还是不由得感到着急。站在电车站的红柱子跟前等车的当儿，也是焦虑不堪。

天公不作美，阴沉沉的。令人觉得，四下里工厂发出的汽笛声一旦震撼那暗灰色的水蒸汽，说不定就会化为一场蒙蒙细雨哩。在阴郁的天空下面，火车驰过高架铁道，运货马车驶向被服厂，店铺一片挨一片地开了门。我站在那里的电车站也来了两三个人，个个都愁眉苦脸，显得睡眠不足的样子。好冷啊。——这当儿，开来一辆减价加班车。

车上很挤，我好容易才抓住拉手。这时有人从背后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早上好！"

我赶紧回头一看，原来是能势五十雄。他也跟我一样，身穿深蓝色粗斜纹哔叽制服，将大衣卷起来搭在左肩上，缠着麻布绑腿，腰上挂着饭盒包儿和水壶什么的。

---

① 日本战前中学是五年制，高等学校（相当于大学预科）是三年制，战后改为三三制。

能势和我毕业于同一个小学，又进了同一个中学。他哪门功课也不特别好，另一方面，门门功课可都过得去。不过有些事他倒来得乖巧，流行歌曲只要听上一遍就能把曲调背下来。参观旅行的途中晚上住旅馆，他就神气活现地给大家表演。吟诗、萨摩琵琶①、曲艺、说书、相声、魔术，他样样来得。他还擅长于比手划脚、挤眉弄眼来逗人乐。因而在班上人缘不赖，也获得了教师们的好评。我和他之间虽也有一些交往，可是说不上怎么亲密。

"你也来得挺早哇。"

"我一向来得早，"能势边说边蹙了一下鼻子。

"不过前些日子你迟到啦。"

"前些日子？"

"上语文课的时候。"

"哦，是挨马场训的那回吗？书法家也难免笔误嘛。"能势经常直呼老师的姓。

"我也挨过那个老师的训。"

"是因为迟到吗？"

"不，忘了带课本。"

"仁丹吹毛求疵得厉害。"

"仁丹"就是能势给马场老师起的绰号。——说着说着，电车已开到火车站跟前了。

电车还是象上的时候那么挤，好容易才下了车，走进火车站一看，时间还早，同学才到了两三个。我们相互说了声"早上好"之后，就争先恐后地在候车室的长凳上坐下，照例兴致勃勃地聊起天来。在我们这个年龄，都以"老子"代替"我"，自鸣得意。自

① 萨摩琵琶是十六世纪后半叶创始于萨摩国（今鹿儿岛县西部）的一种四弦琵琶。

称“老子”的伙伴们，大谈对这次旅行的估计，议论旁的同学，并说些老师的坏话。

“老泉可诡啦。那家伙有一本教员用的英文读本，听说事先他连一回也没温习过哩。”

“平野更诡。据说考试的时候，他把历史年代都写在指甲上。”

“说起来，老师也诡。”

“可不是诡吗！本间连 receive① 这个字是 i 靠先还是 e 靠先都拿不准，他就靠那本教师用的读本好歹糊弄着教呢。”

我们开口一个“诡”，闭口一个“诡”，没一句正经话。能势旁边的凳子上坐着一个匠人打扮的，在读报，他的鞋不但失去了光泽，而且前头还裂了口。当时流行一种“马金莱”鞋，能势就送给这个人的鞋一个雅号，叫“啪金莱”。

“‘啪金莱’可真绝啦，”大伙儿不禁笑了起来。

我们越发得意，就去注意出出进进候车室的形形色色的人，并一一加以只有东京的中学生口中才说得出来的刻薄的讥讽。在这一点上，我们当中没有一个逊色的老实人，其中尤以能势的形容最损，也最俏皮。

“能势，能势，看看那位大娘。”

“她那副长相活象一只怀了孕的河豚。”

“这边的搬运夫也似乎象个什么。你说呢，能势？”

“象卡尔五世②。”

最后能势简直独自把坏话都包下来了。

这时同学当中的一个发现了个古怪的人，站在列车时刻表

---

① 英语：接受。

② 卡尔五世(1500—1558)，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前面，查对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他身穿暗褐色西服上衣，深灰色粗条纹裤子里的两条腿细得象跳高用的撑竿一样。宽边旧式黑礼帽下面露出花白头发，看来已上了岁数。脖子上却围了一条黑白格子的醒目的手绢，腋下轻轻地夹着一根长长的紫竹手杖。不论服装还是举止，活象是把《笨拙》① 上的插图剪下来，将它立在这熙熙攘攘的火车站上了。——由于找到了新的笑柄而兴高采烈的那个同学，乐得两肩直颤，拽拽能势的手说："喂，你瞧那家伙怎么样？"

于是，我们就把视线集中在那个怪人身上。那个人胸部略挺，从西服背心的口袋里掏出一只系着紫色绦带的镍壳大怀表，一个劲儿地核对列车时刻表上的钟点。我虽然只瞥见了他的侧脸，却一眼就看出那是能势的父亲。

但是在场的同学谁也不知道。所以个个都想听能势恰如其分地形容一下这位滑稽的人物，于是大家兴致勃勃地盯着能势，准备大笑一场。我当时作为一个中学四年级的学生，是无从揣度此时此刻能势的心情的。我差点儿冒出"那是能势的father② 哩"这么一句话。

这当儿，我听见能势说道："那家伙吗？他是个伦敦乞丐。"

不消说，大家哄堂大笑起来。有人还故意挺起胸，掏出怀表，学能势的父亲的姿势。我不由得低下了头，因为我没有勇气去看当时能势脸上作何表情。

"说得妙！"

"瞧，瞧他那顶帽子。"

"贫民窟里才找得到吧？"

---

① 《笨拙》是英国讽刺漫画杂志。

② 英语，父亲。

"贫民窟里也找不到的。"

"那末只好到博物馆去喽。"

大家又趣味盎然地笑了。

阴天的火车站黑得跟黄昏时分一样。我在半明半暗中悄悄地打量着那位"伦敦乞丐"。

不知什么时候透出了微弱的阳光，窄窄的一条光带从高高的天窗曚曚昽昽地照射进来。能势的父亲正好处在光带之中。——不论目光所及的地方还是看不见的地方，周围一切都在活动，并象雾一样笼罩着这栋巨大的建筑物，难以辨别这是人声鼎沸还是物体的轰鸣。然而唯独能势的父亲却一动也不动。这个身穿旧式西服、与现代风马牛不相及的老人混在川流不息的人的洪水当中，斜戴着过时的黑礼帽，右手掌心上托着系紫色绦带的怀表，依然象《笨拙》上的剪影那样伫立在列车时刻表前面……

事后我暗中打听出，能势的父亲当时正在大学的药房工作，是为了在上班途中看看自己的儿子跟同学一道去旅行的场面，才特地到火车站来的——事先他也没有告诉儿子一声。

中学毕业后不久，能势五十雄就患肺结核病故了。我们在中学的图书室为他举行了追悼会，我站在戴了制服帽的能势遗像前致悼词。我在悼词中加上了这么一句："你素日孝敬父母……"

(1916年3月)

文学朴译

虱

一

元治元年① 十一月二十六日，担任京都守护之职的加州藩阀一伙人，为了参加那时对长州的征伐②，以国家老③ 的长者大隅守为头领，从大阪安治川河口，乘船出发。

佃久太夫和山岸三十郎两个人担任引船头目，老佃一队的船上悬白幡，山岸一队的船上悬红帜。当载重五百石的金毗罗船④，分别悬起红、白幡，随风飘扬，由河口进入海中，那情景可真是威武啊！

然而，乘船的这伙人，可远远谈不上是那么威武。首先，每船都是主从三十四人，船夫四人，共三十八人。因此船里拥挤得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其次，船仓里排列着装满了黄萝卜咸

---

① 元治元年是一八六四年。

② 江户时代末期长州藩为反抗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在对内政策上实行了一些改革。当时代表中央政权的江户幕府是日本没落的封建制度的总代表，一八六四年，幕府对长州藩进行了第一次征伐。

③ 国家老是诸侯领国的家老（家臣的头目），江户时代当诸侯到江户参勤时，国家老在地方留守，执掌政务。参勤是参勤交代的简称。意思是轮流觐见。江户时代，幕府为了加强对诸侯的统治，实行了诸侯率领家臣轮流到江户侍奉将军一年（一年住在领国）的制度，其妻子则长期住在江户。

④ 金毗罗船是江户时代一种简陋的客船，最初专门载运香客去四国参拜金毗罗宫，因而得名。金毗罗是保护航海之神。

菜的木桶，弄得连插脚的地方也没有。加上不习惯，一闻到那股子臭味儿，不管是什么人也会作呕欲吐。最后，由于是旧历十一月下旬，吹向海洋的风，寒冷刺骨。特别是一到傍晚，从摩耶山① 刮来的山风，再加上飘泊在海洋上，哪怕是出身在北方的年轻武士，很多人也是冻得上牙打下牙。

还有，船上虱子很多。它们不是那种藏在衣缝里比较容易对付的虱子。它们爬满船帆，爬满旗帜，爬满桅樯，爬满船锚。夸张一点来说，这些船到底是载人的呢，还是载虱子的呢，简直搞不清楚。当然啦，在这种情况下，爬在衣服里的绝不会是几十个。这些虱子只要是一爬上人的肌肤，马上就会心安理得地狠狠地咬起来。哪怕是五个或者是十个，也会摆出一种征伐的架势。正象方才说过的那样，虱子象撒下的白芝麻，因为太多了，没有任何可以对付得了的办法。所以不管是老佃的一队，还是山岸的一队，所有乘船的武士，遍体都是虱子咬的斑痕，真象得了麻疹似的，胸前也罢，肚子上也罢，全是红肿一片。

可是，就算是毫没办法吧，也总不能听天由命。那时候，船里的一伙人，只要一有空就捉虱子。上自家老，下至马弁，都脱光了身子，把爬满各处的虱子，往茶碗里捉一个扔一个，捉一个扔一个。在高大风帆沐浴着内海冬日阳光的金毗罗船上，三十多个武士，都只穿着一件围腰儿，拿着茶碗，在帆索下边，在船锚背后，一心一意地捉虱子。那情景今天想象起来，不论是谁也会感到实在滑稽。但是，在“必要”面前，一切事情都是一丝不苟的，而这在明治维新以前，和在现在并没有什么不同。——这儿，一船赤身裸体的武士，自己也象个大虱子，忍受着寒冷，每天坚持不懈地到处寻来找去，认真地掐死板缝里的虱子。

---

① 摩耶山位于神户附近。

二

但是在老佃的船上，有一个奇怪的男子汉。他是个性情乖僻的中老①，名叫森权之进，是享有七十草袋米、五人俸禄的徒步扈从②。这个人也真够怪的，不捉虱子。既然不捉，当然就爬得满身都是，有的爬上他的发髻根，有的爬到裙裤③腰上。即便是这样，他也毫不介意。

那末是不是虱子不咬这个人呢？也不是。他和别的伙伴完全一样，形容说是遍体大钱压大钱，大概是最恰如其分的啦，全身是红斑累累。再看他那搔过的地方，就会知道，他也不是不痒痒。然而，痒痒也好，怎么也好，他总是毫不介意，泰然处之。

只是泰然处之那倒还没什么，可是他每当看到其他伙伴一心一意捉虱子的时候，就凑到跟前，要求说："捉到虱子，请别弄死。活着放到茶碗里，给我吧！"

"你要它干什么？"其中一个伙伴摸不着头脑地问他。

"我要嘛，要来养呀！"森权之进一本正经地回答说。

"好吧，捉活的送给你。"

有个同伴认为这是开玩笑，就和两三个伙伴用半天时间，活捉了两三茶碗虱子。那个同伴想，把虱子往那儿一放，说"你养吧，"那时不管森权之进多么意气用事，大概也会弄得哑口无言。

刚放下茶碗，还没有等那个同伴讲话，森权之进就开口了："真捉到啦，捉到了就给我吧！"

---

① 中老是诸侯臣仆的职称之一，其地位次于家老。

② 原文作御徒士，日本江户幕府的职称，将军外出时徒步走在前面，故名。

③ 原文作裤，日本人穿的一种裤子，裤脚肥大，象是裙子。现在用于礼装。

伙伴们大吃一惊。

“那末请倒在这里边吧！”

森权之进满不在乎地把衣领敞开。

“硬着头皮逞能，以后可要难受啦！”

同伴这么说，但是森权之进本人却充耳不闻。这时候伙伴们一个接一个拿着茶碗倒，就象米店用升子量米，把密密麻麻的虱子倒进领口里。

森权之进郑重其事地把掉在外边的虱子拾起来说：“谢谢啦！从今晚开始可要睡个热呼觉了。”他一边自言自语地嘟囔着，一边高兴得呵呵笑着。

“有虱子就热呼吗？”被弄得目瞪口呆的伙伴们，个个面面相觑，不约而同地这么说。

森把塞进虱子的衣领仔细地整理好，用瞧不起的眼神，把大家打量了一番，于是解释说：“各位，在最近寒冷的天气里，你们不是感冒了吗？可我权之进怎么样呢？不打喷嚏，不流鼻涕。不仅这样呢，身子挺热呼，手脚从来也没有冷的感觉。各位，你们如果问这是沾了谁的光？——各位，这就是沾了虱子的光啊！”

据森权之进说，虱子一爬到身上，必然会狠狠地咬。一咬就必得去搔痒。身上到处挨咬，也就得到处去搔痒。而人是无所不能的，一觉得痒痒就去搔，搔着的地方自然就发热而暖和起来。一暖和起来，人就会睡着了。要是一睡着了，也就不知道痒了。——在这种情况下，身上的虱子越多，睡得就越熟，还不会伤风感冒。所以，不论怎么样也该养虱子，而不应该捉……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两三个伙伴听了森权之进的关于虱子的理论，大为钦佩地说。

三

打那以后，船里有些伙伴模仿森权之进，也养起虱子来了。这些人一有空闲，就拿着茶碗到处找虱子。这一点和其他伙伴没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是把捉到的虱子一个个小心翼翼地放到自己的怀里，认真地加以喂养。

可是，不论在哪个国家，不论在哪个时代，对先驱者的学说，任何人都能加以接受的情况是很少的。就是在这艘船上，反对森那套关于虱子的理论的保守分子，也是很多的。

其中，为首的保守分子是一个叫井上典藏的徒步扈从。这也是个奇特的男子汉，他把捉到的虱子统统吃掉。每当吃完晚饭，他就把茶碗放到自己面前，津津有味地咕叽咕叽嚼着什么，人们走到他旁边往碗里一看，原来都是捉来的虱子。有人问："什么味道呀？"他回答说："可美啦！有点油味儿，炒米味儿。"用嘴咬死虱子的人到处都有，但这个人可不是这样。他每天吃虱子，完全是一派吃点心的兴致。——他第一个反对森的做法。

象井上那样吃虱子的人，固然找不到第二个，但是支持井上、反对森的理论的人，倒是很多的。根据这一伙人的主张，有虱子决不能使人的身体热呼起来。非但这样，《孝经》里还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乐意把自己的身体让虱子这类东西去吃，则尤为不孝。所以，不论怎么说，也应该捉虱子，而不应该去养虱子……

在这个过程中，森一伙人和井上一伙人之间，有时就发生争吵。只是吵吵，那倒还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到后来，终于由争吵发展到意想不到的相互动刀的地步。

有一天，森又想来一番精心的饲养，从别人那儿要来虱子，

装到碗里摆着，井上乘他不留心、不知什么时候就给吃掉了。老森回来一看，已经一个也没有了。于是，这位先驱者发了火。

“为什么把别人的虱子给吃了！”

森伸着臂肘，变了神色，向前逼过来。

“依我看，养虱子可是最蠢的啦！”井上假装满不在乎，完全没有要打架的样子。

“吃虱子才蠢咧！”森跳了起来，敲着船板说，“喂，在这只船里，没有一个人不得到虱子的好处！捉虱子吃，那就等于恩将仇报！”

“我个人丝毫也没有觉得得到过虱子的什么好处。”

“好啦，就算是没有得到好处吧，你胡乱把一个生命给断送了，岂有此理！”

在你一言我一语的争吵中，森突然变了脸色，伸手抓住红漆腰刀的刀把。井上也不示弱，马上操起长腰刀，站起来。要不是赤身裸体捉虱子的同伴们慌忙制止，说不定哪一方就死了。

据亲眼看到这次争吵的人说，两个人一起被别人抱住了的时候，还吵得白唾沫直飞，喊着：“虱子！虱子！”

四

在这种情势下，纵令船里的武士们为虱子动起刀来，负载五百石的金毗罗船对这种事似乎也毫不介意，红、白幡在寒风里飘扬着，遥遥行进在长州征伐的路途上，在雪花行将飘落的天空下，一直向西航行着。

（1916年3月）

吕元明译

猴　子

那时我刚刚结束远洋航行，雏妓（军舰上对见习军官的称呼）好容易快要自立了。我乘的A号军舰驶进了横须贺港口。第三天下午，大约三点来钟，响亮地传来通知上岸的人集合的号声。记得该轮到右舷的人上岸了。大家刚在上甲板排好，这一次又突然响起了全体集合的号声。事情当然不同寻常。不了解内情的我们，一边走上舱口，一边互相说着："出了什么事？"

全体集合之后，副舰长说了大致这样的话："……最近舰里发生过两三起丢东西的案子。尤其是昨天镇上钟表店的人来的时候又丢了两只银壳怀表。今天要对全体人员进行身体检查，同时检查一下随身物品……"钟表店的事情是初次听说的，至于有人丢东西的事，我们早有所闻。据说一个军士和两个水兵都丢了钱。

既然是检查身体，大家都得脱光衣服。幸而方交十月初，飘在港内的红浮标受着烈日照晒，看上去使人觉得还象是夏天呢，所以这也算不了什么。感到尴尬的是那些打算一上岸就去逛的伙伴们，一检查，就从兜里翻出了春画什么的，局促不安地涨红了脸也来不及了。有两三个人似乎还挨了军官的揍。

一共有六百人呢，检查一遍要耽误不少工夫。真是洋洋大观。六百个人都脱了衣服，把上甲板排得水泄不通。尤其是脸和手腕子都黑黝黝的轮机兵，由于这次失盗，他们一度遭到嫌疑，这会子连三角裤衩都扒了下来，气势汹汹地要求查个仔细。

上甲板正闹得天翻地覆，中甲板和下甲板已开始检查起随身物品来了。每个舱口都派了见习军官来站岗，上甲板的人们当然一步也走不下来。我刚好负责下甲板，就和其他伙伴一道去检查水兵的衣囊和小箱子什么的。自从上了军舰，我还是头一遭干这种事儿，既要摸摸横梁后头，又要把放衣囊的搁板里边翻个遍，比想象的要麻烦多了。后来，跟我一样当见习军官的牧田，好容易找到了赃物。怀表和钱一古脑儿都在姓奈良岛的信号兵的帽盒里。据说其中还有服务员丢失的那把柄上镶着蓝贝壳的小刀呢。

于是下令"解散"，接着就要求"信号兵集合"。其他伙伴就别提有多么高兴了。尤其是曾经被怀疑过的轮机兵，更是欢喜万分。可是信号兵集合后才发现奈良岛不在。

我缺乏经验，对这方面的事一无所知。据说在军舰里，有时会出现找到赃物而抓不到犯人的情况。当然，犯人已经自杀了，十之八九是在煤库里上吊，几乎没有跳海的。不过，我乘的这只军舰听说还有用小刀剖腹的，没有死掉就被人发现了，总算保住了一条命。

正因为如此，奈良岛失踪的消息好象使军官们吓了一跳。特别是副舰长那个慌劲儿，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他的脸色变得刷白，那种担心的神情，看上去怪可笑的。上次打仗的时候，他还曾以骁勇驰名呢。我们看着他，互相交换轻蔑的眼色，心想：平时还净讲什么精神修养呢，怎么竟惊慌失措成这个样子。

副舰长一声令下，我们立即在舰内搜查开了。这时沉湎在愉快的兴奋当中的，恐怕不只是我一个人。这就好比是着火时看热闹的那种心情。警察去抓犯人的时候，不免要担心对方会抵抗，军舰里却绝不会有这样的事。我们和水兵之间严格地存在着等级之分——只有当了军人才能知道这个界线是多么清楚。

对我们来说，这是个极大的仗势。我几乎是兴高采烈地跑下了舱口。

牧田也是这时跟我一道下去的伙伴中的一个，他兴致勃勃地从背后拍拍我的肩膀说："喂，我想起了那次逮猴子的事儿。"

"唔，今天的猴子没那么敏捷，放心好了。"

"可别麻痹大意，让他跑掉了。"

"左不过是一只猴子，跑就跑呗。"

我们边说着笑话，边走下去。

那只猴子是远洋航行到澳大利亚时，炮长在布里斯班跟人要来的。航海途中，驶入威廉黑文港的两天之前，它拿了舰长的手表销踪匿迹。于是整个军舰闹得马仰人翻。一方面也是因为长途航行中大家正闲得无聊，炮长本人自不用说，我们连工作服也没换，全体出动，下自轮机舱，上至炮塔，都找了个遍，这场混乱，非同小可。其他人讨来和买来的动物也不少。我们跑去时，一路上又是给狗绊住，又是塘鹅叫，用绳子吊起来的笼子里，鹦哥象发了疯似的扇翅膀，直好象是马戏棚子着了火。过一会儿，那猴子也不知是打哪儿怎么钻出来的，手里拿着那只表，忽然在上甲板出现了，蓦地想往桅杆上爬。刚好有两三个水兵在那儿干活呢，它当然逃不了。其中一个人马上就抓住了它的脖子，于是它乖乖受擒。手表只是玻璃碎了，损失不大。后来炮长提议罚猴子绝食两天。可是多有意思，期限还没到呢，炮长就破坏了罚规，亲自喂猴子胡萝卜和白薯吃。他还说什么："瞧它那么垂头丧气的，即便是猴，于心也不忍啊。"——说句题外的话，我们去找奈良岛时的心情，确实颇象是追猴子时的心情。

当时，我第一个走到下甲板。你大概也知道，下甲板一向是黑咕隆咚的，这儿那儿，擦得干干净净的金属机件和上了油漆的铁板发着暗淡的光。——我觉得有些喘不上气来，简直受不

了。我摸着黑，朝着煤库走了两三步，只见煤库的装煤口露出一个人的上半截身子。我差点儿喊出声来。这个人正从这小口子向煤库里钻呢，先把脚伸进去了。脸给深蓝色水兵服的领子和帽子遮住了，从这边看不出是谁。而且光线不足，只能看见上半身朦朦胧胧地浮现出来。但是我立即感觉到那就是奈良岛。这么说来，他当然是为了自杀而进煤库的喽。

我感到兴奋异常。这是一种无法形容的愉快的兴奋，浑身的血仿佛都要沸腾起来。这也可以说是握枪等待的猎人看到猎物时的那种心情吧。我几乎是不顾一切地扑向那个人，比猎犬还敏捷地用双手按住他的肩膀。

“奈良岛。”我的声音尖而发颤，也说不清是责备呢还是骂他。那个人当然就是犯人奈良岛。

“…………”

奈良岛没有甩开我的手，他从装煤口露出半截身子，安详地抬头望望我的脸。光用“安详”这个字眼儿还不足以形容。这是使出了浑身的力气，可又不得不保持的那种“安详”。他没有选择的余地，被逼得无可奈何，好比是风暴过去后，被刮断了的帆桁凭靠剩下的那点力气，试图回到原来的位置去。这就是那种迫不得已的“安详”。由于没有遇上我原来预料到的那种抵抗，我就无意之中产生了类似不满的心情，因而越发感到焦躁气愤，默默地俯视着那张“安详地”仰望着我的脸。

我再也没看到过那样的脸。连魔鬼对那样的脸看一眼，想必都会哭出来。你没有真正看到过，我这么说，你恐怕也是难以想象的。我大概能够把他那双泪汪汪的眼睛形容给你听。他嘴角的肌肉象是忽然变成了不随意肌似的抽动了几下，兴许这一点你也揣想得到。还有他那汗涔涔的、脸色很坏的面容，也还容易描述。但是把这一切加在一起的那种可怕的神色，任何小说

家也是不能表达的。我当着你这个小说家的面，也敢这么断言。我感到，他的表情闪电般地击毁了我心里的什么东西。这个信号兵的脸竟给了我那么强烈的打击。

我机械地问他道："你想干什么？"

不知怎地，我觉得这个"你"，仿佛指的是我自己。倘若有人问我："你想干什么？"我怎么回答好呢？谁能够心安理得地回答说："我想把这个人当成罪犯。"有谁看见了这张脸，还说得出这样的话？这么写下来，时间就显得挺长似的，其实一眨眼的工夫我心里就闪过了这些自咎的念头。就在这当儿，我听见他说了声"太见不得人了"，声音虽然不大，我听着却很难过。

你也许会把这情景形容作"听上去好象是我暗自这么说的"。我只感到，这话象打了一针似的刺着了我的神经。我当时真恨不得跟奈良岛一道说"太见不得人了"，朝着比我们伟大得多的什么东西低下头去。不知什么时候，我撒开了按着奈良岛肩膀的手，好象我自己就是个被抓住的犯人似的，呆呆地伫立在煤库前面。

下面的事情，我不说你大概也料想得到。那一天奈良岛关了一天禁闭，第二天被押送到浦贺的海军监狱去了。有一件事，我不大愿意说，那里经常叫囚犯"运炮弹"。那就是在相隔八尺的两个台子上放上二十来斤重的铁球，让囚犯不断地来回搬来搬去。对囚犯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痛苦的刑罚了。记得我过去向你借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其中有这样一句话："要是迫使囚犯多次重复无谓的苦工，诸如从甲桶往乙桶里倒水，再从乙桶往甲桶里倒回去，那个囚犯准会自杀。"海军监狱的囚犯真是这么干的，没有人自杀倒令人觉得奇怪呢。我抓到的那个信号兵就被押送到那儿去了。他满脸雀斑，个子矮矮的，一看就是个怯懦的老实人。

当天傍晚，我正跟其他的见习军官一道凭栏看着暮色即将降临的港口时，牧田来到我身边，用揶揄的口吻说："你活捉了猴子，立了大功啊。"他大概以为我心里怪得意的呢。

"奈良岛是人，不是猴子！"

我粗声粗气地回了他一句，抽冷子离开了栏杆。伙伴们一定觉得很奇怪。因为我和牧田在海军军官学校的时候就是莫逆之交，从来没拌过嘴。

我独自沿着上甲板从舰尾走向舰首，欣慰地回顾副舰长由于担心奈良岛的安危，曾怎样惊慌失措。当我们把信号兵看作猴子的时候，唯独副舰长却把他作为人寄予同情。我们竟对副舰长抱轻蔑的态度，简直是愚蠢透顶，太不象话了。我羞愧得无地自容，低下了头。我尽量不让皮鞋发出声音，沿着暮色苍茫的上甲板从舰首折回到舰尾。我觉得让禁闭室里的奈良岛听到精神抖擞的鞋声未免太过意不去了。

据说奈良岛是为了女人的缘故而偷窃的。不知道刑期是多久。起码也得在黑暗的牢房里蹲上几个月吧。猴子是可以免受处分的，人却不行。

（1916年8月）

文洁若译

手　绢

东京帝国法科大学教授长谷川谨造[①]先生，坐在廊下的藤椅上，正读着斯特林堡[②]的《编剧法》。

先生的专业是研究殖民主义政策。所以读者对先生读《编剧法》可能会多少感到有些唐突。但是，不只是作为学者，就是作为教育家也颇负盛名的先生，对于虽然不是自己研究专业所必需的，但在某种意义上是同现代学生的思想、感情有联系的书籍，只要有时间，他必定一一浏览一遍。另外，先生根据目前他兼任校长的某高等专科学校的学生正在争相抢读的情况，甚至不辞劳苦地读了奥斯卡·王尔德[③]的《惨痛的呼声》和《意向》等书。既然是这样一位先生，现在读的书即便是论述欧洲近代戏剧和演员的东西，也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了。这无非是因为受先生教育的学生中，不仅有人写了关于易卜生、斯特林堡和梅特林克[④]的评论，进而还有步近代戏剧家的后尘，要把一生献给戏剧创作的热心家。

① 长谷川谨造影射日本思想家、农学家新渡户稻造（1862—1933）。新渡户历任札幌农业学校、东京大学教授，信奉基督教，主张世界和平主义。在美国留学时，同美国人玛利子结婚。

② 斯特林堡（1849—1912），瑞典小说家、剧作家，作品带有自然主义和神秘色彩。《编剧法》写于一九〇七至一九一〇年。

③ 王尔德（1856—1900），英国唯美主义作家，《惨痛的呼声》（1905）是其狱中回忆录，《意向》（1891）是艺术评论集。

④ 梅特林克（1862—1949），比利时剧作家，代表作有《青鸟》。

先生读完了立意奇拔的一章之后，便把黄皮布面的精装本放在膝盖上，朝着廊下吊着的岐阜灯笼① 漫不经心地看了一眼。说也奇怪，一看那灯笼，先生的思想便离开了斯特林堡，想起了和他一起去买这个岐阜灯笼的太太。先生是在美国留学时结的婚。太太当然是美国人了。但是，在热爱日本和日本人上，先生没有丝毫变化。而日本精巧的美术工艺品，更使太太中意。所以吊在廊下的岐阜灯笼，与其说是先生的喜好，倒不如看成是夫人的一种日本趣味的表现更确切。

先生每当放下书本，就想起太太和岐阜灯笼，以及由岐阜灯笼所代表的日本文明。先生深信，日本文明在最近的五十年里，在物质方面有了相当显著的进步。然而，在精神上，却几乎谈不上有多么大的进步。不，在某种意义上倒不如说是倒退了。那么作为现代思想家的紧急任务，在探求拯救这种倒退的出路时，到底采取什么办法好呢？先生论断说，只有依靠日本固有的武士道。决不应该把武士道看成是偏狭的岛国国民的道德。相反，其中甚至还有和欧美各国基督教的精神相一致的东西。根据这个武士道，如果得以了解现代日本思潮的趋势，这决不只是对日本精神文明的贡献，进而还有助于欧美各国国民和日本国民的相互了解。或者说由此还可以促进国际间的和平。——从这个观点出发，先生近些天一直在想，由他自己来充当东西方之间的桥梁。对这样一位先生来说，太太和岐阜灯笼以及岐阜灯笼所代表的日本文明，它们之间所具有的相互谐调，浮现到先生的思想意识上来，决不是不愉快的事。

然而，先生在反复多次得到这种满足之中，渐渐觉察到，他虽然在读书，思想和斯特林堡的距离却疏远起来了。这时他稍

① 岐阜灯笼呈椭圆形，日本人夏夜乘凉和过仲秋节时使用。

微不满地摇摇头，于是专心致志地把眼睛盯在细小的铅字上，他刚巧读到这样一段话：

> 演员对于最普通的感情，发现了某种恰到好处的表现方法，并且根据这种方法赢得成功时，他就不管时机适合不适合，一方面由于这是快乐的所在，另一方面由于这是取得成功的所在，动不动就想运用这种手段。而这就是所谓的独特的表演方法。……

先生和艺术——特别是和戏剧，本来就是风马牛的关系。就是日本戏，他至今也只看过屈指可数的几次。——在某个学生创作的小说里，曾经出现过梅幸①这个名字。尽管先生以博览强记自负，对这个名字却不甚了了。所以顺便把那学生找来，问道："你所说的梅幸是什么？"

"梅幸——吗？我所说的梅幸现在是丸之内②帝国剧场的演员，最近正在扮演《太阁记》③第十本里的节操的角色。"穿着小仓④裙裤的学生，殷勤地回答说。

因此，先生对于斯特林堡以简劲之笔对各种表演方法所作的评论，完全谈不出自己的见解。仅仅是使他联想到在欧洲留学时所看到的戏剧中的某些情景，充其量不过是在这个范围内有一些兴趣罢了。也可以说这和中学英语教师为了寻找惯用语，而去读肖伯纳的剧本没有什么不同。但就算是勉勉强强的兴趣也罢，终究还是兴趣。

廊下的天花板吊着还没有点燃的岐阜灯笼。坐在藤椅上的

---

① 梅幸即第六代的尾上梅幸（1870—1934），日本歌舞伎名演员。

② 丸之内是日本东京经济中心区，位于千代田区东部。

③ 《太阁记》是以日本武将丰臣秀吉（1536—1598）的生平及其所处的时代为题材的戏剧。

④ 小仓是日本北九州市的一区，这里所产的布适宜做学生服和裙裤。

长谷川谨造先生，在读斯特林堡的《编剧法》。我就是只写这么一点，读者大概也不难想象这是多么悠长的初夏的午后。可是，决不能因为我这么一说，就认为先生是百无聊赖。如果有人这样解释，那就是故意对我写作的心情进行讽嘲曲解。——现在，连斯特林堡，先生也不得不中途停下来，因为突然女用人报告有客来访，打断了先生的雅兴。不管天多么长，人间的琐事似乎不把先生忙坏了不会罢休……

先生把书放下，向方才女用人送来的小小名片看了一眼。白白的纸上，用纤细的笔画写着西山笃子的名字。至今相识的人里，好象没有这么一个人。交际很广的先生，从藤椅上站起来，为了慎重起见，又粗略地把头脑里的人名簿翻了一遍。但是，仍然没有记忆起这样一个名字。这时先生把名片当书签夹到书里，又把书放到藤椅上，以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整整绢丝单衣前襟，又稍稍看了一眼眼前的岐阜灯笼。在这种情况下，大概不管谁都是这样，和恭候的客人相比，恭候的主人的心情则更为焦躁不安。先生平时严谨，更何况对今天这样一位不相识的女客，这种事就不需要我多饶舌了。

先生看了一下表，便推开客厅的门。走进屋，在放下握着的门把手那当儿，椅子上坐着的四十岁上下的妇人几乎同时也站了起来。客人出乎先生的预料，穿着质地很好的铁青色单衣，黑罗纱的外礼服，胸前细细的衣缝那儿，带扣上的翡翠凸现出凉爽的菱形。即便是不注意细节的先生，也马上看得出她头上挽的是圆髻①。日本人特有的圆脸，琥珀色的皮肤，好象是个贤妻良母。先生看了这位客人一眼，就觉得好象在哪儿看到过。

“我是长谷川。”

① 圆髻是日本已婚妇女梳的一种发型，发髻椭圆，略扁。

先生亲切地打招呼。他以为这么一说，如果以前见过面，对方就会讲出来的。

"我是西山宪一郎的母亲。"

妇人用清晰的声音作了自我介绍，恭恭敬敬地还礼。

说起西山宪一郎来，先生现在仍然记得。他也是写过关于易卜生和斯特林堡的评论的一个学生，记得他是德国法律专业的，自入学以来，常常走访先生，提出思想问题。他在今年春天得了腹膜炎，住进大学病院，先生也曾顺便去看望过他一两次。所以说曾经在哪儿看到过这位妇人，就不是毫无根据的了。那浓眉的、精神充沛的青年和这位妇人，可以用日本的"一瓜破二"的俗语来形容，他们是惊人的相似。

"啊，西山君的……是吗？"先生一边独自点着头，一边指着小小桌子对过的椅子。"请，请那里坐。"

妇人先对突然访问先生表示歉意，又一次恭恭敬敬地行礼，然后在指示的椅子上坐下来。在那时候，妇人从衣袖里拿出一件白色的什么，大概是手绢吧。先生一看这个，就赶紧把桌子上的朝鲜团扇递过去，同时在桌旁椅子上坐下来。

"先生的住宅很好。"

妇人有点做作地向室内看了一圈。

"哪儿的话，只是大，一点也不顶用。"用这种话应酬惯了的先生，把那时女用人送来的冷茶，放到客人面前，同时马上把话头转到对方："西山君怎么样了？身体没有特别的变化吧？"

"是。"妇人谦恭地把两只手重叠着放在膝盖上，把话停顿了一下，接着平静地说下去。她仍然用稳重而流利的调子说："实际上今天我是为儿子的事才来打搅先生，他终于去世了。生前曾得到先生很多照顾……"

先生以为妇人没有喝茶是客气，这时他正在把红茶的茶碗

拿到嘴边。他觉得勉强相劝，不如自己主动喝好一些。但是，茶碗还没有挨上柔软的口髭的时候，妇人的话使先生猛然吃了一惊。是喝茶呢，还是不喝呢？——这样一种和青年的死完全无关的思想，在一瞬间困扰着先生的心灵。但是也总不能拿着茶碗停在那儿。于是先生下了决心，猛一口喝了半杯，微微皱着眉头，好象噎住似地说："哦呀！"

"……在病院的时候，他常常念叨先生的关怀，虽然知道先生很忙，我还是想告诉先生，顺便向先生表示感谢……"

"哪里话，不敢当。"先生放下茶碗，继而又拿起涂了一层白蜡的团扇，怫然地这么说。"终于去世了。正是在最有希望的年纪！……我已经好久不曾到病院问候，我总以为会好起来的……那末是什么时候去世的呢？"

"昨天正好是头七。"

"是在病院去世的吗？……"

"是。"

"哎，实在是意外！"

"反正能尽力做的，都尽力做了，除了听天由命已经没有办法了。既然这样，即使回想起过去的一切，也不能再埋怨什么了。"

在这谈话中间，先生发觉到意外的一件事实。那就是这位妇人的态度、举止，一点儿也不象谈自己儿子的死，眼睛里没有眼泪。声音也和平时一样。同时嘴角还浮着微笑。如果是不听谈话，而是仅仅看外貌的话，不论什么人，都会以为这位妇人是在谈家常。先生觉得这很奇怪。

——那还是先生从前在柏林留学时候的事。当今的德国皇帝的父亲，威廉一世驾崩。先生在常去的咖啡店里听到了这个讣告，最初只是受到了一般的触动。于是和往常一样精神奕

奕，把手杖夹在腋下，回到了公寓。刚一开门，公寓的两个孩子一下子抱住了先生的脖子，一块儿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一个穿着茶色的上衣，是十二岁的女孩子，另一个穿着藏青色的短裤，是九岁的男孩子。喜欢孩子的先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一边抚摩着两个人的光泽的头发，一边不停地安慰他们说："怎么啦？怎么啦？"可是，孩子们仍然不停地哭着。后来抽抽搭搭地说："陛下老爷爷去世了。"

先生觉得一个国家的元首死了，连小孩子都这么悲伤，实在不可思议。这决不能单纯地认为是皇室和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自从到欧洲以来，欧洲人的冲动的感情表露，已经多次触动了先生的视听。现在碰到的情况更使作为日本人、作为武士道信奉者的先生，大吃一惊了。当时那种惊讶和同情交织在一起的心情，至今仍很难忘怀。——先生觉得今天的情况也是那么令人纳闷，所不同的是这位妇人的不落泪，让人感到很诧异。

然而，在第一个发现之后，不久又有了第二个发现。

那时主客的谈话，从对去世的青年的追忆，谈到日常生活琐事，后来又回到对青年的追忆。恰巧在那个时候，不知道是怎么搞的，朝鲜团扇从先生手上滑下去，啪的一声掉到拼花地板上。谈话自然不是急迫到刻不容缓的那种程度。于是先生从椅子上向前躬下上半身，弯着腰，朝地板伸出手去。团扇掉到小桌子下面——掉到套在拖鞋里的妇人的白袜子旁边。

那时先生的目光偶然落到妇人的膝盖上。膝盖上放着握着手绢的手。当然仅仅这样，倒算不上是什么发现。然而，先生同时注意到妇人的手在激烈地颤抖着。他还注意到两手一边在颤抖着，一边可能是由于在强抑制着感情的激动的缘故，紧紧握着手绢，只差没撕碎了。同时他还觉察到满是皱褶的丝手绢，那绣花的手绢边在颤抖着的手指中间，好象被微风吹动似地抖动

着。——妇人虽然脸上浮着微笑，实际上全身早就在哭泣了！

拾起团扇，抬起头来，先生的脸上露出了方才没有过的表情。这是看了不该看的事物而引起的钦敬的心情，以及由于这种心情而产生的满足，并且多少带着点戏剧味道的、好象有点夸张的、极其复杂的表情。

“哎，你的痛心，我虽然是个没有孩子的人，也是很了解的。”

先生好象看到了晃眼的东西，稍微有点做作地转过脸去，同时用低沉的，充满了感情的调子这样说。

“谢谢！但是，今后不管怎么说，人也是回不来了……”

妇人微微低下头。在那明朗愉快的脸上仍然充满着无限的微笑。

两小时之后，先生洗了澡，进了晚餐，吃了饭后的樱桃，并且快快乐乐地坐到廊下的藤椅上。

漫漫长夏的黄昏，老是浮泛着淡淡的光辉，大敞着玻璃窗子的宽阔的廊下，很不容易黑下来。先生在暗淡的光线下，先是把左膝架到右膝上，把脑袋靠在藤椅的椅背上，呆呆地眺望着岐阜灯笼的红穗子。先前那本斯特林堡，仍然拿在手里，可是一页也没有读。这也是有道理的。——在先生的头脑中，仍然充满了西山笃子值得称赞的举止。

先生一边吃着饭，一边从头至尾把事情对太太讲了一遍。同时称赞说，那是日本女性的武士道。热爱日本和日本人的太太，听了这话，当然不无同情。先生看到太太是个热心的听者，感到很满意。太太，方才的妇人，以及岐阜灯笼——这三者现在以其某种伦理道德为背景浮现在先生的意识里。

搞不清楚先生在这种幸福的回忆里沉浸了多久。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先生忽然记起某杂志约稿的事来。这家杂志以《致

现代青年的一封信》为题，向各方征集一般道德上的意见。他想以今天的事情为材料，尽快把自己的感受写完寄出。——先生这么想着，微微地搔着脑袋。

搔着脑袋的手，就是拿书的那只手。这时先生才注意到方才撂下的那本书，他顺着先前放进去的名片，打开读过的那一页，恰好那时，女用人来了，点上了岐阜灯笼，因此那细细的铅字，读起来也就不感到怎么困难了。先生也没有别的要读的，就把目光漫不经心地落在书上。斯特林堡这样说：

> 在我年轻的时候，人们对我讲过海贝尔克夫人的，可能是来自巴黎的手绢的事。那是脸上浮着微笑，两手却把手绢一撕两半的双重演技。我们现在把这个叫派头。

先生把书放在膝盖上。因为书还是打开着的，西山笃子的名片依然放在书页里。然而，先生想的已经不是那位妇人了。并且既不是太太，也不是日本文明，而是将破坏这些均衡的调和的莫名其妙的什么东西。斯特林堡指责的表演方法，和实际道德上的问题，当然是不同的。可是，现在从读过的文字所得到的暗示中，好象有什么东西在扰乱着刚刚洗过澡的、悠闲自得的先生的心情。既扰乱着武士道，并且也扰乱着那个独特的表演方法……

先生不快地晃了三两次脑袋，这时他又翻眼向上瞧，开始紧紧地凝视着画着秋天花草的明亮的岐阜灯笼……

(1916年9月)

吕元明译

烟草和魔鬼

烟草这种植物，本来日本是没有的。那末它是什么时候从国外移进来的呢？关于年代，种种记录并不一致。有的说是庆长年间①，也有的说是天文年间②。到了庆长十年左右，全国各地好象都在栽培了。文禄③年间，吸烟已普遍流行，甚至出现了这样一句世态讽刺诗：

莫要说是禁烟令，
一纸空文禁钱令，
天皇御旨无人听，
郎中诊病也不灵。

烟草又是谁带进来的呢？举凡历史学家都会回答说，是葡萄牙人或西班牙人。但未必尽然。传说中，另外还有一种回答。据说烟草是魔鬼从什么地方带来的，而魔鬼又是天主教神父（多半是方济各司铎④）万里迢迢带到日本来的。

这么一说，天主教徒也许会责备我诬蔑了他们的神父。依

① 庆长年间是一五九六至一六一五年。

② 天文年间是一五三二至一五五四年。

③ 文禄年间是一五九二至一五九五年。

④ 方济各·沙勿略（1506—1552），西班牙天主教耶稣会的传教士，曾在印度和日本传教。司铎是神父的尊称。

我说，事实好象确是如此。因为，南蛮①的天主来到的同时，南蛮的魔鬼也来了——输进西洋的善的同时，也输进西洋的恶，此乃极其自然之事。

但是魔鬼是不是真地把烟草带进来了呢？这一点我也不敢保证。据阿那托尔·法朗士②的作品，魔鬼曾企图用木犀草花来诱惑一位修士。那末，它把烟草带到日本来的说法就不一定是捏造的了。即使是捏造的，在某种意义上也许会意想不到地接近于事实呢。由于具有上述看法，我想在下面记载一个输入烟草的传说。

天文十八年③，魔鬼变成方济各·沙勿略手下的一名传教士，经过漫长的航程，安然无恙地来到日本。它之所以能变成一名传教士，乃是因为那个传教士本人在阿妈港还是什么港口上了岸，一行人所乘的船只就启了碇，把他撂在岸上。魔鬼一直把尾巴卷在帆桁上，倒挂着暗中窥伺船里的动静。于是，它就摇身一变，变成了那个传教士，成天伺候方济各司铎。当然，倘若这位先生去造访浮士德博士，他还能变成穿红大氅的体面骑士呢。这点把戏要起来算不得什么。

可是到日本一看，跟他在西洋时读过的《马可·波罗游记》所记载的大相径庭。首先，游记把这个国家描述得似乎遍地是黄金，但是到处也找不到这样的迹象。看光景，只要用指甲搓搓十字架，把它变成金的，就颇能诱惑此地的人们。马可·波罗还说，

---

① 日本室町时代(1392—1573)末期至江户时代将吕宋、爪哇等南洋各岛称作南蛮。后来又把经由南洋而来的西欧(主要是西班牙、葡萄牙)人叫作南蛮人，并将天主教叫作南蛮宗，天主教堂叫作南蛮寺。

② 阿那托尔·法朗士(1844—1924)，法国小说家、评论家。

③ 天文十八年是一五四九年。

日本人靠珍珠之类的力量获得了起死回生之术，这恐怕也是扯谎。既然是谎言，只要见井就往里面吐口唾沫，让疫病流行，于是大多数人将会痛苦得把死后升天堂的事忘得干干净净。——魔鬼装出一副虔诚的样子，跟随方济各司铎到处参观，心里这么想着，兀自踌躇满志地微笑起来。

但是只有一件糟糕的事，就连魔鬼也无可奈何。方济各·沙维尔乍来到日本，教既没传开，连一个信男信女也还没有呢，魔鬼也就找不到可诱惑的对象。对这一点，连魔鬼也颇感到尴尬。别的不说，眼下就无所事事，不知道该怎么去消磨光阴才好。

魔鬼左思右想，它打算种点花草来解闷。离开西洋时，它就在耳朵眼里装了各式各样植物的种子。至于土壤，从附近借一块田就成了。对此举连方济各司铎也满口赞成。司铎只当是自己手下的这个传教士想在日本移植西洋药草什么的呢。

魔鬼马上把犁和镐头借来，耐心地耕起路旁的园子来了。

正当初春潮润季节，隔着弥漫的霞雾深处，咣——的传来远处寺院懒洋洋的钟声。声音是那么清越悠扬，不象听惯了的西洋教堂的钟那样怪嘹亮的，当当震耳。——那末，魔鬼呆在这样的太平景象当中，是不是心里就感到轻松了呢？才没有那么回事呢。

魔鬼一听到这梵钟的声音，马上就皱起眉头，比听了圣保罗教堂的钟声还要难受，他就死命地翻起地来。因为人们一旦听到这不紧不慢的钟声，沐浴在明媚的阳光底下，那心情就会奇妙地松弛下来，既不想行善，也不想作恶了。魔鬼特地渡海来诱惑日本人，这岂不白跑一趟吗！魔鬼顶讨厌劳动了，以至由于手掌上没有茧子，挨过伊凡的妹妹① 的责骂。它为什么如此卖力地

① 伊凡的妹妹是俄国小说家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的童话《傻瓜伊凡》中的人物。凡是到她哥哥伊凡家来吃饭的客人，她都要检查一下他们的手掌，没有茧子的就不许入座。

抡起镐头来了呢？纯粹是为了驱走那一不小心就会缠住它、使它变得有道德的那种瞌睡才这么拚命的。

魔鬼终于花了几天工夫把地翻好，然后将藏在耳朵里的种子播种在垄里。

又过了几个月，魔鬼撒下的种子萌芽，长茎，到了当年的夏末，宽阔的绿叶子把园子里的土整个覆盖了。但是谁也不知道这种植物叫什么。连方济各司铎亲自问魔鬼，它都只是咧嘴笑笑，默不作声。

后来这植物茎部的顶端开了一簇簇的花儿，是漏斗形的淡紫色的花。魔鬼大概因为辛勤劳动过一场，花儿开了，感到颇为高兴。早祷和晚祷后，它就到田里来不遗余力地侍弄。

有一天（这事儿恰好出在方济各外出几天去传教的期间），一个牛贩子牵了一头黄牛打园子旁边经过。一看，一个身穿黑袍、头戴宽边帽的南蛮传教士在圈着篱笆、紫花盛开的园子里，正一个劲儿地给叶子除虫呢。那花儿太罕见了，牛贩子不由得停下步来，摘下斗笠，毕恭毕敬地向那个传教士招呼道："喂，神父大人，那是什么花儿呀？"

传教士回过头来。他是红毛儿，矮鼻子，小眼睛，一看就是个好脾气的人。

"这个吗？"

"是啊。"

红毛儿倚着篱笆摇了摇头。他用半吊子日本话说："对不起，这个名字我可不能告诉人。"

"哦？是方济各大人不许你说出去吗？"

"不，不是的。"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呢？最近我也受到方济各神父大人的感

化，信了教，你看！”

牛贩子得意洋洋地指了指自己的胸部。果然，他脖子上挂着个小小的黄铜十字架，它正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呢。也许太晃眼了，传教士皱了皱眉，低下头去，随即用比刚才还要和蔼的语调半真半假地说：“那也不成。这是我们国家的规矩，不准告诉人。你还不如自己猜猜看呢。日本人挺聪明，一定猜得着。要是猜中了，地里长的东西，我一古脑儿全送给你。”

牛贩子还以为传教士在跟自己开玩笑呢。他那太阳晒黑了的脸上泛着微笑，故意使劲地歪歪脑袋说：“是什么呢？一时半会儿可猜不出来呀。”

“唉，用不着今天就猜出来。三天之内，你好好想想，再来吧。问人也没关系。要是猜中了，就统统给你。此外还给你红葡萄酒。要末就给你张地上乐园图吧。”

对方太热心了，牛贩子未免感到吃惊。“那末，要是猜不着，怎么办呢？”

传教士把帽子往后戴戴，一边甩甩手，笑起来了。他笑声象乌鸦那么尖，牛贩子都有些觉得奇怪了。

“要是猜不着，我就跟你要点什么。咱们是在打赌。猜得着还是猜不着，反正就押这一注。要是猜中了，就全都给你。”红毛儿说着说着，那声调又变得温和了。

“好的。那末我也豁出来啦，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

“什么都给？连牛都肯给吗？”

“要是你不嫌弃，现在就给。”牛贩子边笑边抚摩黄牛的额头，他好象一直以为这是和蔼可亲的传教士在开玩笑呢。“可要是我赢了，那个开花的草就是我的了。”

“好的，好的，一言为定。”

“答应了。我凭着主耶稣基督之名发誓。”

传教士听罢，一双小眼睛忽闪忽闪的，满意地吭哧了两三下鼻子。他左手叉腰，略微挺起胸脯，用右手摸摸紫花说："要是猜不中，我就要你的肉体和灵魂。"

红毛儿说着，抡起右胳膊，摘下帽子来。蓬乱的头发里面长着两只山羊般的大犄角。牛贩子的脸色不禁变得刷白，失手把斗笠掉在地下了。也许是太阳西斜的缘故，地里的花儿和叶子一刹时都失去了光泽。连牛都不知道被什么吓住了，低垂着犄角，以一种大地轰鸣般的声音叫着。

"你答应我的话也得算数。你不是以那个我忌讳叫的名字发誓了吗！不要忘了，期限是三天。那末，再见！"

魔鬼以瞧不起人的、但又假装殷勤的腔调这么说着，又故意恭恭敬敬地向牛贩子鞠了个躬。

牛贩子后悔自己不该麻痹大意，上了魔鬼的当。照这样下去，终归要给那个"恶魔"抓住，肉体和灵魂都将在"永无止息的烈火"中焚烧。这样一来，他不是白白放弃过去的信仰而领洗了吗？

但是他既然凭着主耶稣基督之名发过誓了，就不能收回诺言。当然，如果有方济各司铎在场，好歹还能想出个办法；不凑巧，目前司铎外出了。究竟怎样才能将计就计，不让魔鬼的阴谋得逞呢？他连觉也不睡，足足想了三天。为了做到这一点，非得想法了解那个植物的名称不可。但是连方济各司铎都不晓得，又有谁能知道呢？……

在期限将满的那天晚上，牛贩子终于牵着黄牛，悄悄走到传教士住着的房屋旁边。那座房屋挨着园子，房前就是大道。走去一看，传教士大概也已经睡着了，窗户里连灯光都没有。虽然有月亮，却是个阴沉的夜晚，地里寂静无声，这儿那儿，在微暗中

依稀能够看到紫花寂寞的姿影。原来牛贩子想到了一个没有多大把握的主意，才强打起精神，蹑手蹑脚来到这里。可是这片万籁俱寂的景物使他望而生畏，他想干脆就这样回去算了。尤其想到那位长着山羊那样的犄角的仁兄正在那扇门后面作地狱的好梦呢，于是勉强鼓起来的勇气也就窝窝囊囊地消失了。但转念一想，怎么能把肉体和灵魂交给"恶魔"呢，绝不能这么泄气啊。

于是，牛贩子一面祈求童贞玛利亚的庇护，一面断然实行了预先想好的计划。那就是把牵着的黄牛的缰绳解下来，照着牛屁股狠狠地打一下，猛地把它赶进园子里去。

牛屁股被打得疼痛难忍，它就蹿了起来，撞垮了篱笆，把园子践踏个稀烂。它还把犄角三番两次撞在房屋的墙板上。蹄子声和哞哞的叫声宏亮地响彻四周，震撼着薄薄的夜雾。这时有人打开窗户，露出脸来。虽然黑咕隆咚地看不清楚，肯定是变成传教士的魔鬼喽，只觉得透过黑暗还能清清楚楚地看见它头上的犄角。

"这畜生，干么踩我的烟草园子！"

魔鬼甩甩手，用发困的声音嚷道。他大概刚刚睡着就给吵醒了，气得要命。

牛贩子正躲在园子后面窥伺着呢。魔鬼这话，他听起来觉得就象是耶稣的福音一样……

"这畜生，干么踩我的烟草园子！"

跟所有类似的故事一样，这个故事也结束得很圆满。也就是说，牛贩子顺利地猜中了烟草这个名字，赌赢了魔鬼，并且把园子里长的东西统统据为己有。

但是我老早就认为这个传说恐怕有更深的含义。因为魔鬼

尽管未能把牛贩子的肉体和灵魂弄到手，却得以使烟草遍布日本。这么说来，正如牛贩子之获救伴随着堕落的一面，魔鬼的失败也伴随成功的一面吧。魔鬼连摔个跤也不会白白站起来的。当人自以为战胜了诱惑的时候，说不定已经进了圈套呢。

顺便再略记一下魔鬼的下落。方济各司铎刚一回来，就凭着他手里牧杖的威力终于把魔鬼从当地驱逐走了。但是那以后，它似乎仍旧扮作传教士到处流浪。还有关于建立南蛮寺的时间它经常出入京都的记载呢。也有关于愚弄松永弹正①的果心居士就是这个魔鬼的说法，关于这一点，小泉八云②先生业已写过，这里就不赘述了。自从丰臣、德川两氏禁传外教以来③，起初魔鬼还露露面，终于还是完全离开日本了。……关于魔鬼的记载，只写到这里为止。进入明治年代后，它再度来日，但对它的活动情况我却毫无所知，不胜遗憾……

（1916年10月21日）

文洁若译

---

① 松永弹正即松永久秀（1510—1577），日本室町时代末期的武将。弹正是他的职称。

② 小泉八云（1850—1904），原为英国人，叫拉夫卡迪奥·赫恩，生于希腊。一八九〇年以记者身分去日本，并与日本女人小泉节子结婚，入了日本籍，著有关于日本的英文著作多种。

③ 丰臣秀吉统一全国后，于一五八七年下令禁止天主教。日本武将德川家康（1542—1616）于一六〇三年成立江户幕府，一六一三年重新下令禁止天主教。

大石内藏助[1]的一天

明媚的阳光照射着紧闭的拉窗，老梅树参差不齐的枝影鲜明如画，映在从右到左伸展两三丈的一扇扇窗纸上。大石内藏助良雄原为浅野内匠头[2]的家臣，当时被交给细川家管制。他背向拉窗，双膝齐并、正襟危坐，一直在专心致志地看书。那本书大概是细川家的一位家臣借给他的《三国志》中的一册。

这个房间里一共有九个人。其中片冈源五右卫门刚刚到厕所去了。早水藤左卫门到下房去聊天，还没有回来。还剩下吉田忠左卫门、原惣右卫门、间濑久太夫、小野寺十内、堀部弥兵卫、间喜兵卫等六人。他们似乎都忘记了照射着拉窗的阳光，有的埋头看书，有的在写信。也许是因为这六个人全都是年过半百的老人，春寒料峭的房间里万籁俱寂。即使偶然有人清清嗓子，声音也轻得连微微飘荡着的墨香都不会被震动。

内藏助的视线忽而从《三国志》移开，似乎在凝视远方。他默默地把手伸到身边的火盆上烘着。罩着铁丝网的火盆里，埋着的木炭底下，红灼灼的炭火微微映亮炭灰。内藏助一感到火的

① 日本封建时代，常把姓冠在职称前面，名字则附在职称后面。此处的内藏助（内藏厅次官）是大石良雄（1659—1703）的职称。大石是播州赤穗的城主浅野长矩的家臣之长。浅野因在接待天皇特使的过程中几次遭到幕臣吉良的捉弄出丑，于一七〇一年三月拔刀砍伤吉良，当天被迫剖腹自杀，领地被没收。大石率领浅野家臣四十六人于次年腊月夜袭吉良宅邸，杀死吉良，为其主浅野报了仇。

② 内匠头是宫廷中司营造、殿宇装饰等的机构内匠寮的长官。内匠是宫廷中的工匠。

热气，心里就又洋溢着怡然自得之情。刚好是去年腊月十五日为故主报了仇，撤到泉岳寺的时候，他吟道："快哉雪恨身可舍，尘世之月无云遮。"当时的满意心情又油然而生。

退出赤穗城以来，近两年的岁月里，他在焦虑和策划过程中，耗费了多少心血啊。单是为了抑制容易感情用事、急于求成的同伙的轻率行动，等待时机慢慢成熟，他操的心就绝非一般。而且仇人家派出的奸细不断地在窥探他的动静。他装作放荡不羁，以蒙骗这些奸细，同时又必须设法消除他这样的放荡的假象在伙伴们当中引起的疑虑。他回想起往昔怎样在山科①和圆山②计议，当时难言的苦衷又涌现心头。然而，一切都过去了，目的已经达到了。

如果说还有未了事宜的话，那就是官方对一伙四十七人的处分。处分准不会是为时很远的事。是啊，一切都过去了，目的已经达到了。而且不单单是完成了复仇的行动。一切都是以与他的道德上的要求几乎完全一致的形式完成的。他不仅因完成事业而心满意足，同时还尝到了发扬道德的满足。而且，无论从复仇的目的来考虑，还是从采取的手段来看，这种怡然自得是问心无愧的。可以说是满足到了顶点……

内藏助这么想着，舒展眉头，隔着火盆向吉田忠左卫门搭话说："看来今天相当暖和啊。"

吉田忠左卫门也许由于看书疲倦了，把书伏在膝上，在用手指比划着习字。他回答说："可不是嘛。天气太暖和了，这么呆着，直发困。"

内藏助微微一笑。今年新春，富森助右卫门三杯屠苏酒③

---

① 山科是京都市东山区的地名。

② 圆山是京都市东山西麓的日本式公园，与八坂神社毗邻。

③ 屠苏酒是新年喝的酒，浸以山椒、桔皮、肉桂等。

下肚就醉了。他吟道："今日又迎春，纵然闲睡心无愧，武士愿已偿。"内藏助就是因为忽然想起了这个俳句才微笑的。其寓意与良雄当前踌躇满志的心情刚好吻合。

"毕竟是大功告成，松了一口气吧。"

"对，这也有关系。"

忠左卫门拿起手边的烟袋，装上烟，文静地吟味着烟香。早春的下午是那么明朗静寂，吐出来的一缕青烟袅袅上升，逐渐消失了。

"咱们都再也没有想到还能过上这么悠闲的日子。"

"是啊。我作梦也没想到还能再赶上春天。"

"看来咱们都挺走运呢。"

两个人心满意足地互相望着笑了笑。——这时，良雄背后的拉门上映现一个人影，一只手伸到门拉手上，人影随即消失，接着身材魁梧的早水藤左卫门走进了房间。倘若不是这样，良雄必定还会以自豪的满足心情继续沉湎在早春温煦的阳光之下。可是红光满面的藤左卫门笑眯眯地来到他俩当中，不由分说地把他们拉回到现实生活中来；而他们呢，当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看来下房倒挺热闹的。"忠左卫门说着又点燃了一袋烟。

"今天是传右卫门官人值班，所以聊得格外起劲。片冈等人也是刚才到了那边就坐下不走了。"

"怪不得耽搁了那么久。"

忠左卫门被烟呛得凄然笑了笑。不断挥笔疾书的小野寺十内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抬了抬头，目光却又立即落在纸上，一个劲儿地继续写下去。他大概正给在京都的妻子写信呢。

内藏助眯起眼睛笑着说："有什么趣闻吗？"

“没有，还是照样瞎扯。不过，方才近松讲起甚三郎的故事的时候，传右卫门官人等都是含着眼泪听的。此外——是呀，这么说来，倒是有个很有趣儿的事情呢。据说自从咱们杀掉吉良官人以来，江户城内流行起报仇雪恨之类的事来啦。”

“哈哈，真没有想到呀。”

忠左卫门以诧异的神色看了看藤左卫门。不知怎的，藤左卫门把这个故事讲给别人听的时候，似乎很得意。

“我刚才听说了类似的两三档子事。发生在南八丁堀的凑町附近的事尤其可笑。事情是这样引起的：附近米店的老板在澡堂里跟旁边染房的伙计吵起架来，原因大概是洗澡水溅了他这类鸡毛蒜皮的事。结果，染房伙计抡起水桶把米店老板痛揍了一顿。于是米店的一个学徒气愤不过，傍晚埋伏在那儿，乘染房伙计外出的时候，突然举起铁钩[1]砍进了对方的肩膀。听说他是边喊‘给主人报仇，看我的厉害’边干的……”

藤左卫门说说笑笑地比画着。

“那简直乱来一气。”

“看来那伙计受了重伤。可是邻居反而同情那学徒，你说怪不怪。另外，通町三巷发生了一起，新麴町二巷也发生了一起，还有什么地方也发生了一起。总之，到处都发生这样的事。听说都是在学咱们呢，岂非怪事？”

藤左卫门和忠左卫门相视而笑。他们听到复仇之举给江户人心的影响，不论多么微小，也必然是痛快的。唯独内藏助一个人，一手支着额头，露出不感兴趣的样子，默不作声。他本来挺满意，藤左卫门这番话却使他的心头罩上了微妙的阴影。话虽这么说，他自然用不着对自己的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承担责任。

---

① 一种带木柄的铁钩，作武器用。

即便他们完成了复仇快举后，报仇雪恨在江户城内风靡一时，他当然也是问心无愧的。尽管这样，他感到原来自己心里热呼呼的情绪多少有点凉下去了。

说实在的，当时他只是对自己一伙人所干的事竟在意想不到的地方产生了影响而感到有些惊讶而已。如果是平时，他就会同藤左卫门和忠左卫门一起一笑了之。但是这个事实却给他当时那踌躇满志的心里蓦地播下了不快的种子。这恐怕是由于他那心满意足的情绪带有异想天开的实质，竟肯定自己的行动和一切后果，在不知不觉中和事实逻辑背道而驰吧。当然，这时他心里丝毫没有打算这样来分析问题。他只觉得春风得意的深处有一股刺骨的冷气，使他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恼火。

可是，内藏助没有笑这一点，似乎并没有特别引起这两个人的注意。是呀，憨厚的藤左卫门大概真心实意地相信，他本人感兴趣的事情内藏助也会感兴趣。不然他就不会亲自到下房去特地把细川家当天值班的家臣堀内传右卫门领到这里来。可是，他干什么都认真，回过头对忠左卫门说了声“把传右卫门官人叫来吧”，就立即拉开隔扇，轻松愉快地向下房走去。不大工夫，他仍面带微笑，伴随着一看就挺朴讷的传右卫门洋洋得意地回来了。

“真是，竟让您劳步，实在惶恐。”

忠左卫门一看见传右卫门就代替良雄笑容可掬地打招呼说。传右卫门为人朴实、直率，良雄等人自从受到管制以来，早就和他之间结成了故旧一般的深厚情谊。

“早水兄非要我来，我虽然怕打扰你们，可还是来了。”

传右卫门坐下来就挑起粗眉，晒得黝黑的双颊的肌肉象是要笑似的抽搐着，四下里打量在座的人们。于是，无论是看书的还是挥笔写字的，都向他致意。内藏助也殷勤地向他打了招呼。

其中只有堀部弥兵卫显得有点滑稽。他把没读完的《太平记》①摊在跟前，戴着眼镜就打起盹来，一醒过来就慌忙摘了眼镜，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甚至间喜兵卫也被他这副模样逗乐了，冲着旁边的屏风，绷着脸忍俊不禁。

“传右卫门官人似乎讨厌老人，总也不到这里来。”

内藏助一反常态，口齿流利地说。这是由于虽然略受到干扰，他的内心深处还乐滋滋地荡漾着先前的满足之情。

“不，倒不是由于这个缘故，可总是给那边的各位挽留住，不知不觉就谈下去了。”

“我刚刚听说，你们讲到很有趣的事情呢。”忠左卫门也从旁插话说。

“有趣的事情——是指……”

“指的是江户到处都学着报起仇来了。”藤左卫门说罢，笑嘻嘻地看看传右卫门，又看看内藏助。

“哦，是那档子事呀。人心确实是很奇妙的。看来黎民百姓受到你们的忠义的感染，也都想仿效那样的行动。在改变上上下下堕落的风气方面，可以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如今盛行的净是我们根本不想看的净瑠璃啦，歌舞伎剧什么的，所以是上好时机。”

对内藏助来说，谈话的苗头又不对了，于是他故意郑重其事地讲了一些谦卑的话，想巧妙地扭转话题。

“您夸奖我们的忠义，我们感谢。可是，我个人的想法是首先感到丢脸。”他说着，环视了在座的人们。“原因是，虽然赤穗藩人员众多，可是正如您所看到的，这里的净是身分低下的人。当

---

① 《太平记》是十四世纪写成的一部小说，记载了南北朝的对抗。作者据传是小岛法师等人。

然，最初连奥野将监①这样的警卫长②也这个那个地参与了磋商，可是中途变了卦，终于脱离了同盟，真是令人遗憾。此外，进藤源四郎、河村传兵卫、小山源五左卫门等人都比原惣右卫门的地位高，佐佐小左卫门等人也比吉田忠左卫门的身分高，可是即将起义的时候都变了心。其中还有我的亲属。因此，也就难怪我会感到耻辱了。”

随着内藏助这番话，室内的空气失去了先前的快活劲儿，顿时呈现出严肃的气氛。在这个意义上，他可以说是按照自己的意图扭转了话题。至于这么一来人们的谈话是否就能使内藏助感到愉快了，那又当别论。

听了他的感想，早水藤左卫门把两个拳头在膝上蹭了两三下，说："他们个个都是十足人面兽心的家伙。没有一个够得上武士资格。"

"不错，象高田群兵卫那号的，还不如畜生呢。"忠左卫门扬眉望着堀部弥兵卫，象争取同情似的。

慷慨激昂的弥兵卫自然不甘寂寞："完成起义的那天早晨，我们遇到了他，我觉得啐他两口也不解气。因为他恬不知耻地来到我们面前，还说实现了愿望真是大喜啦什么的。"

"高田也够戗，可是小山田庄左卫门等人也是不可救药的家伙。"间濑久太夫自言自语地说。

于是，原惣右卫门和小野寺十内也异口同声地骂起变节分子来了。连沉默寡言的间喜兵卫，虽然不开口，也频频点着白发苍苍的头，对大家的意见表示赞同。

"不管怎么样，再也想不到象他们那样的家伙竟跟你们这

① 将监是近卫府的判官（律令制的四等官之一）。近卫府是古时掌管宫中警卫、行幸等事的机关。

② 原文作番头，江户时代在宫中担任警卫和杂务的番众之长。

些忠臣是同一个潇的。正因为如此，不用说武士，连黎民百姓似乎也都在骂那些无功受禄的饭桶武士，冈林杢之助官人虽然去年剖腹死了，可是风传说也还是亲戚们商定，逼他剖腹自杀的。即使不是那样，事到如今，恐怕也免不了受那个污名。何况别人呢。江户的情况就是这样，人们见义勇为，甚至仿效复仇，再说老早以前大伙儿就感到气愤，说不定会把这号人给斩掉呢。”

传右卫门激昂地断然说，表情不象是在讲旁人的事。看他那个架势，他本人首先就有可能去担当斩掉那些人的任务。吉田、原、早水、堀部等人在他的影响下似乎都激动起来，越发恶狠狠地痛骂乱臣贼子。——可是其中唯有大石内藏助仍把双手放在膝上，百无聊赖地望着火盆发呆，话也少了。

他发现了这样一个新的事实：他把话题扭转的结果，在牺牲变了心的旧友们的基础上，他们的忠义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表扬。于是在他心里吹拂的春风再度消失了几分温暖。当然，他并不仅是为了扭转话题才为变节分子表示惋惜的。实际上他对他们的变节行为既觉得遗憾，也感到不快。可是他固然可怜那些不忠的武士，却并不憎恨他们。人情的向背和世态的炎凉，他都深有体验。在他看来，他们的变心，大多是十分自然的。如果允许用率直这个词，那真是率直到令人遗憾的程度。因此，他对他们始终持宽容的态度，何况在已经报了仇的今天，对他们唯有怜悯地一笑而已。社会上的人们似乎觉得杀了他们也不解气。为什么为了将我们捧作忠义之士就非把他们当成衣冠禽兽不可呢。我们同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差别。江户平民受到的奇妙影响早就使内藏助感到不愉快了。他又从以传右卫门为代表的舆论中看到了这次变节分子所受到的影响。二者的性质虽然不同，也就难怪他怫然不悦了。

可是，这还不算，内藏助的不快注定要火上加油。

传右卫门看到他沉默不语，推测大概是由于他态度谦虚的关系，就更加钦佩他的为人。为了表达自己钦佩之情，这位纯朴的肥后①武士硬把话题一转，立即开始对内藏助的忠义备加赞扬："过去曾听一位博学多闻的人说过，中国有某位武士，他为了伺机替主人报仇，甚至吞了煤炭变成了哑巴。可是，他的苦痛远远比不上内藏助官人吧，因为官人还要违心地装出一副放荡的样子。"

传右卫门先讲了这样一段开场白，然后滔滔不绝地谈起内藏助一年前尽情地放荡的轶事。到高尾②和爱宕③去赏红叶时他也装疯，心里该是多么痛楚啊。对于一心搞苦肉计的他来说，在岛原④和祇园⑤参加赏樱花宴会也一定是痛苦的……

"听说那时京都还流行过'纸糊大石轻飘飘，腹中无物是草包'这样的打油诗。把天下人欺骗到这种地步，不是十分巧妙行事，是办不到的。先前天野弥左卫门官人称赞您沉着勇敢，是非常有道理的。"

"哪儿的话，那不算什么。"内藏助勉强回答说。

内藏助这种谦虚谨慎的态度似乎使传右卫门感到讲得不够透彻，同时越发觉得他的品格高尚。他本来是朝着内藏助的，这时又转向长期在京都值勤⑥的小野寺十内，更加热情地表示钦佩之意。他这种象孩子般热切的劲头，大概使一伙人中以博学

① 肥后是日本旧国名，在今熊本县。

② 高尾是京都市右京区的地名，自古以来赏红叶的盛地。

③ 爱宕是京都市西北、上嵯峨北部的一座山。

④ 岛原在京都市下京区西部，当时这里有花街。

⑤ 祇园是京都八坂神社旧称，附近一带有花街。

⑥ 原文作勤番。江户时代，各地诸侯的家臣轮流到江户的藩邸来值勤，担任军事和警备工作。也有派到当时天皇的宫殿所在地京都值勤的。参看本书第三四页注③。

多闻著称的十内感到既可笑，又可爱吧，他朴实地迎合着传右卫门的意思，详细地叙述了当时内藏助为了蒙骗仇人家派出的奸细，身着法衣，经常到升屋的名妓夕雾那里去的情况。

“那样一本正经的内藏助，当时作过《花街小景》这样一首歌。这歌又很叫座儿，花街柳巷到处都唱。而且当时内藏助穿上黑色法衣，在祇园的樱花凋谢，花瓣纷落之中，醉醺醺地走着，人们起哄，管他叫浮华公子，浮华公子。也难怪《花街小景》这支歌会流行，内藏助的放荡行为会出名。只要一提到内藏助，夕雾也好，浮桥也好，岛原和撞木町① 的有名的太夫② 们就都争相殷勤招待他。”

内藏助听十内讲这样的话，简直象受了侮辱，心里很不是滋味。同时，又不由得想起以前的放荡行为。对他来说，那是色彩鲜明得出奇的记忆。他在回忆当中，看到长蜡烛的光，闻到沉香油的味道，还听到三弦奏加贺小调③ 的声音。十内刚才提到的《花街小景》的歌词“果然是，珠泪扑簌，把红袖湿遍，泪扑簌，皮肉生涯，露水缘”，以及妖娆美丽得象是来自东宫的夕雾和浮桥，也浮现在他的脑际。他当时是怎样尽情地享受这种记忆犹新的放荡生活的啊。在那放荡的生活中，一霎时他又是怎样感到心旷神怡，而把复仇的事完全抛在脑后的啊。他是个正直的人，不肯自欺而否定这个事实。当然，由于他对人性了解得那么透彻，他连作梦也想不到这档子事是不道德的。因此，把他的一切放荡行为都看作是他尽忠的手段而予以表扬，使他感到不快，同时又感到内疚。

---

① 撞木町是江户时代京都南部伏见区的花街。

② 太夫是一级妓女的职称。

③ 原文作加贺节，室町时代流行于加贺的小曲。加贺是旧国名，在今石川县南部。

内藏助这么料想着，他听到自己装疯卖傻的苦肉计受到称赞而怫然作色。也就不足为奇了。他意识到，心里剩下的那一点和暖的春风，再次受了打击后眼看就荡然无存了。现在心里只是笼罩着一层冷冰冰的阴影：他对一切误解有反感，又因为自己没有预料到这种误解，而对自己的愚蠢也有反感。他的报仇行动，他的同伙，最后还有他本人，大概会随着这种任意赞赏之声传之后世吧。——面对这样不愉快的事实，他在炭火即将熄灭的火盆上烘着手，避开传右卫门的视线，悲伤地叹了一口气。

几分钟以后，大石内藏助借口去厕所离座出来，独自倚着檐廊的柱子，望着那古老庭院里的寒梅老树耸立在青苔和石头之间，开放着鲜艳的花朵。夕晖溟濛，栽在院中的竹丛阴影处早已暮色苍茫。可是隔着纸拉门，兴致勃勃的谈笑声不绝。他边听着，边感到一抹哀情慢慢包围了自己，随着梅花吐出的微香沁透到冷彻的内心深处。这种寂寞，无以名状的寂寞，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内藏助仰望着象镶嵌在蔚蓝天空中般的、坚硬冰冷的花朵，一动不动地久久伫立在那里。

(1917 年 8 月)

文学朴译

戏作三昧①

一

那是天保三年② 九月间的一个上午。从早晨起，神田同朋町的松汤澡堂照例挤满了浴客，依然保持着几年前问世的式亭三马③ 的滑稽本里所描述的“神祇、释教、恋、无常，都混杂在一起的澡堂”④ 那副景象。这里有个梳妈妈髻儿⑤ 的，正泡在澡水里哼唱俗曲 ⑥；那里有个梳本多髻儿⑦ 的，浴罢在拧手巾；另一个圆圆前额、梳着大银杏髻⑧ 的，则让擦澡的替他冲洗那刺了花纹的背；还有个梳由兵卫髻⑨ 的，从刚才起一个劲儿洗脸；再有就是一个剃光头的，蹲在水槽⑩ 前面不停地冲澡；此外也有专心

---

① 三昧是佛教用语，指事物的诀要或精义。如称在某方面造诣深湛为“得其三昧”。此处指主人公马琴专心致志于戏作（参看本书第 27 页注③）的写作。

② 天保三年是一八三二年。

③ 式亭三马（1776—1822），日本江户时代的小说家，著有《浮世澡堂》等。

④ 见《浮世澡堂·澡堂概况》。日本古时编辑歌集，多以“神祇、释教、恋、无常”这四者分类，这里指澡堂里各式各样的人都有。

⑤ 古时日本男子蓄发结髻，平时在理发店梳，妈妈髻儿是文化年间（1804—1817）江户下层社会的男子在家梳的一种格式不入时的头，意思是说老婆所梳。

⑥ 原文作歌祭文，江户时代山僧唱的一种俗曲。

⑦ 本多髻儿是日本江户时代男人梳的一种发式。

⑧ 大银杏髻是日本江户时代武士梳的发式，髻端象银杏叶一般张开来，故名。

⑨ 由兵卫髻是日本江户时代流行的一种男子发式。

⑩ 用大锅把水烧热后倒在水槽里，供浴客浴后洗脸净身之用。

致志地玩着竹制的玩具水桶和瓷金鱼的顽童①。一片濛濛热气之中，在从窗口射进来的朝阳映照下，模模糊糊地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人们，湿渌渌的身子柔和地闪着光，在狭窄的冲澡处蠕动着。澡堂里热闹非凡。首先是浇水和木桶碰撞声，其次是聊天唱小调，从柜台那儿还不时传来打拍板②的声音。因此，石榴口③里里外外简直象战场一样嘈杂。这还不算，商贩啦，乞丐啦，都掀开布帘进来。浴客更是不断地进进出出。

在这一片杂乱当中，有个六十开外的老人谦恭地靠在角落里，静静地擦洗污垢。两鬓的头发黄得挺难看，眼睛好象也有点毛病。但是，瘦削的身子骨儿却很结实，说得上是棒势，手脚的皮虽松了，却还有一股子不服老的硬朗劲儿。脸也一样，下颚骨挺宽的面颊和稍大的嘴巴周围显出动物的旺盛精力，几乎不减当年。

老人仔仔细细地洗罢上半身，也没用留桶④浇一浇就洗起下半身来了。不管用黑色甲斐绢⑤搓多少遍，他那干巴巴、满是细碎皱纹的皮肤也搓不出什么污垢来。这大概使老人忽然勾起了秋季的寂寥之感，他只洗了一只脚，就象泄了气一般停下了攥着布巾的手。他俯视着留桶里混浊的水，窗外的天空清晰地映现在水里，疏疏朗朗的枝子上挂着红红的柿子，下面露出瓦屋顶的一角。

这时"死亡"在老人心里投下了阴影。但是这个"死亡"却不

---

① 原文作虻蜂蜻蜓。日本江户时代的男孩子或小伙计将剃剩下的一绺头发梳成牛虻、蜜蜂或蜻蜓翅膀状，此处用来作顽童的代名词。

② 浴客有需要"擦澡"即叫人代洗肩背者，老板就用拍板通知擦澡的人，照例女汤两下，男汤一下。

③ 浴池入口设有半截板屏，地下放着木台，入浴的人必须迈过木台，从板屏和木台之间的空隙当中钻进去。据说是为了防止澡水变冷，俗称石榴口。

④ 常年来洗澡的主顾在澡堂里备有专用水桶，叫作留桶。

⑤ 甲斐绢是甲斐国郡内地方生产的绸子。

象过去威胁过他的那样有恐怖的因素；犹如映现在桶里的天空，它是那么宁静亲切，有一种解脱了一切烦恼的寂灭之感。倘若他能够摆脱尘世间所有的劳苦，在“死亡”中永眠，象个天真烂漫的孩子似的连梦也不做，那他将会多么高兴啊。他不但对生活感到疲倦，几十年来不断写作，也使他筋疲力竭……

老人茫然若失地抬起眼皮来。四下里，伴随着热闹的谈笑声，许许多多赤身露体的人们在水蒸气当中穿梭般地活动着。石榴口里的俗曲声中夹进了唱小调① 和优西可诺调② 的声音。刚刚在他心中投下阴影的“死亡”，在这里当然丝毫也看不到。

“哎呀，先生。想不到在这样的地方碰见了您。我做梦也没料到曲亭先生③ 会一大早来洗澡。”

老人听到有人这么招呼他，吃了一惊，一看，旁边有个红光满面、中等身材、挽着细银杏髻④ 的人，前面摆个留桶，肩上搭块湿手巾，笑得挺起劲。他浴罢，大概正要用净水冲身。

马琴泷泽琐吉微笑着，略带嘲讽地回答说：“你还是那么快活，好得很。”

二

“哪里的话，一点儿也不好。说起好来，先生，《八犬传》才越

---

① 原文作美里耶斯，是一种较短的长歌。

② 优西可诺调是江户时代的流行歌曲。因附有“优西可诺、优西可诺”的叠句，故名。

③ 曲亭先生即泷泽马琴（1767—1848），日本江户时代后期的小说家，曲亭、著作堂主人、蓑笠渔隐都是他的号。他花二十八年的时间写了一部长达九十八卷的《南总里见八犬传》。该书通过仁、义、礼、智、信、忠、孝、悌八德化身的八犬士的行动，鼓吹劝善惩恶思想。

④ 细银杏髻，也叫小银杏髻，江户时代日本男子梳的发式，形状略小于大银杏髻。

写越出色，离奇呢，写得真好啊。”那个挽着细银杏髻的人把肩上的手巾放在桶里，拉开嗓门谈开了。“船虫①化装成盲女，企图害死小文吾②。他一度给抓起来，遭到严刑拷打，最后庄介③把他营救下来。这段情节安排得妙极了。这样一来，庄介和小文吾又重新相逢。鄙人近江屋平吉只是个卖小杂货的，虽不才，自认为对小说还是有研究的。就连我对先生的《八犬传》都挑不出毛病来。我算是服了。”

马琴又默默地洗起脚来。他对热爱自己作品的读者一向怀有一定的好感，可绝不会因此就改变对那个人的评价。对他这样一个聪明人来说，这是极其自然的事。但奇怪的是，相反地，他对一个人的评价也从来不会损害对他那个人的好感。因此，在一定的场合，他能够对同一个人同时产生轻蔑和好感。这位近江屋平吉正是这样一个热心的读者。

“写那样大部头的作品，花的力气也不同寻常啊。眼下先生称得上是日本的罗贯中喽——哎呀，这话说得造次啦。”

平吉又朗笑起来。正在旁边冲澡的一个身材矮小、皮肤黝黑、挽着小银杏髻、长着一双对眼儿的人，大概被他的笑声吓了一跳，回过头来打量着平吉和马琴，露出一副觉得莫名其妙的神色，往地下吐了口痰。

马琴巧妙地把话题一转，问道：“你还热衷于发句④吗？”然而并不是因为对眼儿的表情使他感到有些不安，他才这么做的。他的视力幸而（？）已衰退到看不清这些了。

“蒙先生询问，惶恐得很。我本来搞不好，偏偏喜欢这些，厚

① 船虫是《八犬传》里的人物。

② 小文吾即犬田小文吾悌顺，八犬士之一。

③ 庄介即犬川庄介义任，八犬士之一。

④ 发句原指俳谐连句的第一句，后来独立成短诗，即俳句。

着脸皮三天两头到处参加评诗会①。但不知怎么回事，总也没有长进。喏，先生怎么样？对和歌、发句有没有特殊的兴趣？”

“不，那玩意儿我虽做过一个时期，可完全做不好。”

“您别开玩笑啦。”

“不，大概是不合脾胃，直到现在也还没入门呢。”

马琴在“不合脾胃”这个词上加重了语气。他并不认为自己不会做和歌、俳句。当然，他自信对这方面还是懂得不少的。但是他一向看不起这一类的艺术。因为不论和歌还是俳句，篇幅都太小了，不足以容纳他的全部构思。抒情也好，叙景也好，一首和歌或俳句不论作得多么出色，把它的思想内容填在他的作品里也仅仅是寥寥数行而已。对他来说，这样的艺术是第二流的。

三

他加强语气说“不合脾胃”，是含有这样轻蔑之意的。不巧近江屋平吉好象全然没听懂。“哦，敢情是这么回事啊。我原以为象先生这样的大作家，不拘什么都能一气呵成呢。俗话说得好：天不与二物。”

平吉用拧干了的手巾使劲搓身，搓得皮肤都发红了，用含蓄的口吻说。马琴说的本是谦虚之词，却被平吉照字面上来理解了，对此，自尊心很强的马琴感到莫大的不满。更使他不痛快的是平吉那种含蓄口吻。于是他把手巾和搓身绢往地下一扔，直起腰来，面呈不悦之色，用炫耀的口吻说：“不过，当今的和歌作家和俳句师父的水平，我还是有的。”

---

① 原文作运座，许多人聚坐一堂作俳句，互相评议，创始于日本江户时代文政年间（1818—1829）。

话音未落，这种孩子气的自尊心忽然使他不好意思起来。就连方才平吉对《八犬传》赞不绝口的时候，他也没怎么觉得高兴。那末，现在反过来被看成是个不会作和歌、俳句的人，却又感到不满，显然是个矛盾。他蓦地醒悟到这一点，恰似掩盖内心的羞愧一般，急匆匆地把留桶里的水从肩上浇下来。

“是啊。不然的话，您也写不出那样的杰作啊。这么说来，我能看出您会作和歌、俳句，我的眼光也了不起吧。哎呀，怎么替自己吹起来了。”

平吉又哄笑起来。刚才那个斜眼儿已经不在左近了，他吐的那口痰也给马琴浇的水冲掉了。但马琴当然比方才还要感到惶恐。

“哎呀，不知不觉谈了这么半天。我也去泡泡澡吧。”

马琴感到怪尴尬的，他这么招呼了一声，边生自己的气，边慢腾腾地站起来，准备离开这位和蔼可亲的忠实读者。

由于马琴那么一夸口，平吉似乎觉得连他这个忠实读者脸上都添了光彩。他象是追在马琴后面般地说：“先生，改天请您作一首和歌或俳句好不好？您答应了？可别忘记啊。那末我这就告辞了。您路过我家的时候，请在百忙之中进来坐一坐。我也会到府上去叨扰的。”

于是平吉边把手巾重新涮洗一遍，边目送着朝石榴口走去的马琴的背影，心想：回家后，该怎样把遇见曲亭先生的事讲给老婆听呢。

四

石榴口里幽暗得象黄昏一般。濛濛热气笼罩得比雾还要浓。马琴眼睛不好使，晃晃悠悠地用手分开人群，总算摸索到了

澡池的一角，好容易把满是皱纹的身子泡在水里。

水有点热。他感到热水浸入了指甲尖，就深深吸了口气，慢条斯理地四下里看了看。半明半暗中露出七八个脑袋，有的在聊天，也有的哼唱着小调。融化了油脂的滑腻腻的澡水面上反射着从石榴口透进来的昏暗光线，懒洋洋地晃动着。令人恶心的"澡堂子味儿"扑鼻而来。

马琴的构思素来是富于浪漫色彩的。以澡堂子的水蒸气为背景，他眼前自然而然地浮现出自己正在写的小说中的一个情景。有个沉甸甸的船篷。船篷外面，随着日暮，海上似乎起了风。拍着船舷的浪涛声，听起来挺沉闷的，象是油在晃荡。与此同时，船篷忽啦忽啦响，多半是蝙蝠在扑扇翅膀。有个船夫似乎对这声音感到不安，悄悄地从船舷朝外面瞥去。笼罩着雾的海面上空，阴沉沉地挂着红色的月牙。于是……

这时，他的构思猛地被打断了。因为他突然听见石榴口里有人在批评他的小说；而且不论声调还是语气，都好象是故意讲给他听的。马琴本来已经要离开澡池了，但是打消了这个念头，静静地侧着耳朵听那个人的批评。

"什么曲亭先生啦，著作堂主人啦，净吹牛，其实马琴写的都是人家故事的翻版。别的不说，《八犬传》不就简直是模仿《水浒传》的吗！当然，不去探究的话，情节倒还有趣儿，敢情他根据的是中国小说嘛。单是把它读一遍就不简单哪。这还不算，却又抄袭起京传① 的作品来了，简直让人目瞪口呆，气都没法生了。"

马琴老眼昏花地对这个诋毁他的人盯着看。给热气遮得看不清楚，却象是原先呆在他们旁边的那个挽着小银杏髻的对眼儿。这么说来，一定是因为刚才平吉称赞了《八犬传》，惹得他一

① 京传即山东京传（1761—1816），日本江户时代后期的小说家、浮世绘画家。

肚子火，故意拿马琴来撒气。

“首先，马琴写的玩意儿全是耍笔杆儿，肚皮里什么货也没有。仅仅是把‘四书’、‘五经’讲解一通，活象是个教私塾的老学究。因此他又不谙世事。从他光是写从前的事儿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他写不出现实生活中的阿染久松①，所以才写了《松染情史秋七草》②。要是借马琴大人的口气来说嘛，这样做是其乐无穷的。”

倘若一方怀着优越感，就不可能产生憎恶的感情。对方的这番话虽然使马琴感到生气，奇怪的是他却恨不起那个人来。相反地，他很想表示一下自己的轻蔑。他所以没这么做，大概毕竟是因为上了岁数，懂得克制之故。

“相形之下，一九③和三马可真了不起。他们笔下的人物写得多自然，真是栩栩如生啊。绝不是靠一点小技巧和半瓶醋的学问勉强凑成的。跟蓑笠轩隐者之流大大地不同。”

就马琴的经验而言，听人家贬低自己的作品，不但使他不愉快，而且也感到有很大的危险。这并不是由于承认人家贬得对，因而感到沮丧，而是由于认为人家贬得不对，因而以后的创作动机就会不纯了。由于动机不纯，屡屡可能写出畸形的作品。仅仅以迎合潮流为目的的作家又作别论，多少有气魄的作家，反倒容易陷入这样的危险。因此马琴至今尽量不去读对自己作品的

---

① 阿染是十八世纪初大阪瓦屋桥油坊老板的女儿，久松在油坊里当学徒。江户时代有不少净瑠璃和歌舞伎脚本是以他俩的情死事件为题材的。

② 《松染情史秋七草》是曲亭马琴的小说，出版于一八〇八年。书中虽借用了阿染、久松的名字，故事却以南朝武将楠氏一族的兴衰史为背景。南朝也叫吉野朝。一三三六年后醍醐天皇在大和的吉野建都，称南朝，与足利幕府所拥立的持明院系统的北朝分立。至一三九二年，南北朝合并。

③ 一九，即十返舍一九(1765—1831)，日本江户时代的小说家，著有《东海道徒步旅行记》。

那些指责。但另一方面却又禁不住想去读一读这样的批评。一半是因为受到这样的诱惑，他才在澡堂里听起小银杏髻的诽谤的。

他发觉了这一点，立即责怪自己太愚蠢，不该这么懒洋洋地泡在水里，他不再听小银杏髻那尖细嗓门儿了，猛地迈出了石榴口。透过濛濛热气可以看到窗外的蓝天，空中浮现出沐浴着温煦的阳光的柿子。马琴走到水槽前面，平心静气地用净水冲身。

刚才那个人也许因为是对眼儿的关系，没有看到马琴已经迈出了石榴口，误以为他还在场呢，就在浴池里对他继续进行着猛烈抨击："反正马琴是个冒牌货，好个日本的罗贯中！"

五

但是，马琴离开澡堂时，心情是郁闷的。对眼儿那番刻薄话，至少在这个范围内确实起到了预期的效果。他边在秋高气爽的江户市街上走着，边审慎地琢磨和掂量着在澡堂里听到的苛刻批评。他当即证明了这一事实：不论从哪一点来考虑，那都是不值一顾的谬论。然而他的情绪一旦被扰乱了，似乎很不容易恢复平静。

他抬起忧郁的眼睛望望两旁的商店。店里的人们跟他的心情风马牛不相及地埋头于当天的营生。印着"各国名茶"字样的黄褐色布帘、标明"真正黄杨①"的梳子形黄色招牌、写着"轿子"的挂灯②、算命先生那印着"卜筮"二字的旗帜——这些东西参差不齐地排成一列，乱烘烘地从他眼前掠过去。

---

① 日本的伊豆七岛因产黄杨木著称。黄杨木因质地坚韧，多用于制造梳子和棋子等。

② 轿子铺门口挂着写明"轿子"字样的纸灯笼以招徕主顾。

"我对这些批评并不以为然，可为什么竟弄得如此烦恼呢？"马琴继续想下去。"使我不痛快的首先是那个对眼儿对我怀着恶意。有什么办法呢？不管原因何在，只要是有人对我心怀恶意，就会使我不愉快。"

他这么想着，对自己的怯懦感到羞愧。说实在的，象他这样态度傲慢的人固然不多，对别人的恶意如此敏感的也少见。他当然老早就觉察到了这一事实：从行为上来看似乎是截然相反的两种结果，其实起因于同一种神经作用。

"可是，另外还有使我不愉快的原因。那就是我被摆到和那个对眼儿对抗的地位上了。我一向不喜欢这样，所以我才从来不跟人打赌。"

他琢磨到这里。从他那抿得紧紧的嘴唇这时忽然咧开这一点就看得出，当他更深入地探究下去时，心情起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最后还有一桩，把我放到这样一个处境的竟然是那个对眼儿，这也确实使我感到不快。倘若他不是这么个渺小的对手，就一定足以引起我的反感，以致把心中的不快发泄在他头上。可是跟这样一个对眼儿交锋，叫我如何是好呢？"

马琴苦笑着仰望高空。鹞鹰快活的鸣声，跟阳光一道雨点子般地洒下来。一直闷闷不乐的他，感到心情逐渐舒畅了。

"但是，不论对眼儿怎么诋毁我，顶多不过是使我觉得不愉快而已。鹞鹰再怎么叫，太阳也不会停止旋转。我的《八犬传》一定能够完成。到那时候，日本就有了古今无与伦比的一大奇书。"

他恢复了自信，这样自我安慰着，在窄小的巷子里拐了个弯，静静地走回家去。

六

到家一看，幽暗的门廊台阶底下，摆着一双眼熟的麻花趾袢儿①竹皮草屐。一看到它，那位来客没有表情的面孔就浮现到马琴眼前。他愤愤地想到，又得耽误工夫，讨厌死了。

“今天上午又完啦。”他边这么想着，边迈上台阶，女用人阿杉慌里慌张地出来迎接他。她手按地板，跪在那里，抬头望着他的脸说：“和泉屋的老爷在房间里等着您回来哪。”

他点点头，把湿手巾递给了阿杉。但是他说什么也不愿意马上到书房去。

“太太呢？”

“烧香去了。”

“少奶奶也去了吗？”

“是的，带着小少爷一道去了。”

“少东家呢？”

“到山本先生家去了。”

全家人都出门了。一抹失望般的感觉掠过他的心头。他无可奈何地拉开了门旁书房的纸隔扇。

一看，房间中央端坐着一个白白的脸上满是油光、有些装腔作势的人，衔着一个细细的银制烟杆儿。他的书房里，除了贴着拓本的屏风和挂在壁龛②内的一副红枫黄菊的对联而外，没有任何象样的装饰。沿墙冷冷清清地排列着一溜儿五十几个古色

① 麻花趾袢儿是元禄年间（1688—1703）流行的一种由几股细带子拧成的草屐袢儿。

② 壁龛是日本式客厅里靠墙处高出地板的一块地方，有柱隔开，用以陈设装饰品，墙上挂画。

古香的桐木书箱。窗户纸大概过了年还没换过呢，东一块西一块，破洞上补着白纸。在秋日映照下，上面浮现着芭蕉残叶婆婆娑娑的巨大斜影。正因为如此，来客的华丽服装就越发和周围的气氛不协调了。

“啊，先生，您回来了。”

刚一拉开纸隔扇，客人就口齿伶俐地这么说着，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他是书店老板和泉屋市兵卫，当时声誉仅次于《八犬传》的《金瓶梅》，就是由该书店出版的。

“让你久等了。今天一早我难得地去洗了个澡。”

马琴不由自主地略皱了皱眉，跟平时一样彬彬有礼地坐下来。

“哦，大清早去洗了个澡，那可真是……”

市兵卫发出了一种表示非常钦佩的声音。象他这样对任何琐事都动不动就感到钦佩——不，是做出一副钦佩的样子——的人，也是少见的。马琴慢条斯理地吸着烟，照例把话题转到正事上来。他尤其不喜欢和泉屋表示钦佩的这股劲儿。

“那末，今天有何贵干？”

“唔，又向您讨稿子来了。”

市兵卫用指尖把烟杆儿转了一下，象女人一样柔声说。这个人的性格很特别。在大多数场合下，他外面的表现和内心的想法是不一致的。岂止不一致，简直是表现得截然相反。因此，当他打定主意非要做什么事的时候，说起话来反倒准是柔声柔气的。

马琴听了他这个声调，又不禁皱了皱眉。

“稿子嘛，可办不到。”

“哦，有什么困难吗？”

“不仅是困难。今年我揽下了不少读本，无论如何也抽不

出空来搞合卷[1]。"

"唔，您可真忙啊。"

市兵卫说罢，用烟杆儿磕磕烟灰筒，于是作出一副刚才的话已忘得干干净净的神色，突然谈起鼠小僧次郎太夫的事来。

七

鼠小僧次郎太夫是个有名的大盗，今年五月上旬被捕，八月中旬枭首示众。他专门偷大名[2]府，把赃物施舍给穷苦的老百姓，所以当时他有了个古怪的外号叫义贼，到处受到赞扬。

"据说被他偷的大名府有七十六座，钱数达三千一百八十三两二分，多么惊人哪。虽是个盗贼，可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

马琴不由自主地产生了好奇心。市兵卫这番话是蕴含着自满的，因为他每每能够向作者提供素材。这种自满当然使马琴感到气愤。尽管气愤，还是引起了好奇心。他颇有一些作为艺术家的禀赋，在这方面大概格外容易受到诱惑。

"唔，可真了不起啊。我也听到了种种风言风语，可没想到竟是这样。"

"总之，他说得上是贼中之豪杰吧。听说以前还当过荒尾但马守[3]老爷的随从什么的，因此对大名府内部的情况了如指掌。据斩首前游街示众时看到他的人说，他长得胖胖的，挺讨人喜

---

① 合卷是江户时代后期流行的一种草双纸。草双纸原作草草纸。草纸是书册的意思，第一个草字指粗糙的，即指供妇孺阅读的通俗本。后来把第二个草字改为双（日语中，草、双二字同音）。合卷是把从前的五册小本子合成一卷，每部书包括两卷，就有了以前十册的篇幅，这样就便于发表长篇了。

② 大名是日本封建时代的诸侯。

③ 荒尾是姓，但马是日本旧国名，在今兵库县北部。日本古代行政区划为七道七十余国。守是日本古代的地方官国司中的一等官。

欢，当时穿着深蓝色越后[1]绉绸上衣，下面是白绫单衣。这不完全象是您的作品里出现的人物吗？”

马琴含糊其词地回答了一句，又点了一袋烟。市兵卫才不是个含糊一下就会给吓倒了的人呢，他说：“您看怎么样？把次郎太夫搬到《金瓶梅》里来写如何？我很清楚您非常忙，但是求求您啦，还是答应下来吧。”

他把话题从鼠小僧一下子就转回到催稿子上去了。对他惯用的这个手段已经习以为常的马琴依然不答应。岂止不答应，他的心情更不愉快了。虽说仅仅是片刻工夫，竟然中了市兵卫之计，动了几分好奇心，他觉得自己太愚蠢了。他显得挺没味道似的吸着烟，终于找到了这么一套理由：“首先，我就是硬着头皮写，反正也写不出象样子的东西。那就会影响销路，你们也会觉得没意思。看来，还是听我的，归根结蒂对双方都有好处。”

“话虽这么说，还是想请您尽力而为，您看行不行？”

市兵卫边说边用两眼“扫视”（马琴用这样的词来形容和泉屋的某种眼神）马琴的脸，并且隔一会儿从鼻孔里喷出一股烟来。

“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来。想写也没工夫，没办法啊。”

“那可叫我为难了。”

市兵卫说罢，突然把话题转到当时的作家们上面去。他那薄薄的嘴唇仍衔着细细的银制烟杆儿。

八

“听说那个种彦[2]又要有一部新作品问世了。左不过是词

① 越后是日本旧国名，在今新潟县。

② 种彦即柳亭种彦（1783—1842），日本江户时代后期的小说家，著有《伪紫土源氏》等。

藻华丽、凄凄惨惨的故事罢了。那位仁兄所写的东西，有着惟独他才写得出来的特色。”

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市兵卫提到作家们的时候，从来不加敬称。马琴每逢听到他这么称呼作家们，就心想，背地里市兵卫准管自己叫“那个马琴”。当他肝火旺的时候，常常想道：凭什么非给这个把作家当成自己雇的店员、呼名道姓的无礼之徒写稿子不可？于是越想越气。今天一听到种彦这个名字，他就越发沉下脸来。但是市兵卫却好象浑然不觉。

“我们还想出版春水① 的作品呢。您讨厌他，但是他的作品好象挺合俗人的口味哩。”

“哦，是吗？”

马琴眼前浮现了不知什么时候看到过的春水的脸。他觉得春水更加形容猥琐了。他老早就风闻春水曾这么说过：“我不是作家。我只是个挣工钱的，根据顾客的要求写言情小说供大家欣赏。”因此，他当然打心里看不起这个不象是个作家的作家。然而，现在他听到市兵卫提及春水时连尊称都不加，他还是禁不住感到不快。

“总之，他这个人呀，论写桃色玩艺儿可是个能手哩。而且以笔头快出名。”

市兵卫边这么说着，边瞥了马琴一眼，随即又把视线移到衔在嘴里的银烟杆儿上。这一瞬间，他脸上泛出了极其下流的表情，至少在马琴看来是如此。

“他写得那么好，听说是下笔千言，两三章讲究一气呵成。说起来，您的笔头也很快吧？”

马琴一方面感到不愉快，一方面又产生了一种受威胁的感

① 春水即为永春水（1790—1843），日本江户时代后期的小说家，著有《春色梅历》等。

觉。他自尊心很强，当然不愿意人家拿他和春水、种彦相比，看谁的笔头快。而且他毋宁说是写得慢的。他觉得这证明自己没有能力，经常为此感到泄气。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时地把写得慢作为衡量自己艺术良心的尺子，而引为可贵。但是，不论他的心情如何，听凭俗人横加指责，他是绝不答应的。于是，他朝挂在壁龛内的红枫黄菊的对联看了看，硬声硬气地说："要看时间和场合，有时候写得快，也有时候写得慢。"

"哦，敢情要看时间和场合。"

市兵卫第三次表示钦佩。但他当然不会仅仅钦佩一下了事。紧接着，他就单刀直入地说："可是，我已经说了好几次了，原稿方面您能不能答应下来呢？就拿春水来说……"

"我跟春水先生不一样。"马琴有个毛病，一生气下唇就往左撇。这当儿，下唇又狠狠地向左边一撇。"哎，我敬谢不敏。……阿杉，阿杉，你把和泉屋老板的木屐摆好了吗？"

九

马琴对和泉屋市兵卫下了逐客令后，独自凭靠着廊柱，眺望着小院子的景色，竭力把心头的怒火压下去。

院子里遍布阳光，叶子残破的芭蕉和快要秃光了的梧桐，与绿油油的罗汉松以及竹子一道，暖洋洋地分享着几坪①地的秋色。这边，挨着洗手盆的芙蓉，稀稀落落剩不下几朵花了。那边，栽在袖篱②外面的桂花，依然散发出馥郁的香气。鹞鹰那吹笛子般的鸣叫声，从蔚蓝的天空高处不时撒下来。

---

① 坪是日本面积单位，一坪等于三十六平方尺。

② 袖篱，原文作袖垣，紧挨着房子修的篱笆，状如和服袖子，故名。

与自然风光相对照，他又一次想到人世间竟有多么下等。生活在下等的人世间的人们的不幸在于，在这种下等的影响下，自己的言行也不得不变得下等了。就拿他自己来说吧，他刚刚把和泉屋市兵卫赶走了。下逐客令，当然不是什么高雅的事。但是由于对方太下等了，他自己也被逼得非做这样下等的事不可。于是，他就这么做了。这么做，无非是意味着他使自己变得跟市兵卫一样卑贱。也就是说，他被迫堕落到这个地步。

想到这里，他就记起前不久曾发生过跟这相类似的一件事。住在相州朽木上新田这么个地方的一个叫长岛政兵卫的人，去年春天给他写来了一封信，要求拜他为师。信的大意是：我现在二十三岁了，自从二十一岁上成了聋子，就抱着以文笔闻名天下的决心，专心致志地从事读本的写作。不用说，我是《八犬传》和《巡岛记》的热心读者。但是，呆在这样的穷乡僻壤，学习方面总有种种不方便。因此，想到府上来当食客，不知可否。我还有够出六册读本的原稿，也想请你斧正，送到一家象样子的书店去出版。从马琴看来，对方的要求，净打的是如意算盘。但是正因为自己由于眼睛有毛病而感到苦恼，所以对方耳聋引起了他几分同情，他回信说，请原谅，不能接受你的要求。就马琴而言，这封信毋宁是写得非常客气的。那个人寄来的回信，却从头到尾都是猛烈的谴责之词。

信是这么开头的：不论是你的读本《八犬传》还是《巡岛记》，都写得又长又臭，我却耐心地把它们读完了。你呢，连我写的仅仅六册读本都拒绝过目。由此可见你的人格有多么低下了。并且是以这样的人身攻击结尾的：作为一个老前辈，不肯把后辈收留下来当食客，乃是吝啬所致，马琴一怒之下，立即写了回信，还加上了这么一句：有你这样的浅薄无聊的读者，是我终生的耻辱。这位仁兄以后就杳无音信了。莫非他至今还在写读本

吗？并且梦想着有朝一日让日本全国的人都读到它吗？……

回顾此事的时候，马琴情不自禁地既觉得长岛政兵卫可怜，同时也觉得他自己可怜。于是这又使他产生了莫可言喻的寂寥之感。太阳一个劲儿地晒着桂花，那香气越发馥郁了。芭蕉和梧桐也悄无声息，叶儿一动也不动。鹞鹰的鸣叫声和刚才一样嘹亮。大自然是如此，而人呢……他象做梦般地呆呆地倚着廊柱，直到十分钟后，女用人阿杉来通知他午饭已经准备好了。

一〇

他孤零零地吃完了冷冷清清的午饭，这才回到书房来。不知怎的心神不定，很不痛快。为了使心情宁静下来，他翻开了好久没看过的《水浒传》。顺手翻到风雪的夜晚豹子头林冲在山神庙看到火烧草料场那一段。戏剧性的情节照例引起了他的兴致。但是读了一会儿，他反倒感到不安了。

前去朝香的家里人还没回来，房屋里静悄悄的。他收敛起阴郁的表情，对着《水浒传》机械地抽着烟。在烟雾缭绕中，脑子里一向存在的一个疑问又浮现出来。

这个疑问不断纠缠着作为道德家和作为艺术家的他。他从来没怀疑过“先王之道”。正如他公开声明过的，他的小说正是“先王之道”在艺术上的表现。因此，这里并不存在矛盾。但是“先王之道”赋予艺术的价值，以及他在思想感情上想赋予艺术的价值之间竟有很大的距离。因而，作为一个道德家，他是肯定前者的，而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当然又肯定后者。当然，他也曾想用一种平庸的权宜之计来解决这个矛盾。他也确实想在群众面前打出不痛不痒的协调的幌子，借此掩盖自己对艺术的暧昧态度。

但是，即便骗得过群众，他却骗不过自己。他否定戏作的价值，称它作"劝善惩恶的工具"，然而一旦接触到不断在心中沸腾的艺术灵感，就蓦地觉得不安起来。正因为如此，《水浒传》中的一段恰巧给他的情绪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影响。

在这方面，马琴内心里是怯懦的。他默默地抽着烟，强制自己去惦念眼下外出的家属。但是《水浒传》就摆在跟前。他总也排遣不开环绕着《水浒传》而产生的不安。就在这当儿，久违的华山渡边登① 来访。他身穿和服外褂和裙裤，腋下夹着个紫色包袱，大概是来还书的。

马琴高高兴兴地特地到门廊去迎接这位好友。

华山进了书房后，果然说道："今天我是来还书的，顺便还想给你看一样东西。"

一看，除了包袱，华山还拿着个用纸卷着的画绢般的东西。

"你如果有空，就请赏光。"

"哦，马上就给我看吧。"

华山好象要掩盖近乎兴奋的心情，矜持地微微一笑，把卷在纸里的画绢打开来给马琴看。画面上或远或近，疏疏落落画着几棵萧瑟、光秃秃的树，林间站着两个拍手谈笑的男人。不论是撒落地面的黄叶还是群聚树梢的乱鸦，画面上处处弥漫着微寒的秋意。

马琴看着这张色彩很淡的寒山拾得像，眼睛里逐渐闪烁出温和润泽的光辉。

"每一次你都画得这么好。我想起了王摩诘。这里表达的正是'食随鸣磬巢乌下，行踏空林落叶声'的意境啊。"

---

① 渡边登(1793—1841)，日本江户时代末期的画家，号华山。因谴责幕府的闭关自守政策，受迫害而自杀。

一一

“这是昨天画好的，还算满意，要是你老人家喜欢的话，打算送给你，所以才带来的。”华山边抚摸刚刚刮过胡子的发青的下巴，边踌躇满志地说。“当然，说是满意，也不过矮子里挑将军就是了……什么时候也画得不够理想。”

“那太谢谢啦。总是承蒙惠赠，真是不敢当。”

马琴边看画，边喃喃致谢。因为不知怎的，他那还没完成的工作，忽然在他的脑子里一闪。而华山呢，好象也依然在想着自己的画。

“每逢看到古人的画，我老是想，怎么画得这么出色。不论木石还是人物，都画得维妙维肖，而且把古人的心情表达得活灵活现。这一点可实在了不起。相形之下，我连孩子都不如。”

“古人说过：后生可畏。”马琴用妒忌的心情瞥着老是想着自己的画的华山，难得地说了这么一句俏皮话。

“后生当然也是可畏的。但是我们仅仅是夹在古人和后人之间，一动也不能动，一个劲儿地被推着往前走。倒也不光我们是这样。古人也是这样，后生大概也是如此。”

“你说得对，要是不前进，马上就会给推倒了。这么说来，哪怕一步也好，要紧的是研究一下怎样前进。”

“对，这比什么都要紧。”

主人和客人被自己的话所感动，沉默了片刻，倾听着划破秋日的肃穆传来的响动儿。

不久，华山把话题一转，问道：“《八犬传》依然进行得很顺利吗？”

“不，总是迟迟不见进展，真没办法。从这一点来说，似乎也

赶不上古人。”

“你老人家说这样的话，可不好办啊。”

“说到不好办，我比谁都感到不好办。可是无论如何也得尽自己的力量去写。所以，最近我打定主意和《八犬传》拚了。”马琴说到这里，泛着羞愧的神色苦笑了一下。“心里想，左不过是戏作罢了。可是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

“我的画也是一样的。既然开了个头，我也打算尽力画下去。”

“咱俩都把命拚了。”

两个人朗笑起来。笑声中却蕴含着只有他俩才能觉察到的一抹寂寥。同时，这种寂寥又使主客双方都感到强烈的兴奋。

这次轮到马琴改变话题了：“可是，绘画是值得羡慕的。不会受到官方的谴责，这比什么都强。”

一二

“那倒不会……不过，你老人家写东西，也用不着担心这一点吧。”

“哪里的话，这种事多着呢！”马琴举了个实际例子来说明检查官的书籍检查粗暴到了极点。他写的小说有一段描写官员受贿，检查官就命令他改写。

他又议论道：“检查官越是吹毛求疵，越露马脚，多有意思。由于他们接受贿赂，就不愿意人家写贿赂的事，硬让你改掉。而且，正因为他们自己一来就动下流念头，不论什么书，只要写了男女之情，马上就说是诲淫的作品。而且还认为自己在道德方面比作者要高，简直令人耻笑。这就好比是猴儿照镜子，因为自

己太低级了，气得呲牙咧嘴。”

由于马琴那么起劲地打着比喻讲着，华山不禁失笑。他说：“这种情况恐怕多得很。可是，即使被迫改写，也不会丢你老人家的脸。不论检查官怎么说，伟大的著作也必然是有它的价值的。”

“但是蛮不讲理的事太多了。对了，有一次，只因为我写了一段在监狱里送吃的穿的，也给删掉了五六行。”

马琴本人边这么说着，边和华山一道嗤嗤笑起来。

“但是，再过五十年一百年，检查官就没有了，只有《八犬传》还留传于世。”

“不管《八犬传》能不能留传下去，我总觉得，任何时候都会有检查官的。”

“是吗？我可不这么想。”

“不，即使检查官没有了，检查官这样的人可什么时代都没断过。你要是认为焚书坑儒只是从前才有过，那就大错特错了。”

“近来你老人家净说泄气话。”

“不是我泄气，而是检查官们横行跋扈的世道，让我泄气的啊。”

“那你就更加起劲地搞创作好了。”

“总之，只好如此吧。”

“咱们都把命拚了吧。”

这一次，两个人都没有笑。不仅没笑，马琴还绷了一下脸，看了看华山。华山这句象是开玩笑的话，竟是如此尖锐。

过了一会儿，马琴说：“但是，年轻人首先要懂得好歹，想方设法活下去。命嘛，什么时候都可以拚。”

他知道华山的政治观点，这时忽然感到一阵不安。但华山

只是淡淡地一笑，没有回答。

一 三

华山回去后，马琴依然感到兴奋，他就在这股劲头的推动下，为了续《八犬传》的稿子，象往常那样对着书桌坐下来。他一向有个习惯，总是把头一天写的部分通读一遍再往下续。于是，今天他也把行间相距很近、用红笔改得密密麻麻的几页原稿细心地慢慢重读一遍。

不知怎的，文章和他的心情不那么吻合。字里行间蕴含着不纯的杂音，处处破坏全文的协调。起初他还以为这是自己肝火旺所致。

“我现在心情不佳。我本来是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写的啊。”

他这么想着，又重读一遍。但跟刚才完全一样，还是不对头。他心里慌得厉害，简直不象是个老人了。

“前一段怎么样呢？”

他又翻看前面的文章。这里还是那样，极其粗糙的词句，触目皆是。他一段接一段地往前读下去。

可是，越读，拙劣的结构和杂乱无章的句子越展现在眼前。这里有着给人留不下任何印象的叙景，一点也不感动人的咏叹，以及不合逻辑的说理。他花费几天时间写成的几章原稿，现在读来，觉得全是无用的饶舌而已。他猛地感到钻心的痛苦。

“只好从头改写啦。”

他心里这么喊着，狠狠地把原稿推开，用胳膊支着脑袋，一骨碌躺在铺席上。但是，大概还惦记着稿子的事；眼睛一直盯着书桌。《弓张月》和《南柯梦》都是在这张书桌上写的，目前他正在

写《八犬传》。摆在书桌上的端溪①砚，状如蹲螭②的镇纸，蛤蟆形铜水盂，浮雕着狮子和牡丹的青磁砚屏，以及刻有兰花的孟宗竹根笔筒——这一切文具，老早就对他文思枯竭之苦习以为常了。这些，无不使他觉得目前的失败给自己毕生的巨著投下了阴影——这似乎说明了他本人的写作能力根本就值得怀疑，从而使他不禁产生不祥的忧虑。

"直到刚才我还打算写一部在我国无与伦比的巨著来着。但是说不定这也跟一般人一样，不过是一种自负罢了。"

这种忧虑给他带来了比什么都难以忍受的、凄凉孤独之感。他在自己所尊敬的日汉的天才面前，一向是谦虚的。正因为如此，对待同时代的庸庸碌碌的作家，他是极为傲慢不逊的。那末，他又怎么能轻易承认，归根结蒂，自己的能力也不过跟他们不相上下，而且自己竟是个讨厌的辽东豕③。但是他的个性太强；精神又那么饱满，绝不甘心于从此"认命"，逃避到"大彻大悟"中去。

他就这样躺在书桌前面边用一种活象船长在看着触礁后沉向海底的船那样的眼神打量着这份写失败了的原稿，边静悄悄地和强烈的绝望搏斗着。这当儿，他背后的纸隔扇哗啦一声拉开了，"爷爷，我回来啦"的话音未落，一双柔嫩的小手搂住了他的脖子。不然的话，他还会一直愁闷下去呢。孙子太郎精神抖擞地一下子蹦到马琴的腿上。只有小娃娃才这样爽直，肆无忌惮。

---

① 端溪是我国广东省西部德庆县的古名，以产砚石著称。

② 螭是古代传说中的无角龙。古代建筑中或工艺品上常用它的形状做装饰。这里是指压纸用的文具作蹲着的龙状。

③ 辽东豕的典故见《后汉书·朱浮传》。大意是说，在辽东白猪是个罕物，到了河东就不稀奇了，以喻由于缺乏见识而自鸣得意。

"爷爷，我回来了。"

"哦，回来得真快呀。"满脸皱纹的《八犬传》的作者，简直象是换了个人似的顿时喜形于色了。

一四

从饭厅那边热热闹闹地传来了老伴儿阿百的尖嗓子和为人腼腆的儿媳妇阿路的声音。时而还夹杂着男人的粗嗓门，看来儿子宗伯刚好也回来了。太郎骑在爷爷的腿上，故意一本正经地瞧着天花板，好象是在侧着耳朵听那些声音似的。他的脸蛋子给外面的冷空气吹得通红，随着呼吸，小小的鼻翼一掀一掀的。

穿着土红色小礼服的太郎突然说道："我说呀，爷爷。"

他在一个劲儿想事情，同时又竭力憋着笑，所以脸上的酒窝一会儿露出来，一会儿又消失了——马琴看到他这副样子，不由得引起微笑。

"每天多多……"

"哦，每天多多？……"

"用功吧。"

马琴终于噗哧一声笑了出来。他边笑边接碴儿问道："还有呢？"

"还有……嗯……别发脾气。"

"哎呀呀，没有了吗？"

"还有哪。"

太郎说着，仰起那挽着线髻① 的头，自己也笑起来了。马琴

① 原文作系鬓，江户时代前期儿童、演员和侠客流的一种发式，将头发剃光，只在两鬓留下细细的一绺，在后脑勺打成髻，故名。

看着他笑得眯起眼睛，露出白白的牙，面颊上一对小酒窝，他怎样也难以想象这个孩子长大后会变得象世间一般人那样形容猥琐。马琴沉浸在幸福的感受当中，这么思忖着。于是心里越发乐不可支。

“还有什么？”

“还有好多事儿哪。”

“什么事儿？”

“唔……爷爷啊，以后会变得更伟大，所以……”

“会变得更伟大，所以什么？”

“所以要好好忍耐。”

“是忍耐着哪。”马琴不由得认认真真地说。

“要好好儿、好好儿地忍耐。”

“这话是谁说的？”

“这个……”太郎调皮地看了一下他的脸，笑了起来。“猜猜是谁呀？”

“唔，今天你朝香去了，是听庙里的和尚说的吧？”

“不对。”太郎使劲摇摇头，从马琴腿上略抬起屁股，将下巴往前伸了伸，说道：“是……”

“嗯？”

“是浅草的观音菩萨这么说的。”

话犹未了，这个孩子一边用大得全家都听得见的声音欢笑，一边象是怕给马琴抓住似的，急忙从他身旁跳开了。让爷爷乖乖地上了当，太郎乐得拍着小手，滚也似地向饭厅那边逃去。

刹那间，马琴脑子里闪过一个严肃的念头。他嘴边绽出幸福的微笑。不知什么时候，他已热泪盈眶。他并不想去追问这个玩笑究竟是太郎自己想出来的，还是爹妈教的。此时此刻从孙子口中听到这样的话，他感到不可思议。

“是观音菩萨这么说的吗？多多用功，别发脾气，好好忍耐。”

六十几岁的老艺术家含泪笑着，象孩子似的点了点头。

一五

当天晚上。

马琴在圆形纸罩座灯黯淡的光线下，继续写着《八犬传》的稿子。他写作时，家里的人都不进这间书房。静悄悄的屋子里，灯心吸油的声音，和蟋蟀声融汇在一起，懒洋洋地诉说着漫长的夜晚有多么寂寥。

刚刚提笔的时候，他脑子里闪烁着微光般的东西。随着十行、二十行地写下去，那个光逐渐亮起来。马琴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这是什么，就小心翼翼地运笔。灵感跟火毫无二致，不懂得笼火，即使点燃了，也会立即熄灭的……

马琴抑制着动辄就要奔腾向前的笔，屡次三番悄悄地告诫自己道：“别着急，要尽量考虑得深刻一些。”刚才的星星之火，已经在脑子里形成一股比河水还流得快的思潮。它越流越湍急，不容分说地把他推向前。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已经听不见蟋蟀声了。座灯的光太暗，他也完全不在乎了。自然而然地有了笔势，在纸上一泻而下。他以与神明比高低的态度，几乎是豁出命地继续写着。

头脑中的潮水，犹如奔腾在天空上的银河，不知从什么地方滚滚涌出。来势之猛，使他觉得害怕。他担心万一自己的肉体承受不住可怎么办。于是他紧紧攥着笔，屡次三番地提醒自己道：“竭力写吧。错过这个时机，说不定就写不出来了。”

但是恰似朦朦胧胧的光的那道潮流，不但丝毫不曾减缓速度，反而令人眼花缭乱地奔腾着，把一切都淹没了，汹涌澎湃地

向他冲过来。他终于彻底给俘虏了，他忘记了一切，对着潮流的方向挥着笔，其势如暴风骤雨。

这时，映现在他那帝王般的眼里的，既不是利害得失，也不是爱憎之情。他的情绪再也不会为褒贬所左右了，这里只有不可思议的喜悦。要么就是令人陶醉的悲壮的激情。不懂得这种激情的人，又怎么能体会戏作三昧的心境呢？又怎么能理解戏作家的庄严的灵魂呢？看哪，"人生"涤荡了它的全部残渣，宛如一块崭新的矿石，不是璀灿地闪烁在作者眼前吗？

这当儿，阿百、阿路婆媳俩，正在饭厅里面对面坐在灯旁，继续做针线活。大概已经把太郎打发睡了。坐在离她们不远的地方，身子骨看起来挺单薄的宗伯，一直在忙着搓丸药。

不久，阿百把针放在擦了油的头发上蹭了蹭，用不满意的腔调喃喃地说："爹还没睡吗？"

阿路眼睛仍盯着针脚，回答道："一定又埋头写作呢。"

"这个人真没办法。又拿不了多少钱。"

阿百这么说着，看了看儿子和媳妇。宗伯装作没听见，一声不响。阿路也默默地继续缝着。不论是这里还是在书房，都一样能听到秋虫唧唧。

(1917年11月)

文洁若译

蜘　蛛　丝

一

有一天，释迦牟尼在西天极乐净土的荷花池畔独自蹓跶。池中荷花盛开，雪肤冰肌的花朵中，花蕊娇黄点点。粉蕊浮起一种奇香瑞气，它一阵阵暗渡池面，周围溢满了馨香。时间好象正值极乐净土的清晨。

过了一会儿，释迦牟尼伫立于荷花池畔，并从浮盖在绿水上的圆荷翠叶间，随意地看着池下的情景。极乐净土的这个荷花池恰好下承十八层地狱，所以透过水晶般清澈的池水，地狱中的三涂道、奈河和刀山剑树的光景，仿佛看西洋镜箱似的，一览无遗。

于是，和其他一些罪人一起，一个名叫犍陀多的男子在地狱底层不时蠕动的样子，映入了释迦牟尼的慧眼。这个叫犍陀多的男子，是一个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的大强盗。但他却做过一件好事。情况是这样的：有一次犍陀多从密林中通过，他看到一只小小的蜘蛛在路旁爬行。犍陀多立刻举起脚来，想踩死它。但瞬间一转念："不，不，这家伙虽小，也肯定是有生命的。这样随心所欲地让它一命呜呼，无论怎么说，是太可怜了。"犍陀多终于没杀死蜘蛛而救了它一命。

释迦牟尼看着地狱里的情景，同时也想起了这个犍陀多曾经放过蜘蛛一命的事。为了报偿这一桩善举，释迦牟尼想尽可

能将犍陀多从地狱里拯救出来。也真是好造化，释迦牟尼头一侧，恰好发现有一只极乐净土的蜘蛛正在翡翠色的荷叶上挂起一缕美丽的银丝。释迦牟尼轻轻地勾起这丝银缕，使它从玉一般晶莹的白莲之间一直垂向深邃莫测的地狱深处。

二

地狱底层有一个血池，犍陀多正和其他罪人在血池里时浮时沉。无论往哪一个方向看，周围都漆黑不见五指。偶尔见到有物影从暗中朦胧浮出，却又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刀山剑树的雪刃霜尖，因此更令人胆怯异常。加之四周凄凉静寂，真象是进入了墓中，偶尔闻得的声响，也不过是罪人那有气无力的呻吟。落进血池的人已经受尽地狱的种种折磨，他们虚弱得连哭泣声都发不出来了。所以，就连大强盗犍陀多也只得在血池里吞咽着污血，一面宛如一只濒死的青蛙，一味地折腾着身体。

然而，犍陀多无意之中抬起头来向血池上空睥目一望，只见寂静异常的一片黑暗中，从遥远的天边垂下一缕银色的蜘蛛丝。它仿佛怕被人发现似的，拖曳着一线细长的微光，轻捷地朝自己头上垂挂下来。犍陀多一见，不禁喜出望外，拍手称庆。要是攀着这缕银丝一直往上升，我一定可以从地狱里脱逃出去了。不，凑巧的话，我甚至可能进入极乐净土。这样一来，我既不会被赶往刀山剑树，当然也不会沉浸于血池了。

这么一想，犍陀多立即用双手紧紧拽住这根蜘蛛丝，两手倒换着，拚着性命地引体向上攀登起来。因为他原来就是个大强盗，所以此举可谓驾轻就熟。

不过，地狱和极乐净土之间何止千万里！不管犍陀多怎么急不可耐，要想爬出地狱却是谈何容易啊。爬了一阵之后，犍陀

多渐渐感到体力不支，到后来，哪怕再倒换一次手向上伸一把掌都不行了。于是犍陀多无可奈何地打算暂且喘一口气休息一下再爬。他用手抓着蜘蛛丝吊挂在半空中，一面向脚下的深渊望去。

由于刚才拚死拚活地向上攀登，所以成绩显著：不久前，自己还在血池中挣扎，如今血池已不知不觉地隐没在一片黑暗之中。那依稀闪烁着寒光、令人毛骨悚然的刀山剑树也已沉在脚下。照此往上爬的话，脱离地狱也可能比原来想的要容易。犍陀多把两手缠挂在蜘蛛丝上，用一种堕入地狱以来好多年不曾有过的声音欢笑起来："多好呵！得救了！"可是犍陀多忽然发现，有数不清的罪人跟在自己后面，简直和成列的蚂蚁一样，也沿着蜘蛛丝，专心致志地一点儿一点儿从下面攀登上来。犍陀多见此情景，吓得心惊胆战，有好一会儿象是傻子似地张着大口，只有眼睛在动弹。一缕纤细的蜘蛛丝，承受自己一个人尚且岌岌可危，怎么能经受得了这么多人的重量呢？万一蜘蛛丝在攀登途中断绝，毫无疑问，连我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总算爬到这里的宝贵身体也就会一个筋斗重新坠入地狱。一旦发生这种事，那还得了！犍陀多在这么想着的时候，成百成千的众罪人，正不断地从漆黑不见光亮的血池里蠕动着爬出来，并且沿着发出一线微弱光亮的蜘蛛丝，串成一长列，拚命地向上攀登。再不设法，蜘蛛丝一定就会一断为二，自己肯定又要坠入地狱了。

于是犍陀多声嘶力竭地叫喊起来："喂，你们这些罪人，这根蜘蛛丝是属于我的！是谁允许你们向上爬的？给我滚下去，滚下去！"

说时迟那时快。刚刚还好端端的蜘蛛丝，突然就从犍陀多垂挂的地方砰的一声断开了。所以，犍陀多也就够戗了，刹那间，他象个陀螺似地轱辘轱辘顶着风旋转着，立刻倒栽葱地一头

扎进了黑暗的深渊。

现在，只剩下极乐净土的蜘蛛丝，时隐时现地闪烁着一缕纤细的微光，在月黑星隐的太空中垂动着它那截短了的银丝缕。

三

释迦牟尼站在极乐净土的荷花池畔，慧眼自始至终目睹了这全部过程。当释迦牟尼看到犍陀多已象一块顽石似地沉入血池底时，便面带愁容又独自蹒跚地蹓跶起来。犍陀多只图自己一个人逃离地狱，他没有慈悲心，于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又重新堕入地狱。从释迦牟尼的慧眼看来，那行为大概是太卑劣低贱了吧。

然而，极乐净土那荷花池里的荷花对这种事却是毫不介意。在释迦牟尼的佛足周围，玉石一般洁白无瑕的荷花颤巍巍地浮动着花萼。荷花中心的金黄色花蕊飘浮起一种莫可名状的清香，不断地向池畔周围散发，极乐净土大概已近正午了。

（1918年4月16日）

吴树文译

地　狱　图

一

说起世居在堀川的老爷，不要说是在过去，就是在后世，恐怕也找不出第二个可以和他媲美的了。听说老爷还在娘胎里的时候，老夫人就梦见大威德明王① 站在她的枕旁，因此他天生的秉赋，和普通人是迥乎不同的。所以，老爷做事，没有一件不是出乎我们平常人意料之外的。简单地说吧，当你瞻仰堀川府邸的建筑气势时，也许会说它宏伟，也许会说它豪壮，总而言之是我们凡夫俗子之所不能想象的，只能是瞠目结舌。其中也有人对堀川府邸妄加评论，把老爷的性情和秦始皇、隋炀帝相比，然而这正如俗话所说，是瞎子摸象。老爷的尊意，决不是自图荣华富贵。比起这个来，而是更体念百姓的疾苦，也就是说，他有着以普天下之乐而乐的那种豁达的气度呵！

因此，就是碰上二条大宫② 里的夜行群鬼，老爷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违和。另外，因模仿陆奥地方盐灶景色而驰名的东三条的河原院，传说每天夜里都出现左大臣源融③ 的亡灵，即使是

① 大威德明王是佛教五大明王之一，系阿弥陀如来所变，降伏毒害众生的一切毒蛇与恶龙。

② 二条大宫在京都市中京区。

③ 源融（822—895），嵯峨天皇之子，历任皇家要职，《古今集》作者。他的宅第叫河原院，在京都六条坊门以南，万里小路东边，极尽豪华。后因皇位问题被杀，传说鬼魂常夜行。

这个亡灵，听到老爷一声叱喝，大概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老爷既然这么样的威风凛凛，那时候京都的男女老幼，只要一谈起来，当然也就异口同声地尊崇他是菩萨的再生，这也决不是没有道理的事。曾经有过一桩事，在皇宫参加赏梅宴会回来的路上，老爷车子的牛脱了缰绳，把当时过路的一个老人撞伤了，但是这个老人反而合手相拜，感谢给老爷的牛撞了。

凡此种种，老爷一生在世，足以流传后世的事，确乎是很多的。一次飨宴，老爷赏赐的礼物，仅白马一宗就有三十匹；他把自己最宠爱的侍童，作为长良桥的桥柱，埋到下边去；他还请来秉传华陀之术的震旦僧人，为他腿上的疮开刀。——这些事真是多得不计其数。但是，在这许多轶事当中，最使人惊心动魄的，大概就是一直到现在还在老爷府上珍藏的画着地狱图的屏风的来历了。就连一向不露声色的老爷，当时似乎也为之震惊。侍奉在近侧的我们这些人吓得魂飞魄散，就更用不着去说了。尤其是象我这样的人，虽说侍奉老爷已经二十多年了，但从来也没碰到过那样可怕的情况。

可是，在我讲故事之前，有必要先交代一下画了地狱图屏风的那个叫良秀的画师的事。

二

说起那个良秀来，就是在现在，大概还会有人记得他的。他是个有名的画师，在挥笔画画上，那时没有人能超过他。发生那件画地狱图的事的时候，他大概已经是五十开外的人了。乍一看，矮个子，瘦得皮包骨，象是心地不良的老头。当他觐见老爷府邸的时候，穿着浅红透黄的官便服，戴着软乌帽，人品显得至为卑劣，不知道为什么，他那和老年人很不相称的嘴唇，红得刺

眼，样子很使人讨厌，觉得他简直象匹野兽。有人说，他嘴唇那么红，是因为舔画笔舔的，不过这说法令人费解。有人特别好挖苦，说良秀的举止动作象个猴子，就给他送了个“猴秀”的诨名。

说起“猴秀”来，还有一段故事。那时良秀的十五岁的独生女在老爷的府上作了侍女。她一点也不象自己的亲爹，是个非常可爱的姑娘。加上可能是很早就离开了母亲的缘故，贤顺温厚，年少稳重，聪明伶俐，不象个年轻的女孩子，善于事事领会人意，从老夫人到下边的侍女们，都非常喜欢她。

真也凑巧，丹波国[1]献上了一只驯化了的猴子，少爷正是淘气的年龄，就给猴子起名叫“良秀”。那只猴子的样子本来就很可笑，又给它起了这么个名字，府邸里没有一个人不笑的。只是笑笑倒也没什么，人们还拿它寻开心，每当猴子爬到院里松树上的时候，或者弄脏了屋子里的铺席的时候，人们就会故意高声喊着：“良秀！ 良秀！”想方设法捉弄它。

有一天，方才已经讲过的良秀的女儿，拿着系着一封信札的红梅枝，打长廊经过。这当儿小猴良秀从远处的屋门那儿一跛一拐地拚命跑了过来。它的腿脚大概是伤着了，已经没有劲头象平常那样爬到柱子上去。而跟在它后边的小少爷，手拿树条子，一边喊着：“偷柑桔的贼，抓住它！ 抓住它！”一边追了过来。良秀的女儿看到这种情形，犹豫了一下。可是逃过来的猴儿，一把揪住了她的裙裤下摆，发出苦苦的哀啼声。这时候，良秀的女儿也许突然产生了难以抑制的怜悯之心吧，她一只手仍然拿着红梅枝，另一只手轻轻展开紫色的裲裆袖，把小猴温存地抱了起来，走到小少爷跟前，稍稍弯了一下腰，用清脆爽朗的声音说：“对不起，它是个畜生，请宽恕它吧！”

---

① 丹波国是日本旧地名，在今京都府和兵库县。

可是，小少爷正追在兴头上，便绷着脸，几次三番地跺着脚。

“袒护它干什么？这个猴子是偷柑桔的贼！”

“它是个畜生……”姑娘又说了一遍，泛出凄凉的微笑，“再说，一听别人喊它良秀，我就觉得好象父亲挨了一顿训斥，实在是心里难受。”姑娘好象下了最后的决心似地这么说。这使得少爷也软了下来。

“是吗？如果是给你父亲求情，好歹就饶了它吧！”

小少爷勉强同意了，扔掉了树条子，朝原先屋门的方向，又走了回去。

三

从此，良秀的女儿和这个小猴子就成了要好的朋友。姑娘把小姐赐给她的金铃，拴上火红的飘带，系到小猴的脖颈上。而不论遇到什么事小猴也都不离开姑娘身边。有时候姑娘患感冒卧床不起，小猴就规规矩矩坐在枕头旁边，一副心神不宁的脸色，频频咬着爪子。

这以后，也真奇怪，谁也不象过去那样去欺负这个小猴了。不但这样，人们渐渐觉得它很可爱，到后来甚至小少爷也常常扔给它柿子和栗子什么的，如果有哪个仆人踢了这小猴，小少爷就会勃然大怒。后来老爷特地叫良秀的女儿抱着小猴到他那儿去，大概是因为听说小少爷为这小猴发了脾气。同时，姑娘喜爱小猴的事，自然也传到他的耳朵里去了。

“真是个孝子啊！理应褒赏！”

根据老爷的尊意，这时赏给了姑娘一件红衬衣。而小猴也学着姑娘的样儿，恭恭敬敬地拜受了这件衬衣。老爷一看，更是欣喜万分。所以，老爷对良秀女儿的偏爱，完全出于褒奖她在喜

爱小猴上所表现出的孝道，而决不象世人流传的那样，是喜欢女色。当然啦，这些流言蜚语的乍起，也不是毫无情由。这些事等我到后边，再慢慢来说。在这儿我只想说一句：不管她长得多么美丽动人，老爷那种身分的人也不会爱上画匠这类人的姑娘。

良秀的女儿在老爷面前大为露脸，光彩地退了下来。但她本是个乖巧伶俐的女子，所以并没有受到心地卑下的侍女们的嫉妒。相反地打那以后，她和小猴一起处处受到喜爱，更可以说从不离开小姐的近侧，游览车的随从总也缺不了她。

不过，姑娘的事我们暂且打住，现在再谈谈她父亲良秀的事吧。诚然那小猴不多几时就成了大家喜爱的对象，但是重要人物良秀仍然是人人讨嫌，在背后大家照旧叫他猴秀。而且这种情况并不只限于老爷的府邸里。现在横川①的僧都②一谈到良秀，就好象碰到了魔障，脸色大变，憎恶油然而生（听说特别是因为良秀把僧都的行端画成了讽刺画，但这大都是下层人的传言，恐怕不见得是如此的）。总之，对于这个人的坏名声，不管去问什么人，他们都用同样的口吻这么回答。如果有人说他不坏，那么不过是两三个画师朋友，或者是只知其绘画，不知其为人的人罢了。

至于良秀本人，不只是外貌卑劣，而更有使人讨厌的恶癖。这也完全是自作自受，毫无办法。

四

说起这种恶癖，那就是吝啬、冷酷、无耻、懒惰、贪婪。而更

---

① 横川是日本比睿山延历寺三塔之一。

② 僧都是日本僧官的职位名称，其地位仅次于僧正。

甚的是——他傲慢自尊，目空一切，总是以本朝第一画师自居。这个只限于绘画上还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这个人为了不服输，把世间的习惯啦，传统啦等等，一概不放在眼里。良秀多年的一个弟子讲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天，在某望族的府邸，知名桧垣巫女① 神灵附体，在道出可怕的神谕的那个时候，良秀充耳不闻，却在那儿挥笔弄墨，把那个巫女的可怕的脸相，仔仔细细地画了下来。在他眼目中神灵作祟，大概是欺骗小孩的东西哩！

正因为他是这样一个人，他画吉祥天② 的时候，就画出了一幅卑贱的妓女嘴脸；在画不动明王③ 的时候，就摹绘成释放恶棍的形象，干出了不少冒渎神佛的举动。要是有人为这件事责备他，他就会满不在乎地打哈哈说："良秀画出来的神佛，神佛还要暗地里去惩罚良秀，那可真是个奇闻！"这时连他的弟子们也被吓得目瞪口呆，其中有些人想想将来可怕的后果，寻机急忙溜走了。简单地说吧，他也许可以称之为万劫不复啊！总之，他自以为是当今天下唯我独尊，无人可比！

所以，良秀在绘画艺术的造诣上，高到什么程度，那就用不着说了。至于他作的画，在运笔上，在色彩上，和别的画师完全不一样，因此在交情不好的画师中间，不少人骂他是骗子。这些画家谈起川成④ 啦，金冈⑤ 啦，以及古代其他名匠的画，就说他们画在板门上的梅花，月夜里每每会闻到香味；画在屏风上的公卿贵人，你会听到他们吹笛子的声音。这些传闻轶事都是娓娓

---

① 巫女，也作神子，在古代日本拥有很大权力的祀神未婚女子，后世奉任神社女子。

② 吉祥天，也作吉祥功德天，古代印度宗教的美与幸福的女神，伴有睡莲。

③ 不动明王是佛教五大明王之一，降伏一切恶魔的神，坐火焰中，怒目切齿，右手持剑，左手持索。

④ 川成即百济川成(782—853)，日本平安时代初期的画家。

⑤ 金冈即巨势金冈，九世纪后半期的日本画家，巨势派始祖。

动听的；但是一谈起良秀的画来，传扬的都是令人作呕的、离奇古怪的品评。譬如他们说，良秀画龙盖寺的寺门，画上了五趣①生死图，结果夜深人静人们打这个大门下边走过，就听到天女唉声叹气和哭泣的声音。还有人闻到了死尸腐烂的臭味儿。后来他奉老爷之命画的侍女的肖像画，被画的那些人，不到三年，一个个就象被夺去了魂似的害病死了。认为良秀是坏人的那些人，当然会说：这是中了良秀绘画的邪道的最好的证明啊！

然而，正如方才所说的那样，良秀是个刚愎自用的人。这种刚愎自用在他反而自鸣得意，有一次老爷用开玩笑的语气说："你这个人好象特别喜欢丑恶。"他一边活动着和他的年龄极不相称的鲜红的嘴唇，令人可怖地笑着，一边傲慢尊大地说道："的确如此。浅陋的画师一般说来对丑恶的美，是根本不懂的！"就算是本朝天下第一的画家，可竟然到老爷面前吹开牛了。前边提到的那个弟子，背地里给师傅起了个诨名，叫"智罗永寿"，讥讽他妄自尊大，这也确是符合事实。也许您知道，所谓"智罗永寿"是古时候从震旦来的吹牛皮的一个人的名字。

可是，就连这个良秀——就连这个难以用语言来描绘的自大狂的良秀，也还是一个富有感情的人呢。

五

我要说的是，良秀简直象发疯般地痛爱着他那做了侍女的独生女儿的事。象我在前边说过的那样，这姑娘是位性情温和、孝顺父母的女孩子。而这位父亲疼爱起来，也决不比女儿差些。不管是哪个寺院劝布施，都分文不施舍的这个良秀，在姑娘的穿

① 根据佛教的信仰，人死后按照生前善恶，被送到天上、人间、地狱、畜生、饿鬼等五个地方，叫作五趣。

着啦，装饰品啦，却是一点儿也不吝惜金钱，为她置备，简直叫人不大敢相信哩！

但是良秀疼爱女儿，仅仅是疼爱罢了。他压根儿就没有想过，快些给女儿找个好女婿。不过若是有人对这姑娘恶语中伤的话，他甚至会纠合街上一些无赖之徒，暗地狠狠揍人家一顿。正因为这样，他女儿在老爷关照下，当了小侍女的时候，他对老爷非常有意见，每当到老爷跟前，总是神色不悦。世人流传说，老爷倾心姑娘的美丽，不管父亲同意不同意，就收纳作了侍女，大概就是根据这种情况揣测出来的吧！

就算这种流言是谎话，而良秀也一心挂念着亲骨肉，一直在祈求女儿回到身边来，这倒是确实的。有一天，老爷吩咐他画童颜文殊菩萨，他是照着老爷宠爱的童颜画的，画得维妙维肖，老爷当然很满意，就慷慨地说："我褒赏你，你想要什么就说吧！用不着顾虑，说吧！"

良秀恭恭敬敬，不料却不知天高地厚地脱口说："请赐还我的女儿吧！"

如果在别的府邸倒还罢了，可是在堀川老爷近侧侍奉，不管是父亲多么宠爱女儿，这么唐突地提出辞退的话，也真是天下少见呀！这时候，宽宏大量的老爷也有些不高兴了，沉默了一会儿，看着良秀的面孔，冒出一句话："那可不行！"站起身来匆匆而去。

这种事，前后大概有四五次吧。现在回想起来，老爷对良秀的态度，一次比一次冷淡。同时为这件事，女孩儿大概也为父亲担忧，回到侍女房中的时候，经常咬着衣袖，暗自抽抽搭搭哭泣。于是老爷爱上了良秀的女儿一类的流言，传播得越来越广了。其中有的流言还说，地狱图屏风的起因，实际上是因为姑娘拒不依从老爷的意思发生的。但是这种事压根儿不可能

有。

依我这种人的眼光来看，老爷不放良秀的女儿，是出自一番好意，完全是从怜惜姑娘本人着想的，觉得与其让她在那顽固的父亲的身边，还不如安置在府邸里，自自在在地生活更好。这种想法肯定是对原本就性情温和的姑娘的照顾。但是，说老爷喜爱女色，恐怕是牵强附会了啊！不，简直是没影的瞎说。

这些事暂且不管它，由于女儿的原由，良秀的受恩宠一落千丈。不知道是由于什么打算，老爷突然把良秀找来，吩咐他画地狱图的屏风。

六

一说起画有地狱图的屏风，那令人恐怖的画面景色，就活灵活现地浮现在我的面前。

我还要说，良秀画的地狱图，和别的画师相比，首先在画面布局上就不一样。在那第一幅屏风的角上，描绘了冥府十大阎王和他们的家属们的小小形象，接下去就是一片可怕可怖的烈火，好象是刀山剑树也都被熔化了似的在涡漩翻腾着。所以，除了地狱冥官穿的类似中国古装上，斑斑点点缀画着黄色或者蓝色之外，到处都升腾着凶猛的火焰之色，其中卍字的涡漩，飞笔重墨画出的黑烟和扬撒金粉的火星子，在狂飞乱舞。

仅只这样，那笔势已经是够使人惊心动魄的了。可是又加上被地狱之火烧得翻滚受苦的罪人，其中几乎没有一个是平常地狱图里的人。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良秀在这些罪人里，从上至公卿贵族，下到乞食贱民，把各种身分的人都摹写下来了。正装束带得以登殿的显赫贵族，盛装艳服、娇媚妖冶的小女官

人，挂着念珠的念佛僧人，足登高木屐的侍从学子，穿着长衣的童女，擎着币帛的阴阳师——要是一一这么数下去，大概是怎么也数不完的。不计其数的各样身分的人，在火和烟的翻卷里，受着牛头马面的狱卒子的折磨，象大风扫落叶似的，纷纷向四面八方逃遁。头发被绞在钢叉上，手足比蜘蛛还要缩得紧的女人，大概是神巫一类人物吧。被长矛穿透了胸膛，象蝙蝠似地倒悬起来的男人，肯定是不积功德的地方官。另外，有的受到铁刑具的毒打，有的被压在千斤磐石之下，有的被怪鸟的巨喙啄住，有的被毒龙的利齿咬住——惩罚按照罪人的罪数报应，有多少种那可说不清。

但是，这之中顶叫人惊心动魄的，是掠过獠牙锯齿般的刀锋刀林顶端（那刀峰刀林的顶尖上布满了累累的尸体，五体皆被刀尖所刺穿），从半空中掉下来的一辆牛车了。牛车的帘子给地狱的狂风掀起，里边有个好似妃嫔、一身绫罗的宫女，长长的黑发在火焰中飘散着，歪扭着白皙的脖颈，显出万分痛苦的神情。从这个宫女的形象，直到燃烧的牛车，无一不使人联想起烈火熊熊的地狱里的苦难。可以说，偌大一个画面最可怕的，都集中到这一个人物身上啦！这画画得真是高明，你看着这个女官，就真会疑心自己的耳朵听到了凄厉的呼叫。

咳，你可知道，就是为了画这个场面，才发生了那桩可怕的事件。如果不是因为那桩可怕的事件，任凭良秀怎么高明，也画不出这么栩栩如生的地狱的苦难啊！画师完成了这幅屏风，却落了个连性命都丢了的凄惨下场。可以说，这幅画上的地狱，也是本朝天下第一画师良秀本人不知几时要掉进去的地狱。……

我过分着急来说那个罕见的地狱图屏风的事儿，也许把说话的次序给弄颠倒了。好吧，我现在再回过头来继续讲奉老爷

之命画地狱图的良秀吧！

七

良秀打那以后有五六个月的时间，一直也没有到府邸上来，而是一心一意地在屏风上画画。他是那么样地痛爱女儿，但是一到画画的时间，连看一眼女儿的意思都没有，这不是很奇特的吗？听前边我讲过的那个弟子说，这个人一画起画来，就好象让狐狸给迷住了。真的呐，当时的传闻里，有人说，良秀所以在绘画艺术上成名，那是由于他祈求福德大神的缘故，那证据是当良秀在画画的时候，他曾暗地里偷看，确实看到了浑身阴气的狐狸精。在良秀前后左右，不是一个，而是围了一大群。在那种情况下，良秀只要是一拿起画笔来，除了画画之外，大概什么都忘了。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自己躲在一间屋子里，几乎连阳光都看不到。——特别是在屏风上画地狱图的时候，这种着迷的劲头儿就更大了。

大白天也放下窗板的屋子里，借着高脚油灯的光，一边调和着秘密的颜料，一边让弟子们穿上民间便服、公卿便服，和其他五花八门的服饰，把这些形象一个个认真仔细地临摹下来——但关于良秀，我听说的并不是这些事儿。要是就这么些奇怪的举动，那么不画屏风上的那幅地狱图，而是画别的画的时候，他也完全可能干得出来。你看，他在画那个龙盖寺的五趣生死图的时候，就跑到一般人特意扭过脸去匆匆走过不看的那路上的死尸跟前，悠悠然地坐了下来，把正在腐烂发臭的死尸的脸和四肢，分毫不差地临摹下来。那末，他究竟是狂热着迷到什么地步呢？大概有些人还摸不清吧。现在虽无暇同各位细细说来，但可以奉告几件主要的事儿。且听我说如下几件：

良秀的一个弟子说(就是我在前边提到过的那个人),有一天他在那儿调色,突然师傅走了过来说:"我想睡会儿午睡。但是,最近净作恶梦。"

这也算不得是特别奇怪的事,弟子不停地调着色,顺口回答说:"是吗?"

但是良秀脸上泛出与平时不同的愁闷神色说:"怎么样,我想请你在我睡觉的时候,坐在我的枕头旁边。"恳求的语气特别客气咧。

弟子也觉得师傅和平时不同,连作梦都担心,实在奇怪。因为这又不是特别麻烦的事,就说:"好吧!"

师傅好象还不放心,踌躇地说:"那末,你马上就到里屋来吧!等一会儿别的弟子来了,你可别让他到我睡觉的屋子里去。"

里屋就是良秀画画的屋子,这一天也照例和夜里一样,紧闭门户,点着一盏昏暗的灯,刚刚用炭笔勾画出草图的屏风,在四周围了一大圈。良秀一进屋就象个精疲力竭的人似的,枕着胳膊酣然入睡了。但是不到半个时辰,坐在枕头旁边的弟子,就听到了一种简直没法描绘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

八

刚开始听到的还只是一种声音,过了一会儿,就出现了断断续续的话语,好象掉到水里要淹死的人所发出的呻吟声:"什么?原来是让我去吗?——到什么地方去?——到底到什么地方去?到地狱去!到凶焰烈火的地狱去!——你是谁?你这说话的人是谁?——你这家伙是谁呀!——你原来是——"

弟子不知不觉把调色的手停了下来,惊慌失措地透过灯光

偷偷看着师傅的脸，只见堆满皱纹的脸变得苍白，上边渗着豆大的汗珠，嘴唇干裂，露出稀疏牙齿的嘴，象喘气似地大大张了开来。在那张大了的嘴里，有什么东西好象是用线牵着似的，在激烈地活动着，啊，那不就是良秀的舌头吗！时断时续的话语，原来就是从这个舌头说出来的。

"我说你是谁，原来是——唉，是你这个家伙！我也想到了大概是你！什么？你是来迎接我的？所以你来啦，到地狱里去。在地狱里——我的女儿正在地狱里等着。"

这时候弟子的眼里，好象看到模模糊糊的奇怪的阴影，掠过屏风画面落了下来，使他胆战心惊。弟子一把抓住良秀的手，拚命地摇晃起来，可是师傅仍然在作着梦，一个人在继续讲话，看样子很不容易醒来。这时候弟子也顾不得什么了，把放在身旁洗笔的水，劈头盖脸照着师傅的脸泼了过去。

"等着你哪，就坐这辆车去吧！——坐上这辆车，到地狱里去！——"好象被勒紧了喉咙似的，良秀这句话变成了呻吟声，好容易他才睁开眼睛，惊慌得象被针扎了一般，蓦地跳了起来，大概是恶梦景象仍然留在他的眼前。过了一会儿，他睁着惊呆的眼睛，依然张着大嘴，痴呆地望着天空。后来苏醒过来，特别冷淡地吩咐弟子说："我已经好了，你回去吧！"

这个时候弟子要是不依从他，就会遭到没完没了的斥责，所以赶忙走出师傅的屋子。但是一到光天化日的外边来，他就觉得自己好象作了一场恶梦，于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但是这等事，还算是好的。过了一个月左右，良秀又把另一个弟子特地找到里屋去。仍然是在那昏暗的油灯下，良秀嘴里咬着画笔。他突然朝弟子转过身来说："辛苦你，还是请你脱光了身子吧！"

以前，师傅就曾经这样吩咐过的，所以弟子急忙把衣服脱下

来，赤身露体地站在那儿。

良秀紧皱着眉头说："我想看看被锁链捆起来的人的样子，暂时使你受点委屈，照我的意思办吧！"你简直看不出他有什么抱歉的样子，口气冷冰冰的。原来这个弟子是个握大刀比握画笔更合适的壮实的年轻人，甚至在事后，他一谈起这件事，也仍然心有余悸，反来覆去地说："我以为师傅是疯了，大概是想杀了我！"那个时候，良秀因为弟子迟迟疑疑，便焦躁起来。他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找出一条细铁链子，哗啦哗啦地抓在手里，摆出猛扑的架势，一下子扑到弟子的背后，不容分说使劲把两只手臂扭起来，一道一道紧紧地捆起来。同时还抓着链头，狠狠地紧勒，简直使人受不了。弟子的身体遭受这突然袭击，地板咕咚一声震响，就斜着跌倒下去了。

九

这时候弟子的样子，简直象弄倒了的酒罐子似的。不管是手呀脚呀，都被结结实实扭绑在一起，能动的只有脖颈了。弟子肥胖身体的血液，由于铁链子的捆绑，循环不通畅，脸也罢，身子也罢，所有皮肤的颜色，都变成紫色了。良秀对这些都不放在心上，他一边围着这象酒罐子的身体，前后左右地看着，一边画了好多张同样的临摹图。在这期间，被捆绑的弟子的身体，是多么痛苦，大概也用不着特别提及了。

但是，如果没有发生什么意外，这种痛苦也许还要加重，还要继续下去呢。幸而（与其这么说，还不如说不幸更好些）过了一会儿，从墙角坛子后边，看上去完全象一条黑油似的东西，细细地扭动着流了出来。最初看，好象是发粘的东西，在慢腾腾地移动着。渐渐滑溜起来，不一会儿便闪动着光亮，朝跟前流了过

来。弟子看了不禁倒吸一口气，大声喊叫道："蛇呀——蛇！"刹那间，说他全身僵成一团，也并不过分。实际上蛇的冰冷的舌尖，已经差不多触到勒紧铁锁链的脖颈上了。事情这么出乎意料，不管良秀怎么冷酷无情，他也大吃一惊。他慌慌张张扔掉画笔，一个急弯腰，飞快地抓起蛇的尾巴，把蛇给倒吊起来。倒吊着的蛇，仰起脑袋，使劲卷起自己的身子，但是不管怎么样，也够不到良秀的手。

"因为你这东西，把我的画给糟踏了！"

良秀恶狠狠地嘟囔着，把蛇扔进屋角的坛子里，接着很不情愿地把捆绑弟子的铁链子解了下来。虽说把铁链子解了下来，对弟子本人，却没有说一句温和的话。似乎耽误临摹的画，比起弟子遭蛇咬来，更使他愤怒不已呢！后来听说，这条蛇也是良秀为了临摹，特意饲养的。

仅仅就是这么几件事儿，你听了大概也会想象得出良秀的那种颠狂发疯、令人不寒而慄的着迷的样子了。但是最后还发生了一件事儿，这次是一个年仅十三四岁的弟子，他也托屏风上的地狱图的福，险些丢了性命，历经恐怖。这个弟子生来皮肤白白的，象个女子。有一天夜里，师傅以若无其事的态度把他叫到屋子里来。那时良秀在灯光下，手掌里托着有些血腥味儿的肉，在喂一只不常见的鸟。这只鸟有家里养的猫那么大。说它象猫，是因为脑袋两边向上伸出去的羽毛象耳朵，还因为琥珀色的眼睛又大又圆，总之怎么看怎么象猫。

一〇

原来良秀这个人，自己干事最讨厌别人插嘴，我前边讲的蛇，就是这样。自己的屋子里有什么，从来不让弟子们知道。所

以，时而在桌子上放上骷髅，时而又摆上银碗和莳绘①高脚盘子，当时想画什么，就安排什么，摆出的东西总是谁也想象不到。而且，这些东西平时究竟放在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人们流传说，良秀是受到了福德大神的保佑，还举出一件事，说得有鼻子有眼的呢。

弟子一个人在琢磨着，桌子上的怪鸟，一定也是为了画屏风上的地狱图而准备的，他一边这么想着，一边走到师傅跟前，恭恭敬敬地说："师傅，有什么吩咐吗？"

良秀好象全然没有听到，用舌头舔着鲜红的嘴唇，边说："怎么样？它多驯服啊！"边朝怪鸟努了努下巴。

"这是个什么？我从来也没有看到过这种东西。"弟子一边这么说着，一边提心吊胆地用眼睛盯着这个长着耳朵，象猫似的鸟。

良秀还是用平时那种嘲笑的口吻说："怎么，没看见过？城里长大的，可真不中用。这是两三天前鞍马那地方的一个猎人送给我的，这鸟叫猫头鹰。不过这么驯服，恐怕不多见哩。"

良秀一边这么说着，一边慢慢举起手来，顺着刚刚吃完食的猫头鹰脊背的毛，轻轻地倒着往上摸。刚一摸，那鸟突然尖叫一声，便忽的一下子从桌子上飞了起来，张开两脚的爪子，冷不防朝弟子的脸上扑过去。要不是那时候弟子用袖子慌慌张张地遮住了脸的话，那肯定就得有一处或两处负伤了。弟子一边"哎呀！哎呀！"喊叫着，一边挥动袖子，想把猫头鹰赶走。猫头鹰抖着威风，张着嘴叫着，就又是一击——这时候弟子也忘记是在师傅面前了，他站起来防御，蹲下驱赶，不顾一切地在狭小的屋子

① 莳绘是日本奈良时代（710—784）创始的一种独特的漆法。在器具上刻以图纹，着上金、银、铜、黄铜等粉（莳绘粉），然后加工制成。

里到处躲藏。怪鸟当然也紧紧追赶，时高时低地飞着。只要有隙可乘，就蓦地向眼睛啄去。那个时候，可怕的翅膀发出噼哩啪啦的声响，恰似落叶纷飞，仿佛瀑布飞溅，又好象是发酵的酒酸气味，引来了什么妖魔鬼怪，不禁使人胆战心惊。弟子那时候可以说是给吓懵了，他把暗淡的灯光当成了朦胧的月色，把师傅的屋子错认成深山野林里充满了妖气的洞窟。

但是弟子感到可怕的，并不只是被猫头鹰袭击这一桩事。更使他惊吓万分的，是师傅良秀用一脸冷漠的表情，看着这场乱子，慢吞吞地在那儿把纸铺好，舔着笔，临摹这个象少女般的少年人遭受怪鸟折磨时的可怕惨相。弟子一看到这种场面，万般恐怖突然袭来，他一霎时竟以为性命真地要断送在师傅手里了。

一一

实际上他也很可能被师傅杀死的。良秀那天晚上特地把弟子叫来，确实是搞了诡计，唆使猫头鹰去啄弟子，他好临摹弟子逃跑的样子。所以，弟子一看师傅那个样子，立刻不由自主地就把头藏到两只袖子里，也不知道自己悲惨地喊叫了些什么，缩着身子钻到屋角拉门下边去了。就在这一瞬间，不知怎的良秀突然一声惊叫，站了起来。这时只听得猫头鹰的翅膀扇得更响了，东西倒下的声音，摔碎的声音，稀哩哗啦地响成一片。弟子反而又吓了一跳，不由得抬起藏着的头一看，屋子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变成一片漆黑，在黑暗里听到师傅在焦急万分地呼喊弟子们。

不一会儿，有一个弟子答应着，点着灯急急忙忙跑来了。借着暗淡的油灯光看去，高脚油灯倒在那儿，地板上和铺席上撒了一大片油，一只猫头鹰痛苦地扑腾着一只翅膀，在地上直打滚。

良秀在桌子那儿探起上身，好象完全吓呆了，嘴里嘟囔着些谁也听不清楚的话。——倒也难怪，猫头鹰身上，从脖颈到一只翅膀，被一条漆黑的蛇紧紧地缠住了。多半是那个弟子藏到拉门下边的时候，把放在那儿的坛子撞倒了，坛子里的蛇跑了出来，而猫头鹰偏偏想去抓住它，才闹出了这么一场大乱子。两个弟子面面相觑，呆呆地看着这种难以想象的景象。只看了一会儿，弟子默默向师傅行礼，偷偷溜出了屋子。蛇和猫头鹰后来怎么样了，谁也不知道。……

这一类的事，另外还可以举出几件。前边我忘记说了，老爷吩嘱画地狱图，是在初秋时分，从那时候到冬末，良秀的弟子们不断受到师傅怪诞举动的惊吓。但是，到了冬末不知怎的良秀画屏风，画得好象很不如意，他那样子比从前更加阴郁，说话也更加粗暴。同时，屏风上的草图也只画了八成就停住了，毫无进展的样子。哎呀，师傅偶尔流露出一种神气，好象连已经画好的草图也可能统统涂掉。

但是屏风什么地方使他不如意呢，谁也不知道。同时不论是谁大概也不想知道。吃尽前边种种苦头的弟子们，打那以后都怀着和老虎恶狼呆在一个笼子里的心情，尽量不到师傅身边去。

一二

因此，这中间的事，也没有什么可以特别奉告的。如果勉强让我说说，那就是刚愎自用的这个老头子，不知怎么变得特别脆弱，不时在没有人的地方独自哭泣。尤其是有一天，因为有什么事，一个弟子走到庭前，看到师傅呆呆站在廊下，眺望着春日将近的天空，双眼含满了泪水。弟子一看这样子，反而觉得很难

为情，便默默悄悄地退了下来；但是为了画五趣生死图，从前临摹过路旁死尸的这么一个傲慢的人，因为屏风画画得不如意，就象小孩似地哭泣，这不是非常奇怪的事吗？

然而，一方面良秀不象正常人似的一个劲儿地画屏风的画，另一方面良秀的女儿不知怎的日渐忧郁，在我们面前也是泪珠连连。本来良秀的女儿就是个玉容多愁的、谦恭的女子，这么一来双眉紧皱，眼眶儿罩着黑晕，使人觉得更加凄凉孤苦。最初人们以为她是想念父亲，或者是因为相思而烦恼，有各种各样的猜测；但是这中间又流传说是老爷要她依从自己，而后来就好象大家什么都忘记了似的，关于良秀女儿的传闻一下子就销声匿迹了。

恰巧在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有一天夜里，三更半夜，我独自一个人打走廊经过。小猴良秀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突然飞跑过来，不停地抓动着我的裙裤下摆。记得那是个梅花喷香、淡月辉光的暖和的夜晚。借着月光看去，小猴露出雪白的牙齿，紧皱鼻尖，简直有点象疯了似地尖叫着。我三分有些厌烦，七分因为抓了我新裙裤的下摆而生气，最初想把小猴踢开，一走了事。可是反过来想，前些时候因为一个武士打骂这个小猴，惹起小少爷老大不高兴。而这个小猴，看今天的样子也非同寻常。想到这里我终于拿定了主意，顺着小猴拉扯的方向不知不觉地走了三四丈远。

沿着走廊一拐过弯来，就是在这夜里，透过枝叶乍嫩的松树，也能看清泛白的、宽阔的池水。刚刚走到这个地方，我听到附近房子里好象有人在撕斗着，慌慌张张，又奇怪地没有声响了。周围寂静无声，除了在月光，夜霭蒙蒙不清中的鱼儿跳的声音之外，再听不到一点说话声了。恰恰走到这里听到了声响，我不禁停住了脚步，要是有为非作歹的人，我想给他一个颜色看

看，于是我蹑手蹑脚走到门跟前，屏住气息，把身子贴到屋门上。

一三

大概是小猴嫌我动作太慢了吧。它急不可耐，三番两次在我身边跑来跑去，突然它象被咬住喉咙似地尖叫起来，冷不防身子一跃朝我肩头跳上来。我赶忙把脖子一歪，怕给爪子挠着，小猴又抓住了我穿的礼服袖子，怕从我身上掉下去，——在这一刹那，我身不由主地往后退了两三步，后背重重撞到屋门上。到了这个时候，我再也不能迟疑了。我猛地把门拉开，准备跳到月光照不到的屋里去。但是，这时候有个人影在我眼前一闪——哟，更使我大吃一惊的，是从屋里还飞也似地冲出了一个女子。她迎面而来，险些和我撞个满怀，就摔倒在门外。可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她膝盖着地，一边喘着气，一边战战兢兢地看着我的脸，好象看到了可怕的东西似的。

这就是良秀的女儿，事儿似乎也用不着特别交代了。然而，那天晚上这女孩子好象变了一个人，样子至今我还清清楚楚记得。两眼圆睁，目光闪闪。两颊烧得通红。再加上扯乱了裙裤和内衫，完全改变了平时孩儿气的样子，增添了无限的艳丽。这难道真就是那个弱不禁风、什么事儿都特别谨慎的良秀的姑娘吗？——我的身子依着拉门，一边在这月色里端详着美丽姑娘的样子，一边朝着慌慌张张走远了的那个人的脚步声，暗暗用手指着，悄悄使眼色，寻问他是谁？

姑娘马上咬着嘴唇，默默地摇了摇头。那表情好象很受委屈。

我于是弯下身子，把嘴凑近姑娘的耳边，小声寻问说：“是谁

呀?”然而，姑娘仍然是摇摇头，什么也没有告诉我。唉，这时候姑娘长长的眼睫毛沾满了泪水，嘴唇比方才咬得更紧了。

生来就愚蠢的我，只懂得一目了然的事，此外就一窍不通了。所以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呆呆站在那里，暂时只是集中注意力听姑娘突突的心跳。这里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再追问下去，我感到太不合适了。……

我不知道这样站了多长时间。后来，我把开着的门关上，回头对红霞稍褪的姑娘，尽量用最温和的语气说：“请回你自己的房间里去吧!”这时候我好象看到了自己不应该看的事，心情很不安，觉得实在羞耻，便悄悄按来路折了回去。可是还没有走上十步，就觉得不知道是什么人从后边慌慌张张抓住我的衣服的下摆。我很惊讶，回过头去看。各位知道这是什么吗?

原来是小猴良秀站在我的身边。它象人一样双手支在地上，金铃响着，频频低下头，恭恭敬敬向我致谢。

一四

从出事那天晚上，过了约莫半个月以后，有一天良秀突然到老爷府上来，想径直求见老爷。身分这样低贱的人求见，可能是平时很得宠的吧。很不容易接见别人的老爷，这一天很高兴地同意了，他立刻就被领到老爷那儿去。良秀照例穿着浅红透黄的官便服，戴着揉乌帽子，脸色比平时更阴郁，他毕恭毕敬地向老爷施礼，并且用沙哑的声音说：“承蒙老爷前些时候吩咐在屏风上画的地狱图，由于我日夜竭诚努力，已经有了眉目，大致差不多了。”

“很可喜。我也很满意!”

不知怎的，老爷的话显得有气无力，无精打采。

“不，一点也不可喜。”良秀的样子稍稍有些动气，他眼睛一动不动地往下看着说，“虽然说是大致差不多了，但我现在只有一处画不出来。”

“什么？还有画不出来的地方？”

“正是。一般说来，我不看实物，是画不出画来的。如果勉强画出来，也不会称心如意。这和画不出不是完全一样吗！”

听了这段话，老爷脸上浮现出讽嘲的微笑。

“那末画屏风上的地狱图，就非得看地狱不可喽？”

“是啊，在前些年发生大火的时候，我就是把那个火势看成了烈焰炽腾的地狱里的猛火的。实际上就是因为我碰到过这样一场火灾，才画出了‘不动明王’的火焰。老爷，您记得那幅画吧。”

“可是地狱里的罪人怎么找呢？小鬼大概也看不到吧。”老爷对良秀的回答充耳不闻，接二连三地问。

“我看到过被铁链子捆绑起来的人。我也详细地摹写过遭受怪鸟折磨的人。同时也不能说我不知道地狱罪人遭受痛苦折磨的情况。还有小鬼——”说着，良秀流露出令人恐怖的苦笑，“还有小鬼，我在梦里已经见过多次了。牛头啊，马面啊，或者是三头六臂的鬼，鼓掌没有声音的鬼，张嘴不出声的鬼，它们几乎天天都在折磨着我呀！——可是我想画而画不出来的并不是这些东西！”

这时候连老爷也感到吃惊了。他好象有些着急，盯着良秀的脸，后来紧皱抽动着的眉毛，不屑理睬地说：“那么是不会画什么呢？”

一五

“我想在屏风正中画一辆从天上掉下来的蒲葵车①。”良秀这样说着，开始抬起头来用锐利的目光看着老爷的脸。老爷曾经听别人说，良秀在画画的时候就象个疯子，这时他那个眼神的确就是这种可怕的样子。“车里边坐着一位华丽的贵妇人，她在烈火里蓬头散发，痛苦挣扎。脸上被烟呛得变了颜色，眉毛紧皱，朝着车顶仰着身子。她用手扯住车帘，大概是想遮住雨点般落下来的火星子。在车子周围，有一、二十只怪里怪气的鸷鸟，不停地叫，乱纷纷地打转转。——啊，这牛车里的贵妇人，我怎么也画不出来！”

“那末——怎么办呀！”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老爷露出一幅奇怪的高兴的神色，催促着良秀。而良秀那照例是鲜红的嘴唇，好象发烧似地在颤抖着，用有点象说梦话的调子，又重复了一遍：“这个我怎么也画不出来！”突然他大声叫喊起来：“烧起一辆蒲葵车给我看看，行吧？如果能办到的话——”

老爷的脸好象阴沉起来，可是突然尖声大笑起来。他一边笑得透不过气来，一边说：“好啊，一切照你的意思办吧！没有什么必要讲办得到办不到。”

我听了这个话，也许是预感吧，觉得这可太可怕了。事实上老爷嘴角流着白沫子，眉尖剧烈地抖动着，看去简直是受了良秀疯狂的传染，样子实在不比平时。当他的话头一完，好象什么爆裂了似地，张大嘴巴哈哈地大笑起来，并且说：“好吧，给蒲葵车

---

① 蒲葵车是日本古代皇族、大臣、女官等乘坐的牛车。

点起火！同时让一个华丽的女子穿上高贵的衣裳，坐在车子里边好了！遭受烟熏火烧的折磨，车里的女子痛苦地死去。——你想画这样的形象，真是天下第一的画师呀！应该奖赏你，噢，应该奖赏你啊！”

听了老爷这番话，良秀骤然失色，激动得直喘气，嘴唇颤动，接着好象身子瘫了下来，软软地把两手支在铺席上。

“谢谢您的恩赐。”良秀毕恭毕敬地感谢老爷，但是声音低到听也听不清的程度。这大概是由于老爷的一番话，使得自己设想的那种恐怖，活灵活现地浮现在面前的缘故吧。我生平只有这一次觉得良秀是个可怜人。

一六

在两三天以后的夜里，老爷根据诺言，召见良秀，让他亲眼看蒲葵车烧起来。不过不是在堀川的府邸。而是在俗称溶雪府，昔日老爷的妹妹居住的京城外边的山庄点的火。

说起这个溶雪府来，好久没住过什么人了，宽广的庭院一片荒凉。看过这个没有人气的府邸的人，大概在瞎猜乱想吧。围绕着在这儿死去的老爷的妹妹，流传着各种各样的传说。其中有一个传说是：每当没有月色的夜里就有一条令人奇怪的绯红色裙裤不沾地地在走廊里走。——当然，这也不是没有缘故的。连在大白天都凄凉的府邸，一到日暮时分，庭院里的水声就显得更响更阴森，在星光下飞着鸡鹊，好象是个怪物，使人毛骨悚然。

那天晚上，正好没有月亮，是个漆黑的夜晚。在正殿油灯照耀下看去，靠近廊下落坐的老爷，穿着浅黄色的贵族便服，深紫色的横纹凸花裙裤，在白地织绵镶边的坐垫上，高高地盘腿坐着。在他的前后左右，有五六个侍者恭恭敬敬地排成一列，这些

不必特别细表。但是，其中有一个人颇引人注意，他当年在陆奥之战时曾因饥饿而吃过人肉，打那以后他甚至能抓住活鹿，劈开两角，这个力大过人的武士身穿轻便铠甲，腰间的大刀鞘尖翘起，威风凛凛地蹲在廊下。——这些人在夜风吹动的灯光下，时明时暗，真有点置身梦境的样子，使人惊骇恐惧。

这时候有一辆蒲葵车拉到庭院，高高的车顶罩着很宽的阴影，没有驾牛的黑车辕斜放在凳子上，车上的金属装饰象星光闪烁，虽然是春天，不由得使人感到寒冷。特别是车子用凸花绫缎镶边的绿帘子结结实实地罩着，因此看不出车厢里边有什么。在车子周围的听差杂役一个个手拿烧得正猛的松明，一边提防着把烟飞到廊下，一边在谨慎地等候着。

良秀离得稍远一些，恰好跪坐在廊下对过，仍旧穿着平时穿的浅红透黄的官便服，戴着揉乌帽子，大概是受到沉甸甸的星空的重压，他比平时显得更矮小，更寒碜。在他后边还有一个人，戴着和他一样的帽子，穿着一样的官便服，跪坐在那儿，大概是他领来的一个弟子。正巧他们两个人跪坐在远处的暗影里，所以从我坐的廊下，连衣服的颜色都看不大清楚。

一七

大概是靠近午夜的时刻了吧。笼罩着树林、泉水的暗夜，鸦雀无声，万籁俱寂，人们连呼吸声似乎都没有了，只有夜风发出微弱的声音，一阵阵送来松明的烟味儿。老爷先是沉默着，一动不动地看着这种难以想象的景象，过了一会儿把膝盖向前挪了挪，尖声喊道："良秀！"

良秀好象回答了些什么，但除了哝哝唧唧的声音，我什么也没有听清。

"良秀，今天夜里我按你的意思，把车子点起火来给你看看！"

老爷这么说，向他左近几个人看了一眼，说不定也是我多心，那时我看到老爷和他旁边的什么人，互相会意地微笑了一下。良秀恐惧万分地抬起头来，好象往廊上这里看了看，但是仍旧沉默着，什么也没有说。

"你好好看看吧！这是我平时坐的车子呀！这辆车子你大概也记得吧！——我打算把这辆车子点火烧了，在眼前显现出火焰烧腾的地狱。"

老爷又把话头停了下来，向身旁的人递眼色。接着他忽然发出令人十分厌恶的调子："在这辆车子里绑着一个有罪的妇女。如果车子点着了火，这个娘们儿一定会被烧得肉烂骨焦，会在痛苦难熬的折磨里死掉。在完成你的屏风绘画上，这可是再好不过的摹本了！你可千万别错过机会，看雪白细嫩的皮肤被火烧焦的样子啊！你也仔细看看黑发变成火星子，飞腾直上的样子啊！"

老爷第三次停下了话头，不知想起了什么，这时只是晃着肩膀，露着笑脸接着说："这可真是永世也看不到的事呀！我也在这里看吧！喂喂，把帘子揭开，让良秀看看里边的女人！"

听到这个吩咐，一个听差便一只手高高地把松明火把举起来，径直向车子走过去，飞快地伸出一只手，把帘子揭了起来。噼噼啪啪烧得很响的松明火光，突然一阵亮了起来，立刻把狭小的车厢照得清清楚楚。在车子的坐铺上凄惨地绑着一个妇女——啊，还会有什么人能把她认错吗！尽管华丽的带刺绣的粉红色女礼服上，低垂着油亮乌黑的结发，斜插着的金钗，闪耀着美丽灿烂的光辉，但是打扮不同的这娇小玲珑的身段儿，雪白的脖颈，以及凄凉和恭谨的面孔侧影，无疑就是良秀的女儿。我差一点儿

喊叫起来。

正在这时候，在我对面的一个武士慌忙站起身来，一只手按着镶花的刀把，两眼虎虎地盯着良秀。看到这种骇人的场面，我吃惊地想，良秀大半会精神失常吧。一直跪坐着的良秀，突然跳起来，向前伸出两手，不由地想跑到车子跟前去。只是很不凑巧，方才我也说过，由于良秀在远处的黑影里，我看不清他的神色。但是就在一眨眼工夫，在我面前出现了惊惶失色的良秀的面孔，良秀的整个身子好象被什么无形的力量给吸上半空似的，忽地从阴影里跑出来。正在这时，随着老爷一声："点火！"姑娘坐着的蒲葵车被听差杂役们投去的松明点着了，火焰熊熊地燃烧起来。

一八

眼看着火就烧到车顶上去了。挂在车顶边的紫缨穗，忽地被火燎燃，烧个精光。夜里看蒙蒙白烟，从下往上团团地打着漩涡。帘子啦，衣袖啦，车梁的金属装饰啦，霎时间好象都飞成粉末，火星子雨点似地迸飞着——这真是太可怕了！不，还有更可怕的熊熊窜动着的火舌，燎着车子两侧的格子窗，同时凶猛地冲上半天空，这火势真好象太阳落地，天火爆裂啊！方才差一点惊叫的我，现在失魂丢魄，只是茫然地张着嘴巴，呆呆盯着这个可怕的光景。但是，作父亲的良秀怎么样了呢——

良秀那时的神色，我现在仍然记得。不由地想跑到车子跟前的良秀，在车子着火的那个时刻，就停住了脚步，手仍然向前伸着，两眼圆睁，死死地盯着吞没着车子的火焰，他整个身子照在火光里，满是皱纹的丑脸，连每根胡子都看得清清楚楚。但是，不管是睁得滚圆的眼睛，还是歪扭着的嘴唇，抑或是不断痉

挛颤抖着的两颊的筋肉，良秀内心交织在一起的恐惧、悲哀、惊吓，都清清楚楚刻画在他的脸上了。他那痛苦的神色，就是被砍头时的强盗，被拉上阎王殿的十恶不赦的罪人也比不了的。他那样子甚至使强悍的武士也不觉变了脸色，惶恐不安地仰望着老爷。

然而，老爷紧紧咬着嘴唇，不时发着可怕的狞笑，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车子。那时候在车子里——唉，我实在没有勇气详细讲那时我所看到的车子里的姑娘是什么样儿了。让烟呛得向后仰去的面孔是那么苍白，随着火焰缭乱的黑发是那么长，以及转眼变成了火焰的粉红色的女礼服是那么美——这景象真够凄惨的了！特别是夜风一刮，浓烟便朝姑娘那边扑去，这时好象撒上了金粉粒子的红火苗从火焰里显露出来，姑娘咬着嘴里的东西，甚至连捆她的铁锁链子都似乎能被她遭受痛苦折磨的身子所扭断，这种景象真不免使人怀疑是不是地狱里的大苦大难显现在眼前，从我以至到强悍的武士也都不由得汗毛直立起来了。

这时候又是一阵夜风，呼地吹过庭院的树梢——这又是谁都能感觉得出来的。这声音行将消逝在夜空的当儿，忽然有一个黑影，既不落到地上，也不飞到天上，而是象球儿似地蹦跳着，从正殿屋顶直跳进火焰烧得正旺的车子里。正当车子两侧朱红色的格子窗噼噼啪啪着了火掉下来的那个时刻，它抱着仰倒下去的姑娘的肩膀，发出象帛锦撕裂般的尖叫声。从浓烟里冒出来的、充满无法形容的痛苦的声音拉得那么长，接着又连续叫了两三声——大家不由自主地“哎呀！”一声同时叫了起来。因为在那面火墙前面抱着姑娘肩头的，正是拴在堀川府邸里的那个诨名叫良秀的小猴！那个小猴是从什么地方怎么偷偷跑到府邸来的，自然谁也不知道。但是，正是为了这个平时宠爱自己的姑

娘，小猴才和她一起跳进火焰中去的吧。

一九

但是，看到小猴的影子，只不过是一瞬间的事。好象漆器上撒满了金粉似的火星子，噗的一声冲上天空，不用说小猴，就是连姑娘也都隐没到浓烟里去了，庭院正中间只有一辆着火的车子，发出可怕的响声，在猛烈地燃烧着。嗳，那滚滚直冲云霄、令人恐怖的火焰，与其叫作火焰车，还不如叫火柱子更贴切些。

在火柱子前边，象僵住了似地站着的良秀——说起来也太奇怪了！方才好象受过地狱折磨的良秀，现在在满是皱纹的脸上，浮现出一种难以形容的光辉，仿佛是出神销魂般的禅悦一样的光辉；他大概忘记是在老爷面前，竟然在胸前紧紧地抱着两臂，站在那儿！在良秀的眼睛里，好象根本就没有看到女儿遭受折磨死掉的样子。他所看到的景色，只有美丽的火焰的颜色，以及在火焰里遭受痛苦的女人的样子，只有这些给了他无限的喜悦。

令人奇怪的不仅是良秀用高兴的眼色，看着独生女儿临终的痛苦。那时候良秀身上不知道为什么具备一种奇怪的威严，不象是凡人，倒象是梦里见到的愤怒的狮子。因此，我觉得连受到突然的火势惊吓，一边喧闹着一边盘旋的无数的夜间的鸟儿，好象也没在良秀的软乌帽子周围打转转。这些天真的鸟儿，大概也看到了良秀头上悬着光圈似的不可思议的威严吧！

连鸟儿都这样，何况是我们，甚至差役们也都屏住气息，内心战慄，充满着异乎寻常的、激动到极点的情绪，就象看开光的佛像似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良秀。噼噼啪啪响彻高空的车子的火和夺去灵魂的、惊呆不动的良秀——都是多么庄严、多么欢

喜啊！但是，其中一个人——只有坐在廊上的老爷，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脸色铁青，嘴角流着白沫，两手紧紧抓住穿着紫裤子的膝盖，简直象匹干渴的野兽那样在不停地喘气……

二〇

那天夜里，老爷在溶雪府烧车的事，不久便从人们嘴里泄露到外边去了。对于这件事世间有各种各样激烈的批评。第一，最多的一种流言说，老爷为什么要把良秀的女儿烧死呢？——是因为不能如愿以偿之爱，而怀恨在心。然而，老爷的尊意，却完全是想惩罚为画屏风而不惜烧车杀人的那个画师的乖僻性情吧。我本人曾经亲耳听老爷这么说过。

其次是良秀，女儿在他面前活活被烧死，他却仍然专心画屏风的那副铁石心肠，也似乎受到不少批评。也有人骂良秀，说他为了画画连父女的情爱都忘了，简直是人面兽心的败类。横川的那个僧都也是支持这种意见的一个人，他常说："不管艺术造诣多么高，一个人连五常都不辨，只能下地狱！"

这之后过一个月左右，屏风上的地狱图终于完成了，良秀很快把它送到府上，恭恭敬敬请老爷过目。恰好僧都那时也在坐，一看那幅屏风画，立刻就被那漫天盖地的烈火风暴的恐怖惊住了！在这之前僧都一直绷着面孔，眼睛直盯着良秀，这时情不自禁地拍着膝盖说："太好啦！"现在我还记得听了僧都的话，老爷露出了苦笑的样子。

从此以后，说良秀坏话的人，至少在府邸里几乎是一个也没有了。恐怕不论是谁看到了那幅屏风，哪怕是平时多么憎恶良秀的人，也会被不可思议的庄严之心所打动，而真实地感受到烈火炽腾的地狱里的大苦大难的缘故吧。

然而到了那个时候，良秀已经不在人世了。他在完成屏风画的第二天夜里，在自己的屋梁上结上绳子，上吊死了。使独生女儿先死去了的良秀，大概是不堪在悠闲的生活里活下去的吧！他的遗骨至今还埋在他住过的家里，但是那块小小碑石，注定在往后的几十年里，经受风吹雨打，长满了青苔，早就认不出是什么人的坟墓了。

（1918年4月）

吕元明译

毛利先生

岁末的一个傍晚，我和朋友——一位评论家一道，沿着所谓腰辨街道①，在一排光秃的柳树底下朝着神田桥走去。在我们的左右，夕阳的余晖之下，下级官吏模样的人们踉踉跄跄地走着。从前岛崎藤村②曾感慨地说他们应当“把头抬得再高一点走路！”这些下级官吏大概都不期然而然地怀着忧郁的心情，怎么也排遣不开吧。我们俩几乎让大衣的肩擦着般紧紧挨着，略微加快了步伐，一直到走过大手町的电车站，几乎一言未发。这时，那位评论家朝着在红柱子下等电车的人们瞥了一眼，看见他们一个个哆哆嗦嗦的样子，突然打了个寒噤，自言自语似的喃喃地说：“我想起了毛利先生的事。”

“毛利先生是谁？”

“是我中学时候的老师。我没对你说过吗？”

作为“没有说过”的表示，我默默地低一下帽檐。下面就是当时那位朋友边走边对我讲述的关于毛利先生的回忆。

那是十来年前的事，我还在某府立中学三年级读书的时候。教我们班英语的一位年轻教师安达先生，由于流行性感冒而引起急性肺炎，寒假里故去了。由于事情发生得太突然，来不

---

① 辨当是饭盒，腰辨是腰辨当的简称。日本下级官吏把饭盒系在腰间去上班，这里把他们经常走过的街道叫作腰辨街道。

② 岛崎藤村（1872—1949），日本诗人、小说家。

及物色适当的后任的缘故吧，我们中学不得已就请当时在某私立中学任英语教师的一位老人毛利先生，来接替迄今为止由安达先生担当的课程。

我是在毛利先生到任的当天下午头一次看到他的。我们三年级的学生出于迎接新教师的好奇心，走廊里刚传来先生的脚步声，大家就从来没有过的那么静悄悄地等待上课。脚步声在那阳光已消失的寒冷的教室外面停住了，过一会儿门打开了；——啊，现在谈起这件事来，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开门走进来的毛利先生，首先给人的印象是矮个子，使人联想起经常出现在节日的马戏班子里的小丑。但从这感觉中抹去了阴郁色彩的，是先生那几乎算得上“漂亮”的、光滑的秃头。尽管他后脑勺上还残留着几根斑白的头发，但整个来说，跟自然教科书中所画的鸵鸟蛋没有什么两样。最后一桩使先生的风采超出凡人的，是他那身古怪的晨礼服，名副其实地古色苍然，几乎使人记不起它曾经是黑色的。然而在先生那稍许污秽了的翻领下面，却堂哉皇哉地结着一条颜色极为鲜艳的紫色领带，宛如一只展翅的蛾子。这印象也惊人般地残留在记忆之中。因而当先生进入教室的同时，不期然而然地从四下里发出要笑又不便于笑出的声音，当然是不足为奇的了。

可是毛利先生双手捧着课本和点名簿，显出一种简直象没看见学生般的超然态度，登上高出一阶的讲台，回答了学生们的敬礼，在那善良而气色不佳的圆脸上露出和蔼可亲的微笑，尖声尖气地招呼道：“诸位！”

过去三年中，从这个中学的先生们那里我们从未受到过“诸位”的待遇。于是毛利先生的这声“诸位”自然使我们顿开惊叹之目。与此同时，我们想：在“诸位”这句开场白之后，接着必然是一席关于教学方针之类的长篇演说，于是都屏着气息等着。

可是毛利先生说完“诸位”之后，只是四下里打量着教室，一时什么话也没说。虽然他那肌肉松弛的脸上，浮着一丝从容不迫的微笑，嘴角上的筋肉却神经质地颤动着。他那双有点象家畜的明眸里，不时露出焦急的神色。他虽然没有说出口，心里对我们大家仿佛有所哀求，遗憾的是先生本身似乎也弄不清那究竟是什么。

“诸位！”于是毛利先生用同一个声调重复了一遍，紧接着他就象是要捕捉这声音的回响似的，慌张地说下去：“今后由我来教诸位英语选读课。”

我们的好奇心越发强烈起来，大家一声不吭，全神贯注地盯着先生的脸。可是毛利先生这样说的同时又用哀求的目光环顾了教室，忽然象放松了的弹簧，冷不防坐到椅子上。于是他把点名簿放在已经摊开的文选课本的一旁，打开来瞧。他这番寒暄的话结束得如此突兀，使我们多么失望，或者毋宁说是超过了失望而使我们感到滑稽，那恐怕就没有必要说了吧。

幸而我们还未来得及笑出声音来，先生那双家畜般的眼睛就从点名簿上抬起，立即叫了班上一个同学的名字，并称呼他作“君”。当然是叫他立即站起来进行译读的意思。于是那学生站起来用东京的中学生特有的伶俐劲儿译读了《鲁滨孙飘流记》中的某一节。毛利先生不时地摸着紫色领带，误译之处自不用说，就连发音上的一些细小毛病都一一认真加以纠正。先生的发音有些做作，但大体上是准确而清楚的，先生本人似乎对这一点心里也特别洋洋自得。

可是当那个学生坐下，由先生开始翻译那一段的时候，同学们当中又到处发出咯咯的失笑声。那是因为发音那么好的先生，一旦开始翻译，他所掌握的日语词汇竟贫乏得令人难以相信他是日本人。要末就是即便有词儿，到了临场一时也想不起

来了。比方说，仅仅翻译一行，也要费这么多的口舌："于是鲁滨孙·克罗索终于决定饲养……饲养什么呢？就是那种奇妙的动物……动物园里有的是……叫什么来着……经常要把戏的……喏，诸位也知道吧。就是，红脸儿的……什么，猴子？对、对，是猴子。决定饲养猴子啦。"

既然连猴子都是这个样子，遇到稍微复杂一点儿的句子，不绕上半天弯子，就找不到适当的字眼儿去翻译。而且毛利先生每次都弄得狼狈不堪，一个劲儿地把手放到领口，使人担心他会不会把那紫色的领带扯碎；同时困惑地仰起头来，慌里慌张地瞥上我们一眼。忽而又双手按住秃脑袋，把脸伏在桌上羞愧地顿住了。这么一来，先生那本来就矮小的身子，就象泄了气的气球一般，窝窝囊囊地缩作一团，让人觉得连那从椅子上耷拉下来的两只脚都晃晃悠悠的，仿佛是吊到空中似的。学生们呢，都觉得怪有趣儿的，暗地里在笑。先生反复翻译了两三遍的当儿，笑声就越来越放肆，甚至坐在最前排的课桌的学生也公然大笑起来。我们这种笑声该叫善良的毛利先生多么难堪啊——连我自己今天回想起那片刻薄的响声，都不由地再三想掩起耳朵来。

可是毛利先生却鼓起勇气翻译下去，直到响起课间休息的喇叭为止。他好容易念完最后一节，就又以原来那种悠然的姿态回答了我们的敬礼，简直象全然忘记了方才那番苦战恶斗似的，十分泰然地走出教室。紧接着我们就哄堂大笑起来，故意乒乒乓乓地把课桌盖儿一开一关，有的跳到讲台上，即席模仿毛利先生的姿势和声调，表演起来。……啊，难道我还得回忆起这样一桩事吗：当时，连戴着班长臂章的我，也由五六个同学簇拥着，在那里得意忘形地指摘着先生误译的地方。可是哪些译误呢？说实在的，就连当时自己也说不准是不是真的译错，只不过是一个劲儿地逞能而已。

三四天之后，某日午休的时间。我们五六个人聚集在器械操场的沙坑那儿。我们身穿毛哔叽制服，冬天和煦的阳光从背后晒过来。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即将来临的学年考试的事。号称体重六十八公斤的丹波先生跟学生一道正悬在单杆上，他大声喊着："一、二！"然后往沙坑上一跳。他头戴运动帽，身上只穿一件西服背心，来到我们当中问道："新来的毛利先生怎么样？"

丹波先生也教我们年级的英语，他以爱好运动出名，加之又擅长吟诗，因此在讨厌英语的柔道①和剑道选手这类勇士当中，似乎也深孚众望。

经先生这么一说，一位勇士摆弄着拳击手套说："嗯，不大——行。大伙儿都说不怎么样似的。"他回答时的腼腆劲儿，简直与他平素的为人迥然不同。

于是丹波先生一边用手帕掸着裤子上的沙子，一边得意洋洋地笑着说："连你都不如吗？"

"当然比我强。"

"那还挑什么毛病？"

那位勇士隔着拳击手套搔搔头，怯懦地不言语了。

可是这回我们班的英语秀才，扶一扶度数很深的近视眼镜，以跟年龄不相称的口气反驳说："不过，先生，我们差不多都想报考专科学校，所以还是想让最好的教师教我们。"

丹波老师依然哈哈笑着说："嘿，左不过是一个学期嘛，跟谁学还不是一样？"

"那末毛利先生只教一个学期吗？"

---

① 柔道是日本固有的摔跤术。

这个问题象是触到了丹波先生的要害。长于世故的先生避而不答，却摘下运动帽，使劲儿掸了掸平头上的尘土，急忙环顾一下我们大伙儿，巧妙地调转话头说："当然喽，毛利先生是相当古板的人，与我们不大一样啊。今天早上我乘电车，见先生坐在正中间。快到换车的地方，他就大声叫喊：'卖票的，卖票的！'我觉得又可笑，又难为情。总而言之，他肯定是个与众不同的人。"

然而，关于毛利先生这方面的事，不用丹波先生去提，使我们吃惊的地方多得很。

"还有，听说毛利先生一遇下雨，就身穿西服、趿拉着木屐来上班啦。"

"总是吊在腰下的白手绢包儿，大概是毛利先生的午饭吧？"

"有人在电车里看见毛利先生揪住拉手时，他的毛线手套上净是窟窿。"

我们团团围着丹波先生，吵吵嚷嚷地说着这些无聊的话。我们越讲越欢。大概是受到这种气氛的感染，丹波先生把运动帽挑在手指尖儿上转着，不由得兴致勃勃地说起来了："还有更那个的呢。那顶帽子，可真是件老古董……"

就在这当儿，不知是哪股风吹来的，小个子的毛利先生悠然出现在器械体操场对面，离我们只有十来步远的两层楼校舍的门口，头上正戴着那顶古董礼帽，一只手煞有介事地按着那条天天系着的紫色领带。大概是一年级的，有六七个象孩子似的学生正在门口前面玩着人马什么的，一见先生的身姿，都争先恐后毕恭毕敬地行礼。毛利先生也伫立在照到门口石阶上的阳光之中，好象在举起小礼帽在还礼。见到这情景，大家毕竟感到不好意思，一时沉寂下来，止住了热闹的笑声。唯独丹波先生大概是羞愧加狼狈的缘故，仅仅闭口还不够，把刚说到"那顶帽子

可真是一件老古董"的舌头一吐，赶紧戴上运动帽，突然急转身，大声喊着："一——！"只见他那仅仅穿了一件西服背心的肥壮身躯猛地蹿到单杠上，将鱼跃式前挺的双脚直伸向上空，然后喊至"二——！"的时候，就漂漂亮亮地划破冬季的蓝天，轻松地上到单杠上面了。不消说，丹波先生这个滑稽的遮羞动作，惹得大家不禁失笑了。器械体操场上的学生们本来收敛了一下，这时仰望着单杠上的丹波先生，象是为棒球赛助威似的，哇哇地起哄鼓掌。

我自然也跟大家一道喝采。但喝采的当儿，我一半是出于本能，憎恨起单杠上的丹波先生了。话虽这么说，也并不是对毛利先生寄予同情。足以说明这一点的是，我为丹波先生鼓掌，同时也间接地包含着对毛利先生表示恶意的企图。现在回过头来剖析当时的心情，也许可以说，一方面在道义上蔑视丹波先生，另一方面在学力上又看不起毛利先生。或者还可以认为丹波先生那句"那顶帽子可真是件老古董"似乎更加证实了他对毛利先生的侮蔑是有根据的，使我越发肆无忌惮起来。因而自己一边喝采，一边耸着肩膀，回头朝着校舍门口那边傲慢地望去。然而我们的毛利先生却象是贪图阳光的过冬苍蝇那样，依旧一动不动地伫立在石阶上，全神贯注地看着一年级学生天真烂漫的游戏。那顶礼帽和那条紫色领带，在当时是作为笑柄而收入眼底的，不知为什么，这番光景直到如今还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忘却。……

毛利先生在就任的当天以自己的服装和学力而使我们产生的轻蔑感，又由于丹波先生那次失策(?)而在全班变本加厉了。过了不到一个星期，一天早晨又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头天夜里开始下起雪来，窗外延伸出去的体育馆的屋顶什么的，已经覆满

了雪，连房瓦的颜色都看不见了。然而教室里炉火通红。积在窗玻璃上的雪，来不及反射出淡蓝色的光，就已经溶化了。毛利先生将椅子放在炉前，照例扬起尖嗓门儿，怀着满腔热忱，讲授《英文选读》中的《人生颂》① 。当然，学生当中没有一个人认真听课。岂止不听，象坐在我邻位的某柔道选手，竟然把武侠小说摊在《英文选读》下面，沉湎在押川② 的冒险小说里。

大约过了二三十分钟，毛利先生突然从椅子上站起来，结合正讲着的朗费罗的诗歌，议论起人生问题来了。他所谈的要旨，我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恐怕与其说是议论，毋宁说是以先生的生活为中心的一番感想之类罢了。因为我隐隐约约记得，先生象拔掉了羽毛的鸟儿一般，不断地把双手举起又放下，用慌张的语调喋喋不休地说的那些话中，有这么一段："诸位还不懂得人生。喏，就是想懂也还是不懂。所以诸位是幸福的。到了我们这年纪，对人生就懂得很透彻，苦恼的事挺多。就拿我来说，有两个孩子。那末就得供他们上学。一上学……唔……一上学……学费呢？对啦，就得缴学费喽。喏，所以有许多很苦恼的事情……"

甚至对什么都不晓得的中学生都要诉说生活之苦，或许是本不想诉苦却情不自禁地诉苦，先生的这种心情，我们是根本无法理解的。不如说我们是单纯地看到诉苦这档子事本身的滑稽的侧面，所以先生正说着的当儿，不知不觉之间大家又哧哧笑起来了。不过并没有变成往常那种哄堂大笑，那是因为先生寒酸的装束和尖声尖气说话的那副神色，宛如人生之苦的化身，多少引起了同情的缘故吧。

① 《人生颂》是美国诗人朗费罗（1807—1882）所写的长诗，收在诗集《夜声》（1839）中。

② 押川即押川春浪（1876—1914），日本小说家，《冒险世界》杂志主笔。

我们的笑声虽然没有变得更大，可是过不一会儿，挨着我坐的柔道选手突然撇开武侠小说，气势汹汹地站起来，竟说什么："先生，我们是为了向您学英文才来上课的。所以，若是您不教英文，我们就没有必要呆在课堂里。如果您再这么讲下去，我马上就到操场上去。"

那学生这么说完之后，狠狠地板起面孔，气势汹汹地坐下了。我从来不曾见过象当时的毛利先生那样尬尴的面孔。先生象受到雷击一般，半张着嘴，直挺挺地立在火炉旁，朝着那个剽悍的学生的脸紧盯了一两分钟。

过一会儿，他那家畜般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有所乞求的表情，急忙用手去扶紫色的领带，把秃脑袋向下低了两三次，说道："哦，是我不对。是我的过错，深表歉意。诚然，诸位是为学习英文来上课的。不向诸位教英文，是我的过错。我错了，所以深表歉意。喏，深表歉意。"他脸上浮现出哭泣般的微笑，反复说了好几遍同样的话。在炉口斜射过来的红色火光映照下，他那件上衣的肩部和下摆磨损的地方，越发显眼了。于是，先生每一低头，连他的秃脑袋也映上了美丽的赤铜色，更象鸵鸟蛋了。

然而，甚至这副可怜的景象，当时的我也仅仅认为是暴露了教师的劣根性而已。毛利先生不惜向学生讨好，也是为了避免砸饭碗的危险。所以先生作为教师不过是为生计所迫，并不是由于对教育本身有什么兴趣。……在我头脑里朦朦胧胧地形成了这样的批判，如今不仅是对先生的装束和学力的蔑视，甚至对他的人格也轻视起来。我把臂肘支在《英文选读》上，手托腮帮，朝着那站在熊熊燃烧着的火炉前，精神与肉体正受着火刑一般的先生，屡次发出狂妄的笑声。当然，这样做的，不光是我一个人。正当先生惊惶失色地向我们道歉的时候，让先生下不来台的那个柔道选手，却回过头来瞟了我一眼，露出狡黠的微笑，又立刻去

攻读那藏在《英文选读》下面的押川春浪的冒险小说了。

直到打下课铃为止，我们的毛利先生比平时更加语无伦次地拚命试图翻译那令人怜悯的朗费罗的诗句。“Life is real, life is earnest。”① ——先生那气色很坏的圆脸汗涔涔的，象是不断向什么东西哀告着，他那咽喉都要哽住的尖锐的朗读声，至今仍在我的耳际萦回。然而隐藏在这尖嗓子底下的几百万悲惨的人们刺激我们鼓膜的声音所含的意义是太深刻了。所以当时我们只是觉得厌倦又厌倦，甚至象我这样肆无忌惮地大打哈欠的人也不少。可是矮小的毛利先生笔直地站立在炉火旁，完全不理会擦着玻璃窗飞飘的雪花，以仿佛他头脑里面的发条一下子全放开了似的气势，不断地挥动着课本，拚命地喊着：“Life is real, life is earnest。——Life is real, life is earnest。”

情况既然是这样，一个学期的雇佣期满之后，再也见不到毛利先生的身影时，我们只是感到高兴，绝未觉得什么惋惜。或者可以说，我们对先生的去留那么冷淡，连高兴的意思都觉不出来。我对先生尤其没有感情，从那以后的七八年，由中学到高等学校，又由高等学校到大学，随着年事日长，连先生的存在本身都几乎忘却了。

大学毕业的那年秋天——更确切地说，是将近十二月初旬。在这季节，日暮之后经常霭雾弥漫，林荫路上的柳树和法国梧桐树颤抖着的叶子早已发黄。那是一个雨后的夜晚。我在神田的旧书铺里耐心地寻找着，买到一两本欧洲战争② 开始以来忽然减少了的德文书。暮秋夜晚的冷风微微袭来，我拉起大衣的领子防

---

① 英语：“人生是真实的，人生是诚挚的。”

② 欧洲战争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御它，偶然路过中西商店的时候，情不自禁地依恋起那里喧闹的人声和热腾腾的饮料来了。于是就漫不经心地独自走进那里的一家咖啡馆。

然而进去一看，小小的咖啡馆里面，空荡荡的，一个顾客也没有。排列着的大理石桌面上，唯有白糖罐上的镀金冷冷地反射着灯光。我的心情如同上了什么人的当，寂寥异常，走到墙上嵌了一面镜子的桌子跟前，坐下来。随后向过来问询的服务员要了咖啡。忽然想起来似的掏出雪茄烟，划了好几根火柴，才把它点燃。不一会儿，我的桌子上出现了热气腾腾的一杯咖啡，但是我那阴郁的心情好比外面的雾，是不容易散去的。刚从旧书铺里买来的又是字体很小的哲学书，在这种地方，就是出名的论文读上一页也是很吃力的。我百无聊赖，将头靠在椅背上，交替着呷一口巴西咖啡，又抽上一口哈瓦那雪茄，心不在焉地茫然瞥视着跟前那面镜子。

镜子里首先映出通向二楼的楼梯的侧面，接着是对面的墙壁，上了白油漆的门，挂在墙上的音乐会海报什么的，犹如舞台上的一部分，清晰而又冰冷。不，此外还能看到大理石的桌子和一大钵松树，从天花板上吊下来的电灯，大型的瓷制煤气暖炉，以及围炉一个劲儿闲谈的三四名服务员。我逐一审视镜子里的物像，将视线转到聚集在炉前的服务员们身上。这时在他们簇拥之下，坐在桌前的一位顾客，使我吃了一惊。我之所以方才没注意到他，大概是因为周围都是服务员，我下意识地把他当作咖啡馆的大师傅什么的缘故。我感到吃惊的不仅由于这里又出现了一个原来没看见的顾客，而且是因为镜子里虽然只映出他的半边脸，但不论是他那鸵鸟蛋似的秃头模样，还是那件古色古香的晨礼服，以及那条永远是紫色的领带的色绸，都一望而知是我们那位毛利先生。

当我看见他的同时，与先生阔别七八年的岁月，猛地涌现在心头。中学时代学习《英文选读》时的班长以及如今坐在这里安详地从鼻孔里喷着雪茄烟的我——对自己来说，这岁月决不是短暂的。然而，能够把一切都付之一流的"时间"的潮水，对这位业已超越了时代的毛利先生，却是一筹莫展的吧？现在，在这夜晚的咖啡馆里，跟服务员们共桌的先生，却依然是从前那位在夕阳都照不到的教室里教文选的先生。不论是秃头还是紫领带，以及那尖嗓门，都跟过去毫无二致……说起来，先生这时难道不正在可着尖嗓门好象在向服务员们讲解着什么吗！我不由地忘记了郁闷的情绪，泛起微笑，屏息倾听着先生的声音。

"你看，这个形容词管着这个名词。喏，拿破仑是人的名字，所以叫作名词。记住了吗？再看这个名词后面……紧挨着后面的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喂，你怎么样？"

"关系……关系名词，"一个服务员结结巴巴地回答说。

"什么？关系名词？没有什么关系名词，是关系……唔……关系代名词吗？对，对，是关系代名词。因为是代名词，就可以代替拿破仑这个名词。喏，代名词不就是这么写吗？——代替名词的词。"

看样子，毛利先生好象是在教这个咖啡馆的服务员们英语呢。于是我把椅子向后挪了挪，从另一个角度朝镜子里望去。果然看见桌子上摊开一本象是课本的书。毛利先生一个劲儿地用手指戳着那一页，孜孜不倦地解释着。就连这一点，先生也是老样子。迥然不同于当时我们那些学生的是，站在周围的服务员都肩靠着肩，全神贯注，目光炯炯，规规矩矩地聆听着先生那忙忙叨叨的讲述。

我望了一会儿这镜中的情景，对毛利先生不禁产生了亲切的感情。我干脆也走过去，跟久别重逢的先生叙叙旧吧？但是

先生多半不会记得只在课堂里跟他见过短短一个学期的面的我吧。就算他记得……我突然想起当时我们向先生发出的、带着恶意的笑声，就改变了主意，心想，归根结蒂，还是不招呼，遥遥地向先生表示敬意更为好吧。正好咖啡喝完了，我就丢掉雪茄烟头，悄悄站起来。尽管我是那么蹑手蹑脚，但还是分散了先生的注意力。我刚离开椅子，先生就把那气色很坏的圆脸，连同那稍许污秽了的翻领和紫领带一起朝这边掉过来。正在这一瞬间，先生那家畜般的眼睛和我的眼睛在镜子里相遇。如同先前我已料到的，先生的眼睛里，果然未浮现出跟熟人相遇的神色。有的只是象乞求什么似的、哀伤的表情。

我两眼向下看着，从服务员手里接过帐单，默默地走到咖啡馆入口的柜台去交款。跟我挺面熟、头发梳得溜光的服务员领班，百无聊赖地坐在柜台后面。

“那边有个人在教英语，那是咖啡馆聘请来的吗？”我边付款边问道。

服务员领班望着门外的马路，无精打采地回答说：“哪儿是请来的呢，不过是每晚跑来教教就是了。据说是个老朽的英文教员，找不到饭碗，多半是来解闷的吧。叫上一杯咖啡，就在这儿泡上一个晚上，我们并不怎么领情哩。”

听了这些，我眼前立刻浮现出我们的毛利先生那有所乞求般的眼神。啊，毛利先生。我仿佛现在才第一次理解先生——理解他那高尚的人格。如果说有天生的教育家的话，那确实就是先生吧。对先生来说，教授英语，就好比吸空气，是一刻也不能间断的。如果硬不让他教，就会象失去水分的植物，先生那旺盛的活力就会立即枯竭。因此每晚教英语的兴趣才促使他特地兀自到这个咖啡馆来呷咖啡。服务员领班把这看作解闷，可是这哪里是一种悠闲的事。尤其我们过去曾怀疑先生的诚意，嘲

笑他是为了糊口，这真是误会，而今唯有从心里感到惭愧。无论说他是为了解闷还是为了糊口，世人那庸俗的解释，不知使我们的毛利先生多么苦恼。当然，纵使在这样苦恼之中，先生仍不断显示出悠然自得的态度，扎着紫领带，戴着小礼帽，比堂吉诃德还要勇敢地、坚定不移地翻译下去。但是，先生的眼里不也经常痛苦地向他所教的学生——说不定还是向他所面对的整个社会——闪现出乞求同情的神色吗！

刹那间，我转了这样一些念头，感动得不知是哭好，还是笑好。我拉起大衣领子，匆匆走出了咖啡馆。毛利先生在亮得使人发冷的灯光下，乘着没有其他顾客，依然可着尖嗓门儿教那些热心学习的服务员们英语。

“这个词儿代替名词，所以叫代名词。喏，代名词。听懂了吗……”

(1918年12月)

文学朴译

桔　子

冬天的一个傍晚，天色阴沉，我坐在横须贺发车的上行二等客车的角落里，呆呆地等待开车的笛声。车里的电灯早已亮了，难得的是，车厢里除我以外没有别的乘客。朝窗外一看，今天和往常不同，昏暗的站台上，不见一个送行的人，只有关在笼子里的一只小狗，不时地嗷嗷哀叫几声。这片景色同我当时的心境怪吻合的。我脑子里有说不出的疲劳和倦怠，就象这沉沉欲雪的天空那么阴郁。我一动不动地双手揣在大衣兜里，根本打不起精神把晚报掏出来看看。

不久，发车的笛声响了。我略觉舒展，将头靠在后面的窗框上，漫不经心地期待着眼前的车站慢慢地往后退去。但是车子还未移动，却听见检票口那边传来一阵低齿木屐①的吧嗒吧嗒声；霎时，随着列车员的谩骂，我坐的二等车厢的门咯嗒一声拉开了，一个十三四岁的姑娘慌里慌张地走了进来。同时，火车使劲颠簸了一下，并缓缓地开动了。站台的廊柱一根根地从眼前掠过，送水车仿佛被遗忘在那里似的，戴红帽子的搬运夫正向车厢里给他小费的什么人致谢——这一切都在往车窗上刮来的煤烟之中依依不舍地向后倒去。我好容易松了口气，点上烟卷，这才无精打采地抬起眼皮，瞥了一下坐在对面的姑娘的脸。

---

① 原文作日和下驮，晴天穿的木屐。

那是个道地的乡下姑娘。没有油性的头发挽成银杏髻①，红得刺目的双颊上横着一道道皲裂的痕迹。一条肮脏的淡绿色毛线围巾一直耷拉到放着一个大包袱的膝头上，捧着包袱的满是冻疮的手里，小心翼翼地紧紧攥着一张红色的三等车票。我不喜欢姑娘那张俗气的脸相，那身邋遢的服装也使我不快。更让我生气的是，她竟蠢到连二等车和三等车都分不清楚。因此，点上烟卷之后，也是有意要忘掉姑娘这个人，我就把大衣兜里的晚报随便摊在膝盖上。这时，从窗外射到晚报上的光线突然由电灯光代替了，印刷质量不高的几栏铅字格外明显地映入眼帘。不用说，火车现在已经驶进横须贺线上很多隧道中的第一个隧道。

在灯光映照下，我溜了一眼晚报，上面刊登的净是人世间一些平凡的事情，媾和问题啦，新婚夫妇啦，渎职事件啦，讣闻等等，都解不了闷儿——进入隧道的那一瞬间，我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火车在倒着开似的，同时，近乎机械地浏览着这一条条索然无味的消息。然而，这期间，我不得不始终意识到那姑娘正端坐在我面前，脸上的神气俨然是这卑俗的现实的人格化。正在隧道里穿行着的火车，以及这个乡下姑娘，还有这份满是平凡消息的晚报——这不是象征又是什么呢？不是这不可思议的、庸碌而无聊的人生的象征，又是什么呢？我对一切都感到心灰意懒，就将还没读完的晚报撇在一边，又把头靠在窗框上，象死人一般阖上眼睛，打起盹儿来。

过了几分钟，我觉得受到了骚扰，不由得四下里打量了一下。姑娘不知什么工夫竟从对面的座位挪到我身边来了，并且

---

① 银杏髻原为日本江户时代少女发式的名称，江户末期以来，在成年妇女当中也开始流行。

一个劲儿地想打开车窗。但笨重的玻璃窗好象不大好打开。她那皲裂的腮帮子就更红了，一阵阵吸鼻涕的声音，随着微微的喘息声，不停地传进我的耳际。这当然足以引起我几分同情。暮色苍茫之中，只有两旁山脊上的枯草清晰可辨，此刻直逼到窗前，可见火车就要开到隧道口了。我不明白这姑娘为什么特地要把关着的车窗打开。不，我只能认为，她这不过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因此，我依然怀着悻悻的情绪，但愿她永远也打不开，冷眼望着姑娘用那双生着冻疮的手拚命要打开玻璃窗的情景。不久，火车发出凄厉的声响冲进隧道；与此同时，姑娘想要打开的那扇窗终于咯噔一声落了下来。一股浓黑的空气，好象把煤烟融化了似的，忽然间变成令人窒息的烟屑，从方形的窗洞滚滚地涌进车厢。我简直来不及用手绢蒙住脸，本来就在闹嗓子，这时喷了一脸的烟，咳嗽得连气儿都喘不上来了。姑娘却对我毫不介意，把头伸到窗外，目不转睛地盯着火车前进的方向，一任划破黑暗刮来的风吹拂她那挽着银杏髻的鬓发。她的形影浮现在煤烟和灯光当中。这时窗外眼看着亮起来了，泥土、枯草和水的气味凉飕飕地扑了进来，我这才好容易止了咳，要不是这样，我准会没头没脑地把这姑娘骂上一通，让她把窗户照旧关好的。

但是，这当儿火车已经安然钻出隧道，正在经过夹在满是枯草的山岭当中那疲敝的镇郊的道岔。道岔附近，寒伧的茅草屋顶和瓦房顶鳞次栉比。大概是扳道夫在打信号吧，一面颜色暗淡的白旗孤零零地在薄暮中懒洋洋地摇曳着。火车刚刚驶出隧道，这当儿，我看见了在那寂寥的道岔的栅栏后边，三个红脸蛋的男孩子并肩站在一起。他们个个都很矮，仿佛是给阴沉的天空压的。穿的衣服，颜色跟镇郊那片景物一样凄惨。他们抬头望着火车经过，一齐举起手，扯起小小的喉咙拚命尖声喊着，听不懂喊的是什么意思。这一瞬间，从窗口探出半截身子的那个

姑娘伸开生着冻疮的手，使劲地左右摆动，给温煦的阳光映照成令人喜爱的金色的五六个桔子，忽然从窗口朝送火车的孩子们头上落下去。我不由得屏住气，登时恍然大悟。姑娘大概是前去当女佣，把揣在怀里的几个桔子从窗口扔出去，以犒劳特地到道岔来给她送行的弟弟们。

苍茫的暮色笼罩着镇郊的道岔，象小鸟般叫着的三个孩子，以及朝他们头上丢下来的桔子那鲜艳的颜色——这一切一切，转瞬间就从车窗外掠过去了。但是这情景却深深地铭刻在我心中，使我几乎透不过气来。我意识到自己由衷地产生了一股莫名其妙的喜悦心情。我昂然仰起头，象看另一个人似地定睛望着那个姑娘。不知什么时候，姑娘已回到我对面的座位上，淡绿色的毛线围巾仍旧裹着她那满是皲裂的双颊，捧着大包袱的手里紧紧攥着那张三等车票。

直到这时我才聊以忘却那无法形容的疲劳和倦怠，以及那不可思议的、庸碌而无聊的人生。

（1919 年 4 月）

文洁若译

沼 泽 地

一个雨天的午后，我在某画展的一个房间里发现了一幅小油画。说“发现”未免有些夸大，然而，惟独这幅画就象被遗忘了似的挂在光线最幽暗的角落里，框子也简陋不堪，所以这么说也未尝不可。记得标题是《沼泽地》，画家不是什么知名的人。画面上也只画着浊水、湿土以及地上丛生的草木。恐怕对一般的参观者来说，是名副其实地不屑一顾吧。

而且奇怪的是，这位画家尽管画的是郁郁葱葱的草木，却丝毫也没有使用绿色。芦苇、白杨和无花果树，到处涂着混浊的黄色，就象潮湿的墙土一般晦暗的黄色。莫非这位画家真的把草木看成这种颜色吗？也许是出于其他偏好，故意加以夸张吧？——我站在这幅画前面，一边对它玩味，一边不由得心里冒出这样的疑问。

我越看越感到这幅画里蕴蓄着一股可怕的力量。尤其是前景中的泥土，画得那么精细，甚至使人联想到踏上去时脚底下的感觉。这是一片滑溜溜的淤泥，踩上去噗哧一声，会没脚脖子。我在这幅小油画上找到了试图敏锐地捕捉大自然的那个凄惨的艺术家的形象。正如从所有优秀的艺术品感受到的一样，那片黄色的沼泽地上的草木也使我产生了恍惚的悲壮的激情。说实在的，挂在同一会场上的大大小小、各种风格的绘画当中，没有一幅给人的印象强烈得足以和这幅相抗衡。

“很欣赏它呢。”有人边说边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觉得恰

似心里的什么东西给甩掉了，就猛地回过头来。

“怎么样，这幅画？”对方一边悠然自得地说着，一边朝着沼泽地这幅画努了努他那刚刚刮过的下巴。他是一家报纸的美术记者，向来以消息灵通人士自居，身材魁梧，穿着时新的淡褐色西装。

这个记者以前曾经给过我一两次不愉快的印象，所以我勉强回答了他一句：“是杰作。”

“杰作——吗？这可有意思啦。”记者捧腹大笑。

大概是被他这声音惊动了吧，左近看画的两三个人不约而同地朝这边望了望。我越发不痛快了。

“真有意思。这幅画本来不是会员画的。可是因为作者本人曾反覆念叨非要拿到这儿来展出不可，经遗族央求审查员，好容易才得以挂在这个角落里。”

“遗族？那末画这幅画的人已经故去了吗？”

“死了。其实他生前就等于是死了。”

不知不觉间，好奇心战胜了我对这个记者的反感。我问道：“为什么呢？”

“这个画家老早就疯了。”

“画这幅画的时候也是疯着的吗？”

“当然喽。要不是疯子，谁会画出这种颜色的画呢？可你还在赞赏，说它是杰作哩。这可太有趣儿啦！”

记者又得意洋洋地放声大笑起来。他大概料想我会对自己的无知感到羞愧；要不就是更进一步，想使我对他鉴赏上的优越留下印象吧。然而他这两个指望都落空了。因为他的话音未落，一种近乎肃然起敬的感情，象难以描述的波澜震撼了我的整个身心。我十分郑重地重新凝视这幅沼泽地的画。我在这张小小画布上再一次看到了为可怕的焦躁与不安所折磨的艺术家痛苦

的形象。

“不过，听说他好象是因为不能随心所欲地作画才发疯的呢。要说可取嘛，这一点倒是可取的。”

记者露出爽快的样子，几乎是高兴般地微笑着。这就是无名的艺术家——我们当中的一个人，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从人世间换到的唯一报偿！我浑身奇怪地打着寒战，第三次观察这幅忧郁的画。画面上，在阴沉沉的天与水之间，潮湿的黄土色的芦苇、白杨和无花果树，长得那么生气蓬勃，宛如看到了大自然本身一般……

“是杰作。”我盯着记者的脸，斩钉截铁地重复了一遍。

（1919年4月）

文洁若译

龙

一

宇治大纳言隆国①："唉，午觉醒来，今天好象格外热，一点风也没有，连缠在松树枝上的藤花都纹丝不动。平时听上去那么凉爽的泉水声一夹上蝉声，就反而使人觉得闷热了。喏，再让僮儿们给扇扇风吧。

"怎么，路上行人都集合了吗？那末，就去吧。僮儿们，别忘了扛着那把大蒲扇，跟我来。

"喂，列位，我就是隆国。原谅我光着个膀子，失礼，失礼。

"说来我今天是有求于各位，才特地劳各位到宇治亭来。最近我偶尔到了此地，也想跟旁人一样写写小说。仔细想来，我成天只在宫廷出出进进，肚子里实在没有什么值得记下来的故事。然而我生性懒惰，最怕开动脑筋，想些复杂的情节。因此，从今天起，想恳求各位过路的，每人讲一个古老的故事，好让我编成小说。这样一来，准能广泛收集到意想不到的逸事奇闻，车载斗量。能不能麻烦大伙儿替我满足这个愿望呢？

"哦，你们乐意帮助？那太好了。那末我就顺序听大伙儿讲

---

① 宇治大纳言隆国，原名源隆国(1004—1077)，日本平安时代中期的文学家，因其别墅在山城国宇治，世人称为宇治大纳言。(日本古代宫廷中最高的官职是大政大臣，其次是左大臣、右大臣；大纳言仅次于右大臣。)据说日本最古的说话集《今昔物语》就是源隆国把路人讲的故事笔录而成。

吧。

“喂，僮儿们，用大蒲扇给在座的扇扇，这样多少能凉快些。铸工、陶工都不要客气，你们俩快过来，靠这张桌子坐。卖饭馐的大娘，桶嘛最好撂在廊子角落里，别让太阳晒着。法师也把铜鼓①摘下来好不好。那边的武士和山僧，你们都铺上竹席了吧。

“好的，要是准备好了，首先就请年长的老陶工随便讲点什么吧。”

二

老陶工：“啊呀呀，您可太客气了，还要把我们下等人讲的一个个写成故事——以我的身分，光是这一点，就真不敢当啊。可是恭敬不如从命，那末我就不揣冒昧，讲个无聊的传说吧。请您姑且耐着性子听我讲来。

“我们还年轻的时候，奈良有个叫作藏人得业惠印的和尚，他的鼻子大得不得了，而且鼻尖一年到头红得厉害，简直象是给蜜蜂螫过似的。奈良城的人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鼻藏——原先叫他大鼻藏人得业，后来嫌太长了，不知不觉就叫成鼻藏人。过不了多久，还嫌太长，索性鼻藏鼻藏地喊开了。当时我在奈良兴福寺里亲眼见到过他一两次，怪不得要骂他鼻藏了，真是举世无双的红天狗②鼻啊。一天晚上，这个外号叫鼻藏、鼻藏人、大鼻藏人得业的惠印法师没带弟子，一个人悄悄地来到猿泽池畔，

---

① 原文作金鼓，一种空心、扁圆形的佛教乐器。僧侣布道时挂在脖子上，或系在佛堂的架子上击打。

② 天狗是日本古代想象中的一种红脸、高鼻、有翼的怪物，神通广大。

在采女柳[1]前面的堤岸上高高地竖起一块告示牌，上面大书'三月三日龙由此池升天'。其实，惠印并不知道猿泽池里是不是真住着龙。至于三月三日有龙升天，更纯粹是他信口开河。不，毋宁说是不升天倒来得更确切一些。那末他为什么要开这样一个荒唐的玩笑呢？因为奈良僧俗两界的人动不动就奚落他的鼻子，他气愤不过，打算好好捉弄捉弄他们，解解恨。于是就千方百计设了这么个骗局。您听了一定觉得好笑，但这是从前的事，当时到处都有喜欢恶作剧的人。

"话说第二天头一个发现这块告示牌的是每天早晨都来参拜兴福寺如来佛的一个老太婆。她手上挂着念珠，忙忙叨叨地拄着竹拐棍，来到了霭雾弥漫的池畔。一看，采女柳下面新立起一块告示牌。老太婆心里纳闷，想道：要说是法会的告示牌，怎么会立在这么个古怪的地方呢？可是她不识字，打算就这样走过去。恰好迎面来了一个披着袈裟的法师，她就请法师给念了念。谁听到'三月三日龙由此池升天'都会吃惊的，老太婆也吓了一大跳，把弯了的腰伸伸直，望着法师的脸发怔：'这池子里有龙吗？'据说法师反倒挺镇静地向她说起教来：'还有这样一个故事呢：从前中国有位学者，眉毛上边长了个瘤子，痒得要命。有一次，天色忽然阴上来了，雷电交加，下起瓢泼大雨。那个瘤子猛地裂开，蹿出一条黑龙，驾着云彩笔直地升天而去。连瘤子里都有龙，何况这么大的池子，说不定水底下盘着好几十条蛟龙毒蛇呢！'老太婆一向认为出家人是不会撒谎的，听了这话，她简直吓破了胆，说道：'听您这么一说，敢情那边的水的颜色看上去的确有点儿奇怪哩。'虽然三月三日还没到，老太婆却气喘吁吁

---

① 采女是日本古代后宫女官的职称，传说有个采女因失宠于天皇而在这棵柳树旁投猿泽池自尽，故名。

地念着佛，连竹拐棍都来不及拄，丢下和尚就赶紧逃跑了。要不是怕旁人瞅见，法师简直要捧腹大笑起来。倒也难怪，原来他就是那个惹起事端的外号叫鼻藏的得业惠印。他没安好心，想着昨天晚上竖起那块告示牌后，这会子该有鸟儿落网了，于是在池畔蹓跶，观看动静。老太婆走后，却又来了个妇女，大概是起个大早赶路的，让跟随的仆人背着行李。她的市女笠周围垂着面纱①，仰起脸独自看着告示。于是惠印也站在告示前面假装看，拚命忍着，当心不让自己笑出来。然后表示诧异地用那大鼻子哼了一声，慢腾腾地朝着兴福寺折回来。

"在兴福寺南大门前面，没想到碰见了住在同一栋僧房里的一个叫作惠门的法师。惠门见了他，本来就显得倔强的两道浓眉越发皱了皱，说道：'师父起得好早哇，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啦。'这话说得正中惠印的心意，他鼻子上堆满了笑，得意洋洋地说：'可不，说不定会从西边出来呢。听说三月三日龙要从猿泽池升天哩。'惠门听罢，半信半疑地狠狠地朝惠印的脸瞪了一眼，接着就嗓子眼里咯咯地冷笑着说：'师父可作了个好梦。唔，我听说，梦见龙升天可是个吉兆哩。'说罢，昂着前额扁平的头，正要擦身而过。这时大概听见了惠印自言自语般地念叨'哎呀呀，无缘的众生难以化度啊'的声音，惠门就把脚上那双麻袢儿木屐的高齿往后一扭，恶狠狠地回过头来，用讲经说法时那种口气追问道：'难道你有龙要升天的确凿证据吗？'惠印故意从容不迫地指了指晨光初照的池子，用鄙夷的口吻说：'你要是怀疑愚僧说的话，就请看看那棵采女柳前面的告示吧。'这下子连倔脾气的惠门也瘪了。他困惑地眨巴了一下眼睛，无精打采地说了声：

---

① 原文作虫の垂绢，也作虫の被。日本平安时代至室町时代的妇女外出时遮在市女笠周围的薄绢。

'哦，竖起了那么一块告示牌吗？'就溜走了，边走边歪着他那大脑袋，好象在想什么心事。鼻藏人目送着他的后影，您大概也猜得到他心里感到多么好笑。惠印只觉得红鼻子里头痒将起来，当他装腔作势地走上南大门的石阶时，忍不住笑出来了。

"'三月三日龙由此池升天'的告示牌在当天早晨就产生了影响，过了一两天，猿泽池的龙的风声在奈良城里传遍了。也有人提出'那个告示是什么人在捣鬼吧'，但恰好京城里谣传神泉苑的龙升天了，所以连提出这种看法的人心里也将信将疑，觉得说不定这样一桩奇事会发生哩。在这以后不到十天又出了一件不可思议的怪事。春日神社有个神官，他那年方九岁的独养女儿，一天晚上枕着妈妈的膝盖打盹儿，梦见一条黑龙象云彩一样从天而降，用凡人的话说：'我终于打算在三月三日升天了，但绝不找你们城里人的麻烦，尽管放心。'女儿醒来后，如此这般地讲给妈妈听了。于是，又立即在全城轰动开了，说是猿泽池的龙托了梦。好事之徒又添枝加叶，说什么龙附在东家娃子身上，作了一首和歌啦，又显灵给西家巫女，授与神谕啦，不一而足，直好象猿泽池的龙眼看就要把脑袋伸出水面似的。后来甚至有人说，他亲眼看到了龙本身。这是个每天早晨到市场上去卖鱼的老爷爷，那天黑早他来到猿泽池，只见黎明前满满的一池子水，唯独垂着采女柳、立着告示牌的堤下边那块地方，朦朦胧胧有点亮光。当时关于龙的风声流传得正热闹呢，老爷爷心想：'看来是龙神显灵啦。'他也说不上是喜还是怕，反正浑身发抖，撂下那挑河鱼，就蹑手蹑脚地走过去，扶着采女柳，定睛往池子里看。只见半明半暗的水底下，一只黑铁链般的难以形容的怪物一动不动地盘成一团。那个怪物大概给人的声音吓住了，忽地伸直了盘卷的身躯，池面上乍然出现一道水路，怪物消失得无影无踪。老爷爷看罢，吓出一身汗，随即回到他撂下挑子的那个地方。这

才发现，挑去卖的鲤鱼、鲫鱼等统共二十尾鱼，不知什么时候都消失了。有人嘲笑他说：‘大概是给水獭精骗了。’但是认为‘龙王镇守的池子里不会有水獭，准是龙王怜恤鱼的生命，把它们招到自己居住的池子里去了’的人，是意想不到地多呢。

“再来谈谈鼻藏惠印法师的事。自从‘三月三日龙由此池升天’的告示牌引起轰动以来，他耸耸大鼻子得意地暗笑着。可是哪里想到，还差四五天就到三月三日的时候，惠印那位在摄津国的樱井当尼姑的姑妈，竟大老远地跑来参观龙升天。这下可叫惠印为难啦。他连吓带哄，想方设法劝他姑妈折回樱井去，可她说：‘俺已经到了这把岁数，只要能看上一眼龙王升天，就死也瞑目啦。’她对侄子说的话充耳不闻，固执地坐在那里。事到如今，惠印也不便交代那个告示牌原是他干的把戏了。他终于让了步，只好同意照料姑妈到三月三日为止，并且还不得不答应当天陪她一道去看龙神升天。他又想到，连作了尼姑的姑妈都听说了这件事，那末大和国自不用说，这个消息连摄津国、和泉国、河内国，兴许播磨国、山城国、近江国、丹波国都传遍了吧。也就是说，他设这个骗局原只是为了捉弄一下奈良的老少，想不到竟使四面八方几万人都上了当。想到这里，惠印与其说是觉得好笑，毋宁说是害起怕来。就连一早一晚给老尼姑领路，一边去参观奈良寺院的时候，也亏心得犹如逃避典史眼目的罪犯。可有时候又听见路人说，最近那个告示牌前面供着线香和鲜花，他虽然揪着一颗心，却又高兴得就象立下了什么大功似的。

“一天天地过去，终于到了龙升天的三月三那天。惠印有约在先，别无他法，只得勉勉强强陪着老尼姑来到兴福寺南大门的石阶上，从那里，一眼就能望到猿泽池。那一天，晴空万里，连刮响门前风铃的那么一点风都没有。不用说奈良城了，大概从河内、和泉、摄津、播磨、山城、近江、丹波等国都有对这个日子盼待

已久的参观者拥来。站在石阶上一看，无论西边还是东边，都是人山人海，一眼望不到边。各色各样的乌帽象波浪一样哗哗起伏，连绵到二条大街烟笼雾绕的尽头处。其中还夹杂着蓝纱车、红纱车、栋檐车等考究的牛车①，巍然镇住周围的人浪，钉在车顶上的金银饰具，在明媚的春光照耀下闪闪发光。此外还有打着阳伞的，高高地拉起帐幕遮阳的，甚至有小题大做地在路上搭起一排看台的——下面的池子周围那副热闹景象，仿佛提前举行的加茂祭②。惠印法师做梦也没想到竖了块告示牌竟会惊动这么多人，他目瞪口呆地回头望望老尼姑，颓丧地说：'唉呀呀，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可了不得！'这一天他连用那个大鼻子哼一声的劲头也没有了，就窝窝囊囊地蜷缩在南大门的柱子脚下。

"可是作姑妈的老尼姑没法儿知道惠印的心事，她拚命伸长了脖子四下里打量着，连头巾都快滑落下来了，有一搭没一搭地跟惠印扯起什么'龙神住的池子，风景到底别致'啦，'既然来了这么多人，龙神准会出现'啦。惠印也不便老是坐在柱脚下，勉强抬起身子看了看。这里，头戴软乌帽、武士乌帽③的人们堆成了山，惠门法师也挤在里面哪，前额扁平的他，比别人都高出一头，目不转睛地盯着池子。惠印一时忘掉了心头的沮丧，只因为骗了这个家伙，暗自觉得好笑。于是招呼了声'师父'，用嘲讽的口吻问道：'师父也看龙升天来了吗？'惠门傲慢地回过头来，脸上泛着意想不到的严肃神色，连浓眉都没挑一下地回答说：'可不是嘛。我跟你一样，都等得不耐烦了。'惠印心想：我这个玩笑开得有点儿过头啦。惠印自然也就发不出高兴的声音来了，

---

① 日本平安时代以来通常乘牛车，贵族把车厢饰以金银，比赛华美。蓝纱车、红纱车是分别挂着蓝色或红色纱线帘的牛车，栋檐车是用名贵的栋木做檐的牛车。

② 加茂祭即贺茂祭，每年逢五月十五日在京都贺茂神社举行的庙会。

③ 原文作侍乌帽子，也作武家乌帽子，因比较轻便，受到武士的欢迎，故名。

他又象原先那样神色不安地隔着人海呆望猿泽池。池水好象已经温吞了，发出神秘的光，周围堤岸上栽的樱柳的倒影清晰地映在水面上，一动也不动，等多久也没有龙要升天的迹象。尤其是方圆数里观众挤得水泄不通的关系吧，今天池子比平时显得越发狭小了，让人觉得谁要说里面有龙，首先就是个弥天大谎。

“可是观众都屏息凝神，耐心地翘盼着龙升天，甚至觉察不出时间在一分钟一分钟地流逝，大门下的人海越来越辽阔了。不多时，牛车的数目也多得有些地方辐辏相接。参照前面的经过，惠印看到这副情景心里有多么沮丧，也就可想而知了。可这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不知怎的，惠印心里也开始觉得龙真会升天了——起初毋宁是觉得未尝不会升天。竖起告示牌的原来就是惠印本人，按说他是不该有这样荒唐的想法的，但是俯瞰着这片乌帽恰似波涛般地在翻滚，他就一个劲儿地觉得准会发生这样一桩大事。究竟是云集观众的心情不知不觉之间使鼻藏受到感染了呢，还是因为他竖起了告示牌，引起了这场热闹，有点儿感到内疚，不由得盼起龙升天来了呢，姑且不去管它。总之，惠印明知告示牌是自己写的，心头的沮丧却逐渐消散，也跟老尼姑一样不知疲倦地凝视着池面。可不，要不是心里有了这种念头，又怎么可能勉勉强强站在南大门下面等上大半天，翘首企盼那根本不可能升天的龙呢。

“但是，猿泽池依然象往日那样反射着春日的阳光，连个涟漪都没起。丽日当空，万里无云。观众依然密密匝匝堆在阳伞和遮阳底下，或者倚在看台的栏杆后面。他们好象连太阳的移动都忘了，从早晨到晌午，从晌午到傍晚，如饥似渴地伫候着龙王的出现。

“惠印来到那里后过了半天光景，半空中飘起一缕线香般的

云彩，一眨眼的工夫就大了，原先晴朗的天空乍然阴暗下来。就在这当儿，一阵风从猿泽池上萧萧飒飒而过，在镜子般的水面上描出无数波浪。观众虽然有思想准备，可也慌了手脚，霎时间就下起白茫茫的倾盆大雨来了。雷也猛地轰隆隆打起来，闪电象穿梭般不断地交叉飞舞。风将层云撕个三角形口子，乘势旋起池水如柱。登时，在水柱云彩之间，惠印朦朦胧胧看见一只十丈多长的黑龙，闪着金爪笔直地腾空而去。据说那只是一眨眼的工夫，随后光看见在风雨之中，环池而栽的樱树花瓣朝着黑暗的天空飞舞。至于观众怎样慌了神，东跑西窜地奔逃，在闪电下掀起不下于池子里的滚滚人浪，那就不必罗嗦了。

"后来大雨住了，云间透出青空，惠印那副神气，好似连自己的鼻子大这一点也忘了。眼睛滴溜溜地四下里打量着。难道刚才那条龙真是自己看花了眼吗？——正因为告示牌是他竖的，想到这里，只觉得龙仿佛不会升天似的。可他又千真万确地看见了，越琢磨越感到莫名其妙。于是，就把象死人一样瘫坐在旁边柱脚下的老尼姑扶了起来，不免带着几分尴尬，怯怯地问道：'您看见龙了吗？'姑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一时好似说不出话来，光是胆战心惊地频频点头。后来才颤声说道：'当然看见啦，当然看见啦！不是一只亮堂堂地闪着金爪子、浑身漆黑的龙神吗？'这么说来，并不是鼻藏人得业惠印眼睛花了才看见龙的。后来从街头巷议中了解到，原来当天在场的男女老少，几乎个个都说曾看见黑龙穿过云彩升上天去。

"事后，不知怎么一来，惠印说出了真相，告诉大伙儿其实那块告示牌是他竖起来捉弄人的。据说惠门以及各位法师对他的话没有一个予以置信。那末，他竖告示牌这个恶作剧，究竟达到了还是没有达到目的呢？即使去问外号叫鼻藏、大鼻藏人得业的惠印法师本人，恐怕他也回答不出吧。"

三

宇治大纳言隆国："这故事真妙。从前那个猿泽池里大概住过龙。什么？不知道从前住没住过？喏，从前准住过。以前普天之下人人都打心里相信水底下有龙。因此，龙自然就会在天地之间翱翔，象神一样时而显现出它那奇异的形象。别净由我罗嗦了，还是把你们的故事讲给我听吧。下一个该轮到云游僧了。

"什么，你要讲的是叫作池尾禅智内供的长鼻法师的故事吗？刚听完鼻藏的故事，一定格外有趣哩。那末，马上就讲吧。……"

(1919年4月)

文洁若译

疑　惑

算起来，事情已过去十来年了，那年春天，有人请我去讲实践伦理学，讲学的那段时间，我得在岐阜县大垣町住上一个星期左右。为了回避热情支持这项讲学的地方人士作出叫我为难的隆重款待，我预先给邀请我去讲学的某教育团体写了信，恳切地希望能够谢绝一切无谓的应酬：什么欢迎会、欢送会啦；什么宴会、游览名胜啦；以及各种各样伴随演讲而来的消磨时间的事情。这么一来，谢天谢地，当地事先就在纷纷传言，说我是个怪人。所以我到达那里后，通过该团体的会长即大垣町町长的斡旋，不仅万事悉如我那放肆的要求办了，连下榻的地方也特意避开普通的旅馆，把我安排在町内有钱人家N氏的别墅里。那是一所清静的住房。下面讲的故事，就是我在这别墅里偶然听来的一件悲惨的事情。

我住的地方属于巨鹿城关一个远离烟花巷的区域，尤其是我那八铺席的起坐间，带点儿书院气，虽说晒不到太阳是一件憾事，但纸隔扇、拉门安置得很幽雅，不管怎么说，这是一间宁静的房间。平时，我受庄园看守夫妇的照料，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时，他们就总呆在厨房里。可见这间发暗的八铺席的房间平时大体上是沉寂的，静得可以清楚地听到木莲树上的白花落在花岗岩洗手盆里的声响，因为这株木莲的旁枝正好伸在洗手盆的上空。我只是每天上午去演讲，下午和晚上便在这间屋子里过着清淡的日子。每逢这种时候，我又常常感到春寒料峭，除了一

只放参考书籍和替换衣服的旅行包外，我一无所有。

当然，下午有客来访时，我有了消忧的对象就并不感到怎么寂寞了。不过一会儿之后，当我把竹制灯台上的老式火油灯点上时，人间俗世的烟火气好象一下子全部聚集到我周围的憧憧灯影中来了，但这一点没引起我有所指望的情绪。在我身后的壁龛里，庄重地站着一只青铜花瓶，瓶内没有插花。瓶的上方挂着一幅古怪的杨柳观音画轴，裱装部分的锦缎已经蒙上一层煤烟，画上的墨色依稀还能分辨得出。我常常把眼从书上移开，转过身来仰望这幅旧画，这种时候，我总觉得空气中有一股线香的味儿，尽管可以肯定事实上根本没点什么香。房间笼罩在这种寺庙般的阒静气氛中，因此我很早就寝，但要睡着并不那么容易。夜鸟的鸣叫声从防雨板外传来惊扰我，这声音是近是远我也分辨不出，它将住房顶上的天主阁在我心坎上勾勒出来了。我看着挂轴上的画，总感到天主阁的三层白壁叠檐耸立在郁郁葱葱的松树间，无数的飞鸦撒向临空的飞檐。我不知不觉地浅浅入眠，但脑子分明意识到春寒如水似地掠过我的腹底。

有一天晚上，在预定的演讲计划即将全部结束的前夕，我象平时一样在灯前盘腿而坐，漫不经心地看着书。忽然纸隔扇静静地拉开了，静得简直让人感到有点可怕。我发觉这一情况时，心想，本来就预期庄园看守来，好托他把刚才写的明信片寄掉，于是我随意朝那边瞥了一眼。只见一个四十岁模样的男子在微微发暗的光线中端端正正地坐着。说真的，那一瞬间与其说我是惊愕，还不如说是有一种近似于迷信的恐怖感向我追来。实际上那个男子也真够得上使我感到这种程度的冲击，他沐浴在昏沉沉的灯光里，显出一种不寻常的幽灵似的姿态。不过他和我一照面，便高抬两臂毕恭毕敬地低下头向我行了个旧礼，然后用机械般呆板的语调向我致意，声音比我的想象要显得年轻，他

说："深更半夜特意来打扰，你又那么忙，实在抱歉之至，可我有点旧事想恳请先生指教，所以也顾不上冒昧，前来拜见。"

我好不容易才从一开始的冲击中恢复了常态。当这个男子说明来意的时候，我平静地察看他：前额宽大，面容憔悴，头发斑白，两目有神，举止文雅，这和他的年龄颇不相称。他没有穿饰有家徽的礼服，但一身和服相当讲究，而且手里还捏着一把折扇，它很有分寸地搁在膝盖处。忽然，我发现他左手缺少一个手指，这使我的神经猝然紧张了一下。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便不由自主地立刻把眼光从他的左手上移开。

"你有什么事吗？"我一面合上没读完的书，一面爱理不理地问道。

不言而喻，我对这种唐突的访问感到很意外，同时也有点生气。另一方面又觉得可疑：庄园看守人对于有客来访竟没传一句话进来！可是他并不因为我口气冷淡而打退堂鼓，他又朝我磕了一个头，然后依旧用朗读似的调子对我说："我还没自我介绍一下，我名叫中村玄道，每天都在聆听先生的讲课，当然，我夹杂在众人之间，先生大概不会认得，我想以此为机缘请先生今后多多给予指引。"

到这时候我才总算理解他的来意。可是夜里看书的清闲兴致遭到了破坏，我当然还是不高兴的。

"这么说来，你对我的讲课是有什么质疑的地方喽？"我问他。

这句话骨子里是一句很得体的逐客令，意思是说："有什么质疑的话，请在明天的课堂上谈吧。"可是对方脸上的表情依然如故，他的视线一直盯在和服裙裤的膝盖处。

"不，不是什么质疑。不过想就自己前途的凶恶听听先生的高见。就是说，我在二十年前遇见了一桩意想不到的事情，其

结果，我自己都不理解我自己了，完全不理解。要是能恭听到先生这样的伦理学大师的教诲，我想事情自然就泾渭分明了，所以今晚特意奉手请益，尚蒙谅察。即便乏味得很，也恳请先生将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听一遍为幸，不知先生肯赏脸否？”

我难于应答了。诚然，从专业上来说我是伦理学者，这没有错，可是要我将这些专业知识运用自如，以至能立即解决面临的实际问题，那实在惭愧，我没有生就这样聪敏伶俐的脑袋，这是没法自豪的事。他好象很快就觉察到我进退维谷了，于是抬起始终俯视着膝盖的视线，象是哀求似地一面战战兢兢窥视着我的脸色，一面用比刚才稍稍自然些的声音很殷勤地接着往下说：“哦，我当然没有强要先生非下出个论断不可的意思，我只是想说这问题一直到今天始终叫我苦恼不堪，所以我想讲给先生这样的大学问家听一听，这至少可以使我在这些日子里的苦恼多多少少有所排遣。”

被他这么一说，从道理上讲我也非得听一听这个陌生人要说的故事了。与此同时，我又感到有一种不吉利的预感和一种茫然的责任感朝我心坎上压来，使我透不过气。我一心想排除这些不安，所以特意装作很轻松的样子，一边招呼他靠得近一些，到暗淡的火油灯对面来落坐，一边说：“那末姑且让我听听你的故事吧。当然，我之所以说听听，是因为我能不能提出有价值的参考意见尚不得而知。”

“不，只要能请先生听一听，对我说来已是喜出望外的事了。”他答道。

自称是中村玄道的人用那只缺少一个指头的手拿起铺席上的扇子，开始断断续续地讲起来，他不时抬眼觑视一下，说他是在看我倒不如说他是在偷看壁龛里挂着的杨柳观音画轴，但他并没因此而中断故事，语调呆板，没有活力。

那是明治二十四年①的事。众所周知，这一年就是发生浓尾大地震②的那一年，从那以后，这个大垣町也完全变了样。当时町内有两所小学，一所是藩侯所建，一所是大垣町地方所建，一向就是这么分的。我在藩侯所建的那所K小学供职，供职于K小学的两三年前，我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县师范学校，供职后深得校长的信任，在同年资的人中间，我属于拿高薪的，每月十五圆。当然，今天看来，十五圆的月薪聊以为生都成问题，但在二十年以前，有这十五圆月薪虽不能说可以过得十分阔气，然而过起日子来还不至于束手束脚，所以同事中不论是谁，对我都相当羡慕。

天地之间，我唯一的亲族就是自己的妻子，而且我和她结婚还只有两年的时间。妻子是校长的远亲，她从小就离开了双亲，直到嫁给我之前，校长夫妇一直把她当作亲生女儿似地照料着，她的名字叫小夜。也许不应当由我来讲，她的确是个非常纯朴、容易害羞的人，但她又过分寡言，生来就这么寂寞，好比是淡淡的影子。我们夫妻俩脾气相投，即使说不上有什么令人发狂的幸福和快乐，可至少能够无忧无虑地过安稳日子。

那次大地震——我没有忘记，那天是十月二十八日，大概是上午七点钟左右吧，我在井边用牙签剔牙，妻子在厨房收拾锅里的饭。这时房子塌了，事情是在一两分钟内发生的，飓风般猛烈的地鸣刚刚袭来，房子马上摇摇欲坠，然后只看见瓦片在飞舞，说时迟那时快，我一下子被倒塌下来的屋檐压住了，拚命挣扎了好一会儿。也不知是从哪里来的大震动波，涌上来摇撼了一阵，

---

① 明治二十四年是一八九一年。

② 浓尾大地震指明治二十四年十月二十八日以岐阜、爱知两县为中心的大地震。浓尾平原至福井县一带受灾严重，死伤两万四千人。

我才总算从屋檐下的烟土中爬了出来。倒塌在眼前的是房子的屋顶，长在屋瓦间的青草竟全部被压死在地上。

当时我不知有多么惊怕，不知有多么慌张，一下子简直吓傻了，浑身象瘫了似地一屁股坐了下来，两眼朝没有屋顶的众房子看去，它们象是在海上遇到了风暴似地左右摇晃着，隐隐约约可以听到地鸣声，屋梁的倒塌声，树木的折断声，墙壁的崩塌声，大概还有数以千计的人群在狼奔豕突吧，有一种既不是声也不是音的响动在沸腾。就在这一瞬间，我看到对面倒塌的屋檐下有东西在动，便飞跑过去，我一边发着就象从恶梦中惊醒过来的那种毫无意义的喊叫声，一边尽快奔到那里，只见妻子小夜倒在屋檐下，她下半截身子被屋梁所压，痛苦得透不过气来。

我抓着妻子的手往外拽，我支着妻子的肩膀想使她站起来，可是压在她身上的屋梁纹丝不动，就连虫子能爬出来的空隙也没有让出一点来，我不知怎么办才好，一边一次又一次地对妻子喊："坚持一下！"这是喊给妻子听的吗？不，也许可以说这是在给我自己鼓劲。小夜叫着："我难过死了，"一会儿又叫喊："赶快想想办法吧。"她的声音对我不啻是一种激励，我脸色都变了，象是变成了另一个人似地拚着命想要把压在小夜身上的屋梁提起来。当时妻子的双手已经血迹斑斑，连手指都几乎分不清了，但她还是颤抖着双手摸找屋梁，此番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地留在我痛苦的记忆中。

时间是多么长多么长啊——当我忽然意识到这一点时，一股灰濛濛的黑烟拂过屋顶劈头盖脸冲着我压过来，简直透不过气。与此同时，激烈的爆裂声从黑烟那一边传来，金亮的火星稀稀落落地在空中腾跃。我发疯似地紧紧抓着妻子，再一次拚命用劲想把妻子从屋梁下拽出来。可是妻子的下半截身子照旧动也不动。我又一次置身在迎面刮来的烟雾中间，一只膝盖跪在

倒塌的屋檐上，我好象大声对妻子询问了什么话，不，肯定是问了话的，但究竟问了些什么？我一点也想不起了。然而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妻子用鲜血淋淋的手抓着我的手腕说："你……"我瞅着妻子，她的脸很吓人，脸上已经失去任何表情，光是呆呆地瞪大着双眼。这时，岂只是烟火，只见一阵带着火星的火焰热气迎面袭来，我头晕目眩，心想妻子要活活被烧死了。活活烧死？于是我握着妻子的血手又叫唤起什么来。妻子只重复回答一个字："你……"当时，我感到这一个字中包含着数不清的意义和情感。活活烧死？活活烧死？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叫唤着什么。我似乎觉得我是在叫："你就死吧！"是在叫："我也将死！"我自己也弄不清楚我是在叫什么，便顺手捡起掉落在地上的屋瓦对着妻子的脑袋一记连一记地打下去。

接下来的事只能拜托先生明察了。结果只有我一个人活了下来，全町几乎烧了个精光，倒塌的屋顶象小山一样塞住了交通，我在火和烟的追逐下从屋顶之间钻出来，总算捡得一条性命。这是幸运的事还是不幸的事呢？我实在不得而知。但我无论如何忘不了——当天晚上，学校已经烧毁，我和一两个同事一起在校外的临时陋室里做饭吃。火还在燃烧，我望着夜空中的火光，手里拿着饭团，眼泪止不住直往下流。

中村玄道一时停住了讲话，胆怯的眼光注视着铺席。我突然之间听到这样的故事，只觉得宽敞的房间里，春寒一步步追近我的胸襟，我连应答一句"哦"的精神都提不起来。

房间里只有灯油的滋滋声和写字台上挂钟的嘀哒声，其中又好象夹有轻轻的叹息声，似乎是壁龛上的杨柳观音在窸窣作响。

我胆怯地抬起眼来注视着对方，中村玄道正一声不响地坐

着。是他在叹息还是我自己在叹息呢？我还没弄清楚这一点时，中村玄道又慢慢地继续向下说，声音依然是那么低沉。

不言而喻，我对妻子的临终是悲恸的。不仅只是悲恸，当听到校长和同事们向我表示亲切劝慰时，我也会不顾一切地在众人面前流下泪来。但奇怪的是，唯有在地震中杀死了妻子这一事，我可实在难以启口。

“与其被火活活烧死，我想还是动手杀死她。”——也许不会因为我说出了这样的事就把我投进监狱吧。不，情况正该相反，世上的人们一定会为此而更同情我。也不知是什么原因，我刚想说出来，话就卡在喉咙口，舌头也僵住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当时我觉得这完全是因为自己懦弱所致。可是这又不单单是懦弱的问题，实际上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深处作祟。从我打算再婚到将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为止，我本身对这一原因也是莫名其妙的。可是当我明白其所以然时，我在精神上只能是个可怜的败将，我已经没有资格重新过普通人的生活了。

动员我再婚的人是小夜的养父——校长。我心里完全明白他是纯粹在替我着想。而当时大地震实际上已经过去一年左右了。校长在启口为我作伐之前，早就不止一次地私下刺探过我的口气。可一听校长为我作伐的对象竟是先生你现在下榻的这户N家的二女儿，我着实感到意外。当时，我除了在学校任教以外，还常常去给一个四年级学生当家庭教师，这个学生就是N家的长子，是这位二女儿的兄弟。我当然马上婉言拒绝了这门婚事。首先，教师与有钱的N家身分相差悬殊，一个家庭教师竟去和东家的姑娘结婚，这总要引起一些流言蜚语，我想，无缘无故地被人非议也实在没意思。此外，我嘴上说对这门婚事不感兴趣，其实我的骨子里另有隐衷：尽管去者日已疏，先前那种悲痛

记忆已有所减轻，但小夜被我砸死时的面容就象扫帚星的尾巴，隐隐约约地缠住了我。

可是校长在充分谅解我的情绪的基础上替我摆出了一系列的理由，耐着性子说服我。他说，象我这个年岁的人今后独身生活下去是困难重重的，他又说，何况这次是对方先提起婚事的，有当校长的亲自前来做媒人，说三道四的怪话也就站不住脚；此外，结婚之后，大大有利于了结我平时想去东京游学的夙愿。听校长这么讲，我也不能冷若冰霜地断然拒绝。当时，那位姑娘是人所公认的美女，而且说来惭愧，我对N家的财产也动了心，所以经不住校长几次三番地劝说，我渐渐开始动摇了，起初回答说："让我再考虑考虑吧。"后来竟说："过了年再说吧。"就这样到了第二年，那是明治二十六年①夏初时节，我终于作出了决定，到秋天举行结婚典礼。

婚事决定之后，我心情异常地悒郁，连我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和从前相比，我做什么事都越来越没劲头。就说是在学校里吧，我会靠着办公室里的写字台糊里糊涂不知胡思乱想些什么，常常连敲打板木的上课声都没听见，要是问我为什么事而出神，这就连我自己也没法解释清楚。我只觉得头脑中"齿轮"的运转不知在哪里"脱了牙"，而这种"脱牙"又使我感到寒心，好象在"齿牙"吻合不上的另一面盘踞着一种超越我感觉的秘密。

大约两个月以后，正是学校放暑假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外出散步，顺便去座落在本愿寺分庙②背后的一家书店转转，店堂里放着颇获当时好评的五六册风俗画报和《夜窗鬼谈》、《月耕漫话》等书籍，封面却是石印的。于是我就站在店堂里漫不经心地

① 明治二十六年是一八九三年。

② 本愿寺是佛教净土真宗派设在京都的寺庙，各地有分庙。

拿起一册风俗画报，画报的封面上画着房子倒塌、火灾发生时的情景，还印有两行大字："明治二十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发行；十月二十八日的大地震记闻。"见此情景，我的心直跳。我好象感到有人在我耳边嘟囔着："就是它，就是它。"同时嘻嘻嘻地嘲笑我。店堂里尚未点灯，我借着微弱的光线赶紧翻开封面，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家老小被塌下来的屋梁打翻在地惨死的画面；接着出现的画页是土地裂开来，吞噬了走在上面的女孩子；再向下……不胜枚举。当时，这风俗画报将两年前的大地震情景再度展开在我的眼前：长良川铁桥陷落的图片；尾张纺织公司遭到破坏的图片；第三师团兵士的尸体被挖掘出来的图片；爱知医院救护受伤者的图片……这一张张凄惨的图画使我一步深入一步地回忆起那该死的地震来。我的眼眶湿润了，身子也开始发抖，说不上是喜还是悲，一种难以捉摸的感情毫不留情地刺激着我的神经，当最后一张画在我眼前展开时，我为之惊愕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画上绘着一个女人被倒塌下来的屋梁打中了腰，悲苦万分；在屋梁横倒的对面，黑烟滚滚而来，迸裂出红亮的火星乱飞乱舞。这分明是在画我的妻子，分明是我妻子临死的情景。风俗画报差一点没从我手上掉下来，我差一点没喊出声来。而且就在这时，周围突然红光闪闪，简直和火灾时一样的烟味冲着我鼻子扑来，这尤其叫我惊吓了一番。我强行镇静放下风俗画报，提心吊胆地朝周围扫视了一圈：一个小学徒正在给店堂的吊灯点火；在夜幕已经降临的街上，被他丢掉的火柴梗还在冒烟。

从此以后我这个人比以前更加忧郁寡欢了。以往我只是感到有一种莫可名状的不安在威胁我，而从那以后，就有一种疑惑盘踞在我的头脑中，它不分昼夜地谴责我，折磨我——大地震的当时，我果真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杀死妻子的吗？说得更明了一点的话，我心里疑惑不定——难道我对妻子早就存有杀意

了？难道是大地震替我造成杀妻的机缘了？当然，对这种疑惑我不知多少次坚决否定过："不是的！不是的！"可是在书店的店堂里时我耳际曾出现过一种嘟囔声："是的！是的！"这时，那声音又带着嘲弄的口气来追问我了："那末，你为什么不能把杀妻的事情说出来呢？"每当我想到当时的事实情况，必定不寒而慄。啊，杀了妻子就是杀了嘛，我为什么要含糊其词呢？我为什么对这一可怕的历史讳莫如深，至今还竭力隐瞒呢？

这时我的头脑里又十分清晰地涌现出不愉快的记忆：当时，我的内心深处是厌恶小夜的。我知道这种事有点难以启口，但不讲出来的话人家也许有点纳闷——小夜是一个不幸者，她生理上有缺陷。（以下略去八十二行①）虽说我时隐时现有所动摇，但我一直相信自己在道德上的感情总会战胜一切的。可是当发生大地震那样的激变时，当一切社会性的束缚都消失了的时候，我在道德上的感情怎么会不与之一起产生裂隙呢？我的自私自利的心理怎么会不冒烟抬头呢？鉴于这种情形，我没法不疑惑自己本来就是为了杀妻而杀死妻子的。所以我变得越来越悒郁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不过我尚有一条遁词："即使我不当场杀死妻子，她也一定会被火烧死。这么看来，杀死妻子一事也构不成我多大的罪恶。"然而当节令从盛夏转入夏末，学校开始上课的时候，有一天，我们这些教员围着教员室里的桌子一边品茶一边闲谈。也不知怎么一来，话题落到两年前那次大地震上了。我噤若寒蝉，只是当作耳边风似地听其他人讲，他们将当时的情况一一搬了出来——本愿寺分庙的屋顶塌了下来的事；船町的堤岸崩裂的事；俵町的大道断陷的事。后来有一个教员讲了一件事：在

---

① 原文如此。

中町还是什么地方有一家名叫备后屋的酒店，酒店的老板娘被突然倒下的一根屋梁压住了，身子动弹不得，不料起火以后屋梁被烧断，老板娘总算运气捡得了一条性命。听到这里，我觉得两眼忽然发黑，好象连呼吸也停了一阵子。实际上我这时已经不省人事了。没一会儿我醒了过来，只见同事们聚集在我周围，又是喂水又是递药，他们看到我脸色不好，生怕我会连同坐椅一起倒下来，忙得个不亦乐乎。我几乎来不及向同事们致谢，可怕的疑惑占据了我整个脑袋。我想我岂不是为了杀妻而砸死妻子的吗？妻子是被屋梁压住了，但我是不是怕她万一有得救的可能而砸死她的呢？要是我不砸死她而听其自如，也许妻子会象备后屋的老板娘那样遇上机会而九死一生。可我却用屋瓦惨无人道地将妻子砸死。这种痛苦，我只有恳请先生明察了。我置身在这种悲苦之中，至少下了一个决心：哪怕回绝和N家的这桩亲事我也要让自己减轻些罪孽。

可是真的到了要付诸实践的阶段，我努力下的决心却因不够坚定而动摇起来。因为举行结婚典礼的日子越来越近，在这种时候我突然提出破约的话，当然要把大地震时杀死妻子的情况讲一讲，此外，我还必须将迄今为止藏在心中的悲苦完全披露出来。可我这个人一贯胆小怕事，一旦遇上非常事件，无论怎么激励自己也产生不了勇气去果断行动。我不止一次地责备自己太窝囊，然而只是责备而已。我任何积极的措施都不曾采取，但时间并不停留不动，残夏一过，节候新凉，洞房花烛的盛典终于来到眼前。

我这时已经成了一个悒郁的人，几乎一言不发。有的同事要我把婚期延宕一下，这已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意见了。校长再三向我提出忠告，要我请医生看看。面对这些亲切的话语和善意的关心，我当时竟连表面上敷衍一下表示去注意健康的气

力都振作不起来。与此同时我心想，事至如今去利用他们的好意，以生病为借口提出把婚期向后延宕，这未免是太没出息的姑息手段了。可是以N家的主人为代表，也有人错以为我之所以悒郁不展是长期独身生活造成的，所以始终主张早日完婚为好。十月里，终于在N家的公馆里举行了结婚典礼，结婚的日子和两年前发生大地震的日子同月不同日。由于连日来劳心过分，我憔悴不堪。当我穿上新郎的礼服被领往威严地竖有一排排金色屏风的大厅时，我觉得今天自己是多么无脸见人哪。我觉得自己简直象一个恶棍要避人耳目去干伤天害理的罪恶勾当了。不，不对！我实际上是一个隐瞒杀人罪恶的人面禽兽，企图盗取N家的姑娘和财产。我的脸颊发热了，我的胸口越来越难受，要是可能的话，我要当场把自己杀死妻子的事情一一坦白清楚——这种情绪象暴风雨一般在我头脑中激剧地盘旋起来。其时，在我座前的铺席上象梦境般地出现了白纺绸袜套；接着出现了漂亮的和服，底襟上绘有松和鹤，背景是虚无飘渺、波纹起伏的天空；然后又出现了金线织过的锦带、荷包上的银锁、白色的衣襟；当玳瑁做的梳子和簪子插在油光可鉴、显得沉甸甸的高岛田① 发髻上映入我眼帘时，令人绝望的恐惧压得我快要窒息了，我不禁双手扶地拚命地大声喊叫起来："我杀了人，我罪该万死。"……

中村玄道讲完了故事盯着我的脸注视了一番，然后嘴角上浮着不自然的微笑对我说："这以后的事情就毋须我赘言了。但我只想告诉你一件事：从那天起，我不得不被人唤作疯子来了此可怜的余生。我是不是真成了疯子？这一切只有仰仗先生来

① 高岛田是明治维新后女子举行婚礼时常梳的一种高耸的发髻。

明断了。不过，即使我是成了疯子，致使我发疯的不正是潜藏在我们人类心底里的怪物吗？只要这种怪物存在一天，那末今天嘲笑我的那些家伙明天也准会和我一样成为疯人的——哦，我是这么想的，先生你以为怎样？”

青灯在我和这位令人生惧的客人中间抖动，室内春寒料峭。我背对杨柳观音挂轴而坐，身上已经没有气力再向客人探问一下他少一根手指头的原因，我只好坐在那里默不作声。

（1919年6月）

吴树文译

魔　术

秋冬之间的一个夜晚，豪雨阵阵。一辆人力车载着我，上坡下坎地行走在大森[1]那一带的陡坡间。翻过好几个山坡，最后终于停在一所竹丛环绕的小洋房跟前。正门的门洞很狭窄，门上灰色的油漆已开始剥落。我借着车夫打起的提灯光，看到门上钉着一块陶瓷的人名牌，牌上用日本字写着：印度人马德拉穆·米斯拉。大门上就这块牌子是新的。

说起马德拉穆·米斯拉这个人，也许很多人都知道。米斯拉生在加尔各答，长年来，他一直在谋求印度的独立，是个爱国者。此外，他还在一个名叫哈桑·甘的著名的婆罗门那里学得了一手秘诀，成了一个年轻的魔术大师。恰好是一个月左右之前，通过朋友的介绍，我结识了米斯拉，并有所交往。我们对政治经济方面的问题倒是议论得很多，但他要弄魔术时，我恰恰一次也不曾遇上，还没有见识过。所以，在我事先写信给他，恳请他为我表演一下魔术之后，这天晚上就催着人力车夫兼程赶往米斯拉当时的寓所，它地处寂无人声的大森区的尽头。

我淋着雨，借着车夫那昏暗的提灯光亮，按了正门上人名标牌下的门铃。于是，没一会儿，门打开了，有人伸出头来，这是一个个子矮小的日本老太婆，她是米斯拉的老女仆。

“米斯拉先生在家吗？”

---

① 大森是东京大田区的一个地区。

"请进。先生已经等您好久了。"

老女仆和蔼可亲地一边说着，一边马上领我走向门内尽头处的米斯拉的房间。

"晚上好，下雨天还光临舍下，欢迎欢迎。"

米斯拉拧了拧放在桌上的煤油灯的灯芯，一边十分精神地向我致意。他脸色黝黑，大眼，留着一口柔软的胡子。

"哪儿的话，只要能领教您的魔术，这点雨算什么，不足挂齿。"

我在椅子上坐了下来，环视了一下整个房间。在昏暗的煤油灯光下，屋里显得很阴沉。

这是一间朴素简单的西洋式房间。正中放着一张桌子，墙边上有一只不大不小正合手的书架，窗前还搁着一张茶几。此外，就只有我们正坐着的椅子。而且，椅子和茶几都已很陈旧，连四周织着红色图案花的桌布，线纹丝缕都已绽露出来，使人觉得几乎马上就要碎裂开来似的。

我们互道寒暄之后，就有意无意地静听室外竹丛间的滴雨声。过了一会儿，还是那个老女仆，端了红茶走进来。米斯拉打开了烟盒，向我敬烟："怎么样，来一支？"

"谢谢。"

我并不客气，拿了一支，边划着了火柴点烟边说："你驱使的那个精灵，名字好象是叫晋吧，这么说，接下来我将要拜见的魔术，也是借助于这位晋的力量了？"

米斯拉自己也燃起了一支烟，微微一笑，烟从口里吐了出来，味道还颇好闻，一边说道："认为有晋这类精灵存在的想法，已经属于好几百年之前的思想了。可以说，那是阿拉伯的天方夜谈时期的事情了吧。而我从哈桑·甘那儿学得的魔术，如果你愿意要弄的话，你也能办到的呀。至多不过是发展了的催眠

术而已。你瞧，只不过将手这么一来，就行了。”

米斯拉举起手，向着我眼前比划起三角形似的形状，比划了两三次之后，他把手伸到桌子上，竟然摘起一朵那织在桌布四周的红色图案花来。我吓了一跳，不由得把椅子往前挪靠上去，仔细端详那朵花。一点不错，这花就是方才看到的织在桌布上的图案花中的一朵。米斯拉还将手中的花拿到我的鼻子前，我甚至闻到一股麝香之类的沉郁气味。我觉得太不可思议，连连发出唏嘘的感叹声。米斯拉照旧微笑着，又漫不经心地把花放落到桌布上面去了。当然，花朵一落到桌布上，就和原来一模一样，成了织在桌布上的图案，别说是摘起来，就连一片花瓣也别想随便使它动弹一下。

“怎么样，很简单吧。接下来请你看这只煤油灯。”

米斯拉这样说着，将桌上的煤油灯稍稍移动了一下位置，可随着这一移动，也不知怎么回事，煤油灯简直和陀螺一样咕噜咕噜地旋转起来。煤油灯规规矩矩地站在原处，以灯罩为转轴，开始猛烈地旋转。一开始，我心惊胆战起来，万一发生火灾什么的那可非同小可，尽管我一再提心吊胆，可米斯拉却悠悠然地呷着红茶，一点骚动的样子也没有。于是我后来也完全胆壮了，两眼一刻不离地瞅着旋转得越来越快的煤油灯。

煤油灯的灯盖在旋转时产生一股风，而黄色的火焰却竟然纹丝不动地点燃着，这确实是一种美丽壮观的情景，不可思议的奇观。而且，随着煤油灯旋转的速度越来越快，终于到达一种简直看不出旋转的完全透明的地步。这时，我忽然发现煤油灯不知什么时候已恢复原来的样子，座落在桌子上了，灯罩没有丝毫歪斜的样子。

“觉得惊奇了吗？这种玩意儿其实只是哄哄孩子的。你如果有兴趣，再给你看点什么吧。”

米斯拉回过头去，望着墙边上的书架，一会儿，他把手伸向书架的方向，象招徕什么似地动起了手指，这一次，并列在书架上的书籍一本本地动弹起来，并不费事地，很自然地飞到桌子上来。而且它们飞的方法是将书皮向两边打开着，就象夏天傍晚飞来飞去的蝙蝠那样，轻飘飘地在空中飞扬。我口里衔着雪茄，象是掉了魂似的，惊讶地看着这副情景。一本本书籍在微暗的煤油灯光亮中无拘无束地飞翔，它们秩序井然地飞向桌子并在桌子上堆出金字塔的形状，而且当这些书籍在书架上一本不留地全部飞移到桌子上后，马上又从最初飞来的那一本起，开始蠕动，并有条不紊地飞还书架原处呢。

其中最有趣的是：有一本薄薄的平装书，它也象展开了翅膀似地打开着书皮飘飘然地腾向空中，不一会儿，在桌子上空划了一个弧形之后，书页响起沙沙的翻动声，一个倒栽葱，倏地向我膝上溅落下来。怎么回事？我赶紧抓起书来一看，那是一本法国的新小说，我记得大概在一个星期之前吧，我把它借给了米斯拉。

"承蒙你把这本书借给我这么久，非常感谢。"

米斯拉依然微微笑着，亲切地向我致谢。当然，不少书其时已经从桌子上飞回书架了。我感到自己象是刚从梦里睡醒过来，一下子连谢意都没能表达，但当时我脑海里却是想起了米斯拉方才说过的话："我的这种魔术，你要是愿意，你也能掌握的。"所以我就说："唉呀，虽然我早就风闻过你的魔术本领，但你驾驭的魔术实际上竟是如此不可思议，这是我万万料想不到的。可你刚才说，象我这样的人，也不是不可能掌握这种魔术的。你不是在和我说笑话吧。"

"当然能够掌握。无论谁都能轻而易举地学会。只不过……"米斯拉欲言又止，眼光直射向我，同时用一种与平时完全不同的

认真口气说:“只不过,有欲念的人学不了。要想学得哈桑·甘的魔术,首先要做到清静无欲,你能做到这一点吗?”

“我以为我是可以做到的。”

我这样回答,可我总感到有点什么不落实,立即又补上一句:“只要你肯教给我的话。”

可是米斯拉依然显示出一种疑虑的眼神,毕竟是考虑到再三叮嘱会有失礼貌吧,他接着就从容不迫地点点头说:“那末,我来教给你。不过,说是不用费劲就可学会,但毕竟还得花一些时间来学,所以今晚就请你睡在我这儿。”

“那真是太打扰你了。”

能够获准教我学会魔术,我感到很高兴,于是一而再地向米斯拉表示谢意。但是,米斯拉对这件事似乎并不介意,他很平静地离开椅子站了起来。

“老妈子,老妈子,今天晚上客人睡在这儿,你去准备一下床铺。”

我的心情颇难平静下来,连雪茄烟的烟灰都忘了弹去,不禁目不转睛地盯着米斯拉那亲切的面容,他正面对着煤油灯,完全沐浴在灯的光亮中。

我从米斯拉那里学魔术,转眼已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了。也是在一个大雨如注的夜晚,在银座某俱乐部的一间屋子里,我和五六个朋友一起,在火炉前摆开阵势,大家都兴致勃勃地沉湎在轻松愉快的街谈巷议中。

敢情是因为这儿是东京的市中心,雨点接连不断地打在来来往往的汽车和马车的车顶上,因而弄得湿淋淋的,所以,和那个大森的情况不一样,这里听不到窗外雨点溅落在竹丛间的凄凉声。

当然，窗内的谈笑风生、活泼欢乐的气氛，也简直不是米斯拉那个一见似乎就有什么精灵跑出来的屋子所能比拟的，这里有明亮辉煌的电灯，有大型的蒙着摩洛哥羊皮的椅子，连地板都是一种镶嵌有花纹的工艺品，滑溜溜的，光可鉴人。

我们在一片雪茄烟的烟雾中，议论了一阵狩猎的事，赛马的事。然而其中有一位朋友，将还没抽完的雪茄丢进火炉，回过头来对着我说："听说你近来学会要魔术了，怎么样，今晚可以为我们大家当场表演一下吗？"

"当然可以。"

我把头靠在椅子背上，简直象个有名的魔术大师似的，大模大样地回答。

"那末，一切悉听尊便。请给我们来个不可思议的魔术看看，要社会上的戏法大师之类的人搞不来的。"

看来朋友们都表示赞同，一个个把椅子往前挪了挪，一边催促着似地瞅着我。于是，我慢吞吞地、不慌不忙地站了起来。

"你们仔细看着啊，我要的魔术，一无秘密二无机关。"

我边说着边卷起两手的衣袖，漫不经心地从火炉中捞起炽热的炭火，放在手掌心上。围坐在我周围的朋友们，大概光是看到这一点就已经吓破胆了吧，都面面相觑，同时也都有点恐惧。他们生怕被火烫伤了可不得了，一个个踌躇不前起来。

于是我愈益沉着镇定，不慌不忙地把手掌心上的炭火送到在场的全体朋友眼前，接下来，我把炭火猛烈地摔向镶花地板。炭火在地板上迸散开来。这一刹那间，它压倒了窗外的降雨声，只听得有另一种不平凡的"降雨声"猝然从地板上发出来。说时迟那时快，只见火红的炭火从我的手掌上离开的同时，变成无数绚丽夺目的金币，象雨点似地向地板上飞洒开来。

众朋友们都象是在梦里似的，茫然若失，连喝采都忘了。

"暂且先来这么点小玩意儿吧。"

我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同时不慌不忙地坐到原来的椅子上。

"这，这都是真的金币吗？"

一位目瞪口呆的朋友，总算在事情发生之后隔了大约五分钟，才好不容易开了口问我。

"货真价实的真金币。谓予不信的话，可以亲自动手察看。"

"难道真的不会被烫伤什么的吗？"

一位朋友诚惶诚恐地从地板上捡起金币观看着："一点不错，这真是响当当的金币呢，喂，茶房，请你将扫帚和畚箕拿来，把这些金币全部扫拢收集起来。"

侍者立即按照吩咐办事，把地板上的金币扫到一块儿，堆向就近的桌子上，桌子上顿时隆起一大堆金币。朋友们都围在桌子四周，同时你一言我一语地赞美起我的魔术造诣来。

"看来，总有二十万圆上下哪。"

"不，似乎还要多得多。如果是玲珑纤巧的桌子，还可能被压垮了呢。"

"不管怎么说，这可是学得了一项了不起的魔术。因为炭火的余烬会立刻变成金币呀。"

"这样，用不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就会成为能与岩崎① 啦、三井② 啦抗衡的百万富翁了。"

我照旧矜持地靠在椅子上，悠悠然地吐着雪茄烟的烟雾，说道："不行，我的这项魔术，一旦你产生欲念，那就再也不灵验

---

① 岩崎指以岩崎弥太郎(1834—1885)为第一代的三菱财阀。明治六年(1873)成立三菱商会后，和三井一起成为财界的两巨头。

② 三井指由三井一家形成的财阀，元和年间(1615—1623)起家，明治维新后，逐渐形成综合性的康采恩。

了。所以在诸位观看过之后，即使它是金币，我也要立刻把它抛进原来的火炉中去的。”

朋友们一听我这样说，不谋而合地开始表示反对。他们说：“把这么一大笔金钱还原为炭火，不是子虚乌有了吗？这岂不太罪过了？”可是，鉴于和米斯拉有约在先，所以我坚持要将金币抛进火炉中去，并固执地和朋友们争论不休。

于是，从诸朋友中间走出一位素以狡狯著称的人，他讥讽地冷笑着说：“你是主张将金币还原为炭火，我们则表示不愿意，这样争执下去，当然就没完没了。所以，我的想法是，把这金币作为你的赌本，我们来和你赌一下纸牌。按照这个办法，要是你赌赢了，你把它还原成炭火也好，变成其它什么东西也好，一切悉听尊便，你可以随意处置。然而，要是我们赌赢了的话，你得乖乖地将金币原封不动地输到我们手里。这样一来，不是大家都无可挑剔，大家都心满意足了吗？”

对这个建议我还是表示不能接受，没法贸贸然地对此表示赞同。可是这位朋友一面浮现出愈益露骨的嘲笑，一边以一种狡狯的眼神，对比似地打量着我以及桌子上的金币，说：“你不和我们赌纸牌，大概是由于你不愿让我们取得这些金币吧。这样的话，说什么你为了能耍魔术而已经抛去一切欲念什么的决心，你这个好不容易才下定的决心不也是有点靠不住了吗？”

“不，我，我决不是因为舍不得给你们拿去而要将金币还原为炭火的。”

“既然如此，那就请你入局吧。”

经过这种屡次三番的争执之后，我终于慢慢地陷于一种境地：怎么说我也得按这位朋友所说的那样，把桌子上的金币作为赌本，去和他们在纸牌上决一雌雄了。当然，朋友们都高兴极了，他们当即取来一副扑克牌，一边围着放在屋子角落上的纸牌

桌，一边快点快点地急催着我去，因为我还显得有点犹豫不决。

于是，我只得无可奈何地和诸朋友对局，懒懒散散地打了一会儿纸牌。但是，也不知怎么回事，我平时对打牌并不是特别在行，打得也不好，可只有那天晚上，我是大赢特赢。而且打上手之后，又发生一件微妙的事：开始时，我对打牌兴趣索然，但慢慢地却感到有意思起来，大约还没有十分钟的时间，不知怎地，我忘掉了一切，完全专心致志地热衷于打牌了。

朋友们原来的如意算盘，是打算一文不留地席卷我那些金币，所以特意安排了打牌，想从赌纸牌打开缺口。如今这么一来，他们都心急如火，拚命地争强斗胜起来，脸色都几几乎变了。然而，无论朋友们怎样拚死拚活也无法挽回败局。我不仅一次也没输过，而且最后，我却赢得了和这些金币的价值相差无几的金钱。于是，先前那个狡诈的朋友，简直和疯子一般，气势汹汹地一边把牌伸到我面前，一边说："来吧，你抽一张！我将我的财产全部押上了。地产、房产、马、汽车，倾家荡产一文不留地和你赌一次。与此相应，你的赌注是，那些金币，再加上迄今你赢得的全部金钱。请，你抽吧！"

一刹那间，我的欲念抬头了。这一次不走运输了的话，那末，不仅只是桌子上那些堆积如山的金币，甚至连我好不容易才赢得的金钱，最后都不得不被对局的朋友们攫去。然而，倘若我在这次较量中获胜，对方的全部财产就一下子被我囊括来了。在这种关键时刻还不借用一下魔术本领的话，我煞费苦心学来的魔术，将在何处体现它的功效呢？这么一想，我再也按捺不住了，就迫不及待地一面暗中耍了魔术，一面以一种决一死活的猛劲，说："行啊。你先抽，请！"

"九点。"

"老 K。"

我发出洋洋得意的叫声，一面将抽得的牌送到脸色发青的对方眼前。可是，很不可思议，那张纸牌上的老K简直象附上了魂魄似的，他抬起带着冠冕的脑袋，忽然从牌里探出身来，他拿着宝剑，彬彬有礼地浮露出一丝令人毛骨悚然的微笑，用一种我听来很耳熟的声音说："老婆婆，老婆婆，看来客人要回家了，可以不必准备床铺了。"刚一说完，也不知怎么搞的，窗外一下子开始发出猛烈的雨声，这又是那种溅落在大森区竹丛间的凄凉的雨声。

我突然间清醒过来，环视了一下四周，只见我自己还沐浴在昏暗的煤油灯光下，米斯拉脸上浮现着简直和那张纸牌上的老K一模一样的微笑，我俩正面对面地坐着呢。

挟在我手指间的雪茄烟上的烟灰，还停在那里不曾掉落下来，看到这情况，所谓学会了魔术一个月之后的事，一定只是一场两三分钟里做的梦了。但在这短短的两三分钟里，我自己也好，米斯拉也好，都一清二楚地明瞭，我这个人已经没有资格去学哈桑·甘的魔术秘诀了。我羞愧地低下了头，好一会儿开不了口。

"要想学会我的魔术，首先必须抛掉欲念才行。这点修行你还没有具备。"

米斯拉现出很遗憾的眼光，平心静气地这么教训了我一顿。他把胳膊支在桌布上，桌布四周织着红色图案花。

（1919年11月）

吴树文译

葱

明天就是交稿截止日期，我想在今夜把这篇小说一气呵成。不是想完成，而是非完成不可。至于说要写什么，且看下文。

在神田神保町附近的咖啡馆，有个名叫阿君的女侍。说是十五六岁，看上去却更老成一些。由于皮肤白皙，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所以尽管鼻尖有点儿翘，总算得上是个美人。她的头发是从正中间分的，插上一只勿忘草的簪子，系着白色围裙，站在自动钢琴① 前的时候，活象是从竹久梦二② 的画儿里走出来的人。——因此，这个咖啡馆的常客们似乎早就给她起了个绰号叫通俗小说。当然，她还有种种其他绰号。因为簪子上有那个花，所以叫勿忘草。由于长得象影片里出现的美国女演员，所以叫玛丽·皮克福德③。又由于她是这个咖啡馆不可缺少的，所以叫方糖，等等。

这个店里除了阿君，还有一位年龄较大的女侍。她叫阿松，容貌简直没法跟阿君相比。起码有黑面包和白面包之间的

---

① 自动钢琴是靠空气压力自动弹奏的钢琴。

② 竹久梦二（1884—1934），日本画家、诗人，自明治后期至大正年间，画了不少充满抒情诗情趣的插图。

③ 玛丽·皮克福德（1893—　），出生于加拿大，美国电影史初期声望最高的女明星，与美国著名男明星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1883—1939）结婚，曾于一九二九年一道访日，受到欢迎。

差别那么大。所以虽然在同一个咖啡馆工作，阿君和阿松的小费收入相差很大。当然，阿松对收入的差别是不服气的。其结果，这阵子就对她胡乱猜忌起来。

一个夏日的下午，阿松负责的桌边坐着一位似乎是外国语学校的学生，他叼着一支纸烟，划了火柴要点烟。可是放在旁边桌上的电扇转得很冲，火柴的火还未触到纸烟就被风吹灭了。阿君正好走过桌边，为了挡风，就在这个顾客与电扇之间站了片刻。这个学生趁机点燃了纸烟，他那被阳光晒黑的腮帮子上露出微笑，说声“谢谢”。由此可见，对方是领会了阿君这番好意的。站在柜台前的阿松却把应当由她端去的冰激凌碟子拿起来，目光锐利地看了一下阿君的脸，娇嗔道：“请你端去吧。”

这样的纠纷一星期要发生好几档子。所以阿君决不跟阿松过话。由于地区的关系，顾客当中学生特别多，她总是站在自动钢琴前默默地卖弄风情。一肚子气的阿松也在她的影响下一声不响地发起嗲来。

阿君跟阿松的关系不好，不单是由于阿松吃醋。阿松趣味低，阿君打心里瞧不起她。阿君认为，这都是因为阿松自从小学毕业后，净听浪花小调①，吃什锦果丁②，追男人的缘故。那末阿君对什么有兴趣呢？最好离开这个熙熙攘攘的咖啡馆一会儿，到附近的小巷子尽头某个女梳头师的二楼去窥视一下。因为阿君租了那个女梳头师二楼的房间，除了到咖啡馆去工作，就在那儿起居。

二楼这间六铺席的屋子，顶棚低低的，从朝西的窗子向外望，只见一片栉比鳞次的瓦顶。窗户底下，靠墙放着一张铺着印

---

① 原文作浪花节，日本江户时代末期开始流行的一种以三弦伴奏的民间说唱歌曲，类似我国鼓词。

② 原文作蜜豆，豌豆加方块洋粉、杨莓、樱桃、香蕉等的冷食。

花布的书桌。为了方便起见，权且把它叫作书桌吧，其实不过是个陈旧的矮脚饭桌。这个作书桌用的饭桌上排着半旧的洋装书。有《不如归》① 、《藤村诗集》、《松井须磨子② 的一生》、《新牵牛花日记》③ 、《卡门》④ 、《高山望幽谷》——另外只就有七八册妇女杂志。遗憾的是，我的小说集连一本也没有。书桌旁还放着清漆早已剥落的碗柜。柜上放着细颈玻璃花瓶，掉了一片花瓣的假百合花雅致地插在瓶里。可以想见，如果这只百合花的花瓣没有落的话，至今还会摆在咖啡馆的桌子上。碗柜上面的墙壁上，用按钉钉着三四幅画，看来都是杂志插图。当中是镝木清方⑤ 画的元禄⑥ 仕女图，下面是拉斐尔的圣母像的小照片。而在元禄仕女上面，北村四海⑦ 雕刻的女子像在向旁边的贝多芬频送秋波。阿君误以为这是贝多芬，其实是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⑧，真是对不起北村四海。——写到这里，阿君素日的兴趣多么富于艺术色彩就不言而喻了。再说，实际上阿君每天深夜从咖啡馆回来后必然在别名贝多芬的威尔逊肖像下阅读《不如归》，望着假百合花，沉湎于比新派悲剧的电影里月夜的场面更感伤的艺术境界里。

---

① 《不如归》是日本作家德富芦花（1868—1927）的长篇小说，发表于一八九八年。

② 松井须磨子（1886—1919），日本话剧女演员，曾参加岛村抱月（1871—1918）的艺术座剧团，与抱月相爱，抱月死后自杀。

③ 《新牵牛花日记》是日本戏剧家冈本绮堂（1872—1939）的独幕剧，作于一九一二年。

④ 《卡门》是法国作家梅里美（1803—1870）的短篇小说，发表于一八四五年。

⑤ 镝木清方（1878—1972），日本画家。

⑥ 元禄是日本江户时代东山天皇（1688—1704）的年号，是文化发达的升平时期。

⑦ 北村四海（1870—1927），日本雕刻家。

⑧ 伍德罗·威尔逊（1856—1924），美国第二十八任总统（1913—1921）。

樱花怒放的一个夜晚，阿君独自俯在桌上，在粉红色信笺上运笔急书，直到鸡鸣头遍。有一张写完的信纸掉在桌下了，可是阿君好象直到早晨去咖啡馆后还没发觉。从窗口吹进来的春风卷起那张信纸，把它刮到楼梯脚下，那里立着一对有着鹅黄色棉布罩的镜子。楼下的女梳头师知道阿君不断收到情书。她以为这张粉红色的纸也是其中的一张，出于好奇心，就特地看了看。结果出乎意料，似乎是阿君的手迹。她想，那末这是阿君给什么人的情书写的回信吧。只见上面写着："一想到你跟武男哥告别的情景，我就流泪，心都快碎了。"原来阿君几乎熬了个通宵，写了封致浪子①夫人的慰问信。

说实在的，当我写这段插话时，阿君的感伤使我不禁泛出微笑。我的微笑毫无恶意。阿君那间楼上的屋子里，除了假百合花、《藤村诗集》和拉斐尔的圣母像的照片外，还摆着自己起伙必备的厨房用具。这套厨房用具象征着东京艰难的现实生活，至今阿君不知受过多少罪。可是世态虽然炎凉，只要泪眼朦胧地望去，就展现出一片美好世界。阿君沉浸到艺术所激起的热泪中，以逃避现实生活的迫害。那里既无须每月付六圆房租，也不需付一升七毛钱的米价。卡门在轻松地敲打着响板，她用不着为电灯费操心。浪子夫人的日子也不好过，但还不至于筹不出药费来。一句话，在这艰难世界的苍茫暮色中，这眼泪能够点燃人类爱的小小灯火。啊，深夜里，东京街上的嘈杂声消失殆尽，只要想象一下阿君怎样抬起泪汪汪的眼睛，在暗淡的十烛灯光下孤独地幻想着逗子的海风和科尔多瓦②的夹竹桃——该死，岂但不怀恶意，一不留神连我都不免会感伤起来。尽管我本来是个颇为理智的人，世上的批评家们甚至说我没有

① 浪子是《不如归》中的女主角。因患肺病，被迫和丈夫武男离婚，伤心而死。

② 科尔多瓦是西班牙南部的城市。

人情味呢。

一个冬天的夜晚，阿君很晚才从咖啡馆回来，起初照例坐在桌前读《松井须磨子的一生》之类的书。还没读完一页，不知怎地忽然对那本书感到厌烦了似的，狠狠地把它摔在铺席上。随即仍然侧身坐着，胳膊肘支在桌子上，托着腮，冷漠地呆望着墙上的威尔① ——贝多芬肖像。当然，事情非同小可。阿君被那家咖啡馆解雇了吗？要不然是阿松越发厉害地欺负她了吗？要么是龋齿又痛起来了吗？不，阿君心里想的不是那样庸俗的事情。她象浪子夫人或者松井须磨子那样，因恋爱而苦恼着。至于阿君对谁倾心——幸好阿君在望着贴在墙上的贝多芬像，一时不象要动弹的样子，所以趁此机会我赶紧介绍一下这位光荣的恋爱对象吧。

阿君的对象姓田中，算得上是个默默无闻的艺术家。因为田中是个才子，既会作诗，又会拉小提琴，也擅长于画油画，兼任演员，并精于玩纸牌②，还是个弹萨摩琵琶③的能手。究竟哪一项是本职，哪一项是业余爱好，谁也鉴定不了。至于他的外表呢，脸象演员那样光滑，头发象油画颜料那样锃亮，声音象小提琴那样清婉，说话恰似诗一般得体，向女人求爱犹如抢纸牌那么敏捷，赖账则象弹萨摩琵琶那样干脆，振振有词。他戴着黑色宽檐帽，穿着似乎是廉价品的打猎服装，系一条葡萄色波希米亚式领带——这样一讲，人们就能了解个七八成了。田中君这样的

---

① 威尔是威尔逊的简称。

② 原文作歌骨牌，江户时代初期开始流行的一种纸牌。将写有下半句和歌的牌散放在铺席上，唱牌者手持写有整句和歌的牌，念到哪一首，玩牌者就抢铺席上的那一张牌。抢得最多者获胜。

③ 萨摩琵琶是室町时代末期流行于萨摩国的一种由琵琶伴唱的歌曲。曲调多悲壮。

人恐怕已成为一种类型了，只要到神田本乡①一带的酒吧或咖啡馆、青年会馆或音乐学校的音乐会（但只限于票价最便宜的座位），或者兜屋②和三会堂③的展览会去，必然会看见两三个这样的人，傲慢地睥睨俗众。所以你要是想进一步看清田中君的形象，就到上述场所去看好了。我再也不愿意写下去了。别的就不用说了，当我劳神介绍田中君的时候，阿君不知什么时候已站起来了，正在眺望拉开纸窗的窗外凛冽的月夜呢。

瓦房顶上的月光映照着插在细颈玻璃花瓶里的假百合花，以及贴在墙上的拉斐尔画的小小圣母像，还映照着阿君略微翘着的鼻子。可是阿君那双明眸对月光熟视无睹。似乎落了霜的瓦房顶，在她来说也好象根本不存在。田中君今晚从咖啡馆把阿君送到这里来了。然后甚至约定明天两个人一起愉快地消磨一个夜晚。刚好赶上阿君每月一次的假日，约定下午六点在小川町的电车站碰头，然后去芝浦观看意大利人搭棚表演的马戏。阿君还从来不曾和男人一道出去玩过。所以一想到明天将和田中君象天下的有情人那样，晚间双双去看马戏，就重新心潮起伏。对阿君来说，田中君不折不扣是掌握着启开宝窟大门的咒语的阿里巴巴④。在念那句咒语的时候，阿君面前会展现何等未知的欢乐境界呢——从方才起心不在焉地眺望月亮的阿君，激动得就象被风吹袭的海洋，或者即将开动的公共汽车的马达，她心中描绘的不是别的，正是这不可思议的未来世界的幻景。那里，玫瑰花盛开的路上，撒满了镶着养殖珍珠的戒指啦，

---

① 神田是日本大学、明治大学所在地，原为东京三十五区之一，今属于东京都千代田区；本乡是东京大学所在地，和神田同为旧书店林立之地。

② 兜屋是座落在东京银座八丁目的画廊。

③ 三会堂是座落在东京赤坂的画廊。

④ 阿里巴巴是《一千零一夜》的故事《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中的主人公。

假翡翠做的腰带饰扣[1]什么的。从三越[2]的旗子上，象滴下的蜜汁似的开始传来夜莺婉转的歌声。橄榄花的芬芳之中，大理石砌造的宫殿里，现在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先生和森律子[3]的舞蹈渐入佳境。……

但是，我要为阿君的名誉补充几句话。这当儿，阿君描摹的幻景里，象威胁一切幸福似的时而掠过一片可怕的乌云。诚然，阿君无疑是在跟田中君恋爱着。而且由于阿君容易受艺术感染，只觉得这位田中君头顶上有光圈。他是朗斯洛特爵士[4]式的人，既会作诗，又会拉小提琴，也擅长于画油画，兼任演员，并精于玩纸牌。还是个弹萨摩琵琶的能手。阿君凭着处女的敏锐感觉，对这位朗斯洛特的颇为可疑的本来面目往往有所察觉。这时，一片不安的乌云就掠过阿君的脑际。但遗憾的是这片乌云转瞬即逝。阿君不管怎样老成，毕竟才十六七岁，而且是个很容易受艺术感染的少女。除非是担心衣服被雨淋湿，或是对莱茵河落日的明信片发出感叹声的时候而外，轻易不会注意乌云，这也并不奇怪。何况现在是玫瑰花盛开的路上，撒满了镶着养殖珍珠的戒指啦，假翡翠做的腰带饰扣什么的——这些前面已经写过了，请读者回头再读一下吧。

阿君象沙瓦讷[5]画的圣日妮维埃芙[6]一样，久久伫立在那

① 原文作带留，日本妇女和服腰带上装饰用的带扣。

② 三越是东京银座的一座百货大楼。

③ 森律子（1890—1961），日本女话剧演员。

④ 朗斯洛特爵士是英国作家斯摩莱特（1721—1771）的小说《朗斯洛特·葛里沃斯爵士》中的主人公，被称作十八世纪的堂吉诃德。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曾主演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

⑤ 沙瓦讷（1824—1898），法国画家。

⑥ 圣日妮维埃芙（422—512）原是个牧羊女，由于从匈奴人手下拯救了巴黎市民，被尊崇为巴黎的守护者。沙瓦讷于一八七四年所作她在月夜眺望瓦房顶的壁画，保存在巴黎伟人祠内。

儿，眺望着月光下的瓦房顶，旋即打了个喷嚏，随手把纸窗砰地拉上，又回到桌边侧身坐下来。从那时起到次日下午六点之间，阿君都干什么来着，遗憾的是，详细情况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说我这个作者也不知道呢？说实在的，因为我必须在今夜里把这篇小说写完。

次日下午六点，阿君穿着紫蓝色假丝绸和服外衣，披上米黄色披肩，比平时要显得心神不定地走向暮色苍茫的小川町的电车站。她一到那里，就看见田中君已经在红电灯①下伫候。他照例齐眉戴着黑色宽檐帽，挟着镍银柄细手杖，粗条纹短大衣的领子翻了起来。他那白皙的脸比平时更白净，微微散发着香水气味，看样子今晚是格外精心打扮过的。

“让您等候了吧？”阿君望望田中君的脸，气喘吁吁地说。

“哪儿的话。”田中毫不在意地回答说，以略含微笑的眼神茫然注视着阿君的脸。然后身子突然一颤，补充道：“走一走吧。”

话音未落，田中君已沿着弧光灯照耀下的行人熙熙攘攘的大街，朝着须田町方向走去。马戏团是在芝蒲演出的。走着去的话，也得朝着神田桥方向走。阿君仍伫立不动，手按着被卷起灰尘的风吹动着的披肩，纳闷地问道：“是那面吗？”

田中君没有回头，轻轻回答了声：“对。”继续朝着须田町方向走去。

阿君只好赶紧追上田中君，沿着林荫路，在枝叶飘舞的柳树底下并肩匆匆走去。于是田中君眼里又泛着茫然的微笑，窥视着阿君的侧脸说：“阿君，真不巧，听说芝蒲的马戏昨晚就结束

---

① 红电灯是悬在电车站的红柱子上作标志用的。

了。所以今晚到我知道的一家饭馆一起吃饭怎么样?”

阿君感到田中君的手轻轻地握住了自己的手，她以希望和恐怖交加而发颤的声音悄悄地说:“好吧，我怎么都行。”同时，阿君的眼睛又象读《不如归》时那样，热泪盈眶。透过感动的泪水望去，小川町、淡路町和须田町的大街显得多么美丽，是不问自明的。乐队在为年终大甩卖奏乐，令人眼花缭乱的仁丹广告灯，庆祝圣诞节的杉树枝叶上的装饰，蛛网般交叉悬挂的万国国旗，橱窗中的圣诞老人，货摊上摆的明信画片和日历——在阿君眼里，这一切东西都在歌唱恋爱的极大欢乐，觉得灿烂的景象一直绵延到世界的尽头。唯独今天晚上，连天上的星光也不寒冷。阵阵刮来的带尘埃的风，忽而把大衣下摆翻卷过来，忽而又象大地回春一般变得暖洋洋的。幸福，幸福，幸福……

过了一会儿，阿君忽然意识到两个人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拐过横街，走在一条狭窄的街上了。那条街的右侧有一家小小的蔬菜店。明亮的汽灯下，店里堆放着白萝卜、胡萝卜、白菜、葱、小蔓菁、慈姑、牛蒡、山芋、油菜、土当归、藕、芋头、苹果、橘子等。走过那蔬菜店前面的时候，阿君的视线偶然落到了立在葱堆中的价目牌上。牌子是把木片夹在竹竿上做成的，上面用浓浓的墨笔写着几个蹩脚的字:“一把四分钱”。如今一切物价飞涨，一把四分钱的葱是极难得的。十分便宜的牌价刚一映入眼帘，潜在于阿君那颗幸福的心——它迄今陶醉于恋爱和艺术当中——深处的现实生活，此时此刻突然被唤醒了。间不容发指的就是这个。玫瑰和戒指，夜莺与三越的旗子等，转瞬之间成了过眼浮云。而房租、米钱、电灯费、煤炭费、鱼钱、酱油钱、报纸费、化妆费、电车费——以及其他一切生活费用，随着过去的痛苦经验，恰如灯蛾向火光飞集一样，从四面八方扑向阿君的小小心坎。阿君情不自禁地在那家蔬菜店前止住了步子。她撇下目瞪口呆的田中

君，走到明亮的汽灯照耀下的蔬菜堆当中。而且终于伸出纤细的手指，朝着插有“一把四分钱”的牌子的葱堆指了指，以唱《流浪》① 之歌般的声调说：“给我拿两把。”

刮着带灰尘的风的街上，头戴黑色宽檐帽、粗条纹短大衣领子翻了起来的田中君，挟着镍银柄细手杖，孤零零地悄然站着。从方才起，这条街尽头的一座装着格子门的房子浮现在田中君的脑际。那是一座粗糙的二层楼房，房檐下挂着一盏门灯，灯上写着“松屋”的字号名。脱鞋处的石板② 是湿的。可是伫立在这样的街上，说也奇怪，只觉得那小巧整齐的二层楼房逐渐淡漠了，而插着“一把四分钱”的牌子的葱堆慢慢地浮现了。这时遐想突然破灭，一阵风卷着灰尘刮过去，现实生活般辛辣刺眼的葱味真正扑进田中的鼻子里来。

“让您等候啦。”

可怜的田中君露出颇为难堪的眼神，就象看另一个人似的打量着阿君的脸。阿君的头发是从正中漂漂亮亮分开的，插着勿忘草型的簪子，鼻尖有点儿翘。她用下巴颏轻轻按住米黄色披肩，一只手提着两把共八分钱的葱，站在那儿。她那清亮的眼睛里含着喜悦的微笑。

我终于好歹写完了。天快亮了。外面传来寒嗖嗖的鸡叫声。虽然煞费苦心写完了这篇东西，不知怎的，心情有些悒闷。阿君当晚安然无恙地回到了那女梳头师家的二楼。只要继续干咖啡馆女侍这一行，以后就难免还会跟田中君一起出去玩。一想到那时的事——不，到时候再说吧。我现在怎么担心也不

---

① 《流浪》是一九一八年左右流行的一首歌，诗人北原白秋（1885—1942）作词，中山晋平（1887—1952）作曲。

② 日本式房屋，门口有一块石板，把鞋脱在上面再进屋。

起作用。就这样搁笔吧。再见，阿君。那末今晚你也象那天晚上一样，从这里匆匆走出去，勇敢地——任凭批评家笔伐一番吧。

（1917年12月11日）

文学朴译

舞　会

一

那是明治十九年十一月三日① 的夜晚，时年十七岁的名门小姐明子和她的秃头父亲一起，走上这天晚上举办舞会的鹿鸣馆② 的阶梯。在通明的瓦斯灯光照耀着的宽阔的阶梯两侧，近似人工制作的大朵的菊花，排成了三层篱笆。最里层的是浅红色，中间一层是深黄色，最前边的白花瓣儿象缨子一样散散乱乱。从菊花篱笆尽头的阶梯上边的舞厅那儿，欢乐的管弦乐就象难以抑制的幸福的叹息似的，不停地传过来。

明子老早就受过法语的教育，也学过跳舞。然而，参加正式舞会，这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所以在马车里，她只是心不在焉地回答着父亲唠唠叨叨的谈话。此时此刻这姑娘的心里，正有一种可以形容为愉快而又不安的忐忑情绪在滋长着。在马车到达鹿鸣馆之前，她不知几次抬起焦躁不安的眼睛，凝视着窗外流逝过去的东京街道的暗淡灯光。

但是，进鹿鸣馆不久，她就碰到了一件使她忘掉这种不安的事。他们上了一半楼梯，便赶上了走在他们前面的中国高官。

① 明治十九年（1886）十一月三日的天长节（即明治天皇的诞辰），外务大臣井上伯爵夫妇主办一次舞会，招待皇族、大臣、各国使节等。

② 鹿鸣馆是一八八三年为了供日本政府高官、贵族、豪商与驻日外国使节、外商等等交往而在东京建立的大楼，形成了上层社会模仿西欧风俗的中心。

这时高官一边让开肥胖的身子，让两个人先过去，一边把吃惊的眼神投向明子。崭新的蔷薇色的舞会服装，质地极好的垂向脖颈的浅蓝色发带，加上在浓发上戴着一朵喷香的玫瑰花——实际上今天晚上明子的样儿，的确会使那个拖着长辫子的中国高官惊讶，因为她充分地体现了开化的日本少女的美。那时恰好有一个穿着燕尾服的年轻的日本人匆忙走下楼梯，当他和父女俩迎面走过去时，好象条件反射似地回过头来，吃惊地看着明子的背影。同时好象想起什么似地把手伸向白色的领带，接着穿过菊花丛急匆匆向大门那儿走去。

两人走上楼，在二楼舞厅门口，今晚舞会的主人——留着花白胡须的伯爵，胸前佩戴着几枚勋章，和穿着路易十五世式样的服装①的上了年纪的伯爵夫人一起，落落大方地迎接客人。明子发现当伯爵看到她时，在深通世故的脸上，一刹那间掠过了无限惊叹的神色。人缘很好的明子的父亲，脸上浮着微笑，向伯爵和伯爵夫人简单地介绍了自己的女儿。这个姑娘体验到一种害羞和得意交织在一起的滋味。但是，这当儿她却从显贵的伯爵夫人的脸上，觉察出多少有点鄙俗的气质。

舞厅各处的菊花喷芳吐艳。而在各处等待舞伴的妇女们的飘带、鲜花和象牙扇子，在清爽的香水气味中，象没有声音的波浪似的晃动着。明子很快就和父亲分了手，凑到华丽的妇女群中去了。她们都是穿着天蓝色的或玫瑰色的舞会晚服的芳龄相近的少女。她们迎着她，就象鸟儿般喊喊喳喳，一致赞扬今晚她的姿色多么美丽。

但是，她刚一凑到这些伙伴们当中去，就有一位不相识的法国海军军官不知从什么地方缓步走了过来。他两臂垂直，恭恭

---

① 法国路易十五世（1710—1771）时流行的一种服装，细长腰身，裙子蓬起。

敬敬地按日本礼节行礼。明子觉得微微的红潮涌上她的面颊。而这个行礼意味着什么，不用说也是很清楚的。于是她向站在旁边的穿浅蓝色舞会晚服的小姐转过脸去，托她把自己手里的扇子保管好。这时意外的是，这位法国海军军官脸上浮着微笑，用音调生硬的日本语，吐字清晰地对她说："请一起跳舞好吗？"

不久，明子就和这位法国海军军官跳起了华尔滋舞《蓝色多瑙河》①。伴舞的这位军官双颊晒得黝黑、五官端正、口蓄浓须。她的个子太矮，连把戴着长手套的纤手搭在对方的军服左肩上都有困难。但是，很会跳舞的海军军官巧妙地带着她，轻松地在人群中移动着舞步。同时在她耳边不时地用善于交际的法语小声说着恭维的话。

她一面对他的温存语言报以含羞的微笑，一面不时地把目光投向他们跳舞的舞厅四周。印着皇室纹徽的紫绉绸的帷幕和张牙舞爪的苍龙弯曲着身子的中国国旗②下，花瓶中的菊花在拥来转去的人群中间，有的闪着轻松的银白色，有的浮现着浓重的金黄色。而这个拥来转去的人群，好象香槟酒喷涌似的，在华丽的德国管弦乐旋律的煽动下，眼花缭乱地摇摆着，没有片刻的休止。明子碰到正在跳舞的一位朋友，相互在匆忙中愉快地点点头。然而，在那一刻，又有另一位跳舞的朋友，好象一只很大的飞蛾发狂般地突然出现在眼前。

可是明子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伴舞的法国海军军官正在注意着她的一举一动。那时这个对日本毫无了解的外国人说，他对她的快乐的跳舞是多么感到兴趣。这样一位漂亮的小姐是不

---

① 《蓝色多瑙河》是奥地利作曲家约翰·斯特劳斯(1804—1849)所作圆舞曲。

② 中国国旗指中国清代的青龙旗。

是也象偶人① 似地住在纸和竹子的房子里？并且是不是拿着细细的筷子，从描花青瓷小饭碗里，夹着米粒吃？——他的这些疑问，多次同和蔼可亲的微笑一起从眼神里流露出来。明子觉得这些话很可笑，但也感到洋洋自得。因此在舞伴的视线不时投向脚下的时刻，她的小巧的红色舞鞋更轻松地在光滑的地板上滑动起来。

但是，不久伴舞的军官就注意到，象小猫一样的小姐显出了疲劳的样子，他看着她的面孔关怀地说："还继续跳吗？"

"Non, merci!"② 明子虽然气喘吁吁，却断然这么回答说。

这位法国海军军官又继续跳华尔滋舞，从容不迫地引着她，在前后左右晃动着飘带和鲜花的妇女中间曲折穿过，朝着墙壁旁陈列着的菊花那边跳着。跳完最后一圈后，他精心周到地请她坐在这里的椅子上，自己重新挺起胸脯，和刚才一样毕恭毕敬地按日本礼貌敬礼。

后来他们又跳了波尔加舞和玛兹尤卡舞，之后明子和这位法国海军军官挽着胳膊，穿过白、黄、浅红三色菊花组成的三层花墙，来到楼下宽广的房间。

在这里，燕尾服和白皙的裸肩川流不息，摆满银的和玻璃餐具的几张桌子，有的肉食和松蕈堆积如山，有的夹心面包和冰淇淋象高塔似地耸起，又有的石榴和无花果筑成三角塔。尤其是菊花丛中露出的屋子一角的墙壁上有着美丽的、金黄色的窗棂，精巧的人工的葡萄蔓绿油油地缠绕着。在葡萄叶子中间，象蜂巢似的葡萄串，果实累累，闪着紫色垂悬着。明子在金黄色的窗棂前边，碰到了秃头的父亲，他正和年纪相仿的绅士站在一起，

① 原文作人形，用布、丝绸、木材或泥土制作的一种可供观赏的日本玩偶。

② 法语："不，谢谢！"

衔着雪茄烟。父亲看到明子时，满意地点了点头，随后转向同伴，又开始吸雪茄烟。

法国海军军官和明子走到一张餐桌前，一起拿起冰激凌的小匙。这中间她注意到，对方不时地在看着她的手、头发和垂到脖颈的发带，这对她来说当然不是什么不愉快的事。但是有那么一刹那，却也闪现过女人的那种怀疑的念头。这时有两个身着黑天鹅绒衣服、胸前戴着红茶花的好象德国人的年轻女性打旁边走过去，她为了略略表示这种怀疑，便采用了一种感叹的语气说："欧洲女性真漂亮呀！"

海军军官听了这话，非常认真地摇着头："日本女性也很漂亮。特别是您……"

"不对吧！"

"不，这不是恭维话。您这样完全可以参加巴黎的舞会。在舞会上大家将会惊叹不止。因为你很象瓦当① 绘画里的小姐。"

明子不知道瓦当。因此海军军官这句话所唤起的美丽的过去的幻影——昏暗森林中的喷泉和正在凋谢的玫瑰的幻影，在一瞬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然而，敏锐过人的她，在用小匙搅动冰淇淋的过程中，并没有忘记扯起方才的那个话头。

"我也很想参加巴黎的舞会。"

"不，巴黎的舞会和这里的完全一样。"

海军军官一边这样回答，一边环视着围绕他们两人的餐桌的人群和菊花，忽然一丝讽刺的微笑在他的眼神里跳动，他不觉停下了搅动冰淇淋的小匙。

"不仅巴黎，到处的舞会都是一样。"他半自言自语地附加说。

---

① 瓦当（1684—1721），法国画家，善于画宫廷典雅艳丽的风俗画和历史画。

一小时之后，明子和法国海军军官还象刚才那样挽着胳膊，和许许多多的日本人和外国人一起，伫立在舞厅外边满天星斗的凉台上。

隔着一片栏干的凉台对面，遮满宽广庭园的针叶林，寂静地交叉着桠杈，在那枝头露出红圆灯笼的点点灯光。而冰冷的空气的下层，从庭园地面飘上来的藓苔的气味和落叶的气味，微微带有凄凉的秋天的气息。然而身后的舞厅，那些装饰着飘带和鲜花的人群，仍然在印着十六瓣菊花的紫绉绸的帷幕下，无休无止地跳着。还有声调很高的管弦乐的旋风，在人海上，照旧挥动着毫不留情的鞭子。

当然在这个凉台上，人们不休不止的热闹的谈话和笑声也在搅动着夜晚的空气。而当昏暗的针叶林上空飞起美丽的焰火的时候，人们一同喊出了轰闹般的声音。站在那儿的明子和身边的亲密的小姐们，先是进行着轻松愉快的闲谈。可是，过一会儿注意到，那个法国海军军官挽着明子的手臂，正在默然地注视着庭园上的星空。她意识到这不是别的，是在怀念故乡。这时明子从下仰头悄悄看着他的脸，半撒娇地说："您在怀念故乡吧？"

海军军官转过头来，仍旧用那微微含笑的眼睛沉静地看着明子，并且象孩子似地摇着脑袋，代替了"不"的回答。

"那末你在想什么呢？"

"你猜猜看。"

那时聚集在凉台上的人们又发起了一阵旋风般的嘈杂的声音。明子和海军军官停止了他们的谈话，向压在庭园的针叶林上面的夜空望着。那时恰好红色的、蓝色的焰火，正交叉着飞向夜空，随后在空中消失了。明子不知为什么觉得这焰花的美好象是在引起悲伤的心情。

过了一会儿，法国海军军官温存地低头看着明子的脸，用指

教的语气说："我在想焰火的事——象我们的生命那样的焰火。"

二

大正七年①的秋天，当年那位明子在赴镰仓别墅的途中，偶然和曾有一面之识的某青年小说家同乘一趟火车。青年小说家把一束要赠给镰仓的朋友的菊花放在行李架上。于是当年的明子——今天的H老夫人，说每当看到菊花便使她想起往事。她详细地给他讲了鹿鸣馆舞会的回忆。青年小说家因为听了当事人自己亲自讲的这段回忆，自然是感到极大的兴趣。

在这个谈话结束的时候，青年无意地问老夫人："夫人知道这位法国海军军官的名字吗？"

这时H老夫人出乎意外地回答说："当然知道。他的名字叫儒理安·维奥②。"

"那就是洛蒂！是那个创作《菊子夫人》的皮埃尔·洛蒂！"

青年感到愉快的兴奋。但是H老夫人以纳闷的眼神看着青年的脸，喃喃地反覆说："不，不是洛蒂呀，是儒理安·维奥！"

(1919年12月)

吕元明译

---

① 大正七年是一九一八年。

② 儒理安 维奥（1850—1923），法国小说家皮埃尔·洛蒂的本名，曾任法国海军军官，到过亚洲、非洲等地。曾根据在日本长崎的见闻，写过小说《菊子夫人》，以远东异国情调引起西欧社会广泛的反响。洛蒂还著有小说《冰岛渔夫》、游记《秋天的日本》，芥川这篇小说就是根据后者的《江户舞会》一节而写的。

秋

一

信子在女子大学念书的时候，就有才女之称。对于她迟早会作为一名作家而登上文坛这一点，几乎没有人持怀疑态度。而且，其中还有人到处宣扬，说信子在求学期间已经写出了三百多页的自传体小说等等。可是从学校一毕业，鉴于母亲是守着寡扶养了现今还在女中求学的妹妹照子和她自己，信子的面前确实也摆着一些复杂的情况，她不能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在信子还没有开始文笔生涯之前，她就不得不象通常的世俗习惯那样，必须先解决婚姻大事。

信子有一个表兄，名叫俊吉。当时，俊吉虽是在大学文科读书的学生，但他似乎立志将来要置身于作家行列。很早以前，信子就和这位大学生的表兄来往密切。互相之间有了文学这一共同的语言之后，他俩好象越来越亲密无间了。不过，俊吉和信子不一样，他对风靡一时的托尔斯泰主义等等，不表示丝毫的敬意。而且，他的谈吐中总是堆砌着法国味的讽刺和警句。俊吉的这种好嘲笑的态度，经常惹信子生气，信子是遇事一丝不苟的人。不过，信子虽然发火，却不能不感到，在俊吉的奚落和警句中，孕育着某种不可蔑视的东西。

因此，信子在求学时期，就不乏和俊吉一起去展览会和音乐会之类的事。当然，每逢这种时候，妹妹照子大都在旁作陪。他

们三人在来去的路上，无拘无束地一边笑一边谈论着什么。但时常会发生光把妹妹照子一个人搁置在谈话圈外的事。照子倒是东张张西望望，象个孩子似地欣赏起橱窗里的太阳伞和丝绸披巾来，她并没有因为被忽视而感到特别不满的样子。可是信子一注意到这种现象，就一定立即打住话头，转换话题，好让妹妹又能象原先那样加入到谈话中来。不过，首先忘记照子的人，又总是信子自己。也许俊吉是对一切都漫不经心吧，他依旧一边妙语连珠地闲谈，一边迈着大步在令人眼花缭乱的行人中间行走着。

关于信子和表兄的关系，不用说，无论谁都已充分预想得出：他们用不了多久将会结婚。同学们对于信子的未来，各自抱着羡慕和妒忌。特别是不认识俊吉的人（只能说是滑稽），她们的情绪就表现得更加激烈。信子一方面否定他们的推测，另一方面又故意将此洞若观火的事透露一下。因此，同学们尚未毕业之前，她们的头脑里已经自然而然十分清晰地烙上了信子和俊吉在一起的影子，宛如一张新郎新娘的照片。

然而，从学校一毕业，和同学们的预料相反，信子突然和一个高等商业学校毕业的青年结婚了，他最近要到大阪的某商业公司做事。而且，行过婚礼两三天之后，信子就和新郎一起，首途商业公司的所在地大阪。据当时去市中心火车站送行的人说，信子和平时没什么两样，她一边露着爽朗的微笑，一边还时不时想方设法劝慰一下总是挂着眼泪的妹妹照子。

同学们都感到不可思议。她们的心中交织着微妙的欢喜的感情和意义跟以前迥然不同的妒忌感。有的人是信赖信子的，便把这一切归咎于信子的母亲，认为是母亲的意思造成的。也有人对信子抱着怀疑，扬言这是信子变心了。不过，就连这些人自己也不是不清楚，她们的解释，归根结蒂只不过是想当然而

已。信子为什么不和俊吉结婚？她们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只要一遇到机会，就一定将此疑问作为话题来谈论。可是两个月一过，她们就将信子完全忘却了，当然，信子原来写了长篇小说的传言也销声匿迹了。

这期间，信子在大阪的郊外建立了一个幸福的新家庭。他们的家座落在松树林里，在附近一带来说，这也是最为幽静的地方。松油的清香和温暖的阳光，——丈夫不在家时，信子总是一个人在这租来的新建的二层楼房里，领略那充溢着活力的沉默。午后，在寂寞气氛中，信子常常莫名其妙地感到心情悒郁，这时，她一定打开针线箱的抽屉，把折叠起来藏在抽屉底部的粉红色信笺展开，读起来。信笺上用蘸水钢笔密密麻麻地写着：

……当我一想到今天是我和姐姐在一起的最后一天了，就连写这封信的时候，也止不住净淌眼泪。姐姐，请你千万千万原谅我，照子面对姐姐非同小可的牺牲割爱，简直不知道说什么话才好。

姐姐为了我，定下了如今这项终身大事。即使你说不是这么回事，但我心里是十分清楚的。有一次，我们一起去帝国剧场看戏，那天晚上，姐姐问我喜不喜欢俊哥。接着又说，要是喜欢，你就跟他，作姐姐的一定竭力助你一臂之力。当时，姐姐也许已经读过我那封要交给俊哥的信了吧。那封信不见了的时候，我对姐姐真真是抱恨万分哪。（请原谅，光这件事，我就真不知该怎么道歉才好。）所以那天晚上，在我听来，姐姐亲切的话语简直是带了刺的嘲讽。我生气了，连个象样的回答都没好好给。当然，这件事你也许没忘却吧。可是两三天之后，姐姐的亲事就匆匆忙忙地定了。当时，为了这件事，我真想以一死来向姐姐请罪。姐姐也是喜欢俊哥的。（你不要隐瞒，我是再清楚不过了。）要不是为了照顾我，姐姐一定和俊哥结合在一起了。可姐姐却屡次三番地对我说：自己没有考虑过俊哥云云。最后匆匆了结了这桩违心的婚事。我尊敬的姐姐，今天我抱了一只鸡来，

我要鸡向即将赴大阪的姐姐陈词致意，你注意到了吗？我是想让自己喂的鸡也来和我一同向姐姐表示歉意，并请姐姐原谅呀。这么一来，连什么都蒙在鼓里的母亲都哭起来了呢。

姐姐，明天你已经在大阪了吧。可我恳求你，无论何时都不要撇下你的照子不管呀。照子每天早晨一边喂鸡，一边就缅怀起姐姐而偷偷流泪呢。……

每当信子念起这封带有少女风度的信，就必然会热泪盈眶。特别是一想起在自己要上火车从市中心车站出发的当儿，照子暗地里将这封信塞给自己的神态，信子感到有一种难言的感动。然而，果真如妹妹所想象的那样，信子的结婚是一种纯粹的牺牲吗？流过眼泪后，这个疑问经常使信子的心里蔓延着一股悒郁的情绪。为了排除这种沉闷忧郁，信子一直沉浸在快意的感伤中间。她眺望着撒遍室外松树林的阳光，看着阳光在昏黄的暮色中渐渐改变着颜色。

二

结婚之后的三个月，象所有的新婚夫妻一样，他俩也过得很幸福。

丈夫是个寡言的人，性格总有点象女性。他每天从公司下班回家，晚饭后的那几个小时就一定和信子在一起。信子一边打着毛线活一边还讲讲近来轰动一时的小说和剧本。谈论中，有时还交织进信子的基督教情趣的人生观，那是女子大学熏陶的结果。丈夫晚饭时喝点酒，便红起双颊，把正在看的晚报放在膝上，很稀奇似地洗耳恭听，但他从不插一句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之类的话。

他俩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到大阪或近郊的游览区去消遣。每

次乘上火车、电车，信子对那些不问什么场合总是肆无忌惮吃喝的关西人感到很是讨厌。所以丈夫那温文尔雅的风度就显出他是个有教养的上等人，信子为此而感到欣喜。事实上，穿着讲究的丈夫一混在这些人中，从帽子、西装到黄皮靴，都好象散发出一种香皂般的清新气味。特别是夏天休假期间到舞子①去的时候，丈夫的同事们恰巧也来到那里的茶馆，和这些同事一比，信子没法不感到丈夫是鹤立鸡群了。可是，丈夫对那些低劣的同事们却似乎抱着意料之外的亲切感呢。

不久，信子想起长时间被束之高阁的创作了。于是，每当丈夫不在家的时候，信子便用上一两个小时，这么零敲碎打地伏案写作了。丈夫一知道此事，就说："真是要当个女作家了呢。"典雅的嘴角上挂着一丝讪笑。可是信子即便坐在写字桌面前，却出乎意料之外地写不下去。她两手托腮在发呆。信子时常发现自己不由自主地被暑天松树林里的蝉鸣声所吸引。

在残暑将要过去，节令正要进入初秋的时候，有一天，丈夫要上公司去，西服的领子沾了汗渍已经脏了，他想换一条。可是不巧得很，领子一条不剩全部交给洗衣铺去洗了。丈夫平时爱干净，所以显出了不高兴的样子。于是他一面结西装裤的背带，一面一反常态说起了挖苦话："光知道写小说，真没办法。"信子默默无言，眼睛朝下掸了掸上衣的灰尘。

两三天之后的一个晚上，由于晚报上登载了有关粮食的事，丈夫说起每个月的开销能不能再稍稍节约一点？他甚至说出这样的话来："你总不至于永远是个女学生吧。"信子一面爱理不理地答着腔，一面在给丈夫的领带刺绣。于是丈夫出乎意外地固执，说："自己绣这样的领带，不是买一条反而来得便宜吗？"仍旧

---

① 舞子是兵库县的海滨胜地。

是拖泥带水的腔调。信子更加不知说什么好了。最后，丈夫也一脸扫兴的样子，没趣地只顾埋头读起贸易方面的杂志书刊来。但是，卧室里的电灯熄了之后，信子背朝着丈夫喃喃耳语似地说："小说什么的，我不写了。"对此，丈夫还是一声不吭。过了一会儿，信子以比先前更轻微的声音复述了这句话，接着就哭出声来了。丈夫申斥了她一两句。信子的啜泣声依然断不了。不过，不知不觉间，信子紧紧地依偎在丈夫身旁了。……

第二天，他俩又和好如初，依旧是很和睦的夫妻。

然而，后来有一次过了午夜零点，丈夫依然不从公司回家。好容易总算回来了，却是满嘴的酒臭，醉得连雨衣都自己脱不了。信子锁着双眉，动作利落地给丈夫换了衣服。即使到这种地步，丈夫还在用欠灵活的舌头说着奚落人的话："今天晚上我没回家，所以小说的进展很大吧。"这样的话，已经好多次从他那女人似的喉咙里发出来。信子那天晚上一上床，眼泪就止不住簌簌向下掉，她想，照子要是看到这种情况，不知会陪我怎么流泪了呢。照子啊照子，我唯一感到可依赖的，只有你一个人了。——信子一次又一次地在心里这么呼唤妹妹，一边却被丈夫发着酒臭的深呼吸所折磨，他已经熟睡。可信子光是辗转反侧，几乎一夜没合眼。

不过，到了第二天，他俩又很自然地亲密无间了。

这种情况反复发生过好几次，而秋天也就渐渐进入了尾声。信子不知不觉地便和写字桌疏远了，她很少动笔写东西。现在，丈夫也不象从前那样来听她的文学评论，他已经不希罕了。每天晚上，他俩隔着长火盆，在一些琐碎的家庭开支的事情上消磨时间。而且，看来这种话题，至少是饭饱酒足之后的丈夫最感兴趣的了。尽管如此，信子还得时常怪可怜地看丈夫的脸色行事。可是丈夫却什么也感觉不到，他一边咬着不久前从嘴边长

出来的胡子，一边若有所思地说着这一类的话："要能有个孩子的话……"情绪比平时快活得多。

这以后，信子经常在每个月发行的杂志上看到表兄的名字。信子结婚后，仿佛忘却了似地和俊吉断了信件往来。俊吉的情况——从大学文科毕业的事也罢，开始办起同人杂志的事也罢，信子只是从妹妹的信里才获悉的。而且，信子也提不起兴趣再去多知道一些有关俊吉的事。可是一看到他的小说在杂志上发表，她的怀念之情就和从前一样了。信子翻着杂志，不止一次地独自微笑起来。俊吉在小说中也不忘使用冷笑和诙谐这两件武器，就象宫本武藏[①]使用自己的武器一样。可是，也许是信子神经过敏，她总觉得在表兄那轻松的揶揄后面，潜伏着某种凄凉寂寞的自暴自弃的调子，这是表兄从前所没有的。与此同时，这种想法又使信子不能不产生一种内疚的心情。

滋生了这种情况以后，信子对丈夫更加温柔体贴了。天寒夜长，丈夫隔着长火盆瞅着妻子，信子爽朗的脸上，总是莞尔含笑，面容比从前更显得年轻，她是经常整容打扮的。信子一边摊开针线活，一边谈些他俩在东京举行婚礼时的旧话。她连细节都记得很清楚，这使丈夫既感到意外，又感到喜悦。"你对那种事竟然记得这么清楚啊。"——丈夫开玩笑地说。这时，信子准是闷声不响，只是一味报以媚眼。不过，为什么如此忘怀不了呢？信子自己也一而再地在心里嘀咕过，真是不可思议。

过了没多久，母亲给信子来了信，信上说，妹妹照子已经定婚。还补充说，俊吉为了迎娶照子，在东京职员阶层集中的高岗地区的郊外某处设了新居。信子立刻给母亲和妹妹写了一封长长的祝贺信。"无奈我这里没有人，虽有违我的心愿，但婚礼怕是

① 宫本武藏（1584—1645），日本江户时代初期的剑客。

不能出席了……”——信子写到这些话时(尽管她自己也不明白是什么缘故),总是难以往下落笔。于是她必定抬眼远眺窗外的松树林子。松树在初冬的天空下面,翻腾着黑魆魆的苍黛色。

那天晚上,照子结婚的事就成了信子和丈夫的话题。丈夫脸上浮现出他惯有的淡淡的笑容,听着信子摹拟妹妹的口气说话,他觉得颇有趣。可信子总感到自己有一种情绪:她好象要把照子的事说给自己听。“嗳,还不睡吗?”——两三个小时之后,丈夫抚着柔软的胡须,懒洋洋地从长火盆前走开了。信子一时还决定不了该送妹妹什么礼物以志祝贺才好,她用火钳在炭灰上划起字来,突然,她抬起头来说:“不过,一想到自己也有一个妹夫了,我就感到奇怪得很。”“那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因为你有一个妹妹嘛。”——尽管丈夫这么说,但信子没答腔,眼睛里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

照子和俊吉是在十二月中旬举行婚礼的。这天,从接近中午时分开始,白雪霏霏。信子独自吃完了午饭,过了好久,午饭的鱼腥味还留在口腔里总是散不去。“东京大概也在下雪了吧。”——信子脑子里转着这个念头,身子一直就着饭厅里的长火盆,光线已经暗淡不清了。雪越来越大,可是信子嘴里的腥味还很顽固,消失不了。……

三

第二年的秋天,信子和出差的丈夫一起来到久别的东京。不过,丈夫必须在短短的期限内解决许多应办的事,所以他除了到信子的母亲那儿匆匆露一下面之外,几乎找不到一天有机会带信子外出。因此,信子去拜访妹妹、妹夫在郊外的新居时,也是独自一人从那象是新开辟的街市的电车终点站,坐上晃荡晃

荡的人力车摇到的。

新居靠近葱地附近的一排房子，可左近周围都是出租房屋似的新建筑物，屋檐栉比鳞次，狭窄局促，带檐的院门，扇骨木的篱笆，晾在竹竿上的衣服，——哪一所房子都是如此，完全雷同。这种平凡的住房，多多少少让信子感到有点失望。

可是当信子叫门的时候，意外得很，应声而出的竟然是表兄。俊吉一看到信子这位稀客，和从前一样，马上快活地叫了声："啊。"信子看到，不知什么时候起，他已不留平头了。"久违了。""来吧，请进。不巧得很，就我一个人在家。""照子呢？不在家？""有点事要她出去办一下。女仆也出去了。"——奇怪得很，信子竟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与此同时，她脱下了附有漂亮夹里的大衣，并悄悄地放在门厅的一个角落里。

俊吉请信子进了一间八铺席的屋子，让她坐了下来，这里是书房兼客厅。房间里无处不堆积着书，杂乱无章，特别是在一只紫檀木做的小茶几周围，报纸、杂志和稿纸散乱不堪，简直无法收拾，茶几放在正对午后西晒太阳的纸拉窗旁。房间里，唯一可以说明这里住有年轻女主人的东西，是挂在壁龛墙上的一张崭新的筝。信子稀奇地望着周围这些东西，两眼转过来扫过去看了好一会儿。

"你要来的事，虽然已经从信里知道了，可没想到今天就来啦。"——俊吉点上一支香烟，毕竟露出了萦思的眼神。"你还好吗？大阪的生活怎么样？""倒是俊哥的情况怎么样啊？幸福吗？"——信子在三言两语的谈吐中，也意识到从前那种亲切依恋之情现在又复苏了。她觉得，两年多来，连信也不曾好好通过一封的令人发窘的记忆，并不象想象的那样叫人忧心和烦恼。

他们俩就着一盆火，一边烤着手，一边谈论起各种事情来。俊吉的小说啦，两个人都认识的旧交的轶闻啦，东京和大阪的比

较啦，无论怎么不停地谈，话题还是多得无穷无尽。不过，两人象是商量好似地，怎么也不去接触生活过得如何的问题。这就更使信子强烈地感到是在和表兄谈话。

不过，沉默不时来到两人之间。每逢这种情况，信子便含着微笑，瞅着火盆里的炭灰，抱着朦朦胧胧总在等待什么似的心情。然而，也不知是故意还是偶然，俊吉总是立即找到话题，破坏了信子的等待情绪。信子终于忍不住窥视了一下表兄的面容。而俊吉正在漫不经心地抽着香烟，看不出他有什么特别要借以掩饰的不自然的表情。

一会儿，照子回来了。她一见姐姐，高兴得差点儿互相拉起手来。信子嘴上浮着笑容，但不知不觉已热泪盈眶。两个人暂时连俊吉也忘了，互相询问起对方去年以来的生活情况。尤其是照子，面色红润，生气勃勃，她甚至没有忘记告诉姐姐至今家里还喂养着鸡呢。俊吉衔着香烟，十分满意似地看着她们两人，依然是笑嘻嘻的样子。

这时，女仆也回来了。俊吉从女仆手中接过好几张明信片，立刻坐到边上的写字桌前，一个劲儿地挥动起笔杆来。对于女仆也不在家这件事，照子显出了意外似的神色。“那末，姐姐来的时候，谁也不在家吗?”“嗯，只有俊哥在。”——信子作此回答时，感到自己在强作镇静。而俊吉只是自顾自地朝向一边说:“感谢主人吧，这茶还是我来泡的哪。”照子和姐姐打了个照面，有点恶作剧似地噗哧一笑，对丈夫却象是故意似地，一句话也不答腔。

过了一会儿，信子和妹妹、妹夫一起，围着桌子吃晚饭。通过照子的说明，知道端上桌来的鸡蛋都是家中的鸡生的。俊吉一边向信子敬葡萄酒，一边唠叨着什么社会主义式的道理:“人的生活是建立在掠夺上的。小的方面从这只鸡蛋来看……”可是，在

三个人当中，最爱吃鸡蛋的，却是俊吉自己。照子说："这可真滑稽好笑，"并发出了孩子般的笑声。这饭桌上的气氛，不禁使信子连想起，黄昏降临时分，远处松树中的那间寂寥的客厅。

饭后，端上来的水果已经胡乱吃光，但要谈的话还是多得没完没了。俊吉带着微微的醉意，盘腿坐在长夜的电灯下，一边大肆搬弄他特有的诡辩口才。俊吉的谈笑风生，使信子再一次回到了青春时代，她浮现出温暖的眼神，说道："我也有心写本小说，不知成不成。"表兄抛出了古尔蒙① 的名言代以作答："因为缪斯② 们是女人，所以只有男人能够随心所欲地驾驭她们。"信子和照子却结成联盟，不承认古尔蒙的权威。"那末，不是女人就成不了音乐家喽？阿波罗③ 不是男人吗？"——照子甚至一本正经地反驳了。

闲聊之间，已经夜阑人静。信子终于得在此过一宿了。

睡觉前，俊吉打开一扇挡雨板，穿着睡衣下到院子里。只听他叫道："出来看呀，多美好的月亮啊。"却并没指名招呼谁。信子在门口放鞋的地方趿上院子里穿的木屐，一个人跟在表兄后面进入院子，由于没穿袜套，信子感到脚上有一丝夜露的寒意。

院子角落里种着一株瘦弱的扁柏，扁柏的树梢上挂着明月。表兄正站在树下，眺望着银灰色的夜空。"草生得很盛呢。"——信子似乎很害怕这院子的荒芜，战战兢兢地向表兄那儿靠拢过去。然而，俊吉依然眼望夜空，只是喃喃地说："今儿个是十三晚上吧。"

继续沉默了一会儿之后，俊吉轻轻地转过脸来对信子说：

---

① 古尔蒙(1858—1925)，法国作家和文艺批评家。

② 缪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九位文艺和科学女神的合称，都是主神宙斯和记忆女神的女儿。

③ 阿波罗是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系主神宙斯的儿子，权力很大。

"你不去鸡棚那儿看看吗?"信子默默地点了点头。鸡棚正好在院子的另一个角落里,和扁柏遥遥相对。两个人肩并着肩,慢慢地踱向鸡棚。可是,围席内只有朦朦胧胧的月光和物影,一股鸡的气味钻进人的鼻翼。俊吉探视了一下鸡棚,几乎是自言自语地对信子耳语道:"正睡着呢。""这是被人夺取了蛋的鸡啊。"——信子伫立在乱草间,禁不住如此感触起来。……

两个人从院子里回到屋里,这时,照子正坐在丈夫的写字桌前,出神地瞅着电灯发呆。她看着一只绿色的浮尘子在灯罩上爬行。

四

第二天早晨,俊吉穿上唯一的一件漂亮的西装,吃过东西后,就急匆匆地要外出,他走到门厅,说着什么一定要去为一个故友逝世一周年扫墓。"你一定得呆在这里,我中午之前肯定赶回来。"——俊吉一边披上大衣,一边这样叮嘱信子。而信子只是默默地报以微笑,娇嫩的手里还拿着俊吉的礼帽。

照子将丈夫送出门之后,招呼姐姐坐到长火盆跟前,恭敬地请她进茶。她向姐姐谈说着隔壁女主人的事;采访记者的事;还有曾和俊吉一起去观看某外国歌剧团演出的事;——除此之外,她似乎还有着各种各样应该是很愉快的话题。可是信子的情绪却很消沉,她忽然注意到,自己总是心不在焉,只是在敷衍了事地应酬着妹妹的话。最后,照子终于注意到了这种情况。照子便关心地看着信子的面容,询问道:"你怎么了?"可是信子自己也说不清楚到底是怎么了。

挂钟打了十下,这时,信子抬起慵倦的双眼说:"俊哥好象一时还回不来呢。"照子随着姐姐的话,仰头望了一下时钟,然后以

一种意想不到的冷淡，只回答了一声："还……"信子觉得，照子的吐词中，蕴藉着一颗新娘子的心，这是对丈夫的爱情感到心满意足的心。这么一想，信子的情绪便禁不住越发趋于悒郁不欢了。

"照妹很幸福哪。"——信子低下头，下颚埋进领子里，开玩笑似地说。但她无论如何没法掩饰由衷地产生的认真羡慕的情绪。但照子依然天真无邪，生气勃勃地一面微笑着一面斜睨着姐姐说："你啊，可小心着。"接着又立即撒娇似地加上了一句："姐姐，你自己不也是很幸福嘛。"这话给了信子当头一棒。

信子稍稍抬了抬眼眶，反问道："你是那么想吗？"话才说出口，又感到后悔了。一刹那间，照子露出奇怪的神色，眼光和姐姐交叉到一起了。照子的脸上，也泛出难以掩饰的后悔神色。信子勉强笑了笑，说："能使妹妹这么认为，我也该是幸福的了。"

沉默笼罩在姐妹俩之间。挂钟在滴答滴答响着，她们两人坐在钟下，有意无意地听着长火盆上的铁壶里开水沸腾的声响。

"那末，姐夫不温柔吗？"——过了一会儿，照子惶恐地小声询问。这话音里，分明孕含着怜悯的余音。可是，信子其时只想不顾一切地拒绝别人的怜悯，她拿起报纸放在膝上，两眼望着报纸，故意什么都不回答。报纸上登载的内容和大阪的一样，也是关于米价的事。

过一会儿，静静的客厅里响起了低声哭泣的声音。信子从报纸上抬起眼来，看见妹妹照子以袖遮脸坐在长火盆的那一边。"用不着哭呀。"——信子虽然这么劝慰妹妹，但照子还是不易止住哭泣。信子产生了一种残忍的喜悦心情，一面默默无言地注视着妹妹颤抖的双肩，望了好一会儿。然后，信子把脸凑向照子，仿佛是怕女仆听见不好似地，低声对妹妹说："你要是不愉快，那可是我的过错了。我觉得，只要照子幸福，就是上上大吉

的好事。真的，只要俊哥爱照妹的话……”说着说着，信子被自己的言语所感动，声音也逐渐感伤起来了。于是，照子突然撂下袖子，抬起头来，脸上还泪痕阑干，湿漉漉的。出乎意料之外的是，照子的眼里既没有悲切，也没有愤恨。只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妒忌在她的双眸中蒸蒸欲燃。“那末，姐姐，——昨天夜里姐姐为什么……”照子还没把话讲完，就又将脸埋在袖子里，忽然发起一阵激烈的啼哭声来。……

两三个小时之后，信子坐在带篷人力车上，摇摇晃晃地兼程往电车终点站赶去。在她眼前展现的外部世界，只有面前这个镶着赛璐珞的方型窗子，那是割去遮盖篷开出来的。郊外偏僻地区才有的那种房子和变黄了的杂树树梢在缓慢而不间断地从窗口向后流去。只有那飘浮着轻云、带着寒意的秋空始终一动不动地留在窗框里。

信子的心情是平静的。而支配这平静的，不外乎是认命了的寂寞。照子啼哭了一阵子，姐妹俩一点不费事地又和好如初了，和解伴着新流出的眼泪重新来到姐妹俩心中。不过，事实毕竟是事实，事到如今，它已经没法离开信子的心灵了。信子不等表兄归来而腾身上车时，她感到自己和妹妹的关系永远变成陌生人的关系了，不容分说，这种心情使信子的胸中结起一层寒冰。……

忽然，信子抬起眼来，此时，赛璐珞的窗中显出了表兄的形影，他拄着手杖，从满是尘埃的市街上走过来。信子的心动摇了。是停车呢，还是就这样失之交臂呢？信子压抑着心跳和激动，她有好一会儿只是在车篷下徒然地犹豫再犹豫。而俊吉和她之间的距离，眼看越来越靠近了。俊吉沐浴在微弱的阳光下，慢慢地在净是水洼子的路上走着。

信子眼看就要脱口而出地叫道：“俊哥。”事实上，信子所熟

悉的俊哥的身影，其时正出现在信子的车子近旁。但信子又踌躇不决了。就在这当儿，什么也不知道的俊吉终于和带篷人力车交臂而过。混沌的天空，稀疏的房屋，高树上发黄的树梢，——只留下偏僻的郊区市街，路上行人依然很少。

“秋天……”

信子在带着轻轻寒意的车篷底下，浑身都感到寂寞凄凉，她不禁深有感触地想到这秋天了。

（1920年3月）

吴树文译

女　性

雌蜘蛛沐浴着盛夏的阳光，在红月季花下凝神想着什么。

这时空中响起振翅的声音，突然一只蜜蜂好象摔下来似地落到月季花上。蜘蛛猛地举目望去。寂静的白昼的空气里，蜜蜂振翅的余音，仍然在微微地颤动着。

雌蜘蛛不知什么时候蹑手蹑脚地从月季花下边爬出来。蜜蜂这时身上沾着花粉，向藏在花芯里的蜜把嘴插了进去。

残酷的沉闷的几秒钟过去了。

在红月季花瓣上，几乎陶醉在花蜜里的蜜蜂后边，慢慢露出了雌蜘蛛的身子。就在这一刹那蜘蛛猛地跳到蜜蜂头上。蜜蜂一边拚命地振响着翅膀，一边狠狠地去螫敌人。花粉由于蜜蜂的扑打，在阳光中纷纷飞舞。但是，蜘蛛死死咬住不松口。

斗争是短暂的。

不久蜜蜂的翅膀不灵了，接着脚也麻痹起来，长长的嘴最后痉挛着向天空刺了两三次，这就是悲剧的结束。是和人的死并无不同的残酷的悲剧的结束。——一瞬间之后，蜜蜂在红月季花下，伸着嘴倒下去了。翅膀上，脚上，沾满了喷香的花粉……

雌蜘蛛的身子一动也不动，开始静静地吮吸蜜蜂的血。

不知羞耻的太阳光，透过月季花，在重新恢复起来的白昼的寂静中，照着这个在屠杀和掠夺中取胜的蜘蛛的身子。灰色缎子似的肚子，黑琉璃一般的眼睛，以及好象害了麻风病的、丑恶的硬梆梆的节足——蜘蛛几乎是“恶”的化身一般，使人毛骨悚然

地爬在死蜂身上。

这种极其残酷的悲剧，以后不知发生过多少次。然而，红月季花在喘不过气来的阳光和灼热中，每天仍在斗艳盛开。……

过了不久蜘蛛在一个大白天，忽然象想起什么似地钻到月季的叶和花朵之间的空隙，爬上一个枝头。枝头上的花苞，被地面酷热的空气烤得将要枯萎，花瓣一边在酷热中抽缩着，一边喷放着微弱的香味儿。雌蜘蛛爬到这里之后，就在花苞和花枝之间不断往还。这时洁白的、富有光泽的无数蛛丝，缠住半枯萎的花蕾，渐渐又缠向枝头。

不一会工夫，这里出现一个好象绢丝结成的圆锥体的蛛囊，白得耀眼，在反射着盛夏的阳光。

蜘蛛做完了巢，就在这华丽的巢里产下无数的卵。接着又在囊口织了个厚厚的丝垫儿，自己坐在上面，然后又张起类似顶棚的象纱一样的幕。幕完全象个圆屋顶，只是留一个窗子，从白昼的天空把凶猛的灰色的蜘蛛遮盖起来。但是，蜘蛛——产后身体瘦弱的蜘蛛，躺在洁白的大厅中间，月季花也好，太阳也好，蜜蜂的翅音也好，好象全忘记了，只是专心致志地在沉思着。

几周过去了。

这时蜘蛛囊巢里，在无数蛛卵中沉睡着的新生命苏醒了。对这件事最先注意到的，是在那白色大厅中间断食静卧的、现在已经老了的母蜘蛛。蜘蛛感觉到丝垫下面不知不觉在蠢动着的新生命，于是慢慢移动着软弱无力的脚，咬开把母与子隔离开的囊巢顶端。无数的小蜘蛛不断地从这儿跑到大厅里来。或者不如说，是丝垫变成了百十个微粒子在活动着。

小蜘蛛马上钻过圆屋顶的窗子，一哄涌上通风透光的红月季的花枝。它们的一部分拥挤在忍着酷暑的月季的叶子上。还有一部分好奇地爬进喷着蜜香的层层花瓣的月季花里去。另有

一部分已经纵横交错于晴空之中的月季花枝与花枝之间，开始张起肉眼看不清的细丝。如果它们能叫的话，在这白昼的红月季花上，一定会象挂在枝头的小提琴在风中歌唱那样，鸣叫轰响。

然而，在这圆屋顶的窗子前边，瘦得象个影子似的母蜘蛛，寂寞地独自蹲在那儿。不只这样，而且过了好久，连脚也不动一动了。那洁白大厅的寂寥，那枯萎的月季花苞的味儿——生了无数小蜘蛛的母蜘蛛，就在这既是产房又是墓地的纱幕般的顶棚之下，尽到了作母亲的天职，怀着无限的喜悦，在不知不觉之间死去了。——这就是那个生于酷暑的大自然之中，咬死蜜蜂，几乎是“恶”的化身的女性。

(1920年4月)

吕元明译

弃　儿

“在浅草① 的永住町，有一座名叫信行寺的庙宇——说是庙宇，却并不大。也许只是因为寺庙里供奉有日朗② 上人木像的缘故吧，与之相应，寺庙也就成了有来历的伽蓝了。明治二十二年③ 秋天，有人将一个男婴舍弃在这座寺庙门前。在孩子身上找不到写有姓名的附条，当然，孩子的出生日期就更不得而知了。——孩子被舍弃时，身上裹着件旧的黄地褐纹绸的婴儿服，头下枕着一只断了趾袢儿的女式草屐。

“其时，信行寺的住持和尚是一位名叫田村日铮的老人，那天，他正在念早经。这时，一个门房跑了进来，他也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据说就是这个门房把发现弃儿的事情对和尚说了。和尚在佛像前，面佛而坐，他几乎没有动，也没回望一下门房，就若无其事地回答说：‘是吗？那末可以抱到这里来。’当门房诚惶诚恐地将男婴抱来时，和尚立即亲自接取，一边还轻松愉快地逗哄起孩子来：‘哦，这可是个逗人喜爱的孩子。别哭，别哭。从今天起，我来哺养你吧。’——后来，那个伺候和尚的门房在卖檀香枝和线香时，得暇便将这一段情况告诉那些前来参拜佛庙的信徒。也许你早已知道，日铮和尚这个人，原来是深川④ 的泥瓦匠，他十九

① 浅草是东京台东区的地名。
② 日朗(1243—1320)，日本镰仓时代的和尚。日莲宗开山鼻祖门下的六老僧之一。
③ 明治二十二年是一八八九年。
④ 深川是东京台东区的地名。

岁的时候，从手脚架上跌下来，一度失去了知觉。之后，他的慧心一下子就有所领悟了，他就是这样一个倜傥豪爽的怪人。

“自那以后，和尚给弃儿起了个名字——勇之助，并象亲生孩子一般哺育起勇之助来。可是，明治维新之后，寺庙里一个女人也没有了，所以哺育一个婴儿并不容易。从看管一直到伺候孩子吃牛奶，都由和尚利用读经的余暇，亲自动手给予照料。据说，勇之助有一次患了感冒之类的病，事不凑巧，那天渔行的大施主西辰家正好有法事，日铮和尚便将发高烧的孩子裹在法衣里，抱在胸前，一只手数着水晶的佛珠，与平时一样，若无其事地念完了经。

“然而，和尚为人豪侠而且容易动感情，他的肚里总有一件心事未了，要是有机缘，他希望让弃儿和其生身父母团圆。每当他登台说教——即使现在前去观看，你也可以看到，信行寺的门柱上挂着一块陈旧的牌子，牌子上写着‘每月十六日说教’的字样。——和尚经常引用中国和日本的一些故事，恳切规戒大家：不忘记父母和子女的情份恩爱，这就是报答我佛的大恩大德了。可是，说教的日子一次又一次地轮转到来，但从没有谁前来承认自己是弃儿的父母。——哦，不，在勇之助三岁的那年，发生过一起，也只有这么一起寻找弃儿的事。有一个常擦香粉因而脸部已失去自然色泽的女人，她自称是弃儿的母亲前来寻子。可是，她大概是企图把弃儿作为本钱来干什么坏事吧，仔细一盘问，无处不生疑窦，脾气暴躁的日铮和尚当即把她骂了个狗血喷头，并把这个女人撵了出去，就差没饱以老拳。

“于是到了明治二十七年的冬天，正是日清战争的谣传在人间飞短流长，一时甚嚣尘上的时候。有一天，也是在那个登台说教日的十六日，和尚刚回到方丈室，有一位教养有素的妇人，三

十四五岁的样子，她闲静稳重地跟了进来。方丈室里生着火炉炉上架有锅子．勇之助正在炉边剥蜜桔。——一见勇之助的身影，说时迟那时快，妇人就地一下子在和尚面前跪下，两手扶席，一边压抑着颤抖的声音，一边断然说道：'我是这孩子的母亲。'这可叫日铮和尚瞠目结舌了。他楞了好一会儿，连应酬话都忘了说。但妇人对此并不介意，她两眼直盯着铺席，口里似乎在背诵着什么——可以看出心情已经非常激动了——对和尚迄今为止的养育之恩．她恭恭敬敬地念念有词，郑重其事地道出了自己的感激之情。

"就这样过了一阵之后，和尚举起红骨的折扇拦住了妇人的道谢，好似催促她先说一说舍弃这孩子的原因。于是，妇人开始讲起下面这段经历。她的眼睛依然落在铺席上。——

"现在算来，正好是五年之前的事了。妇人的丈夫在浅草田原町开有一爿米店，因为涉足股票投机，逐渐倾家荡产，于是他们决定夤夜出逃，到横滨去落脚。但是，这么一来，刚生下不久的男孩就碍手碍脚了。事不凑巧，妇人又偏偏一点乳汁都没有，所以在将离开东京的那天晚上，夫妇俩终于哭哭啼啼地将婴儿舍弃在信行寺的门前了。

"然后，夫妇俩凭着仅有的一点线索，火车也没有乘，出奔横滨。男人在一家运输行干活，妇人在一家丝绸铺当女仆，夫妇俩拚死拚活地干了两年左右，又过了一段时间，夫妇俩也许是交上好运了吧，在第三年夏天，运输行的老板看中了男人干活认真，便让他在当时刚刚开拓的本牧边的街中心开了一所小的分店。至于妇人，那就毋庸赘言，她马上辞去了女仆的差使，和丈夫一起经营起这个分店来。

"分店的生意相当兴隆。又过了一年，这次夫妇俩又添了个长得很结实的男孩子，可是对那个悲惨的弃儿，夫妇俩至今记忆

犹新，不用说，那件事一定蟠踞在夫妇俩的心坎上。据说，每逢妇人把自己少得可怜的乳汁往婴儿口中喂时，她的脑海里便特别清楚地浮现出离开东京时的那个夜晚。不过，现在夫妇俩的情况是：店里生意兴隆，孩子一天大似一天，银行里也多多少少有了些存款。——相隔这么多年，夫妇俩总算又能过上幸福的家庭生活了。

"然而，这种好运没能持续多久。正当他们在庆幸欢乐的生活总算到来的时候，男人在明治二十七年春天，一下子得了伤寒症，卧床不满一个星期，就一撒手死去了。如若仅此不幸，妇人也许尚能自己认命就是，可男人的百日祭祀还没到，好不容易才生得的孩子忽然染上了痢疾，旋即一命呜呼。这真叫妇人呼天抢地，怎么也想不开了。当时她就不分白天黑夜，象发了疯一般没完没了地啼哭。哦，不，岂止只是当时，自那以后，大约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妇人简直是失魂落魄地将日子一天天地捱了过来。

"当悲痛略有好转的时候，首先涌上妇人心头的事，便是去和舍弃的长子会面。'如果那弃儿还健在人间，那末纵然有千辛万苦，我也得设法把孩子认领回自己身边来哺养。'——这么一想，妇人大概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于是她立即乘上火车，奔赴怀念已久的东京。一到东京，她马不停蹄地赶到依恋思慕的信行寺门前，时间刚巧是十六日的上午，依照成例，这天恰好是寺里的说教日子。

"妇人想立即到方丈室去向谁探听一下弃儿的音息，但说教未完，当然没法与和尚相见，所以妇人尽管焦急万分，也只得混在济济一堂的众善男信女中间，心不在焉地听日铮和尚说教。——说是听说教，实际上，妇人只不过是在等候说教完毕而已。

"且说和尚那天又在引用莲华夫人同五百个孩子不期而遇

的故事，他亲切地告诉人们，父母和子女的恩情是诚可珍贵的。莲华夫人产了五百只蛋，这些蛋随着流逝的河川，为邻国的国王所孵育，从蛋里钻出来的五百个大力士并不认识自己的生身母亲。有一天，他们前来攻打莲华夫人所在的城市，莲华夫人闻此消息，遂登上城楼，'我是你们这五百个人的生身母亲，谓予不信，请看此证。'她说着，便露出了乳房，同时用自己美丽的手指挤给他们看。只见乳汁象五百条喷泉，从城楼上的莲华夫人胸前直奔五百个大力士的口中，一个也不漏。——妇人并不想听和尚说教，但这个天竺寓言在妇人心中泛起了波动，使她异常感动。正因为如此，说教一完毕，妇人饱含着眼泪，沿着走廊急匆匆地从大厅直奔方丈室。

"日铮和尚听完了妇人的详细自述，便招呼炉边的勇之助过来，使他与阔别五年的母亲会面，迄今为止，勇之助从来不知道母亲是什么模样。和尚自然相信妇人的话不是谎言。当妇人抱起勇之助，暂时压制着了哭泣声的时候，豪侠豁达的和尚一边微微含笑，同时，他的眼泪不知不觉间已在眼睫毛下闪闪发亮。

"接下去的事情，我即使不说，大体上也推察得出了吧。勇之助跟着母亲回到横滨家中去了。妇人在丈夫和孩子死后，听从了仁慈厚道的运输行老板夫妇的规劝，招收学徒，传授自己最为得意的女红手艺，就这样过起简单朴实但也并不困苦拮据的日子来。"

来客讲完了这个长长的故事，用手拿起放在膝前的茶杯，可是他并没有把杯子送到嘴唇上，而是将眼光转向我，瞅着我的脸，平心静气地补上了一句："那个弃儿就是我自己。"

我点了点头，没有作声，一边往小茶壶里添灌了些冷开水。我和客人是初次见面，但我早就在揣测：这可怜的弃儿的故事

怕是客人松原勇之助自己幼年时期的经历。

继续沉默了一会儿之后，我对客人说："伯母现在还很健康吗？"

回答是出人意料之外的。

"不，已在前年过世了。不过——我方才讲到的那个妇人并不是我的母亲。"

客人见我不胜惊讶，便用眼睛朝我轻轻一扫，脸上含着微笑。

"男人在浅草田原町开米店啦，不辞辛苦到横滨去啦，这些事当然不是胡扯。不过关于抛掉弃儿这件事，我以后才知道，那是妇人编造出来的。正好是在母亲去世的前一年，为了店里的商务——想必你已经知道，我们的店是做丝棉生意的——我在新泻一带绕过来转过去。当时我和一位开盒子袋子店的老板坐同一列火车，这老板住在田原町我母亲家隔壁。我并没询问过什么，而他在随意闲聊中，对我谈起母亲当时生过一个女孩子，但这孩子好象是在米店未歇业之前就死了。后来我回横滨，不让母亲觉察，立即去查阅户口档案，果然如那个老板所说，当时在田原町出生的孩子，确实是个女孩子。而且在出生后的第三个月上，婴儿就死了。母亲为了哺养我这个并非亲生的弃儿，她造了一个抛掉孩子的假情。母亲究竟是出于何种考虑呢？而且，自从领养我之后，二十多年来，她为了我，废寝忘食，呕尽了心血。

"出于何种考虑？——这是我至今百思不得其解的。但是在事实未确凿之前，我以为最能解释得通的理由，当是日铮和尚的说教，在丈夫和孩子先自己死去的情况下，说教使母亲心里产生了非同小可的感触。母亲在听和尚的那一段说教时，也许心里就在考虑担起作我不曾见过面的母亲的重任。至于我是寺庙里拾得的这件事，母亲大概是从当时来听说教的信徒们那里获

悉的，也可能是寺庙的门房告诉她的。”

客人稍微停了一阵，现出一味沉思的眼神，象是回忆起什么似地呷着茶。

“这么说来，你不是这妇人的亲生子这件事——你已经知道自己不是她的亲生子这件事，你是不是告诉过你母亲呢？”

我止不住询问了。

“不，那可没对她讲。因为从我的口里讲出这种话来，对母亲未免过分残酷了。这件事，一直到她去世，母亲也没向我吐露过一个字。就是说，她大概也觉得，向我谈及这件事对我也未免太残酷了。实际上，当我知道自己不是她的亲生子之后，我对母亲的感情曾经有过一个转化，这却是事实。”

“你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直盯着客人的眼睛。

“比起从前来，我更觉得母亲和蔼可亲，因为知道秘密之后，对我这个弃儿来说，母亲是一个超过生身母亲的人了。”

客人沉静恳切地作了回答。他仿佛不曾觉察，他自己也是一个超过人子的人呢。

（1920年7月）

吴树文译

阿律和孩子们

一

午后下着雨，今年中学毕业的洋一在二楼俯在桌子上写北原白秋风格的和歌。这时忽然听见父亲“喂”的招呼了一声，使他吃了一惊。他仓惶回头，同时没有忘记把诗稿藏到正好在手边的辞典下面。幸亏父亲贤造披着夏季大衣只从微暗的楼梯口探出半截身子，没有进屋。

“阿律的情况不大好，你给慎太郎那里打个电报吧。”

“病情那么糟吗？”洋一不禁大声说。

“唔，她平日挺健康，也不见得就突然会怎么样……不过，还是该通知一下慎太郎……”

洋一打断父亲的话说：“户泽先生怎么说呢？”

“据说还是十二指肠溃疡。——他倒是说用不着担心……”贤造似乎竭力想避免遇上洋一的视线。“不过，我已经托人明天把谷村博士请来，户泽也赞成这样做。——喏，你就去通知慎太郎吧。你知道他的住处吧？”

“嗯，知道。爸爸到哪儿去？”

“到银行去一下。——对，浅川的婶婶来了，在楼下呢。”

贤造的身影一消失，洋一顿时觉得外面雨声潇潇。他深切地意识到不能再耽搁了。他立即站起来，扶着黄铜扶手匆匆下楼去。

楼梯底下就是宽敞的店铺，两边的货架上都摆满了装着针织品之类的纸板箱。在店前房檐下，头戴巴拿马帽的贤造背对着店铺，正伸出一只脚去穿摆好了的木屐。

洋一来到店里的时候，接电话的店员正在大声对贤造说："老爷，车间打来了电话，让我问您今天到那边去不去……"

另外几个店员，有的在保险柜前，有的在神龛下，与其说他们在等着送老板出门，脸上的表情勿宁说是盼着老板早点走。

"今天去不了，告诉他们我明天去。"

刚一挂上电话，贤造就撑开大伞大踏步走上马路，在遍布薄泥的柏油路上投下朦胧的影子，随即消失了。

"神山君不在吗？"

洋一在账房桌边坐下来，抬头望着一个店员的脸。

"他刚才出去给里头办什么事去了。——老良，你知道他到哪儿去了吗？"

"神山君吗？I don't know① 呀。"那个店员仍蹲在席沿上回答说，接着吹起口哨来。

这时，洋一在放在那儿的电报纸上用钢笔急急写起来。哥哥是去年秋天到某地去念高等学校的——他觉得，比他皮肤黑，也比他胖的哥哥那张脸，如今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他开始写道"母病危速归"，又立即把这张纸撕掉，改写为"母病速归"。可是原先写的"病危"却象不祥的预兆似的萦回在脑际。

"喂，请你把这份电报发出去。"

洋一把好不容易写成的电报交给一个店员后，嚼着写坏了的纸，穿过店铺后面的厨房，来到即使晴天也微暗的吃饭间。吃饭间里，长火盆上面的柱子上挂着印有某毛线商店的广告的大

---

① 英语：我不知道。

型日历。——头发剪短了的浅川的婶婶象被人遗忘了似的坐在那里，一个劲儿地挖着耳朵。她听见洋一的脚步声，边挖耳朵边抬起那双烂眼。

"你好。爸爸已经出去了吗？"

"嗯，刚刚出去。——妈妈也真让人犯愁啊。"

"真糟糕，我还以为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病呢。"

隔着长火盆，洋一心神不定地勉勉强强坐下来。一想到身患重病的母亲就躺在纸隔扇后面，他就越发对陪着这样旧脑筋的老人说话感到不耐烦起来。婶婶沉默了半晌，然后翻起眼睛看着他说："听说阿绢今天要来。"

"姐姐不是还病着吗？"

"说是今天见好啦。只不过又患了感冒。"

浅川的婶婶用略带轻蔑、却又显得有些亲切的口吻说。姐弟三人当中，阿绢不是阿律亲生的，婶婶似乎最喜欢她。那也是由于贤造的前妻是婶婶的本家的缘故。——洋一想起曾听什么人讲过这样的话，硬着头皮谈论了一会儿前年嫁到一家绸缎庄的多病的姐姐。

谈话告个段落后，婶婶停下挖耳朵的手，象想起来似的说："小慎那里怎么办？你爸爸临走时说最好通知他一声。"

"刚才叫人去发了电报。不出今天就能接到吧。"

"可不，又不是京都、大阪……"

婶婶不谙地理，她的回答含含糊糊，毫无把握，不知怎地突然在洋一内心深处勾起某种不安。哥哥会回来吗？——他想到这儿，觉得电报在措词上要是再夸张一些就好了。母亲想见哥哥。可是哥哥没有回来。接着母亲就死去了。于是姐姐和浅川的婶婶会责备哥哥不孝。——一瞬间，洋一觉得眼前出现了这样一副光景。

"只要今天电报送到了，他明天就会回来。"洋一情不自禁地这么说。这话与其说是对婶婶说的，不如说是用来宽慰自己的。

就在这当儿，店里的神山额上满是亮晶晶的汗珠，蹑手蹑脚地进来了。从条纹罗的和服外褂袖子上还有雨渍这一点也可以知道他刚从外面回来。

"去过了。想不到等了好久。"神山向浅川的婶婶行了礼，把揣在怀里的一封信取了出来。"说是对病人一点儿也不必担心。详细情况都在信里写着……"

婶婶先戴上了度数很深的眼镜才把信拆开。信封里除了信之外，还有一张折成四摺的半纸①，上面写着个"一"字。

"神山君，这个太极堂在哪儿呀？"

洋一好奇地朝婶婶正在读的信探过头去。

"第二条街的角上不是有一家西餐馆吗？走进那条小巷，靠左侧就是。"

"那不就是教你清元的师傅家附近吗？"

"对，就在那一带。"神山咧嘴笑着，手里摆弄着坠在表链上的玛瑙图章。

"那个地方有算命先生吗？——说是要让病人把枕头朝南睡。"

"你妈的枕头朝哪个方向？"婶婶隔着老花镜望着洋一，带点训斥的口吻说。

"枕头是朝东吧。因为这个位置是南面。"

洋一的心情轻松了一些，脸仍朝着婶婶，伸手去掏袖兜里的纸烟盒。

---

① 半纸是一种日本纸，最初是把长七寸、宽九寸的杉原纸裁成一半，故名。后来成了这个尺寸的纸的泛称。

“你看，上面写着枕头朝东亦可。——神山君，来一支吧。扔过去啦，抱歉。”

“多谢。是 E.C.C 牌的，我就抽一支吧——还有别的事儿吗？有的话，可别客气……”

神山把金嘴纸烟夹在耳朵上，突然抬起穿着夏季和服外褂的身子，匆匆地要向店铺那面退出。这时，拉门开了，脖子缠着湿布的姐姐阿绢提着水果篮子走进来，她还没有脱斜纹哔叽外衣。

“哦，你来啦。”

“冒着雨来一趟可不容易呢……”

婶婶和神山几乎同时说。阿绢向他俩点头致意，迅速脱掉外衣，疲惫不堪地歪着身子坐下来。这当儿，神山把从她手里接过来的水果篮子放下，焦躁地走出了吃饭间。篮子里装满了光润漂亮的青苹果和香蕉。

“妈妈怎么样？——请原谅，电车可挤啦。”

阿绢仍然侧着身坐着，利索地脱下溅满了泥的白色布袜子。洋一看见那布袜子，恍惚觉得头发梳成圆髻的姐姐身边还飞溅着大街上的雨水。

“还是肚子痛。——发烧发到三十九度。”

神山刚出去，女用人美津就进来了，婶婶把算命先生的信摊在那儿，忙着同她一起准备茶水。

“哎呀，电话里不是说比昨天好多了吗？当然，电话不是我接的。今天的电话是谁打的，是小洋吗？”

“不，不是我。是神山君吧？”

“是的。”美津边端茶，边细声细气地插嘴说。

“神山？”阿绢蹙起眉头，凑到长火盆旁边来。

“瞧你那副神气……你家里大家身体都好吗？”

"托您的福……婶婶家里都健康吗?"

洋一听着这样的对话,叼着纸烟,呆呆地凝视着挂历。自从中学毕业以来,他虽然记得每天的日子,可是始终忘记是星期几。于是一抹寂寥突然掠过心头。再过一个月,就要入学考试了,而他几乎没有应试的心情。要是考不上的话……

"美津越发出挑了。"

姐姐这句话突然清清楚楚地传进了洋一的耳际。可是他只是默默地抽着金嘴烟。当然,那时美津早已下厨房去了。

"而且她本来就长着一张讨男人喜欢的脸……"

婶婶这才把摊在膝上的信和老花镜收拾起来,露出轻蔑的笑容。

阿绢眼睛里也露出微妙的神色,可是旋即又想到别的事情上去了,问道:"婶婶,那是什么?"

"刚才我让神山君去给看了看墨色①。——小洋,去看看妈妈吧。刚才她倒是睡得挺好……"

他本来就感到很烦,把金嘴烟头插进火盆的灰里,就象避开婶婶和姐姐的视线似的,迅即从长火盆前站起来。然后假装轻松地拉开纸隔扇,走进了起坐间。

透过房间尽头的玻璃拉门,可以看到狭窄的中院。中院只有一棵粗大的冬青树,紧挨着洗手钵。阿律身穿麻布睡衣,头放冰囊,面向里一动不动地躺着。她的枕边有一位护士,膝上放着病情日记,由于近视,护士的脸几乎贴到日记本上,握着钢笔写个不停。

护士一看见洋一,就向他行了个柔媚的目礼。洋一清清楚楚地意识到了那个护士是异性,他冷冷地打了个招呼,从褥子的

① 墨色是一种迷信,让人用墨画押,根据其色泽判断吉凶。

脚那一头绕过去，在看得清母亲的脸的地方坐下来。

阿律闭着眼，生来单薄的脸现在更消瘦了。洋一探过脸去，她就静静地睁开还在发烧的眼睛，象平时一样微微露出笑容。不知怎的，洋一觉得刚才他同婶婶和姐姐在吃饭间里没完没了地闲聊，太对不起妈妈了。

阿律一时没有作声，稍后，吃力地说声："喏。"

洋一仅仅向她点点头。这当儿，母亲因为高烧而散发出的汗臭味依然使他感到不舒服。阿律只招呼了这么一声，没有接着讲下去。洋一逐渐地感到不安起来。脑际甚至浮现了"这是遗言吗？"这么个念头。

"浅川的婶婶还在吧？"母亲好不容易开了口。

"婶婶在，刚才姐姐也来了。"

"给婶婶……"

"找婶婶有事吗？"

"不，给婶婶叫一份梅川的鳝鱼盖浇饭。"

这下子洋一微笑了。

"你告诉美津一声，好吗？——没别的事。"

阿律说罢，想把头挪一挪。这么一来，冰囊滑下来了。洋一不等护士动手，自己给放回原处。不知怎么回事，他忽然觉得眼眶发热。

他马上想：可不能哭。可是那时已感到鼻梁上满是泪水了。

"小傻瓜。"

母亲小声嘟囔了一句，象疲乏似的又闭上了眼睛。

洋一在护士面前觉得害臊，涨红了脸，沮丧地回到吃饭间。一进去，浅川的婶婶就回过头来仰视他，问道："妈妈怎么样？"

"她醒着。"

“醒是醒着。”

姉姉和阿绢似乎隔着长火盆面面相觑。姐姐翻着两眼，用簪子搔搔发髻根，然后把手伸到火盆上烘着，问道：“你没讲神山君回来了吗？”

“没有讲。姐姐去讲吧。”

洋一挨着隔扇站着，把松了的腰带系紧。脑子里只转着这么一个念头：说什么也不能让妈妈死去，说什么也不能……

二

第二天早晨，洋一同父亲在吃饭间里隔着饭桌面对面坐着。姉姉昨晚住下了，她的饭碗也在饭桌上扣放着。护士梳妆打扮要耽搁很久，据说姉姉替她去照顾母亲了。

父子俩吃着饭，不时三言两语地谈着。大约一周以来，每天都是两个人寂寞地用餐。然而今天他俩的话又比平时还少。伺候着他们的美津也只是默默地给他们添饭。

“今天慎太郎会回来吗？”贤造象等待回答似的瞅了一下洋一的脸。可是洋一沉默不语。眼下他摸不透哥哥的心思，不用说哥哥今天回不回来，就连哥哥到底回不回来他也不知道。

“还是明天早晨回来呢？”

这下子洋一不能不回答父亲的话了。

“可是我想学校正在考试吧。”

“原来如此。”贤造若有所思地把话中断了。过了一会儿，他让美津给倒着茶，说道：“你也得用用功啊。慎太郎今年秋天就要当大学生啦。”

洋一又添了一碗饭，没有回答。父亲不让他学他所喜欢的文学，近来只逼他用功，他突然觉得父亲面目可憎。他对父亲的

逻辑的矛盾，也不免产生嘲笑的心情：哥哥上大学与弟弟用功，根本是两码事啊。

“阿绢今天不来吗？”贤造随即又想到别的事情上去了。

“大概会来。她说如果户泽大夫来了，就给她打个电话。”

“阿绢那里也够戗吧。因为这次那边也买进了一些。”

“多少闹了点亏空吧。”

洋一也已经在喝茶了。今年四月以来，市场上发生了空前的恐慌。就连贤造经营的商店也由于生意相当兴隆的大阪某个同行突然破产，最近也遇到了垫付贷款的厄运。再把这样那样的种种打击统统算上，至少蒙受了三万圆上下的损失——这个情况是洋一偶然听说的。

“但愿亏空不要闹得太大——这么不景气，咱们的店说不定什么时候也会出事呢……”

贤造半开玩笑地说着泄气话，懒洋洋地离开了饭桌。他拉开纸隔扇，走进旁边的病房。

“汤和牛奶都喝了吗？那末今天可太好啦。不尽量吃可不行啊。”

“要是再能把药也吃下去就好啦，可是一吃药就吐。”

洋一还听见了这样的对话。今天早晨他在饭前去看望，母亲的体温比昨天和前天低多了。口齿也清楚，翻身也显得轻快些。“肚子虽然还痛，但是觉得舒服多啦。”——母亲自己也这么说。而且还有了食欲，也许不象迄今所担心的那样，说不定意外地容易恢复。——洋一窥视着隔壁房间，喜出望外。可是他又多少产生了带迷信味儿的恐惧，担心要是想得太美了，母亲的病可能反而会恶化……

“少爷，电话。”

洋一依然两手着席，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回头望去。美津

口衔衣袖，用抹布擦着饭桌。告诉洋一接电话的是另一个年长的女用人阿松。阿松连手也没来得及揩干，就那样系着袖带①站在厨房门口，她身后可以瞥见一把铜壶。

“哪里来的？”

“唔，是哪一位呢？……”

“真没法儿，老弄不清是哪一位打来的。”

洋一发着牢骚，立即走出了吃饭间。让憨厚的美津听他讲犟脾气的阿松的坏话，他觉得是挺愉快的事。

他去接店里的电话，原来是药店老板的儿子田村打来的，他俩是一起从中学毕业的。

“今天一道去看明治剧团的戏怎么样？由井上主演。井上主演，你会去的吧？”

“我不行，我妈生病了……”

“是吗？那对不起。不过，很遗憾啊。听说小堀他们昨天去看过了……”

洋一这样交谈了几句，就挂上了电话，从那儿径直上了楼梯，照例走进二楼的读书室。他对着桌子，连小说也无心去看，更不用说是准备考试了。桌前是格子窗。从窗子往外眺望，对过的玩具批发店前面有个穿号衣的人在用打气筒给自行车轮胎充气。不知怎的，那使洋一觉得心慌意乱。但他又不愿意下楼去。他终于把放在桌下的《汉日辞典》当作枕头，一头睡在铺席上。

这时，今年春天以来一直没见到的异父哥哥的面影浮现到他的脑际。哥哥同他虽然不是一个父亲生的，他却从来不曾认

① 袖带是日本妇女劳动时斜系在两肩上的带子，在背后交叉，把和服的长袖挽起。

为他对哥哥的感情不同于世间一般兄弟的感情。连母亲带着哥哥改嫁过来的事，他也是新近才知道的。至于哥儿俩不是同父生的这一点，有一件事他记忆犹新。

当时哥哥和他都还在上小学。一天，洋一同慎太郎打扑克，争胜负拌起嘴来。哥哥那时就挺冷静，不论洋一多么激动，哥哥几乎连说话的语气都是平静的。可是哥哥不时地以轻蔑的目光扫视他的脸，一句接一句地数落他。洋一终于勃然大怒，抓起手边的扑克牌就猛地摔在哥哥的脸上。扑克牌打在哥哥的半边脸上，撒了一地。——哥哥当即举手啪地打了他一记耳光。

“别太狂了。”

哥哥的话音未落，洋一就扑在他身上了。哥哥的身体比他魁梧得多。可是他比哥哥莽撞而倔强。他俩一时象野兽一样厮打起来。

母亲听到吵闹，慌忙跑进屋来。

“你们干什么?”

母亲的话音未落，洋一已经号啕大哭起来。哥哥则低着头，绷着脸站在那儿。

“慎太郎，你不是作哥哥的吗？跟弟弟打架，真没出息。”

挨了母亲的骂，哥哥的声音也发颤了，但是顶撞似的回答说：“洋一不讲理。他先把扑克牌摔在我脸上了。”

“你撒谎。哥哥先打的我。”洋一大哭大叫着反驳哥哥，“要赖的也是哥哥。”

“什么！”哥哥又摆起架势，要朝他迈出一步。

“所以才打架啊，不是吗？反正你岁数大，不让着他点儿就不对。”

母亲护着洋一，推推搡搡地把哥哥拉开了。这时哥哥的眼

睛闪露出凶狠可怕的光。

“好呀。”哥哥说着就象疯了似的要打母亲。可是手还没有抡下来，就放出比洋一更大的声音哭起来了。……

母亲当时表情如何，洋一已经记不得了。可是哥哥那气愤的眼神，至今历历在目。哥哥也许仅仅是由于挨了母亲的骂而动怒的。他觉得不应该进一步去胡乱臆测。可是哥哥到外地去了之后，洋一偶然想起哥哥那个眼神，总觉得哥哥眼中的母亲不同于自己眼中的母亲。而且，由于他还记得另一件事，才会有这样的感觉……

那是三年前的九月，哥哥即将动身到外地的高等学校去的前夕。洋一同哥哥一起特地去银座买东西。

“暂时也要跟大钟① 告别呢。”哥哥走到尾张町拐角那儿的时候，自言自语似的说。

“所以进一高就好了。”

“我一点儿也不想进一高。”

“净说不服输的话。到农村去可不方便呢。没有冰淇淋，没有电影……”洋一脸上冒着汗，以半开玩笑的口吻说下去，“以后不论谁生病，你也不能马上就回来……”

“那当然喽。”

“那末，要是妈妈死了怎么办？”

在人行道上走着的哥哥，伸手揪了一把柳树叶儿才回答他的话：“妈妈死了我也不难过。”

“你撒谎。”洋一有点儿激动地说，“不难过才怪呢。”

“我可不说谎。”哥哥的语调出人意料地慷慨激昂。“你不是

---

① 日本东京的第一座大钟是一八七一年装在浅草马道的一座楼房顶上的，以后其他地区也予以仿效。

总在读小说吗？那就应当能够立即理解世间上有象我这样的人。——小傻瓜。”

洋一内心里为之一惊。他同时清楚地回忆起哥哥要打母亲时的那个眼神。他悄悄打量哥哥的表情，哥哥望着远处，若无其事地走着。

想起这样的事，他对哥哥是否会立即回来越来越没把握了。尤其是如果已经开始考试了，哥哥也许会觉得迟回两三天也无所谓。哪怕迟一些，好歹回来就行——洋一刚想到这里，只听见有人咯吱咯吱上楼梯的声音。他立即跳起来了。

这时，眼睛有毛病的浅川的婶婶弓着上半身已经出现在楼梯口了。

“哦，在午睡吗。”

洋一[illegible]到婶婶这句话带点讽刺意味，他把自己的座垫向前摆正。可是婶婶没有坐，却挨着桌子坐下来，象发生了什么大事似的小声讲起来：“我有点儿事跟你商量。”

洋一心里直扑腾。

“妈妈怎么了？”

“不是，不是你妈的事。是那护士，可真没办法……”

婶婶絮絮叨叨地讲起了这样一件事：

——昨天，户泽医生来出诊的时候，那个护士特地把他叫到吃饭间说：“大夫，您看这个病人到底能拖多久呢？要是看来还能拖很久，我想告辞。”这个护士当然以为只有医生一个人在场。可是阿松刚巧在厨房里，全都听到了。于是阿松愤愤地告诉了浅川的婶婶。不但如此，婶婶留神一看，这之后护士对待病人事事都很冷淡。今天早晨就把病人撂在一边，梳妆打扮了足足一小时……

“尽管是雇佣关系，也未免太过分了吧，你说呢？所以依我

看，还是换个人好。”

“是啊，那敢情好喽。跟爸爸讲一声……”

洋一想到那个护士竟算计母亲的死期，与其说是生气，心情毋宁是感到忧悒。

“可是，刚才你爸爸到车间那儿去了。我又不知怎么一来，忘记告诉他了。”婶婶有点着急似的，那双烂眼睁得大大的。“我觉得反正要换人，不如早些换。”

“那末跟神山君说说，请他马上给护士会打个电话……等爸爸回来再告诉他就行啦……”

“对，就那么办吧。”

洋一抢在婶婶前面，精神抖擞地跑下了楼梯。

“神山君，请你给护士会打个电话。”

听见洋一的声音，站在店前胡乱放着的商品当中的五六个店员以惊讶的眼神注视他。神山随即从账房桌后头蹿了出来，他那花梢的斜纹哔叽围裙上还沾着毛线头儿呢。

“护士会的电话是多少号？”

“我以为你知道呢。”

站在楼梯下面的洋一与神山一起查看电话簿。店内的气氛与平日毫无二致，对他和婶婶的焦急心情不关痛痒，这在他心里引起了轻微的反感。

三

午后，洋一无意中来到吃饭间，看见父亲贤造穿着夏季和服外褂坐在长火盆前，他似乎刚刚回来。姐姐阿绢也坐在那里，胳膊肘支在火盆边缘上。她挽着圆髻，今天没有缠湿布的柔嫩脖颈刚好对着洋一。

“这我怎么能忘记呢。”

“那您就这么办吧。”

洋一跟阿绢打了个招呼，她抬起气色比昨天还坏得多的脸，微微向他致意。然后对他有所忌惮地微笑着，怯生生地讲下去。“您要是在那方面不给想想办法，我也总觉得抬不起头来。那时给我的股票，这次行情也全部下跌了……”

“好啦，好啦，全都明白啦。”父亲神色忧郁，可是仍用打趣的口吻说。

姐姐去年出嫁时，父亲答应分给她的那份家当，一部分至今还没兑现，其实大概落空了。——洋一知道这个情况，故意远远离开长火盆，默默地摊开报纸来看先前田村邀他去看演出的明治剧团的广告。

“所以我才腻烦爸爸呢。”

“你腻烦，我比你还腻烦。你妈病倒了不算，还净得听你发牢骚……”

洋一听见父亲这样讲，不由地侧耳倾听纸隔扇后面病房的动静。在那里，阿律一反常态，好象不时发出痛苦的呻吟。

“妈妈今天很不好过啊。”

洋一自言自语似的这么说了一句，一霎时足以打断父女俩的对话。阿绢迅即端正了姿势，瞟了贤造一眼，说：“妈妈的病不也是这样吗？当初我那样讲的时候，要是换个医生，也不至于落到这个地步。而爸爸还犹豫不定……”她就这样感伤地责备起父亲来。

“所以呀，不是说今天请谷村博士来看病吗？”贤造终于绷着脸象啐一口似的说。

洋一也觉得姐姐的犟脾气有点可恨。

“谷村先生什么时候来呢？”

“说是三点左右来。刚才我从车间还给他打了电话……”

“已经三点多了——差五分就四点啦。”洋一抱着蜷起的膝盖，抬眼望了望日历上面的大挂钟。“再让他们打一次电话吧?”

“刚才婶婶说已经打了。”

“刚才?”

“说是户泽先生刚一走就打了。”

他们正这么谈着的时候，依然面带愁容的阿绢蓦地从长火盆前站起来就迅速走进隔壁房间。

“好不容易你姐姐放过我啦。”

贤造苦笑着，这才取出掖在腰间的烟荷包。洋一只是又望望挂钟，没有回答。

从病房仍不断传出阿律的呻吟声。不知是否由于心理作用，洋一总觉得那声音越来越大了。谷村博士怎么还不来呢?当然，从他来说，患者又不只是母亲一个人，这会儿说不定他还没完没了地在回诊什么的呢。不，时钟这就打四点了，再怎么迟，早该从医院出来了。也许现在已经到了店前……

“怎么样?”

父亲的话音未落，洋一从阴郁的想象中解脱出来了。一看，纸隔扇拉开了，浅川的婶婶不知什么时候露出一张神色忧虑的脸。

“看来非常痛苦——医生还没到吗?”

正吸着烟丝的贤造挺没味道似地喷出一口烟，开口说:“真没法儿。——再让他们打一次电话吧?”

“对，只要暂时处置一下……户泽先生也行啊。”

“我去打电话。”

洋一立即站起来。

“哦。那末你就问问先生是不是已经出来了。号码是小石

川的×××号……”

贤造还没有说完，洋一已经从吃饭间飞奔到铺着地板的厨房去了。厨房里，系着袖带的阿松在用刨子嗞嗞地削干鲣鱼①。洋一从她身旁闯过，匆忙走向店里的时候，美津小跑着迎面而来，差点儿和他撞个满怀，他俩好不容易才相互闪开。

“对不起。”

美津那刚梳好的头发散发着芳香，腼腆地这么招呼一声就吧嗒吧嗒跑向吃饭间。

洋一边觉得怪难为情的，边把电话的受话器对在耳边。还没等话务员接话，坐在账房桌前的神山就从背后对他说：“洋一哥，是给谷村医院打电话吗？”

“对，谷村医院。”他拿着受话器，回头看看神山。

神山没有朝他看，却正在把大账簿放回铁木合制的书架里。

“那边刚来了电话，美津到里头去传话了吧。”

“电话怎么说的？”

“大概是说大夫刚才出来了——老良，是不是说刚才？”

他喊的那个店员正登上凳子，要把堆在高架子上的成箱的商品取下来。

“不是刚才。说是这就要到了。”

“原来如此。那末美津这家伙，跟我讲一声就好了。”

洋一挂上电话，正要回吃饭间去，偶然一看店里的钟，就纳闷地站住了。

“怎么，这个钟已经四点二十多分啦。”

“哪里，这个钟快十来分钟。现在刚四点十分左右。”神山弯着身，看了看掖在自己衣带里的金怀表。“对，正好四点十分。”

---

① 干鲣鱼须用刀或刨子削，作佐料。

“那末还是里头的钟慢了。这么说，谷村先生太迟啦……”

洋一迟疑了一下，然后大步走到店前，四下里看了看连微弱的阳光也消失了的寂静的大街。

“还没有来的迹象。总不至于不认得我家吧——那末，神山君，我到那边去看看。”

他回头对神山招呼一声，穿上了不知哪个店员脱在那里的木底草履。然后他就大步流星地朝着汽车和电车通行的大马路那面匆匆走去。

大马路就在离他家的商店五十多米的地方。那里的街角上有一座带库房的商店，一半辟作邮政局，另一半是洋货店。陈列在洋货店橱窗里的草帽和藤手杖摆成新奇的花样，在那当中，漂亮的游泳衣象真人似的伫立着。

洋一走到洋货店前，背对着橱窗，以焦急的目光打量起大马路上来往的行人和车辆来。这样呆了一会儿，可是批发店鳞次栉比的这条横街，连一辆人力车也没拐进来。偶尔开来一辆汽车，原来是挂着空车牌子、车身溅满了泥的出租汽车。

这当儿，一个才十四五岁的店员骑自行车驰来。他一看见洋一，就手扶电杆，灵巧地把车停在他身边，一只脚仍踏着脚蹬子说：“田村先生刚刚打来了电话。”

“有什么事啊？”洋一连这么说着的时候也没有忘记扫视熙熙攘攘的大马路。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儿……”

“你就是来告诉我这个的吗？”

“不，我还要到车间去。——对，还有，老爷说有事找你。”

“我爸爸吗？”洋一刚说到这里，向对面一看，突然把交谈的对方撇下，从橱窗前飞奔过去。街上行人稀少，正好有一辆人力车穿过大马路朝这边跑来。——洋一抢到车的把手前，几乎要

举起双手，对车上的青年喊道："哥哥！"

车夫把身子往后一仰，勉强煞住了车。坐在车上的慎太郎，身穿高等学校的夏季制服，戴着镶白条的帽子，粗壮的双手按着夹在膝间的箱子。

"啊。"哥哥连眉毛也没动一动，低下头看洋一的脸。"妈怎样啦？"

洋一抬头望着哥哥，只觉得浑身的血液沸腾，突然涌到两颊似的。

"最近两三天病情恶化了——据说是十二指肠溃疡。"

"是吗。那可……"

慎太郎仍然冷冰冰的，没有再讲下去。他那双酷似母亲的眼睛里却露出某种表情，那是出乎洋一意料的，却又下意识地渴求的。哥哥这种表情使洋一感到既高兴又惶惑，他急促而结结巴巴地说："今天看起来最痛苦了——不过哥哥回来得太好啦。——反正赶快去吧。"

慎太郎打了一下招呼，车夫又精神抖擞地跑起来。慎太郎这时仿佛感到，今天早晨自己在上行的三等客车中坐着的形象清晰地浮现在脑际。他意识到旁边那位气色挺好的农村姑娘跟他肩挨着肩坐着，同时冥想着与其亲眼看见母亲死去，不如死后再到，悲痛也许倒少一些。两眼却茫然盯着打开的雷克拉姆①版《歌德诗集》。……

"哥哥，还没有开始考试吗？"

慎太郎吃了一惊，转过身朝着话声传来的方向望去。洋一趿拉着木底草屐，紧挨着车跑着。

"从明天起考试。你……你站在那儿干什么来着？"

① 雷克拉姆是德国的一家出版社，以出版袖珍本的丛书《雷克拉姆文库》闻名。

“今天谷村博士要来，他来得太迟了，所以我站在那里等他，可是……”

洋一这样回答着，有点气喘吁吁的。慎太郎想慰藉一下弟弟，可是这种心情一说出口，不知不觉之间就变得平凡了。

“你等了很长时间吗？”

“可能等了十分钟吧。”

“刚才那儿好象还有个店员——喂，就在前面。”

车夫走过了五六步，兜了个圈儿，将车把撂在店前。这个装着厚玻璃门的店铺，慎太郎毕竟是感到怀念的啊。

四

一小时后，在店铺的二楼上，以谷村博士为中心，贤造、慎太郎、阿绢的丈夫等三人愁容满面地聚在一起。谷村博士给阿律诊断完了以后，为了听取诊断结果，他们把博士请到楼上来了。

体格魁梧的谷村博士呷了一口端给他的茶，粗大的手指摆弄了一会儿露在西服背心外面的金链子。他环视一下灯光照耀下的三个人的脸，说道：“你们请了那位经常给她看病的姓户泽的医生吗？”

“刚才让人给他打了电话。——他说立即就来，对吧？”贤造叮问似的回头望望慎太郎。

慎太郎仍穿着制服，拘谨地跪在跟博士面对面坐着的父亲身旁。

“嗯，说是马上就来。”

“那末等那一位来了再谈吧。——天气老不见晴啊。”谷村博士说着掏出了摩洛哥皮革的烟盒。

“看来今年梅雨期很长。”

“总之，最近天气和财界情况都不佳，不好办啊……”

阿绢的丈夫也从旁口齿流利地插了一句话。这位正好来探病的年轻的绸缎庄老板蓄着短胡，戴无框眼镜，他的服装毋宁说象是律师或公司职员。慎太郎对他们这样的谈话感到很不耐烦，一个人固执地默不作声。

经常给他家的人瞧病的那位姓户泽的医生过一会儿就来了。他身穿黑色熟罗和服外褂，略有醉意。他同谷村博士是初次见面，殷勤地寒暄一番后，就以浓厚的东北口音向坐在斜对面的贤造问道：“诊断结果已经告诉您了吗？”

“没有，原想等您来到再谈的……”谷村博士的指间挟着一小截纸烟，代贤造回答说，“因为还有必要聆听您的见解……”

在博士的询问下，户泽相当详细地说明了阿津近一周来的病情。博士听到户泽的处方时，稀疏的眉毛微微皱了一下；慎太郎注意到这一点，心里直嘀咕。

可是交谈告一段落时，谷村博士安详地点了两三下头。

“是啊，明白了。当然是十二指肠溃疡。不过，从刚才的诊断来看，已经引起了腹膜炎。因为病人说下腹部象被顶上去那样痛……”

“哦，下腹部象被顶上去那样痛？”

穿着斜纹哔叽裙裤的户泽，把两只粗壮的胳膊肘撑在腿上，歪了一下脑袋。

一时，人们都屏住气息似的默不作声。

“可是体温怎么好象比昨天低得多呢？……”过了一会儿，贤造才迟迟疑疑地反问道。

然而博士把纸烟扔掉，漫不经心地打断了他的话：“那才糟糕呢。一方面体温一个劲儿下降，另一方面脉搏却反而增加——这就是这种病的特点。”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们年轻人也应该知道。”

阿绢的丈夫交抱着胳膊，时而捋捋胡子。慎太郎感到姐夫谈吐冷淡，象外人一样漠不关心。

“可是我诊断的时候好象没有看到腹膜炎的征候……”

户泽刚说到这里，谷村博士就作了职业性的娴于辞令的答复：“是啊，想必是在您诊断以后发生的。第一，病情好象还不怎么严重——不过，现在总归是患了腹膜炎，那是毫无疑问的。”

“那末，立即住院治疗怎么样？”慎太郎板着面孔初次插口说。

这话似乎使博士感到意外，他懒洋洋地抬起眼皮，瞅了一下慎太郎的脸。

“现在可不便移动。眼下只能尽量把腹部焐暖。如果疼痛还加剧，就请户泽先生给注射——今晚大概还会很痛的，患什么病都不舒服，这种痛尤其痛苦。”

谷村博士只讲到这里，接着就用忧郁的眼神看了看铺席，忽然想起了什么事似的，取出背心兜里的怀表看了看，说：“那末我告辞啦。”

身穿西服的博士随即站了起来。

慎太郎同父亲、姐夫一起，对博士出诊表示感谢。可是他一直意识到自己脸上明显地露出了失望的神色。

“务请博士在两三天内再做一次诊断吧。”户泽致意后这样说，又低下了头。

“嗯，我倒是随时都可以来……”

这是博士讲的最后一句话。慎太郎远远地落在别人后面走下黑暗的楼梯，不得不深深感到万事皆休。……

五

户泽和阿绢的丈夫回去以后，换上了和服的慎太郎同浅川的婶婶和洋一在吃饭间里围长火盆而坐。从纸隔扇后面依然传来阿律的呻吟声。他们三人在灯光下无精打采地继续交谈，动辄就觉察出自己不约而同地在倾听那呻吟声。

“这可不行啊。老是那样痛苦……”婶婶握着火筷子，呆呆地凝视着什么地方。

洋一没有回答婶婶的话，却对嘴里衔着E.C.C牌香烟的哥哥说：“户泽先生说不打紧吗？”

“他说两三天内不成问题。”

“户泽先生讲的可靠不住啊……”

这一回慎太郎没有回答，只把烟灰弹到火盆里。

“小慎，刚才你回来的时候妈妈说什么来着？”

“什么也没说。”

“可是她笑了吧？”

洋一从一旁悄悄地望着哥哥那镇静的脸。

“嗯——可是一到妈妈身边去，不是闻到了挺香的味儿吗？”

“那是刚才阿绢洒了她带来的香水。小洋，那香水叫什么来着？”婶婶象是催洋一回答似的微笑着望望他。

“叫什么？——多半叫什么洒床香水吧。”

这时阿绢从纸隔扇后面悄悄地伸出头来，她面带病容。

“爸爸不在吗？”

“在店里哪。有事吗？”

“嗯，妈妈有点——”

阿绢刚说到这里，洋一立即从长火盆前站起来。

“我去说一声。”

他走出吃饭间后，太阳穴上贴着止痛膏的阿绢两臂交抱胸前，蹑手蹑脚地进来了。她显得有点冷似地在洋一原来坐的那个地方端坐下来。

“怎么样？”

“药还是咽不下去。——不过自从换了这次的护士，单凭上了岁数这一点也让人放心。”

“体温呢？”慎太郎插口说，同时干巴巴地喷出一口烟。

“刚才量的，三十七度二分……”阿绢把下巴颏儿缩到衣襟里，若有所思地看了看慎太郎，“比户泽先生在这儿的时候又降了一分。”

三人沉默了半晌。在一片寂静中，传来了踏地板的声音，贤造跟在洋一后面慌慌张张从店里回来了。

“刚才你家里打来了电话。说是呆一会儿请老板娘给回个电话。”

贤造只对阿绢讲了这么一句就走进了隔壁房间。

“没办法。家里有两个女用人，可是一点也不起作用。”阿绢咋了咋舌头，同浅川的婶婶面面相觑。

“这年头的女用人呀。——我家的女用人反而给添了麻烦。”

她俩这么谈着的当儿，慎太郎口衔金嘴纸烟，正陪着寂寞的洋一说着话儿。

“准备应试了吗？”

“在准备。——但是今年没下功夫。”

“还在净作和歌吗？”

洋一显得心烦意乱的样子，自己也点了纸烟。

"我不是哥哥那样适合考试的人。我最讨厌数学……"

"讨厌也得考呀……"

慎太郎刚讲到这里，跟不知什么时候来到纸隔扇边的护士小声说话的婶婶，隔着火盆对他说："小慎，你妈妈叫你呢。"

慎太郎把吸了一半的纸烟扔掉，一声不响地站起来。他象推开护士似的径直走进隔壁房间。

"到这儿来。你妈说有事对你讲。"

独自坐在枕边的父亲努努下巴颏向他示意。他按照父亲的指点，挨到母亲跟前坐下来。

"有事吗？"

母亲挽了个梳髻[①]，枕着方枕[②]，在遮着布的电灯光下，她的脸比先前显得更憔悴了。

"哦，看来洋一不大用功——你跟他好好谈谈吧，——这孩子还肯听你的话……"

"是，我好好跟他讲。其实刚才还在谈这件事呢。"慎太郎以比平时大的嗓门回答说。

"好啊。可别忘记——直到昨天我还以为自己要死了，可是……"母亲忍着腹痛微笑着，连牙龈都露出来了。"也许是由于领了帝释天[③]的御符，今天烧也退了些，这样下去大概能治好。听美津说，她的叔叔也患过十二指肠溃疡，半个月左右就痊愈了，大概并不是什么难症……"

母亲至今还依靠这种名堂，慎太郎不禁可怜起她来。

"会好的。一定会好的。您好好吃药吧。"

母亲微微点头。

---

① 原文作栉卷，把头发卷在梳子上挽成的发髻。

② 原文作括枕，将两头扎紧，里面填荞麦皮的枕头。

③ 帝释天是佛教中与梵王一起护佛法的神。又是十二天之一，系东方的守护神。

“那末您现在吃点药吧。”

来到枕边的护士熟练地把装着药水的玻璃管插进阿律的嘴里。母亲闭着眼睛吸吮了两口。一霎时，这使慎太郎感到心里亮堂堂的。

“挺顺利啊。”

“看来这次咽下去了。”

护士同慎太郎亲切地相互看了一眼。

“只要吃得下药，那就好啦。但是会拖些时候，等病好了起床的时候天也热了吧。那就准备冰小豆汤①来代替小豆饭发给亲友怎么样？”

慎太郎依然跪着，他想乘贤造这样开玩笑的机会，就势儿悄悄地离开母亲身边。这时母亲突然疑讶地望着他的脸问道：“演说？今晚什么地方有演说？”

他不禁一惊，象求援似的望着父亲。

“没有演说。哪里也没有举办那种活动，今晚就塌塌实实地睡吧。”

贤造一边安抚阿律，一边向慎太郎递了个眼色。于是慎太郎抬起膝来，回到灯光明亮的隔壁的饭间。

姐姐和洋一还在吃饭间里跟婶婶窃窃私议。他们看见他进来，一下子都抬起了头，神色之间似乎想打听病房的消息。可是慎太郎闭口不言，眼神仍然冷冰冰的，盘腿坐在原来的坐垫上。

“有什么事啊？”

最先打破沉默的是气色不好的阿绢，她依然把下巴颏埋在衣襟里。

“没什么事。”

---

① 原文作冰小豆，夏天吃的一种冷食，在红小豆汤上洒以刨冰而成。

“那末妈妈一定是光想看看小慎的脸就是了。”

慎太郎感到姐姐这句话里有故意逗他的语气。可是他只苦笑一下，没有吱声。

过了一会儿，浅川的婶婶打破沉寂哈欠连天地对洋一说：“小洋，你今晚通宵看护吗？”

“嗯，姐姐说她今晚也守夜看护……”

“小慎呢？”阿绢抬起薄薄的眼皮，直勾勾地盯着慎太郎的脸。

“我怎么都行。”

“小慎还是那么不爽快。我原以为你上了高等学校后会变得干脆一些呢……”

“你怎么了，他今天多累呀！”婶婶用规劝的口吻制止阿绢尖声尖气地说下去。

“今晚不如让他先睡。守夜看护也不限于今天晚上啊……”

“那末我先睡啦。”

慎太郎又点燃了弟弟的E.C.C牌纸烟。他憎恨自己感情淡薄，因为虽然他刚刚看到生命垂危的母亲，内心里却已经轻松起来了……

六

尽管如此，当晚接近午夜慎太郎才在商店二楼的被褥上躺下来。正象婶婶所说的，他确实感到旅途的疲劳。可是一旦熄了灯，却又展转不能成寐。

父亲贤造在他旁边安详地睡着。至少近三四年来，他这是第一次跟父亲睡在一个房间里。父亲从来不打鼾吗？——慎太郎时而睁开眼睛，迎着亮看看父亲的睡姿，连对这样的事都感到

纳闷。

可是杂乱地浮现在他的眼帘里的依然是关于母亲的种种回忆。往事既有快乐的，当然也有不愉快的。可是不论什么往事，今天回想起来都一样令人感到寂寞。“都是过去的事了。好也罢，坏也罢，都无可奈何。”——推成平头的慎太郎这样想着，茫然地枕着散发浆糊气味的方枕。

——那还是上小学的时候。一天，父亲给慎太郎买了一顶新帽子。那是他老早就想要的长檐大黑帽。姐姐阿绢看见了，就说她下月要参加长歌①演习会，这次也得给她做一件和服。父亲咧嘴笑着，完全没有把这话当回事。姐姐当即发火了。她背冲着父亲，愤愤地挖苦道：“您就会偏爱小慎。”

父亲多少感到辣手，但是仍面露微笑。他说：“和服和帽子不是一回事吧。”

“那末妈妈呢？妈妈不是前些日子做了一件和服外褂吗？”

姐姐转过身来朝着父亲，突然露出了恶狠狠的眼神。

“当时不也给你买了簪子啦，梳子什么的吗？”

“对，给买了。不该买吗？”姐姐把手伸到头上，摘下白菊花型的簪子，蓦地摔在铺席上了。“这簪子算得了什么！”

这下子父亲也恼了。

“别做蠢事。”

“反正我蠢。我不象小慎那么机灵。因为我妈蠢呀……”

慎太郎脸色苍白，看着这番争执。可是当姐姐放声大哭的时候，他就默默地抓起扔在铺席上的花簪，嗤嗤地撕起花瓣来。

“你干什么，小慎！”姐姐几乎象疯了似的猛扑过去，一把揪住他的手。

---

① 长歌是江户长歌的简称，配合三弦、笛子等唱的一种歌曲，常与歌舞伎配合演出。

“你不是说不要这样的簪子吗？既然不要，我怎么处理也没关系吧？哼，女的算什么，要打架，随时来吧……”

慎太郎不知什么时候哭起来了，他执拗地跟姐姐争夺那支花簪，直到把菊花瓣儿扯个精光。可是他仿佛感到自己头脑里的什么地方异常鲜明地映现出没有亲妈的姐姐的心情……

慎太郎忽地尖起耳朵去听。有人放轻脚步走上黑暗的楼梯。——顿时，美津从楼梯口朝这边小声叫道：“老爷。”

慎太郎以为睡着了的贤造立即从枕上抬起头来：“什么事？”

“太太有请。”美津颤声说。

“好，马上就去。”

父亲下楼后，慎太郎睁着大眼睛，象要把家里的动静全都听进去一般，浑身绷得紧紧的。这时不知怎的，与现在的心情毫无关系的和平的回忆清清楚楚地浮现在脑际。

——那也是上小学的时候。他一个人由母亲领着，到谷中的墓地去上坟。那是个晴朗的星期日下午，墓地的松树和树篱当中，辛夷开放着白花。母亲来到小小的坟墓前，告诉他说这是父亲的墓。可是他站在墓前，只随随便便鞠了个躬。

“那就行了吗？”母亲边供上水，边朝他微笑着。

“嗯。”

他对容貌也记不得的父亲感到漠然的亲切，但是对这个孤零零的石塔却生不起任何感情。

母亲随后在墓前合掌片刻。这时从附近什么地方传来了似乎是气枪射击的声音。慎太郎撇下母亲，朝着发出声响的地方走去。他沿着树篱兜了个大圈子，来到路面狭窄的通道。——那里，一个比他大一些的孩子和两个象是其弟弟的孩子在一起，一只手提着气枪，带着遗憾的神色仰望着树梢——那棵不知名的树，梢头的嫩芽朦朦胧胧的。

这时，他又听见了有人咯吱咯吱登上楼梯的声响。他突然感到不安，抬起半截身子朝着楼梯口问道："谁呀？"

"没睡呀？"

那是贤造的声音。

"怎么啦？"

"刚才你妈说有事，所以我下去一趟。"

父亲用低沉的声音说着，又躺到自己的被褥上了。

"有事？病情恶化了吗？"

"嗨，说是有事，我就去了，她只说如果明天去车间的话，单衣就放在衣柜的上层抽屉里哪。"

慎太郎怜惜母亲。与其说是怜惜母亲，不如说是怜惜母亲那作妻子的心情。

"可是真难办啊。我刚才去了一趟，好象痛苦得厉害。而且她说头也痛，一个劲儿晃悠着脑袋。"

"去请户泽先生再给打一针怎么样？"

"说是不能老打针——其实横竖是无可救药了，总希望给她减轻点痛苦啊。"

贤造似乎透过黑暗在凝视慎太郎的脸。

"你妈又没造过孽……为什么要受那么大罪呢。"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

慎太郎觉得跟父亲相对无言，怪憋得慌的，就问道："大伙儿都还没睡吗？"

"婶婶躺着呢。至于是否睡得着，就……"

父亲说了一半，突然从枕上抬起头来，侧耳而听。

这次是阿绢，她上了一半楼梯，从那儿压低嗓门招呼道："爸爸。妈妈叫你来一下……"

"这就去。"

“我也起来了。”

慎太郎把薄棉睡衣甩在一边。

“你用不着起来。要是有什么事，我马上来喊你。”

父亲匆匆跟着阿绢又一次下了楼梯。

慎太郎盘着腿在被褥上坐了一会儿，随即站起来扭开了电灯。然后坐在那儿，在晃眼的灯光下茫然环视四周。他忽然产生了这样一个念头：母亲不一定是有事才打发人来喊父亲，说不定实际上只是想让父亲到卧榻旁边来就是了。

他偶然看见桌子下面落着一张写了字的格纸，就漫不经心地把它拾起来。上面写着：

献给M子……

接着就是洋一作的和歌。

慎一把那张格纸一扔，枕着双手，仰面躺在被褥上。一瞬间，有着一双明眸的美津的脸清清楚楚地浮现在他的脑际……

七

慎太郎一觉醒来，二楼上窗户缝已经透亮，姐姐阿绢和贤造在小声谈着什么。他立即起来了。

“好的，好的，那末你去睡吧。”贤造对阿绢说，随即匆匆下了楼梯。

窗外的房瓦上发出瀑布倾泻般的声音。在下大雨——慎太郎这么想着，马上把睡衣换下来。

正在解衣带的阿绢略带讽刺口吻对他说：“小慎，早上好。”

“早上好。妈怎么样？”

“折腾了一宵……”

“睡不着吗？”

“她自己说睡得不错，可是从旁边来看，其实连五分钟也没睡塌实。而且还说胡话——弄得我半夜里直害怕。”

慎太郎换好衣服站在楼梯口。从那里看得见厨房的一端，美津撩起和服下摆，用抹布揩抹着。——她听见他们说话，立即把下摆撂下来。他扶着黄铜扶手，心里有点儿不好意思下楼去。

“胡话？到底说了些什么？”

“她说：半打？半打不是六个吗？”

“头脑有点不清楚吧。——现在呢？”

“现在户泽先生来了。”

“真早啊。”

等美津走开后，慎太郎才从从容容地下了楼梯。

五分钟后，他走到病房一看，户泽刚给注射完强心剂。坐在枕边的护士正在护理母亲。就象父亲昨晚说的那样，挽着梳髻的母亲不断地在白色方枕上晃动着脑袋。

“慎太郎来啦。”

坐在户泽身旁的父亲对母亲大声说，然后给他使了个眼色。

他在户泽对面坐下来，和父亲正好相对。在那里，洋一两臂交抱，呆呆地望着母亲的脸。

“握握妈妈的手吧。”

慎太郎按照父亲的吩咐，两只手握住母亲的手。母亲的手渗出冷冰冰的粘汗，潮糊糊的令人发怵。

母亲一看见他的脸，就用眼神向他打了个招呼，随即又望着户泽说：“大夫，已经不行了吧。手好象开始发麻了。”

“哪里，没事儿，再忍耐两三天就成了。”

户泽在洗手。

“很快就会舒服起来的。——哦，形形色色的东西可摆了不少呢。”

母亲枕边有个盘子，大神宫① 和氏神② 的护符，与柴又③ 的帝释天雕像并排放着，多得几乎放不下了。

母亲举目望着这个盘子，气喘吁吁地回答说：“昨晚、太、痛苦啦——不过今天早晨，肚子痛得没那么厉害了……”

父亲小声对护士说：“看来有些大舌头……”

“嘴里发粘吧。——请用这个给润点水。”

慎太郎从护士手里接过浸上水的笔，放在母亲的嘴唇上润了两三次。母亲用舌头咂着笔，吸吮那一点点水份。

“那末我还会来的，完全不必担心。”户泽收拾完皮包，朝着母亲大声说。

然后，他回头望着护士说：“那末在十点钟左右再注射剩下的药吧。”

护士只是嘴里应着，露出好象有些不服气的表情。

慎太郎同父亲把户泽送到病房外。旁边的房间里，今天早晨婶婶也独自失神落魄地坐着。

户泽走过婶婶面前时，对她恭恭敬敬的问候只是简慢地点头致意，却对跟在后面的慎太郎说：“考试准备得怎么样啦？”

他立即发觉问错了人，就笑起来，笑得那么愉快，以致令人产生反感。

“实在抱歉——我以为是令弟呢……”

---

① 大神宫指伊势大神宫，系日本皇室的宗庙，在三重县伊势市。

② 氏神即氏族神，把祖先之灵作为神祭祀，也指土地神。

③ 柴又是东京葛饰区的地名，有题经寺，供祭传说是镰仓时代的和尚日莲(1222—1282)手刻的帝释天雕像。

慎太郎也苦笑了。

“近来一看见令弟就谈起考试的事。这是由于我的儿子也在准备考试的缘故吧……”

户泽穿过厨房的时候还在咧着嘴笑。

大夫冒雨回去以后，父亲留在店里，慎太郎急忙回到吃饭间。那里，洋一叼着纸烟，坐在婶婶身旁呢。

“困吧？”慎太郎把膝盖顶着长火盆的镶沿，蹲下来。“姐姐已经睡啦。你也抓空儿到楼上去睡一觉吧。”

“嗯——抽了一夜烟，舌头都发麻了。”洋一愁容满面，把还没抽多少的一大截烟狠狠地扔进火盆。“不过还好，妈妈不哼哼了。”

“看来松快一点了。”婶婶在烧炉灰，好给母亲装在怀炉里。“她好象一直折腾到四点钟哩。”

这时，阿松从厨房伸出头来，她那银杏髻都松开了。

“老奶奶，老爷说请您到店里去一下。”

“好，好，现在就去。”婶婶把怀炉递给了慎太郎。“那末，小慎，你照看妈妈吧。”

婶婶说完就走了出去。洋一忍住哈欠，吃力地站了起来。

“我也去睡一觉。”

只剩下了慎太郎一个人，他把怀炉搁在膝上，沉吟起来。可是他自己也搞不清楚要考虑什么。望不见的房顶上空响彻着暴雨声——他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件事。

这时护士慌慌张张地从旁边的房间跑了进来。

“快来人哪，快来人哪……”

慎太郎立即站起来，刹那间已飞奔到旁边的屋里。他伸出健壮的两臂紧紧地抱住阿律。

“妈，妈。”

母亲抱在他怀里，身体颤抖了两三次，然后吐出了青黑色的液体。

“妈！”

那几秒钟，谁都没有来，慎太郎大声喊着妈，拚命凝视着业已断了气的母亲的脸。

（1920年10月23日）

文学朴译

母

一

房间角落里的穿衣镜一清二楚地映照出旅馆二楼的一部分，这是上海特有的那种西洋式房子——粉刷过的墙壁，地上还铺有日本式的席子。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天蓝色的墙，接着是几张崭新的铺席，最后是一个烫发的女子，她背对着镜子。这一切象是被压缩得透不过气来似地清清晰晰映现在镜子的冷光中。女子好象早就坐在那里做着什么针线活儿。

因为是背对镜子，只见她穿着丝绸和服外褂，蓬松的额发下略微露出苍白的侧脸。模糊不清的光线从薄薄的耳廓上透过，微长的鬓毛在耳根处显出缕缕光晕。

在这间放有穿衣镜的房间里，除了邻室婴儿的啼哭声外，什么响动都没有，窗外的雨还在下个不停，雨声给室内的沉寂更增添了单调的气氛。

“嗳！”几分钟的沉默之后，女子一面干着手里的活计一面突然惴惴不安地招呼着谁。

房间里除了女子之外还有一个男子，他身上罩着一件便衣，伸展着身子趴在远处的铺席上，面前有一张打开的英文报纸。也许男子没有听见女子的招呼声吧，他把香烟灰弹入手边的一只烟灰缸，眼睛没有离开过报纸。

“嗳！”女子又招呼了一声，不过她自己的眼睛也没有离开过

缝衣针。

“什么事？”男子有点儿不耐烦似地抬起头来。他长着滚圆的脑袋，短短的胡子，象是一个很活跃的人物。

“这房间……咱们换一个房间住怎么样？”女子说。

“换房间？可咱们是昨天晚上好不容易才搬进来的呀。”男子显出诧异的神色。

“虽说是刚搬过来，但原先住的房子大概还空着吧。”

一刹那间，男子眼前浮现出三层楼上一间晒不到阳光的房间，他们大概在那房间里度过了两个星期颇感拘板的日子——房间里挂着印花布做的窗帘，它一直垂到变了色的铺席上，窗边墙壁的油漆都剥落了。窗台上光秃秃的天竺葵蒙上了一层薄薄的尘埃，也不知道有多久没有浇水了。朝窗外望去，小巷永远是那么邋里邋遢，戴着麦秆草帽的中国车夫在无精打采地徘徊……

“不过，住那种房间时，你不老是嚷嚷‘讨厌讨厌’吗？”男子问。

“嗯，可是来到这里我又马上讨厌这里的房间啦。”

女子停住了拿针的手，忧郁地抬起脸来。她眉头紧蹙，眼角修长，显得很敏感。然而只要看看她晕黑的眼圈，你就不难想象她在勉强自己过分地操劳，她的静脉在两鬓的太阳穴处暴出，简直是一种病态。

“唔？同意吗？……不行？”女子问道。

“不过，这房间比先前那一间要大，要舒服，你应该感到满意了。你心里总还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吧？”

女子稍事踌躇，没有作进一步的回答，但她为了强调刚才说过的话，又重复问了一遍：“不行？一定不行吗？”

这一次男子不置可否，只是抽着香烟并将嘴里的烟往报纸

上吐。

房间里又是一片沉寂，只听得室外的雨声依然不止。

“春雨绵绵……”过了一会儿男子骨碌翻了个身仰脸朝上，然后自言自语似地说道，“要是住到芜湖去，做诗就以它发句。”

女子没有答腔，双手在缝衣服。

“芜湖并非那么不好。第一，公司职员的住房面积大，院子也相当宽敞，这就具备栽种花草这一类园艺的条件。据说那里原来是叫什么雍家花园……”

男子突然不往下说了。静悄悄的房间里好象有人在轻轻啜泣。

“喂。”男子招呼女子。

哭声一下子消失了，但马上又时断时续地抽搭起来。

“嗳，敏子。”男子说着抬起上身，一只胳膊支着铺席，脸上露出了困惑不解的眼光，他说道：“你不是和我讲好了，以后不再叽哩咕噜发牢骚，不再眼泪汪汪了吗？……”

男子抬了抬眼皮又说：“除了那件事以外，你也许还有其他的伤心事吧？是想回日本去？或者是留在中国但不愿意去乡下？……”

“不……不！绝不是那么回事嘛。”女子不停地往下掉泪水，同时斩钉截铁地予以否定，口气之坚决有点出人意料之外，“无论你去哪里，我都准备去。可是……”

敏子两眼朝下，一直紧咬着薄薄的下唇，她象在努力抑制泪水夺眶而出。一眼望过去，好象有什么肉眼看不见的东西在她那苍白色的脸颊下燃烧，犹如火炎迫在眉睫。男子注视着妻子颤抖的双肩和湿漉漉的眼睫毛，他好象从眼前的气氛中游离了出来，猝然之间感到了妻子的美貌。

“可是……我讨厌这房间。”女子说。

“所以我刚才不是讲过了嘛，只要你把讨厌这房间的原因讲讲清楚……”

说到这里，男子发现敏子一直在瞅着自己。她的眼睛里满是泪水，眼底深处闪烁着凄伤的光亮，简直会被人误解成复仇的火焰。为什么讨厌这屋子呢？——这不只是男子的疑问，它也是敏子在沉默中向男子提出的反问。男子和敏子相对而视，他说不下去了。

不过话只中断了几秒钟，男子的脸上立即又浮现出有所悟的神色。

“是因为那个吗？”男子象是为了掩盖自己的感触，声音冷淡得有点异常地说，“我也注意到那件事了。”

被男子这么一说，敏子的眼泪扑簌扑簌直向膝上掉。

暮色在不知不觉间降临，窗外更显得一片烟雨濛濛。这时，婴儿不停的啼哭声从天蓝色墙壁的那一边传来，这哭声似乎要驱逐窗外的潇潇暮雨声。

二

鲜艳的朝阳射到突出墙外的窗子上，窗对过耸立着一幢背阳光的三层楼房子，房子的红色泥砖上生有一些青苔。站在房子的幽暗走廊里看过去，那突出墙外的窗子象是一帧以房子为背景的巨幅绘画，坚实的橡木窗框就象是一只镜框，框里嵌着画。画的正中央有一个女子，她侧着脸正在织小袜套。

女子似乎比敏子要年轻些。她穿着鲜艳的大岛绸① 和服外褂，雨后朝阳如洗，金光晒在她丰满的双肩上。女子的脸稍稍低

---

① 大岛绸是出产于鹿儿岛县大岛的绸子。

俯，阳光反射到她那气色很好的脸颊上，甚至可以看见她微厚的嘴唇上面长着淡淡的汗毛。

上午十点钟到十一点钟——也就是旅馆中一天最安静的时刻，在旅馆下榻的商人和游客大都外出了，寄宿在旅馆的职员阶层的人不到下午当然不会回来，唯有女仆穿着拖鞋时不时在长长的走廊上响起一阵脚步声。

此时脚步声正从远而近渐渐向这边传来，一个四十岁模样的女仆端着红茶茶具象剪影画似地从走廊上通过，走廊面对突出墙外的窗户。女仆如果不是被女子叫住，也许根本不曾注意到那个女子，就这么走过去了。然而女子一看见女仆便亲热地招呼起来："阿清。"

女仆微微致意之后，走近那个窗户，说："哨，你真勤快呀……少爷好吗？"

"我家的宝宝？他还没睡醒呢。"女子停住编织衣物的棒针，象孩子似地微笑了，接着又说："哦，对了，阿清。"

"什么事呀？你这么一本正经的样子。"女仆也沐浴在窗前的阳光中，只有围裙特别显眼，她那浅黑色的眼睛在微笑。

"隔壁的野村——那位太太姓野村吧？"女子问。

"是的，叫野村敏子。"

"敏子？这么说来是和我同名喽。她已经搬走了吗？"

"不，好象还得呆五六天，然后，说是去芜湖呢……"

"可是我刚才从那里路过，隔壁一个人也没有哪。"

"不错，因为昨天突然换到三楼上去住了……"

"喔。"女子若有所思地侧着圆圆的脸蛋又问道：

"来到此地的当天就死了孩子，就是她吗？"

"是的，真可怜啊，尽管立刻送了医院。"

"那末孩子是死在医院里的喽？怪不得什么都不知道。"

女子的前额微露忧愁，额前的头发分向两边。但她马上又象原来一样快活地微笑起来，眼神显得很调皮地说:“我要问的已经完了，现在得请你走啦。”

“啊，你这个人真坏呀。”女仆不禁笑了起来，说道:“你要是这么刻薄，往后茑家打电话来我可就偷偷地告诉先生去了哪。”

“行，行，你快点走开吧，红茶不是全冷了?”

女仆离开窗户后，女子又拿起编织的东西，一边还哼起歌来。

上午十点钟到十一点钟——也就是旅馆中一天最安静的时刻，这期间，女仆就到每个房间里去把花瓶里枯萎的插花取出来丢掉。男仆大概也是在这期间去擦二楼和三楼的黄铜栏杆的。寂静的气氛向周围蔓延，只有街上的喧闹声随着阳光从打开着玻璃窗的窗口进入室内。

这时，毛线团突然从女子的膝上滚落下来。线团咚咚跳了跳便拖曳着一根红色毛线咕噜咕噜往走廊上滚去。恰好有一个女人走过这里，她不吭声地拾起毛线团。

“太谢谢了。”女子腼腆地打着招呼，同时离开藤椅站了起来。原来拾毛线团的就是隔壁那位瘦瘦的太太，女子方才还和女仆谈到过她。

“不用客气。”

毛线团由纤细的手指移到雪白滋润的缠着毛线的手上。

“这里很暖和呀。”敏子走到窗前，有点目眩似地微微眯着眼。

“嗯，这么坐着，瞌睡都要上来了。”

两个母亲站在那里相对而笑，显得很幸福。

“喔，多逗人喜爱的小袜套呀。”敏子漫不经心地说。

可是女子听了这句话后，不禁把眼光偷偷地避开了。她

说："已经两年没有拿织针了，因为闲得无聊又拿起来试试。"

"象我这样的人，哪怕再无聊也还是游手好闲的。"

女子把手上编结的东西丢到藤椅上，无可奈何似地微笑了。敏子的话虽然是无心说的，但它却又一次拨动了女子的心弦。

"府上的少爷——是少爷吧？他是什么时候生的？"敏子用手拢了拢头发看着女子问。

敏子昨天对隔壁婴儿的啼哭声不堪忍受，但现在再没有比这婴儿更能引起敏子的兴趣了。而且敏子也十分清楚，兴趣一旦得到满足，痛苦反而加剧。这好比小动物在眼镜蛇面前不会动弹似地，敏子的心在不知不觉间被痛苦本身催眠了；又好比负了伤的兵士故意打开伤口自虐以寻求一时的刺激似地，那是一种必须承受更大苦痛的病态心理。

"今年正月生的。"女子回答后神色有点尴尬，但旋即抬起眼来颇表同情似地补充说道："府上可真是飞来横祸啊。"

敏子濡湿的眼眶里勉强露出了微笑，便说："唉，因为得了肺炎……真好象做了一场大梦。"

女子说："而且新来乍到的，我真不知道怎么安慰你才好。"她不知不觉间泪光闪闪了，"要是我遭到这种不幸，唉，该怎么办才好呢？"

"一时非常悲痛，但随后也就自认命苦罢了。"

两个母亲伫立着，颇感寂寞地看着早晨的阳光。

"此地流行着恶性感冒呢。"女子深有所思似地继续中断了的话碴儿。

"日本要好得多哪。气候也不象此地这么不正常……"

"来此地没多久，所以也说不上什么，不过雨水真是多得出奇呀。"

"今年尤其……唷，孩子哭了。"女子侧着耳朵，脸上浮起了微笑，好象成了另外一个人。她对敏子说："对不起，失陪了。"

话还没说完，先前那个女仆已经吧嗒吧嗒趿着拖鞋把大声啼哭的婴儿抱来了。婴儿被裹在美丽的薄毛呢和服里，锁着双眉，胖得连下巴上的肉都叠在一起了，显得很健康。敏子心里是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婴儿的。

"我去擦窗子，宝宝就醒过来了。"女仆说。

"谢谢。"女子把婴儿轻轻抱到胸前，手势还欠熟练。

"喔，多么可爱的孩子。"敏子伸过头去，闻到了刺鼻的乳香，"喔，喔，真胖啊。"

女子脸上有点发热，她始终没有停止过微笑。女子对敏子的情绪当然深表同情，可是……可是从乳房下面，从丰满的乳房下面有一股洋洋得意的心情直往上涌，这情绪是女子压抑不了的。

三

雍家花园的槐树和柳树在午后的和风里摇曳，日光和树影撒在院子里的草和土上。不，岂只是草和土；张在槐树上的一张和院子颇不谐调的淡蓝色吊床上也有；仰卧在吊床上的有点发胖的男子身上也有，他下身是一条夏天穿的裤子，上身只穿了一件背心。

男子手里燃着雪茄烟，眼睛望着吊在槐树下的一只中国式鸟笼，笼里的鸟大概是文鸟之类的小鸟吧，它也在斑斑日影中从栖木的这头走到那头，又从那头走到这头，这鸟儿还不时看看笼下的男子，好象感到很奇怪。每逢这种情形，男子或是微笑着把雪茄烟送到嘴里，或是象与人谈话似地向鸟儿打着招呼："喂！"

“干什么呀？”

树木在院子里摇曳，周围是氤氲的草香。远处传来过一次轮船的汽笛声响，这时又寂静无声了。那轮船大概早已开远，也许正在长江浑浊的水面上拉出一条条炫目的波纹向东或向西航去了；江边的码头上有一个几乎赤身裸体的乞丐在啃西瓜皮；也许还有些小猪麇集在母猪肚子上争夺乳房，母猪懒洋洋地横躺在地上。——男子看厌了文鸟，便沉湎在这种幻觉里不知不觉昏昏欲睡了。

“喂。”

男子睁开眼来。原来是敏子站在吊床边，她的脸色比住在上海旅馆时略有好转，脸上没有擦粉，头发、腰带、齐膝的浴衣，都沐浴在斑斑日影中。男子看看妻子的脸，无拘无束地张大口打了个哈欠，然后很费劲似地从吊床上抬起身子来。

“给你信，喏。”敏子的双眼嘻笑着，一面把几封信递给男子。

与此同时，敏子又从浴衣的胸前抽出放在粉红色信封里的小小信笺说：“今天我也收到信了。”

男子坐在吊床上咬咬烧短了的雪茄烟，开始漫不经心地读信。敏子也伫立在原处，两眼直瞅着和信封一样颜色的粉红色信笺。

雍家花园的槐树和柳树在午后的微风中摇曳，斑斓的日影撒在他俩身上，显得融和而宁静。文鸟几乎一声不鸣，一只小飞虫不知在嗡嗡什么，舞落到男子的肩上，但旋即又飞走了。

周围沉默了一会儿，敏子眼都没抬，突然轻声叫起来：“啊呀，隔壁的那个婴儿死了……”

“隔壁？”男子竖起耳朵，注意力有点集中了，问道：“你说的隔壁是指哪里？”

“隔壁嘛，喏，就是上海的那个××旅馆的……”

“啊，是那个孩子？真可怜。”

“这么结实的婴儿……”

“生什么病死的？”

“说是感冒。信里说，起先以为是睡觉时着了凉……”敏子好象稍有点兴奋，她吐词很快地继续往下读信：“‘送到医院，还是嫌迟了……’喂！不是一模一样吗？‘打针，输氧气，虽然用尽了各种办法……’下面是什么字呀？喔，是‘哭声’。‘哭声一点一点弱下去，终于在当天夜里十一点零五分断了气，我当时的悲痛，想必一定可以体察……’”

“真是可怜。”男子又轻轻地动了动身子，在吊床上仰脸躺下，一面反复着这句话。

在男子脑海里的什么地方还存留着婴儿行将死亡时的低弱的喘息声。这声音不知怎么一来，立刻变为哭泣声，它从壮健的婴儿身上发出来，透过雨脚声的间隙挤进来。——男子就在这种幻觉中静听妻子读信：“‘想必一定能体察……这不禁使我回想起当初和阿姐相见的事，那时阿姐一定也……’啊，世事浮云，人生真是如梦哪。”

敏子抬起忧郁的双眼，旋即神经质地皱起浓眉。可是瞬间的沉默过去后，敏子的视线落到笼里的文鸟身上，她马上快活地拍打着美丽的双手说：“啊，我有办法了，可以把这只文鸟放掉呀。”

“放掉它？放掉你的宝贝？”

“嗯、嗯，鸟儿再宝贝我也不在乎，替隔壁的婴儿祈福嘛，喂，不是有放鸟祈福的说法吗？给婴儿放文鸟吧，我想文鸟也一定会高兴的。我大概够不到吧？要是拿不到，请你帮我取一下。”

敏子走近槐树根踮起软底拖鞋，尽量伸长手臂，可是要使手指够上挂鸟笼的树枝又是谈何容易！文鸟象发疯似地吧嗒吧嗒

击着翅膀，这么一来，鸟盂里的黍粒散落到鸟笼外了。而男子光是瞅着敏子，象是感到很有趣——妻子仰起头，挺着胸，浑身的重量都支在脚尖上。

“大概够不到了？是拿不到哪。”敏子踮着脚尖，一个旋转对着丈夫说：“你替我拿呀。”

“怎么拿得到？有垫脚的话也许能行，可你即使想放鸟又何必非限时限刻呢？”

“可我要马上放嘛。给我拿呀。否则我要不客气啦，怎么样？我要解吊床了哪……”

敏子瞪着男子，但眼睛里、嘴唇上却充满着笑容。而且这是一种几乎难以平静、幸福之极的微笑。男子甚至感到妻子这种微笑中有着某种刻薄的成分，它颇象一种可怕的势力隐蔽在阳光沐浴下的草木深处，时不时监视着人们。

“你别胡来哪……”男子丢了雪茄烟蒂，开玩笑似地责骂妻子：“别的先不说，你这个样子不是有点对不起隔壁那位太太吗？她那里死了孩子，可你这里却又笑又闹……”

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女子听后突然脸色苍白，而且象个倔强的孩子似地低垂着长睫毛下的双眼，二话没说便将粉红色的信扯了。男子有点尴尬，不过，也许是为了解除窘状吧，他立即又用快活的语调说下去：“当然，话得说回来，能有如此结果还总算是幸福的呢。住在上海时可真够戗。住医院吧，只会焦躁不安；不住吧，又不放心……”

男子忽然缄口不言了。敏子低头看着脚下，留有阳光阴影的脸上不知不觉间泪光闪闪。男子似乎有点困惑不解，他扯扯短须，再也不对此事议论半句了。

“喂。”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之后，敏子依然板着脸背对丈夫没好气地说。

“什么呀？”男子问。

“我，是我可恶吗？那婴儿之死……”敏子猛地转过身来注视着丈夫，眼睛发出的热有点异样，“我为婴儿的死去感到高兴，尽管我感到那是很可怜悯的事，但我还是感到高兴，感到高兴不应该吗？喂，不应该吗？”

敏子的声音空前地粗犷有力。男子什么也不回答，眩眼的阳光替衬衫的肩头和背心涂上一片金色。似乎有一种非人力所及的东西俨然耸立在面前挡住了去路。

(1921年9月)

吴树文译

竹 林 中

樵夫答典史问

是啊，发现那具尸体的正是我。今天早晨，我跟往常一样去砍伐后山的杉树。没料到山后的竹林里，竟有这么一具尸体。地点在哪儿？离山科的驿路有那么四五町①光景。竹子当中夹杂着细小的杉树，那地方连个人影儿也没有。

尸体上身穿淡蓝色短褂，头上戴着有皱纹的京式乌帽，脸朝天倒在那里。想想看，这一刀刚好戳在胸口上，尸体周围竹子的落叶简直就象是浸透了苏枋②水般地染红了。不，已经不再流血了，伤口好象早就凝固了。那里一只马蝇紧紧地叮在伤口上，似乎连我的脚步声都没理会。

没有看见什么凶器吗？没有，啥都没有。只是旁边的杉树底下丢着一根绳子。另外——对，除了绳子还有一把梳子。尸体旁边只有这两样东西。可是周围的草和竹叶，给踩得很厉害，看来那个汉子被害以前，还曾拚命搏斗过一番。什么，有马没有？那里根本进不去马，竹林后面的路才能够走马呢！

---

① 町是日本长度单位，一町约合一〇九米。

② 苏枋，也叫苏木、苏方，是一种常绿小乔木，心材浸液可作红色染料。

云游僧答典史问

不错，昨天我碰见过那个如今成了尸体的汉子。昨天晌午，地点是从关山到山科的路上。那个人跟着一个骑马的妇女朝关山这边走来。女人遮着面纱，我看不见她的脸，只看见了她身上那件夹衣的颜色——好象是红面蓝里子。马是桃花马，记得马鬃是剃光了的①。马有多高吗？总有四尺四寸吧。……不过我是沙门，不大懂得这种事。那个男子——不，既佩着大刀，也带着弓箭；而且在上了黑漆的箭囊里插着二十来支箭，这我至今还清清楚楚地记得。

我做梦也想不到那个汉子会落到这么个下场。人生诚然是如过眼浮云。哎呀呀，我简直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多么可怜！

捕役②答典史问

我抓到的那个人吗？他确实是个臭名昭著的强盗，名叫多襄丸。不过我逮他的时候，他正在粟田口的石桥上嗯嗯地呻吟着呢，大概是从马上摔下来的吧。时间吗？是昨天晚上初更光景。上回我差点儿捉住了他，被他逃掉了；那一回他穿的也是藏青短褂，腰里插着大刀。您瞧，如今他除了刀以外，还带着弓箭呢。啊？原来那个被害的人携带的也是这些……那末杀人的无疑就是这个多襄丸了。缠着皮的弓，黑漆的箭囊，鹰翎的箭十七支——这都是那个被害人随身带的吧。对，正如您说的，马也正

---

① 原文作法师发，将马鬃象和尚头那样剃光。

② 原文作放免，日本古代对一些犯人予以免除徒刑，利用他们来追捕罪犯。

是那匹剃光了鬃毛的桃花马。准是因果报应，被这畜生甩下来啦。它就在石桥过去一点的地方，拖着长长的缰绳，在吃路旁的青芒呢。

在洛中出没的强盗当中，多襄丸这家伙也是个好色之徒。去年秋天，有个好象是来进香的妇女和丫头一道在鸟部寺宝头卢的后山被杀，据说就是这家伙干的。男的被他杀了，骑桃花马的那个女人也不知道给带到什么地方去，后来怎样了呢。也许我不该多嘴，这一点也请您调查一下吧。

老媪答典史问

没错儿，这就是我闺女嫁的那个男人的尸体。他不是京城的人，是若狭国府的武士。名字叫金泽武弘，二十六岁。不，他性情温和，绝不会招人忌恨的。

女儿吗?女儿叫真砂，今年十九岁。她性格刚强，几乎赛过男子。除了武弘以外，她不曾跟别的男人好过。小小的瓜子儿脸，肤色微黑，左眼角上有颗痣。

武弘昨天跟我女儿一道动身到若狭去，竟出了这样的事，真不知前世造了什么孽！女婿已然这样，也只好认命了，可我女儿怎样了呢？真把我急坏了。我这苦老婆子求求您啦，一辈子也忘不了您，哪怕上天入地，也恳求您务必找到女儿的下落。不管怎么说，可恨的是那个叫作什么多襄丸的强盗。他不但害了我女婿，连我女儿也……（老媪泣不成声）

多襄丸的供词

那个男人是我杀死的，可我没杀女的。她到哪儿去啦？这

我可不知道。喏，慢着。再怎么拷问，不知道的也说不出来呀！而且事到如今，我不打算卑鄙地隐瞒什么了。

昨天刚过晌午，我碰见了那对夫妇。那时候碰巧刮了一阵风，撩起了那女人长长垂下的面纱，我瞅见了她的脸。可一眨眼的工夫，就又看不见了。一方面也是由于这个缘故吧，我只觉得那个女人长得象菩萨一样标致。我一时打定了主意，即使杀了那个男的，也非把女的抢到手不可。

咳，杀死个把男人，并不是象你们想的那样了不起的事。要抢女人，男人横竖是要给杀死的。只不过我杀人是用腰间佩的大刀，而你们杀人不用刀，单凭权力，凭金钱，往往还仅仅凭了那张伪善的嘴巴就够了。不错，血是不会流的，人还活得好好的——然而还是给杀了。想想有多么罪孽呀！谁知道究竟是你们坏还是我坏呢？（嘲讽的微笑）

不过，要是能够不杀男人就把女人抢到手，倒也没什么不好。哦，那时候原是想尽量避免杀男人而把女人抢到手。但在那山科的驿路上，说什么也办不到。所以我就想方设法把那对夫妇引到山里去。

这也不费什么事。我跟那对夫妇搭伴着走，跟他们说，对面山上有个古冢，我一挖，挖出了许许多多镜子和大刀，我悄悄地给埋在山后的竹林里了。谁要是想买，随便哪样，出几个钱就成。——那个男的听了我这话，不知不觉地动了心。——您瞧，贪欲有多么可怕啊。不到半个时辰，那对夫妇就跟我一道走上了山路。

到了竹林前面我就说，宝贝埋在这里呢，来看吧。男的利欲熏心，自然同意。可是那个女人连马都没下，说是就在那儿等着。看到竹林那么密，也就难怪她会这么说了。说实在的，这正合我意，就把女人留在那儿，跟男的一块儿走进了竹林。

竹林里起初净是竹子。走了十六七丈，才是一簇疏疏朗朗的杉树。——为了达到我的目的，没有比这地方更便当的了。我扒开竹枝，撒了个听起来好象很有道理的谎，说宝贝就埋在杉树底下。听我这么一说，男的就拚命朝着透过竹叶已经能够看到细小杉树的那个方向走去。这当儿竹子稀疏起来，并立着好几棵杉树——刚走到这儿，我就马上把对方按倒。那人不愧是个佩刀的，好象相当有力气；无奈我给他个措手不及，他怎么也招架不住。马上就给捆到一棵杉树脚下了。绳子吗？这是做贼的妙处，随时得翻墙越壁，所以腰间早就准备好了。当然，为了不让他喊出声来，就用竹子的落叶堵上他的嘴，此外就没什么麻烦了。

我把男的安排停当后，就又到女人那里去说，那个男的好象得了急病，要她快去看看。不用说，这一次也达到了目的。女的已经摘掉那个垂着面纱的市女笠，就那样被我拉着手走到竹林深处来了。到这儿一看，男的给捆在杉树脚上呢——女人一看到这副情景，不知什么工夫从怀里掏出了小刀，闪亮亮地拔出了鞘。我从来还没见过那么烈性子的女人呢。这当儿只要稍微一大意，就会被她一刀戳破了肚皮。不，即使躲过了这一下，在她的乱刀下面，指不定会受什么样的伤呢。我毕竟是多襄丸啊，好歹连大刀也没拔，到底把她的小刀打落了。再怎么刚强的女人，没有了武器也就没办法了。我终于照原来想的那样，不杀害男人，就把女人弄到了手。

不杀害男人——是的，只要把女人弄到手，我并不曾打算要男人的命。可是正当我丢下伏在地上哭泣的女人，往竹林外头逃去的时候，那个女人突然象疯子一样抓住了我的胳膊，而且她断断续续地喊道，你也罢，我丈夫也罢，你们之间总得死一个。在两个男人面前丢丑，比死还痛苦。后来还气喘吁吁地说，不管

是你们哪个活下来，我就情愿跟他。这时我猛地对那个男人动了杀机。（阴郁的兴奋）

我这么一说，你们一定会认为我比你们还要残酷。那是因为你们不曾看见那个女人的脸，尤其是一瞬间她那烈火般的眸子。我和这个女人眼光相遇时，心想就是天打雷霹，也要把她娶到手。我只有娶她为妻这么一个念头。这不是象你们所想象的那种下流的色欲。假若当时除了色欲之外什么愿望也没有，我就是把女人踢倒了，也非逃跑不可。这样，我的大刀也就不至于沾上男人的血了。但是我在阴暗的竹林中定睛看了看女人的脸。当时我就打定主意，不杀死男人，绝不离开这里。

但是杀男人嘛，我也不想用卑鄙的手段。我给他松了绑，要求跟他用大刀来决斗。（丢在杉树脚下的绳子，就是那时忘了扔掉的。）那个男人依然煞白着脸，马上把大刀拔出了鞘。一眨眼的工夫，一声不响气冲冲地向我扑来。——交手的结果怎样，那就不用多说了。第二十三个回合，我的大刀把对方的胸膛刺透了。请不要忘记——是第二十三个回合啊。直到现在，我对他这一点还是佩服的。因为他是天下唯一和我交手到二十合以上的。（快活的微笑）

男人刚一倒下，我就提着血淋淋的大刀，回头去看女人。可哪里想到，女人已经无影无踪了。她逃到哪儿去了呢？我在那簇杉树中找了找，可是竹子的落叶上，连点可疑的痕迹也没有。竖起耳朵听了听，只传来了男子喉间发出的断气声。

也许我刚开始抡刀的时候，那个女人为了呼救，就钻出竹林逃跑了。——想到这里，这下子我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就拿了大刀和弓箭，立即又回到原来的山路上去。女人的马还在那儿静静地吃草呢。以后的事情就用不着去说了。只是在进京之前，我已经把大刀卖掉了。——我的口供完啦。我这颗脑袋总

有挂在苦楝树[1]梢上的一天，请处我以极刑吧。(气概昂然)

来到清水寺的女人的忏悔

那个穿藏青短褂的人把我污辱以后，就瞧着我那被绑起来的丈夫嘲笑起来。我丈夫该是多么气愤啊。可他不管怎么挣扎，浑身绑着的绳子只是越勒越紧。我不由得滚也似的跑到丈夫身边去——不，是想要跑过去。可是那个人马上一脚把我踢倒了。就在这当儿，我觉察到丈夫眼里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光。难以形容的——直到现在，我一想起他那眼神还不禁发抖。丈夫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在这一刹那间，用眼睛把他整个儿的心意传给我了。可闪烁在他眼睛里的，既不是愤怒也不是悲哀——只是蔑视我的冷冰冰的光呀！与其说是被那个人踢的，毋宁说是由于受了这眼光的刺激，我不由得喊了一句什么，就终于昏倒了。

后来我总算恢复了知觉。一看，那个穿藏青短褂的人已经不知去向。只剩下我丈夫被绑在杉树脚下。我从落满竹叶的地上勉勉强强撑起身来，看了看丈夫的脸。但是丈夫的眼神跟方才丝毫没有两样。在冷冰冰的轻蔑之下，蕴藏着憎恶的光。羞耻，悲哀，愤怒——简直不知道怎么形容当时我心里的感觉才好。我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走到丈夫身边。

“你呀，事情已经是这样了，我再也不能跟你在一块儿啦。我打算一死了之。可是……可是请你也死掉。你看到了我的耻辱，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就这样活下去。”

我拚命地说了这么几句。然而丈夫只是厌恶地盯着我。我按捺住几乎要破裂的胸膛，搜寻丈夫的大刀。大概是给强盗抢

[1] 日本古代在牢狱门口植以苦楝树，以便将犯人枭首示众。

去了，大刀自不用说，竹丛里连弓箭也没有了。可是幸亏小刀还掉在我脚底下。我举起小刀，又对丈夫说了一遍："那末，请允许我先要了你的命，我随后就来。"

丈夫听了我这话，好容易才动了动嘴唇。他嘴里塞满了竹子的落叶，声音当然是一点儿也听不见的。但是我一看见他的嘴动，马上就明白了他在说什么。他依然对我抱着轻蔑的态度，说了句："杀吧。"我几乎象作梦一般朝着丈夫那穿着淡蓝色短褂的胸口噗哧一声把小刀戳了进去。

我这时大概又昏过去了。好歹恢复知觉后，四下里打量了一下，丈夫仍旧绑在那里，早已咽了气。透过交错的竹杉，一道夕阳从天空里射到他那苍白的脸上。我忍着哭声，给尸体松了绑。于是……于是我怎样了呢？唯独这一点，我已经没有力气来说明了。横竖我怎样也没有能耐去死。把小刀往喉咙里戳也罢，投身到山脚下的池子里也罢，种种办法都试过了，可就是死不了。现在还这么活着，这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淡淡的惨笑）象我这样没有骨气的人，说不定连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也不屑睬一眼了。可是，杀了丈夫的我，被强盗糟蹋了的我，究竟该怎么办才好呢？我究竟……我……（突然激烈地抽搐）

鬼魂借巫女之口所说的话

——强盗奸污完了我的妻子，就在那儿坐下来，用种种话来安慰她。我当然说不出话来，身子也给绑在杉树脚下，可是我多次给妻子使眼色，想暗示她，不要把这个人的话信以为真。要知道，不管他说什么都是一派谎言。可是我妻子沮丧地坐在竹子的落叶上，一个劲儿地望着自己的膝头。怎么看也象是在专心听强盗的话哪。我嫉妒得浑身发抖，可是强盗花言巧语地变着法

儿讲下去，最后竟大胆地说出了这样的话：即便就被糟塌这么一回，反正跟丈夫也很难再圆满相处了。与其跟这样的丈夫过下去，你有没有作我的妻子的打算呢？我正因为疼你，才干出了这样一桩无法无天的事来。

听强盗这么一说，妻子竟然就心荡神驰地仰起脸来。我还从来没看到妻子象那个时刻那么美丽过。可是那个美丽的妻子，当着象这样被绑起来的我的面，怎么回答了强盗呢？尽管魂游冥世，每逢想起妻子的回答，就怒火中烧。妻子确实是这样说的："那末，请你随便把我带到哪儿去吧。"（沉默良久）

妻子的罪过，还不止于此。要仅仅是这样，我也不至于在冥冥之中这么痛苦了。可是妻子犹如作梦一般被强盗牵着手往竹林外面走去的当儿，脸色忽然变得刷白，指着杉树脚下的我，象发疯了般地喊了好几遍："请你把那个人杀掉。只要他活着，我就不能跟你在一块儿。""请你把那个人杀掉。"——这句话象一股狂风，即使现在也好象要把我头朝下刮落到遥远、黑暗的深渊底下去。哪怕是一次，难道人的嘴巴曾吐出过这样可憎恶的话吗？哪怕是一次，难道人的耳朵曾听到过这样可诅咒的话吗？哪怕是一次，难道……（突然一阵冷笑）听了这话，连强盗也煞白了脸。"请你把那个人杀掉。"——妻子边这么喊着，边拉住强盗的胳膊。强盗定睛看着我的妻子，不说杀也不说不杀……我刚这么一想，妻子一脚就给踢倒在竹子的落叶上了。（又迸发出一阵冷笑）强盗安详地交抱起胳膊，向我看了看："那个女人你打算怎么处置？是杀掉，还是饶她一条命？点一下头吧：杀掉吗？"——单凭这句话，我就想赦免强盗的罪孽。（再度沉默良久）

趁着我迟疑的工夫，妻子喊叫了一句什么，立即逃到竹林深处去了。强盗马上扑奔过去，可是好象连袖子也没抓着。我仿佛是在梦幻中看到了这副情景。

妻子逃掉以后，强盗夺过我的大刀弓箭，把我身上绑的绳子割断一处。我记得强盗消失到竹林外面的时候，喃喃地说了句："这回该轮到我了。"以后，周围寂静下来。不，还有什么人的哭声哩。我一边解开绳子，一边侧耳细听。呃，这不是我自己的哭声吗？（第三次沉默良久）

我很吃力地从杉树脚下抬起我那精疲力竭的身子。妻子落下的小刀就在我跟前闪着光。我把它拿在手里，朝着胸口一戳。一块腥味的玩意儿涌到嘴里来。我丝毫不觉得痛苦，只是胸口凉了以后，四下里越发寂然无声。哎呀，多么凄凉啊！连只小鸟也不飞到这山后的竹林上空来啁啾，唯有几抹阳光寂寥地飘在竹子和杉树梢头。就连这阳光也逐渐暗淡下来，杉竹都再也看不见了。我倒在那儿，笼罩在深沉的静穆之中。

这当儿有谁蹑手蹑脚地走到我身边来了。我想掉过头去看一看，但是不知什么时候我周围已经昏暗下来了。什么人——不知是谁，用看不见的手悄悄地拔掉了我胸口上的小刀。同时，鲜血又涌到我嘴里来。从此，我就永远沉沦在冥世的黑暗中了。……

（1921年12月）

文洁若译

将　军①

一　白带子②队

明治三十七年③十一月二十六日拂晓。第×师团第×联队的白带子队为了夺取松树山的备用炮台，从九十三高地的北麓出发了。

道路沿着山背后蜿蜒而行，所以今天的队形也很特别，排成四列纵队迂回前进。在寸草不生的微暗的路上，一队士兵并排端着步枪放轻脚步走着，只能依稀看见白带子，这无疑是一派悲壮景象。现任指挥官的 M 大尉自从站在这支队伍的前列时起，犹如换了个人似的，变得寡言阴郁。可是士兵们都意外地没有失去平时的劲头。一则是靠了日本民族精神④的力量，二则是凭着一股酒劲。

继续行进片刻以后，队伍从顽石垒垒的山后走到正当风口的河床上。

---

① 原文共分四节，这里选译了第一、四节。文中的将军（N阁下）影射日本陆军大将乃木希典（1849—1912）。日俄战争期间，他曾以大量牺牲士兵生命的战术攻下了旅顺口。他于明治天皇逝世的当天剖腹自杀（夫人也一道自刎），死后被当时的日本政府封为军神。

② 原文作白襷，襷是日本古代过节时或到高官显贵面前时用来挽和服长袖的带子，斜系在两肩上，在背后交叉。这里是敢死队的标志。

③ 明治三十七年是一九〇五年。

④ 原文作日本魂，也叫大和魂。日本军国主义者曾利用为鼓动武士道精神的口号。

“喂，回头看呀。”据说原来是开纸店的田口一等兵对从同一中队选拔出来的、木匠出身的堀尾一等兵说，“大伙儿都在朝这边敬礼呢。”

堀尾一等兵回头一看，果然在黑压压地隆起的高地上，以联队长为首的几名高级军官背对着略微泛红的天空，对正在向死亡之地行进的这一队士兵致以最后的敬礼。

“怎么样？多了不起呀。能参加白带子队也挺光荣哩。”

“光荣个啥？”堀尾一等兵郁悒地把肩头的步枪往上颠了颠。“咱们可都是去送死的。这样看来，××××××××××××××①，哪儿有这么便宜的事儿！”

“那不对，那样讲就对不起×××啦。”

“混蛋！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向小卖店打一合酒，光敬礼是不卖给你的。”

田口一等兵没有回答。因为他已摸透了对方的脾气，只要带点酒意，堀尾就爱讲刻薄话。

可是堀尾一等兵还执拗地讲下去：“我不是说凭着敬礼来买。什么×××××啦，×××××啦，净说些冠冕堂皇的话，全是一派谎言。喏，兄弟，你说是不是？”

堀尾一等兵这话是对为人憨厚的江木上等兵说的。江木和他是一个中队的，据说曾作过小学教师。

可是也不知是怎么回事，这位憨厚的上等兵偏偏这时候突然露出恶狠狠的样子向酒气熏天的对方的脸抛出尖刻的回答：“混蛋！咱们的职责不就是去送死吗？”

这时白带子队已经越过了河床。那边有七八座中国老百姓的泥巴墙房屋，静悄悄地迎接着黎明……在这些民房的屋顶上，

---

① ×代表被检查官删除的字，下同。

山褶呈冷冰冰的暗茶褐色(接近石油的颜色)的松树山近在咫尺。这支队伍离开村子后立即解散了四列纵队的队形。一律全副武装,爬过了几条道路,逼近敌前。

当然,江木上等兵也夹在当中匍匐前行。"向小卖部打一合酒,光敬礼是不卖给你的。"——堀尾一等兵算是替他说出了心里话。可是沉默寡言的他,只把这个想法牢牢藏在心里。因此,战友的话越发象揭了他的疮疤似的,使他悲愤。他犹如一头野兽,在冰冻的道路上爬啊爬啊,战争和死亡的念头交错着闪现在脑际。可是,从这样的思想活动中得不到丝毫的光明。死亡,即使是×××××的,终究也是可诅咒的怪物。战争——他甚至连战争是罪恶的这个概念都没有。与战争相比,罪恶正因为是出自个人的激情,还有×××××××的地方。可是战争无非是×××××××××××××××而已。而且,他——还不仅仅是他;从各师团选拔出来的两千余人组成的白带子队,仅仅凭着伟大的×××,管你愿意不愿意,非送死不可。……

"来了,来了。你是哪个联队的?"

江木上等兵四下里打量了一下。队伍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抵达了松树山山麓的集合地。身穿土黄色军装、束着古色古香的带子的各师团的士兵已经集合在那里。——向他讲话的也就是其中的一人。那个士兵坐在石头上,在晨光熹微中挤着腮帮子上的粉刺。

"是第×联队的。"

"原来是饭桶联队的啊。"

江木上等兵板着面孔,没有答理这句俏皮话。

几小时后,在这个步兵阵地上,敌我双方的炮弹发出凄厉的呼啸声飞驰。在李家屯的我方海军炮的轰击使耸立在眼前的松树山的山腰屡次三番腾起黄尘。尘土刚刚飞扬,又闪出浅紫色

的光，唯因是在白昼，这副情景就越发显得悲壮。可是两千人组成的白带子队依然没有失掉平时的劲头，在这炮击中伺机而动。事实上，为了不被恐怖所压倒，也只好尽力装出一副快活的样子。

“打得好冲啊。”堀尾一等兵仰望天空说。

这时，长长的呼啸声再度划破头上的空气，他不禁缩起脖儿，对似乎为遮挡滚滚尘烟而用手帕掩鼻的田口一等兵说：“这次是二十八厘米的。”

田口一等兵向他笑了笑，悄悄地把手帕藏进兜里。那是他出征时相好的艺妓送给他的花边手帕。

“二十八厘米炮弹的声响可不是这样的……”

田口一等兵话音没落，就露出一副狼狈相，端正了姿势。同时，众多的士兵也好象接到了无声的命令，一个个在原地站好。原来是军司令官N将军率领着几名幕僚，朝他们这边庄严地走来了。

“喂，不要吵，别吵。”将军环顾着阵地，以略带沙哑的声音说，“在这么狭窄的地方，不消敬礼什么的了。你们是哪个联队的白带子队？”

田口一等兵感到将军的眼睛在注视着自己。那双眼睛足以使他几乎象个处女一样难为情。

“报告，是步兵第×联队的。”

“嗯，鼓足劲儿干吧。”将军握了握他的手，然后把目光转向堀尾一等兵，仍伸出右手，重复了同样的话。“你也鼓足劲儿干吧。”

堀尾一等兵听了这话，全身筋肉都僵硬了似的，作出直立不动的姿势。他是宽肩膀，大手，高颧骨，红脸膛。——他这种特征，看来至少给这个老将军以良好的印象，觉得他象个帝国军人

的模范。将军就站在那里，热心地继续讲下去。

“现在攻打的那个炮台，今晚你们要把它夺过来。这样，预备队就可以跟着你们把那一带的炮台都拿下来。你们必须抱着一举攻入那个炮台的决心。”将军这样讲着，他的声音不知不觉之间多少带着演戏般的激动的腔调。“好不好？决不可半路上停下来射击，要把五尺身躯当作一颗炮弹，猛冲进去。全靠你们啦，要坚决干呀。”

将军好象要传达“坚决”的意思，紧紧握了握堀尾一等兵的手，然后走过去了。

“真没劲……”堀尾一等兵泛着狡猾的表情目送将军的后影，向田口一等兵使了使眼色。“喂，谁稀罕跟那么个老头子握手。”

田口一等兵苦笑了。堀尾一等兵看了这副光景，不知怎地心里感到有些过意不去。同时又感到对方的苦笑可憎。

这时，江木上等兵突然在旁边招呼说：“怎么啦，握了手就×××吗？”

“别，别，可别跟着人家学舌。”

这次堀尾一等兵不禁苦笑了。

“想到××，才生气。我是豁出这条命去了。”

江木上等兵这样一说，田口一等兵也插嘴道：“对，大家都要为国捐躯呀。”

“我不知道搞的都是什么名堂，反正这条命我也不要了。比方说，要是把×××××××对准了你，你就什么都豁出去了吧。”江木上等兵的眉宇间露出郁悒激动之色。“就是这么一种心情。强盗只要抢走了钱，就不会说×××××××。可是，咱们总归是要送死的。是×××××××××××××××××××××的。反正非死不可，干脆漂漂亮亮地×××不好吗？”

堀尾一等兵酒气未消，他听着这些话的时候，眼睛里对这个温柔敦厚的战友越发含有轻蔑之色了。舍命算得了什么？——他心里这么想着，出神地仰望天空。然后下定决心，今晚决不落在人后，为了报答将军的握手，一定充当肉弹。

当晚八时过几分，江木上等兵被手榴弹打中，全身焦黑，倒在松树山的山腰了。这当儿，一名系白带子的士兵，嘴里断断续续喊着什么，穿过铁蒺藜跑过来。他一看见战友的尸体，就将一只脚踏在尸体的胸膛上，突然放声大笑。声音那么大——在敌我双方猛烈的炮火中，那阵哄笑声确实激起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反响。

“万岁！日本万岁！恶魔投降，仇敌溃散！第×联队万岁！万岁！万万岁！”

他一手挥动着枪，连手榴弹划破他眼前的黑暗爆炸也不在意，继续声嘶力竭地喊叫。透过光线一看，原来是由于头颅中弹，似乎在突击中发了疯的堀尾一等兵其人。

四　父与子

大正七年[①]十月的一个晚上，中村少将（当年他是少佐，在军队里担任参谋）在西式客厅里衔着点燃的哈瓦那雪茄，呆呆地把身子埋在圈椅里。

二十多年的赋闲岁月使这位少将变成了个和蔼的老头儿。尤其是今晚穿着和服的关系吧，从他那光秃秃的脑门儿，肌肉松弛的嘴角，越发看得出他的性情是温和的。少将靠着圈椅背，悠然环视四周，忽然叹了一口气。

---

① 大正七年是一九一八年。

这个房间的墙壁上到处挂着影印画的像框，这些画看来都是西洋画的复制品。其中一幅是倚着窗的寂寞的少女肖像。还有一幅是阳光透过柏树枝叶的风景图。在电灯光下，这些画给这间古色古香的客厅带来了怪寒峭的严肃气氛。不知怎的，这种气氛好象使少将感到不悦。

沉默半晌以后，突然间少将听见了室外轻轻的叩门声。

"进来。"

话音未落，一个穿大学制服的高个子青年走进室内。这个青年站到少将面前，伸手扶着那里的一把椅子，劈头就问："有什么事吗？爸爸。"

"嗯。你先坐下来吧。"

青年遵命坐下了。

"有什么事啊？"

少将在回答之前，纳闷地望了望青年胸部的金色钮扣。

"今天你干什么来着？"

"今天是河合的……爸爸没听说过这个人吧？他跟我一样，是文科学生。我参加了河合的追悼会，刚刚回来。"

少将点点头，吐出了哈瓦那雪茄的浓郁的烟，这才懒洋洋地言归正传。

"这墙上的画，是你给换上的吗？"

"是，还没跟您说，是我今天早晨换上的。不行吗？"

"没什么不行。倒不是说不行，不过我想，唯独那幅N阁下的肖像，要挂上才好。"

"挂在这些画当中吗？"青年不禁微微一笑。

"挂在这些画之间不行吗？"

"倒不是说不行。——可是，太可笑了吧。"

"那边不是也有肖像画吗？"少将指着壁炉上面的墙壁说。

那面墙上，镶在像框里的五十几岁的伦勃朗① 在安详地俯视少将。

“那是另一码事。和N将军搞不到一块儿。”

“是吗？那就没法子了。”

少将不费什么周折就死了心。他又吐着雪茄的烟，心平气和地说：“你……或者说你们这一辈人，对N将军有什么看法？”

“倒也没有什么看法。反正他是个伟大的军人吧。”

青年觉得老父亲的眼神里有晚间饮酒后的醉意。

“阁下是伟大的军人，但是他又确实有长者风度，为人和蔼可亲……”

少将几乎是带着感伤情调谈起将军的轶事：

那是日俄战争后，少将到那须野的别墅去拜访将军时的事。那天，他到别墅一看，看门人说将军夫妇刚刚到后山散步去了。少将知道怎么走，就决定到后山去。他走了两三百米就遇见了身穿棉衣的将军同夫人一道站在那里。少将同这对老夫妻站着交谈了一会儿。可是将军老是站在那里不动。于是少将问道：“在这儿有什么事吗？”将军当即笑起来，说：“是这么回事儿，我老伴儿刚才想解手，跟着我们来的学生们分头给找地方去了。”差不多就是这个时节，那一次路边还落着毛栗子。

少将说到这里，眯缝着眼，独自高兴地微笑了一下，又接着讲下去：

这时，精神抖擞的四五个中学生同时从色彩斑斓的树林里奔跑过来。他们根本没注意少将，却把将军夫妇围上，纷纷报告他们为夫人找到的地方。而且，为了让夫人去他们各自找到的地方，甚至天真地吵起来。“那末就请你们抽签吧。”将军这样

---

① 伦勃朗(1609—1669)，荷兰画家。他怀着同情描绘城市贫民、流浪者和农民的形象，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矛盾。

说，又朝着少将笑了……

青年听罢，也忍不住笑了，说："那倒是个无伤大雅的故事。但是讲给西洋人听可不合适。"

"就是这么个情况，即使是十二三岁的中学生，只要说是N阁下，他们就象对叔叔那样亲近他。阁下决不是你们所想象的那样的一介武夫。"

少将高兴地讲毕，又望了望壁炉上挂的伦勃朗的肖像："那也是个品格高尚的人吗？"

"对，他是个伟大的画家。"

"与N阁下相比如何？"

青年脸上露出困窘的神色："这就很难说了——反正我们在心情方面对他比对N将军更接近一些。"

"你说阁下跟你们有距离，指的是哪一方面呢？"

"怎么说好呢？——就拿这件事来说吧：例如，今天我们给河合开了追悼会，他也是自杀的。可是在自杀以前……"青年一本正经地看着父亲的脸说，"他可没有照像的闲情逸致。"

这一次轮到心情愉快的少将眼里泛出惶惑的神色了。

"照张像不好吗？还有最后留个纪念的意义呢……"

"为谁呢？"

"也说不上是为谁——首先是我们，不是都想看看N阁下的遗容吗？"

"我想，至少N将军就不该考虑到这一点。我觉得似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将军自杀的心情。可就是不能理解为什么要照像①。何况他死后每家店铺的橱窗都展出他的照片……"

少将几乎愤怒地打断了青年的话。

---

① 按乃木夫妇在自杀之前，曾把摄影师请到家里留影。

"这么说就太不尽人情啦。阁下不是那样的俗人。他是地地道道至诚的人。"

可是青年的神色和口气依然很冷静。

"当然不是俗人吧。也可以想象他是个至诚的人。不过那种至诚不是我们能够清楚理解的。可以想见，我们的后代就更不能理解了……"

父子之间一时陷入不愉快的沉默。

"这是由于时代不同了。"少将好不容易补充说。

"对，是这么回事……"青年刚说到这里，眼睛里就泛出倾听窗外动静的神色。"下雨啦，爸爸。"

"下雨？"少将伸着两只脚，喜形于色转变了话题，"但愿榅桲不要再掉才好。"

（1921年12月）

文学朴译

斗　车

良平八岁那年，小田原① 和热海② 之间开始铺设小火车轨道。他每天都去村边观看这项工程。说是工程，其实只是用斗车装运土方——不过良平正是对此颇感兴趣而跑去观看的。

装好了土的斗车上站着两个小工。斗车走的是下坡路，不用人推它自己就会飞跑起来。斗车摇晃着车的底座在前进，小工们那号衣的下摆随风飘荡，细长的路轨弯弯曲曲——瞅着这副情景，良平很想去当个土方小工。他还想和那些小工一起乘一下斗车，哪怕一次也是好的。斗车开到村边的平地上以后，就在那里自然而然地停下了。与此同时，小工们很轻巧地从斗车上跳下来，转眼间，就把车斗里的土全部倾倒在轨道的尽头处了。接下来，小工们便一步步推着斗车，开始朝来时的路登坡上山。此时良平心想，即使乘不了斗车，但只要能推推它也是好的呀。

有一天黄昏——那是二月上旬的时候，良平领着比自己小两岁的弟弟，以及一个和弟弟同岁的邻居家的小孩，一起到停着斗车的村边去。斗车粘满了泥巴并排列在斜日余辉之中。可是，除此而外，哪里也看不见小工们的影子。三个孩子诚惶诚恐地去推最边上的一辆斗车。三个人一齐使劲一推，斗车突然咕

① 小田原是神奈川县西南部的城市。

② 热海是静冈县伊豆半岛的东北角上的城市，面临相模湾。

隆一晃，车轮转动起来了。这一声响吓得良平汗毛一下子竖了起来。但车轮第二次发出声响时，良平已经不再惊骇了。咕隆，咕隆……三个人的手一起推着斗车，斗车也随着这声响徐徐地沿着轨道往上爬。

没一会儿，斗车走出了一二十米远，这时，轨道的坡度变陡了。三个人怎么使劲推，斗车也纹丝不动，甚至动辄有随着斗车一起被推回原处的可能。良平觉得已经可以了，于是就向比自己还小两岁的两个小孩打信号。

"来，上吧！"

他们同时松开了手，跳上斗车。起初，斗车只是徐徐而动，接着，眼看势头越来越猛，一口气从轨道上溜了下去。路上所向披靡，风景扑面而来，好象一下子一劈而二似地向两侧分开，并在眼前迅速展开。薄暮微风拂面，足下斗车跳动——良平仿佛羽化而登仙了。

不过，两三分钟之后，斗车回到了终点，在原处停下了。

"来，再推一次。"

良平和这两个比自己小的孩子一起，打算再一次往坡上推斗车。车轮还没起动，他们忽然听到背后有人的脚步声。不仅如此，他们刚听得脚步声传过来，这声音马上就变成了叫骂声。

"他妈的！是和谁打过招呼来动斗车的？"

一个高个子小工站在那儿，他身穿一件旧号衣，头上戴着一顶已经过了时令的麦秸草帽。

——看到这种姿势，良平已经和两个小孩儿一起逃出十来米远了。——自那以后，良平有事外出归来时，即使看到斗车停在一个人影也不见的工地上，也不想第二次再乘乘看了。而那个小工叫骂时的姿态，一直到现在还清晰地铭刻在良平心上，在良平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一顶小小的黄色麦秸草帽浮

现在薄暮的微明之中。——不过，就连这样的记忆似乎也一年比一年模糊了。

又过了十几天，良平一个人来到工地，他站在那里看着斗车往上爬，这时正午已经过去了。除了装土的斗车之外，良平看到有一辆斗车载着枕木从铺设干线用的粗轨上往坡上爬。推这辆斗车的是两个年轻人。良平一见他俩，就感到他们身上有一种平易可亲的气氛。

“这样的人是不会训斥我的。”——良平这样想着，就向斗车奔去。

“叔叔，我也来帮你们推好吗？”

其中有一个人，——穿着有条纹的衬衣正埋头推着斗车的男工，果然不出良平所料，头也没抬一下，立即爽快地答了话。

“哦，来推吧。”

良平钻进两个男工之间，开始拚命地推起来。

“你这小鬼很有点劲啊。”

另一个男工，——他耳朵上夹着一支香烟，也这么称赞着良平。

推了一会儿之后，轨道的坡度逐渐变得平缓起来。“已经不用再推了。”——他们会不会马上说这话了呢？良平心里七上八下地嘀咕着。可是那两个年轻的小工还是闷声不响地继续推他们的斗车，只是腰板比刚才挺得更直了。良平终于忍耐不住，战战兢兢地试探着：“一直照这样推下去好吗？”

“当然好喽。”两个男工同时回答。

良平心想：“真是和蔼可亲的人。”

再往前推了五六百米远，轨道又一次碰上了陡坡。这里，两侧是蜜桔园，不少橙黄色的果实沐浴在阳光下。

“还是上坡好，这样，他们就可以一直让我推下去啦。”——

良平心里这么想，一边使出全身的劲来推着斗车。

从蜜桔园中间往上推到最高处，轨道一下子急转直下。身穿条纹衬衣的男工对良平喊了声:“喂，上来。”良平立即举脚跃上斗车。在三个人附着车身乘上来的同时，斗车已扇动着蜜桔园里的香气，在轨道上一股劲儿飞快地滑动起来。“乘斗车比推斗车要美得多呢。”——良平让自己的外衣鼓着野风，一面想着这毋庸置疑的道理。“推着斗车前进的路程越长，回来时乘斗车的机会也越多。”——良平还这么想过。

斗车一来到竹丛区，慢慢地停止了飞驰。三个人又象方才那样,开始推起这辆沉重的斗车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竹丛已经不见了,代之而来的是杂树林。这里,上坡的路途上，到处都是落叶,连锈得发红的铁轨都几乎全被淹没了。沿着这条路,斗车好容易才登上坡顶。这时,只见蓝霞辽海展开在悬崖峭壁的那一边,洋面上寒意轻笼。与此同时,良平马上清清楚楚地意识到，已经走到过分远的地方来了。

三个人又乘上斗车,斗车沿着海的左边滑行,同时从杂树林的枝叶下钻过。不过，良平此时的感觉已不象方才那样兴致勃勃了。“斗车马上回去就好了。”——良平暗暗地祷念起来。当然,他自己也很清楚,不到达目的地,斗车也好,人也好，都还不能往回返。

接下来,斗车停在一个茶馆前,茶馆背靠开凿过的山岳，屋顶是用茅草葺的。两个小工一走进店里，就和背着乳儿的老板娘搭着腔,一边悠闲自得地又是喝茶又是吃点心。良平独自一人在斗车周围转着,心里焦躁不安。斗车底座坚实牢固,一路上飞溅在底座板上的泥巴这时已经干了。

过了一会儿,他们从茶馆出来,临出来的时候,那个耳朵上夹着香烟的男工(此时已经不见香烟夹在耳朵上了)，递给站在

斗车旁的良平一包用报纸包着的粗点心。良平冷冰冰地说了声："谢谢。"但他马上又感到，这么冷淡有点对不起那位男工。良平象是为了掩饰自己的冷淡，就拿起一块点心放进嘴里。大概是因为用报纸包的缘故吧，点心沾染上了一股油墨味。

三个人一边推着斗车一边沿着平缓的斜坡往上爬。良平虽然手扶斗车，但是心不在焉，他在想着别的事。

沿这个山坡一直往前下到坡脚，这里又有一个茶馆，它和前面的那一个差不多。两个小工进入茶馆以后，良平坐在斗车上，一心记挂着回去的事。茶馆前的梅花已开放，照射在梅花上的夕阳在一点点地消失。"太阳就要下山了。"——良平这么一想，觉得不能再这么稀里糊涂地坐下去了。他时而踢踢斗车的车轮，尽管明明知道自己一个人没法动一下斗车，但还是哼哼唧唧地不时试着推一下车子，——他借此来排遣烦忧。

可是两个小工一出来，他们就把手搭在斗车的枕木上，一边漫不经心地对良平这样说："你可以回去了。我们今天得在对面住一宿。"

"回家太晚了的话，你家里也许要不放心了呢。"

良平刹那间瞠目结舌地怔住了。天色快黑下来了，虽说去年岁暮时分，自己和母亲一起赶路去过岩村，可是今天的路程有去年的三四倍远，而且现在必须自己一个人走回家去，——良平一下子明白过来是这么回事了。他几乎要哭出来，然而哭又何济于事呢？良平觉得现在不是哭的时候。他向这两个年轻的小工很不自然地鞠了个躬告辞之后，就拚命地顺着轨道跑步前进。

良平不顾一切地沿着轨道的一侧不停地奔跑着，过了一会儿，良平发觉兜里的那包点心变得碍手碍脚起来，他就把点心抛到路旁不要了，接着又把脚上的木底草屐也脱下丢弃了。于是，

小石子直接侵入到薄薄的布袜子里，不过脚倒是轻得多了。良平感觉到海洋是在左边，他就这样跑上了陡坡。有时眼泪要往上涌，脸就自然而然地歪扭了。——即使勉强忍住了泪，可鼻子总不停地抽嗒作响。

良平从竹丛边穿过时，日金山① 天际的晚霞已经开始消敛。良平越发焦虑不安起来。也许是去和来情况有所不一样的缘故吧，景色的不同也令人担心和不安。这时，良平感到衣服都已经被汗水所浸透，但自己还得象刚才那样继续拚命赶路，于是他就把和服外褂脱下丢在路边了。

来到蜜桔园的时候，周围越来越暗了。"只要能保住性命——"良平一边这样想着，一边连滑带跌地继续赶路。

好不容易在远处的暮霭当中显出了村边工地的影子。这时，良平咬咬牙不由得要哭，他哭丧着脸，但终于没有哭出来，又继续向前奔跑起来。

进入自己的村子一看，左右两侧的人家，电灯都已经亮了。在电灯光下，良平自己也很清楚地看到，从他汗涔涔的头上直冒热气。正在井边汲水的妇女们，以及正从田里归来的男人们，看到良平气吁吁地跑来，都向着良平发问："嗳，怎么回事啊？"然而良平却默默无言地从杂货店、理发店这些灯火通亮的房屋前奔了过去。

良平一跑进自己家门，终于止不住扯着嗓子哇地哭出了声音。这一声哭喊，一下子就使父母亲聚集到良平身边来了。尤其是母亲，她一面说着些什么一面抱起良平来。可是良平拳打脚踢地折腾着，一边还在继续不停地啜泣。大概是因为良平的哭声太厉害了，住在邻近的三四个妇女也集聚到良平家昏暗的

① 日金山在静冈县东部，热海市西北方。

大门口来了。父母亲当然是不消说了，连门口的这些人也都异口同声地询问起良平哭泣的原因来。可是无论问什么，良平只好一门心思地大声哭泣。打那么远的地方一鼓作气地跑回来，只要一回想起刚才路上的凄凉，良平觉得，无论自己怎么放开嗓子不停地啼哭，总有一种没法得到满足的情绪在向自己袭来……

良平在二十六岁的那一年，带着妻子儿女一起来到东京。这时，他在一个杂志社的二楼，手拿红笔做着校对工作。可是，不知怎么一来，而且毫无理由，良平有时会回忆起自己小时候的那件事情。毫无理由可循吗？——尘世的操劳使良平疲于奔命，他眼前浮现出一条道路，它和从前的那条一样，路上，竹林昏暗微明，坡道陂陀起伏，是一条细细长长、断断续续的道路……

(1922年2月)

吴树文译

庭　园

上

中村家是个豪门世家，他家经营的旅邸中有个庭园，这里从前曾是高官显宦外出巡游时下榻的地方。

明治维新之后的十年间，庭园总算还保存着原来的面貌，葫芦瓢形状的池塘依然清澈晶莹，假山上的松枝还是低垂多姿。栖鹤轩，洗心亭，——这些亭台楼阁也故态依然。池塘尽头是庭园的后山，一帘银色的瀑布从山崖上挂下来。当年，和宫① 殿下下巡时在这里题名勒字的石头灯笼，现在也还站在棠棣花丛中，棠棣花与年俱增，一年一年地向四周蔓延扩展。然而在庭园里的什么地方，有一种无法隐蔽的荒凉感。特别是初春季节，——当庭园内外的各种树梢上同时绽出一片嫩绿的新芽时，这种感觉尤其明显。在这明媚的人工雕琢的美景背后，有一种引人不安的粗暴力量在咄咄逼人。

中村家的老头子，是个倜傥豪爽的人，现在隐居在家颐养天年。他在面向庭园的正屋里拥炉而坐，和头上生着疥疮的老太婆时而下棋，时而斗牌，清静无为地消磨着日子。不过，老太婆有时连赢了五六盘之后，老头常常会认起真来，大发脾气。承继家业的长子和表妹才新婚不久，他们住在紧接走廊的一所孤

---

① 和宫（1846—1877），仁孝天皇的第八女，孝明天皇的妹妹。

立的下房里，房间很狭小。老大表字文室，是个脾气暴躁的人。且不必说身上有病的妻子和诸兄弟昆仲，就连老头也怕他几分。唯有当时寄居在这旅邸里的云游师傅①井月，时常到他房里来闲逛。说来也奇怪，只有对井月，老大又是敬酒又是求他挥毫作书，一脸喜气。“山间淑气拂花馨，杜鹃飞过遗好音。井月。物华冉冉是处有，濛濛飞泉看不真。文室。”——这样的唱和之作当时还保留着。老大还有两个兄弟，——老二做了一位开米店的姻亲的养子，老三在一个离镇五六里处的大型酿酒作坊做事。他们俩象是商量好似的，一点也不想朝老家靠拢。老三除了住得比较远之外，还有个因素，就是原来就和当家的大哥合不来。老二是因为放荡不羁，弄得身败名裂，所以连养父养母家也几乎不去。

两三年里，庭园荒芜得越来越明显。池塘里开始浮起绿藻，树丛里也混杂着枯枝了。而且，老头又在一个苦旱不雨的酷暑，突然因脑溢血而暴卒。就在老头死去之前的四五天，他正喝着烧酒，看见一个白色装束的古代朝臣好几次出入池塘那一边的洗心亭。至少可以说，老头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看到了这种幻象。第二年的暮春时节，老二攫夺了养家的金钱，带着一个女招待私奔了。就在这一年的秋天，老大的妻子生下了一个不足月的男孩。

老大在父亲死后，就和母亲分住在正房里。继老大之后，有一位本地的小学校长租借了那所独立的下房。这位校长信奉福泽谕吉②的功利主义学说，所以不知在何时，他说服了老大，使庭园里也栽上了果树。从此，一到春天，庭园里杂英斑驳，桃花、

① 原文作乞食宗匠，指走街穿巷教人俳句，以此挣几个钱糊口的穷书生。

② 福泽谕吉(1834—1901)，日本明治时代的思想家、教育家，曾三次渡美访欧，设立庆应义塾，提倡独立自尊和经济实学。

杏花、李花，它们夹杂在平时已眼熟了的松树、柳树之间怒放。校长时常和老大在这个新的果树园里蹓跶，他还边走边发表议论："这样一来，我们现在还能尽情地赏花，一举两得呀。"可是，正因为如此，和以前相比，假山、池塘、亭台楼阁就更显出难以久留人世的光景来了。也就是说，除了大自然给庭园带来的荒芜感之外，现在又加上了人为的摧残，庭园更荒芜了。

那年秋天，庭园的后山又发生了一起近年来少见的山林火灾。这一来，后山的那帘直奔水池的瀑布，顿时绝了水源而从此消匿不见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雪花初降时节，这一次是当家的老大自己病了。经医生诊断，患的是以前叫作痨病而现在叫作肺病的症候。老大躺躺坐坐，脾气一天比一天暴躁。第二年的正月初一，他和来家里拜年的老三发生了激烈的口角，最后老大甚至将手炉都扔了过去。老三从此一去不复返，直到大哥死去也不曾来见一见面。老大自那以后还活了一年多，后来是在妻子的彻夜护理中，躺在蚊帐里咽了气。"耳闻青蛙鸣叫声，井月啊，你在何处？"这是老大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可是井月也许对这里的风景早就腻烦了吧，连讨饭化缘都不来这里，他已经很久不来了。

老大的周年一过，老三与东家的小女儿结了婚，这时，幸逢租借下房的小学校长转任他所，老三就和新娘子住了进来。下房里搬进了油漆得乌黑的衣橱，装饰了红白锦锻①。然而就在这期间，老大的妻子在正屋里患病了。病症和丈夫一个样。老大撇下的独生子——廉一，自从母亲吐血后，每晚和祖母同床。祖母上床之前，一定得用手巾把自己的脑袋盖上。即使如此，由于头上疥疮臭气熏人，夜半时分，老鼠就蹿上前来。当然，因为忘

① 日本风俗，遇丧事时，用黑白两色表示哀悼；遇喜事时，用红白两色表示庆贺。

了盖手巾而被老鼠咬了脑袋的事也发生过。这一年的年底，老大的妻子象一盏耗尽了油的灯，一命呜呼了。出丧下葬的第二天，由于大雪压顶，假山背后的栖鹤轩坍塌了。

春天再度回到庭园来的时候，只有位于混浊污秽的池塘畔的杂树林还有所变化：在残留着洗心亭茅草屋顶的杂树间，新芽正从树枝上萌发出来。

中

一个雪压冬云的黄昏，老二回到父亲的老家，他私奔出走迄今已有十年之久了。所谓父亲的家——事实上只是老三的家而已。老三没有特别不高兴的神色，也没有特别喜悦的样子，就是说，老三是以平平常常、若无其事的态度迎接了这位浪荡公子。

老二来此后，一直守着被炉，横躺在正屋的佛堂里，他染有一身杨梅大疮。佛堂里设有一个大佛坛，上面并排供奉着父兄的灵位。老二为了看不到灵位，将佛坛的纸门紧紧关闭。而且，除了三顿饭之外，他和母亲、兄弟、弟妇几乎不见面。唯有孤儿廉一常常到他的起居室来玩。老二就在廉一的纸制石板①上画山啦、船啦什么的给廉一看。"向岛花儿正在盛开，茶馆里的姐儿哟，请你出来一会儿。"——老二偶尔还会潦潦草草写上从前的小调。

转眼间春天又来临了。庭园里草木在滋长，羸弱稀疏的桃树和杏树混在草木丛里开起花来，池塘里的水色苍茫昏暗，但依旧映照有洗心亭的倒影。但是老二照旧不离佛堂一步，一个人闭门独居，大白天也总是似睡非睡地打不起精神来。有一天，老

---

① 纸制石板是在厚纸上涂上金刚砂和浮石粉末等混合物制成的石板代用品。

二的耳朵里传来了隐隐约约的三味线的琴音，与此同时，也开始听见时断时续的歌声。"这次诹访① 之战，吉江前往沙场，他是松本的亲信，去增强炮阵的力量……"老二横躺着，稍稍抬起头来。没错，歌声和琴音都是母亲从饭厅里发出来的。"那天甲胄整饬，鳞光闪烁，壮士兮吉江，侠义豪气，勇赴疆场。赫兮烜兮，仪表堂堂……"也许母亲是想唱给儿孙们听吧，她继续往下唱着这填入新词的大津画小调② 。不过，这是二三十年以前的流行歌曲，还是举止倜傥的老头子从某地的一个老娼妓那里学来的。"吉江身饮敌弹，捐躯丰桥，可怜宝贵的生命，竟与草露一起殒消。然则英雄美名，百世流芳……"老二那张好久不曾修刮过的脸上，不知不觉间显出了一种绝妙的眼光，双目生辉，炯炯有神。

两三天之后，老三发现哥哥在款冬草滋蔓的假山背荫处掘土。老二正喘吁吁地挥动着不听使唤的铁锹，那姿态总使人感到有点滑稽，但是又使人感到他很认真。"哥哥，你在干什么呀？"——老三口里衔着烟卷，从背后向阿哥打着招呼。"我？"——老二眯缝起眼睛，好象有点晃眼似地瞅着兄弟，"想在这儿挖出一条小溪。""挖小溪干什么？""想把这庭园修葺成原先的模样。"——老三只是嘻嘻地笑笑，再也没有询问下去。

老二每天拿着锹，继续满腔热诚地开挖小溪，可是，他病魔缠身，病体衰弱，所以光这点活儿已经叫他很难应付了。首先是容易疲乏。加之他不习惯于做这种事，所以有时手上磨出老趼，有时指甲断裂，总是不顺利。他常常把锹一丢，就地横躺下来，象死了似地一动不动。周围老是那个样。白日高照庭园，红

---

① 诹访是长野县中部的城市。

② 原文作大津绘，系大津绘节的简称。大津画是元禄年间（1688—1703）在近江国大津出售的一种以佛教故事为题材的画，根据这种画编成的俗曲就叫大津画小调。

英绿茵参差其间，唯见翠烟花云弄晴。可是静静地躺了几分钟后，他又踉踉跄跄地站起来，立刻顽强地挥动起铁锹。

然而，几天过去了，不见庭园有多大的变化。池塘里依然水草繁密，植林地带的杂树还伸着旁枝。尤其当果树上的花儿撒落后，庭园就使人感到似乎比从前更荒芜凄凉。更有甚者，阖家老小，没有哪一个人对老二的事业抱有同情感。喜欢投机冒险的老三，一心一意埋头于米行市和蚕丝投机。老三的妻子对老二的恶疾，具有女人特有的厌恶感，母亲也——鉴于老二的身体情况，母亲也担忧、害怕他过分摆弄泥土会弄坏身体。尽管如此，老二却颇为倔强，他毫不理会人们和自然的无情，依然日积月累，一点一点地改造着庭园。

有一天早晨，雨霁不久，老二才踏入庭园，只见廉一在款冬草低垂的小溪旁垒着石头。"阿叔，"廉一快活地抬起头来看着老二，"从今天开始，让我来给您作个帮手吧。""行，那就来帮我一下忙吧。"老二此时笑逐颜开，他已经好久不曾有过这种笑容了。从此以后，为了作叔父的帮手，廉一哪儿也不去，专心致志地埋头苦干着。——为了慰劳阿侄，当叔侄俩在树荫下歇口气的时候，老二也就给廉一讲一些海啦、东京啦、铁路啦之类的事，都是阿侄前所未闻的新鲜事情。廉一咬着青梅，简直象中了催眠术似的，竖起两耳听得入了迷。

黄梅季节来临，可这一年是个无雨的干黄梅。他们——身患残疾、一年老似一年的老二和稚子廉一，面临长夏烈日和繁草蒸炎的酷暑，叔侄俩毫不畏缩，他们掘土挖池，伐木砍树，工程渐渐有所起色。外界来的障碍好歹算是闯过来了，唯有内在的阻碍却是奈何不得。老二对这个庭园从前的布局，脑袋里存在着一个幻影似的轮廓，可是一碰上具体的细节，比如树木的配置情况，或者是小道幽径安置的方位等，老二的记忆就不能真切了。

他常常会在战斗正酣的时候，突然停下来，拄着铁锹环视着四周发怔。“怎么啦？”——这时廉一一定会抬起不安的眼光瞅着叔父的脸发问。

“本来这里是什么样儿的呢？”汗流浃背的老二转回来走过去，嘴里一直喃喃自语着，“这株枫树好象不是在此地的。”这时，廉一只好去用沾满泥巴的手杀蚂蚁。

内在因素的阻碍并不就此而止。随着长夏一天盛似一天，也许是由于连续不断的过分疲劳吧，老二的脑袋时常发生混乱现象。他会将一度挖好的水池又用土填上，会在拔去松树的原迹重又去种上松树——这种事已经屡见不鲜。有一次，为了打池桩，他竟将水边的一株柳树伐了。这可叫廉一感到特别冒火。“这株柳树是最近才种上的呀。”——廉一向叔父瞪大着眼睛。“是吗？我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老二含着忧悒的眼神，看着烈日下的水池。

但不管怎么说，秋天来临时，一座庭园在草丛繁木中朦朦胧胧地浮现出来了。当然，和从前相比，现在既没有栖鹤轩，也看不到瀑布飞泉。从前，这个庭园是由著名的园艺师设计配置的，具有优美的园林风韵，现在，这种风趣已不复存在。可是庭园还在旧处，池塘里的一泓清水再度澄澈见底，倒映着假山的圆形倩影。松树又在洗心亭前从容悠闲地舒展着枝叶。可是，就在庭园获得中兴的同时，老二卧床不起了。他的热度总是降不下来，全身的关节也疼痛难捱。“这是过分劳累，勉强过度了呀。”——母亲坐在儿子的枕边，一再重复着这样的怨言。但是老二却感到很幸福。当然，庭园里还有好几个地方是老二尚想修葺而未来得及着手的，这已经无法可想了。但反正没有白辛苦一场，工程是有成果的。——因此老二感到满足了。十年来的辛苦辗转使他学会了达观，达观也拯救了他。

当年深秋时分，老二在谁也没有注意的情况下，也不知什么时候默默地离开了人世。发现他死去的是廉一。廉一大声喊叫着，向那所紧接走廊的独立的下房奔去。全家立刻纷纷赶往死者身旁，一张张感到惊愕和意外的人脸聚到一起来了。"你看，哥哥好象笑着哪。"——老三回望着母亲。"嗳呀，今天佛像前的纸门是打开着的呢。"——老三的妻子没有注目于死者，她在注意大佛坛。

老二的送葬殡仪过去之后，廉一经常一个人在洗心亭独坐。他总象是不知所措似地，瞅着深秋时节的水和树……

下

在曾经是豪门望族的中村家里，这个从前接待过达官显宦的庭园，一度获得了中兴。又过了十年不到的时间，这一次庭园却是连房子一起遭到了破坏。在破坏后的遗迹上修起了一个火车站，车站前还盖了一个小饭馆。

其时，中村的老家已经一个人都没有了。不用说，母亲很久以前就进入死者的家谱，老三在事业上失败后，听说是到大阪去了。

每天，火车时而开进车站，时而从车站开出。车站里有一个年轻的站长，他坐在一张大写字台前。他的事务闲散多暇，空闲时，他或者和青翠的群山相对，或者和本地的站务员闲聊。可是，在他们的话题中，并没有中村家的轶闻。至于他们现在的所在地曾经有过假山和亭台楼阁，那就更不用说，谁也不曾想到过。

不过，这期间，在东京赤坂的一个西洋画研究所里，廉一正站在油画架前作画。天窗里射来的亮光，油画颜料的馨香，盘着

裂桃髻①的模特儿女郎，——研究所的气氛和故乡老家没有丝毫共同之处；可是当廉一挥动起画笔时，他心里常常会浮现出一个孤寂的老人的面容。这老人一定是脸带微笑，对在连续不断的创作中已经累得精疲力尽的廉一说："当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已经帮助我做事情了，现在，让我来帮你一下忙吧。"

廉一至今还是生活贫困，天天不停地画油画。至于老三的消息，就没有人知晓了。

（1922年6月）

吴树文译

① 原文作桃割，日本十六七岁女孩子的一种发式，流行于明治、大正年间。

保吉的札记[①]

汪！

冬天的一个黄昏，保吉在一家饭店的二楼嚼着烤面包，面包发出一股油腻味。这家饭店并不干净，面对保吉这张桌子的白色粉墙，已经发生龟裂现象。墙上还贴着一张细长的纸条，纸条上歪歪斜斜地写着："供应ホット[②]（热）夹心面包。"（保吉的一个同事把它读成"呵——[③]热夹心面包"，并且一本正经地认为不可思议。）通往下面的楼梯就在字条的左方，玻璃窗紧靠在字条的右方。保吉一边咬着烤面包，一边时不时漫不经心地望着窗子外面。窗外的马路对面，有一家白铁皮屋顶的旧衣铺，店堂里吊挂着一些蓝色工作服和一些黄褐色的斗篷。

那天晚上，从六点半开始，学校里要召开英语演讲会，保吉有出席该会的义务。由于他不住在这个城镇上，所以从放学后到六点半为止，即使心里很讨厌这个饭店，也无可奈何，他只好呆在这里。这确如土岐哀果[④]的诗歌所言——如果搞错，那就谨请包涵了——"远道而来此地，牛排味如嚼蜡，妻啊你可知

① 原文共分五节，这里选译了第一节。

② ホツト是英语hot的译音，读作赫特，意思是热。

③ 日语里ホツト一词有放心、叹气的含义。

④ 土岐哀果是日本和歌诗人土岐善麿（1885—1980）的别号。他致力于新短歌的启蒙运动，著有随笔集和诗歌集多种。

晓，妻啊我的爱妻。”保吉每次来到这里，必定要想起这首诗歌来。其实他还不曾娶妻。但是保吉眺望着旧衣铺，嚼着油腻味的烤面包，他一看到“ホット（热）夹心面包”这字条，嘴上不禁要念起“妻啊你可知晓，妻啊我的爱妻”的诗句来。

这时，保吉注意到，有两个年轻的海军武官在自己身后的一张桌子上喝着啤酒。保吉认得其中的一个武官，他是保吉所在学校的司务长。不过，保吉平时和武官没什么交往，所以并不知道他的名字，不，不只是名字，甚至连他的军衔是少尉还是中尉都不知道。保吉所知的只有一条，就是每月去领月饷时，钱是经过这位武官之手领到的。另一个人则完全是陌路相逢了。保吉看到他俩每次要添啤酒时，口中总是叫喊。“来酒！”“喂！”即使这样，女招待依然毫无厌烦情绪，两手捧着杯盘在楼梯间跑上走下，忙得个不亦乐乎。可是要烦请她往保吉的桌子上来一杯红茶的话，就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了。此种现象，又何止这一家才有呢？在这个城镇上，无论你到哪一家咖啡馆，哪一家饭店，都是这副样子。

他们两人边喝着啤酒边大声喧哗地谈论着什么。当然，保吉并不想偷听他们的话，但是，忽然间，有一句话引起了保吉的好奇：“叫一声汪！”保吉是很不喜欢狗的人，他想到在不爱好狗的文学家中间可以举出歌德和斯特林堡的名字，就感到很愉快。所以当他听到这种声音时，马上就连想起常会在这种地方豢养的那种大洋狗来。同时，保吉还感到，好似有一只狗在自己身后转来转去，叫人感到害怕。

保吉暗中往后窥探了一下，感到颇庆幸，狗的影子都不见一个。只见那个司务长边看着窗外边嘻笑着。保吉估计，狗多半是在外面窗下吧，但又总感到气氛有些两样。这时，司务长又一次开口了：“叫一声汪。喂，叫一声汪呀！”保吉稍稍扭转过身子

朝对面窗下望去。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吊在屋檐下兼做什么正宗老牌广告的门灯，此时，灯还未点着。接着出现的是卷起来的遮日光的帘子。再接下来，是晒在啤酒桶做的太平水桶上而忘记收了的木屐罩。然后出现的是马路上的水洼子，接着，——直到最后，不管是什么，哪儿也不见狗的影子。代之而出现的是一个十二三岁的讨饭乞丐，这乞丐站在那里望着二楼的窗口，一副饥寒交迫的样子。

"叫一声汪。你不叫一声汪吗！"

司务长又对乞丐呼叫起来。言语之中，似乎具有一种驾驭乞丐身心的力量。乞丐几乎是得了梦游症似的，眼睛朝上面瞧着，向窗下靠近了一两步。保吉此时才总算弄清楚了这个心地不良的司务长的恶作剧。恶作剧？——也许不是什么恶作剧，要不是恶作剧那便是实验，是一场关于人的实验：究竟到什么程度时一个人才会为了口腹之饥而牺牲自己的尊严呢？如果依保吉的想法，这个问题不必象现在这样来实验一番。以扫为了烤肉① 放弃了长子的特权，保吉为了面包当了教师，只要看看这些事实就足矣。然而，对那个实验心理者来说，光凭这么一些事实，他的研究心理是无论如何不会感到满足的吧。这就如今天教学生们的那句拉丁文："嗜癖无可理喻。"人各有其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想实验一下的话，可以悉听尊便。——保吉就这样一面想着一面望着窗下的乞丐。

---

① 烤肉可能是红豆汤之误，事见《旧约》《创世记》第二十五章：以撒和利百加有双生子以扫和雅各。哥哥以扫喜打猎，为父亲所锺爱，弟弟雅各为人安静，受母亲宠爱。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哥哥向弟弟要红豆汤喝，弟弟要哥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自己。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于我有何益，便起誓卖了。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哥哥，以扫吃喝完后便起身走了。

司务长稍稍沉默了一阵。于是乞丐心神不宁起来，他环视了一下马路的前后左右。看来，乞丐一定觉得，即使对人去学狗样没有什么特别的异议，但周围人们的耳目毕竟是可畏的。乞丐还未定神，司务长已把酒后发红的脸伸出窗外，这一次，他手里还挥舞着什么东西。

“叫一声汪。叫一声汪的话，我就给你这个。”

一刹那间，乞丐的脸上燃起了强烈的求食欲。保吉对乞丐这种人物有时会产生一种浪漫主义的兴趣。不过，怜悯、同情之类的感情却是一次也没有发生过。要是有人说他自己有过这种感受的话，保吉相信，这个人准是傻瓜，或者是胡扯。然而在今天，保吉看到这个小乞丐仰着头两目生辉的样子，委实感到有点儿感动，这里所谓“有点儿”，当然是不折不扣的“有点儿”而已。与其说保吉是怜悯之情油然而生，倒还不如说这是因为保吉很欣赏乞丐那种伦勃朗式的艺术风度。①

“不叫吗？喂，叫一声汪呀。”

乞丐皱紧着双眉。

“汪。”

声音实在太微弱。

“再大点声。”

“汪。汪。”

乞丐到底吠了两声。吠声还未消失尽，只见一只广柑向窗外落了下去。——底下，不用说大家也一定知道了。乞丐当然是向广柑来个饿虎扑食，司务长呢？当然是哈哈笑了。

大约一个星期之后，又到了发饷的日子，保吉到司务长办公

---

① 参看本书第二九九页注①。伦勃朗在肖像画和人物构图中，善于抓住对象一瞬间的神情，表现其性格特征。

室去领月饷。就是那个司务长，一副很忙的样子，一会儿打开那边的帐本，一会儿摊开这边的文件。他一见保吉进来，只说了一句：“领月饷喽？”保吉也只回答了一句：“是的。”司务长大概是因为太忙的缘故吧，总是不把月薪递过来。不仅如此，身着军装的司务长后来竟然背对着保吉，一遍又一遍不停地拨着算盘珠。

保吉稍等了一下之后，用央求的口气说：“司务长。”

司务长隔着肩膀朝保吉望了望，嘴唇上分明要想说出“马上就好”的话来。

然而保吉抢在他前面，把自己预先准备好的话从从容容地补上了：“司务长，要不要叫一声汪？嗯？司务长。”

保吉自信，说这话时，他的声音之柔和，就是天使也不能和它媲美。

（1923年4月）

吴树文译

小　白

一

春天的一个下午，叫小白的狗在恬静的马路上边走边嗅着土。狭窄的马路两侧是一长列已经萌芽的树篱。树篱之间零零落落地开放着樱花什么的。小白沿着树篱走着，忽然拐进了一条横街。可是刚一拐弯，就惊讶地突然站住了。

这也难怪。横街里，在前面十三四米的地方，一个身穿号衣的宰狗者把套索藏在身后，盯住了一只黑狗。可是那黑狗全然不知，还在吃宰狗者丢给它的面包什么的。但是小白还不仅仅是由于这个缘故而惊讶。倘若是陌生的狗，倒也罢了。现在被宰狗者盯上的却是邻居饲养的狗——小黑。它跟小黑非常要好，每天早晨见面，都要互相嗅嗅鼻子。

小白不禁想大声喊：“黑哥，危险啊！”就在这当儿，宰狗者恶狠狠地瞪了小白一眼。他两眼闪烁出恫吓的光芒——你胆敢告诉它，我就先把你套住！小白惶恐万分，甚至忘记了吠叫。不仅忘记了，它还胆战心惊到一会儿也呆不住。小白盯着宰狗者，开始步步后退。宰狗者的身影刚刚消失在树篱后头，小白就不顾可怜的小黑，一溜烟逃跑了。

大概就在那一瞬间，套索投出去了。小白听见小黑刺耳的惨叫声，可是它不但没有返回，连停都不停。它跳过水洼，踹散石子儿，擦过禁止通行的拦路绳，撞翻垃圾箱，头也不回地继续

逃。看哪，它沿着坡道跑下去！哎呀，差点儿被汽车轧着！小白为了逃命，看来不顾一切了。不，小黑的号叫声至今还嗡嗡地萦回在小白的耳际："嗷，嗷，救命啊！嗷，嗷，救命呀！"

二

小白上气不接下气地好不容易回到主人家。钻过黑色围墙下的狗洞，绕过堆房，就是狗窝所在的后院。小白几乎象一阵风似的奔进了后院的草坪。只要逃到这里，就不必担心被套住了。而且，刚巧小姐和少爷正在绿茵茵的草坪上扔球玩呢。小白看到这副情景，不知道怎么高兴好了。它摇着尾巴，一个箭步蹿了过去。

小白仰视着他俩，一口气说道："小姐！少爷！今天我遇到宰狗的啦。"

（小姐和少爷当然都不懂狗话，所以只听见它汪汪叫。）可是今天怎么了？小姐和少爷都吃了一惊似的，连小白的头也不抚摸一下。

小白觉得奇怪，又对他俩说："小姐！你知道宰狗的吗？那是个可怕的家伙。少爷！我逃脱了，可是邻居的黑哥被捉住啦。"

可是小姐和少爷却面面相觑。这还不算，过了片刻，两个人又讲起了这样的莫名其妙的话。

"是哪儿的狗呀，春夫弟？"

"是哪儿的狗呢，姐姐？"

哪儿的狗？这一回小白吃了一惊。（小白完全听得懂小姐和少爷的话。我们不懂狗话，所以认为狗也不懂我们的话，其实不然。正因为狗能听懂我们的话，它才能学会把戏。可是由于我们听不懂狗话，所以狗教给我们的本事——诸如在黑夜辨别方

向，怎样嗅出轻微的气味等等，我们一样也记不住。）

"怎么说是哪儿来的狗呢？是我，是小白呀！"

可是小姐仍然厌恶地瞧着小白："也许是邻居小黑的兄弟吧？"

"也许是小黑的兄弟。"少爷摆弄着球棒，若有所思地回答说，"因为它也浑身漆黑嘛。"

小白忽然感到毛骨悚然。浑身漆黑！怎么可能呢！小白打小时候就象牛奶那么洁白。可是现在一看前爪，不，不仅是前爪，胸部、腹部、后爪、细长漂亮的尾巴也都象锅底那样漆黑。漆黑！漆黑！小白疯了似的又蹦又跳，拚命吠叫。

"哎呀，怎么办？春夫弟。这只狗一定是疯狗。"

小姐伫立在那里，差点儿哭出来了。可是少爷勇敢得很。小白的肩头忽然挨了一球棒。紧接着，球棒又冲着脑袋打下来。小白从球棒底下钻过去，朝着先前来的那个方向赶快逃。可是这次不象先前那样一跑就是一二百米。草坪尽头，棕榈树荫底下，就是涂成奶油色的狗窝。小白来到狗窝前，回头看着小主人。

"小姐！少爷！我就是小白啊。变得再黑，也还是小白呀。"

小白无比悲愤，声音发颤。可是小姐和少爷根本不能理解小白的心情。这时，小姐恶狠狠地跺着脚嚷道："还在那儿吠叫呢，这野狗真刁。"

少爷呢，他从小径上拾起石子，使劲向小白砍去："畜生！还在磨蹭呢。还不滚？还不滚？"

石子连续砍过来。有的石子正中小白的耳朵根，打得渗出了血。小白终于卷起尾巴，钻出黑色围墙。墙外，春天的阳光下，一只遍身银粉的黑纹白蝴蝶在喜洋洋地翩翩飞舞。

"唉，从今天起沦为丧家之犬了吗？"

小白长叹一声，在电杆下呆呆地对着天空凝视了一会儿。

三

被小姐少爷赶走的小白在东京到处转悠。可是无论到哪儿去，怎么也忘不了浑身变得漆黑的事。小白既怕理发馆里供客人照脸的镜子，又怕雨后倒映着晴空的马路上的水洼子，也怕映出路旁树木嫩叶的橱窗玻璃。它甚至怕咖啡馆桌上斟满黑啤酒的玻璃杯——可是怎么怕也是白搭。看那汽车吧。对，停在公园外的黑色大汽车。漆光锃亮的汽车车身映出朝这边走过来的小白的身姿。象照镜子那样清晰。象那辆等候乘客的汽车那样能够映出小白身姿的东西比比皆是。小白要是看见了自己的身影，它该多么害怕呀。瞧瞧小白的脸。它痛苦地哼了一声，立即跑进了公园。

公园里，微风吹拂筱悬木的嫩叶。小白耷拉着脑袋在树丛里走着。那里，幸亏除了池水就再也没有映照小白身姿的东西了。只听得见飞集在白玫瑰上的蜜蜂的嗡嗡声。在公园里平静的气氛中，小白暂时忘记了自己变成丑黑狗的近日的悲伤。

可是这样的幸福连五分钟都没有持续。小白就象作梦似的走到长椅并排的路边。

这时从那条路的拐角处传来了狗的尖叫声："嗷，嗷，救命啊！嗷，嗷，救命呀！"

小白不禁全身发抖。那声音再度使小白清清楚楚地想起了小黑可怕的下场。小白想闭着眼睛朝着来的方向逃去。可是一瞬间厉声嗥着，凶猛地回过头去。

"嗷，嗷，救命啊！嗷，嗷，救命呀！"

这声音传到小白耳朵里就象是说："嗷，嗷，别作胆小鬼啊！嗷，嗷，别作胆小鬼呀！"

小白低头朝着发出声音的方向奔去。

跑到那里一看，出现在小白面前的不是宰狗者。只见似乎是放学回家途中的两三个穿洋装的孩子，吵吵嚷嚷拖着一只脖子上套着绳子的棕色小狗。小狗拚命挣扎，不让他们拖走，不断地喊："救命啊！"可是孩子们才不在乎呢，他们连笑带嚷，有的还用皮鞋踢小狗的肚子。

小白毫不犹豫地朝着孩子们吠起来。遭到意外袭击的孩子们吓破了胆，实际上，不论是那怒火一般燃烧的目光还是象刀刃似的呲出来的牙齿，小白那副样子凶恶得简直马上就要扑上去咬住对方。孩子们向四面八方逃散了。有的狼狈不堪，竟跳进了路边的花坛。小白追了一二十米光景，然后回过头来申斥般地对小狗喊道："跟我一道来吧。我送你回家去。"

小白又径直跑入来时穿过的树丛。棕色小狗也高高兴兴地钻过长椅，践踏玫瑰花，争先恐后地奔跑。它的脖颈还拖着长长的绳子。

两三个小时后，小白跟棕色小狗一起伫立在门面敝旧的咖啡馆前。白天也昏暗的咖啡馆里已经灯火辉煌。音色不清的留声机在放出浪花小调之类的唱曲。

小狗得意洋洋地摇着尾巴对小白说："我就住在这儿，住在这个字号叫大正轩的咖啡馆里。——叔叔，您住在哪儿？"

"我吗？我住在遥远的镇上。"小白寂寞地叹息说，"那末，叔叔回家啦。"

"请等一等。叔叔家的主人严厉吗？"

"主人？为什么打听这样的事呢？"

"如果主人不严厉的话，请您今晚就住在这里吧。然后也让我妈妈谢谢您的救命之恩。我家里有各种各样的好吃的，牛奶

啦，咖喱饭啦，牛排什么的。”

“谢谢，谢谢。可是叔叔有事，下次再来吃吧。——那末，问候你的妈妈。”

小白望了望天空，然后沿着用石板铺成的路静静地走去。咖啡馆房顶的上空露出了皎洁的新月。

“叔叔，叔叔，我说叔叔啊。”小狗悲戚地哼着鼻子。

“那末，请您留个名儿吧。我叫拿破仑。他们也管我叫小拿破或拿破公。——叔叔您叫什么名字？”

“叔叔的名字叫小白。”

“叫小白吗？叫小白，那就不可思议啦。叔叔不是全身都是黑的吗？”

小白很难过。

“即使这样，也叫小白。”

“那我就叫您白叔叔吧。白叔叔，您无论如何最近到我家来一趟啊。”

“那末，拿破公，再见！”

“多保重，白叔叔！再见，再见。”

四

那以后小白怎样了呢？由于有种种新闻报道，就无须一一赘述了。有一只勇敢的黑狗屡次拯救有性命危险的人，这大概已是尽人皆知的了。人们也都知道，叫作《义犬》的影片风靡一时。那只黑狗就是小白。可是如果不巧还有人不知道的话，就请读一读下面引述的新闻报道：

《东京日日新闻》：昨天十八日（五月）上午八时四十分，奥羽

线上行特快列车通过田端站附近道口时，由于道口值班人员疏忽大意，田端一二三公司职员柴山铁太郎的长子实彦（四岁）进入列车通过的线路内，即将被列车轧死。这时，一只健壮的黑狗闪电般冲入道口，从驰到眼前的列车车轮下一发千钧地救出了实彦。人们正喧嚷之际，这只勇敢的黑狗失去了踪影。由于无法予以表彰，当局甚感为难。

东京《朝日新闻》：在轻井泽避暑的美国富豪爱德华·巴克莱先生的夫人宠爱一只波斯猫。该先生所住别墅最近出现一条大蛇，长七尺余，欲吞噬阳台上的猫。这时，一只从未见过的黑狗突然奔来营救该猫，经过二十分钟的奋斗，终于咬死大蛇。然而由于这只来历不明的狗销声匿迹，夫人悬赏五千美元寻觅其去向。

《国民新闻》：在攀登日本阿尔卑斯山过程中一时失踪的第一高等学校的学生三人于七日（八月）到达上高地的温泉。他们一行人是在穗高山和枪岳之间迷路的，由于连日遭到暴风雨袭击，失掉了帐篷和口粮，几乎作了死难的思想准备。然而，正当一行人在溪谷里徘徊时，不知从哪里出现一只黑狗，恰似充当向导，在前面引路。一行人尾随其后，跋涉一天多，终于到达上高地。据称，此狗一旦俯瞰到温泉旅馆房顶，便欣喜地吠叫一声，随即沿着来路，消失在山白竹丛中。一行人均认为该狗乃是苍天派来保护他们的。

《时事新报》：十三日（九月）发生在名古屋市的大火烧死十余人，该市市长横关也几乎失去爱子。由于家人疏忽，他的公子武矩（三岁）被遗忘在大火延烧的二楼，即将被焚为灰烬。刹那间，一只黑狗把他衔出。市长当即宣布今后名古屋市范围内禁止捕杀野狗云云。

《读卖新闻》：宫城巡回动物园在小田原町城内公园展出西伯利亚大狼，连日参观者络绎不绝。二十五日（十月），该狼突然冲破坚固的笼槛，伤两名看管人员后向箱根方面逃走。小田原警察署为此实行紧急动员，在全町部署警戒线。下午四时半左右，该狼在十字街头出现，与一只黑狗撕咬起来。黑狗经过恶战，终于把敌对的狼咬倒。担任警戒的巡警也赶来，当即开枪击毙该狼。据云该狼学名

叫鲁普斯·吉干丢斯①，乃是狼类中最凶恶的一种。

又及，宫城动物园园长认为把狼枪杀是不当的，扬言要到法院控告小田原警察署署长，等等。

五

一个秋天的深夜。精疲力竭的小白回到了主人的家。当然，小姐和少爷早已入睡了。不错，现在大概没有一个不曾就寝的。在静寂的里院的草坪上空，只见一轮明月挂在高大的棕榈树的树梢上。

小白全身被露水打湿了，它在从前的狗窝前卧下来休息，并且对着寂静的月亮，自言自语地念叨起来："月亮啊！月亮啊！我对小黑见死不救。我想，多半就是由于这个缘故，我的全身才变黑的。可是自从跟小姐少爷分别以来，我奋力冲破了种种危险。那是由于每当看见自己这比煤炭还黑的身体，就对自己的怯懦感到可耻。最后由于厌恶这黑身子——想送掉这条命，有时往火里跳，有时就跟狼斗。说也奇怪，任何强敌也夺不去我的生命。连死神看见我的脸也逃之夭夭。在痛苦之余，我终于决心自杀。自杀嘛，也想先见一眼抚爱过自己的主人。当然，小姐少爷明天一看见我就一定又会把我当成野狗。说不定我会死在少爷的球棒下呢。但是即使这样也心甘。月亮啊！月亮啊！除了见见主人的脸，我什么愿望也没有。为了这个目的，今晚我大老远地又回到这里。务请天一亮就让我见到小姐少爷。"

小白自言自语后，把下巴颏伸在草坪上卧着，不知不觉之间就熟睡了。

---

① 拉丁文 lupus giganteus 的译音，意思是大狼。

"我吓了一跳，春夫弟。"

"这是怎么回事呢，姐姐？"

小主人的声音把小白惊醒了。一看，小姐和少爷站在狗窝前，纳闷地面面相觑。小白举目望了一下，又低头看着草坪。小白变黑的时候，小姐和少爷也曾象今天这样吓了一跳。想起当初的悲伤——小白甚至对现在回来略感到后悔。

就在这时，少爷突然跳起来，大声喊道："爸爸！妈妈！小白又回来啦！"

小白！小白不禁跳起来。小姐大概以为它要逃跑，就伸出双手，紧紧按住它的脖子。同时，小白凝视小姐的眼睛。小姐的眼睛的黑色瞳孔里清晰地映着狗窝。毫无疑问，那座奶黄色狗窝就在高大的棕榈树荫下。可是在狗窝前，坐着一只米粒大小的白狗——它是那么洁净而细溜——小白恍恍惚惚地一个劲儿看着这只狗的身姿。

"哎呀，小白在哭呢。"

小姐抱住小白，仰视少爷的脸。少爷——你看啊，看少爷那副狂劲儿！

"哼，连姐姐还在哭呢！"

(1923年7月)

文学朴译

一 块 地

阿住的儿子是在采茶刚刚开始的时候死去的。儿子仁太郎就象个瘫子似的在床上足足躺了八年。这样的一个儿子死了，人们说是阿住的“来世修好”，阿住本人的确也并不怎么悲伤，当阿住在仁太郎的棺材前边供上一柱香的时候，心里倒有一种如释重负般的轻松感觉。

仁太郎的葬礼办完之后，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儿媳阿民的事。阿民有一个男孩。并且她替卧病的仁太郎把地里的庄稼活差不多全承担起来了。如果儿媳现在走了，不用说孩子没人照顾，甚至连家里的生活也维持不了。因此阿住想，等过了七七四十九天，就给阿民找个丈夫，让她象儿子在世时一样，担起家里的活来。她想找仁太郎的叔表兄弟与吉作赘婿。

偏偏刚好在头七的第二天早晨，阿民收拾起出嫁时的东西来了，阿住不禁大吃一惊。阿住那时候正领着孙子广次在里屋的走廊上玩。给孩子玩的玩具，是从学校偷来的一枝盛开的樱花。

“喂，阿民，俺不该把话一直闷在肚子里，是俺的错，可是你，就这么着把孩子和俺扔下走吗？”

阿住的声音，与其说是责备，倒不如说是在诉苦。阿民没有回过头来，只是笑着说：“婆婆，看你说了些啥呀！”尽管是这么一句话，阿住是多么放心就别提了。

“是呀，俺想你也不至于这样……”

阿住还在絮絮叨叨地倾吐着夹杂着怨气的心愿。同时她的话又渐渐勾起她自己的悲伤来了，几行泪水终于顺着满是皱纹的面颊流了下来。

“是啊，只要是你愿意，俺也希望一辈子能住在这个家里啊！——还有这么个孩子呢，谁愿意走呢！”

不知不觉地阿民也流下了眼泪，把广次抱到自己的膝盖上，广次好象特别害羞的样子，一个劲儿惦记着扔在里屋铺席上的樱花枝子……

阿民和仁太郎在世的时候一样，照样闷头在地里干活。但是招婿的问题，却不象阿住打算的那样容易解决。阿民对这种事儿好象完全没有兴趣。阿住一有机会，不是悄悄试探阿民的口气，就是开门见山地和她谈意见。然而阿民每次都说：“是呀，等来年再说吧！”马马虎虎应付过去。阿住对这个自然是既忧愁又高兴。阿住一边顾虑世上说三道四，一边只好听儿媳的话，等来年再说了。

但是，到了第二年，阿民除了忙地里的庄稼活，好象什么也不想。阿住以比去年更恳切似的口气，提出招婿的问题。这其中的原因，是她受到了亲戚的责备和世人暗地里的闲言冷语，使她有难言的苦衷。

“可是呀，阿民，你现在还这么年轻，没有个男人可过不下去啊。”

“过不下去又有啥法呀！不信你给咱家找进一个外人来看看。小广会很可怜，你也会操心，而俺的操心劳累，就更不用提了！”

“所以呀，俺才想把与吉招来啊，他最近说决不赌钱了！”

“他是婆婆的亲戚呀！可是对俺来说终究是个外人呐！哎，

俺只好忍耐下去啦！……”

“可是话又说回来啦，你这个忍耐，可不是一年两年的事啊！”

“没什么啊！这是为了小广哩。俺现在受点苦，咱家的地就不用分成两份，就全是小广的了！”

“可是，阿民呀（阿住每当到这个时候，都是一本正经的，温言细语的），别人的闲话可讨厌啦。你今天在俺面前讲的话，可以仔细讲给别人听听……”

她们两个人的这种对话，不知道谈过多少次了。然而阿民的决心，却反而越来越坚决，没有丝毫软下来的样子。阿民也真的没有借助男劳力帮忙，自己既种白薯，又割麦子，庄稼活比以前干得更起劲了。还不只如此，夏天喂母牛，即使是下雨天，她也出去割草。这种顽强的劲头，本身就是眼下对招进外人一事所表示的一种强烈抗议。阿住也终于打消了招婿的念头。当然，打消这个念头，对于她来说未必就是不愉快的事情。

阿民靠着女人家一双手，支撑起一家的生活。这无疑也有出于“为了小广”这样一种至诚的愿望在内，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她的内心已经深深扎下根的遗传的力量。阿民本是从贫瘠穷苦的山区搬到这一带落户的所谓“流浪者”的女儿。“你家阿民倒有和她的模样很不相称的气力呀！最近我又看到她背着四大捆旱稻子走过去了！”——阿住已经好多次听到邻居的老婆婆说这样的话。

阿住为了对阿民表示感激，也在忙自己的活。领孙子玩，照管那头牛，做饭，洗衣服，到邻家去汲水等等——家里的活也很不少。可是阿住照旧弯着腰，在那里高兴地干活。

有一年深秋的晚上，阿民背着松叶捆，精疲力竭地回到家

里。阿住背着广次，正在狭窄的堂屋[1]角落里，烧木桶里的洗澡水。

“冷吧？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

“今天比平时多干了点活。”

阿民把松叶捆扔到水槽前，连沾满泥土的草鞋也没脱，就走到地炉[2]跟前。地炉里烧着一个柞树根，正闪动着红色的火苗。阿住想要马上站起身来。但是由于腰上背着广次，不抓紧木桶边缘，就不容易站起来。

“赶紧去洗个澡吧！”

“顾不上洗澡，肚子饿呀！还是先吃点白薯吧！——有煮好的吗，婆婆？”

阿住摇摇晃晃地走到水槽旁边，连锅端来煮好的白薯，放到地炉旁边。

“早就煮好了等着你呢，凉了吧？”

两个人把白薯穿到竹签子上，一块儿放到地炉上去烤。

“小广睡得挺好呐！放到被窝里多好啊！”

“不行，今天挺冷，放下可就睡不安稳了。”

阿民说着，大口大口地嚼着冒烟的白薯。这是只有劳动了一天的、疲劳不堪的农民才懂得的一种吃法。将要从竹签子上掉下的一块白薯，被阿民一口塞到嘴里去。阿住觉得在自己的背上打着小小鼾声的广次沉甸甸的，同时在那里一个劲儿地烤白薯。

“象你那么干活，当然会比别人更饿了！”

阿住不时用充满感慨的目光盯着儿媳的脸。但是阿民什么

---

① 原文作土间，日本农村的房屋，进门处一般只铺着土，叫土间，相当于我国旧式建筑的堂屋。里屋比土间高出一截，铺地板或席子，脱了鞋再进去。

② 原文作围炉，日本农村的房屋，在地板上开个方洞，装上地炉。

也不说，在冒烟的柴禾光亮中，贪婪地嚼着白薯。

阿民越干越不辞劳苦，不断地担起了男人的全部活计。有时候夜里还提着马灯，顺着地垄间菜。阿住对于胜过男人的儿媳，总是怀着敬意。不，与其说是敬意，还不如说是畏惧。阿民除了地里的和山上的活以外，其他的活都推给了阿住。近来甚至连她自己贴身围的腰布也几乎不洗了。即使是这样，阿住从来也不诉苦，硬支撑着弯着的腰，拚命地干活。而且碰到邻居的老婆婆，还以一副认真的面孔夸奖儿媳："你看，象阿民那么干，唉，俺就是什么时候死了，家里的事也用不着操心了！"

可是阿民"干活"的劲头好象很不容易满足。又过了一年，这次阿民提出了向河对岸的桑田发展的设想。照阿民说来，近五段步①的地只能拿到十来元的地租，实在是太不合算。与其这样，还不如把那块地改成桑田，余暇养养蚕。只要是蚕茧的行情不落下来，一年就一定能到手一百五十元。然而阿住尽管爱钱，一想到忙上加忙，她就觉得实在受不了。特别是费工受累的养蚕，更是她绝对不能同意的。阿住终于带着抱怨的语气反对阿民了。

"这合适吗，阿民？俺可没有推脱的意思。虽说俺不想推脱，可是咱家没有一个男劳力，可有个离不开人的孩子。现在的活就已经累得够戗了！你可真是想得美，养蚕能办得到吗？你哪怕替俺稍微想想看！"

阿民一听婆婆诉苦，觉得再坚持，在情理上也太过不去。养蚕的念头虽然放弃了，在栽种桑田上却非常坚持己见。"你不用管了，桑田横竖是我一个人干！"——阿民不服气地看着阿住，讥

① 段步是日本的面积单位，一段步等于九公亩多一点。

讽地这么说。

从这以后，阿住又想起赘婿的事了。以前是因为担心生活，顾虑世人说闲话，曾经多次想招个女婿。但是这一次，是想哪怕有片刻时间能逃脱家务活的劳累而开始想招赘女婿了。正因为如此，和从前相比，这次的招婿就不知道有多么迫切了。

那恰好是桔子地里花朵盛开的时节，坐在油灯跟前的阿住，透过干夜活儿戴着的大花镜，慢慢地又谈起了招婿的事。然而盘腿坐在炉旁的阿民，一边嚼着咸豌豆，一边说："又是招婿，我不听！"对婆婆连个好脸色也没有给。

如果在以前，这么一说，阿住大体上也就算了。但是，这一次阿住硬是缠着劝说："可是，话不能老这么说。明天是宫下安葬的日子，正好这次轮到咱们家去挖墓穴。在这种时候没有个男劳力……"

"这有啥关系！我去挖墓穴！"

"笑话，你是个妇道人家……"

阿住本想强装笑容。但是，看了阿民的脸色，她觉得贸然笑出来是太轻率了。

"婆婆，是不是你想养老① 了？"

盘腿坐着的阿民抱着膝盖，冷冷地这么刺了一句。被突然击中要害的阿住，不知不觉地摘下了大花镜。而为什么要摘下来，她自己也不知道。

"啥呀？你，怎么说出了这种话！"

"你在小广爸爸死的时候，自己说的话不会忘吧？你说如果把咱家的地分成两份，就对不起祖先……"

"是啊！俺是这样说过。可是，你也想想看。这不是此一时

① 原文作隐居，按日本旧式民法，家长在生前将其地位让给继承人，称隐居，此举多在儿女婚嫁之后。一九四七年废止。

彼一时嘛，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啊……”

阿住拚命地为招进一个男劳力而争辩着。然而，阿住的意见连她自己听来，也觉得站不住脚。这首先是因为她不能讲出自己的真心话——也就是说，她不能道出自己是为了想过得舒服些。阿民看穿了婆婆的心思，一边仍然嚼着咸豌豆，一边不容情地申斥婆婆。还不只这样，阿住过去不知道儿媳有一张天生的能说会道的嘴巴，那也帮了不少忙。

“那样对你当然挺好呀，因为你先死啊。——可是，婆婆，你换了俺看看，总不能破罐子破摔啊！俺可不图自己是清白啦，或者是傲气地当一辈子寡妇。在腰酸腿痛睡不着觉的夜里，俺也曾经仔细想过，这么固执己见，也是出于无可奈何。虽然说无可奈何，可是转过念头一想，这都是为了咱家，为了小广，于是俺就只好咬着牙干下去了……”

阿住只是茫然望着儿媳的面孔。这时她不知不觉地弄清了一个事实。就是不管她怎么着急，直到她闭上眼睛那一天，她也不用想得到安闲。

阿住等儿媳讲完话之后，重新戴上大花镜。然后半自言自语地这样结束了自己的谈话：“可是，阿民，在世上光讲大道理是行不通的，你也该仔细想想啊！俺不再说什么了！”

过了二十分钟，不知是村里哪个年轻小伙子，用男中音唱着小调，慢慢地从门前走过去了。“年轻的嫂嫂，今天来割草。草儿啊，服服贴贴，开镰割哟！”——小调的声音离远了后，阿住又透过老花镜，偷偷看了一眼阿民的脸色。然而，阿民朝着油灯长长伸着两条腿，连连打着呵欠。

“怎么样，睡觉吧！好早点起来。”

阿民刚刚这么说完，伸手抓起一把咸豌豆，然后吃力地从炉旁站起来……

从那以后有三四年时间，阿住默默地忍受着劳累。这好比是一匹常年劳累的马一样，尝着套着轭的老马所经历过的那种苦楚。阿民照样到外边拚命干地里的活。阿住也照样辛勤地干着家务活。但是看不见的一根鞭子，在不断地威逼着她。有时候因为没有烧洗澡水，有时候因为忘记了晒稻子，有时候因为放牛，阿住经常受到性格倔强的阿民的讽刺和斥责。但是，阿住从来也不还嘴，一声不响地忍受着劳累。这首先是因为她一向就有忍从的精神，其次是因为孙子广次比对母亲更依恋奶奶。

实际上在别人眼里看来，阿住几乎和从前一样，没有什么变化。如果稍有点变化的话，那只是不象从前那样夸奖儿媳了。这样细小的变化，并没有特别引起别人的注意。至少是邻居的老婆婆，还照样说阿住是个“来世修好”的人。

盛夏的一个火热的晌午，阿住在堆房前葡萄架的浓荫里，和邻居的老婆婆谈闲天。四周除了牛棚里的苍蝇嗡嗡声外，一片寂静。邻居的老婆婆一边聊天，一边吸着短短的卷烟。这是从儿子吸完的烟头里仔细收集起来的。

“阿民呢？哦，割干草去了吗？年纪轻轻的，啥都肯干！”

“哪里话呀，一个女人家与其到外边去，俺看最好还是干家里的活！”

“不呀，喜欢干地里活的人可比什么都强啊。俺家媳妇过门已经七年了，别说是到地里去，就是薅草也没干过一天呀！每天就是给孩子洗点什么啦，拆拆缝缝自已的东西啦，就这么过日子。”

“还是这样好啊！孩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自己也利利落落的，现在时兴嘛！”

“话虽这么说，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干庄稼活呐！——

哟，方才是什么声音？”

“方才的声音？你可真是的，那是牛放屁哟。”

“是牛放屁呀？你瞧瞧真是的。——大热天里顶着太阳，在谷地里薅草什么的，年纪轻轻的，也够辛苦的了！”

两个老太婆和睦地这么闲谈着。

仁太郎已经死去八年多了，阿民用女人家一双手支撑了一家人的生活。同时阿民的名声不知什么时候也传到村子外边去了。阿民已经不再是起早贪黑“干活”的年轻寡妇了。更不是小伙子们的“年轻的嫂嫂”了。她却成了媳妇的榜样，今世节妇的模范。“你看看河对岸人家阿民！”——这样的话和申斥一起从别人的嘴里说了出来。阿住并没有向邻居的老婆婆讲她自己的痛苦。而且连这种想法也没有。但是在她的内心深处，虽然不是明确意识到，却总有些信赖命运，她的这种信赖也终于成了泡影。现在除了孙子广次以外，没有一点指望了。阿住对已经是十二三岁的孙子，倾注了她全部的慈爱。然而这个最后的指望，也屡次遭到挫折。

一个连续晴朗的秋日午后，怀里挟着书包的孙子广次，急急忙忙地从学校回家了。阿住在堆房前边正灵活地挥动着菜刀，把蜂屋柿子① 做成柿饼。广次的身子轻松一跳，越过一张晾晒谷子的席子，把两脚整整齐齐地并在一起，恭恭敬敬地对奶奶行了个举手礼，然后脸上泛着认真的神色，没头没脑地问道：

“奶奶，俺妈真的是个了不起的人吗？”

“怎么回事？”

---

① 蜂屋柿子原产于日本岐阜县美浓加茂市蜂屋町，果大，肉细，水分少，适宜作柿饼。

阿住手里拿着的菜刀停下了，眼睛紧紧地盯着孙子的面孔。

“是老师在上修身课的时候说的啊。他说，象广次的母亲那样了不起的人，在这一带找不出第二个来！”

“是老师说的吗？”

“是，是老师说的。是撒谎吗？”

阿住起初很狼狈。连学校的老师都对孙子撒这么大的谎——对阿住来说再也没有比这件事更意外的了。但是，暂短的狼狈之后，阿住突然火了，象变了一个人似地大骂阿民：“哎呀呀，撒谎啊，简直是撒大谎！你妈那个人呀，只在外边干活，别人就看她了不起。可是她是个心眼坏透了的人啊！你奶奶快让她给折腾死了，她盛气凌人……”

广次吃惊地看着完全变了脸色的奶奶。过了一会儿，阿住又起了反作用，忽然哭了起来。

“所以啊，你奶奶是指望你才活着的呀！你可决不要忘了啊！你转眼就到十七岁了，那时候你可马上找个媳妇，听见了吗？好让你奶奶休息休息。你妈说等征兵以后再说，这可太长啦，那怎么等得了呢！你听见了吗？你应该对你奶奶尽爸爸和你两个人的孝心呀！这样，你奶奶也不会亏待你，奶奶什么都给你……”

“这柿子熟了也给我吗？”

广次贪馋地摸弄着筐子里的柿子。

“那还用说，当然会给你啦！你年纪小，可是你啥都懂得。你可永远也不要变心啊！”

阿住哭着哭着又破涕笑了起来……

在发生这个小事件的第二天晚上，为了点小事，阿住终于和阿民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这件小事，是阿住吃了阿民的白薯引起来的。然而两个人越说越僵，阿民脸上浮着冷笑说：“你要是讨

厌干活，那就只好死啦！”阿住听了马上失去了常态，象疯了似地吼叫起来。那时广次正枕在奶奶的膝上呼呼地睡着。阿住连孙子也不顾了，“小广，你起来！”一边把小广摇晃醒来，一边不停地骂着：“小广，喂，你起来！小广，喂，你起来，听听你妈说的什么话呀！你妈让俺死哪！你好好听听！到了你妈这一辈，倒是攒了几个钱，但是这一町①三段地可都是你爷爷和奶奶开垦出来的呀！可是怎么样呢？你妈说俺要图享清福，就让俺死！——告诉你阿民，俺是会死的！死没有什么可怕的呀！不，俺可不听你的吩咐。俺会死啊！一定会死！就是死了也缠住你！……”

阿住大吵大骂，和哭起来的孙子抱在一起，而阿民照样一下子躺在地炉旁边，装没听见。

一

然而阿住并没有死。相反地在第二年立春前，自恃健壮的阿民却得了伤寒，发病第八天就死了。当时，在这个小村子里不知有多少人患了伤寒病。但是阿民在得病之前，为了给也是得伤寒病死掉的铁匠办葬礼，去干了挖墓穴的活。在葬礼那一天，铁匠铺里还有一个轮到要被送到隔离病院去的小徒弟。“你一定是那一天给传染上了。”——阿住送走了医生之后，对烧得满面通红的病人阿民，略微责备了一句。

阿民的葬礼那一天下着雨。但是全村的人，上至村长，全都参加了葬礼。参加葬礼的人没有一个不惋惜早死的阿民，同时也怜悯失去了最主要劳力的广次和阿住。特别是村代表说，郡②政府原已决定近日内对阿民的勤劳予以表彰。阿住听了这些话，只有低下头表示谢意。“哎，这也是命里该着呀！我们为了

---

① 町是日本的面积单位，一町等于九九·一五公亩。十段为一町。

② 郡是日本自古以来的行政区划。一八七八年后郡上设府县，郡下设町村。一九二一年废除，现在只是地理上的区划。

表彰阿民的事，从去年就向郡政府提出了申请，村长和我破费了火车钱，前后五次去找过郡长，真也是历经辛苦呀！可是，我们已经断了念头，因此也请你死了心吧！”——为人很好的、秃头的代表又加上了几句诙谐的话，惹得年轻的小学教员用不愉快的眼神瞪着他。

阿民葬礼结束的那天夜里，阿住在设着佛龛的里屋一角上，和广次睡在一张蚊帐里。如果在平时，两个人就在黑暗沉沉里睡着了，但是，今天晚上佛龛上还点着明灯。同时旧铺席上还飘荡着消毒水的那种怪味。阿住可能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翻来复去总也睡不着。阿民的死确实给她带来了很大的幸福。她再也用不着干活，也用不着担心受什么斥责了。家里的储蓄已经有三千圆，土地有一町三段左右。从此她和孙子可以每天随便吃大米饭了，也可以随意买一向喜欢吃的用稻草包包着的咸鳟鱼了。阿住在一生里还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吗？——这使她清楚地记起了九年前的那个夜晚。那天夜里几乎和今天夜里的轻松感觉没有什么不同。那天是自己亲骨肉的儿子结束葬礼的晚上。今天夜里呢？——今天只是刚刚结束了给自己生了一个孙子的儿媳葬礼的晚上。

阿住不由地睁开了眼睛。孙子紧挨在她的旁边，露出一副天真的面孔，仰面朝天地睡着。阿住在端详着这副酣睡的面孔时，渐渐地觉得她自己太悲惨了。同时也觉得和自己结了孽缘的儿子仁太郎和儿媳阿民，也都是悲惨的人。在这种感情变化中，九年间积累的憎恨和愤怒消逝了。甚至给她以慰藉的未来的幸福都消逝了。他们亲属三个人都是悲惨的人。然而，其中忍辱苟生的她自己，更是一个悲惨的人。“阿民呀，你为什么死啊？”——阿住不知不觉地对刚刚死去的人这么说着，于是泪水突然簌簌地落了下来。……

阿住听到钟敲过四点以后，好容易才疲劳地睡着了。但是，在那个时刻，在这茅草屋顶的上空已经迎来了寒冷的拂晓。……

(1923年12月)

吕元明译

寒

午前，雪花初霁。保吉坐在物理教师房间里的一张椅子上，凝视着火炉里的火焰。炉里的火焰象在呼吸，它时而无精打采地微微跳起一点点黄色火苗，时而沉落下去，一头埋进紫黑色的灰烬里。这一现象证明，火焰正在和漂荡在室内的寒气战斗不息。保吉忽然想象起地球外围那宇宙空间的寒气，心里不知怎么总是对炉中红彤彤地散发着热意的煤炭抱有一种同情感。

"堀川君。"

保吉抬起头来，朝站在火炉面前的物理学博士宫本望去。宫本带着一副近视眼镜，两手插在裤兜里，他那长着淡淡的胡须的嘴唇上，浮现出一丝善良的微笑。

"堀川君，你知不知道女人也是物体这一说？"

"我虽知道女人也是动物这一说……"

"不是说动物，是说物体。——这也是我苦心孤诣研究，直至最近才发现的真理哪。"

"堀川，宫本说的这种事，你可别认真理会呀。"

另一个物理教师——姓长谷川的物理学博士开口说话了。保吉回眸望着长谷川，他正在保吉身后的一张写字台上批改考卷，前额秃得光光的，脸上泛着尴尬的微笑。

"这可有点岂有此理了。难道我的发现对长谷川君不是一种莫大的幸福吗？——堀川君，你知道传热定律吗？"

"电热[①]？ 是指电流发热之类的事吗？"

"真叫人啼笑皆非，你们这些文学家。"宫本说着，一面还往闪烁着火光的炉口送进满满的一勺煤。

"使具有不同温度的两个物体互相接触，温度较高的物体就向温度较低的物体传导热能，直至两个物体的温度相等为止。"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何必大惊小怪？"

"这就叫热传导定律呀。言归正传，我们且把女人当作一件物体，听清楚了？要是女人是一件物体，不用说，男人当然也是一件物体，这样，恋爱就该是热能了。现在使男女这两个物体接触，恋爱的传导马上就会象热传导那样，应该从热能较高昂的男方向热能较弱小的女方移动，直至男女双方的恋爱相等为止。长谷川君的情况正是如此呢。……"

"行了，你又要来炒冷饭了。"

长谷川说着，脸上却是快乐得象被人搔着胳肢窝似地发出了笑声。

"现在假设在时间T之内通过面积S的热能为E。那末——唔，听清楚了？那末H表示温度，X表示热传导物体之间的距离，K为一定物质的固有的热传导率。于是，长谷川君的情况嘛……"

宫本在一块小黑板上写起公式似的字样。突然之间，他回过头来，马上兴趣索然地将粉笔头扔掉了。

"向堀川君这样的门外汉讲解我煞费苦心的发现，不啻是对牛弹琴，白费口舌。——总而言之，看来将成为长谷川君的未婚妻的人，在按此公式热起来了。"

"要是在实际生活里有这样一种公式存在，那人世将会快

① 日语里，电热和传热都读作dennetsu，所以有此误会，传热即热传导的意思。

乐得多。”

保吉把腿挺得笔直，呆呆地眺望着窗外的雪景。由于这物理教师房间地处二楼的尽头，所以对装有体操器械的操场，对操场再过去一点的成行的松树，以及再远一点的红色砖瓦建筑物，保吉都能毫不费力地一目了然。还有海——它在建筑物之间泛弄起微微发暗的烟波。

“不过，文学家也够倒霉的了。——嗯，你近来出版了的书，销路究竟如何呀？”

“老样子，一点卖不出去。在作者和读者之间，似乎不发生什么热传导作用。——哦，长谷川君什么时候结婚？”

“嗯，大约再有一个月的时间吧。——可事情也真多，各式各样，简直没法安心学习，真伤脑筋。”

“看你急不可耐的样子，连学习都没有心思了。”

“我可不是你宫本。首先得找个房子吧，可没有出租的房屋，岂不叫人为难。说实在的，上一个星期天，我基本上跑遍了全市，偶尔也碰上空着的房间，但都早就被人定了租。”

“只要不在乎每天乘火车上学，到我那一带去住怎么样？”

“你那个地方确是稍微远了一些。据说那里倒是有房屋出租，我那对象也希望在你那一带——哎呀，堀川君，该不是靴子焦了吧？”

大概保吉的靴子不知什么时候触上了火炉，发出了一种皮革的焦臭味，与之同时，还白蒙蒙地升起了一股水蒸汽。

“嗳，我说这个现象呀，可也是热传导作用啊。”

宫本擦着眼镜，用看不真切的近视眼光，沿着前额投向保吉，脸上还嘻嘻笑着。

过了四五天之后，——一个霜风冻云的早晨。保吉为了赶火

车，急匆匆地朝某避暑地的郊区拚命赶路。路的右边是麦地，左边是三四米宽的路基，路基上面铺有两条铁路路轨。在人影也不见一个的麦地里，万籁俱寂中遍布着一种微微的声响。看来这一定是谁在麦地里行走。其实不然，那是霜针在翻耕后的土地下面正常地分崩瓦解。

过了一会儿，八点钟的上行列车拖着长长的汽笛声，并不太快地从路基上通过。保吉要赶的下行列车，其发车时间应比这趟上行列车晚半个小时。他掏出怀表看了看，也不知怎么搞的，表针竟指在八点十五分上，保吉将时间的差错归罪于怀表。“今天就不用担忧脱班了。”——他当然也这么想了想。这时，路旁的麦地开始变为篱笆。保吉点起一支朝日牌香烟，现在更不用忧虑了，他步伐轻松，从容不迫。

沿着铺有煤渣的道路走上一个缓坡，就是铁路上设有卡杆的道口——保吉信步向道口走去。这时，他发现道口的两边聚集着许多人。保吉马上闪过一个念头：准是轧死人了。也真是巧得很，保吉看到，在道口的卡杆旁有一个自己认识的人在停放一辆载有货物的自行车，他是肉铺的小学徒。保吉用那只拿着香烟的手，从后面拍了拍小学徒的肩膀。

“嗳，怎么回事啊？”

“被火车轧了。就是刚刚上行的火车。”

小学徒吐词很快，戴着兔皮耳套的脸上不知为什么泛着红光，生气勃勃。

“谁被轧了？”

“看道口的值班员。为了营救一个眼看要被压死的学生，自己却被火车轧死了。你知道，在八幡宫前的永井不是有一片书店吗？就是那个书店的女孩子差一点被轧死了。”

“那个孩子得救了吧？”

“嗯，在那里啼哭的就是。”

所谓“那里”，就是指道口那一边的人群。果然，警察正在那里向一个女孩子询问着什么。边上还有一个站长助理般的男人，不时和警察搭着腔。保吉看到，在道口的值班小屋前面，有一具盖着草席的尸体——这就是道口值班员。这使保吉感到很不舒服，感到厌恶，但同时又的的确确使他感到好奇。远远望过去，似乎也能看到草席底下露出的两只靴子。

“尸体是他们抬上来的。”

在道口这边的信号灯柱下，有两三个铁路上的养路工围坐在一堆小小的篝火四周。篝火探出黄色的火苗，既不发亮也不出烟，可见寒意凛冽之甚。其中有一个养路工正背对着篝火烘烤着自己身上穿的短裤。

保吉越过道口，迈向对面。因为这里靠近火车站，所以有好几副铁轨与道口交叉。保吉每横穿过一根铁轨，总要想到：道口值班员究竟是在哪条轨上被轧的呢？不过，他马上就一目了然了：有一条铁轨上的血迹还在诉说着两三分钟之前的这场悲剧。一下子，保吉象是受到什么刺激似地把目光移向对面道口。然而，有什么用呢？寒飕飕地闪着冷光的铁轨表面，稠糊糊地粘着一层红颜色，保吉只觉得自己猛地受了一下惊吓，就在这一瞬间，眼前的情景已清晰地铭刻在心头。更有甚者，那鲜血还从铁轨上冒起一丝丝蒸汽。……

十分钟之后，保吉在车站的站台上踯躅，心里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他的脑袋里充满着刚才看到的那副可怕情景。尤其是鲜血上冒起的水蒸汽，清清楚楚地浮现在眼前。此时，保吉想起了不久前谈论过的热传导作用一事。寄居在血液中的生命的热能，它按照宫本所说的定律，正一丝不苟、毫厘不差地递传给铁轨，而且完全铁面无私。不管生命的主人是谁，是以身殉职的道口

值班员也好，是重囚犯也好，热传导现象是一视同仁、不讲情面的。——当然，保吉心里也很清楚自己这种思想是毫无意义的。孝子落水也得溺死，节妇在火里也一定得烧死。——保吉几次三番想在内心深处如此说服自己。可是，要使眼前的现实和这个理论吻合，又是谈何容易啊，保吉感到有一种难言的悒郁横在心间不得舒畅。

但是，站台上的那些人并不理会保吉的情绪，他们和保吉了无瓜葛，脸上的表情好象都很幸福。对此，保吉感到十分不耐烦，简直想发脾气。尤其是那些海军军官们，他们旁若无人放开嗓子交谈的情景特别使他从生理上感到浑身不舒服。保吉点起了第二支朝日牌香烟，走到月台的尽头。从这里顺着铁轨可以望见两三百米外的那个道口。两边道口处的人群看来基本上已散去，保吉只看见铁路养路工在信号柱下的篝火尚有一点黄色的火苗在跳动。

远处的篝火总使保吉产生某种同情感。然而，道口的情景无疑地也使保吉感到难以平静，他回过头来，背对着道口再度返回到人们中间。才走了不到十步，保吉忽然发觉红色皮手套遗失了一只，这是刚才点烟时，自己拿着右手脱下的手套行走所造成的。保吉回头一看，只见站台的尽头处躺着一只手心向上的手套。手套默默无言地唤住了保吉。

保吉感到，在凝着冻云的微微发暗的天空下，这只失落在站台上的孤孤单单的红色皮手套是具备着生命的。与之同时，保吉还感到，即使在当今这个冻痕轻笼的世界中，温馨的阳光也总有一天会慢慢君临。

(1924年4月)

吴树文译

大导寺信辅的前半生

——一种思想的画面

一　本　所①

大导寺信辅生在本所的回向院②附近。在他的记忆里，这儿没有一条街给他留下美丽的印象，也没有一所漂亮的房子，特别是在他家附近，都是些专做地窖保险柜的木匠啦，粗点心铺子啦，旧家具店啦什么的。这些人家前边的道路，终年泥泞不堪，再加上这条道路尽头就是御竹仓③的大水沟。飘浮着绿藻的这个大水沟，经常是臭气熏天。他自然不能不对这些街道感到郁闷。然而，本所以外的街道就更使他不快。从多属非商业户的山之手④开始，直到那整洁的店铺栉比鳞次，从江户时代沿袭下来的下町⑤一带，都使他感到某种压抑。比起本乡和日本桥⑥来，他勿宁是更爱寂静的本所，爱本所的回向院、驹止桥、横网、排水

---

① 本所原为东京市三十五区之一，今属于东京都墨田区，系隅田川东岸的洼地。

② 回向院是佛寺，在本所元町。回向是佛语，意为死者祈求冥福。

③ 御竹仓，也作御竹藏，靠近本所隅田川。

④ 山之手即高岗之意，此处指东京文京、新宿区一带，明治时代是官吏、知识分子居住区。

⑤ 下町即低处街道之意，此处指东京台东、千代田、中央、港区一带，江户时代以来的商业区。

⑥ 日本桥原是东京市三十五区之一，现在属于东京都中央区，系金融、商业的中心。这里有一座同名的桥。

渠、榛木马场、御竹仓的大水沟。这与其说是爱，也许莫如说更接近于怜悯。但是，即便是怜悯吧，时至三十年后的今天，每每出现在他梦境里的仍然是这些地方……

从信辅懂事的那天起，他就一直爱着本所的街道。连街道树都没有的本所的街道，经常是尘土飞扬。然而，教给幼小的信辅认识自然美的，仍然是本所的街道。他是在路窄人杂的街道上，吃着粗点心成长起来的少年。对于受过这种培育的他来说，农村——特别是稻田很多的、位于本所东边的农村，并没有引起他多大的兴趣。这是由于他在周围所看到的，与其说是自然美，不如说是自然丑。然而本所的街道哪怕是缺乏自然景色，而那些点缀在屋顶上的草和辉映在水洼里的春天的云，也都给他显示出出众的美。他由于这些美而不知不觉地爱上了自然。可是使他对自然美逐渐打开眼界的并不限于本所的街道。书本——他在小学时代就爱不释手的德富芦花[①]的《自然与人生》，以及拉波克[②]的《论自然美》的译本，当然都使他受到了启发。但是，在认识自然方面给与他最大影响的，仍然是本所的街道。人家也罢，树木也罢，往来通行也罢，都是非常寒碜的街道啊！

实际上，在认识自然方面给与他最大影响的，仍然是本所非常寒碜的街道。他在后来常常到本州各地去作短期旅行。然而粗犷的木曾[③]的自然常常使他心神不宁。优美的濑户内海[④]的自然也常常使他倦怠发闷。比起这些自然来，他更爱寒碜的自然。特别是爱那些在人工文明里残喘幸存下来的自然。三十年前的本所到处还残存着这种美——排水渠的柳树，回向院的广场，

① 德富芦花(1868—1927)，日本作家。

② 拉波克(1834—1913)，英国考古学家、人类学家。

③ 木曾，也作木曾谷，位于日本本州长野县西南部木曾川上游的溪谷地区。

④ 濑户内海是由日本本州、四国和九州环绕的内海，散在着大小岛屿三千余。

御竹仓的杂木林。他没有象他的朋友那样去日光① 和镰仓②，而是每天早晨，和父亲一起在他家附近散步。这对当时的信辅来说，真是莫大的幸福，但是他却不好意思洋洋得意地把这种幸福讲给朋友听。

朝晖将要消逝的一个早晨，父亲和他象往常一样到百木杭去散步。大川③ 河岸的百木杭是钓鱼人最喜欢的地方。然而这一天举目四望，看不到一个钓鱼人。广阔河岸的石垣间，只有小船在微微荡动着。他想问父亲，今天早晨为什么看不见钓鱼人。但是，还没等开口，就忽然发现了答案。在摇动着朝晖的波浪里，有一具秃头的尸体，漂浮在河边恶臭的水草和积着垃圾的参差不齐的木头桩子中间——那天早晨的百木杭，至今他仍然历历在目。三十年前的本所在多情善感的信辅的内心里残留着无数值得怀念的画面。而这天早晨的百木杭的这个画面，就成为投向本所街道精神阴影的全部！

二 牛 奶

信辅是个一点也没有吃过母亲奶汁的少年。原来身体很弱的母亲，就连生育了独生子的他之后，也没有给他一滴奶汁吃。不仅这样，由于家境贫寒，请乳母也是徒费商量的一个问题。因此从他生下时开始，就是靠吃牛奶养育起来的。这对当时的信辅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值得憎恨的命运。他很看不起每天早晨送到厨房里来的牛奶。他羡慕那些就算是什么也不懂，至少懂得

① 日光是日本枥木县的城市，有日光国立公园。

② 镰仓是日本神奈川县东南部的城市，镰仓幕府遗址及寺庙等所在地，风景区。

③ 大川是隅田川下游的别称，流过东京。

吃妈妈奶汁的朋友们。当他进了小学的时候，年轻的叔母也许是为了拜年还是干什么来了，乳房涨得难受。把奶汁往黄铜漱口杯里挤，却怎么挤也挤不出来。叔母皱着眉头，半开玩笑地对他说："奶给信娃吃吧？"然而，靠吃牛奶长大起来的他，当然不知道这奶怎么个吃法。叔母最后找来邻居的孩子——一个专做地窖保险柜的木匠的女孩儿，吮她发硬的乳房。叔母的乳房，在丰满的半个圆球上，布满了青色的静脉脉络。非常腼腆的信辅，就算是能吸奶吧，他也决不肯去吸叔母的奶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仍然憎恨邻居家的女孩子。同时也憎恨给邻居家女孩子吸奶的叔母。这件小事在他的记忆里留下了极为难堪的嫉妒。但是，除了这个之外，他的Vita sexualis①在当时也许已经开始了……

信辅除了瓶装牛奶之外不知道什么是母亲的奶，这一点他深以为耻。这是他的秘密。是绝不能向任何人透露的他的一生的秘密。这个秘密还和他当时的某种迷信结合在一起。他是个大脑袋的、瘦得可怕的少年。不但腼腆，他还是个连看到肉铺子雪亮的砍刀都发抖的少年。这一点——特别是这一点，和穿越伏见鸟羽战役②的枪弹，平时以骁勇自负的父亲，毫无相似之处。总之不记得是从几岁开始，也不知道是根据什么理论，他确信他不象父亲是由于牛奶的缘故。唔，他还确信身体弱，也是由于牛奶的缘故。假如是由于牛奶的缘故，在关键时刻稍一示弱，他的秘密必然会被他的朋友们看破。为了这件事，他时时刻刻准备接受他的朋友们的挑战。不用说这种挑战一次也没有发

---

① 拉丁文，性欲生活。

② 伏见鸟羽战役，也作鸟羽伏见战役，一八六八年初德川幕府保守派同萨摩、长州藩倒幕派在京都郊外鸟羽、伏见地方发生冲突，以萨长藩为主力的新政府军击败了三倍于己的敌人，结束了幕府的统治。

生。有时候他不用竿子也跳过了御竹仓的大水沟。有时候不用梯子，他也爬上了回向院高大的银杏树。有时候他也会和他的朋友中的某个人，相互出手打起架来。当信辅走到水沟跟前的时候，不由地就觉得膝头发抖。可是一横心全当看不见，使尽全身力气一跳，就跳过飘浮着绿藻的水面。当他往回向院高大的银杏树上爬的时候，当他和他的朋友中的某个人要打起来的时候，这种恐怖和踌躇也会向他袭来。但是他在这时候勇敢地把这些征服了。这也许是产生于迷信吧，不过肯定是由于斯巴达式的训练。这个斯巴达式的训练，在他的右膝盖留下了一生也不会消失的伤痕。他的性格也许是——信辅至今记得盛气凌人的父亲责备他的话："你这个人就是不争气，不管干什么都没有毅力。"

但可庆幸的是他的迷信逐渐地消逝了。不单是这样，他还在欧洲史里发现了对他的迷信近似反证的东西。书里的一节说，给罗马国家创始人罗慕路斯①喂奶的是一只狼。打那以后他对不知道母亲的奶是什么这件事，进一步淡薄了。而且他还为吃牛奶这件事骄傲起来了。信辅仍然记得他进中学那年春天，他和上了年纪的叔父一起，到当时叔父经营的牧场去的事。他清楚地记得他好不容易爬上牛栏，把穿着学生制服的胸脯靠在栏杆上，给走到跟前的白牛喂干草。牛往上看着他的脸，安静温和地向干草伸出了鼻子。他看着牛的面孔，突然发现那牛的瞳孔里有什么接近人的东西。这是胡思乱想吗？——也许是胡思乱想。但是，在他的记忆里总是有一头大白牛，在仰头看着花儿盛开的杏树枝下倚着栏杆的他。亲切地、依恋地看着……

① 罗慕路斯，也译作罗慕洛，传说中罗马城的建立者。据说他和他的孪生兄弟勒莫斯都是战神马尔斯之子。被其篡夺了王位的叔叔扔到河里，后被一只母狼所救，并把他们喂养成人。

三 贫 困

信辅的家庭是贫困的。可是他们的贫困并不是住在连檐房里的下层阶级的那种贫困，而是为了保持体面不得不忍受更多的痛苦的中下层的贫困。他的退休官吏的父亲，除了一点点存款利息之外，一年有五百圆的养老金，加上女仆在内的全家五口人只能靠这个餬口。因此，必须节俭而又节俭。他们住在包括门厅在内共五间房的住宅里——是个有着小小庭院并有街门的家。然而很少有谁做上一件新衣服。父亲常以晚酌自娱，但那只是不足以待客的劣酒。母亲也在和服外褂下边遮掩着满是补钉的腰带。至于信辅——他仍然记得经常散布着假漆味儿的他的桌子。桌子虽是买的旧货，但上面铺着绿色的呢绒，闪着银光的抽斗的金属拉手，乍一看还显得满漂亮。但是，事实上呢绒已经很薄了，抽斗从来也没有顺利地开合过。这与其说是他的桌子，还不如说是他家的象徵！是不得不经常修饰体面的他家生活的象徵！

信辅憎恶这种贫困。哦，时至今日当时的憎恶在他内心的深处，仍然残留着难以消失的反响。他买不起书，也上不了暑期进修学校，也穿不上新大衣。可是，他的朋友们却总是享用着这些。他羡慕他们，有时候也嫉妒他们。可是他不肯承认他的这种嫉妒和羡慕。这是因为他瞧不起他们的才能。然而对于贫困的憎恶，并没有因此而有多少改变。他对旧铺席、对暗淡的洋灯、对常春藤画快剥落了的纸隔扇、对家里的一切寒碜相，都憎恶。但是，这还算好的。因为寒碜，他甚至对生了他的双亲也憎恶。特别是憎恶比他身材矮、秃了头的父亲。父亲经常参加学校保证人会议。信辅耻于在他朋友面前看到这样的父亲。同时

对看不起生身之父的他本人内心的卑鄙也感到憎恶。他模仿国木田独步写作的《勿自欺记》，在发黄的一张格纸上留下这样一段话："我不能爱我之父母。否，并非不能爱之。我虽爱父母本人，却不爱父母之外表。常云以貌取人，君子所耻，况父母之貌乎！然无论如何，我终不能爱父母之外表……"

然而比这种寒碜更引起他憎恶的，是由于贫困而产生的虚伪。母亲在"风月"① 点心盒里装进蛋糕，当礼品送亲戚。可是，那里边装的东西哪是什么"风月"的，那是附近点心铺的蛋糕啊！父亲——也俨乎其然地教育他要"勤俭尚武"。根据父亲的教导，除了一本陈旧的《玉篇》② 之外，就是买《汉和辞典》也仍然是一种"奢侈文弱"！不单单是这样，信辅本人之善于谎言，也不亚于他的父母。每月有五角零用钱.他总想额外弄到一些.哪怕是多一分钱也好，以便买比什么都渴求的书和杂志。他时而说找回来的钱丢了，时而说要去买笔记本，时而说要交学友会的会费——在一切行之有效的口实之下，骗父母的钱。即便是这样，钱还是不够用的时候，就巧妙地骗取双亲的欢心，好把下个月的零用钱弄到手。他尤其谄媚溺爱他的老母亲。当然，他对自己的谎话和对双亲的谎话一样，是很不喜欢的。但是他说了谎。大胆地、狡猾地说谎。这对他来说，比什么都特别需要，但同时又使他得了病态的愉快——好象杀了什么天神似的愉快。在这一点上他确实和品行不端的少年差不多了。他的《勿自欺记》的最后一页，记载着这样几行字：

> 独步谓彼恋眷恋爱，吾则厌恶憎恶。对于贫困，对于虚伪，对于一切之憎恶均厌恶之……

---

① "风月"是日本明治时期东京的一家名糕点铺，现仍营业。

② 《玉篇》是一部文字学著述，中国南朝梁陈之间顾野王撰，共三十卷。

这道出了信辅的衷曲，不知什么时候他产生了厌恶那种憎恶贫困的心情。这种双重的憎恶，在他满二十四岁之前一直苦恼着他。当然他也不是全然没有一点幸福的。每次考试他都取得第三名或第四名的成绩。还有一个低年级的美少年，主动地向他表示了情爱。可是这些对信辅来说，只是阴沉的天空露出的一丝阳光。憎恶比什么感情都沉重地压在他的心上。不仅如此，憎恶不知什么时候在他的心上留下了难以消除的痕迹。他在摆脱了贫困之后，仍然不能不憎恶贫困。同时，也和对待贫困一样，也不能不憎恶奢侈。——对这种奢侈的憎恶是中流下层阶级的贫困给打下的烙印。或者说仅仅是中流下层阶级给打下的烙印。他直到今天仍然感觉到他内心的这种憎恶，感到必须同这种贫困作斗争的小资产阶级的道德的恐惧……

正好在大学毕业的秋天，信辅去看望法律系的一位同学。他们在墙壁和纸隔扇都陈旧了的八铺席的客室里谈话。从身后进来一位六十来岁的老人，信辅从这位老人的面孔——酒精中毒的老人的面孔，直感到是个退休的官吏。

“我的父亲。”

他的同学向他作了简单的介绍。老人以置若罔闻的傲岸态度对待信辅的问候，便向里屋走去，并说：“请慢慢谈吧。那边还有椅子。”诚然有两把带扶手的椅子，放在黑暗的廊下。但是，这是坐背很高的、红椅垫已经褪色的半个世纪前的旧椅子。信辅从这两把椅子看到了整个中流下层阶级。同时他也感觉到，他的朋友也和他一样，以父亲为羞耻。这件小事刻骨铭心般地保留在他的记忆之中。这种思想在今后的他的内心之中说不定还会留下许多杂乱的阴影。但是，总而言之，他首先是一个退休官吏的儿子啊！是比起下层阶级的贫困，而更情愿追逐虚伪的中流下层阶级的贫困生活中生下来的一个人啊！

四 学 校

学校给信辅留下的也只是暗淡的记忆。他在大学学习期间，除去不要作笔记的两三门课程之外，对学校的任何课程从来也没有产生兴趣。但是，从中学到高等学校，从高等学校到大学，通过这样几级学校，是摆脱贫困的唯一出路。不过信辅在中学时代是不承认这种事实的，至少是没有明确地承认过。可是从中学毕业的时候开始，贫困象乌云似地压在信辅的心上。他在大学和高等学校的时候，有好几次想要辍学。然而，贫困的威胁正预示着暗淡的将来，轻率之举便作罢了。当然他憎恶学校。特别是憎恶约束很多的中学。门卫的喇叭传来的声响是多么苛刻呀！体育场上的白杨，忧郁的颜色是多么浓重呀！信辅在那儿学到的是：欧洲历史的年代，没搞过试验的化学公式，欧美某城市的居民数——都是些没用的小知识。这些只要稍微努力的话，当然算不得是苦事。但是，将这是无用的小知识这一事实忘掉，却是困难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里说过，要是迫使囚犯从事无谓的劳动，诸如把第一个桶里的水往第二个桶里倒，再把第二个桶里的水往第一个桶里倒，他就会自杀。信辅在灰色的校舍里——在树干很高的白杨树的婆娑中，体验了这些囚徒体验过的精神痛苦。不仅此也……

不仅此也，他最憎恨的是中学时的老师。老师作为个人当然并不是坏人。但是"教育上的责任"——特别是对学生的处罚的权利，使他们自然而然成了暴君。他们为了把他们的偏见移植到学生的心灵里，而不择一切手段。另外他们之中，有一个老师——一个诨名叫不倒翁的英语老师，经常以"傲慢"为由对信辅课以体罚。可是"傲慢"的原由，归根结蒂只因为信辅读了独

步和花袋①。他们之中还有一个人——是左眼装着义眼的国语汉文老师。这个老师对他不喜欢武术和运动竞赛很不满意。因此多次嘲笑信辅说："你是女人吗?"信辅有时也用咄咄逼人的调子说："先生是男人吗?"老师对他的傲慢不逊不加惩罚当然不会了事的。重读他那本纸色变黄的《勿自欺记》，这种使他蒙受屈辱的事情是不胜枚举的。自尊心很强的信辅，为了倔强地保护他自己，总是抗拒这种屈辱。否则他也就会象品行不端的少年那样轻侮他自己了。他的自强之术的方法，当然求之于《勿自欺记》……

> 予蒙恶名虽多，可分为三：
>
> 其一文弱也。所谓文弱者，重视精神力量甚于肉体力量也。
>
> 其二轻佻浮薄也。所谓轻佻浮薄者，不爱功利，但求善美之谓也。
>
> 其三傲慢也。所谓傲慢者是在他人面前坚持自己之所信。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老师都迫害他。他们之中有的人，曾招待他和全家人一起喝过茶。他们之中还有人借给他英文小说看过。他还记得他在四年级毕业的时候，从借来的这些小说里看到了《猎人笔记》②的英译本，很高兴地读完了。但是，"教育上的责任"常常妨碍他们和一般人的亲切交往。这是因为在得到他们的好意的同时，还潜藏着某种对他们的权力的谦卑谄媚。不然的话就是由于潜藏着对他们的同性爱的丑恶谄媚。每当他来到他们面前，总是举止拘谨。不仅这样，有时或者笨拙地向纸烟盒伸出手去，或者信口吹嘘买站票看戏的事。他们当然把这

① 花袋即田山花袋（1871—1930），日本作家。

② 《猎人笔记》是俄国作家屠格涅夫(1818—1883)的著名作品，内容描写沙皇俄国农奴制度下农民的悲惨生活。

种粗鲁行为解释为不逊的结果。这样解释也诚然合情合理啊！事实上他从来就不是招人喜欢的学生。他在箱子底藏着的旧照片，照的是一个身体和大脑袋不相称的、只是眼睛炯炯有神的、病弱的少年。而这个气色不好的少年却不断提出刁钻的质问，以折磨为人很好的老师作为无上的愉快！

信辅每次考试成绩都是最高分数。然而在操行分数上，他没有一次超过六分①。他想象得到，6这个数字在教员办公室里引起的冷笑。实际上以教师给的操行分数作挡箭牌，对他加以嘲笑那也是事实。由于这个六分，他的成绩从来也没有使他能超过第三名。他憎恨这种报复。憎恨进行这种报复的老师。现在——哦不，现在他不知不觉地已经忘记了当时的憎恨。中学对他来说是一场恶梦。然而恶梦未必就是不幸的。至少他由于这个原因养成了忍受孤独的性情。不然的话他前半生的道路会比今天更苦啊！他象作梦似地也成了几本书的作者。但是带给他的东西，毕竟还是落寞的孤独。已经安于这种孤独的今天——或者自知除了安于这种孤独之外别无他法的今天，回想起二十年前的往昔，使他遭受痛苦折磨的中学的校舍，毋宁是展现在美丽的蔷薇色的曙光中。诚然，运动场上的白杨树，那郁郁苍苍的树梢上的寂寞的风声，依旧响在他的耳边……

五　书

信辅对书的热情，是从小学时代开始的。引起他的这种热情的东西，是藏在父亲的书箱箱底的帝国文库②本《水浒传》。这

① 日本战前学校实行操行分数制，分为十级（一至十分），六分刚刚及格。

② 帝国文库是日本明治时期由博文馆出版的日本中世、近世的文学作品丛书，共五十卷。

个大脑袋的小学生在暗淡的灯光下，把《水浒传》反复读过好多遍。不仅这样，当他合上书本时，他就想象替天行道的旗帜啦，景阳岗上的老虎啦，还有菜园子张青房梁上挂着的人腿啦。这是想象吗？——然而这个想象比现实还要真实。他不知多少次手持木剑，对着院子里挂着的晒干菜，和《水浒传》里的人物——一丈青扈三娘、花和尚鲁智深格斗。三十年来，这种激情一直在支配着他。他清楚记得他曾经多次把书放在面前而彻夜不眠。哎，岂止这样，在桌上，车上，厕所里——有时候在路上，他也热心地耽读着。当然，打《水浒传》以后，他没有再操过木剑，但他不止一次，为书上的事时而笑，时而哭，进入了"移入"忘我的境界，也就是说变成书里的人物了。他就象天竺的佛那样超脱了无数的人生前世，变成了伊凡·卡拉马佐夫①，变成了哈姆莱特，变成了公爵安德烈②，变成了唐璜③，变成了靡非斯特④，变成了列那狐⑤，——并且这之中有的人物也并不是兴至一时的忘我。在一个秋天的午后，他为了要零花钱，去访问过叔父。叔父是长州萩⑥这地方的人。他就特意在叔父面前，滔滔不绝地论起维新的伟业，对上至村田清风⑦，下至山县有朋⑧的长州人材

---

① 伊凡·卡拉马佐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著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主人公。

② 安德烈是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所著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的主人公之一。

③ 唐璜是西班牙传说里的放荡人物，为西欧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莫里哀的喜剧、莫扎特的歌剧、拜伦的长诗都曾以唐璜作主人公。

④ 靡非斯特是德国作家歌德（1749—1832）的诗剧《浮士德》中的魔鬼。

⑤ 列那狐是中世纪德国传说中的狡猾的狐狸。

⑥ 长州藩领有周防、长门二国，在今山口县。萩在山口县中部，曾是长州藩的政治中心，明治维新的很多志士出身于此地。

⑦ 村田清风（1783—1855），日本德川幕府末期的长州藩士，主张日本维新。

⑧ 山县有朋（1838—1922），长州藩出身的日本军人、政治家。

都加以赞扬。然而这个充满了虚伪的感激、脸色苍白的高等学校的学生，与其说是当时的大导寺信辅，还不如说是比他小的于连·索黑尔——《红与黑》的主人公。

这样的信辅，当然一切都是从书本里学来的。至少可以说不依赖书本的事，他一件也不曾做过。实际上他为了理解人生，并没有去观察街头的行人。倒可以说，为了观察行人，他才去了解书本里的人生。或者说不定这也是通晓人生的迂回之策。但是街头的行人，对他来说也只是行人而已。他为了了解他们——为了了解他们的爱，他们的憎，他们的虚荣心，就是读书。读书——特别是读世纪末欧洲产生的小说和戏剧①。他在这冰冷的光辉中总算发现了在他面前展开的人间喜剧。或者说吧，发现了善恶不分的他自身的灵魂。这也不只限于人生。他发现了本所许多街道上的自然美，可是，靠了几本爱读的书——特别是元禄的俳谐，他观察自然的眼光才变得尖锐了一些。由于读了这些，他发现了“京都附近的山势”②，“郁金香地里的秋风”③，“海上阵雨里的主帆和偏帆”④，“黑夜里飞过的苍鹭的叫声”⑤——发现了本所的街道未曾使他懂得的自然美。这种“从书本到现实”，常常是信辅的真理。他在自己的半生中也曾对几个女性产生过爱情。然而她们却没有一个使他懂得女性的美。至少没有使他懂得书

① 指十九世纪末叶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所产生的颓废、没落的倾向。

② 见《续猿蓑》，全句是：“松蕈哟，京都附近的山势！”俳人广濑惟然（？—1710）作。

③ 见《猿蓑》，全句是：“早晨的露水哟，和郁金香地里的秋风。”俳人凡兆（？—1714）作。

④ 见《猿蓑》，全句是：“忙匆匆呀，海上阵雨里的主帆和偏帆！”俳人向井去来（1561—1704）作。

⑤ 见《续猿蓑》，全句是：“闪电伴着黑夜里飞过的苍鹭的叫声。”俳人松尾芭蕉（1644—1694）作。

本以外的女性美。"透过阳光的耳朵"和"落在面颊上的睫毛的影子",他都是从戈蒂耶①、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学来的。正是由于这些,信辅今天才懂得女性的美,不然的话,他也许只能懂得女性的性。……

可是贫穷的信辅却没有办法随心所欲地买他要读的书。他想方设法来摆脱这种困难,第一是依靠图书馆,第二是依靠借书铺,第三是依靠招来吝啬之讥的他的节俭。他清楚地记得面对大水沟的借书铺,为人很好的借书铺的老婆婆,以及老婆婆所从事的做花簪的家庭副业。老婆婆很信任好容易上了小学的"哥儿"的诚实。但是,这个"哥儿"却神不知鬼不觉地发明了装扮成找书的样子,偷偷地读书。他也还清楚地记得旧书店一家挨一家的二十年前的神保町大街,旧书店的屋顶后面,可以看到阳光照射着的九段坂②的斜坡。当然那时的神保町大街既不通电车,也不通马车。他——十二岁的小学生,胳肢窝下夹着饭盒和笔记本,为了上大桥图书馆③,多次在这条大街上往复。往复路程一里半。从大桥图书馆又上帝国图书馆④。他仍然记得帝国图书馆给他的第一个印象。——对高高的图书馆大厅顶棚的恐惧,对高大的窗子的恐惧,对坐满无数椅子的无数的人们的恐惧。但是,恐惧幸而在去过两三次之后就消失了。他很快地就对阅览室、对铁的阶梯、对目录箱、对地下食堂有了亲密的感情。这之后他又到了大学图书馆和高等学校图书馆。他在这些图书馆里不知道借过几百册书。而在这些书里,也不知道爱上了几

① 戈蒂耶(1811—1872),法国诗人、小说家。

② 九段坂是从市谷经靖国神社至神田的长坡,在东京千代田区。

③ 大桥图书馆是博文馆负责人大桥新太郎创建的私立图书馆,在东京千代田区。

④ 帝国图书馆是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的分馆,上野图书馆的旧称。

十本书。然而——

然而他爱的——几乎不管内容如何都爱的，还是他自己买的书。信辅为了买书，连咖啡馆也不去。可是，他的零用钱总是不够用。他为了解决零用钱，每周三次给一个亲戚家的中学生教数学（！）。即便是这样钱仍不够用的时候，就不得不去卖书了。然而卖书的价钱，还不到买新书的一半价。不仅如此，把长年保存的书卖给旧书店，常常是他的悲剧。他曾在一个细雪飘落的夜晚，浏览神保町大街的一家又一家的旧书店。他在一家旧书店里发现了《扎拉图斯拉》①。这不是一本普通的《扎拉图斯拉》。这是两个多月之前，他卖掉的沾满手垢的《扎拉图斯拉》。他伫立在店头，东一段西一段地读这本旧的《扎拉图斯拉》。重读起来爱不释手，渐渐产生了怀念之情。

"这本书多少钱？"

站立了十几分钟之后，他把《扎拉图斯拉》拿到旧书店的女老板那儿问。

"一圆六角钱，您如果喜欢，那就给一圆五角钱吧！"

信辅记得这本书只卖了七角钱。然而，讨价还价的结果，好容易以卖价的两倍——一圆四角钱，终于又一次把它买了下来。雪夜的路上，房屋和电车都笼罩在一种说不上来的微妙的寂静中。他在这条大路上回到很远的本所的途中，不时感觉出他衣袋里铁青色封面的《扎拉图斯拉》。而同时他喃喃自语，几次嘲笑着自己。……

---

① 扎拉图斯拉生于公元前七世纪，七十七岁时死去，据说是古代波斯拜火教的始祖。此处指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唯意志论者尼采（1844—1900）的哲学著作《扎拉图斯拉如是说》(1883—1891)。此书采用散文叙事诗的体裁，假托扎拉图斯拉作为预言家，下山向大众宣扬"超人"思想。

六 朋友们

信辅从来不能不问才能怎样就去交朋友。譬如说哪怕是什么样的君子也好，除品行之外简直毫无长处的青年，对他来说就是没有用的路人——不，还不如说是每次见面他都少不了要予以揶揄的丑角。这对操行是六分的他来说，是理所当然的态度。他从中学到高等学校，从高等学校到大学，在经历几个学校的过程中，不断地对他们加以嘲笑。当然他们之中有人对他的嘲笑很气愤。但其中也有人是十足的模范君子，对他的嘲笑浑然不觉。他在被斥之为“讨厌的家伙”时，常常略感到愉快。然而，不论怎么嘲笑也没有任何反响，就只能使他愤恨。另外还有这样一个君子——某高等学校文科的学生，利文斯通①的崇拜者。住在同一个宿舍里的信辅，有一次对他信口开河地说，连拜伦读利文古斯顿的传记时都感动得哭泣不止。尔来已历二十年的今天，这位利文斯通的崇拜者在某基督教会的机关杂志上，照旧歌颂利文斯通。而他的文章是用这样一行文字开始的：“连恶魔诗人拜伦读了利文斯通的传记都竟然流泪，这教给了我们什么呢？”

信辅从来不能不问才能怎样就去交朋友。即使不是君子，如果他是没有强烈求知欲的青年，对他来说仍是陌生的路人。他并不希求他的朋友们都那么温文尔雅，他的朋友们是没有青年人的热情的青年人也未始不可。唔，他对亲密的朋友倒是畏惧的，然而他的朋友们应该具有头脑。应该有头脑——有极其聪明的头脑。不管是多么漂亮的年轻人，都不如拥有这种头脑的人更为他所喜爱。同时也不管是什么样的君子，都不如拥有

① 利文斯通（1813—1873），英国传教士，横越非洲的探险家，著有《南非传教旅行考察记》等书。

这种头脑的人更为他所憎恶。实际上他的友情总是在某些爱中孕育着憎恶的情感。信辅至今还坚信，在这种情感之外没有友情。至少他相信在这种情感之外，没有不带 Herr und Knecht① 气味的友情。况且当时的朋友们，在另一方面正是互不相容的死敌。他以自己的头脑为武器不断不息地同他们格斗。惠特曼②，自由诗，创造的进化③——几乎到处都是战场。他在这些战场上，或者打倒他的朋友们，或者被他的朋友们打倒。这种精神上的格斗，简直是由于他最嗜好屠杀而挑起来的。然而在这个过程中自然而然表现出新的观念和新的美的格调，那也是事实。午夜三点的蜡烛的火焰怎样照耀着他们的争论，武者小路实笃的作品又是怎样支配了他们的争论。……信辅非常清楚地记得九月的一个夜晚，有几只很大的灯蛾向蜡烛飞来。灯蛾是在深夜里突然灿烂华丽地诞生出来的。可是，一触到火焰上，就过早地、令人难以置信地扑拉拉死去了。就是到了现在这也许是并没有什么稀奇价值的事。然而信辅直到现在每当想起这件小事——每当想起这个不可思议的美丽的灯蛾的生死，不知为什么他的内心深处就多少感到凄凉。……

信辅从来不能不问才能怎样就去交朋友。标准不过如此而已。但是这个标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例外。这就是把他的朋友们和他之间的关系截断的社会的阶级的差别。对和他出身差不多的中产阶级的青年，信辅没有什么抵触。但是，对他所熟悉的少数上流阶级的青年——有时甚至对中流上层阶级的青年，却多少感到格格不入，象陌生人般的憎恶。他们当中有的怠惰，有的懦怯，有的是肉欲的奴隶。然而他并不只是由于这些原因才憎

① 德语：主人与侍从。

② 惠特曼（1819—1892），美国诗人，著有《草叶集》等。

③ 按法国哲学家柏格森（1859—1941），著有《创造进化论》一书。

恶他们。不，和这些相比，毋宁说是由于某种说不清的原因。其实他们当中的某些人连自己也意识不到地憎恶着这种说不清的“什么”。由于这个原因，对下层阶级——对他们的社会的对立面感到病态的失望。他对他们是同情的。然而他的同情毕竟是没有用的。每当这个某种说不清的“什么”和他在一起时，总是象针似地刺伤了他的手。记得是一个有风的寒冷的四月的午后，当时是高等学校的学生的他和他们之中的一个人——某男爵的长子，站立在江之岛① 的悬崖上。眼下就是波涛汹涌的海岸。他们为“潜水”的少年们扔出去不少铜币。每当铜币落下去，少年们就扑通扑通跳到海里去。但是有一个潜水采贝的渔家女，在悬崖下燃烧着海草的火堆旁只是看着笑。

“这次也让这个家伙跳进去！”

他的朋友把一枚铜币，用烟卷盒里的锡纸包起来。于是猛向后转身，用尽全身力气把铜币扔了出去。铜币闪闪发光，向风大浪高的海里飞去。在那一刹那，渔家女也抢先跳进海里。信辅至今还历历在目地记得他的朋友嘴边浮现出的残酷的微笑。他的朋友具有超众过人的外语才能，可是也确实具有超众过人的锋利的犬齿。……

附记：此篇小说另拟续写这个的三四倍长。此次发表者仅《大导寺信辅的前半生》，其题并不吻合，然亦无他题可代，是为不得已而用之。《大导寺信辅的前半生》以之为第一篇幸甚也。大正十三年十二月九日，作者记。

（1924 年 12 月）

吕元明译

---

① 江之岛，也叫绘之岛，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片濑海岸附近的小岛，名胜地。

玄鹤山房

一

……这所房子建造得小巧玲珑，大门也装饰得颇为雅致。当然，这样的房子在附近一带并不算希奇。不过比起其他房子来，唯有这所房子特别风雅：挂着书有“玄鹤山房”四字的匾额；隔着围墙还可以看见庭院里的树木。

房子的主人叫堀越玄鹤，光以画家的身分，他就多少有点名气了。不过玄鹤之所以发家致富，是因为他掌握了橡皮印章的专利权，或者说，是因为他获得了这项专利权之后去干了地皮买卖。确实，属于玄鹤名下的那块在郊外的地产，是块连生姜也长不好的地皮。可是它现在已经变成所谓“文化村”了：盖着红色屋瓦的房子和盖着青色屋瓦的房子鳞次栉比。……

然而，“玄鹤山房”反正可以算得上是一所小巧玲珑、大门装饰雅致的房子。特别是最近这一段时间，高山围墙的松树上张着除雪的绳子；门厅前落了一地的枯松针，一种叫紫金牛的草木夹在松针中间，结着发红的果实，于是房子更加显得风致秀逸。尤其是房子所在的胡同，几乎不见行人的踪影。连卖豆腐的小贩从胡同路过时，也只是把货担卸在路口，吹一阵喇叭就离去了。

“这玄鹤山房——这玄鹤，究竟是什么意思呀？”

一个偶尔从这所房子前路过的学画画的学生，正在向另一

个学画画的学生发问。问的人头上留着长发，腋下夹着一只狭长的画箱，他俩穿着一模一样的金扣子制服。

“是啊，这是什么意思呢？不见得是严格①的谐音吧。”

他俩一起笑了起来，同时步履轻松地从房前走过，只留下一截吸剩的金蝠牌香烟头在寒冷冰冻的地上微微冒起一缕青烟，纤细的烟气笔直往上，也不知是两个学生中的哪一个丢的。……

二

重吉未当玄鹤的女婿时，就已经在银行做事。所以他每天回到家里，总已经是掌灯时分了。这几天来，重吉一踏进家门，马上就感到有一股奇怪的臭味。那是卧病在床的玄鹤发出来的气息，玄鹤患了老年人中少见的肺结核。当然，房子外面是闻不到这种气味的。重吉穿着冬天御寒的大衣，腋下夹着一只公文皮包，他顺着正门前的踏脚石往里走，一面不由怀疑起自己的神经来。

玄鹤在一间独立的耳房里安置了一个铺位，不躺下的时候，便凭靠在叠好的被褥旁边。重吉把大衣和帽子一脱，必定先到这间耳房来露一下脸，嘴里还总挂着“我回来了”或是“今天好吗？”这一类的问候话。不过，重吉从不将足迈进耳房的门槛。这是因为害怕传染上丈人的肺结核病。另一方面，他又讨厌丈人身上的气味。玄鹤每次看到重吉，也只是回答一声“哦”或者“你回来了”这类的话。玄鹤的声音依旧有气无力，说是在讲话，倒不如说是近于喘息。重吉每听到丈人答腔，不得不为自己的

---

① 日语里，玄鹤和严格都读作genkaku。

不近人情而感到内疚。然而，重吉实在很害怕走进这间耳房。

接着，重吉就去探望丈母阿鸟。阿鸟还是躺在饭厅隔壁的一个铺上。早在玄鹤病倒之前，她就瘫痪了，连厕所都没法上。也就是说，阿鸟比玄鹤早七八年卧床不起了。玄鹤娶阿鸟，是因为她是某大藩的管家的女儿，此外，也因为阿鸟外表长得很漂亮。虽说阿鸟已上了年纪，但眼睛什么的风韵犹存。不过，她现在坐在铺上，正在专心致志地修补着白袜套，样子和一尊木乃伊没甚两样。重吉还是向阿鸟简短地问了一句："岳母，你今天好吗?"然后就进入六铺席的吃饭间。

妻子阿铃要是不在吃饭间，那准是和信州籍贯的女仆阿松一起，在窄小的厨房里做事。重吉感到，别说这拾掇得干净又整齐的吃饭间，就连那带有新式炉灶的厨房，比起岳父或者岳母的房间来，不知要亲切多少倍呢！重吉是某政治家的次子，这位政治家一度做过县知事之类的官。可是，重吉与其说是象风度豪迈的父亲，不如说是个秀才，更象以前做过女诗人的母亲一些，他长着和善的眼睛和尖尖的下颏，这也很能说明问题。重吉一进入吃饭间，便脱去西装换上和服，然后舒舒服服地坐在长火盆前，一边吸着廉价的雪茄，一边和独生子武夫逗着玩，武夫是今年才进小学念书的。

平时，重吉总是和阿铃、武夫一起围着一个矮脚小桌子吃饭，他们的饭桌上总是洋溢着欢乐的气氛。可是最近以来，"欢乐"之中确实又有使人拘束的地方，这完全是因为家中来了一个伺候玄鹤的护士甲野。当然，武夫可不管"甲野阿姨"在不在，他照旧淘气。不，或者可以说，正因为"甲野阿姨"在场他便分外调皮。阿铃不时皱起眉头瞪着武夫，但武夫会瞪着眼睛，特意做出把碗里的饭往口中扒拉的动作。重吉常看小说，所以感到武夫的这种调皮捣蛋里有着男性的成分，心里觉得不太愉快。但重

吉大体上只是微微一笑了之，一声不响地吃饭。

夜里，“玄鹤山房”寂静无声。武夫一早要出门，当然不用赘言。重吉夫妇基本上在十点钟上床就寝。只剩下护士甲野，她从九点左右开始，还要起来陪夜。甲野在玄鹤的床边拥炉而坐，盹也不打一个，火盆里的火烧得通红。玄鹤呢，他时不时睁眼醒来。可是除了说汤婆子冷了和潮的布乾了之外，几乎不开口。耳房里只能听得竹丛的摇曳声。甲野在这种微带寒意的静谧中看护着玄鹤，目不旁顾。与此同时，她的脑子里也在想着各种各样的事：这一家子每个人的性情；自己的将来。……

三

有一天下午，快雪初晴，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女人领着一个瘦弱的男孩在堀越家的厨房露面，厨房里只有一方天窗，从中可以望见蔚蓝的天空。重吉当然不在家；阿铃正在缝纫机上做活，虽说她心中多多少少有所预感，但毕竟有点感到不知如何是好。不管怎么说，阿铃还是从长火盆前站起来迎接了来客。客人进入厨房后便将自己脚上穿的木屐以及男孩穿的鞋弄弄整齐（男孩身上穿了一件白毛衣）。很明显，这是因为客人感到自己地位卑贱的缘故。不过，客人这样做也不无道理。近五六年以来，她住在东京近郊的乡下，是玄鹤公开纳的小妾，她的名字叫阿芳，曾经当过女仆。

阿铃看到阿芳时，感到阿芳衰老的样子有点出乎意料之外，这倒也不光是指面容而言。阿芳在四五年前有一双丰润滚圆的手。然而年龄使她的手枯瘦得连静脉都显出来了。还有阿芳身上的饰物——那价钱低贱的戒指，它使阿铃觉得，这位终日操劳家务的阿芳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凄凉感。

“这东西是哥哥让我孝敬老爷的，所以……”

阿芳在没有跨进饭厅之前，终于胆怯似地把一个用旧报纸包的纸包轻轻地放到厨房的壁角处。正在洗衣服的阿松一边使劲地动着双手，一边时不时从眼角上偷偷地朝阿芳扫一眼。阿芳头上的发髻油光可鉴，前面盘着两个对称的桃形发圈。可是阿松一看到那旧报纸包的纸包，表情就更难看了。纸包里一定又是那发着恶臭的东西，它同新式炉灶和讲究的器皿一点不相配。阿芳虽不曾看见阿松，但她至少感到阿铃的神色很不正常，于是加上了说明：“这，这就是那个大蒜。”接着对正咬着手指的男孩说：“快，少爷，行个礼。”不用说，这男孩便是玄鹤和阿芳所生的文太郎。阿芳把这男孩唤作“少爷”，这使阿铃觉得怪可怜的。然而根据阿铃的常识，她马上明白对这种女人是毫无办法的。阿铃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端出现成的点心和茶水，招待这坐在饭厅角落里的母子俩。阿铃一会儿谈谈玄鹤的病状，一会儿又和文太郎逗乐儿。……

玄鹤纳了阿芳做小妾之后，不顾换乘国营电车的劳累，每周一定到阿芳的住所去一两次。对于父亲的这种感情，阿铃起初感到厌恶。她不止一两次地想过：“哪怕稍微替母亲的面子想想也好，竟这样……”当然，阿鸟对什么事都好象听天由命。正因为如此，阿铃就更加同情母亲。父亲到小妾那里去了之后，阿铃会瞪着眼睛说瞎话来骗母亲，胡扯些什么“父亲今天赴诗会去了”之类的谎言。她自己也不是不明白，这种话是骗不了母亲的。当她看到母亲脸上时不时有一种近于冷笑的表情，就直后悔不该说谎。然而相比之下，阿铃总是更可怜自己，她觉得瘫痪的母亲一点也不知道体谅体谅做女儿的。

阿铃将父亲送出门后，常常因为忧虑着全家的事情而停下缝纫机。对阿铃来说，玄鹤在不曾纳阿芳为妾之前就不是一个

好父亲。当然，阿铃性情贤淑，她对父亲的事抱着无可无不可的态度。唯一让阿铃放心不下的是父亲连书画古董都一股脑儿地往小妾的住所搬。从阿芳当女仆的时候开始，阿铃就不认为她是个坏人。不，毋宁说觉得她是一个比一般人更腼腆的人。可是阿芳的哥哥有何企图就不得而知了，他在东京的一个僻静地区开着一爿水产铺。在阿铃看来，这个人似乎是个极狡狯的人。阿铃时常缠住重吉，把自己的担心讲给他听。可是重吉产生不了共鸣。"我对岳父是开不了这个口的。"重吉既然这么说，阿铃也就只好闭口不言了。

"岳父也绝不会认为阿芳能懂得罗两峰① 的画的……"

重吉有时就这么不露痕迹地和阿鸟闲谈。不过，阿鸟每听到这种话，只是抬头看着重吉，然后苦笑一下说："那是你岳父的习性啊。他这个人，对我也竟会说起什么'你看这块砚台怎么样?'的话来，所以……"

然而从今天来看，这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担心。今年冬天玄鹤忽然害起重病来，小妾那儿也去不了啦。这么一来，玄鹤对于重吉提出的和小妾断绝关系的意见(当然，具体条件与其说是重吉提出来的，倒还不如说事实上等于是阿鸟和阿铃定下来的)也就出乎意料之外地爽爽快快答应了。阿芳的哥哥——那使阿铃感到浑身不安的人，也同意了这些条件：给阿芳一千圆赡养费；阿芳回到上总② 海边的娘家后，每月再给阿芳寄若干文太郎的扶养费。阿芳的哥哥没有对条件提出丝毫异议，不仅如此，他还主动将玄鹤珍藏在阿芳住处的茶炊等茶具送了过来。从前阿铃

---

① 罗聘(1733—1799)，清朝画家，字遯夫，号两峰，工诗好佛，名重于时，为"扬州八怪"之一。

② 上总是日本旧国名，在今千叶县中部。

曾对他有所怀疑，所以现在对他就抱有更多的好感了。

“接下来有一件事要拜托，我妹妹让我请求你们，如果府上人手不够的话，她想来照顾病人……”

对于这个要求，阿铃先去和瘫痪的母亲商量。必须说，这一点是阿铃的失策。阿鸟一听阿铃前来商量这件事，立即表示支持，并要阿芳及早把文太郎一起带来。阿铃除了要为母亲的情绪着想之外，还很害怕全家的气氛将被扰乱，她一再提醒母亲慎重考虑考虑。(可是另一方面，阿铃的地位却是处在父亲玄鹤同阿芳的哥哥之间，所以她又深深地觉得不能板起脸拒绝对方的要求。)然而阿鸟对阿铃的意见，说什么也不肯随便采纳。

“这件事，如果不传到我耳朵里来，又当作别论，可是……我在阿芳面前也觉得不好意思。”

阿铃无可奈何，便答应阿芳的哥哥让阿芳过来就是。也许可以说这是阿铃的失策，她毕竟不知世道的艰难。重吉从银行归来，听阿铃讲了这事的经过，他那女性似的秀眉间分明露出了不快的神色。重吉甚至说出这样的话来：“多一个人手，这当然是大好事。……但也要向岳父打一声招呼，商量一下为好。如果岳父自己同意回绝，你当然也就没有责任了。”阿铃也一反常态，闷闷不乐地回答说：“是啊。”可是要去和玄鹤商量——去和弥留之际对阿芳肯定依然是藕断丝连的父亲商量这种事，阿铃还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

……阿铃一边应付着阿芳母子俩，一边回忆这些曲折的往事。阿芳并不就着长火盆烤手，而是断断续续老在谈论她哥哥和文太郎的事。她讲起话来同四五年前一样，总爱把“这个”说成“介个”，乡下土音还是不改。这种土音自然而然地使阿铃感到：自己的情绪也变得不再拘泥而随便起来。同时，阿铃对母亲阿鸟总有点莫可名状的担忧，母亲无声无息地躺在隔壁，中间

只隔着一层纸隔扇。

“唔，能不能请你住个把星期?”

“是，只要你们认为不碍事……”

“那末，带点替换的衣服吧。”

“哥哥说了，今天再晚也会给我送来的，所以……”

阿芳一边回答着一边从怀里掏出水果糖递给文太郎，他好象有点不耐烦了。

“嗯，我这就去禀告父亲。父亲虚弱透了。他那只靠纸隔扇的耳朵生出冻疮了哪。”

阿铃起身离开长火盆之前，下意识地将水壶移移正。

“妈妈。”

阿鸟是在答着什么话，那是一种含糊不清的声音，象是好不容易才被阿铃的叫声吵醒了似的。

“妈妈，阿芳来了哪。”

阿铃说后总算松了一口气，她并不朝阿芳看一眼，很快地站起来离开了长火盆。走过隔壁的房间时，阿铃又说了一句:“阿芳她……”阿鸟躺着，嘴埋在睡衣的前襟里，可是一看见阿芳就答腔说:“呀，真早啊。”只露出一双眼睛，象是在微笑。阿铃很清楚地感觉到，阿芳跟随在自己的身后过来了。与此同时，阿铃马上又急匆匆地从走廊向那间偏离正屋的耳房赶去，走廊面临着白雪皑皑的庭园。

从明亮的走廊突然跑进来，阿铃眼睛里的耳房要比实际上显得更昏暗一些。这时，玄鹤正坐着让甲野读报，一见阿铃进来就忽然问道:“是阿芳来了?”这是一种情绪异常迫切并近于追问的嘶哑嗓音。阿铃伫立在纸隔扇旁脱口而出地回答:“嗯。”然后，谁也不开口，一阵缄默。

“马上送她到你这里来……”阿铃说。

“噢。……是阿芳一个人吗?”玄鹤问。

“不。……”

玄鹤默默地点了点头。

“那末,甲野,咱们走吧。”

阿铃说着,比甲野先迈步离开屋子,她顺着走廊连走带跑地向外逃。这时,恰好有一只鹡鸰在堆着残雪的棕榈树叶上抖动翅膀。但是阿铃顾不上看这些了,她只感到每一种恶臭在尾随着自己,这臭味是从满是病人气息的那间耳房里跑出来的。

四

阿芳在家中住下来之后,全家的气氛显然是越来越紧张了,开始是由武夫欺侮文太郎引起的。文太郎这个孩子有象父亲玄鹤的地方,但更象母亲阿芳,连生性懦弱这一点都和母亲阿芳差不多。阿铃对这样的孩子当然不能不有所同情。但另一方面,阿铃又常觉得文太郎太没出息。

护士甲野以一种职业上固有的冷漠态度旁观着这场并不罕见的家庭悲剧,对她来说,这毋宁是一种享受。甲野经历过暗无天日的生活。在和病人家里的东家或是医院里的医生打交道的过程中,甲野何止一次想吞一块氰化钾① 了事!过去的这种经历无意之中就在甲野身上种下了病态性质的乐趣,她爱把别人的痛苦当作自己的享受。甲野刚到堀越家来的时候,发现瘫子阿鸟每次便后都不洗手。“这家人家的少妇是个很机灵的人,她大概不让我们觉察就端过水了。”——这事在多疑的甲野心里一时留下了一层阴影。可是相处了四五天,甲野就发现阿鸟的这种

① 氰化钾是化学物品,有剧毒。

情况完全是当惯了小姐的阿铃的过失。这个新发现使甲野感到相当满足，阿鸟每次便后，甲野就端来盛有水的洗脸盆。

“甲野阿姨，亏得有你，我才能象别人一样洗上了手。”

阿鸟两手合掌，眼泪都流出来了。对于阿鸟的喜悦心情，甲野完全无动于衷。但是看到从此以后每三次当中阿铃至少有一次肯定会端水来，甲野就很快活。可见对甲野这样的人来说，孩子们吵架并不会使得她不高兴。当着玄鹤的面，甲野假装同情阿芳母子俩；同时在阿鸟面前，她又作出厌恶阿芳母子俩的样子。尽管这种情况进展缓慢，但确确实实是有所应验的。

阿芳住下来之后一个星期左右，有一天，武夫又和文太郎吵架了。吵架的原因只是为了什么猪尾巴象不象柿子蒂的争论。武夫把瘦弱的文太郎推到房间的角落里狠狠地拳打脚踢了一顿。这是个四铺席半的房间，位于正门旁边，是武夫学习用的。阿芳恰巧走过这里，她抱起快要哭不出声音来了的文太郎责备起武夫来：“少爷，不能欺侮弱小呀。”

这微带刺儿的话从一贯腼腆的阿芳嘴里说出来倒是不多见的。阿芳的一本正经使武夫吓了一跳，接着，武夫一面哭一面逃进阿铃所在的吃饭间。于是阿铃勃然大怒，放下正在手摇缝纫机上做的针线活儿，死拉活拖地硬将武夫带到阿芳母子处。

“你这小鬼太放肆了。喏，快给芳姨陪个礼，双手触地，认认真真陪个不是。”

阿铃当着阿芳的面这么教训武夫，阿芳只好带着文太郎一起流泪，并一再低头道歉不已。而从中斡旋的又准是护士甲野。甲野拚命将脸红耳赤的阿铃往回挡，心里却在想象另一个人——玄鹤，他一定在凝神听着这场吵闹吧。为此，甲野肚里不禁浮起一阵冷笑。当然，她表面上决没有丝毫流露。

可是，闹得全家不得安宁的还不光是孩子的吵架。阿芳还

会在不知不觉间扇起阿鸟这个万念俱灰的老太婆的妒忌感，诚然，阿鸟对阿芳本人并没说过一句怨言。（五六年前，当阿芳还在女仆房间里睡觉的时候，情况也是这样的。）但阿鸟常常会向毫无关系的重吉说这道那。重吉当然是不答腔，阿铃看了，对重吉颇感同情，所以时常代母亲向重吉表示歉意。重吉倒总是苦笑笑，把话挡了回去："要是连你也歇斯底里，我就苦了。"

甲野对阿鸟的妒忌感很有点兴趣。阿鸟妒忌人的这件事本身当然无须多言，就是阿鸟常向重吉说东道西的心情，甲野也十分明白。不仅如此，甲野感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也产生了一种近似于妒忌重吉夫妇的情绪。对甲野来说，阿铃是东家的"小姐"，重吉也——重吉好歹生来就是个普普通通的男子，这是没有错的，但他却是甲野不屑一顾的一头雄性动物而已。在甲野眼里，重吉这种夫妇的幸福简直是一种不正之风。为了（?）矫正这种反常现象，甲野对重吉表示出十分亲近的样子。这对重吉或许不起任何作用，却是刺激阿鸟神经的绝好机会。阿鸟裸露着膝盖，恶狠狠地说："重吉，你对我的女儿——对瘫子生的女儿感到不满意？"

然而唯有阿铃并不为此而怀疑重吉，而且阿铃事实上对甲野也似乎颇感同情。这种情况不仅使甲野感到生气，还使甲野不由得更加看不起心地善良的阿铃。当甲野发现重吉总在避开自己时，感到很高兴。不仅如此，重吉躲开时，反而对甲野抱有一种男人的好奇心，这一点尤其使甲野感到愉快。从前，即使甲野在场，重吉也会赤裸着身子走进厨房旁的洗澡间，他根本不当回事。可是近来，这样的情况甲野一次也没见到，这一定是重吉在为自己的身体同拔了羽毛的公鸡一样而感到羞耻了。甲野看到躲闪着自己的重吉（重吉的脸上也满是雀斑），心里就在暗暗嘲弄他：这个重吉大概在自作多情，他以为除了阿铃还有别人在迷

恋着他呢。

一个天气阴霾的早晨，甲野在挨着正门的三铺席的房间里——即甲野自己的房间里——对着镜子梳头，发型照例还是她平时常梳的那种不分头路的包头。明天阿芳就要回乡下去了。重吉夫妇对阿芳离开这里回乡下去似乎很高兴，可是对阿鸟来说这却构成了一种刺激。甲野一边梳头一边听着阿鸟尖锐刺耳的说话声，心里想起了自己的朋友们平时常讲的某一个女人的故事：这个女人侨居巴黎时怀乡病症一日重似一日，幸好她丈夫的朋友们要回日本，她就和他们一起乘船回家乡。漫长的海上航行似乎并没给她带来什么大的痛苦，可一进入纪州海面，也不知为什么，她突然兴奋起来，终于发展到投海的地步。越靠近家乡日本，她的怀乡病反而越厉害起来……。甲野沉静地擦着沾了油的手，心里却在想：那种神秘的力量对瘫子阿鸟的妒忌心理起的作用当然就不必说了，同时对她自己的妒忌心理也在发生作用。

"唔，妈，怎么了？怎么爬到这里来了？妈，你……甲野阿姨，请来一下！"

阿铃的声音似乎是从靠近耳房的走廊里传来的。甲野听到阿铃的叫唤才对着澄澈的明镜"嗤"地发出一声冷笑，然后装作吃惊的样子回答着："是了，马上来。"

五

玄鹤越来越衰弱了，长年累月卧病在床的苦痛姑且不谈，他的背部和腰部长满了褥疮，痛得十分厉害。玄鹤不时抬高声音呻吟一下以图稍微减轻些疼痛，可是让玄鹤感到烦恼的还不光是肉体上的疼痛。阿芳住在这里的一些日子里，玄鹤多少得到

了些安慰，虽然他也得付出代价，他要承受来自阿鸟的妒忌，要承受孩子们经常的吵架。但是能这样也还算不错呢。阿芳走了之后，玄鹤将不得不在恐怖的孤独气氛下去面临漫长的人生。

无论怎么说，玄鹤的一生毕竟是可怜悯的一生。诚然，获得橡皮印章的专利权的那当口儿，玄鹤是在花牌和酒杯上过日子的，那当然是他一生中比较得意的时期。但就是在那样的时期里还不断有痛苦加到自己头上来：老伴的妒忌；自己生怕失去既得利益的焦躁心理。再者，纳阿芳为妾之后，除了家庭纠纷之外玄鹤还始终背着一个非自己莫属的重大包袱——张罗资金。尤其可悲和可耻的是：玄鹤虽对年轻的阿芳感到依恋，但至少这一两年来他不知多少次打心里诅咒阿芳母子死掉。

“可耻？——仔细考虑考虑，难道只是我玄鹤一个人特别吗？不！”

玄鹤晚上扪心自问，他仔细地一一回忆起亲戚、朋友们的事情：自己的亲家只是“为了拥护宪政”便带有社会性地杀了好几个比玄鹤还要饭桶的敌人；那个跟他最亲密的古董商人，那么一大把年纪了，竟和前妻的女儿有关系；那个律师花掉了委托他保管的钱款；还有那个篆刻家……可是十分不可思议，这些人的犯罪没有给玄鹤的苦痛带来丝毫变化。更有甚者，它们反而给生活本身投下一层阴影，并一味地将这阴影扩展开来。

“好在这种苦痛也不会长久了，一旦羽化而登仙的话……”

这是留给玄鹤的唯一安慰。玄鹤为了排遣渗入心灵深处的各式各样的苦痛，就缅怀起一些快乐的事情。然而正如前面所说，玄鹤的一生是微不足道的一生，要是说这其中还稍稍有那么一丁点儿光亮的话，那只能是在谁也不了解的幼年时期。每当玄鹤瞌睡得懵懵懂懂的时候，他脑海里总是浮现出双亲住过的那个村子，村子在信州的一个山谷里。玄鹤特别忘不了那木板修

葺的屋顶，上面还铺着石头；也忘不了满是蚕桑气味的小茅棚，然而这样的记忆也没法维持下去。玄鹤在病痛的呻吟声中间时而念念观音经，时而唱唱从前的流行歌曲。他念过“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胜彼世间音”之后，又唱起“卡拍来，卡拍来”的歌舞伎曲子，觉得既可笑又罪过。

“睡觉就是极乐，睡觉就是极乐……”

玄鹤为了忘掉一切，只想酣睡不醒。其实这是因为甲野给他服过安眠药之外还给他注射了“海洛英”这类药物的缘故。然而玄鹤不一定能好好安睡，他时不时在梦中遇见阿芳和文太郎，这使玄鹤——梦中的玄鹤情绪开朗不少。(有一天夜里，玄鹤又梦见自己和花牌里的“樱花二十点”交谈。而这张“樱花二十点”的花牌竟变成了四五年前的阿芳。)正因为如此，玄鹤醒过来之后便更觉得惨痛。所以不知不觉间，玄鹤对睡觉也就感到一种近于恐怖的不安。

大年夜一天近似一天。有一天下午，玄鹤脸朝上仰躺着，对枕旁的甲野说：“甲野，我呀，已经很久不曾扎兜裆布了，所以请你替我买六尺漂白布。”

“要漂白布的话，就不必特地让阿松到附近的布店去买了。”

“兜裆布我自己可以扎，请你叠好放着就是了。”

玄鹤就靠这兜裆布——靠着用兜裆布来勒死自己的念头，好不容易度过了小半天。可是，对从铺盖上坐起来都必须借助于别人的玄鹤来说，要找到这种机会又是谈何容易！何况一旦真要死，玄鹤也还是害怕的。在昏暗的电灯光下，他凝视着黄檗版经文上的教谕，嘲笑起自己的贪生怕死来。

“甲野，让我起来一下。”

这时已经是夜里十点钟左右了。

“我哪，现在想睡一下，你不必客气，去休息休息吧。”

甲野瞅着玄鹤，觉得有点异常，便冷冷地回答说："不，我不睡。因为这就是我要做的事。"

玄鹤感到自己的打算被甲野看穿了，就点了点头，什么话也没说，假装睡着了。甲野就在玄鹤的枕旁打开新年号的妇女杂志，象是读得很入迷。玄鹤还在考虑着放在被子旁边的兜裆布，一边眯起眼注视着甲野。这时，玄鹤忽然感到很滑稽。

"甲野。"

甲野朝玄鹤的脸看去，心里毕竟噗咚吓了一跳。只见玄鹤靠着被子，笑个不停。

"怎么啦？"

"不，没什么。一点也没什么可笑的……"玄鹤又一面笑着一面挥动骨瘦如柴的右手说，"现在……我总觉得可笑。……现在请你让我睡下来。"

过了一个小时左右，玄鹤不知不觉地睡着了。当夜的梦境也是吓人的。玄鹤梦见自己站在茂密的树丛中从高腰拉门的缝隙里朝茶室似的屋子张望，屋里有一个赤身裸体的孩子面朝自己躺着。虽说是个小孩，但有着老人似的皱纹。玄鹤刚要叫喊，浑身汗淋淋地醒来了……

"一个人也没到耳房来。加上光线还不足，还不足……"玄鹤看了看钟，才知道现在已接近晌午了。他顿时感到松了一口气，心里也亮堂了。不过，他忽然间又象平时一样变得阴郁起来。玄鹤仰脸躺着，数着自己的呼吸，他觉得有什么东西正在催促自己："是时候了哪。"于是他轻轻地摊开兜裆布，缠到自己的头颈上，然后用双手狠命地一勒。

其时，武夫正好把头伸进耳房，他衣服穿得很多，身子变得圆鼓鼓的。

"呀！外公怎么干这种事哪。"

武夫这么叫喊着，一溜烟往吃饭间奔去。

六

过了一个星期左右，玄鹤在家族们的围绕之下因患肺结核病而一命呜呼了。告别仪式是盛大(！)的。(只有瘫子阿鸟没有出席。)在玄鹤家聚集的人们都向重吉夫妇表示哀悼之意，并且还在罩着白色绫缎的玄鹤的棺柩前焚了香。然而这些人一走出门，基本上都将玄鹤丢在脑后了。当然，只有玄鹤的友好故旧例外，这些好朋友交谈的内容几乎完全一样："老先生也该感到满足了。既有年纪轻轻的小老婆，又攒积了些钱。"

放着玄鹤棺柩的出殡马车后面跟着另一辆马车，通过市街往一个火葬场驰去，十二月里的阳光还不曾从山上消失。重吉和他的一个表弟坐在后面那辆肮里肮脏的马车上。重吉的表弟是个大学生，他有些担心马车的颠簸，但还是埋头看着一册小开本的书，不大和重吉讲话。那本书是李卜克内西的《回忆录》的英译本。重吉却因为守了一夜的灵，疲劳得很。他不是迷迷糊糊地打盹儿，就是打量着车窗外新开发的市街，漫不经心地自言自语着："这一带也完全变了样子。"

两辆马车沿着化了霜的道路总算到达了火葬场。尽管在电话里预先讲好了，但头等炉灶已经没有空了，只有二等的。这对重吉他们说来，当然是无所谓的事。然而与其说重吉是为丈人着想，倒还不如说是考虑到阿铃的心情，他便隔着半月形的窗子同办事员热情地办起交涉来："说实在的，这个死者是治病治晚了，所以，至少在火葬的时候想要一个头等的炉灶。"——重吉编出这种谎言来。这谎言似乎比他预想的要有效得多。

"那末，这样吧，头等已经没有空了，现给以特别对待，你付

头等的价钱，在特等炉灶里烧吧。”

重吉有点感到不好意思，一再向办事员表示感谢。办事员是一个带着黄铜架眼镜的老年人，看上去就是个好人。

“不，不必那么客气。”

炉灶关上之后，重吉兄弟俩乘着那辆有点肮脏的马车从火葬场的大门出来，出乎意料之外，他俩看见阿芳一个人伫立在砖墙前，向他们的马车行注目礼。重吉有点不知所措，他想脱帽致意了。可是马车其时已经微微斜着车身，跑在栽着树叶雕零了的白杨树的路上了。

“就是她吗？”表弟问。

“唔，……我们来的时候，她好象已经在那儿了吧。”

“哦？我以为光是些乞丐呢……这女人往后该怎么办呀？”

重吉点起一支敷岛牌香烟，尽可能冷淡地回答说：“是啊，会是怎么样呢？……”

表弟不响了，脑海里已经勾勒出上总海边的渔民集镇，还浮现出了不得不住在那里的阿芳母子，他的脸一下子严肃起来，阳光不知什么时候又照射过来了，他便再一次读起李卜克内西的那本书。

(1927 年 1 月)

吴树文译

海市蜃楼

一

一个秋天的晌午时分，我和从东京来玩的大学生K君一道去看海市蜃楼。鹄沼海岸有海市蜃楼出现，大概已是尽人皆知的。比如我家的女用人，她看见船的倒影，就赞叹地说："简直跟前些天报纸上登的照片一模一样啊。"

我们就从东家旅馆①旁边拐过去，顺便把O君也邀上。O君仍旧穿着红衬衫，可能是在准备午饭吧，正在隔着篱笆能够瞥见的井口一个劲儿地压唧筒。我把梣木拐杖扬了起来，向O君打了个招呼。

"请从那边进屋来吧。——哦，你也来了呀。"

O君好象以为我是和K君一起来串门的呢。

"我们是去看海市蜃楼的。你也一块儿去好吗？"

"海市蜃楼？……"O君忽然笑起来了。"最近海市蜃楼很时兴啊。"

约莫五分钟以后，我们已经和O君一起走在沙土很厚的路上了。路左边是沙滩。牛车压出来的两道车辙黑糊糊地斜穿过那里。这深陷的车辙使我产生了近乎受到一种近似压迫的感觉。我甚至感到：这是雄伟的天才工作的痕迹。

① 东家旅馆座落在鹄沼海岸上，芥川曾在这里作过短期逗留。

“我还不大健全哩，连看到那样的车辙都莫名其妙地觉得受不了。”

O君皱着眉头，对于我的话什么也没回答，但是他好象清楚地理解了我的心情。

过一会儿，我们穿过松树——稀稀落落的低矮的松树林，沿着引地河①堤岸走去。宽阔的沙滩那边，海面呈蔚蓝色，一望无际。但是绘之岛的房舍和树木都笼罩在阴郁的气氛里。

“是新时代啊。”

K君的话来得突然。而且他说时还含着微笑。新时代？——然而我立即发现了K君的“新时代”。那是站在防沙竹篱前面眺望着海景的一对男女。当然，那个身穿薄薄的长披风、头戴呢帽的男子说不上是新时代。可是女的不但剪了短发，还有那阳伞和矮跟皮鞋，确实是新时代的打扮。

“好象很幸福呀。”

“你就羡慕这样的一对儿吧。”O君这样嘲弄着K君。

距他们一百多米就是能望到海市蜃楼的地方。我们都趴下来，隔着河凝视那游丝泛起的沙滩。沙滩上，一缕缎带宽的蓝东西在摇曳，多半是海的颜色在游丝上的反映。除此而外，沙滩上的船影什么的，一概看不见。

“那就叫海市蜃楼吗？”

K君的下巴颏上沾满沙子，失望地这么说着。这时，相隔二三百米的沙滩上，不知从哪儿飞来一只乌鸦，掠过摇曳着的蓝色缎带似的东西，降落到更远的地方。就在这当儿，乌鸦的影子刹那间倒着映现在那条游丝带上。

“能看到这些，今天就算是蛮好喽。”

---

① 引地河是流过神奈川县藤泽市西边，注入相模湾的一条河。

O君的话音未落，我们都从沙滩上站起来了。不知什么时候，落在我们后面的那对“新时代”，竟从我们前边迎面走来了。

我略一吃惊，回头看了看身后。只见那两个人好象仍在一百多米远的那道竹篱前面谈着什么呢。我们——尤其是O君，扫兴地笑了起来。

“这不更是海市蜃楼吗？”

我们前面的“新时代”当然是另外两个人。但是女人的短发和男人头戴呢帽的那副样子，跟他们几乎一样。

“我真有点儿发毛。”

“我也思忖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呢。”

我们这样说着话。这次不再沿引地河的堤岸而是翻过低矮的沙丘向前走。防沙竹篱旁边，矮小的松树因沙丘而变得发黄了。打那里走过时，O君吃力地哈下腰去，从沙土上拾起了什么。那是个似乎涂了沥青黑边的木牌，上面写着洋文。

“那是什么呀？Sr. H. Tsuji……Unua……Aprilo……Jaro……1906……①”

“是什么呀？dua……Majesta②吗……写着1926呢。”

“喏，这是不是附在水葬的尸体上的呢？”O君作了这样的推测。

“但是，把尸体水葬的时候，不是用帆布什么的一包就成了吗？”

“所以才要附上这块牌子。——瞧，这儿还钉着钉子哪。这原先是十字架形的呀。”

---

① 世界语：过先生……一九〇六年四月一日。

② 世界语：五月二日。

这当儿，我们已经穿过象是别墅的矮竹篱和松林而走着。木牌大概是和O君的猜测差不多的东西。我又产生了在阳光之下不应该有的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真是拣了个不吉利的东西。”

“不，我倒要把它当作吉祥的东西呢。……可是，一九〇六到一九二六的话，二十来岁就死了啊。二十来岁……”

“是男的还是女的呢？”

“这就不敢说了……反正这个人说不定还是个混血儿呢。”

我边回答着K君，边揣摩着死在船里的混血青年的模样。据我的想象，他该是有一个日本母亲。

“海市蜃楼嘛……”

O君笔直地朝前面看着，突然喃喃地这样说。这也许是他在无意之中说出的话，但我的心情却微微有所触动。

“喝杯红茶再走吧。”

我们不知不觉间已经站在房屋密集的大街拐角的地方了。房屋虽然密集，沙土干涸的路上却几乎不见行人。

“K君怎么样？”

“我怎么都行……”

这时，一只浑身雪白的狗无精打采地耷拉着尾巴，迎面走了过来。

二

K君回东京以后，我又和O君以及我的妻子一道走过了引地河上的桥。这一次是下午七点钟左右，我们刚刚吃完晚饭的时候。

那天晚上看不见星星。我们连话都不多说，在没有行人的

沙滩上走着。沙滩上.引地河河口左边，有个火光在晃动，大概是给入海捕鱼的船只当标志用的。

波涛声当然不绝于耳。越是靠近岸边，咸腥味也越重。与其说是大海本身的气味，倒更象是冲到我们脚底下的海藻和含着盐分的流木的味道。不知怎地，我对于这股气味，除鼻孔以外甚至皮肤上都有所感觉。

我们在岸边伫立片刻，眺望着浪花的闪动。海上到处是漆黑一团。我想起了大约十年以前在上总的某海岸逗留时的情景。同时也回忆起跟我一起在那里的一个朋友的事。他除了自己读书之外，还帮忙看过我的短篇小说《芋粥》的校样……

过一会儿，O君在岸边蹲着，点燃了一根火柴。

“干什么哪？”

“没什么……你看这么燃起一点火，就能瞧见各式各样的东西吧？”

O君回过头，仰脸看了看我们，他这话一半也是对我妻子说的。果然，一根火柴的光照出了散布在水松和石花菜中的形形色色的贝壳。火光熄灭后，他又划了一根火柴，慢腾腾地在岸边走了起来。

“哎呀，真吓人，我还以为是淹死鬼儿的脚呢。”

那是半埋在沙子里的单帮儿游泳鞋。那地方海藻当中还丢着一大块海棉。这个火光又灭了，四下里比刚才更黑了。

“没有白天那样大的收获呀。”

“收获？啊，你指的是那个牌子吗？那玩艺儿可没那么多。”

我们决定撇下无尽无休的浪涛声，踏着广阔的沙滩往回走。除了沙子以外，我们的脚还不时踩在海藻上。

“这里恐怕也有各种各样的东西。”

“再划根火柴看看吧？”

"不用了。……哎呀，有铃铛的声音。"

我侧耳听了听。因为我想那说不定是我最近经常产生的错觉。然而不知什么地方真有铃铛在响。我想再问问O君是不是也听得见。这时落在我们后面两三步远的妻子笑着说道："我的木履[1] 上的铃铛在响哩。……"

我就是不回头也知道，妻子穿的准是草履。

"今天晚上我变成了孩子，穿着木履走路呢。"

"是在你太太的袖子里响着的——对了，是小Y的玩具。带铃铛的化学玩具。"O君也这么说着，笑了起来。

后来，妻子也赶上了我们，于是三个人并排走着。自从妻子开了这个玩笑以来，我们比刚才谈得更起劲了。

我把昨晚做的梦讲给O君听。我梦见自己在一栋现代化住宅前面，跟一个卡车司机在谈话。我在梦中也认为确实见过这个司机。但是在哪儿见过，醒来以后还是不知道。

"我忽然想起来，那是三四年前只来采访过一次的女记者。"

"那末，是个女司机喽？"

"不，当然是个男的。不过，只是脸变成了那个女记者的脸。见过一次的东西，脑子里毕竟会留下个印象吧。"

"可能是这样。在面貌之中也有那印象深刻的……"

"可是我对那个人的脸一点兴趣也没有。正因为这样反而感到可怕。觉得在我们的思想意识的界限之外还存在着各种东西似的……"

"好比是点上火柴就能看见各种东西一样吧。"

我在说着这些话的时候，偶然发现了唯独我们的脸是可以

---

① 木履是日本女孩子穿的一种涂上黑漆或红漆的高齿木屐，有时系上铃铛。

看得一清二楚的。但是跟先前完全一样，周围连星光也看不见。我又感到一种恐怖，屡次仰起脸看着天空。这时候妻子好象也注意到了，我还什么都没说呢，她就回答了我的疑问："是沙子的关系。对吧？"

妻子作出把和服的两个袖口合拢起来的姿势，回头看了看广阔的沙滩。

"大概是的。"

"沙子这玩艺儿真喜欢捉弄人。海市蜃楼也是它造成的……太太还没看到过海市蜃楼吧？"

"不，前些天有一次——不过只看到了点儿蓝糊糊的东西……"

"就是那么点儿，今天我们看到的也是。"

我们过了引地河上的桥，在东家旅馆的堤岸外面走着。不知什么时候起了风，松树梢都刷刷作响。这时，好象有个身量挺矮的人匆匆地迎面走来了。我忽然想起了今年夏天有过的一次错觉。那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晚上，我把挂在白杨树上的纸看成了帽盔。这个男人却不是错觉，而且随着相互接近，连他穿着衬衫的胸部都能看到了。

"那领带上的饰针是什么做的呢？"

我小声这么说了一句以后，随即发现我当作饰针的原来是纸烟的火光。这时，妻子用袖子捂住嘴，首先发出了忍不住的笑声。那个人却目不斜视地很快和我们擦身走过去了。

"那末，晚安。"

"晚安。"

我们很随便地和O君分了手，在松涛声中走去。在这又一次的松涛声中间还微微地夹杂着虫声。

"爷爷的金婚纪念是什么时候呢？"

“爷爷”指的是我父亲。

“唔，什么时候呢？……黄油已经从东京寄到了吗？”

“黄油还没到，只有香肠寄到了。”

说话之间，我们已走到门前——半开着的门前来了。

（1927年2月4日）

文洁若译

水　虎[1]

（请读作kappa）

序

这是某精神病院的病员（第二十三号）逢人就说的一个故事。这个疯子恐怕已经三十开外了，乍看上去却显得挺年轻。他半生的经历——不，且不去管这些了。他只是纹丝不动地抱着双膝，间或望望窗外（嵌铁格子的窗外，一棵连枯叶都掉光了的槲树将桠杈伸向酝酿着一场雪的空中），对院长S博士和我絮絮叨叨地讲了这个故事。当然，他也不是一动不动的。例如说到"吃了一惊"的时候，他就突然把脸往后一仰……

我自信相当准确地记录下他的话。如果有人看了我的笔记还觉得不满意，那末就请去造访东京市外××村的S精神病院吧。长得少相的这位第二十三号必然会先恭恭敬敬地点头致意，指着没有靠垫的椅子让你坐下。然后就会露出忧郁的笑容安详地把这个故事重述一遍。最后——我还记得他讲完这个故事时的神色——他刚一起身就抡起拳头，不管对谁都破口大骂道："滚出去！坏蛋！你这家伙也是个愚蠢、好猜忌、淫秽、厚脸皮、傲慢、残暴、自私自利的动物吧。滚出去！坏蛋！"

---

① 原文作河童，日本民间传说中的一种两栖动物，面似虎，身上有鳞，形如四五岁的儿童。

一

三年前的夏天，我和旁人一样背起背囊，从上高地的温泉旅馆出发，打算攀登穗高山。你们也知道，要上穗高山，只有沿着梓川逆流而上。我以前还攀登过枪岳峰呢，穗高山自不在话下了。所以我连个向导也没带，就向晓雾弥漫的梓川峡谷爬去。晓雾弥漫的梓川峡谷——然而这雾总也不见消散，反而浓起来了。我走了一个来钟头，一度曾打算折回到上高地的温泉旅馆去。可是折回上高地，好歹也得等到雾散了才成。雾却一个劲儿地变得越来越浓。管他呢，干脆爬上去吧。——我这么想道。于是，为了沿梓川峡谷行进，就从矮竹林穿过去。

然而，遮在我眼前的依然是浓雾。当然，雾里有时依稀地也看得见粗粗的山毛榉和垂着葱绿叶子的枞树枝。放牧的牛马也曾突然出现在我眼前。但是这些都刚一露面，就又隐到濛濛的雾中去了。不久，腿酸了，肚子也饿了——而且被雾沾湿了的登山服和绒毯等也沉重得厉害。我终于屈服了，就顺着岩石迸激出来的水声向梓川峡谷走下去。

我在水边的岩石上坐下来，马上准备用饭。打开牛肉罐头啦，用枯枝堆成篝火啦，干这类事儿就耽搁了十来分钟。总是跟人作对的雾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消散了。我边啃面包，边看了一下手表，已经过了一点二十分。使我更为吃惊的是，手表的圆玻璃面上映着一个可怕的面孔。我吓了一跳，回头一看。于是——我生平头一回看见了水虎这玩意儿。我身后的岩石上有一只水虎，跟画上的毫无二致。它抱着白桦树干，手搭凉篷，好奇地俯视着我。

我怔住了，一时一动也不能动。水虎好象也吃了一惊，连遮

在眼睛上的手都没动一下。过了一会儿，我一跃而起，扑向站在岩石上的水虎。同时，水虎也跑开了。不，多半是逃掉了，因为它把身子一闪，马上就无影无踪了。我越发吃惊，四下里打量着竹林。原来水虎做出一副要逃走的架势，在相隔两三米的地方回过头来看着我呢。这倒没什么奇怪，出奇的倒是水虎身上的颜色。从岩石上看我的时候，水虎浑身灰胡胡的，现在却遍体发绿了。我大喝一声："畜生！"再度纵身向水虎扑过去。水虎当然跑掉了。于是，我穿过竹林，越过岩石，拚死拚活地追了半个来钟头。

水虎跑得赛过猴子。我一个劲儿地追它，好几回都差点儿找不到它了。我还屡屡踩滑了脚，跌了跤。幸亏当水虎跑到一棵扎煞着粗壮桠杈的大橡树下时，有一头在那儿放牧的牛挡住了它的去路——而且又是一头犄角挺粗、眼睛挂满了血丝的公牛。水虎一瞥见这头公牛，就惊叫起来，象翻筋斗似的窜进高高的竹丛里去了。我心想：这下子可好啦，就立刻跟着跳进去。想不到那里有个洞穴。我的指头刚刚触着水虎那滑溜溜的脊梁，就一下子倒栽进黑魆魆的深渊里。我们人类就连在千钧一发的当儿也会转一些不着边际的念头。我感到愕然的同时，想起上高地的温泉旅馆旁边有一座"水虎桥"。后来——后来我就什么都记不得了。我只感到眼冒金星，不知什么时候失去了知觉。

二

好容易清醒过来，睁眼一看，我仰面朝天躺着，一大群水虎簇拥在我周围。有一只水虎在厚厚的嘴唇上戴着夹鼻眼镜，跪在我身边，将听诊器放在我的胸脯上。那只水虎看见我睁开了眼睛，就打手势要我"安静一下"，并向后边的水虎打招呼

道："QuaX, quax！"两只水虎不知打哪儿抬来了一副担架。我被抬上担架，周围拥着一大群水虎。我们静悄悄地前进了几百米。两旁的街道，和银座街毫无二致。成行的山毛榉树后面，也排列着窗上装了遮阳幕的形形色色的店铺，好几辆汽车在林荫道上疾驰。

担架不久就拐进一条窄胡同，我被抬进一座房子里。后来我才知道，那就是戴夹鼻眼镜的水虎——叫作查喀的医生的家。查喀让我睡在一张整洁舒适的床铺上，给我喝了杯透明的药水。我睡在床上，听任查喀摆布。说实在的，我浑身的关节都疼得几乎动弹不得。

查喀每天必定来诊视我两三回。我最初看到的那只水虎——叫作巴咯的渔夫，大约三天来一趟。水虎对人类的情况远比我们对它们的情况熟悉得多。这恐怕是由于水虎捕获的人类要比我们人类捕获的水虎多得多的缘故。说是捕获也许不恰当，但我们人类在我之前也经常到水虎国来过，而且一辈子住在水虎国的也大有人在。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我们单凭自己不是水虎而是人类这个特权就可以不劳而食。据巴咯说，有个年轻的修路工人偶尔来到这里，娶了个雌水虎为妻，终老此地。说起来，这个雌水虎不但是本国长得最美的一个，她哄弄丈夫（修路工人）的手腕也格外高明。

过了约莫一个星期，根据这个国度的法律，我作为"特别保护民"，在查喀隔壁住了下来。我的房子虽小，却建筑得很精致。当然，论文明，这个国度和我们人类的国家——至少和日本没有多大差别。临街的客厅角落里摆着一架小小的钢琴 墙上还挂着镶了镜框的蚀刻什么的。不过房子面积的大小以及桌椅的尺寸，都跟水虎的身材相称，好象跑进了儿童的房间似的。这是唯一不方便的地方。

每天傍晚我都邀请查喀和巴咯到我这个房间来，跟他们学习水虎的语言。还不仅是它们。由于大家都对我这个特别保护民怀着好奇心，连每天把查喀叫去为他量血压的玻璃公司老板嘎尔都到这个房间来过。可是起初半个月光景跟我最要好的还是那个渔夫巴咯。

一个暖洋洋的傍晚，我和渔夫巴咯在这个房间里隔着桌子对面坐着。巴咯不知怎的，突然默不作声了，圆睁着那双大眼睛，凝视着我。我当然感到莫名其妙，就问道："Quax, Bag, quo quel quan?"翻译过来就是："喂，巴咯，怎么啦？"巴咯不但不搭理我，还突然站起来，伸出舌头，就象青蛙跳跃似的，表示要扑过来的样子。我越发害怕了，悄悄地从椅子上站起身，打算一个箭步蹿到门外去。幸而医生查喀刚好来到了。

"喂，巴咯，你干么？"查喀戴着夹鼻眼镜，狠狠地瞪着巴咯说。

巴咯看来是惶恐了，好几次用手摸摸脑袋，向查喀道歉："实在对不起。让这位老爷害怕挺有趣儿的，我就上了劲，逗他来着。老爷请你原谅吧。"

三

在讲下去以前，得先说明一下水虎是什么玩意儿。水虎究竟存不存在，至今还有疑问。但对我本人来说，既然跟它们一道住过，应该是毫无疑问的了。那末它又是什么样的动物呢？脑袋上有短毛自不用说了，手脚上有蹼这一点，也跟《水虎考略》上所记载的大体一致。有一米来高。照查喀医生说，体重有二三十磅——偶尔也有五十几磅的大水虎。脑袋顶上凹进去椭圆形的一块，似乎随着年龄越来越硬。年老的巴咯头顶上的凹处，摸上

去跟年轻的查喀完全两样。最奇怪的要算是水虎的肤色了。水虎不象我们人类这样有固定的肤色，而总是随着周围的环境而变——比方说，呆在草里，就变成草绿色；来到岩石上，就变成岩石那样的灰色了。当然，不仅是水虎，变色龙也是这样的。或许在皮肤组织方面，水虎有跟变色龙相近似的地方也未可知。我发现了这个事实的时候，想起了民俗学上记载着西国的水虎是绿色的，东北的水虎是红色的。我还想起当我追赶巴咯，他突然消失了踪迹的那一次。而且水虎的皮肤下面大概脂肪挺厚，尽管这个地底下的国度气温较低（平均在华氏五十度上下），它们却不知道穿衣服。不用说，每只水虎都戴眼镜，携带纸烟盒和钱包什么的。水虎就跟袋鼠一样，腹部有个袋子，所以携带这些东西没什么不方便。我觉得可笑的只是它们连腰身都不遮一下。有一次我问巴咯为什么有这样的习惯。巴咯就仰面朝天，咯咯地笑个不停，回敬我道："我觉得你遮掩起来倒是怪可笑的呢。"

四

我逐渐学会讲水虎日常的用语了，从而也理解了水虎的风俗习惯。其中最使我纳闷的是这样一个荒诞无稽的习惯：我们人类当作正经的，水虎却觉得可笑；而我们人类觉得可笑的，水虎却当作正经。比如说，我们人类把正义啦，人道啦，奉为天经地义；然而水虎一听到这些，就捧腹大笑。也就是说，它们对滑稽的概念，跟我们完全不同吧。有一回，我跟查喀医生谈起节制生育的事。于是，查喀咧嘴大笑，夹鼻眼镜几乎都掉了下来。我当然生气喽，就质问他有什么好笑的。我记得查喀是这样回答的——我的记述可能有些出入，因为当时我还不完全理解水虎的话。

“不过只为父母的利益着想，就未免太可笑，太自私啦。”

另一方面，从我们人类看来，确实没有比水虎的生育更奇怪的了。不久以后，我曾到巴咯的小屋去参观它老婆的分娩。水虎分娩也跟我们人类一样，要请医生和产婆帮忙。但是临产的时候，作父亲的就象打电话似的对着作母亲的下身大声问道：“你好好考虑一下愿意不愿意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再回答我。”巴咯也照例跪下来，反复这样说。然后用放在桌上的消毒药水漱漱口。他老婆肚子里的娃娃大概有些多心，就悄悄地回答说：“我不想生下来。首先光是把我父亲的精神病遗传下来就不得了。再说，我认为水虎的存在本身就是罪恶。”

巴咯听罢，怪难为情地挠挠脑袋。在场的产婆马上把一根粗玻璃管插入老婆的下身，注射了一种液体。老婆如释重负般长叹一声。同时，原来挺大的肚子就象泄了氢气的气球似的瘪下去了。

水虎娃娃有本事作出这样的答复。因此，刚一落地，当然就能够走路说话。据查喀说，有个娃娃出生二十六天就作了关于有没有神的讲演。不过，听说那个孩子到第二个月就死了。谈到分娩，我顺便告诉你们我来到这个国度后的第三个月偶然在某个街头看到的一大张招贴吧。招贴下半截画着十二三只水虎——有吹号的，有执剑的。上半截密密麻麻写着水虎使用的宛如时钟的发条般的螺旋文字。翻译出来，意思大致是这样的（也许有些小错，反正我是把跟我一道走的、叫作拉叶的水虎——一个学生——大声念出的话逐句记在本子上的）：

募集遗传义勇队——
健全的雌雄水虎们！
为了消灭恶性遗传，
去和不健全的雌雄水虎结婚吧！

那时候我当然也对拉卟说，这种事是办不到的。于是不仅拉卟，所有聚在招贴附近的水虎都咯咯笑开了。

“办不到？但是听你说起来，我总觉得你们也跟我们一样办着呢。你以为少爷爱上女用人，小姐爱上司机，是为了什么？那都是不自觉地在消灭恶性遗传呢。首先，跟你前些日子谈到的人类的义勇队比起来——为了争夺一条铁路就互相残杀的义勇队——我觉得我们的义勇队要高尚多啦。”

拉卟一本正经地说着，他那便便大腹却不断地起伏着，好象觉得挺可笑似的。我可顾不得笑，急忙要去抓一只水虎。因为我发觉，他乘我不留心，偷去了我的钢笔。然而水虎的皮肤滑，我们轻易抓不住。那只水虎从我手里溜出去，撒腿就跑。他那蚊子般的瘦躯几乎趴在地下了。

五

这个名叫拉卟的水虎对我的照顾并不下于巴咯，尤其不能忘怀的是它把我介绍给了叫作托喀的水虎。托喀是水虎当中的诗人。诗人留长发，在这一点上跟我们人类一样。我为了解闷，常常到托喀家去玩。托喀那窄小的房间里总是摆着一排盆栽的高山植物，他写诗抽烟，过得挺惬意。房间的角落里，一只雌水虎(托喀提倡自由恋爱，所以不娶妻)在织毛活什么的。托喀一看到我，就笑眯眯地说(当然，水虎笑起来并不好看，至少我起初毋宁觉得怪可怕的)：“啊，来得好，请坐。”

托喀喜欢谈论水虎的生活和艺术。照他看来，再也没有比水虎的正常生活更荒唐的了。父母儿女、夫妇、兄弟姐妹在一道过，全都是以互相折磨为唯一的乐趣。尤其是家族制度，简直是荒唐到了极点。有一次，托喀指着窗外，啐道：“你看这有多么愚

蠢!"窗外的马路上，一只年轻的水虎把七八只雌的和雄的水虎——其中两个象是他的父母——统统挂在他脖子的前前后后，累得他奄奄一息地走着。我对这个年轻水虎的自我牺牲精神感到钦佩，就反而大为赞扬。

"嗬，你就是当这个国家的公民也够格了。……说起来，你是社会主义者吗?"

我当然回答说："Qua。"(在水虎的语言里，这表示："是的。")

"那末你不惜为一百个庸碌之辈而牺牲一个天才喽。"

"你又提倡什么主义呢?有人说，托喀先生信奉的是无政府主义……"

"我吗?我是超人(直译出来就是超水虎)。"托喀趾高气扬地断然说。

这位托喀在艺术上也有独特的见解。照他的说法，艺术是不受任何支配的，是为艺术而艺术。因而艺术家首先必须是凌驾于善恶的超人。这当然不一定仅仅是托喀的意见，跟托喀一伙的诗人们好象差不多都抱有同样的看法。我就常常跟托喀一道去超人俱乐部玩。聚集在那里的有诗人、小说家、戏剧家、评论家、画家、音乐家、雕刻家以及其他艺术的业余爱好者，都是超人。他们总是在灯光明亮的客厅里快活地交谈着。有时还得意洋洋地彼此显示超人的本领。例如某个雌性小说家就站在桌子上喝了六十瓶艾酒给大家看。然而喝到第六十瓶的时候，她就滚到桌子底下，当即呜呼哀哉了。

在一个月明之夜，我和诗人托喀挽着臂，从超人俱乐部走了回来。托喀郁闷得一反常态，一言不发。过一会儿，我们路过一个有灯光的小窗口，屋内有夫妇般的雌雄两只水虎，和三只小水虎一起围桌而坐，在吃晚饭呢。

托喀叹了口气，突然对我说："我以超人的恋爱家自居，可是看到那种家庭的情景，还是不禁感到羡慕呢。"

"然而，你不觉得无论如何这也是矛盾的吗？"

托喀却在月光下交抱着胳膊，隔着小窗定睛看着那五只水虎安详地共进晚餐的桌子。过了片刻，他回答道："不管怎么说，那里的炒鸡蛋总比恋爱要对身体有益啊。"

六

说实在的，水虎的恋爱跟我们人类的恋爱大相径庭。雌水虎一旦看中了某只雄水虎，就不择手段地来捉他。最老实的雌水虎也不顾一切地追求雄水虎。我就看到过一只雌水虎疯狂地追雄水虎。不仅如此，小雌水虎自不用说，就连她的父母兄弟都一道来追。雄水虎才叫可怜呢，它拚死拚活地逃，就算幸而没有捉到，也得病倒两三个月。有一回我在家里读托喀的诗集。这时候那个叫作拉叶的学生跑进来了。拉叶翻个跟头进来，就倒在床上，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糟啦！我终于给抱住啦！"

我马上丢开诗集，倒锁上了门。从锁匙孔里偷偷地往外一看，脸上涂着硫黄粉的小个子雌水虎还在门口徘徊着呢。从那一天起，拉叶在我床上睡了几个星期，而且他的嘴已经完全烂掉了。

有时候雄水虎也拚命追逐雌水虎。其实是雌水虎勾引雄的来追她。我就看到过雄水虎象疯子似的追雌水虎。雌水虎故意忽儿逃，忽儿停下来，或是趴在地下。而且到了情绪最高的时候，雌水虎就装出一副精疲力竭的样子，轻而易举地让对方抓住她。我看到的雄水虎抱住雌的，就地打一会儿滚。当他好不容

易爬起来的时候，脸上带着说不上是失望还是后悔的神情，总之是一副可怜得难以形容的样子。这还算好的呢。我还看到过一只小小的雄水虎在追逐雌水虎。雌水虎照例是富于诱惑性地逃着。这当儿，一只大个子雄水虎打着响鼻从对面的街上走来了。雌水虎偶然瞥见了这只雄水虎，就尖声叫道："不得了！救命啊！那只小水虎要杀我哩！"当然，大水虎马上捉住小水虎，把他在马路当中按倒。小水虎那带着蹼的手在空中抓挠了两三下，终于咽了气。这时候，雌水虎已经笑眯眯地紧紧抱住了大水虎的脖子。

我认识的雄水虎毫无例外地都被雌水虎追逐过。连有妻室的巴咯也被追逐过，而且还给捉住了两三回。叫作马咯的哲学家（他是诗人托喀的邻居）却一次也没给捉到过。原因之一是马咯长得其丑无比。还有一个原因是马咯不大上街，总呆在家里。我也时常到马咯家去聊天。马咯老是在幽暗的房间里点上七彩玻璃灯，伏在高脚桌子上死命读着一本厚厚的书。我跟马咯谈论过一回水虎的恋爱。

"为什么政府对雌水虎追逐雄水虎这事不严加取缔呢？"

"一个原因是在官吏当中雌水虎少。雌水虎比雄水虎的嫉妒心强。只要雌水虎的官吏增加了，雄水虎被追逐的情况一定会减少。但是效果也是有限的。因为在官吏里面，也是雌水虎追逐雄水虎。"

"这么说来，最幸福的莫过于象你这样过日子喽。"

马咯离开椅子，握住我的双手，叹着气说："你不是我们水虎，自然不明白。可有时候我也希望让那可怕的雌水虎来追逐我一下呢。"

七

我还经常和诗人托喀一道去参加音乐会。至今不能忘怀的是第三次音乐会的情景。会场跟日本没有什么区别，座位也是一排排地高上去，三四百只水虎都手拿节目单，聚精会神地倾听着。第三次赴音乐会的时候，同我坐在一起的，除了托喀和他的雌水虎而外，还有哲学家马咯。我们坐在第一排。大提琴独奏结束后，一只有着一对眯缝眼儿的水虎潇潇洒洒地抱着琴谱走上了舞台。正如节目单所介绍的，这是名作曲家库拉巴喀。节目单上印着(其实用不着看节目单：库拉巴喀是托喀所属的超人俱乐部的会员，我认得他)："Lied—Craback"。①(这个国度的节目单几乎都是用德文写的。)

在热烈的掌声中，库拉巴喀向我们略施一礼，安详地走向钢琴，然后就漫不经心地弹起他自己作词并谱曲的抒情诗来了。照托喀说来，库拉巴喀是这个国度所产生的空前绝后的天才音乐家。我不但对库拉巴喀的音乐，而且对他的余技——抒情诗也感兴趣，因此就洗耳恭听钢琴那宛转悦耳的旋律。托喀和马咯恐怕比我还要陶醉。只有托喀的那只美丽的(至少水虎们是这样认为)雌水虎却紧紧攥着节目单，常常焦躁地吐出长舌头。照马咯说来，十来年前她曾想捉库拉巴喀而没有捉住，所以至今还把这位音乐家看作眼中钉呢。

库拉巴喀全神贯注、铿然有力地弹着钢琴。突然一声"禁止演奏"象雷鸣般地响彻会场。我吃了一惊，不由得回过头去。毫无疑问，是坐在最后一排、比其他水虎高出一头的警察喊的。我

① 德文："歌曲——库拉巴喀"。

掉过头的时候，警察依然稳坐着，比刚才还大声地喊道："禁止演奏！"然后……

然后就是一场大混战。"警察不讲理！""库拉巴喀，弹下去！弹下去！""混蛋！""畜生！""滚出去！""决不让步！"——群声鼎沸，椅子倒了，节目单满天飞；不知是谁，连喝光的汽水瓶、石头块儿和啃了一半的黄瓜也都扔了过来。我怔住了，想问问托喀究竟是怎么回事。托喀似乎也激动了，他站在椅子上，不断地叫嚷："库拉巴喀，弹下去！弹下去！"托喀的那只雌水虎好象不知什么时候忘记了对音乐家的宿怨，也喊起："警察不讲理！"激动得简直跟托喀不相上下。我只好问马咯："怎么啦！"

"呃？在我们这个国家，这是常事。本来绘画啦，文艺什么的……"每逢飞过什么东西来的时候，马咯就把脖子一缩，然后依然镇静地说下去，"绘画啦，文艺什么的，究竟要表达什么，谁都一目了然。所以这个国家虽然对书籍发行或者绘画展览从来不禁止，可是对音乐却要禁演，因为唯独音乐这玩意儿，不管是多么伤风败俗的曲子，没有耳朵的水虎是不懂得的。"

"可是警察有耳朵吗？"

"唉，这就难说啦。多半是听着刚才那个曲调的时候，使他联想起跟老婆一道睡觉时心脏的跳动吧。"

就在这当儿，乱子越闹越大了。库拉巴喀依然面对钢琴坐在那里，气派十足地掉过头来看着我们。不管他的气派多么足，也不得不躲闪那些飞过来的东西。也就是说，每隔两三秒钟他就得变换一下姿势。不过他还大致保持了大音乐家的威严，那对眯缝眼儿炯炯发着光。我——为了避开风险，躲在托喀身后。可是好奇心促使我热衷于和马咯继续交谈下去："这样的检查不是太野蛮了吗？"

"哪儿的话，这要比任何一个国家的检查都来得文明呢。就

拿某某来说，一个来月以前……”

刚说到这里，恰好一只空瓶子掼到马咯的脑袋上了。他仅仅喊了声“Quack”（这只是个感叹词）就晕过去了。

八

说也奇怪，我对玻璃公司老板嘎尔抱有好感。嘎尔是首屈一指的资本家。在这个国家的水虎当中，就数嘎尔的肚皮大。他在长得象荔枝的老婆和状似黄瓜的孩子簇拥之下，坐在扶手椅上，几乎是幸福的化身。审判官培叶和医生查喀经常带我到嘎尔家去吃晚饭。我还带着嘎尔的介绍信，去参观与他和他的朋友有些关系的各种工厂，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印制书籍的工厂。我跟一位年轻的水虎工程师一道走进工厂，看到靠水力发电转动的大机器时，对水虎国机器工业的进步惊叹不已。听说这里一年印刷七百万部书。使我惊讶的不是书的部数，倒是制造过程的简便省力。因为这个国家出书，只消把纸张、油墨和灰色的粉末倒进机器的漏斗形洞口里就行了。这些原料进入机器后不到五分钟，就变成二十三开、三十二开、四十六开等各种版式的书籍。我瞧着就象瀑布似的从机器里倾泻出各种各样的书籍。我问那位挺着胸脯的水虎工程师这种灰色粉末是什么。他站在黑亮亮的机器前，心不在焉地回答说：“这个吗？这是驴的脑浆。只消把它烘干后制成粉末就成。时价是每吨两三分钱。”

当然，这种工业上的奇迹不仅出现在书籍制造公司，而且也出现在绘画制造公司和音乐制造公司。据嘎尔说，这个国家平均每个月发明七八百种新机器，什么都可以不靠人工而大规模生产出来，从而被解雇的水虎职工也不下四五万只。然而在这个国家每天早晨读报，从来没见过“罢工”一词。我感到纳闷，有

一次应邀跟培卟和查喀等一道到嘎尔家吃晚饭的时候，就问起这是怎么回事。

“都给吃掉啦。”嘎尔饭后叼着雪茄烟，若无其事地说。

我没听懂“都给吃掉啦”指的是什么。戴着夹鼻眼镜的查喀大概觉察到我还在闷葫芦里，就从旁解释道：“把这些水虎职工都宰掉了，肉就当作食品。请你看这份报纸。这个月刚好解雇了六万四千七百六十九只，肉价也就随着下跌了。”

“难道你们的职工就一声不响地等着给杀掉吗？”

“闹也没用，因为有‘职工屠宰法’嘛，”站在一株盆栽杨梅前面的怒容满面的培卟说。

我当然感到恼火。可是东道主嘎尔自不用说，连培卟和查喀似乎也都把这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

查喀边笑边用嘲讽的口气对我说：“也就是说，由国家出面来解除饿死和自杀的麻烦。只让他们闻闻毒气就行了，并不怎么痛苦。”

“可是所说的吃他们的肉……”

“别开玩笑啦。马咯听了，一定会大笑呢。在你们国家，工人阶级的闺女不也在当妓女吗？吃水虎职工的肉使你感到愤慨，这是感伤主义。”

嘎尔听我们这么交谈着，就劝我吃放在近处桌子上的那盘夹心面包，他毫不在意地说：“怎样？尝一块吧？这也是用水虎职工的肉做的。”

我当然窘住了。岂但如此，在培卟和查喀的笑声中，我蹿出了嘎尔家的客厅。那刚好是个阴霾的夜晚，房屋上空连点星光也没有。我在一团漆黑中回到住所，一路上不停地呕吐，透过黑暗看上去，吐出的东西白花花的。

九

然而，玻璃公司的老板嘎尔无疑是一只和蔼可亲的水虎。我经常跟嘎尔一道到他参加的俱乐部去，度过愉快的夜晚。原因之一是呆在这个俱乐部比在托喀参加的超人俱乐部要自在得多。而且嘎尔的话尽管没有哲学家马喀的言谈那样深奥，却使我窥见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广阔的世界。嘎尔总是边用纯金的羹匙搅和着咖啡，边快快活活地漫谈。

在一个雾很浓的夜晚，我隔着插满冬蔷薇的花瓶，在听嘎尔聊天。记得那是一间分离派①风格的房间。整个房间不用说，连桌椅都是白色镶细金边的。嘎尔比平时还要神气，满面春风地谈着执政党——Quorax 党内阁的事。喀拉克斯不过是个毫无涵义的感叹词，只能译作"哎呀"。总之，这是标榜着首先为"全体水虎谋福利"的政党。

"领导喀拉克斯党的是著名政治家啰培。俾斯麦不是曾说过'诚实是最妥善的外交政策'吗？然而啰培把诚实也运用到内政方面……"

"可是啰培的演说……"

"喏，你听我说。那当然是一派谎言。但人人都知道他讲的是瞎话。所以归根结蒂就等于是说真话了。你把它一概说成是假话，那不过是你个人的偏见。我要谈的是啰培的事。啰培领导着喀拉克斯党，而操纵啰培的是 Pou—Fou 日报（"卟—弗"一词也是毫无涵义的感叹词。硬要译出来，就只能译作"啊"）的社长哙哙。但哙哙也还不是他自己的主人。支配他的就是坐在

---

① 分离派是一种反学院派的美术流派，一八九七年创始于维也纳。

你面前的嘎尔。”

“可是……恕我冒昧，可《叶—弗日报》不是站在工人一边的报纸吗？你说这家报纸的社长哙哙也受你支配，那就是说……”

“《叶—弗日报》的记者们当然是站在工人一边的。可是支配记者们的，除了哙哙就没有别人了。而哙哙又不能不请我嘎尔当后台老板。”

嘎尔依然笑眯眯地摆弄着那把纯金的羹匙。我看到嘎尔这副样子，心里与其说是憎恨他，毋宁说同情起《叶—弗日报》的记者们来了。

嘎尔看到我不吭气，大概立即觉察出我这种同情，就挺起大肚皮说：“嗐，《叶—弗日报》的记者们也不全都向着工人。我们水虎至少首先是向着我们自己，其他都靠后。……更麻烦的是，还有凌驾于我嘎尔之上的呢。你猜是谁？那是我的妻子——美丽的嘎尔夫人。”嘎尔朗笑起来了。

“那毋宁说是满幸福吧。”

“反正我挺惬意。可我只有在你面前——在不是水虎的你面前，才这么打开天窗说亮话的。”

“那末，喀拉克斯内阁是由嘎尔夫人执牛耳的喽？”

“这么说也未尝不可。……七年前的战争确实是因为某只雌水虎而引起来的。”

“战争？这个国家也打过仗吗？”

“可不是吗！将来随时都可能打起来呢。只要有邻国……”

说实在的，我这时才知道水虎国也不是个孤立的国家。据嘎尔说，水虎一向是以水獭为假想敌。而且水獭的军备并不亚于水虎。我对水虎和水獭之间的战争颇感兴趣。（因为水虎的劲敌乃是水獭这一点是个新发现，就连《山岛民谭集》的作者柳田

国男① 也不知道,《水虎考略》的作者更不用说了。

“那次战争爆发之前,两国自然都提高警惕,虎视眈眈地窥伺着对方,因为它们彼此都怕对方。后来,住在这个国家的一只水獭去访问某一对水虎夫妇。那只雌水虎的丈夫不务正业,她原打算把他杀死。她丈夫还保了寿险,说不定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是诱使她谋杀他的原因。”

“你认识这对夫妇吗?”

“嗯——不,只认得雄的。我老婆说那个雄的是坏蛋,可依我看来,与其说他是坏蛋,倒不如说他是患了被害妄想症的疯子,成天害怕被雌水虎捉住。……于是雌水虎在老公的那杯可可里放了氰化钾。不晓得怎么搞错了,又把它拿给客人水獭喝了。水獭这下当然丧了命。接着……”

“接着就打起仗来了吗?”

“可不。恰好那只水獭又曾荣获过勋章。”

“哪边打赢了?”

“自然是我们国家。三十六万九千五百只水虎因而英勇地阵亡了。可是跟敌国比较起来,这点损失算不了什么。我国的皮毛差不多都是水獭皮。那次战争期间,除了制造玻璃之外,我还把煤渣运到战场上。”

“运煤渣干什么?”

“当然是吃喽。我们水虎只要肚皮饿了,是什么都肯吃的。”

“这——请你不要生气。对于在战场上的水虎们来说,这……在我们国家,这可是丑闻呢。”

“在这个国家无疑也是个丑闻。可只要本人直言不讳,谁也就不会把它当成丑闻了。哲学家马咯不是也说过吗:‘过不讳

① 柳田国男(1875—1962),日本民俗学家。

言，何过之有。'……何况我除了谋利之外，还有满腔爱国的热情呢。"

这时俱乐部的侍者刚巧走了进来。他向嘎尔鞠了一躬，象朗诵似的说："贵府的隔壁着火了。"

"着——着火！"

嘎尔惊慌地站起来，我当然也站了起来。

接着侍者镇静地又补了一句："可是已经扑灭了。"

嘎尔目送着侍者的背影，露出半哭不笑的表情。我望着他的脸，意识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已恨上这个玻璃公司老板了。然而如今嘎尔并不是作为什么大资本家，而只是以一个普通水虎的身分站在这里。我把花瓶里的冬蔷薇拔出来递给嘎尔。

"火灾虽然熄灭了，尊夫人不免受了场虚惊，你把这带回去吧。"

"谢谢。"嘎尔跟我握握手，然后突然咧嘴一笑，小声对我说，"隔壁的房子是我出租给人家的，至少还可以拿到火灾保险金。"

我至今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此刻嘎尔的微笑，是既不能蔑视也不能憎恶的微笑。

一〇

"你怎么啦？今天情绪怪低沉的……"

火灾的第二天，我叼着烟卷，对坐在我家客厅的椅子上的学生拉卜说。拉卜将右腿翘在左腿上，呆呆地对着地板发怔，连他那烂嘴都几乎看不到了。

"拉卜君，我在问你哪：怎么啦？"

"没什么，是一点无聊的小事……"拉卜这才抬起头来，用凄

楚的鼻音说，"我今天看着窗外，无意中说了句：'哎呀，捕虫堇开花啦。'我妹妹听了脸色一变，发脾气说：'反正我是捕虫堇呗。'我妈又一向偏袒妹妹，也骂起我来了。"

"你说了句'捕虫堇开花啦'，怎么就会把令妹惹恼了呢？"

"唔，说不定她是把我的话领会为'捉雄水虎'。这时，跟我妈不和的婶婶也来帮腔，越闹越大发了。而且成年喝得醉醺醺的爹，听到我们在吵架，就不分青红皂白地见人就揍。正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弟弟乘机偷了妈妈的钱包，看电影什么的去了。我……我真是……"

拉卟双手捂住脸，一声不响地哭起来。我当然同情他，并且想起了诗人托喀对家族制度的鄙夷。我拍拍拉卟的肩膀，竭力安慰他："这种事儿很平常，鼓起勇气来吧。"

"可是……要是我的嘴没有烂就好了……"

"你只有想开一点。咱们到托喀家去吧。"

"托喀君看不起我，因为我不能象他那样大胆地抛弃家族。"

"那末就到库拉巴喀家去吧。"

那次音乐会以来，我跟库拉巴喀也交上了朋友，就好歹把拉卟带到这位大音乐家的家里去。跟托喀比起来，库拉巴喀过得阔气多了。这并不是说，过得象资本家嘎尔那样。他的房间里摆满了形形色色的古董——塔那格拉①偶人和波斯陶器什么的，放着土耳其式躺椅，库拉巴喀总是在自己的肖像下面跟孩子们一道玩耍。可今天不知怎的，他交抱着双臂，怒容满面地坐在那儿。而且他脚底下到处撒满了碎纸片。拉卟本来是经常和诗人托喀一起跟库拉巴喀见面的，但这副情景大概使他吃了一惊，今天他只是毕恭毕敬地向库拉巴喀鞠个躬，就默默地坐到房间

① 塔那格拉是古希腊的城市，以产泥人著称。

的角落里了。

我连招呼也没正经打，就问这位大音乐家："你怎么啦，库拉巴喀君？"

"没怎么着！评论家这种蠢才！说什么我的抒情诗比托喀的差远啦！"

"可你是位音乐家呀……"

"光这么说还可以容忍。他还说，跟啰喀比起来，我就称不上是音乐家啦！"

啰喀是个常常被拿来跟库拉巴喀相提并论的音乐家。可惜因为他不是超人俱乐部的会员，我连一次也没跟他说过话。不过我多次看到过他的照片：嘴巴是翘起来的，相貌很不寻常。

"啰喀毫无疑问也是个天才。可是他的音乐缺乏洋溢在你的音乐中的那种近代的热情。"

"你真这么想吗？"

"那还用说！"

于是，库拉巴喀突然站起来，抓起塔那格拉偶人就狠狠地往地板上一掼。拉卟大概吓得够戗，不知喊了句什么，抬起腿就想溜掉。库拉巴喀向拉卟和我打了个手势，要我们"别害怕"，冷静地说道："这是因为你也跟俗人一样没有耳力的缘故。我怕啰喀……"

"你？不要假装谦虚吧。"

"谁假装谦虚？首先，与其在你们面前装样子，我还到评论家面前去装呢。我——库拉巴喀是天才。我并不怕啰喀。"

"那你怕的是什么？"

"怕那个不明真相的东西——也就是说，怕支配啰喀的星星。"

"我可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这么说就明白了吧：啰喀没有受我的影响。可我不知不觉地却受了他的影响。”

“那是因为你的敏感性……”

“你听我说，才不是敏感性的问题呢。啰喀一向安于做唯独他能胜任的工作。然而我老是焦躁。从啰喀看来也许只是一步之差。然而依我看来却是十哩之差。”

“可您的《英雄曲》……”

库拉巴喀那对眯缝眼儿眯得更细了，他恶狠狠地瞪着拉叶道：“别说啦。你懂什么？我比那些对啰喀低声下气的狗才们要了解他。”

“你别那么激动。”

“谁愿意激动呢……我总是这么想：冥冥之中仿佛有谁为了嘲弄我库拉巴喀，在把啰喀摆在我前面。哲学家马咯尽管成天在彩色玻璃灯笼下读古书，对这种事却了如指掌。”

“为什么呢？”

“你看看马咯最近写的《傻子的话》这本书吧……”

库拉巴喀递给我——或者毋宁说是丢给我一本书。然后抱着胳膊粗声粗气地说了句：“那末今天就告辞啦。”

我决定跟垂头丧气的拉叶一道再度去逛马路。熙熙攘攘的大街两侧，成行的山毛榉树的树荫下依然是鳞次栉比的形形色色的商店。我们默默地漫步着。这时蓄着长发的诗人托喀踱过来了。

托喀一看见我们，就从肚袋里掏出手绢，一遍又一遍地揩额头，说道：“啊，好久不见了。我今天打算去找库拉巴喀，我已经多日没见到他啦……”

我怕这两位艺术家会吵架，就委婉地向托喀说明库拉巴喀的情绪多么坏。

"是吗？那就算了。库拉巴喀有神经衰弱的毛病。……这两三个星期，我也失眠，苦恼得很。"

"你跟我们一道散散步怎么样？"

"不，今天失陪啦。哎呀！"

托喀喊罢，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而且他浑身冒着冷汗。

"你怎么啦？"

"怎么啦？"

"我觉得有一只绿色的猴子从那辆汽车的窗口伸出脑袋似的。"

我有些替他担心，就劝他去请医生查喀瞧瞧。可是不管怎么劝，托喀也不同意，而且还满腹狐疑地打量我们俩，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我决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这一点请千万不要忘记。——那末，再见。我绝不去找查喀！"

我们呆呆地伫立在那里，目送着托喀的后影。我们——不，学生拉卟已经不在我身边了，不知什么工夫，他已叉开腿站在马路当中，弯身从胯下观看川流不息的汽车和水虎。

我只当这个水虎也发疯了，就急忙把他拽起来："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你干什么？"

拉卟揉揉眼睛，镇静得出奇地回答说："唔，我太苦闷了，所以倒转过来看看这个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可还是一样啊。"

一一

以下是哲学家马咯所写的《傻子的话》里的几段：

傻子总认为除了自己以外谁都是傻子。

我们之所以爱大自然，说不定是因为大自然既不憎恨也不嫉妒

我们。

最明智的生活方式是既蔑视一个时代的风尚，在生活中又丝毫不违背它。

我们最想引为自豪的偏偏是我们所没有的东西。

任何人也不反对打破偶像。同时任何人也不反对成为偶像。然而能够安然坐在偶像的台座上的乃是最受神的恩宠者——傻子、坏蛋或英雄。

（这一段有库拉巴喀用爪子抓过的道道。）

我们的生活不可缺少的思想，说不定在三千年以前已经枯竭。我们也许只是在旧的柴禾上添加新的火焰而已。

我们的一个特点是常常超然于意识到的一切。

如果说幸福中伴有痛苦，和平中伴有倦怠，那末……？

为自己辩护比为别人辩护要困难。谁不相信，就请看律师。

矜夸、爱欲、疑惑——三千年来，一切罪过都由此而生。同时，一切德行恐怕也发源于此。

减少物质上的欲望并不一定能带来和平。为了获得和平，我们也得减少精神上的欲望。

（这一段也有库拉巴喀用爪子抓过的痕迹。）

我们比人类不幸。人类没有水虎开化。

（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不禁失笑。）

做什么就能完成什么，能完成什么就做什么。我们的生活归根结蒂是不能脱离这样的循环论法的——也就是说，自始至终是不合理的。

波特莱尔变成白痴后，他只用一个词来表达人生观，那就是“女阴”。但这个词并不足以说明他自己。能说明他自己的毋宁是“诗才”，因为他凭藉诗才足以维持生活，使他忘了“肚皮”一词。（这一段上也留有库拉巴咯的爪印。）

如果将理性贯彻始终，我们当然就得否定自己的存在。将理性奉为神明的伏尔泰之所以能幸福地度过一生，正说明人类没有水虎那样开化。

一二

一个微寒的下午，我读厌了《傻子的话》，就去造访哲学家马咯。在一个僻静的街角上，一只瘦得象蚊子似的水虎靠着墙发怔呢。这分明是以前偷过我的钢笔的那只水虎。我心想：这下子可好了，就叫住了刚好从那里走过的一个身材魁梧的警察。

“请你审问一下那只水虎。一个来月以前，他偷了我的钢笔。”

警察举起右手拿着的棍子（这个国家的警察不佩剑，却手持水松木制的棍子），向那只水虎招呼了声：“喂！”我以为那只水虎或许会逃跑。想不到他却沉着地走到警察跟前，交抱着胳膊，傲慢地死盯着我和警察的脸。

警察也不生气，从肚袋里掏出记事簿，开始盘问起来：“你叫什么名字？”

“咯噜咯。”

“职业呢？”

“两三天以前还当邮递员来着。”

“好的。这个人说你偷了他的钢笔，有这么回事吗？”

“有的，一个来月以前偷的。”

“偷去做什么？”

“想给小孩当玩具。”

“小孩呢？”警察这才目光锐利地瞥了那只水虎一眼。

“一个星期以前死掉了。”

“带着死亡证明书吗？”

瘦骨嶙嶙的水虎从肚袋里掏出一张纸。警察过了一下目，忽然笑眯眯地拍了拍对方的肩膀说：“好的，辛苦啦。”

我呆若木鸡地凝视着警察。这当儿，瘦水虎嘴里念念有词地撇下我们就走掉了。

我好容易醒悟过来，问警察道：“你为什么不把那只水虎抓起来？”

“他没有罪。”

“可他偷了我的钢笔……”

“不是为了给孩子当玩具吗？可那孩子已经死了。你要是有什么疑问，请查刑法第一千二百八十五条好了。”

话音没落，警察就扬长而去。我只得反复念叨“刑法第一千二百八十五条”，急忙到马咯家去。哲学家马咯一向好客。幽暗的房间里，审判官培卟、医生查喀、玻璃公司经理嘎尔正聚集一堂，抽烟抽得七彩玻璃灯笼下烟雾腾腾。审判官培卟在场，对我来说是再方便不过了。

我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不去查刑法第一千二百八十五条，却马上问培卟：“培卟君，恕我唐突，这个国家不处分罪犯吗？”

叼着高级香烟的培卟先从容不迫地喷出一口烟雾，然后无

精打采地回答说："当然要处分喽。连死刑都有哩。"

"可我一个来月以前……"

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述说了一遍，接着问他刑法第一千二百八十五条是怎么回事。

"嗯，是这样的：'不论犯有何等罪行，促使其犯罪之因素一经消灭后，即不得处分犯罪者。'拿你这件事来说，那只水虎曾经有过儿子，如今儿子已经死了，所以他所犯的罪自然而然地就勾销了。"

"这太不合理啦。"

"别开玩笑啦。对已经不再是父亲的水虎和现在仍然是父亲的水虎等量齐观，那才叫不合理呢。对，对，按照日本的法律，是要等同对待的。在我们看来，觉得挺滑稽的。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培叶扔掉烟蒂，有气无力地微笑着。

这时，很少跟法律打交道的查喀插了嘴。他把夹鼻眼镜扶扶正，问我道："日本也有死刑吗？"

"那还用说！日本实行绞刑哩。"我对态度冷漠的培叶多少有些反感，就乘机挖苦了一句，"贵国的死刑比日本要来得文明吧？"

"当然要文明喽，"培叶依然挺冷静，"敝国不用绞刑。偶尔用一次电刑，但在大多数场合，连电刑也不用，只是把罪名通知犯人罢了。"

"单单这样，水虎就会死吗？"

"可不。我们水虎的神经系统要比你们的敏锐呢。"

"不仅是死刑。也有用这个手段来谋杀的……"嘎尔老板满脸映照着彩色玻璃的紫光，笑容可掬地说，"前些日子，有个社会主义者说我'是小偷'，害得我差点儿犯了心脏病。"

"这种情况好象多得出人意外呢。我认识的一个律师就是由于这个缘故而死的。"哲学家马咯插嘴道。

我回头瞅了瞅他。他谁都不看，象往常那样讪笑着说下去："不知是谁，说那只水虎是青蛙——你当然也知道吧，在这个国家，被叫作青蛙就等于骂他是畜生。——他成天价想：我是青蛙吗？不是青蛙吧？终于死去了。"

"这也就是自杀吧。"

"说这话的那个家伙，是为了把他置于死地而说的。从你们眼里看来，这也是自杀喽……"

马咯刚刚说到这里，突然从隔壁——记得那是诗人托咯家——传来了刺耳的手枪声，响彻天空。

一三

我们跑到托咯家去。他仰面朝天倒在盆栽的高山植物当中，右手握着手枪，头顶凹陷部位淌着血。旁边有一只雌水虎，把头埋在他的胸膛里，嚎啕大哭。我把雌水虎扶起来（本来我是不大喜欢触到水虎那粘滑的皮肤的），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正在写着什么，突然就照自己的脑袋开了枪。哎呀，叫我怎么办呀！哙儿儿儿儿，哙儿儿儿儿。"（这是水虎的哭声。）

"托咯君一向是太任性了嘛。"玻璃公司经理嘎尔悲伤地摇摇头，对审判官培卟说。

培卟没有吭声，点燃高级香烟。跪在那里给托咯检验伤口的查喀摆出医生的派头对我们五个人（实际上是一个人和四只水虎）大声说："不可救药了。托咯原来就患胃病，容易生闷气。"

"听说他写什么来着，"哲学家马咯象辩解般地喃喃自语着，

拿起桌子上的纸张。除我而外，大家都伸长了脖子，隔着宽肩膀的马咯看那张纸。上面写着：

我今去矣！
向那隔绝尘世的空谷。
在那里，
群岩耸立，
巍峨森严。
山水清冽，
药草芬芳。

马咯回头望望我们，脸上挂着一丝苦笑，说："这是剽窃了歌德的《迷娘之歌》① 。这么说来，托咯君作为一个诗人也感到疲倦了，所以才自杀的。"

这时，音乐家库拉巴咯偶然坐汽车来到了。他看到这副情景，就在门口伫立了一会儿。然后走到我们跟前，向马咯嚷道："那是托咯的遗嘱吗？"

"不，是他临死以前写的诗。"

"诗？"

马咯依然很沉着地把托喀的诗稿递给头发倒竖起来的库拉巴咯。库拉巴咯目不转睛，专心致志地读那篇诗稿。马咯问他什么，他也带理不理的。

"你对托喀君的死有什么看法？"

"'我今去矣'……我也说不定哪一天就死了呢。……'向那隔绝尘世的空谷'……"

"你也是托喀君的一位生前好友吧？"

① 歌德的长篇小说《威廉·迈斯特学习时代》（1795）里的一首插曲。

"好友？托喀一向是孤独的……'隔绝尘世的空谷'……托喀君确实不幸……'在那里，群岩耸立，巍峨森严'……"

"不幸？"

"'山水清洌'……你们是幸福的……'群岩耸立'……"

我因为同情那只哭泣不止的雌水虎，就轻轻扶着她的肩膀，把她领到屋角的躺椅那儿。一只两三岁的水虎在那里天真烂漫地笑着。我就替雌水虎哄娃娃。我觉察到自己也热泪盈眶了。我在水虎国居住期间，先后只哭过这么一回。

"跟这样任性的水虎成了一家人才叫倒楣呢。"

"因为他一点也不考虑后果，"审判官培叶一边重新点燃了一根烟卷，一边应答着资本家嘎尔。

这时，音乐家库拉巴喀手里攥着诗稿，也说不清是对谁喊了句："好极啦！可以作一支出色的葬曲！"声音大得使我们吃了一惊。

库拉巴喀那双眯缝眼儿炯炯有神。他握了一下马咯的手，就直奔门口。不用说，这当儿左邻右舍一大群水虎都已经聚集在托喀家的门口，好奇地朝房屋里张望。库拉巴喀把他们胡乱向两旁扒拉开，立即跳上了汽车。汽车马达发动，转眼间已不知去向。

"喂，喂，不许看。"

审判官培叶代替警察把那一大群水虎推出门外，接着就把托喀家的门关上了。大概是由于这个缘故，房间里忽然鸦雀无声了。我们在一片静寂下，在夹杂着托喀的血腥气的高山植物的花香中商谈托喀的后事。惟独哲学家马咯一边望着托喀的尸体，一边呆呆地想着心事。我拍拍他的肩膀，问他："想什么哪？"

"我在想水虎的生活。"

"水虎的生活怎么啦?"

"不管怎么说，我们水虎为了能生活下去……"马咯面带几分愧色小声加上一句,"总之,就得相信水虎以外的什么东西的力量。"

一四

马咯这番话使我想起了宗教。我当然是唯物主义者，连一次也没有认真考虑过宗教问题。这时为托咯的死所触动，就开始琢磨水虎的宗教到底是什么。我当即向学生拉卟提出这个问题。

"我们有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拜火教什么的。最有势力的要数近代教了。也叫生活教。"("生活教"这个译词也许不贴切。原文是Quemoocha。cha大概相当于英语中的ism①。Quemoo的原形Quemal不单指'生活',还包括'饮食男女'的意思。")

"这么说来这个国家也有教会、寺院喽?"

"那还用说。近代教的大寺院是本国首屈一指的大建筑哩。咱们去参观一下好不好?"

在一个温暖的阴天下午,拉卟得意洋洋地陪我一道到这座大寺院去了。果然,这是一座比尼古莱教堂② 大十倍的巍峨的建筑物,而且兼收并蓄了所有的建筑样式。我站在这座大寺院前面,瞻仰那高耸的塔和圆屋顶的时候,甚至感到有些毛骨悚然。说实在的,那真象是无数只伸向天空的触角。我们伫立在大门口(跟大门比起来,我们显得多么渺小呀!),抬头看了一会儿这

① ism 是英语的词尾,一般表示主义、学说、制度。

② 尼古莱教堂是一八九一年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尼古莱(1836—1912)在东京修建的教堂。

座旷世的大寺院——与其说是建筑，毋宁说它更近乎庞大的怪物。

大寺院的内部宽敞得很。好几个参观者在科林斯式[①]的圆柱之间穿行。他们也跟我们一样，显得非常矮小。后来我们遇见一只弯腰驼背的水虎。

拉叶向他颔首致意，然后毕恭毕敬地对他说："长老，您身体这么硬朗，这太好啦。"

那只水虎也行了个礼，彬彬有礼地回答说："是拉叶先生吗？你也……（他说到这里，停住了，多半是因为这才注意到拉叶的嘴烂了。）唔，反正你看来挺健康的。你今天怎么……"

"今天是陪这位先生来的。你大概也知道，这位先生……"拉叶接着就滔滔不绝地介绍我的情况。看来他是为自己轻易不到这个大寺院来进行辩解。"我想请你给这位先生作向导。"

长老和蔼地微笑着，先同我们寒暄了一下，然后安详地指了指正面的祭台："我也没有什么可效劳的。我们信徒们对正面祭台上的'生命之树'顶礼膜拜。正如你所看到的，'生命之树'上长着金色和绿色的果实。金色的果实叫'善果'，绿色的叫'恶果'……"

长老讲着讲着我就感到厌烦了。因为他特地给作的说明，我听了只觉得象是陈旧的比喻。我当然假装专心致志地听着，可也没有忘记不时地朝大寺院内部偷看一眼。

科林斯式的柱子，哥特式穹隆，阿拉伯风格的方格花纹，分离派的祈祷桌子——这些东西所形成的调和具有奇妙的野性的美。尤其引我注意的是两侧神龛里的大理石半身像。我仿佛觉得认得这些像，这倒也并不奇怪。那只弯着腰的水虎结束了"生命

---

③ 科林斯式是古希腊奴隶制城邦科林斯的建筑样式，尤指带叶形装饰的钟状柱顶。

之树"的说明后，就跟我和拉卟一道走向右边的神龛，对神龛里的半身像附加了这样的说明："这是我们的圣徒当中的一个——背叛一切东西的圣徒斯特林堡。大家把这位圣徒说成是吃了不少苦之后被斯维登堡的哲学所解救。然而实际上他并没有得到解脱。这位圣徒也跟我们一样信仰生活教——说得更确切些，他除了信仰生活教，没有其他办法。请读读这位圣徒留给我们的《传说》这本书。他自己供认，他是个自杀未遂者。"

瞥着第二个神龛，我有些忧郁起来。那里摆的是一幅胡须浓重的德国人的半身像。

"这是《扎拉图斯拉》的作者——诗人尼采。这位圣徒向他自己所创造的超人寻求解脱。但他没能获得解脱却成了疯子。要不是发疯了，说不定他还成不了圣徒呢……"

长老沉默了片刻，接着就把我引到第三座神龛前。

"第三座神龛里供的是托尔斯泰。这位圣徒搞苦行比谁都搞得厉害。因为他本来是个贵族，不愿意让满怀好奇心的公众看到他的痛苦。这位圣徒竭力去信仰事实上无法相信的基督，他甚至公开宣称他在坚持自己的信仰。可是到了晚年，他终于受不住作一个悲壮的撒谎者了。这位圣徒经常对书斋的屋梁感到恐惧，这是有名的轶事。但他当然不曾自杀，否则还入不了圣徒的行列呢。"

第四座神龛里供的半身像是我们日本人当中的一个。看到这个日本人的脸时，我毕竟感到亲切。

"这是国木田独步①。是一位诗人，非常熟悉卧轨自杀的脚夫的心情。用不着向你进一步解释了吧。请看看第五个神

① 国木田独步（1871—1908），日本小说家、诗人。他的短篇小说《穷死》写一个搬运工人因贫病交迫而卧轨自杀。

龛……”

“这不是瓦格纳① 吗？”

“是的。他是国王的朋友，一位革命家。圣徒瓦格纳到了晚年，饭前还祈祷呢。但是当然，他对生活教的信仰超过了基督教。从他留下的书简来看，尘世间的痛苦不知道有多少次险些把他赶去见死神呢。”

这时候我们已经站在第六座神龛前了。

“这是圣徒斯特林堡的朋友。他是个商人出身的法国画家，丢下生了一大群孩子的老婆，另娶了个十三四岁的圭蒂姑娘。这位圣徒的血管很粗，有海员的血统。你看他那嘴唇，上面留着砒霜什么的痕迹哩。第七个神龛里的是……你已经累了吧。那末，请到这边来。”

我确实累了，就沿着馨香弥漫的走廊和拉卟一道跟随长老踱进一个房间。在一个角落里，有一座黑色的维纳斯女神像，前边供着一束野葡萄。我原想僧房是什么装饰也没有的，所以略感到意外。长老或许是从我的神态之间揣摩到了我的心情，还没有让坐就抱歉地解释道：“请不要忘了我们信奉的是生活教。我们的神——‘生命之树’教导我们要‘兴旺地生存下去’。……拉卟君，你请这位先生看过我们的《圣经》了吗？”

“没有。……说实在的，我自己也几乎没读过哩，”拉卟搔搔头顶的凹坑，坦率地回答说。

长老照例安详地微笑着，继续说下去：“那你就不会明白了。我们的神用一天的工夫就创造了这个世界。（“生命之树”固然也是一棵树，它却无所不能。）还创造了雌水虎。雌水虎太无

① 瓦格纳（1813—1883），德国作曲家、文学家。一八四九年参加资产阶级革命，事败后流亡瑞士。一八六四年应巴伐利亚王路德维希二世之召，返慕尼黑；所作歌剧宣扬了宗教神秘及“超人”思想。

聊了，就要求有个雄水虎来作伴。在雌水虎的哀求下，我们的神以慈悲为怀，取出雌水虎的脑髓造了雄水虎。我们的神祝福这一对水虎道：'吃吧，兴旺地生存下去。'"

长老的话使我想起了诗人托喀。他不幸跟我一样是个无神论者。我不是水虎，不通晓生活教的真谛也就难怪了。可是生在水虎国的托喀总应该知道"生命之树"喽。我可怜托喀不遵从这个教导，以致有了那么个结局。于是我打断长老的话，告诉他托喀的事。

长老听罢，深深地叹了口气说："哦，那个可怜的诗人……决定我们命运的只有信仰、境况和机遇。（当然，此外你们还要加上遗传吧。）托喀君不幸的是没有信仰。"

"托喀羡慕过你吧。不，连我也羡慕哩。拉卟君年纪又轻……"我说。

"我的嘴要是好好的，说不定会乐观一些呢，"拉卟也插话说。

经我们这么一说，长老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他眼眶里噙满泪水，直勾勾地盯着那尊黑色的维纳斯像。

"其实我也……这是秘密，谁也不要告诉……其实我也不信仰我们的神。可是早晚有一天，我的祈祷……"

长老刚说到这里，房门突然打开了，一只大块头的雌水虎猛地向他扑了过来。不用说，我们想拦住她，但是转瞬之间这只雌水虎就把长老撞倒在地。

"糟老头子！今天你从我的皮夹子里偷走了喝盅酒的钱！"

十来分钟以后，我们把长老夫妇撇在后面，简直象逃跑似的奔出了大寺院的正门。

我们默默地走了一会儿之后，拉卟对我说："看那副样子，长老也就不可能信仰'生命之树'啦。"

我没有答腔，却不由得回头看了看大寺院。大寺院那高耸

的塔和圆屋顶象无数的触角般地伸向阴沉沉的苍穹，它散发出一种可怕的气氛，就象是出现在沙漠的天空上的海市蜃楼一般……

一五

约莫一个星期以后，我偶然听医生查喀谈到一件稀奇事。说是托喀家闹鬼。那阵子雌水虎已不知去向，我们这位写诗的朋友的家变成了摄影师的工作室。据查喀说，每逢顾客在这间工作室里拍照，后面总是蒙蒙胧胧地出现托喀的形影。当然，查喀是个唯物主义者，并不相信死后的生命。他讲这段故事的时候，也狡黠地微笑着，并做出这样的解释："看来灵魂这个东西也是物质的存在哩。"在不相信幽灵这一点上，我跟查喀是差不多一致的。但我对诗人托喀怀有好感，所以就跑到书店去买来了一批刊有托喀的幽灵的照片和有关消息的报刊。果然，在这些照片上，大大小小的雌雄水虎后面，能够依稀辨认出一只象是托喀的水虎。使我吃惊的倒不是照片上出现的托喀的幽灵，而是有关报道——尤其是灵学会提供的报告。我把它几乎逐字逐句地译出来了，将其梗概发表在下面。括弧里的是我自己所加的注解。

《关于诗人托喀君的幽灵的报告》(见灵学会杂志第八二七四期。)

我们灵学会会员前不久在自杀的诗人托喀君的故居、现为某某摄影师的工作室的××街第二五一号召开了临时调查会。出席的会员如下。(姓名从略)

九月十七日上午十点三十分，我等十七名会员与灵学会会长培喀先生，偕同我等最信任的灵媒赫叶夫人，集合于该工作室。赫叶夫人一经走进，立即感触鬼气，引起全身痉挛，呕吐不已。据夫人称，此

乃由于诗人托喀君生前酷爱吸烟，其鬼气亦含有尼古丁云云。

我等会员与赫叶夫人静默地坐在圆桌周围。三分二十五秒以后，夫人乍然陷入极其急剧的梦游状态，而且为诗人托喀君的灵魂所附。我等会员按年龄顺序，与附托在夫人身上的托喀君的魂灵问答如下：

问：你为何显灵？

答：目的在于知道死后的名声。

问：你——或是说诸位，身为魂魄仍然眷念俗世的名声吗？

答：至少我是不能不眷念的。然而我所遇到的一位日本诗人的魂灵却是轻视死后的名声的。

问：你知道这位诗人的姓名吗？

答：可惜忘记了。我只记得他所喜欢作的十七字诗中的一首。

问：那诗讲什么？

答：古老的池塘啊，青蛙跳到水里，发出了清响。①

问：你认为这首诗写得好吗？

答：我并不认为写得不高明。不过，如果把"青蛙"改成"水虎"就更精采了。

问：为什么呢？

答：因为我们水虎在任何艺术中都迫不及待地要找到水虎的形象。

此时会长培喀先生提醒我等十七名会员，此乃灵学会的临时调查会，并不是评论会。

问：各位魂灵的生活如何？

答：与诸位毫无二致。

问：那末你后悔自杀吗？

答：未必后悔。如果魂灵生活过腻了，我也可以用手枪"自活"。

问："自活"，容易做到吗？

---

① 这是松尾芭蕉所作的一首脍炙人口的俳句。

托喀君的魂灵提出另一个反问答复了这个问题。对于了解托喀君的水虎来说，这样应答是不足为奇的。

答：自杀，容易做到吗？

问：诸位的生命是永恒的吗？

答：关于我们的生命，众说不一。请不要忘记，幸而我们当中也有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拜火教等各种宗教。

问：你信什么教？

答：我一向是个怀疑派。

问：然而你至少不怀疑魂灵的存在吧？

答：我信得没有诸位那样深。

问：你结交了多少朋友？

答：我交的朋友，古人今人，东方西方的都有，不下三百个。其中著名的有克莱斯特①、迈兰德②、魏宁格尔③……

问：你所结交的都是自杀的吗？

答：那也不一定。为自杀作辩护的蒙坦④是我的畏友之一。但是不曾自杀的厌世主义者——叔本华⑤之流，我是不跟他往来的。

问：叔本华还健在吗？

答：他目前创立了魂灵厌世主义，议论着可否实行"自活"。可是自从他晓得了霍乱也是细菌引起的疾病之后，心情似乎颇为踏实了。

我等会员相继打听拿破仑、孔子、陀思妥耶夫斯基、达尔文、克莉奥佩特拉⑥、释加牟尼、德漠斯特涅斯⑦、但丁、千利休⑧等魂灵的消

---

① 克莱斯特(1777—1811)，德国戏剧家、小说家，后自杀。

② 迈兰德(1841—1876)，德国哲学家，受叔本华影响颇深，后自杀。

③ 魏宁格尔(1880—1903)，澳大利亚思想家。

④ 蒙坦(1533—1592)，法国思想家。

⑤ 叔本华(1788—1860)，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者。

⑥ 克莉奥佩特拉(公元前69—30)，埃及女王，自杀而死。

⑦ 德漠斯特涅斯(公元前382—322)，希腊雄辩家，自杀而死。

⑧ 千利休(1522—1591)，日本茶道的创始人，自杀而死。

息。可惜托喀君未能详细地予以答复。托喀君却反过来询问起关于他自己的种种流言蜚语。

问：我死后名声如何？

答：一位评论家说你是“小诗人之一”。

问：他恐怕是由于我没有赠送诗集而怀恨的水虎之一吧。我的全集出版了没有？

答：虽然出版了，可是销路不佳。

问：三百年后——即著作权失效之后，我的全集将为万人所争购。跟我同居的女友呢？

答：她做了书商拉喀君的夫人了。

问：可惜她还不知道拉喀君的眼睛是假的。我的儿子呢？

答：听说是在国立孤儿院里。

托喀君沉默了一会儿，又问起来了。

问：我的家呢？

答：成了某摄影师的工作室。

问：我的书桌呢？

答：谁都不知道它的下落。

问：我在书桌的抽屉里珍藏着一束信件——然而这和忙碌的诸位没关系。我们魂灵界马上就进入黄昏了。我将与诸位诀别。再见，诸位。再见，善良的诸位。

随着这最后一句话，赫叶夫人又猛地清醒过来了。我等十七名会员向在天之神发誓，这番交谈是千真万确的。（再者，对我等所信任的赫叶夫人的报酬，已经按照夫人过去当女演员时的日薪标准偿付了。）

一六

我读了这些报道之后，逐渐觉得呆在这个国家里也怪憋闷的，就千方百计想回到人间。可是不管怎么拚命找，也找不到我掉进去的那个洞。后来听那个打鱼的水虎巴咯说，在这个国家

的边界上有一只年迈的水虎，他读书吹笛自娱，独自安安静静地过着日子。我心想也许能向他打听出逃离这个国家的途径，就马上到边界上去。跑去一看，哪里是什么老水虎呢，在一座小房子里，有一只刚够十二三岁、连脑袋上的凹坑还没长硬的水虎在悠然自得地吹着笛子。我以为走错了门。为慎重起见问问他的名字，果然他就是巴咯告诉我的那只老水虎。

"可你象是个娃娃呢……"

"你还不晓得吗？不知道我交的是什么运，出娘胎的时候是白发苍苍的。以后越来越年轻，如今变成这么个娃娃相了。可是计算一下年龄嘛，没生下来以前算是六十岁，加上去说不定有一百十五六岁啦。"

我四下里打量了一下这个房间。也许是心理作用，总觉得那朴素的桌椅之间弥漫着纯真的幸福。

"你好象比其他水虎过得幸福哩。"

"唔，兴许是的。我年轻的时候是苍老的，到老又年轻了。所以我不象老水虎那样欲望枯竭，也不象年轻水虎那样沉湎于色。反正我的生活即使算不得幸福，也是安宁的。"

"果然，照你这么说是安宁的。"

"单凭这一点还算不上是安宁。我的身体也健康，还有一辈子吃用不尽的财产。但我认为，我最幸福的一点是生下来的时候是个老头子。"

我同这只水虎扯了一会儿关于自杀的托喀以及每天请医生看病的嘎尔的闲话。不知怎的，看老水虎那副神情好象对我的话不大感兴趣。

"那末你并不象其他水虎那样贪生喽？"

老水虎瞅着我的脸，恬静地回答说："我也跟其他水虎一样，经爹事先问过我愿不愿意生到这个国家来，才脱离娘胎的。"

"而我呢，是偶然滚落到这个国家来的。请你务必告诉我离开这个国家的路子。"

"只有一条出路。"

"你的意思是说……"

"那就是你来的那条路。"

我乍一听到他这话，不知怎的感到毛骨悚然。

"可我偏偏找不到这条路啦。"

老水虎用那双水汪汪的眼睛审视了我一会儿。他这才直起了身，走到屋角，拽了拽从顶棚耷拉下来的一根绳子。于是，我原先不曾注意到的一扇天窗打开了。那扇圆天窗外面，晴空万里，松柏舒展着桠杈。还可以瞥见那犹如巨大的箭头一样高耸的枪岳峰。我就象是孩子看到飞机般地高兴得跳起来了。

"喏，你从那儿出去好了，"老水虎说着，指了指刚才那根绳子。

我起先以为是绳子，原来是绳梯。

"那末我就从那儿出去啦。"

"不过我预先告诉你一声。出去以后可不要后悔。"

"你放心，我才不会后悔呢。"

话音未落，我已经在攀登绳梯了，回首遥遥地俯瞰着老水虎脑袋上那凹陷的部分。

一七

我从水虎国回来后，有一个时期我们人类的皮肤的气味简直使我受不住。相比之下，水虎实在清洁。而且我见惯了水虎，只觉得我们人类的脑袋怪可怕的。这一点也许你不能理解。眼睛和嘴且不去说它，鼻子这玩意儿真是使人发怵。我当然设法

不去见任何人，但我好象跟我们人类也逐渐处惯了，过了约莫半年，就随便什么地方都去了。糟糕的是，说着话的当儿，一不小心就冒出一句水虎话。

“你明天在家吗？”

“Qua。”

“你说什么？”

“唔，我的意思是说在家。”

大致就是这个样子。

可是从水虎国回来后，刚好过了一年光景，我由于一桩事业失败了……（他刚说到这里，S 博士就提醒他说：“不要去谈这个了。”据博士说，他每逢谈到这件事，就闹得看护人束手无策。）

那末就不谈这个了。由于一桩事业失败了，我又想回水虎国去。是的。不是“想去”，而是“想回去”。当时在我看来，水虎国就是故乡。

我从家里溜出去，想搭乘中央线火车。不巧让警察抓住了，终于被送进医院。我乍一进这个医院，还一直惦念水虎国。医生查喀怎样了呢？哲学家马咯说不定仍在七彩玻璃灯笼下想心思呢。尤其是我的好友——烂了嘴巴的学生拉卟……就在一个象今天这样阴霾的下午，我正追思往事，不由得差点儿喊出声来。不知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只见打鱼的水虎巴咯正站在我面前，连连鞠躬呢。我镇静下来之后——我不记得自己究竟是哭了还是笑了，反正隔了这么久又说起水虎话来，这事确实使我感动了。

“喂，巴咯，你怎么来啦？”

“来看望你，听说你生病了。”

“你怎么知道的？”

“从收音机的广播里知道的，”巴咯得意洋洋地笑着。

“真难为你呀。”

“这算不了什么。对水虎来说，东京的河也罢沟也罢，就跟大马路一样嘛。”

我这才想起，水虎跟青蛙一样，也是水陆两栖动物。

“可是这一带没有河呀。”

“我是从自来水管里钻到这儿来的。然后拧开消火栓……”

“拧开消火栓？”

“老爷，您忘了吗？水虎也有工匠呀。”

打那以后，每隔两三天就有形形色色的水虎来探望我。据S博士的诊断，我的病叫早发性痴呆症。可是那位查喀大夫说，我的病不是早发性痴呆症，而患早发性痴呆症的是S博士以及你们自己。（我这么说，恐怕对你也很失礼。）连医生查喀都来探望了，学生拉卟和哲学家马咯就更不用说了。但是除了渔夫巴咯之外，白天谁都不来。只是到了晚上——尤其月夜，就三三两两地一道来了。昨晚我还在月光下和玻璃公司老板嘎尔以及哲学家马咯谈话来着呢。音乐家库拉巴喀还用小提琴为我奏了一支曲子。喏，那边桌子上不是有一束黑百合花吗？那就是昨天晚上库拉巴喀带来的礼物。……

（我回头看了看。当然，桌子上什么花束也没有。）

这本书也是哲学家马咯特地给我带来的。请你读一读第一首诗。哦，你不可能懂得水虎文。我念给你听吧。这是新近出版的《托喀全集》当中的一册。

（他摊开一本旧电话簿，大声朗诵起这样一首诗来了：）

在椰子花和竹丛里，
佛陀老早就安息了。

路旁的无花果已枯萎，
基督似乎也随着咽了气。

我们也必须休息，
尽管置身于舞台布景前。

（所谓舞台布景不过是一些打满了补丁的画布而已。）

可是我不象这位诗人那样厌世。只要水虎们肯经常来看看我……啊，我忘记告诉你了，你还记得我的朋友——审判官培卟吧？他失业后，真发疯了。听说现在住在水虎国的精神病院里。要是S博士允许的话，我很想去探望他呢。……

（1927年2月11日）

文洁若译

三 个 窗 口

一 老 鼠

六月初，一等战舰××号进入横须贺军港，军港周围的群山笼罩在细雨迷蒙之中。依惯例，军舰一抛锚就糟糕，老鼠会迅速地繁殖起来，××号军舰当然也不例外。这艘两万吨的××号在霏霏淫雨中垂着舰旗，甲板底下，也不知什么时候开始的，老鼠占据了匣子和衣箱。

战舰停泊之后还没满三天，副舰长下令说，谁要是捉得一只老鼠，就准予上岸一天。命令一下，水兵和轮机兵当然就开始热中于捕鼠了。在他们的努力下，眼看老鼠一只一只在减少；以致他们不得不为一只老鼠而你争我夺。

“最近大家交来的老鼠，大抵都成了四分五裂的啦。这当然是因为乱作一团你拉我拽所造成的。”

军官们聚集在军官室里这么谈笑着。A中尉也是其中的一个，他的相貌长得象个少年人。在闲适的生活中长大起来的A中尉根本不知道人生的坎坷和阴沉。不过水兵和轮机兵想上岸的心情，A中尉是完全清楚的。混在军官们的谈论中，A中尉一面抽着烟一面总是这么答腔：“是啊。简直要把我也撕成八瓣了呢。”

这种话只能出自独身的A中尉之口。A中尉的朋友Y中尉在一年之前结了婚，为此，Y中尉时常故意嘲笑和奚落水兵和轮

机兵。这确实很合乎Y中尉平时的脾气：无论什么事他都不肯轻易示弱。当生着褐色短髭的Y中尉由于一杯啤酒而带有醉意，并在桌上托着两腮的时候，他时不时对A中尉这么说："怎么样，我们也去捉老鼠？"

有一天早晨，雨后天晴，A中尉在甲板上值勤。他批准水兵S上岸，因为S捉住了一只小老鼠——一只完好不残的小老鼠。S生得体格魁梧，比一般人要强健一倍。只见他在难得遇见的太阳光下，从狭窄的舷梯上走下来。这时有一个水兵——S的伙伴，矫健地顺着舷梯往上登，他俩正好擦肩而过。水兵就象说着玩似的对S说："喂，输入了吗？"

"嗯，输入了。"

他俩的一问一答，自然传入了A中尉的耳朵里。于是A中尉把S叫回来，就站在甲板上询问他刚才那一问一答是什么意思："所谓输入是什么意思？"

S挺立着身子望着A中尉的脸，神情沮丧透了。

"输入就是从外面带进来。"

"为什么从外面带进来？"

A中尉当然了解为什么带进来。可他看S没有回答，一下子感到很生气，便狠命地揍了S一记耳光。S微微打了个趔趄，但旋即又立正了。

"是谁从外面带进来的？"

S什么也没回答。A中尉瞪眼看着S，脑海里掠过再给S一记耳光将会发生的情景。

"是谁？"

"是我老婆。"

"来和你会面时带来的？"

"是的。"

A 中尉的心里不由得发出了微笑。

"装在什么东西里带进来的？"

"点心盒子。"

"你家住在哪儿？"

"平坂下。"

"你父母亲还健在吗？"

"不，就我和老婆两个人过日子。"

"没有孩子？"

"是的。"

S 在回答的过程中，一直有点惴惴不安的样子。A 中尉就让S那么站着，自己稍稍调过脸向横须贺的街市望去。群山当中的横须贺街市，灰濛濛地显出了一座座屋顶，杂乱无章。虽说是沐浴在太阳光之中，但景象却带有一种不寻常的寒碜相。

"不能同意你上岸了。"

"是。"

S 看到 A 中尉不吱声，感到有点迷惑不解，不知怎么办才好。然而，A 中尉这时正在为下一个命令打着腹稿，他一时默默无言地在甲板上踱着步子。"这家伙正在担忧自己受罚。"——A 中尉象所有的上级官员一样，心里也这么想着，并且禁不住高兴起来。

"就这样吧，你可以走了。"

A 中尉总算这么说了。S 行了个举手礼，一个向后转，想朝舱口方向走去。A 中尉努力使自己不露一点笑容，当S走出五六步远时，A 中尉又突然叫了声："站住！"

"是。"

S 立即回过头来。不安的情绪似乎再一次遍布全身。

"托你一件事。平坂下不是有一家卖椒盐饼干的店吗？"

“是的。”

“请替我买一袋回来。”

“现在？”

“不错，马上。”

A中尉注意到，眼泪从S那被太阳晒黑的脸颊上淌了下来。

两三天之后，A中尉在军官室的桌子前读着一封署有女子姓名的来信。信是用蘸水钢笔写在粉红色的信笺上的，字迹并不端正。A中尉看了一遍之后，一面点起一支烟一面将信丢给正坐在自己面前的Y中尉。

“这是说的什么呀？……‘昨天的事情，不是我丈夫的过错，都是我一手引起的，是从我那见不得人的心里产生出来的，所以请你多多包涵。……此外，你的恩情，我至死也不会忘记的。’……”

Y中尉拿着信，懒懒地浮出一种轻蔑的神色。然后板起脸看着A中尉，用冷嘲热讽的口气说：“你是有意积点阴德喽？”

“嗯，这想法当然不是一点都没有。”

A中尉轻捷地躲开了Y中尉的话锋，向圆窗外望去。窗外只有一片大海，海上淫雨霏霏。可是没一会儿，A中尉象是突然感到不好意思似地对Y中尉说：“不过，也真有一种讲不出的凄伤感。我打那个家伙的耳光时，什么可怜不可怜，我一概没想过。……”

Y中尉脸上显示出来的表情说不上是疑惑还是踌躇，他没有答腔，默默地看起桌上的报纸来。军官室里除他俩以外，没有第三个人。不过，桌子上的杯子里插着几枝荷兰鸭儿芹，A中尉盯着这些娇嫩的芹叶一味地抽着烟。他感到很奇怪：自己对如此冷若冰霜的Y中尉竟产生了一种亲切感。……

二　三个人

一场海战结束后，一等战舰××号带着五艘军舰静静地向镇海湾驶去。不知不觉间夜色已降临海面。在左舷的水天相接处，镰刀形的月亮发着红色挂在空中。当然，兴奋的情绪还没有在两万吨的××号战舰上平静下来。这的确是因为打了胜仗，显得生气勃勃。然而，只有循规蹈矩的K中尉神色疲惫不堪地在舰上四处徘徊，他是特意来寻点什么事做做的。

在这次海战开始打响的前夜，K中尉从甲板上走过，他发现前面微微有些亮光，那是从方形的提灯罩里发出来的。于是K中尉就悄悄地朝灯光走去。只见一个年轻的军乐手正趴在甲板上读着《圣经》，他借用提灯的亮光是为了不使敌人发现。K中尉受了感动，便对他讲了几句爱怜的话。军乐手似乎有点惊吓，但发现对方这个当官的并没有责备的意思，马上露出了女性似的微笑，一边羞怯地回答了K中尉的话。……可是这位年轻的军乐手的尸体现在正横在主桅杆下面，他中了敌人的炮弹。K中尉看见他的尸体时，忽然想起了某文章中写有的一句话："死赐给人安静。"要是自己也在敌人的炮弹下顷刻之间送了命的话，——K中尉觉得这将是他最幸福的死法了。

然而，这次面临战斗时发生的一件事情至今还十分清晰地留在K中尉的记忆里。当时，作好了战斗准备的一等战舰××号，也是带着五艘军舰迎着惊涛骇浪在海面上前进。也不知为什么，右舷那尊大炮的炮盖子打不开了。而水平线上已经出现敌人的舰队，敌舰上升起的一条一条的煤烟在空中微微摇曳。有一个水兵见大炮出此纰漏，便骑上炮筒，旋即敏捷地到炮口前趴下，他想用两脚将炮盖子蹬开。可是要打开它，看来并不如想象

得那么容易，只见水兵象掉到海里似地，一而再地划着两脚。他还时不时抬起头来，露出两排雪白的牙齿笑笑。这时，××号掀起一阵巨浪往右边转起弯来，与此同时，战舰的整个右舷浸泡在可怕的海浪中了。当然，一刹那间，跨在炮筒上的水兵就不见了，海浪已足以将他吞噬。掉进海里的水兵挣扎着举起一只手，拚命地大声嚷叫着什么。一只救生圈随着舰上水兵的叫骂声向海面飞去。当时，战舰已经面对敌人的舰队，当然不能放救生艇了。落水的水兵虽然抓住了救生圈，但眼看在逐渐远离战舰而飘去。等待着他命运的，是迟早得淹死，这是毫无疑问的。不仅如此，在这个海域里，鲨鱼决不能说少。……

K中尉面对军乐手的战死，对比之心油然而生，他禁不住回忆起临战斗之前的这件事情来。K中尉进军事学校后一度产生过空想——想当个自然主义作家。不仅如此，虽然从军事学校毕了业，但他还是爱读莫泊桑的小说，人生时常向他展示出阴暗的一面。到了××号战舰后，他想起了写在埃及石棺上的"人生——战斗"那句话。他认为，××号战舰上军官和士兵固然毋庸赘言，就是在××号战舰本身的钢铁甲壳上也筑起了这句埃及名言。因而面对军乐手的尸体，K中尉不由得感到了一种战事全部结束的静谧。但是K中尉也不得不感到，象那个水兵那种一味想活下去的苦恼，这是不堪忍受的。

K中尉一边擦着额上的汗，一边从后甲板的舱口登上甲板，因为这样至少可以吹上点海风。在一尊十二吋大炮的炮塔前，只见胡子修得干干净净的甲板长正背着双手一个人在甲板上蹓跶。再往前一点，有一个高颧骨的下士正半低着头，背对炮塔直立着。K中尉觉得有点不是味儿，便匆匆地往甲板长那儿靠过去。

"怎么一回事?"

“没什么，只是因为大副来检查前，他上厕所去了。”

当然，这种罚站事件在军舰上是不少见的。K中尉便在那里坐了下来，望着左舷平淡的大海和发着红色、弯成镰刀形的月亮。周围除了甲板长的脚步声之外，听不到一点人的声音。K中尉感到自己象是放松了不少，于是咀嚼起今天这场海战的感受来。

“我再恳求你一次。即便取消奖赏也只好认了。”下士忽然抬起头来对甲板长这么说。

K中尉不禁抬眼朝下士看去，在昏暗的光线中，他感到下士脸上的表情是颇认真的。然而，情绪快活的甲板长依然背着双手，平心静气地继续在甲板上踱他的步子。

“别废话了。”

“可是站在这里，我要没脸见自己的下属了。我情愿影响提升。”

“影响提升这可是一件大事，与其那样，倒不如在这里站站。”

甲板长说过这话后，又步履轻松地在甲板上蹓跶起来。从理智上来说，K中尉也和甲板长持同一观点。不仅如此，K中尉还把下士的名誉心认为是感伤主义的东西。不过，一直低垂着脑袋的下士总使中尉感到一种莫可名状的不安。

“站在这里，我感到耻辱。”下士继续低声地恳求。

“那可是你自己找的。”

“我可以甘心情愿受罚。但是让我站在这里，这实在……”

“然而，从耻辱这一点来看的话，哪一种罚法不都是一个样吗？”

“但是在下属面前失去尊严，这对我来说是很苦恼的事。”

甲板长什么话也没回答。而下士呢，下士显出失望的样子，

他在话的最后一个字上用足了力气，然后便一言不发地伫立在那里。K中尉渐渐感到不安起来(而他同时还存有一种念头——不要被下士的感伤主义所蒙蔽)，于是就想借个什么题替下士说说情，可是这“借来的题”从K中尉口中说出来时，竟成了死板板的陈词滥调。

“真静哪。”

“嗯。”

甲板长这么答了一句，便抚摩着下巴继续踱着步子。他的下颌是在这次海战的头天晚上特别仔细地刮过的，当时，他还对K中尉说：“从前，木村重成①……”

下士被罚之后，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不见踪影了。当然，有值勤的人在，他绝对不可能是投海。而且，花不了半天时间就将最便于自杀的堆煤仓找遍了，也没有发现下士。不过，他的失踪可以说明他大概是死了。下士给母亲和兄弟分别留有遗书。处罚下士的甲板长，现在是心神恍惚，不能安宁了——那是有目共睹的。K中尉是个慎重小心的人，所以就比别人加倍地同情甲板长，中尉并不饮酒，但他勉强甲板长喝了几杯啤酒，一边却又在担心甲板长会喝醉。

“不管怎么说，他也真是意气用事。也用不着去死嘛，你说是不是？……”甲板长从椅子上滑落到地上，嘴里一而再地怨天尤人，“我只是罚他站着，可他何必去死呢……”

××号在镇海湾停泊后，一个轮机兵去打扫烟囱，事出偶然，他发现了那个下士，下士吊死在烟囱里垂挂着的一根链条上。不过，他身上的皮肤和肌肉也都烤化了，只剩下一副骸骨，水兵

---

① 木村重成(1592—1615)，日本江户时代初期的武将，有勇略，善战，后死于战场。

服当然更不用提了。这事肯定也传到了军官室里的K中尉耳朵里。K中尉回想起下士伫立在炮塔前的样子，似乎又觉得发着红色、弯成镰刀形的月亮在那儿挂着呢。

上面三个人的死，永远在K中尉的心上投下了一层阴影。在这三个人身上，K中尉不知怎么竟嗅到了整个人生。日徂月徕，K中尉这个厌世主义者成了一个有名望的海军少将，就是部属内部也异口同声地称赞他。他不为人挥笔题字，即使被人强求也不大动笔。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偶一为之，届时，他必定是往册页上这么写——

君看双眼色，
不语似无愁。

三 一等战舰××号

一等战舰××号进了横须贺军港的船坞。修理工作进行得并不太顺利。在它那高高的两舷内外，聚集着数不清的修船工人，两万吨的××号一再感到异常的焦急。可它一想到下海后将会被牡蛎缠上，就准保产生刺痒的感觉。

××号的朋友△△号也停泊在横须贺军港。一万二千吨的△△号是一艘比××号年轻的军舰。它们横行在辽阔的海洋上时，常常无声地交谈。△△号十分同情××号：由于造船工程师的过错，船舵动辄就不听使唤；年龄问题就更不用提了。不过为了安慰××号，△△号从未谈过这个问题。不仅如此，△△号还时常对××号使用敬语以表示自己对其海战归来的尊敬心意。

有一天下午，天气阴沉沉的。由于火种进了弹药库，△△号俄然间发生了令人恐怖的爆炸声，身体的一侧已横倒在海水中。

当然，××号大吃了一惊（对于××号的震动，许许多多的职工一定会认为这是物理方面的原因）。海战也不曾参加过的△△号蓦然间成了残废，——实际上，××号几乎不能相信这是真的事，它竭力做出一副平静的样子，远远地勉励着△△号。而△△号正倾斜着身子，火焰和煤烟升往空中，只是一味地呻吟。

又过了三四天之后，由于舰的两舷失去了水的压力，二万吨的××号竟连甲板也渐渐干裂起来。职工们见此情形越发着急了，兼日加快修理速度。不知不觉间，××号冒出了抛弃自己的念头：△△号还很年轻就在眼前沉入了大海，比起这样的△△号来，在生活的道路上自己至少是尝尽了喜怒哀乐的滋味了。××号又回忆起往昔海战时的情景，那是一些舰旗裂成碎片、桅杆也折断的海战。……

两万吨的××号在雪白干燥的船坞中高高地仰起了脑袋。在它面前，有好几艘巡洋舰和驱逐舰出出进进。此外，还可以看到新的潜水艇和水上飞机。可是，××号只感到这一切都是泡影繁华。横须贺军港时晴时阴，××号浏览着这座军港，一直在等待自己命运中的那一天到来。至于舰上的甲板会徐徐地面朝海底翻过来这件事，又使××号在这一段时期里自然而然地感到有一些不安。……

（1927年6月10日）

吴树文译

暗中问答

一

声：你完全不是我本来想象中的那个人。

我：这不是我的责任。

声：可你自己也在促使这种误解的产生。

我：这种事我一次也没干过。

声：但是你爱过风流，或者可以说，你是装作爱的样子。

我：我确实爱风流。

声：你爱哪一个？是风流？还是一个女人？

我：我都爱。

声(冷笑)：看来，你不认为这是矛盾的喽？

我：谁会认为矛盾！爱一个女人的人也许不爱古瓷茶具。这是因为他没有爱古瓷茶具的感觉。

声：风流的人必须二者择其一。

我：我恰巧生来就比风流的人更贪心。不过将来，比起女人来，我也许会更爱古瓷茶具的。

声：那末，你并不彻底。

我：如果这也算不彻底，大概只有得了感冒后还去用冷水擦澡的人才算最彻底喽？

声：别故意逞强了！其实你是色厉内荏。你之所以这么说，大概是为了回击肯定会加到你头上来的社会性的责难吧？

我：我当然是这样打算的。你首先想想看，倘若不予回击，最后只得自己粉身碎骨。

声：你这个家伙多么恬不知耻哪。

我：我一点也不厚颜无耻，哪怕遇上一丁点儿事，我的心脏也会象触及冰块似地不寒而慄。

声：看来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强者罢？

我：我当然是一个强者。可我不是最强的强者。如果是最强的强者，我大概就会象歌德那样心安理得地充当偶像了。

声：歌德的爱情是纯洁的。

我：胡说，这是文艺史家的弄虚作假。歌德在他正好满三十五岁的那年，突然往意大利出逃。不错，只能说是出逃。知道这个秘密的人，除了歌德自己之外，也许只有施泰因① 夫人啦。

声：你这话是在替自己辩护，为自己辩护这种事，真是再容易不过了。

我：谈何容易，要是替自己辩护是轻而易举的事，辩护律师这种职业也该不复存在了。

声：巧言令色的无赖！谁也不再想理睬你啦。

我：尚有树木和流水呢，它们会使我感动的。此外，我还有三百册古今中外的书籍。

声：但是你将永远失去你的读者。

我：将来，我会有自己的读者的。

声：将来的读者会给你面包吗？

我：就是现在的读者也不大给我呢。我最高的稿费，一张稿纸出不了十圆。

---

① 施泰因（1742—1827），德国中部城市魏玛的公爵夫人的侍女，歌德的恋人，她对歌德的世界观和艺术观影响很大。

声：你不是有着财产吗？

我：我的财产只是一块立锥大小的地产，在本所。我每月的收入，最多的时候也没有超出过三百圆。

声：可是你有房子，还有近代文艺读本的……

我：对我来说，那房子的栋梁木头太重。近代文艺读本的版税随时都可以供你使用，其实我只不过到手四五百圆。

声：可你是这读本的编者。光这一点，你就得感到害羞。

我：我有什么可害羞的？

声：因为你已经进入教育家的行列了。

我：胡扯。倒是教育家到我们中间来了，而我夺回了那工作。

声：那末，你还算是夏目[1]先生的学生吗？

我：我当然是夏目先生的学生。你也许晓得世上有一个擅于文墨的夏目先生，但你大概不知道有一个疯子般的才子——夏目先生吧？

声：你这个人谈不上有思想。偶然所发，全是矛盾不堪的思想。

我：这就是我进步的证据。我想，白痴永远会以为太阳比盆子小。

声：你的傲慢会害死你自己的呕！

我：我时常这么想：也许我这个人不会好好坐着成佛的。

声：看来，你是不怕死的喽？呃？

我：我怕死，可是死也并不难。我曾经上吊过两三次。经过二十秒钟左右的痛苦之后，甚至感到了某种快感。如果遇上什么比死还不愉快的事，我随时都可以毫不犹豫地去死。

---

① 夏目即夏目漱石（1867—1916），日本著名作家。

声：那你为什么不去死呢？谁都会以为你在法律上是个罪人，不是吗？

我：这一点我也知道。我就象魏尔伦①那样；象瓦格纳那样；或者象有名的斯特林堡那样。

声：可是你并没在赎罪。

我：不，我是在赎罪的，没有比痛苦更彻底的赎罪了。

声：你真是个无法可想的坏蛋。

我：倒不如说我是个善良的男子。如果我是个坏人，就不会象现在这样痛苦，而且肯定还要利用恋爱去敲榨女人的金钱。

声：那末你也许是个傻瓜。

我：是那么回事，我也许是个笨蛋。那《痴人的忏悔》之类的书，当是与我半斤八两的笨蛋所写的。

声：你还是个阅历肤浅的人。

我：如果认为谙熟世故的人就是最高等的话，那末实业家大概要算最上乘了。

声：你在蔑视恋爱。然而现在看来，你却是个恋爱至上主义者。

我：不，至今我依然断断不是恋爱至上主义者，我是诗人，是艺术家。

声：但是你为了恋爱丢弃了父母妻子，不是吗？

我：胡说。我只是为了我自己而丢弃父母妻子的。

声：这么说来，你是利己主义者。

我：抱歉得很，我还不是利己主义者，但我想成为利己主义者。

---

① 魏尔伦（1844—1896），法国象征派诗人的重要代表，作品强调主观感受。

声：不幸的是，你传染上了崇拜现代利己主义的思想。

我：这正说明我是现代人。

声：现代人就是古人。

我：古人一度也是现代人。

声：你不可怜你的妻子和孩子？

我：有谁不可怜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你读读高更① 的信！

声：那你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永远抱肯定态度的喽？

我：要是永远抱肯定态度的话，我也不来和你作什么问答了。

声：这么说来，你还是认为有错的喽？

我：我只是达观知命而已。

声：可是你的责任呢？

我：四分之一归我的遗传，四分之一归我的境遇，四分之一归我的偶然性，而我的责任只占四分之一的比例。

声：你多么卑劣呀！

我：无论谁都会象我这样卑劣的吧。

声：那末你是恶魔主义者了。

我：对不起，我不是恶魔主义者。我对稳坐在安全地带的恶魔主义者特别蔑视。

声(沉默了一会儿)：总之你在感到苦痛，可以断定这一点你是有的。

我：不，别轻意下断言。也许我对自己感到苦痛这一点还觉得自豪呢。再说，"患得患失"也不是强者的所作所为。

声：你也许是个正直的人，但是也可能是个小丑。

我：我也认为自己二者必居其一。

---

① 高更（1848—1903），法国画家，作品曾受印象派影响，后自创一格。

声：你一直相信你自己是个现实主义者。

我：这说明我这个理想主义者已达到了那种程度。

声：你可能会灭亡！

我：但是造我出世者大概会造出第二个“我”来的吧。

声：那你就去受你的苦吧，我可要离开这里了。

我：且慢！你一定得告诉我，你如此接二连三地质问我，却又不露面，你究竟是何许人？

声：我吗？我是在世界的黎明时刻与雅各① 斗力的天使。

二

声：你具有令人敬佩的勇气。

我：不，我没有勇气。如果我有勇气的话，我应当不窜进狮子口中而等狮子来食。

声：但你的所作所为是象人的行为。

我：最象人的作为乃是最象动物的作为。

声：你做的事并非坏事，只是现代的社会制度苦了你。

我：即使社会制度有所改变，我的行为一定还会给某些人造成不幸的。

声：但是你并没去自杀，不管怎么说，你是有力量的人。

我：我屡次想去自杀，为了死得自然一些，我特地每天吃十只苍蝇。把苍蝇扯碎之后吞下肚去，那种吃法算不了什么。然而嚼碎苍蝇却实在感到恶心。

声：不过，你会由此而伟大起来。

---

① 雅各是以色列民族的鼻祖，参看本书第三二〇页注①。他和神斗力获胜，被命名为以色列，意为“与神斗力者”。

我：我不求什么伟大。我只希望太平。你读一读瓦格纳的信看看，信上写道："只要有足够的钱可以将我的妻子以及两三个孩子的日子对付过去，即使不搞什么伟大的艺术，我也心满意足了。"连瓦格纳都如此，连那样倔强的瓦格纳都如此！

声：反正你感到苦痛，你不是没有良心的人。

我：我并没有什么良心，我只有神经。

声：你的家庭生活是不幸的。

我：可是我的妻子一直忠实于我。

声：你的悲剧就在于：你的理智比别人要清晰。

我：别胡说了。我的喜剧就在于我比别人更不懂人情世故。

声：但你是正直的。在什么都不曾暴露之前，你就把一切向你所喜爱的那个女人的丈夫坦白了。

我：这也是谎言。在我情不自禁地讲出来之前，我并没泄露。

声：你是诗人，是艺术家。对你，一切都可以原谅。

我：我是诗人，是艺术家，但我又是社会的一份子，我得背十字架，这不但没什么可奇怪的，而且还罚得过轻了呢。

声：你要忘掉自己的利己主义。尊重你的个性，蔑视俗不可耐的民众吧！

我：即使你不说，我也会尊重自己的个性的。不过我不蔑视民众，我曾说过："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莎士比亚、歌德、近松门左卫门① 都将消亡，然而生出他们的母胎——巨大的民众，却是不灭的。即使一切艺术都变了形，必然还会从这母胎中重新

① 近松门左卫门（1653—1724），日本戏剧家，对净瑠璃的形成和发展有重大贡献。

诞生。

声：你的著作有独创性。

我：不，决不是独创的。首先，究竟有谁是独创的呢？即便是古今的天才著作，其原型俯拾皆是，何况我常常要剽窃他人的东西。

声：可你也教别人。

我：我只是教些无法学会的东西。如果是会做的事，那大概在未教人之前，我就自己去做了。

声：你确信自己是个超人吧？

我：不，我不是超人，我们都不是超人，超人只有一个——扎拉图斯拉，而且尼采自己也不知道这扎拉图斯拉是如何死去的。

声：难道连你也害怕社会？

我：有谁不畏惧社会？

声：你看看在监狱蹲了三年的王尔德吧，他曾说："胡乱自杀是有负于社会的行为。"

我：王尔德在监狱里时曾屡次企图自杀，而自杀未遂只是由于找不到自杀的方法。

声：你把善恶踩到脚下去吧。

我：我今后依然想当个善人。

声：你单纯得太过份了。

我：不，我根本不单纯，而是太复杂了。

声：不过你尽可宽心。你的读者一直很多吧？

我：那要等版权失去之后了。

声：你在为了爱而苦痛。

我：为了爱？象爱好文学的青年似的恭维话，你还是收回去吧！我只是在情事上栽了个筋斗。

声：在情事上，谁都容易栽筋斗。

我：这就好比说“谁都容易迷上贪财之道”而已。

声：你是钉在人生的十字架上了。

我：这可没什么值得夸耀的，因为情杀犯和拐骗犯也都钉在人生的十字架上呀。

声：人生并非如此黑暗。

我：除了“少数中选的人”，谁都知道，人生是黑暗的。而这“少数中选的人”，其实就是笨蛋和恶人的代名词。

声：那随你便吧，去感受你的苦痛好了。你是否知道特意前来安慰你的我是谁呢？

我：你是狗。你是从前变成狗进入浮士德房间的恶魔。

三

声：你在干什么？

我：我只是在写东西。

声：你为什么写东西？

我：只是因为不由自主，不得不写。

声：那你写吧！写到死为止！

我：当然，首先是除此以外别无他法。

声：你倒是出乎意料之外地沉着。

我：不，一点也不沉着。如果是了解我的人们，他们大概知道我的苦痛。

声：你的微笑到哪儿去了？

我：还给天上的神仙了，要向人生报以微笑，首先必须具备使自己保持平衡的性格，其次必须很富有，第三，还得生就一副比我坚强的神经。

声：可是，你变得轻松起来了吧。

我：嗯，我是变得很轻松了。然而代之而来的是，赤裸的肩上不得不压上一辈子的重担。

声：你只好照你固有的样子生活下去。或者说，你只好照你固有……

我：不错，我只好照我固有的办法死去。

声：你也许会变成一个崭新的、和以往截然不同的你。

我：我永远只是我自己！只不过表皮会变，就象蛇脱皮蜕变一样。

声：你什么都一清二楚。

我：不，我并不清楚。我所意识到的只是我魂魄的一部分；我没有意识到的部分——我魂魄中的非洲，犹如茫茫瀚海，无边无际；这使我感到恐怖。精怪不栖于阳光之下，然而在无边无际的黑暗当中，却有什么东西还在沉睡。

声：你也曾经是我的孩子。

我：你到底是谁？和我接吻，你究竟是谁？喔，我知道你是谁了。

声：那你认为我是谁？

我：我的太平是你夺走的，我的享乐主义是你破坏的，我的……不，不仅是我一个人的。你使人失去了古代中国的圣人所立下的中庸之道。成为你的牺牲品的，到处都有，不管在文学史上，或者是新闻报道方面。

声：你把我叫作什么呢？

我：我——我不知道如何称呼你。如果借用别人的话来说，你是超越我们的一种力量，你是控制我们的恶魔。

声：你祝福你自己吧。我不会去对任何人讲的。

我：不，我要比任何人都警惕着你的到来。凡你足迹所及，

就失去了太平，而且你象X光似地要渗透过一切东西。

声：那末你今后可不要麻痹大意啊。

我：当然，我今后不会疏忽的。只是执笔的时候……

声：你是说，在你执笔的时候我就来好了，对吧？

我：谁叫你来！我是一个小作家，是一个想当小作家的人。除此之外，我别无太平的路可走。然而执笔的时候，我也许会当了你的俘虏。

声：那你始终注意着就是。我也许会先将你的话一一付诸实践。好，我要告辞了，说不准什么时候再来看你。

我（剩下一个人）：芥川龙之介啊芥川龙之介！把你的根结结实实扎下去吧。你是随风摇摆的芦苇。天有不测风云，谁知何时变幻。你得站稳了呀，这可是为了你自己，也是为了你的孩子！别自以为是，也别卑躬屈膝！然后你就重新振作起来干。

（1927年，遗稿）

吴树文译

某傻子的一生

此稿可否发表，什么时候在哪儿发表，我愿意完全委托给你。

稿中所出现的人物你大概都知道。但是发表之际，希望你不要加上注解。

我目前生活在最不幸的幸福当中。但奇怪的是我并不懊悔。我只是对有了我这样的恶夫、恶子、恶父的亲人感到遗憾。那末，再见了。在此稿中，我至少还不曾有意识地替自己辩护。

最后再说一句：我之所以特地将此稿委托给你，乃是因为我相信你恐怕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我。（一旦揭掉我这张城里人的皮）我在此稿中表现出的傻劲儿供你一笑。

久米正雄①君

昭和二年六月二十日

芥川龙之介

一 时 代

那是某书店的二楼。年方二十的他登上靠在书架上的西式梯子，寻找新书。莫泊桑、波德莱尔②、斯特林堡、易卜生、萧伯

---

① 久米正雄（1891—1952），日本小说家、剧作家。

② 波德莱尔（1821—1867），法国诗人。诗中歌咏死亡，充满悲观厌世情绪。

纳、托尔斯泰……

天色逐渐黑下来了。他却还热心地继续读书脊上的字。那里陈列的，与其说是书籍，毋宁说是世纪本身。尼采、魏尔伦、龚格尔兄弟①、陀思妥耶夫斯基、霍普特曼②、福楼拜……

他在薄暮中挣扎，数着他们的名字，可是书籍自然而然地淹没在阴郁的暮色中。他终于失去耐性，想从西式梯子下来。他头上刚好悬着个秃灯泡，忽然亮了。他就立在梯子上，俯视在书籍之间移动的店员和顾客。他们显得怪渺小的，而且非常寒碜。

人生还不如波德莱尔的一行诗。

他立在梯子上，朝着这些人望了片刻。

二 母亲

疯子们都清一色地穿着灰衣服。宽阔的屋子因而越发显得忧郁。其中的一个对着风琴，热衷于弹赞美歌。同时，其中另外一个站在屋子正中间，与其说是跳舞，不如说是乱蹦着。

他和红光满面的医生一起看着这样的情景。十年前，他母亲也跟他们毫无二致。毫无——说实在的，他从他们的气味中嗅到了母亲的气味。

"那末，走吧？"

医生走在他的前面，沿着走廊进入一个房间。房间的角落

---

① 指文德蒙·德·龚格尔(1822—1896)和朱尔斯·德·龚格尔(1830—1870)，均为法国小说家。

② 霍普特曼(1862—1946)，德国剧作家。

里有个装满酒精的大玻璃瓶，里面浸着几副脑髓。他在其中的一副上发现了略微发白的东西，有些象是撒上了点蛋白。他同医生站着谈话，又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这是××电灯公司的一个技师生前的脑髓。他一直认定自己是黑油油的大发电机。”

为了避开医生的视线，他就朝玻璃窗外面望去。除了插着空瓶碎片的砖墙以外，那里什么也没有。不过砖墙上长的薄薄青苔斑驳地泛着白色。

三　家

他住在郊外的一个二楼的房间里。由于地基松软了，这座房子的二楼有些倾斜。

他的姑妈常常跟他在楼上吵架。他的养父养母有时出面调解。可是他最爱这位姑妈。姑妈终身未嫁，当他二十岁的时候，她已接近六十岁了。

他在某郊外的楼上屡屡思索：莫非相爱的人就得彼此折磨吗？这当儿，他感到二楼歪斜得有点可怖。

四　东　京

隅田川阴沉沉的。他从行驶中的小汽船窗口眺望向岛的樱树。在他眼里，盛开的樱花恍若一片败絮般令人忧郁。可是他在那些樱树中——江户时代以来的向岛的樱树中发现了他自己。

五 自 我

他和他的前辈一起坐在某咖啡馆的桌边，不断地吸着纸烟。他不大开口讲话，却热心地听着前辈的话。

“今天乘了半天汽车。”

“有什么事情吗？”

他的前辈手托着腮，漫不经心地回答说：“没有什么事，只不过想坐坐罢了。”

这句话把他自己解放到不可知的世界——接近诸神的“自我”的世界。他觉得有点痛苦，同时也感到欢乐。

那个咖啡馆很小。牧羊神的像框下面却有一棵栽在赭色盆中的橡树，肥厚的叶片耷拉着。

六 病

潮风不断刮来，他摊开英语大辞典，指划着找词条。

> Talaria：生了翼的鞋，或作 Sandal。
>
> Tale：故事。
>
> Talipot：印度东部产的椰子。树干高达五十呎至一百呎，叶子可用于制伞、扇子、帽子等。七十年开花一次……

他凭想象清晰地描绘出这种椰子的花。他的喉咙从来没这么痒过，不由得往辞典上吐了口痰。痰？——那却不是痰。他想到短暂的生命，又一次想象着椰子花——在遥远的大海彼岸高高耸立的椰子花。

七 画

他突然地——实在是突然地……站在某书店的店头翻阅凡·高①的画集时，他突然地领悟了画这个东西。当然，凡·高的画集无疑是影印版。他从影印版中也感到了鲜明地浮现的大自然。

对这幅画的热情使他的眼界一新。他不知不觉间密切注意着树枝的弯曲和女人面颊的丰腴。

在一个下雨的秋日傍晚，他走过郊外的陆桥下面。陆桥对面的堤坝下停着一辆货运马车。他经过那里时，感到有人曾走过这条路。是谁呢？——无须问他本人。二十三岁的他，心目中浮现出一个割去了耳朵的荷兰人，叼着长烟斗，锐利的目光注视着这幅忧郁的风景画……

八 火花

他淋着雨，在柏油路上行走。雨下得相当大。在飞溅的雨水中，他嗅到了橡胶雨衣的气味。

眼前的一根架空线冒出紫色火花。他格外感动。他的上衣口袋里藏着准备在同人杂志上发表的原稿。他冒雨走着，再次仰望了一下后面的架空线。

架空线依然放出耀眼的火花。他展望人生，并没有特别稀罕的东西。但是只有这紫色的火花——只有这可怕的空中的火花，哪怕用生命来换取，他也想把它抓住。

---

① 凡·高（1853—1890），荷兰画家。

九 尸 体

那些尸体的拇指上都挂着穿上铁丝的牌子，上面记着姓名、年龄等等。他的朋友弯着腰，灵活地运用解剖刀，开始剥一具尸体脸上的皮。皮下布满了美丽的黄色脂肪。

他望着那具尸体。为了完成一个短篇——以王朝时代为背景的一个短篇，他非这么做不可。可是，象腐烂了的杏子一样的尸臭是难闻的。他的朋友皱起眉头，静静地动着解剖刀。

“近来尸体也不够用。”他的朋友说。

不知什么时候，他早已准备好了答复：“如果尸体不够用，我就会没有任何恶意地去杀人。”可是他当然只把这话放在心里。

一〇 先 生

他在一棵大槲树下读着先生的书。槲树沐浴在秋天的阳光下，连一片叶子也不动。远处的空中有一架吊着玻璃秤盘的天平，刚好保持平衡。——他边读着先生的书，边遐想着这样的情景。……

一一 拂 晓

天逐渐亮了。有一次，他在某街的拐角望着广阔的市场。市场上熙熙攘攘的人和车子都染成了玫瑰色。

他点燃一支纸烟，安详地走进市场。一条黑色瘦狗突然向他吠起来。可是他不惊慌。他甚至爱起那条狗来。

市场正中有一棵法国梧桐树，树枝向四面扎煞着。他站在树干下，透过树枝仰望高空。正好在他头顶上空，闪烁着一颗星星。

这是他二十五岁的时候——会见先生以后的第三个月。

一二　军　港

潜水艇内部是阴暗的。周围都是机器，他弯着腰，透过小小的方镜望去。映在方镜里的是明亮的军港风光。

"那边还可以看到'金刚'呢。"一个海军高级军官对他说。

他看着方镜上的小军舰，不知怎的，忽然想起了荷兰芹菜——每份三毛钱的牛排上也有荷兰芹菜，散发着清香。

一三　先生之死

雨后起了风，他在一个新车站的站台上走着。天刚曚曚亮。站台那面，三四名铁路工人一齐抡着镐，高声唱着什么。

雨后的风吹散了工人的歌声和他的感情。他拿着没有点燃的香烟，感到近于欢乐的痛苦。"先生病危"的电报揣在大衣兜里。……

这时，从对面松山的背阴处，上午六点的上行列车拖着一缕轻烟，蜿蜒向这边驶来。

一四　结　婚

婚后第二天他就数落妻子道："刚来就浪费可不行啊。"然而，这种数落的话，与其说是他自己要说的，不如说是他的姑妈叫他"说"的。当然，他的妻子不但向他本人，也向他的姑妈赔了

不是。为他买来的那钵黄水仙花就摆在她前面。……

一五 他 们

在大芭蕉叶的宽阔荫影下，他们和平地生活着。——他们的家在从东京乘火车要足足一小时的海滨某镇上。

一六 枕 头

他枕着散发玫瑰叶香的怀疑主义，读着阿纳托尔·法朗士的书。可是，他没有注意到枕中还有半人半马神。

一七 蝴 蝶

在充满海藻气味的风中，一只蝴蝶在蹁跹飞舞。一眨眼的工夫，他感到这只蝴蝶的翅膀碰了一下他那干燥的嘴唇。可是沾在他嘴唇上的翅粉却在几年后还闪着光。

一八 月

他在某饭店的台阶上偶然遇见了她。就连在这样的白昼，她的脸也跟在月光下一样。他目送着她（他俩素昧平生），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寂寞……

一九 人 工 翼

他从阿纳托尔·法朗士转向十八世纪的哲学家去了，但是

他没有接近卢梭。那或许是他本人的一面——容易感情用事的一面跟卢梭相近之故。他却去接近跟他本身的另一面——富于冷静的理智的一面——相近的《天真汉》① 的哲学家了。

对二十九岁的他来说，人生已经一点也不光明了。可是伏尔泰给了这样的他以人工翼。

他张开这人工翼，轻而易举地飞上天空。同时，理智之光照耀的人生的悲欢沉沦在他的眼底下。他向穷街陋巷投以讽刺与微笑，穿过一无遮拦的太空，径直飞向太阳。他似乎忘记了古代希腊人因这样的人工翼被阳光晒化而终于落进海里死去的事。②……

二〇 桎梏

由于他要到某报社去工作，他们夫妇就跟他的养父养母同住在一座房子里了。他依靠的是写在黄纸上的合同。后来才知道，报社对这份合同不承担任何义务，只由他承担义务。

二一 狂人的女儿

两辆人力车在冷冷清清的阴天的乡间道路上跑着。海风习习，这条路显然通向海边。他坐在后面这辆人力车上，边纳闷着为什么自己对这次的幽会兴致索然，边思索是什么把他引到这

---

① 《天真汉》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作家伏尔泰（1694—1778）的哲理小说。

② 见希腊神话中的故事《代达罗斯和伊卡洛斯》。伊卡洛斯和他的父亲代达罗斯一起逃离克瑞忒，伊卡洛斯不听父亲的话，飞近太阳，人工翼上的蜡被晒化，坠海而死。

里来的。这决不是恋爱。倘若不是恋爱——他为了回避这个答复，不得不想：总之，我们是平等的。

坐在前面那辆人力车上的是一个狂人的女儿。不仅如此，她的妹妹是因嫉妒而自杀的。

——事到如今，怎么也没办法了。

他对这个狂人的女儿——她只有强烈的动物本能——已经感到某种憎恶了。

这当儿，两辆人力车经过有咸腥气味的墓地外面。粘着蚝壳的矮树篱里面，有几座黑黝黝的石塔。他眺望着在那些石塔后面微微闪烁的海洋，不知怎的，忽然对她的丈夫——没能抓住她的心的丈夫，感到蔑视……

二二　某画家

那是某杂志的插图。一只公鸡的水墨画表现出明显的个性。他向某友人打听这位画家的情况。

大约一周后，这位画家访问了他。在他的一生中，这是一件颇不寻常的事情。他在这位画家身上发现了谁都不知道的那一面。不但如此，还发现了连画家本人也一直不知道的画家的灵魂。

在一个微寒的秋日傍晚，他因看到一株玉米，蓦地联想起这位画家。长得高高的玉米，披着粗糙的叶子，培在根部的土里露出象神经那样纤细的根须。这无疑又是容易受伤的他的自画像。可是这样的发现只有使他忧郁罢了。

——已经晚了。可是到了节骨眼儿上……

二三　她

某广场前面，暮色苍茫。他的身体发着低烧，在广场上踱步。晴空略呈银色，大厦林立，窗口灯火辉煌。

他在路边停下脚步，等候她到来。大约过了五分钟，她好象有些憔悴似的向他走来。她看到了他的脸，就微笑着说："累啦。"他们并肩在依稀有些亮光的广场上走着。对他们来说，这是第一次。为了跟她在一起，他无论抛掉什么都在所不惜。

他们乘上汽车后，她凝视着他的脸说："你不后悔吗？"他斩钉截铁地说："不后悔。"她按着他的手说道："我也不后悔。"这样讲的时候，她的脸好象沐浴在月光下。

二四　分娩

他伫立在纸隔扇旁边，俯视着穿白色手术衣的一名收生婆在给婴儿洗澡。每当肥皂浸进眼里，婴儿就可爱地反复皱起眉头，还不断地大声哭。他一面觉得婴儿的气味有点象鼠崽子，一面不由得深刻地想道："为什么这娃娃也出生了呢？生到这个充满俗世之苦的世界上来。——为什么他命中注定要有我这个爸爸呢？"

而且这是他的妻子头胎生的男孩。

二五　斯特林堡

他站在房间门口，看着在开着石榴花的月光底下几个衣冠不整的中国人在打麻将。然后回到房间里，在矮矮的油灯下开

始读《痴人的告白》。可是还没有读上两页，就不知不觉苦笑起来。——斯特林堡在给情妇伯爵夫人的信中，写着和他差不离的谎言。……

二六　古　代

彩色剥落了的佛像、天人、马和莲花座几乎使他为之倾倒。他仰望着它们，把一切抛在脑后。甚至忘记了他本人侥幸得以摆脱狂人的女儿。……

二七　斯巴达式训练

他同他的朋友在一条巷子里走着。一辆上篷的人力车径直迎面跑来。而且出人意料的是车上坐的正是昨晚的她。在这样的白昼，她的面容恍若沐浴在月光下。当着他朋友的面，他们当然连招呼也没打。

"真漂亮。"他的朋友这样说。

他望着巷子尽头的春天的山，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是啊，真漂亮。"

二八　杀　人

乡间道路沐浴在阳光下，散发着牛粪的臭气。他揩着汗，踏着上坡路走去。道路两旁飘着熟麦的香气。

"杀吧，杀吧……"他不知不觉间嘴里反复嘟囔着。杀谁呢？——这他是清楚的。他想起一个极卑鄙的留平头的男子。

黄色麦地的那面，不知何时露出了一座天主教堂的圆屋

顶。……

二九 形 象

那是一把铁制酒壶。这只细纹酒壶使他懂得了“造型”的美。

三〇 雨

他在大床上同她聊着天。寝室窗外下着雨。在这场雨中，木棉花说不上什么时候就会烂掉吧。她的面容仍象是沐浴在月光下。可是同她交谈，他不免感到无聊。他俯伏着，静静地点起一支纸烟，想起同她一起生活已有七年了。

“我爱着这个女人吗?”他问他自己道。

“我还爱着。”——这个答复使注视着自己的他也感到意外。

三一 大 地 震

那种气味和熟透了的杏子差不多。他在火灾后的废墟上走着，微微嗅到这样的气味，于是想道：炎天的腐尸，气味居然也不太难闻。可是当他站在尸骸累累的池畔望去的时候，才发现“鼻子发酸”这句话在感觉上决不是夸张的。尤其使他动心的是十二三岁的小孩的尸体。他看着那具尸体，有点觉得羡慕。他想起“上帝所爱者不长命”这句话。他的姐姐和异母兄弟的家都焚毁了。而且他的姐夫是犯了伪证罪而缓期服刑的。……

他站在灰烬中，不由得深深地想道：人人都死掉才好呢。

三二　打　架

他同异母兄弟扭打起来了。他弟弟无疑地由于他的缘故经常受到压迫。同时，他也因为弟弟而失掉了自由。他的亲戚一个劲儿地对他的弟弟说："你要学他。"然而这不啻是把他本人的手脚都绑了起来。他们扭作一团，终于滚到廊子上了。他还记得，廊外的庭院中有一棵百日红，在酝酿着一场雨的天空下开着红彤彤的花。

三三　英　雄

不知什么时候，他从伏尔泰家的窗口仰望着高山。那挂着冰河的山上，连秃鹰的影子也看不见。可是有一个身材矮小的俄罗斯人在顽强地沿着山路攀登。

夜幕降临到伏尔泰家后，他在明亮的灯光下回忆着攀登山路的俄罗斯人的身姿，写了这样一首有倾向性的诗：

你比谁都恪守十诫，
又比谁都违反十诫。

你比谁都爱护民众，
又比谁都轻视民众。

你比谁都富于理想，
又比谁都了解现实。

你是我们东洋诞生的，
散发草花香气的电气机车。

三四 色 彩

三十岁的他不知什么时候爱上了某块空地。那里，长着青苔的地面上只散着一些残砖碎瓦。可是在他眼里这与塞尚①的风景画没有什么两样。

他忽然想起了七八年前他的激情。同时发现他在七八年前是不懂得色彩的。

三五 假 人

他打算过一种激烈到不论何时死去也不会后悔的生活。可是在养父养母和姑妈面前，他的日子依然过得很拘谨。这就使他的生活形成了阴阳两面。他看见立在某西服店里的一个人体模型，就想到究竟他自己在多大程度上象这个模型。但是意识之外的他——可以说是第二个他，早已把这样的心情写入一篇短篇小说里了。

三六 倦 怠

他同一个大学生在长满狗尾草的野地上行走。

“你们仍有旺盛的生活欲吧？”

“嗯……可是你也……”

“可是我没有了。只是有创作欲罢了。”

---

① 塞尚（1839—1906），法国画家，后期印象派的代表人物。

这是他的真情。说实在的，他不知不觉间已对生活失去了兴趣。

“创作欲也是生活欲吧。”

他没有回答。曾几何时，野地的红穗上清晰地映现出一座喷火山。他觉得有些羡慕这座喷火山。可是他自己也莫名其所以然……

三七 过来人

他遇到了在才力上也能够同他匹敌的女人。可是他写了《过来人》等抒情诗，才摆脱了这个危机。这是一种百无聊赖的心情，宛如把冻在树干上的闪闪发光的雪拍了下来。

草笠随风舞，
飘摇落道旁；
我名何所惜，
但愿君名扬。

三八 复仇

那是某饭店的阳台，周围满是刚萌芽的树木。他在那里画着画，哄一个少年玩。这是七年前分手的狂人的女儿的独生子。

狂人的女儿点燃纸烟，看着他们玩。他在心情沉重地继续描绘火车和飞机。幸亏这个少年不是他的儿子。可是，使他感到痛苦的莫过于这个少年叫他“叔叔”。

少年不知跑到哪儿去了，狂人的女儿边抽着烟，边带点媚态地对他说：“那孩子不象你吗？”

"不象。第一……"

"可是，还有胎教的说法呢。"

他默不作声，眼睛望着一旁。可是他心里并非没有残忍的愿望，恨不得把他掐死……

三九　镜　子

他在某咖啡馆的一个角落里同朋友谈话。他的朋友吃着烤苹果，谈论着近来天气寒冷之类的话。他突然感到这样的话里有矛盾。

"你还是独身呀。"

"不，下个月就结婚。"

他不由得默不作声了。嵌在咖啡馆墙壁上的镜子映出他无数的形象。冷冰冰地，象威胁什么似的。……

四〇　问　答

你为什么要攻击现代的社会制度？

因为我看到了资本主义所产生的罪恶。

罪恶？我还只当你分辨不出善恶的差别呢。那末，你的生活呢？

——他就这样同天使一问一答。当然是体体面面地戴着大礼帽的天使。……

四一　病

他患了失眠病，并且体力也开始衰弱了。好几位医生各自

给他的病做了两三种诊断：胃酸过多、胃弛缓、干性肋膜炎、神经衰弱、慢性结膜炎、脑疲劳……

可是他知道自己的病源。那就是对他自己感到羞愧，同时又害怕他们的心情。害怕他们——害怕他所蔑视的社会！

在一个要下雪的阴沉的下午，他在某咖啡馆的一个角落里衔着点燃了的雪茄烟，倾听对面留声机放出的音乐。乐声沁人心脾。等到那段音乐结束后，他就走到留声机前，看看唱片上贴的说明：Magic Flute–Mozart、①

他顿时领悟了。破了十诫的莫扎特也还是有过苦闷的。可是，该不至于象他这样……他垂着头，静静地回到自己的桌边。

四二　众神的笑声

在春光明媚的松林中，三十五岁的他边踱步边回忆着自己两三年前写过的话：

我最同情的是神不能自杀。

四三　夜

夜幕又快降临了。要闹天气了，半明半暗中，海上浪花滚滚。在这样的天空下，他同妻子第二次结婚了。这给他们带来了欢乐，同时又带来痛苦。三个孩子和他们一起看着海上的闪电。他的妻子抱着一个孩子，好象忍着眼泪。

“那边有一只船。”

“嗯。”

---

① 英文：《魔笛》——莫扎特。

"樯杆断了的船。"

四四 死

他趁着独自睡觉的机会，把腰带挂在窗棂子上想自缢。可是把脖子伸进带子时忽然又怕死了。并不是害怕死的那一瞬间的痛苦。他第二次自缢时拿着怀表试测缢死的时间。稍感痛苦以后，神志就有些恍惚了。只要过了这一关，准会进入死境。他看了看表针，发现感到痛苦的过程为一分二十几秒。窗棂子外一片漆黑。从黑暗中传来了粗犷的鸡鸣。

四五 Divan①

Divan 即将再次给他的心灵倾注以新的力量。那是他所不知道的"东洋的歌德"。他看见超脱一切善恶，悠然站在彼岸的歌德，感到近乎绝望的羡慕。在他眼里，诗人歌德比诗人基督更伟大。在这位诗人的心中，除了阿克罗波利斯② 和各各他③ 之外，还有阿拉伯玫瑰花在怒放。倘若多少有力量追踪这位诗人的足迹的话……他读完诗集，当极为激动的情绪平息以后，不禁深深蔑视自己，因为他在生活中就象宦官一样。

四六 谎 言

他的姐夫的自杀猝然使他受了打击。今后连姐姐一家人也

① 英语：诗集（尤指用波斯文或阿拉伯文写的个人诗集）。

② 阿克罗波利斯是雅典的卫城。

③ 各各他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

得由他来照顾了。至少对他来说，未来就象日暮那样昏暗。他对自己精神上的破产有一种近乎冷笑的感觉（他完全明白自己的罪孽和弱点），继续阅读各种书籍。可是连卢梭的《忏悔录》也充满英雄的谎言。尤其是《新生》① ——他从来没有遇见过象《新生》的主人公那样老奸巨滑的伪善者。可是只有弗朗梭瓦·维龙② 浸透了他的心。他在几篇诗里发现了“美丽的男性”。

等待绞刑的维龙的形象出现在他的梦里。他几次差点儿象维龙那样坠入人生的底层。但是他的境遇和体力不允许这样。他渐渐衰弱下去，恰似从前斯维夫特③ 见到过的从树梢枯萎起来的树木那样。……

四七　玩　火

她容光焕发，犹如晨光照耀下的薄冰似的。他对她抱有好感，但是没有恋爱的感觉。而且连碰也没碰过她的身体。

“听说你想死。”

“是。——不，与其说想死，不如说活腻了。”

他们这样一问一答，约好一起死。

“这是精神自杀。”

“双双精神自杀。”

他对他自己这样镇静自若，不由得感到奇怪。

---

① 《新生》（1918—1919）是岛崎藤村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描写作者做出了背离社会道德的事情后，交代了事实经过，从而获得“新生”。

② 弗朗梭瓦·维龙（1431—约1463），法国抒情诗人，贫民出身，一生颠沛流离。

③ 斯维夫特（1667—1745），英国讽刺作家，生于爱尔兰贫苦家庭，著有《格列佛游记》。他曾参加爱尔兰人民反抗英国统治者的斗争，晚年发疯。

四八　死

他没有同她一起死。至今连碰也没碰过她的身体这一点，似乎使他感到满意。她若无其事地时常同他谈，并且把她带着的一瓶氰化钾递给他，还说："有了这个，彼此心里都有仗势了。"

那确实使他心里有了仗势。他独自坐在藤椅上，看着柯树的嫩叶，不由得反复思索死亡将给予他的和平。

四九　剥制的天鹅

他想尽最后的力量写自传。可是这对他来说竟然并不容易。那是由于他还残留着自尊心、怀疑主义和利害打算。他不得不轻蔑这样的自己。可是另一方面，他又不由自主地想：如果剥开一层皮来看，谁都是一样的。他总是想，《诗与真实》这个书名好象是一切自传的书名。他还清楚地知道，文艺作品不一定使人人都感动。他还产生了这样的念头：只有那些与他的生涯相近并且和他相似的人们才会为他的作品所感动。因此，他决定简短地把自己的《诗与真实》写出来。

他写完《某傻子的一生》后，偶然在某旧家具店看见了剥制的天鹅。它伸长了颈立着，连发黄的羽毛也被蛀蚀了。他回想自己的一生，不禁热泪盈眶，发出冷笑。他的前途不是发疯就是自杀。他独自在日落的街上走着，决心等待慢慢把他毁灭的命运的到来。

五〇 俘虏

他的朋友之一发疯了。他对这个朋友一向有某种亲近的感觉。因为他比别人更深刻地理解这个朋友的孤独——快活的假面掩盖下的孤独。这个朋友发疯后他去看望过两三次。

“你和我都给恶魔附体了——给所谓世纪末的恶魔附体了。”

这位朋友曾低声对他这样说。听说两三天以后，这位朋友在去某温泉旅馆的途中，甚至吃起玫瑰花来了。这个朋友住院后，他想起了过去曾送给这个朋友一座赤陶半身像。那是这个朋友所喜欢的《钦差大臣》一书的作者的半身像。他想起果戈理也是发疯而死的，不由得感到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在支配他们。

他已筋疲力竭之际，偶尔读到拉迪格①临终的话，又一次觉得听见了众神的笑声。那句话是：“神兵来捉我。”他想对他的迷信和感伤主义作斗争。可是从肉体上来说，他已经不可能进行任何斗争了。“世纪末的恶魔”无疑正在摧残他。他对虔信神的中世纪的人们感到羡慕。可是他终究不可能信神——信仰神的爱。连柯克托②都是信神的啊！

五一 败北

他执笔的手颤抖起来了，甚至还流了口水。除非服用0.8

① 拉迪格(1903—1923)，法国小说家、诗人。

② 柯克托(1889—1963)，法国诗人、小说家。

毫克的佛罗那①，他的头脑没有一次清醒过。而且也不过清醒半小时或一小时。他只有在幽暗中捱着时光，直好象是将一把崩了刃的细剑当拐杖拄着。

（1927年6月，遗稿）

文学朴译

① 佛罗那是一种安眠药。

大川的水

我生长在靠近大川端①的横纲街。街上净是黑土围墙。走出家门，有一条小路，路边长着枝叶茂密的槠树。一穿过这条满是树荫的小路，就到了沿河岸的百本杭，一条宽阔的大河顿时展现在眼前。从儿童时期一直到中学毕业，我几乎天天看到这条河。看到水、船、桥、沙洲，看到那些生在水上长在水上的人们过着忙忙碌碌的生活。盛夏时期，过了正午以后，我踩着发烫的沙土，去河里学游泳。那股径自钻进鼻孔沁入肺腑的河水气味，随着岁月的流逝，至今还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亲切感。

我为什么如此酷爱这条河呢？为什么大川那泥沙浑浊的温吞吞的河水总会引起我无限的缅怀依恋呢？我自己都觉得有点不知其所以然。可是，从很早以前开始，我每看到这河水，就会一阵鼻酸，也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安慰感和寂寥感在滋生，似乎眼泪都要止不住地往下掉。我仿佛觉得自己已完全远离这个栖身的现实世界而进入了思慕和怀念的国土。因为有着这样的情绪，因为能够品味这种安慰感和寂寥感，所以我尤其爱大川的水。

银灰色的烟霞雾霭，河水青镜油凝；唉声叹气的汽笛，鸣声捉摸不定；运煤船的三角帆，颜色褐里带黄——这整个河上图景，将一种难以排遣的哀愁从心底唤起。使我幼小的心灵瑟缩

---

① 大川端指隅田川吾妻桥以下的一部分流域，尤指两国桥至新大桥之间的流域。

不已，仿佛河堤上的依依杨柳，青青枝叶弄柔飒飒。

最近这三年间，我在书斋里过着平静的读书生活，每天专心致志地埋头在书本中间，书斋座落在东京郊外职员阶层集中的高岗地区，在杂木树的荫翳之下。即便是这种情况，我还是不会忘记，每个月两三次去眺望一下大川的水。书斋里寂然无声，总是孕育着兴奋和紧张的气氛，我在其中无休止地忙忙碌碌，脑子不得片刻空闲。河里的水似静而动，似止而流，这水色把我的心引入一个冷落萧索、可以无拘无束思慕怀念的境界，这和一个人经过长途跋涉的朝香之后，总算又踏上故乡土地时的心情维妙维肖。有了大川的水，我才得以重新生活在古朴纯正的感情里。

我好几度看到过，初夏轻柔的熏风拂过下临青流翠水的重合欢树，于是，树上洁白的落花簌簌飞雪。在雾气迷漫的十一月的夜晚，我好几度听得，从昏暗的河水上空传来鸻鸟有若畏寒的鸣叫声。凡我看到，凡我听到的，这所有的东西都引起了我对大川的新的爱慕。正好比是一颗容易颤动的少年的心，它象夏天河川里生长出来的大黑蜻蜓的翅膀一样抖动不已，这颗心每次都不能不张着新的惊异的大眼睛注视着这一切。尤其是夜里，我倚着渔船的船舷，凝视着无声无息流淌的漆黑的河水，心里感觉到“死”的气息在夜色和河水里飘荡，这时，真不知有多少寄托无门的凄凉寂寞在向我逼来。

每次看到大川的流水，我一定会怀念起邓南遮① 的心情，他对威尼斯的人情风物倾注了满腔的热情，夜幕随着伽蓝的钟声和天鹅的鸣叫声在威尼斯——这个意大利的水都降临，月亮象沉入水底似地散发着冷光，月魄使建筑物阳台上的蔷薇花和百合花披上了苍白色，威尼斯游艇宛如黑色的棺柩在其间游

① 邓南遮（1863—1938），意大利作家，创作中宣扬唯美主义。

荡，从一座桥划向另一座桥，犹如进入了梦境。

大川沿岸的诸多街巷，承恩于河水的沐浴爱抚之中，对我来说，这些街巷都使我依恋难忘。从吾妻桥沿河岸往下游数，有着驹形、并木、藏前、代地、柳桥这些市街，还有多田的乐师前、梅堀、横纲——无处不叫我留恋。大川的水象块磨砂玻璃板，散射着青色的光亮。冷清清的潮水卷起一股清香。与此同时，从伫立在日光下的土窖土仓的白墙和白墙之间，从装设着花格子门窗的光线黯淡的房子和房子之间，或是从绽出银褐色幼芽的杨柳和金合欢街树之间，河水发出一种令人思慕和怀念的声响，和从前一样向南流去，这声响还传进街巷行人们的耳朵里去了呢。啊，令人依恋的水声哟，你喃喃自语，执拗乖戾，你咋着响舌似地让青草嫩汁般的翠流去洗濯两岸的崖石，不舍昼夜。班女①，业平②，武藏野③时期，已旷古年深而不得其知，但远溯江户净瑠璃的众多作者，近及河竹默阿弥翁，为了和浅草寺的钟声一起，最强而有力地渲染出剧中刑场的气氛，他们当时在那些剧作里屡次三番使用的，实在就是大川的凄清的流水声。

当十六夜和清心④杀身弃命的时候，当源之丞⑤对女乞丐

---

① 班女是日本能乐演员、剧作家世阿弥（约1364—1443）的能乐剧《班女》中的女主角。写日本美浓国野上的一个绰号叫班女的妓女因与她交换扇子的男人一去不回而发疯的故事。班女原指我国西汉女文学家班婕妤，她贤才通辨，成帝时被选入宫，立为婕妤。后为赵飞燕所谮，作《秋扇赋》自伤，辞极哀婉。

② 即在原业平（825—880），日本平安时代初期的和歌诗人。

③ 武藏野是关东平原的一部分，也泛指旧武藏国，即今东京都琦玉县，也有一小部分今属神奈川县。

④ 十六夜和清心是河竹默阿弥的歌舞伎脚本《十六夜清心》中的和尚和妓女，后来两人自杀。

⑤ 源之丞是河竹默阿弥的歌舞伎脚本《小预和源之丞》中的主角。写源之丞和新年里弹三弦沿户乞讨的女乞丐小预之间的恋爱。

阿预一见钟情的时候，或者是当焊锅匠松五郎① 在蝙蝠交飞的夏夜，挑着担子从两国桥上通过的时候，大川和今天一样，在系揽的泊船码头下，在岸边的青翠芦苇间，在小船划子的船腹两侧，河水不停地低声细语，慵困有致。

水声尤其富有情致而使人感到依恋可亲的，恐怕莫过于在渡船之中聆听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从吾妻桥到新大桥之间，原来有五个渡口。其中，驹形、富士见和安宅三个渡口，不知何时，已次第告废。现今只剩下从一桥向滨町的渡口以及从御藏桥向须贺町的渡口了。和我童年时期相比，如今河流改了道；芦荻茂密的汀洲一度星罗棋布，如今旧踪迹不复存在，完全没于土中了。可是，唯有这两个渡口，至今无所变异，在相同的浅底小船上站着两个似乎同样的老船夫，渡船一天好几次在河里横渡，青绿色的河水，颜色和岸边的柳树叶子相仿。我常常并不需要摆渡而去乘渡船。随着水波的动荡，象是在摇篮里似的，身体也会轻轻地摇晃。特别是晚上，时间越迟，乘渡船的静寞和喜悦之情就越渗入肺腑。——低低的船舷外侧，紧贴着轻滑的绿水，宽阔的河身，象青铜似地发出暗淡的光。纵目眺望河面，到远处的新大桥为止，可以一目了然。沿两岸的家家户户，已经融合在黄昏的灰色中了，就连映在一扇扇纸槅拉窗里的灯光，都浮游在黄色的烟霭中。半张着灰色船帆的大舢板，随着潮汛的来到，一只、两只，为数稀少地浮上河面，但无论哪一只船上，都寂静无声，简直不知道船上有没有掌舵的人。对着这静谧的船帆，闻着这青绿色的缓缓流动的潮水气味，我总是默默无言，就象念着霍夫曼斯塔尔② 的诗歌《往事》那样，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寂寞凄

① 松五郎是河竹默阿弥的歌舞伎脚本《焊锅匠松五郎》中的主角。写松五郎从两国桥看到富者游山，遂动心为盗，后悔恨自杀。

② 霍夫曼斯塔尔(1874—1929)，奥地利诗人、剧作家，新浪漫主义派的代表作家。

凉，与此同时，一种感觉在我心中油然而生：大川这富有诗意的切切私语的水流，和大川在雾霭底下奔流的水流奏着相同的旋律。

然而，使我神往的不独是大川的水声。我还感到，大川的水几乎无处不具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滑润和温馨的光采。

海水，打个比喻，它凝聚着碧玉的颜色，是一种过份的重绿。而完全感觉不出潮汛涨落的河川的上游，它的水色可以说正如翡翠，过于轻，过于薄。唯有交错着淡水和潮水的平原上的大河里的水，在清冷的苍色中，交融着浑浊而温暖的黄色，从人情化了的亲切气氛和人情味的意义上来说，这河水到处都具有一种栩栩如生的和蔼可亲感。尤其是大川，它流遍多红色粘土的关东平原，从"东京"这个大都会静静地流过，所以水色浑浊，带有皱縠般的波纹。它还象难以伺候的犹太老爷，唠唠叨叨发着牢骚。这水色怎么说也具有一种从容镇定、平易可亲和手触舒畅的感觉。而且，虽说同样是从一个城市中流过，但或许是因为大川和神秘得很的"海"不断交流的缘故吧，它不象沟通河流的人工沟渠那么暗淡，那么昏昏入睡，大川总令人感到它是在生气勃勃地流动。而且，它奔赴的前程没有止境，使人感到它是在向着不可思议的"永远"奔流不息。在吾妻桥、厩桥和两国桥之间，河水象苍色的香油，浸泡着大桥的花岗石和砖砌的桥基，这时，它当然喜悦异常了。近岸的地方，河水映照出船行里白色的方形纸罩座灯，映照出翻动着银缕的柳树，此外，正午过后，由于水闸被堵塞，河水听着三弦的音响在温暖的空气里流过，它一面在红芙蓉花丛中一唱三叹，同时又被胆怯的鸭子振翅击碎，于是，河水闪烁着光亮，从不见人影的厨房下静静地流过，这庄重的水色，孕藏着一种难以形容的脉脉温情。两国桥、新大桥、永代桥，

随着接近河口，河水明显地交流着暖流的深蓝色，同时在充满噪音和烟尘的空气下，它一面象白铁皮似地晃动着灿烂耀眼的日晖，一面懒洋洋地摇晃着呈圆形的满载着煤的重船和油漆斑驳陆离的老式轮船。纵然如此，但大自然的呼吸和人的呼吸交融汇合，不知不觉间融和在都会水色中的温暖，不是能够轻易消失的。

特别是薄暮时分，水蒸气笼罩着河面，向晚时候的天空中的余光正在逐渐黯淡消失，它们使大川的水处在无法形容的气氛中，河水开始调出了一种微妙的色彩。我一个人把胳膊支在船舷上，悠然举目四望，昏黑的河面上，夜暮开始降临。在暗绿色的河水的那一边，一轮硕大发红的月亮正逐渐从地平线升起，看到这情景，我不由得潸然泪下。这恐怕是我终身终世也不会忘怀的。

“所有的城市，都具有它自己固有的气味。佛罗伦萨的气味，就是伊利斯①的白花、尘埃、雾霭以及古代绘画的清漆气味。”(麦列日科夫斯基②)要是有人问我“东京”的气味是什么，我大概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大川的水味。不仅仅只是水的气味。大川的水色，大川的声响，一定就是我所爱的东京的色彩，就是我所爱的东京的声响。因为有大川，我爱东京，因为有东京，我爱生活。

后来，我听说一桥渡废了。大概过不了多久，御藏桥渡也要告废吧。

(1912年1月)

吴树文译

---

① 伊利斯是希腊神话中的神，彩虹的化身。

② 麦列日科夫斯基(1865—1941)，俄国作家、哲学家、文学研究者。

蛙

在我住所旁边，有一个旧池塘，那里有很多蛙。

池塘周围，长满了茂密的芦苇和菖蒲。在芦苇和菖蒲的那边，高大的白杨林矫健地在风中婆娑。在更远的地方，是静寂的夏空，那儿经常有碎玻璃片似的云，闪着光辉。而这一切都映照在池塘里，比实际的东西更美丽。

蛙在这池塘里，每天无休无止地呱呱呱嘎嘎嘎地叫着。乍一听，那只是呱呱呱嘎嘎嘎的叫声。然而，实际上却是在进行着紧张激烈的辩论。蛙类之善于争辩并不只限于伊索① 的时代。

那时在芦苇叶上有一只蛙，摆出大学教授的姿态，说道："为什么有水呢？是为了我们蛙游泳。为什么有虫子呢？是为了给我们蛙吃。"

"对呱！对呱！"池塘里的蛙一片叫声。辉映着天空和草木的池塘的水面，几乎都让蛙给占满了，赞成的呼声当然也是很大的。恰好这时候，在白杨树根睡着一条蛇，被这呱呱呱嘎嘎嘎的喧闹声给吵醒了。于是抬起镰刀似的脖子，朝池塘方向看，困倦地舔着嘴唇。

"为什么有土地呢？是为了草木生长。那末，为什么有草木呢？是为了给我们蛙遮阴凉。所以，整个大地都是为了我们蛙啊！"

① 伊索是约公元前六世纪的古希腊寓言作家，所编寓言陆续经后人加工，以诗或散文形式发表，成为现在流传的《伊索寓言》。

“对呱！对呱！”

蛇，当它第二次听到这个赞成的声音的时候，便突然把身体象鞭子似地挺起来，优哉游哉地钻进芦苇丛里去，黑眼睛闪着光辉，凝神窥视着池塘里的情况。

芦苇叶上的蛙，依然张着大嘴巴进行雄辩。

“为什么有天空呢？是为了悬起太阳。为什么有太阳呢？是为了把我们蛙的脊背晒干。所以，整个的天空也都是为了我们蛙的啊！水、草木、虫子、土地、天空、太阳，总之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蛙的。森罗万象，悉皆为我这一事实，已完全没有任何怀疑的余地。当敝人向各位阐明这一事实的同时，还愿向为我们创造了整个宇宙的神，敬致衷心的感谢！应该赞颂神的名字啊！”

蛙仰望着天空，转动了一下眼珠儿，接着又张开大嘴巴说：“应该赞颂神的名字啊……”

话音没落，蛇脑袋好象抛出去似地向前一伸，转眼之间这雄辩的蛙被蛇嘴叼住了。

“呱呱呱，糟啦！”

“嘎嘎嘎，糟啦！”

“糟啦！呱呱呱，嘎嘎嘎！”

在池塘里的蛙一片惊叫声中，蛇咬着蛙藏到芦苇里去了。这之后的激烈吵闹，恐怕是这个池塘开天辟地以来从来也没有过的啊。

在一片吵闹声中，我听到年轻的蛙一边哭一边说：“水、草木、虫子、土地、天空、太阳，都是为了我们蛙的。那末，蛇是干什么的呢？蛇也是为了我们蛙的吗？”

“是呀！蛇也是为了我们的。要是蛇不来吃，蛙必然会繁殖起来。要是繁殖起来，池塘——世界必然会狭窄起来。所以，

蛇就来吃我们蛙。被吃的蛙，也可以说是为多数蛙的幸福而作出的牺牲。是啊，蛇也是为了我们蛙的！世界上所有的一切，悉皆为蛙！应该赞颂神的名字啊！”

我听到一个年老的蛙这么回答道。

(1917 年 9 月)

吕元明译

一个社会主义者

他是一个年轻的社会主义者。他的父亲，一个小官吏，就为此而要和他断绝关系。然而他并未屈服。这是因为他有一股炽烈的热情，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朋友们在积极鼓励着他。

他们结成了一个团体，不时印发一种十页左右的小册子，或召开个演讲会什么的。他当然也不断地在他们的集会上露面，而且还时常在那本小册子上发表自己的论文。他的论文，除了他们这一圈人之外，好象谁也不大去看。可是他对自己论文中的一篇——《怀念李卜克内西》，多少抱有信心。虽说此文缺乏缜密细致的思绪，却洋溢着诗歌般的热情。

没多久，他出了学校，进入某杂志社工作。不过他并没怠惰出席他们的集会。他们依然和从前一样，充满激情地互相谈论他们的问题。不仅如此，他们还跃跃欲试，以图付诸实践，就象挖凿石头寻找地下水那样。

时至今日，他的父亲也不来干涉他的行动了。他和一位女子结了婚，住进狭小的房子。新居确实很小，可是他没有丝毫的不满，反而感到相当幸福。妻子，还有一只小狗，再加上庭园前的白杨树——这一切，给他的生活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亲切气氛。

由于有了一个家庭，由于办公室里分秒必争的事务缠身，他不知不觉地开始怠慢起他们的集会，不大去了。不过，他的一脑

热情决没有衰落，至少他自己相信：现在的自己和以前的自己绝没有什么两样。然而，他们——他的同志们，却并不这样认为，并不和他想的一样。特别是新进入他们这个团体的青年们，竟毫不客气地非难他的懈怠。

这样一来，不知不觉中，他就更加与他们的集会疏远了。这时他作了父亲，与家庭就愈益亲热得难分难舍了。不过，他倾心于社会主义的热情并没有消退。夜里，他在电灯下发奋用功。与此同时，他对自己从前写的十几篇论文——尤其是对《怀念李卜克内西》那一篇，逐渐感到不够满意了。

他们也对他冷淡起来，并且已经到了对他不屑非难的地步了。他们把他搁在一边——或者可以说把与他类似的几个人都搁在一边，迈开步子去从事他们自己的事业了。事至如今，每逢遇到故交旧友，他就怨天尤人地向这些朋友发起牢骚来。不过说实在的，他自己也在不知不觉中满足于平庸的小康生活了。

又过了若干年之后，他进入某公司工作，并逐渐获得公司要人们的青睐。因此，他现在的住房，比起从前来，总归是宽阔得多了，他担负着养育几个孩子的责任。然而他的一股热情往何处去了呢？——这也许只有天知道了。他时常躺靠在藤椅上，点起一支雪茄烟，一边乐滋滋地品味着，一边回忆着自己的青年时代。他心里不能不泛起一种微妙的忧郁感。然而，一种具有东方特色的达观态度，常常把他从苦闷中引渡出来了。

他确确实实成了一名落伍者。不过，他的《怀念李卜克内西》一文却激励了一位青年。这位大阪青年，由于股票投机失败，把双亲留给自己的财产输了个精光。青年读了他的论文，就以此为契机而成了社会主义者。当然，他对这位青年的事情是

一无所知的。他现在依然是在藤椅上躺躺靠靠，一边乐滋滋地品味着雪茄烟，一边回首自己青年时代的往事，就象凡人那样，象最寻常的人那样。

（1926年12月10日）

吴树文译

侏 儒 的 话

《侏儒的话》序

《侏儒的话》未必能表达我的思想。它只不过是使人不时得以观察我的思想变化罢了。与其说它是一根草，倒不如说是一茎藤蔓——而这茎藤蔓也许在长着几节蔓儿。

星

太阳之下无新事，这是古人一语道破了的。但是无新事并非单只在太阳之下。

根据天文学者的学说，赫拉克勒斯星座发射的光，到达我们地球需要三万六千年。但是，就赫拉克勒斯星座来说，它也不能够永远闪射光辉。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象一堆冷灰一样，失掉了美丽的光辉。不仅如此，死也始终孕育着生。失掉了光辉的赫拉克勒斯星座彷徨在天际，一旦有了恰当的时机，就又会变成一团星云。于是一颗颗新星又陆续在那里诞生了。

和宇宙之大相比，太阳不过是一星磷火而已，何况我们地球。但是在遥远的宇宙之极，银河近旁所发生的事，实际上与这个泥团上所发生的事并没有两样。生死在运动法则之下，是在不断循环着的。我想起这些事，不禁对散落在天际的无数星星，也会寄予不少的同情。不，我觉得闪烁着的星光，也在表达着和

我们同样的感情。在这一点上诗人最早高唱了这一真理：

细砂般的
数不尽的星，
有颗向我眨眼睛。

然而，星星也许并不象我们那样，经历着颠沛流离——虽然它们也许是会寂寞的。

鼻　子

如果克莉奥佩特拉① 的鼻子是歪的，世界的历史也许会因之而发生变化。这是大名鼎鼎的巴斯噶② 的警句。然而情人大都是不顾真相的。喏，我们的自我欺骗，一旦陷入爱情，就会成为最彻底的自我欺骗。

安东尼也不例外，假设克莉奥佩特拉的鼻子是歪的，他大概会尽量不去看她的。而在不得不看那歪鼻子的情况下，也会采其他之所长，补其所短的吧。说起其他的所长，那末就普天下我们的恋人来说，能具备很多长处的女性，肯定是一个也没有的。安东尼也必然和我们一样，从克莉奥佩特拉的眼睛啦，嘴唇啦，找到绰绰有余的补偿吧。另外再加上"她的心灵"！实际上我们所热爱的女性，古往今来都是无穷无尽优美心灵的所有者。不仅如此，她的服着啦，或者她的财产啦，还有她的社会地位啦——

① 克莉奥佩特拉（公元前69—30），古代埃及女王，公元前五十一年继承王位，后被逐。公元前四十八年成为罗马政治家朱利乌斯·凯撒（公元前约100—44）的情人，得以恢复王位。凯撒死后与罗马帝国三巨头之一安东尼（公元前82—30）恋爱，安东尼在阿克兴海战中失败后，追随安东尼而自杀。

② 巴斯噶（1623—1662），法国宗教思想家、物理学家、数学家。

这些都会成为她的长处。如举更为甚者，以前被某名士所爱之事，甚至风言风语的谣传，也可算作长处之一的。而那克莉奥佩特拉，不就是充满了奢华和神秘的埃及的最后一代女王吗？只要是在香烟袅袅中，王冠珠宝闪着光辉，并且戏弄着莲花，那末鼻子多少歪些也不会被别人看出来，何况安东尼的眼睛呢！

我们这种自我欺骗并不只限于一种恋爱。除去我们的某些差异，我们大抵都是按照自己的欲求对种种真相加以涂改的。拿牙科医生的广告牌子来说，映入我们的眼帘的，与其说是广告牌子本身的存在，倒还不如说是希望有一个广告牌子的愿望——再进一步说，不是由于我们牙痛吗？尽管我们的牙痛和世界历史大概没有什么关系。可是这种自我欺骗，对于想熟悉民心的政治家，对于想熟悉敌人的军人，或者对于想熟悉经济情况的实业家等等，都必然会产生的。我不否认对这个加以修正的理智的存在。同时我也承认统辖百般人事的"偶然"的存在。然而，一切热情都容易忘记理性的存在。"偶然"可以说是神意。这样，我们的自我欺骗应该是左右世界历史的最持久的力量也未可知。

总之，两千余年的历史并不是由一个渺小的克莉奥佩特拉的鼻子来左右的。倒不如说是由大地之上到处存在着的人们的愚昧来左右的。实在可笑——其实是由人们庄严的愚昧来左右的。

修 身

道德是方便的异名，和"左侧通行"相似。

道德给予的恩赐是时间与劳力的节约。道德给予的损害是

整个良心的麻痹。

盲目地反对道德的人，是缺乏经济观念。盲目地屈从道德的人，不是胆怯就是懒汉。

支配我们的道德，是流毒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封建时代的道德。我们除了遭受损害之外，几乎没有蒙受任何恩惠。

强者可能是蹂躏道德。弱者可能是在蒙受道德的爱抚。遭受道德迫害的常常是强弱之间的人。

道德常常穿着旧服装。

良心并不象我们的唇须那样随着年龄而生长。人们为了有良心，还需要若干的训练。

一个国家十分之九以上的国民，一生都不具备良心。

我们的悲剧是因为年轻，或者因为训练不足，以及在没有把握住良心之前，遭受到无耻之徒的非难。

我们的喜剧是因为年轻，或者是因为训练不足，在遭受无耻之徒的非难之后，好容易才把握住良心。

良心是严肃的趣味。

良心也许创造道德。可是道德却连良心的良字也未曾创造过。

良心也和一切趣味一样，为病态的爱好者所掌握。这种爱好者十之八九是聪明的贵族或富豪。

好　恶

我们象喜爱陈酒那样，喜欢古老的快乐主义。决定我们的行为的既不是善，也不是恶。而是我们的好恶，或者是快乐与不快乐。我只能这样想。

那末我们为什么在寒冷刺骨的天气里，见到行将溺死的幼儿，要主动地下水去拯救呢？因为拯救是一种快乐。那末躲避下水的不快乐和拯救幼儿而得到快乐，是根据什么尺度呢？是选择更大的快乐。然而肉体的快乐与不快乐和精神的快乐与不快乐，是不应该依据同一的尺度来衡量的。不，这两个快乐与不快乐并不是完全不相容的。倒不如说就象咸水与淡水一样，是可以融合在一起的。现在没有受过精神教养的京阪[①]地区的绅士诸君，喝过甲鱼汤之后，以鳝鱼下饭，不也算作无上的快乐吗？而且从寒冬游泳可以看出，水和寒冷也存在着肉体上的享乐。对这方面的情况表示怀疑的人，可以想想被虐狂的处境好了。那该诅咒的被虐狂是这种肉体上快乐与不快乐在外表上的倒错，又加上了习以为常的倾向所致。基督教的圣人们有的喜欢十字架的苦行，有的爱在火中殉教，我相信他们大概都患上了被虐狂。

决定我们的行为的，正如古代希腊人所说，只能是好恶。我们应该从人生之泉中汲取最大的滋养。"切勿象法利赛人[②]那样

① 京阪是京都、大阪的简称。

② 法利赛人是古代犹太教一个派别的成员，主张遵守摩西法律，违者处刑。耶稣斥他们为言行不一的伪善者。

摆出一副悲哀的面孔。”耶稣不是也这样说过吗？贤人毕竟能使蔷薇花在荆棘之路上盛开。

侏儒的祈祷

我是个只要身穿彩衣、献筋斗之戏、享受升平之世就知足常乐的侏儒。祈愿让我如愿以偿。

祈愿不要让我穷得一粒米也没有。祈愿也不要让我富得连熊掌都吃腻了。

祈愿不要让采桑农妇都讨厌我。

祈愿也不要让后宫美女都垂青于我。

祈愿不要让我般的愚昧到菽麦不分。祈愿也不要让我聪明到明察星象。

祈愿更不要让我成为英武勇敢的英雄。我现在每每在梦中达难攀之峰顶，渡难越之海洋——也就是在作着使不可能的事成为可能的梦。每当出现这种梦境，我并不觉得可怕。我正苦于象和龙搏斗似的和这个梦搏斗。请不要让我成为英雄，——不要让我产生想作英雄的欲望，保护这个无力的我吧！

我是个只要被这新春的酒灌醉、吟诵这金缕的歌、过上这美好的日子就知足常乐的侏儒。

神秘主义

神秘主义并没有因为文明而没落下去，应该说文明倒使神秘主义有了长足的进步。

古人相信我们人类的祖先是亚当，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

相信《创世记》。而今天连中学生也相信是猴子，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相信达尔文的著作。就是说在相信书本上，今人和古人没有差别。并且古人至少还看《创世记》。今人除了少数专家外，虽没有读达尔文的著作，却恬然地相信这个学说。相信猴子是祖先，并不比相信耶和华吹过气的尘土——亚当①是祖先更富于光彩。然而今人皆以这种信念而心安理得。

这不是进化论。连地球是圆的，真正知道的人也为数极少。大多数人被潜移默化，一味相信是圆的就是了。如果问为什么是圆的，那末事实上上愚至总理大臣，下愚至小职员，没有谁能回答得出来的。

可以再举一个例子。现在没有人象古人那样相信幽灵的存在，但是还经常听到有人说看到了幽灵。那末为什么不相信这种话呢？因为看到幽灵的人是受到迷信的束缚。那末为什么被迷信吸引住了呢？因为看到了幽灵。今人这种理论，只不过是所谓的循环论法罢了。

何况，核心问题正是建立在信念上。我们的理性不借助于耳朵。喏，只有超越理性的什么东西才借助于耳朵。是什么东西呢？——我在谈到什么东西之前，连恰如其份的名字都没有找到。如果勉强起个名字的话，蔷薇啦，鱼啦，蜡烛啦什么的，都是运用象征。拿我们的帽子作譬喻好了。就象我们不戴插着羽毛的帽子而戴着软帽和礼帽那样，相信祖先是猴子，相信幽灵不存在，相信地球是圆的。认为这是谎言的人，想想爱因斯坦博士和相对论在日本受欢迎的情况好了。这是神秘主义的集合。是不可理解的庄严的仪式。为什么那么狂热，连改造社的社长

① 见《旧约全书·创世记》第二章第七节："主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命的气吹进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

先生① 恐怕也不知道。

就是说伟大的神秘主义者既不是瑞典堡②，也不是柏麦③。事实上是我们文明的子民。同时我们的信念并不是用来装饰三越的橱窗的。支配我们信念的东西常常是难以捕捉的时髦。或者是近似神意的好恶。实际上，认为西施和龙阳君的祖先也是猴子，多少也给了我们些满足。

自由意志和宿命论

不管怎么说如果相信宿命，由于罪恶的不复存在，惩罚的意义也随之丧失，从而我们对罪人的态度必然宽大。反之如果相信自由意志，由于责任观念的产生，就会摆脱良心的麻痹，从而对我们自己的态度必然会严肃起来。那末遵从哪个好呢？

我愿平静地回答：一半相信自由意志，一半相信宿命论；或者说一半怀疑自由意志，一半怀疑宿命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难道不是根据自己背负的宿命论，才娶了我们的妻子吗？同时我们难道不是根据赋予自己的自由意志，才没有去买妻子需要的外褂和衣带吗？

不只是自由意志和宿命论，神与恶魔、美与丑、勇敢与怯懦、理性与信仰——其他一切处于天秤两端的，都应该采取这种态度。古人把这种态度叫作中庸。中庸就是英文的good sense。根据我的见解，如果不依靠good sense，那就什么幸福也不会得到。即便能得到，也只不过是炎炎赤日下守着炭火，大寒之时挥

---

① 即山本实彦（1885—1952），日本出版家、散文家，创立改造社，发行《改造》杂志。

② 瑞典堡（1688—1772），瑞典科学家、神秘主义思想家。

③ 柏麦（1757—1824），德国神秘主义思想家。

着团扇的那种硬着头皮享受的幸福而已。

小　儿

军人近乎小儿。喜爱英雄的姿态，喜爱所谓光荣，现在在这儿没有必要去谈它。尊重机械般的训练，重视动物般的勇气，那也只是在小学才能看到的现象。肆无忌惮地屠杀，更是和小儿没有差别。特别和小儿相似的，是一受喇叭和军歌的鼓舞，就不问是为什么而战，欣然对敌。

因此，军人夸耀的东西，必然和小儿的玩具相似。绯色皮条的铠甲和镐形的头盔并不适合成年人的趣味。勋章也是一样——对我来说实际上是很难理解的。为什么军人不在酒中醉，而挂着勋章在跨步前进呢？

武　器

正义和武器相似。武器只要是出钱，敌人也好，我方也好，都可以买到。对正义只要是讲出道理来，敌人也好，我方也好，也都可以买到。自古以来"正义的敌人"的名字，象炮弹似地在打来打去。然而由于在修辞上的欺骗，到底谁是正义的敌人，还没有见到搞清楚的例子。

日本工人只因为生为日本人，就被命令离开巴拿马①。这是违背正义的。据报纸的报道，当然应该把美国叫作"正义的敌人"。但是中国工人单单因为生为中国人，就被命令离开千住②。

① 指一九一三年美国加里福尼亚州议会通过决议，排斥中国人的移民法也适用于日本。

② 千住是东京的工商业地区。

这也是违背正义的。根据日本报纸的报道——不，日本两千年来经常是“正义的一方”。正义似乎从来也没有和日本的利害发生过一次矛盾。

武器本身并不值得可怕。可怕的是武人的伎俩。正义本身并不值得可怕。可怕的是煽动家的雄辩。武后不顾人天，冷酷地蹂躏了正义。然而当李敬业之乱起，她读骆宾王的檄文时，也不免面有失色。“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这两句诗，是只有天才的政治鼓动家才能讲得出来的至理名言。

每当我翻看历史，就不由得想起游就馆①。在古老的幽暗的廊子里，陈列着种种正义。似青龙刀者大概是儒教传授的正义。似骑士之矛者大概是基督教传授的正义。这里还有很粗的棍子，大概是社会主义者的正义。那里有挂着穗子的长剑，大概是国家主义者的正义。我一边看这些武器，一边想象着几多的战斗，不由自主地心惊肉跳。然而不知道是不是幸运，就我的记忆所及，我还从来不曾想拿起这些武器中的任何一件。

尊　王

这是十七世纪法国的故事。有一天，Duc de Bourgogne②问Abbé choisy③这样一件事：查理六世已经神经错乱，为了婉言把这个意思告诉他，怎么说才好呢？阿贝马上回答说：“要是我就这样直说：‘查理六世，你神经错乱了！’”阿贝·肖瓦兹把这个回答当作自己平生的冒险事件之一，后来也一直引为自豪。

十七世纪法国有这样的逸话，可以说是富有尊王精神。但

---

① 游就馆是日本靖国神社内的武器博物馆。

② 即布尔哥尼大公。

③ 即阿贝·肖瓦兹（1644—1724），法国作家。

是二十世纪的日本富有的尊王精神，并不亚于当时的法国。诚然——不胜欣幸之至。

创　作

艺术家大概总是有意识地在创作自己的作品。然而从作品本身来看，作品的美丑有一半存在于超过艺术家的意识的神秘世界。一半吗？或者说一大半更好。

我们总是莫名其妙地不怕提问，但怕作答。我们的思想总是不免在自己的作品里表现出来。一刀一拜[①]这种古人的小心翼翼，难道不就表示了对这种无意识的境界的畏惧吗？

创作经常是冒险。归根结蒂尽了人力之后，除了听天由命，别无他法。

少时学语苦难圆，
唯道功夫半未全。
到老始知非力取，
三分人事七分天。

赵瓯北[②]的《论诗》七绝，也许道出了这种看法。艺术是带有莫测高深的可怕的东西的。我们如果贪婪金钱，或者沽名钓誉，以及为病态的创作欲所折磨，可能就产生不了同这种无聊的艺术作格斗的勇气。

---

① 日本古代人雕刻佛像，刻一刀拜一拜，或刻一刀拜三拜，后袭用于形容小心谨慎。

② 即赵翼（1729—1814），中国清代史学家、文学家。瓯北是他的号。

鉴　　赏

艺术鉴赏，是艺术家本人和鉴赏家的合作。可以说鉴赏家只不过是把一个作品当作题目，在从事他自己的创作的尝试。因此在任何时代都保持着声誉的作品，必然具备种种可能鉴赏的特色。然而具有种种可能鉴赏的意思，正如阿那托尔·法朗士所说，由于随处都存在着暧昧，也不是轻易就能解释得了的。勿宁说象庐山群峰，具有从各个方面都能鉴赏的多面性。

古　　典

古典作家之所以是幸福的，是因为他们死了。

又

我们——或各位之所以是幸福的，是因为他们死了。

幻灭的艺术家

有一群艺术家住在幻灭的世界里。他们不相信爱，也不相信良心这种东西。只是象古代苦行者那样以一无所有的沙漠为家。在这个意义上诚然是可怜的也未可知。然而美丽的海市蜃楼只产生在沙漠的上空。对一切人生诸事幻灭的他们，在艺术上大抵还没有幻灭。不，只要说起艺术来，常人一无所知的金色的梦会突然在空中出现。事实上他们得到了意外的幸福的瞬间。

告　白

完全自我告白，不论谁也办不到。同时对任何表现都不自我告白，也办不到。

卢骚是喜欢告白的人。然而在《忏悔录》中我们并没有发现赤裸裸的他自己。梅里美是嫌恶自我告白的人，然而在《高龙巴》里不是也在隐隐约约地谈他自己吗？总之，告白文学和其他文学之间的分界线是不十分清楚的。

人　生

——致石黑定一①君

如果命令没有学过游泳的人去游泳，不论谁都会认为是没有道理的吧。如果没有学过赛跑的人，命令他去参加赛跑，也不得不认为是毫无道理的。但是，我们从生下来的时候开始，就不啻是接受了这种愚蠢的命令。

我们在娘胎里的时候，大概就在学处世之道吧？也许是过早离开了娘胎，蹿进了大竞技场般的人生。当然没有学游泳的人，要自由自在地游泳是完全不可能的。同样没有学过赛跑的人，大概都落在别人后边。因此，我們是不可能不负创伤地走出人生的竞技场的。

诚然，世人也许会说：“以前人之足迹，为君之鉴。”然而，哪怕就是看过成百名游泳选手或上千名赛跑运动员，既不会很快地学会游泳，也不会很快地学会赛跑。不仅如此，所有的游泳

① 石黑定一是芥川龙之介到中国旅行时，在上海结识的一个日本人。

者都喝过水，赛跑的人也无一例外都在竞技场弄得浑身泥土。你看，就连世界有名的选手大抵不是也在得意微笑的背后，隐藏着愁眉苦脸吗？

人生和疯人主办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相似。我们必须一边和人生搏斗，一边学习怎样搏斗。对这种无聊的比赛忍不住气愤的人，那就赶快到栏杆外边去好了。自杀倒确实是一种方便的方法，然而想要在人生竞技场留下的人，只有不怕创伤去搏斗。

又

人生好象一盒火柴，严禁使用是愚蠢的，乱用是危险的。

又

人生好象缺页很多的书。很难把它说成是一部书，然而它又确实是一部书。

某自卫团员的话

好，那末就走上自卫的岗位吧。今天夜里的星在树梢头闪着清爽的光辉，微风徐徐吹过。来呀，在这藤椅上躺下来，在一根马尼拉烟卷上点着火，整夜就这么轻松自在地警戒着吧。如果喉咙干渴的话，你就把水壶里的威士忌倒点喝好了。幸好衣袋里还剩了点巧克力糖。

你听！高高的树梢好象有窝里的鸟儿在闹。鸟儿大概不知道这次大地震① 的困难。可是我们人的衣食住都成问题了，尝

---

① 指一九二三年发生在日本关东地区的大地震。

到了一切苦头。不，不只是衣食住，由于连一杯柠檬水都喝不上，忍受了不少的不自由。人这种所谓的两脚兽，是多么冷酷无情的动物啊。由于我们丧失了文明，只能象风前蜡烛那样捍卫着毫无保证的生命。你看！鸟儿已在静静地睡着。这不知道羽绒被和枕头的鸟儿哟！

鸟儿已经静静地睡着了，睡梦也许比我们更甜，鸟儿只生活在现在，然而我们人类还得生活在过去和未来。在这个意义上必须尝尽悔恨和忧虑的痛苦。特别是这次的大地震，给我们的未来投下了多么大的凄凉的阴影啊！东京被烧毁了的我们，为今日的饥馑所折磨，同时也为明天的饥馑而受苦。鸟儿幸而不知道这个痛苦。不，岂但是鸟，懂得三世痛苦的只有我们人。

小泉八云曾经说过与其作人，他更愿意作蝴蝶。说起蝴蝶来——那末你看看那蚂蚁吧！如果幸福仅仅是指没有痛苦的话，那末蚂蚁也许比我们幸福。但是我们人懂得蚂蚁所不懂得的快乐。蚂蚁可能没有由于难产和失恋而自杀之患。然而，会和我们一样有欢乐的希望吧？我现在仍然记得，在月亮微露的洛阳旧都，对李太白的诗连一行也不懂的无数蚂蚁真是可怜啊！

但是叔本华——哦，哲学见鬼去吧！我们确实和进入这个领域的蚂蚁没有多大差别。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那末应该更加珍重人的全部感情。自然只是冷漠地眺望着我们的痛苦。我们应该互相同情。何况喜好杀戮——尤其是把对手绞死，这比在辩论中取胜要简单。

我们应该相互同情。叔本华的厌世观给我们的教训不就是这个吗？

好象已经过了半夜十二点了，星星照样在头上闪耀着清爽的光辉。来吧，你喝-·杯威士忌，我躺在躺椅上嚼上一块巧

克力。

地上乐园

诗歌里常常歌颂地上乐园。但是，我深以为憾的是不曾记得我想在这种诗人的地上乐园里住住。基督教徒的地上乐园终归是寂寞的全景画。黄老学派[①] 的地上乐园也只不过是荒凉的中国饭馆罢了。何况近代的乌托邦——使威廉·詹姆斯[②] 也为之发抖，这事现在也许仍然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我梦想中的地上乐园，既不是那种天然的温室，也不是兼作学校的粮食和衣服的配给所。只要是住在这里，双亲在孩子成人的时候就必定要死掉的。其次，兄弟姊妹纵令有可能生作坏人，可绝不会生作傻瓜，所以绝不会彼此添麻烦。还有，女人一旦结了婚，就会变成驯顺的化身，以便怀孕畜生的灵魂。还有，不管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按照两亲的意志和感情，一天要数次成为聋子、哑巴、窝囊废和瞎子。还有，甲的朋友不能比乙的朋友穷，同时乙的朋友也不能比甲的朋友有钱，相互以夸耀对手而感到最大的快乐。还有——以此类推好了！

这并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地上乐园，这是挤满世界的善男善女的乐园。只是古来的诗人、学者从没有梦见过这种金色的冥想之中的光景。没有梦见这个倒不是什么怪事。不过能够梦见这种光景，那就会充满了真实的幸福。

附记：我的外甥梦想买伦勃朗的肖像画。但是他并不梦想

---

① 黄老学派是中国战国、汉初道家学派。以传说中的黄帝同老子相配，并同尊为道家的创始人，故名。

② 威廉·詹姆斯（1842—1910），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主张实用主义。

能拿到十圆零用钱，因为十圆零用钱充满了真实的幸福，他简直承受不起。

暴　力

人生经常是复杂的。要使复杂的人生简单化，除暴力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因此，只长着石器时代脑髓的文明人，比起争论来，更喜欢杀人。

但是，权力终归是取得特权的暴力。我们为了统治人，暴力也许经常是必要的，或者也许没有什么必要。

“人　性”

我的不幸是没有崇拜“人性”的勇气。不，我经常对“人性”感到轻蔑，那是事实。但是又常常对“人性”感到喜爱，那也是事实。是喜爱吗？——和喜爱相比，也可能是怜悯吧。但总之，如果不能被“人性”所动，那末人生最终将变成不堪忍受的精神病院。斯威夫特终于发疯，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斯威夫特在发疯稍前，看着枝头枯萎的树，嘟嘟囔囔地说：“我很象那棵树。从头先死。”每当我想起这则逸话，总是为之战慄不已。我为没有生作斯威夫特那种头脑聪明的一代鬼才而暗自感到幸福。

柯　树　叶

获得完美的幸福是仅仅给予白痴的特权。不管是怎样的乐观主义者，也不会总是笑容满面。不，如果真的允许乐观主义存

在的话，那只能说对幸福该是多么绝望了。

竹筒盛饭在家时，
柯叶盛饭旅途中。①

这并不只是歌咏了行旅中的情怀。我们经常用“想有”代替“能有”，而使它们调和起来。学者会给这种柯树叶起各种各样的美名。但是，拿在手里仔细端详的话，那末柯树叶总归还是柯树叶。

慨叹作为柯树叶的柯树叶，比主张盛饭用的柯树叶，确实值得尊敬。但是把作为柯树叶的柯树叶和一笑了之相比，也许无聊，至少不厌其烦地重复生涯里同一的慨叹，是滑稽的，同时也是不道德的。事实上伟大的厌世主义者也不总是愁眉苦笑。就是得了不治之症的莱奥巴尔狄②，有时对着半死的蔷薇花，脸上也露出寂寞的微笑。

追记：不道德是过分的异名。

佛陀

悉达多③悄悄离开王城后，苦行了六年。六年苦行的缘由，是由于极度奢华的王城生活的罪过。其根据之一是拿撒勒木工的儿子④只断食了四十天。

---

① 这首短歌的作者有间皇子（？—658）以谋反事发，被处死。这是他被押送途中所作，见《万叶集》第二卷。

② 加考莫·莱奥巴尔狄（1798—1837），意大利厌世主义诗人、哲学家。

③ 悉达多是佛教始祖释迦牟尼出家前为太子时的本名。

④ 指耶稣基督。

又

悉达多让东匿① 执马辔，偷偷逃出了王城。他的思辨性格经常使他陷入忧郁中。当他偷偷地逃出王城后，轻松地叹了一口气的，实际上是未来的释迦牟尼呢，还是他的妻子耶输陀罗呢，也许不容易判断出来。

又

悉达多六年苦行之后，在菩提树下达到了正觉②。他的成道的传说，证明了他是怎样支配了物质精神。他首先水浴，其次吃乳糜，最后与传说中的难陀婆罗的牧牛少女谈话。

政治的天才

人们以为古来的所谓政治天才是把民众的意志变成自己的意志，但是，这也可能是正相反。毋宁说政治天才，是把他自己的意志变成民众的意志。至少可以说那是使人相信是民众的意志。因此政治天才好象也兼有演员的天才。拿破仑说："庄严和滑稽仅只一步之差。"与其说这句话是帝王的话，倒不如说是名演员的话更相称。

---

① 东匿是梵语，释尊出家逃出王城时，替他牵马驭车者的名字。

② 正觉是佛语，证悟一切诸法，达到如来的真正的觉智之意。

又

民众是相信大义的。但是，政治天才常常是对大义连一文钱也不舍得牺牲的。只是为了统治民众才不得不用大义的假面具。然而一旦使用了，那就会永远也扔不掉大义的假面具。如果强行扔掉的话，不论怎样的政治天才也一定会突然死于非命。就是说帝王为了王冠，自然而然地也接受了它的支配。因此政治天才的悲剧必定也兼有喜剧。譬如兼有戴着古代仁和寺和尚的鼎舞的那种《徒然草》① 的喜剧。

爱情比死更坚强

"爱情比死更坚强"，这是莫泊桑小说里的一句话。然而，普天之下比死更坚强的并不只是爱情。譬如吃一块伤寒病患者的饼干，明知会死的，就是食欲比死更坚强的证据。食欲之外一一举例的话，爱国主义啦，宗教感情啦，人道精神啦，利欲啦，名誉心啦，犯罪的本能啦——当然还有许多比死更坚强的东西。总之一切热情都会比死更坚强（当然对死的热情是例外）。并且爱情在这些东西里，是否就特别比死更坚强，也不能贸然断定。乍一看，就是把比死更坚强的爱情看得很容易时，实际上支配我们的也是法国人所谓的包法利式② 的精神幻觉。我们是使自己成

---

① 《徒然草》（1324—1331）是日本镰仓时代末期的和歌诗人、随笔家 吉田兼好（1283—1350）所作随笔。其中第五三段写仁和寺一个想当和尚的男孩子，把三足鼎顶在头上舞蹈，舞罢鼎足卡在头上拔不出来，后来好容易才拔出。

② 包法利式是法国哲学家戈蒂耶创造的词，系指陷入想象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精神苦闷。此词渊源于福楼拜的同名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包法利夫人。

为象传奇里的恋人那样幻想着的包法利夫人以来的感伤主义。

地　狱

人生比地狱还象地狱。地狱带来的痛苦并不违背一定的法则。譬如饿鬼道的痛苦，是想吃眼前的饭，饭上却燃着烈火什么的。但是，人生带来的痛苦，不幸的是并不这么简单。如果想吃眼前的饭，既有可能燃着烈火，又有可能意外地轻而易举地吃到嘴。不仅这样，轻而易举地吃了之后，既有可能患肠炎，又有可能出乎意外地轻松愉快地得到消化。不论什么人要顺应这种没有法则的世界，也是不容易的事情。如果坠入地狱里去，我转瞬之间准能抢到饿鬼道的饭。何况只要能在针山血海住上三两年，也会习惯起来，谅也不会特别感到跋涉之苦。

丑　闻

公众是喜欢丑闻的。白莲事件①，有岛事件②，武者小路事件③——公众会从这些事件里得到多么无限的满足啊。那末公众为什么喜欢丑闻——特别是社会上知名人士的丑闻呢？古尔蒙④这样回答说："因为这样一来，自己所隐瞒的丑闻也好象是天经地义的了。"

---

① 日本女诗人柳原白莲（1885—1967）离开了在九州作煤炭资本家的丈夫，和从事工人运动的宫崎龙介结婚。

② 日本小说家有岛武郎（1878—1923）和有夫之妇的女记者波多野秋子在轻井泽双双情死。

③ 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于一九二二年和夫人离婚另娶。

④ 莱米·古尔蒙（1859—1915），法国象征派作家、理论家。

古尔蒙的回答很正确。然而，也并不完全如此。连丑闻也不会发生的俗人们，在所有名人的丑闻中，发现了他们为怯懦辩解的最好的武器。同时发现了树立他们实际上不存在的优越性的最好的垫脚石。“我不是白莲女士那样的美人，但是比白莲女士贞洁。”“我不是有岛那样的才子，但是比有岛更了解世情。”“我不是武者小路实笃那样……”——公众这么说过之后，大概就象猪那样幸福地睡熟了。

又

天才的另一面是具有引起引人注目的丑闻的才能。

舆　论

舆论常常是一种私刑。私刑又常常是一种娱乐。好比使用新闻记事来取代手枪。

又

舆论值得存在的理由，仅是带来了对舆论加以蹂躏的兴趣。

敌　意

敌意并不选择寒冷的地方。感觉适度时最快慰并且在保持健康上不论对什么人都是绝对必需的。

乌 托 邦

产生不出完美的乌托邦的原因大致如下：如果不能改变人性，就不可能产生完美的乌托邦。如果改变了人性的话，就会使人觉得人们向往的完美的乌托邦，突然不完美了。

危 险 思 想

准备把常识付诸实践的思想就是危险思想。

恶

具有艺术气质的青年发现“人性之恶”，通常比任何人都要晚。

二 宫 尊 德

我记得小学课本里对二宫尊德① 的少年时代曾大书特书。贫穷家庭出身的尊德，白天帮着干地里的活，夜里打草鞋，既和大人一样干活，又顽强地不断地自学。这故事和一切树立雄心大志的故事一样——也就是说，和一切通俗小说一样，是很容易使人感动的。实际上不到十五岁的我，在对尊德的奋发的气度大为感动的同时，甚而觉得不幸的一件事，是没有生在尊德那样贫穷的家庭里。……

---

① 二宫尊德（1787—1856），日本江户时代末期的重农主义者。

然而，这个立志故事，在带给尊德荣誉的同时，当然也使尊德的双亲蒙受不名誉。他们没有在教育上给尊德一点点方便。不，毋宁说倒给他造成了重重障碍。作为双亲的责任，这分明是耻辱。但是，我们的双亲和老师天真到忘记了这个事实。尊德的双亲喝酒或者赌博都可以。问题只是尊德，是经历千辛万苦不废自学的尊德。我们在少年时期就必须养成尊德那样勇敢的意志。

我对他们的利己主义有些感到惊叹。的确，对他们来说，象尊德那样身兼男仆的少年，是最可心的儿子了。不仅如此，将来博得了荣誉，大大显赫了父母的名声，那就更是好上加好的最可心的儿子了。但是不到十五岁的我，在对尊德的气度大受感动的同时，甚而觉得不幸的一件事，是没有生在尊德那样贫穷的家庭里。正如戴着镣铐的奴隶希望有更大的镣铐一样。

奴　隶

所谓废止奴隶，只是废止作为奴隶的自我意识。没有了奴隶，我们的社会安全大概一天也难于保障。另外，连柏拉图的共和国也都考虑到奴隶的存在，这绝不是偶然的。

又

把暴君叫作暴君，当然是很危险的。但是，把今天暴君以外的奴隶叫作奴隶，也同样是很危险的。

悲　剧

悲剧是对自己的羞耻行为敢作敢当。因此对千百万人的共

同的悲剧，起着排泄的作用。

强　弱

强者不怕敌人，却怕朋友。出手一击打倒了敌人倒无关痛痒，可是对在不知不觉中伤害了的朋友，却感到情同骨肉般的恐怖。

弱者不惧怕朋友，却怕敌人，因此到处都发现虚构的敌人。

S·M① 的智慧

这是我的朋友S·M和我的谈话：

辩证法的功绩——最终不论对什么都作出胡涂的结论。

少女——始终是一个清滢的浅滩。

学龄前教育——嗯，这也好嘛！在幼儿园的时候就让孩子知道有智慧是多么悲哀的事，又用不着担责任。

追忆——好象地平线上遥远的风景画。老早就完成了。

女人——根据玛丽·斯托普斯②夫人的见解，女人的贞操只有两周需求一次丈夫的情欲时，大概才会产生。

年少时代——年少时代的忧郁是对整个宇宙的骄傲。

艰难令汝如玉——如果艰难使你成为玉石的话，那末在日常生活里深谋远虑的男人，是不应该成为玉的。

我等应如何生活呢——应稍稍留下一些未知的世界。

---

① 即室生犀星（1889—1962），日本诗人、小说家。

② 玛丽·斯托普斯（1880—1958），英国限制生育的活动家。

社　交

一切社交都理所当然地需要虚伪。如果丝毫不加虚伪，对我们的朋友知己倾吐我们的衷情，那末哪怕是古代的管鲍之交①，也不能不产生破绽。姑且抛开管鲍之交，我们都或多或少对我们的亲密的朋友有些憎恶或轻蔑。但是，憎恶在利害面前也会收起锋锐，并且轻蔑也日益使人恬然地倾吐虚伪。因此，为了和我们的知己朋友结成最亲密之交，相互都必须具有最完善的利害和轻蔑。这不论对什么人都是最困难的条件。否则我们老早就会成为富有礼让的绅士，世界也许老早就出现了黄金时代的和平。

琐　事

为了使人生幸福，需要喜爱日常琐事。云的光辉，竹子摇曳，群雀啼叫，行人的脸——应该在一切日常琐事中，感到无尽的甜美。

是为了使人生幸福吗？——但是喜爱琐事也必然为琐事所苦。跳进庭园前古池里的蛙，可能打破了百年忧愁。但是，跳出古池里的蛙也可能带来了百年忧愁。哦，芭蕉的一生是享乐的一生，同时不论在谁的眼目中也是受苦的一生。我们为了微妙的快乐，也必须遭受微妙的痛苦。

为了使人生幸福，也必须为日常琐事所苦。云的光辉，竹子摇曳，群雀啼叫，行人的脸——应该在一切日常琐事中感受到坠

---

① 指中国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管仲和鲍叔的知己之交。

入地狱的痛苦。

神

在神的一切属性中，我最同情的是神不能自杀。

又

我们发现了咒骂神的无数理由。然而，不幸的是日本人对全能的神没有相信到值得咒骂的程度。

民　众

民众是稳健的保守主义者。制度、思想、艺术、宗教——举凡一切，为了使民众喜爱，必须披上前代的古色。所谓民众艺术家不为民众所喜爱，这并不是他们的罪过。

又

发现民众的愚蠢，并不值得夸耀。但是，发现我们自己也是民众，倒的确值得夸耀。

又

古人以愚民为治国之道，结果似乎使民众更愚蠢了——或者往往不知为什么却使民众聪明起来。

契诃夫的话

契诃夫在笔记里论到了男女的差别："女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从事女人的工作；男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离开女人。"

但是，契诃夫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男女双方随着年龄的增长，自然而然停止了和异性的关系。这是三岁孩子也都明白的道理。不仅如此，与其说是男女的差别，倒不如说表示了男女没有差别。

服　装

至少女人的服装是女人本身的一部分。启吉的没有落到诱惑里去，当然是依仗了道义心的缘故吧。但是把他诱惑了的女人，是借穿了启吉妻子的衣服。如果不借衣服穿的话，启吉也可能不会那么轻松地逃脱出诱惑之外。

注：见菊池宽的《启吉的诱惑》。

处女崇拜

我们为了寻找处女作妻子，而在选择什么样的妻子上不知遭到多少滑稽可笑的失败，现在逐渐到了对处女崇拜可以闭目不视的时刻了。

又

处女崇拜是在知道是处女的事实之后才发生的，也就是说，比起率直的感情，则更重视琐碎的知识。因此，可以把处女崇拜者称之为恋爱上的玄学者。一切处女崇拜者的露出某种严峻的姿态，也许不是偶然的。

又

诚然，对似乎是处女的人的崇拜和处女崇拜是不同的。把这两者看作同义语的人，可能是过分轻率地看待了女人的演员的才能。

礼 节

据说有一个女学生问我的朋友这样一件事："接吻的时候是闭着眼睛呢，还是睁着眼睛？"

所有女学校的教学中没有关于恋爱礼节的教育，对这一点我和这个女学生一样深感遗憾。

贝 原 益 轩①

我在小学时代曾经学过贝原益轩的逸事。益轩曾经和一个书生同坐在一只摆渡上。书生为了显示才华，滔滔不绝地谈论

① 贝原益轩（1630—1714），日本江户时代初期的思想家，对本草学、医学也有研究。

古今的学术。但是，益轩一言不发，只是静静地倾听着。不久，船靠岸了。按照惯例，船客临别时要通报自己的姓名。书生这时才知道是益轩，便在这一代大儒面前，忸怩地对自己方才的傲慢表示道歉。——这就是我学过的逸事。

当时我在这个逸事里发现了谦让的美德。至少为了发现，我确实作了努力。然而现在不幸的是我丝毫教训也没有发现。这个逸事使今天的我仍多少产生兴趣，仅仅是因为我有如下的看法：

一，始终沉默不语的益轩的侮蔑是多么辛辣之极呀！

二，看到书生的羞耻而以为快的同船的乘客的喝采，是多么庸俗之极呀！

三，益轩所不懂得的新时代的精神，在年轻的书生的高谈阔论中，讲得多么泼辣和令人鼓舞呀！

一种辩护

某新时代的评论家在“猬集”的语意上，使用了“门前罗雀”的成语。“门前罗雀”的成语是中国人创造的。日本人使用它时，没有理由必须继承中国人的用法。假如通用的话，比方说形容“她的微笑好象门前罗雀”，也是可以的。

假如通用的话——万事都出在这个不可思议的“通用”上。譬如“自我小说”不也是这样吗？Ich—Roman① 的意思，是用第一人称的小说。那个“我”并不一定指作家本人。但是，日本的“私小说”中的我，往往就是作家本人。不，只要人家认为这是作家本人的经历之谈，甚至把第三人称的小说也叫作“私小说”。这

① 德语：第一人称小说。

当然是无视德国人的——或者无视整个欧洲人用法的新的例子。然而全能的"通用"却赋予这个新例子以生命。"门前罗雀"的成语也许早晚也会同样产生意外的新例子。

这么说某评论家并不特别缺乏学识，只是稍微过急地在时流之外寻找新例子。这个评论家所受到的嘲笑——总之，一切先觉者经常都得甘居薄命。

限　制

就连天才也各自受到难以超越的限制的约束。发现这个限制，不能不使人感到某些寂寥。但是，一转念却又使人感到亲切。就好象明白了竹子是竹子，常春藤是常春藤。

火　星

问火星上有没有居民，就是问我们的五官是否感到有无居民的问题。然而生命并不只是以我们五官的感觉作为必备的条件的。假如火星的居民能超越我们的五官而得以存在的话，他们一群人也许会在今天夜晚随着使法国梧桐叶子枯黄的秋风一起到银座来了。

Blangui① 的　梦

宇宙之大是无限的。然而，创造宇宙的只有六十几种元素。这些元素的结合尽管非常之多，但是终究脱离不了有限。就是

① 即布朗基(1805—1881)，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

说这些元素在创造无限大的宇宙时，尽管尝试着一切的结合，而这一切的结合却也只能是无限的反复。因此，我们栖息的地球——作为这些结合之一的地球，当然不限于是太阳系的一个惑星，而存在于无限之中。在这个地球上的拿破仑在马伦哥战役中取得了全胜。但是，在茫茫太虚里悬浮着的其他地球上的拿破仑，可能在同一的马伦哥战役中遭到了惨败。……

这就是六十七岁的布朗基所梦想的宇宙观。这理论是不容辩驳的。当布朗基在牢狱中写下这一梦想时，对一切革命都绝望了。这件事至今不知怎么的仍然在我们内心深处渗透下寂寞。梦已从大地上消失，我们为了寻求安慰，必须移向几万亿英里外的天上——移向悬在宇宙之夜的第二个地球上的光辉灿灿的梦境。

庸　才

庸才的作品即便是大作，也必然象没有窗子的房屋。它对展望人生一点好处也没有。

机　智

机智是缺少三段论法的思想，它的所谓"思想"是缺少思想的三段论法。

又

嫌恶机智的念头产生于人类的疲劳。

政 治 家

政治家比起我们这些门外汉，在政治上可夸耀的知识，只是些琐碎的知识，毕竟和关于某党首脑戴什么帽子的知识差不多。

又

所谓"马路政治家"是没有上述知识的政治家。如果论到见识，不一定比政治家差。并且在富有超越利害的热情上，常常比政治家还要高尚。

一 事 实

然而，琐碎事实的知识常常是民众所喜爱的。他们最希望知道的不是爱情是什么，而是想知道基督是不是私生子。

武士游方学艺

我一向认为武士游方学艺，从来都是向四方的剑客拜艺，磨炼自己的武艺。然而，今天看来，实际上是为了要发现天下没有和自己相比的强者。——《宫本武藏传》读后感。

雨 果

象遮蔽住全法国的一片面包。然而不管怎么想，黄油抹得并不充分。

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充满了一切滑稽的画面。不过这些滑稽画面的大部分，无疑是使恶魔也会感到忧郁的。

福　楼　拜

福楼拜教给我的是也有美的寂寞。

莫　泊　桑

莫泊桑象冰。有时也象冰糖。

爱　伦・坡

爱伦・坡在创作斯芬克司①之前，研究过解剖学。使爱伦・坡的后代震惊的秘密是这个潜心的研究。

森　鸥　外

毕竟鸥外先生是一个军服上佩剑的希腊人。

① 斯芬克司即古埃及的一种石雕狮身人面像，也指希腊神话中的带翼狮身女怪。

某资本家的理论

"艺术家卖艺术，我卖蟹罐头，没有特别的不同，可是艺术家在谈到艺术的时候，自以为是天下的瓌宝。假如效仿那样的艺术家，我对六角钱一听的蟹罐头当然也应该骄傲了。不肖行年六十一，还不想有一次艺术家那样无聊的狂妄自大。"

批　评　学

——致佐佐木茂索①君

在一个美好天气的午前。变成博士的 Mephistopheles② 站在某大学的讲台上讲授批评学，而这个批评学并不是Kant③的Kritik④ 或其他。只是讲怎样从事小说和戏剧批评的学问。

"各位，上周我讲的相信大家都明白了，今天我要进一步讲'半肯定论'。什么叫作'半肯定论'呢，正如字面上所表现的那样，是对某一作品肯定一半艺术价值的批评方法。但是这'一半'应该是'更坏的一半'。在这个批评方法中，肯定'更好的一半'是很危险的。

"譬如让我们在日本樱花上运用这个方法来看看吧。樱花'最好的一半'是花色和花形的美，然而就运用这种批评方法来说，与其肯定'最好的一半'倒不如肯定'最坏的一半'——那就是必须肯定樱花的香味了。总之，我们必须作出这样的结论：

---

① 佐佐木茂索(1898—1966)，日本小说家，《文艺春秋》杂志的编辑，后任社长。

② 即靡非斯特，参看本书第三六二页注④。

③ 即康德(1724—1804)，德国哲学家，著有《判断力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等。

④ 德语：批判。

确实有香味，但毕竟是如此而已，假如万一取代‘最坏的一半’而肯定‘最好的一半’，会出现什么破绽呢？‘花色和花形确实美。但毕竟是如此而已’——这丝毫也没有贬低樱花。

“批评学当然是在于怎样贬低某小说或某戏剧的问题。而今天在这里没有必要去讲。

“那末这个‘更好的一半’或‘更坏的一半’究竟是根据什么标准来区别的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回到我们经常讲到的价值论上来。价值并不象古代所信仰的那样存在于作品里，而是存在于鉴赏作品的我们的心中。就是说‘更好的一半’或‘更坏的一半’必须是以我们的心为标准的——或者说必须以一个时代的民众喜爱什么为标准来加以区别。

“譬如现在的民众不喜爱日本式的花草，就是说日本式的花草是坏的。又如现在的民众喜爱巴西的咖啡，也就是说巴西的咖啡的确是好的。某作品的艺术价值的‘更好的一半’或‘更坏的一半’，当然也要按这种例子来加以区别。

“不运用这个标准，而去追求真呀，善呀，美呀等等标准，那是最滑稽的时代错误了。诸君应该扔掉染红的麦秸帽子那样的旧时代。善恶超越不了好恶，好恶即是善恶，爱憎即是善恶，——这并不限于‘半肯定论’，假如诸君有志于搞批评学，这个法则是不能忘记的。

“‘半肯定论’大致如上所述，最后我想促请各位注意的，是‘如此而已’这句话。‘如此而已’这句话是必须要使用的。第一，既然是‘如此而已’，那末‘如此’确实是肯定‘最坏的一半’。但是第二，它又确实是否定‘如此’以外的东西的。就是说‘如此而已’这句话是颇富于一扬一抑之趣的。但是，更微妙的是第三，‘如此’在隐约之间否定了艺术的价值。虽说是否定，却并没有说明为什么否定，只是意在言外罢了，——这是‘如此而已’这句

话的最显著的特点。明显而又含混，肯定而又否定，这就是真实的‘如此而已’的含义。

“我认为这个‘半肯定论’比起‘全盘否定论’或‘缘木求鱼论’来，是更容易取得信任的。‘全盘否定论’或‘缘木求鱼论’上周我已经讲过了，为了慎重起见我再简略地重复一遍。那就是把某作品的艺术价值，从其艺术价值本身加以全盘否定的批评方法。譬如为了否定某悲剧的艺术价值，想想对悲惨、不快、忧郁等等的责难就明白了。责难反过来运用，也可以咒骂某悲剧缺少幸福、愉快、轻松等等。所谓‘缘木求鱼论’，指的是从反面所讲的一种情况。‘全盘否定论’或‘缘木求鱼论’虽然淋漓尽致，有时却可能招来偏激的怀疑。但是‘半肯定论’由于承认某作品一半的艺术价值，容易受到公平的对待。

“这里，我把佐佐木茂索的新著《春天的外套》当作练习题，下周请用‘半肯定论’对佐佐木氏的作品加以分析。（这时一个年轻的学生提问说：“先生，不准用全盘否定论吗？”）不，‘全盘否定论’的分析至少暂时先停停再说。因为不管怎么样，佐佐木氏是有名的新作家，所以仍限于用‘半肯定论’的方法分析。……”

一周以后，取得最高分数的答案揭晓如下：

真是写得巧妙。但，毕竟是如此而已。

父母和子女

双亲养育孩子的方法是否正确是有疑问的。诚然牛马也是被双亲养育起来的。但是，在自然的名义下为这种陋习作辩护，确实是双亲的任性了。如果在自然的名义下可以为任何陋习辩

护的话，那末首先我们就要为未开化民族的掠夺婚姻而辩护。

又

母亲对子女的爱是最没有利己心的爱。但是，没有利己心的爱，不一定是养育子女的最好的方法。这种爱对子女的影响——至少影响的大半，或者是使之成为暴君，或者是使之成为弱者。

又

人生悲剧的第一幕，是从作父母子女开始的。

又

古代有很多父母重复这样一句话："我终究是个失败者，可是应该使这孩子得到成功。"

可　能

我们是不能为所欲为的，只能做办得到的事。这不限于我们个人，我们的社会也是一样。也许神也不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创造这个世界。

穆　尔[1]的　话

乔治·穆尔在《为我死去的我的备忘录》里夹进了这样一句话："伟大的画家对自己署名的地方非常慎重，并且决不让自己的署名两次出现在同一场所。"

当然"决不让自己的名字两次出现在同一场所"，是任何画家也办不到的。但这是用不着指责的。我感到意外的是"伟大画家对自己署名的地方非常慎重"这句话。东方画家对落款的地方从来也是不曾轻视的。请注意落款的地方等等，是陈词滥调。当我想起特地提笔讲这件事的穆尔，就不由得感到东西方的差别。

大　作

把大作和杰作混同起来，确实是鉴赏上的物质主义。大作只不过是工钱的问题，比起米开朗琪罗[2]的壁画《最后的审判》来，我更喜爱六旬开外的伦勃朗的自画像。

我喜爱的作品

我喜爱的作品，——文艺作品归根结蒂是可以通过它来感受到作家其人的作品；人——具备了头脑、心脏、官能感觉的一个具体的人。但是不幸的是多数作家都是缺少某一部分的残废

---

① 乔治·穆尔(1852—1933)，爱尔兰小说家、批评家、剧作家。

② 米开朗琪罗（1475—1564），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的画家、雕刻家、建筑家和诗人。

者(当然，有时对伟大的残废者也不能不为之钦佩)。

看《虹霓关》

不是男人捉女人，而是女人捉男人。——肖伯纳在《人和超人》里曾把这个事实戏剧化了。然而把这个戏剧化了的并不是从肖伯纳开始的。我看了梅兰芳的《虹霓关》，才知道中国已经有注意到这种事实的戏剧家。不仅如此，在《戏考》这本书里除《虹霓关》之外，还记载了女人运用孙吴兵法和使用剑戟来捉男人的不少故事。

《董家山》的女主角金莲、《辕门斩子》里的女主角桂英、《双锁山》里的女主角金定，都是这样的女豪杰。看那《马上缘》的女主角梨花，她不仅把她所喜爱的年轻将军从马背上捉下来，并且不顾对方说对不起自己的妻子，硬是和他结了婚。胡适先生曾对我说："除了《四进士》，我对全部京剧的价值都想加以否定。"但是这些京剧至少都是富有哲学性的。哲学家的胡适先生在这个价值面前，难道不应该把他的雷霆之怒稍微缓和一些吗？

经　验

只依靠经验，就和不考虑消化而只依靠食物是一样的。同时经验空空如也而只依靠能力，也和不考虑食物而只依靠消化是一样的。

阿 基 里 斯[1]

据说希腊英雄阿基里斯只有脚踵是致命处。——也就是说为了了解阿基里斯，就必须了解他的脚踵。

艺术家的幸福

最幸福的艺术家，是晚年得名的艺术家。从这一点看，国木田独步并不是不幸的艺术家。

老 好 人

女人经常不愿意丈夫当老好人。但是男人却经常希望朋友当老好人。

又

老好人首先象天上的神。第一，可以讲讲高兴的话；第二，可以倾诉不平；第三——有他没他无所谓。

罪

“憎其恶而不憎其人”，实行起来并不难。大多数孩子对大

① 阿基里斯是希腊神话中的英雄，除了没有浸水的脚踵外，他周身刀箭不入。《伊利亚特》描写，在特洛伊战争中敌人用箭射中他的脚踵，把他杀死。因此有成语“阿基里斯的脚踵”，意即致命弱点或薄弱环节。

多数父母规规矩矩地实践了这条格言。

桃　李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①这诚然是智者之言。主要的不是"桃李不言",实际上是"桃李如不言"。

伟　大

民众喜爱被人格和事业的伟大所笼络。但是,从来都不喜爱面对伟大。

广　告

十二月号《侏儒的话》的《致佐佐木茂索君》,并不是贬低佐佐木君的。是嘲笑不承认佐佐木君的批评家。用这件事做广告,也许蔑视了《文艺春秋》读者的头脑。但是,某批评家实际上认为那是贬低佐佐木君的。听说这个批评家也有不少追随者,因此想刊登这个广告。把这件事公开并不是我的本意。实际是前辈里见弴②君动员的结果。请对这个广告表示愤怒的读者去责难里见君吧。

《侏儒的话》的作者

① 语出《史记·李将军传》。

② 里见弴(1888—),日本小说家。

补充广告

前揭广告中说的“责难里见君吧”，当然是我的玩笑。实际上不加责难也是可以的。我在敬佩以某批评家为代表的一团天才之余，变得比平时多少有点神经质了。

同上

再补充广告

前揭补充广告中说：“敬佩以某批评家为代表的一团天才”，当然是反语。

同上

艺术

画力三百年，书力五百年，文章之力千古无穷，这是王世贞① 说的话。但是根据敦煌发掘品看，书画经历了五百年后，依旧保持着力量。而文章能不能在千古无穷中保持住力量却是个疑问。观念不能超然存在于时代支配之外。我们的祖先在“神”这个词里仿佛显现着衣冠束带的人物，而我们在同样的词里显现着留长须的欧洲人。这也并不限于神是这样，不论在什么现象上都可以出现的。

---

① 王世贞(1526—1590)，中国明朝文学家。嘉靖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尚书。

又

我记不得在什么时候看到过东洲斋写乐① 的肖像画。那画里的人物把画着绿色的螺钿工艺风格的扇面展开在胸前。这当然是为了增强整体色彩的效果的。但是，当用放大镜看时，涂上的绿色是产生铜绿的金色。我确实为写乐所画的这幅肖像画的美所感动。然而我的感动确实又和写乐捕捉的美不同。我觉得那种变化在文章里也会产生的。

又

艺术和女人一样。为了使人看上去最美，一定要包围在一个时代的精神气氛和时髦中。

又

不仅如此，艺术在空间还必须带着轭木。为了喜爱一国国民的艺术，就必须了解一国国民的生活。在东禅寺受到流浪武士袭击的英国特命全权公使鲁瑟福德·奥尔柯克② 爵士认为，我们日本人的音乐使人感到的净是噪音。他的《驻日三年》里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在上坡的路上，听到近似夜莺的黄莺声。就是说，日本人教黄莺学唱歌。如果这是真的话，实在令人惊讶。原来日本人不会自己教音乐。"(第二卷第二十九章)

---

① 写乐是日本江户时代中期的浮世绘画家，号东洲斋。

② 鲁瑟福德·奥尔柯克(1809—1897)，英国外交官。

天　才

天才和我们只有一步的间隔。为了理解这一步，我们必须懂得百里路的一半是九十九里的超数学。

又

天才和我们只有一步的间隔。同代常常不明白这一步有千里之遥，而后代人又对这千里的一步全然不解。同代因此而扼杀天才，后代则又因此而在天才面前焚香。

又

民众对于承认天才的吝啬，是难以置信的。而这种承认方法却常常又是颇为滑稽的。

又

天才的悲剧在于获得“小巧玲珑的舒适的声誉”。

又

耶稣：“我虽吹笛，汝等不舞。”

彼等：“我等虽舞，汝勿满足。”

谎　　言

我们不论在什么场合，对于不拥护我们利益的人，是不能投以“神圣的一票”的。那种取代“我们的利益”而调换为“天下的利益”，是整个共和制度的谎言。我认为这种谎言就是在苏维埃政权下也不可能消灭。

又

组成一体，而采用两种思想，假如玩味一下接触点，那末各位将会发现自己是如何受着多数谎言的养育了，因此一切的成语常常就是一个问题。

又

赋予我们社会以合理的外观的，事实上难道不是由于那种不合理的——那种非常过于不合理的原因所造成的吗？

列　　宁

列宁是一个最理所当然的英雄，这使我大为惊诧。

赌　　博

同偶然，即同神去搏斗者，常常是充满了神秘的威严。赌博者也不出此例。

又

古来热衷于赌博的人是非厌世主义者，这表现了多么酷似赌博的人生。

又

法律禁止赌博，并不是因为赌博的财富分配法为非。事实上只是以那种经济的兴趣主义为非罢了。

怀疑主义

怀疑主义也建立在一种信念上——建立在应该怀疑的却不怀疑的信念上。诚然这也许是矛盾的，然而怀疑主义甚至对有那么一种不建立在信念上的哲学这一点也是怀疑的。

正　直

假如真要做到正直的话，那末我们马上就会发现不管什么人都是做不到正直的。因此，我们不得不为正直而感到不安。

虚　伪

我认识一个好说谎的人。她比任何人都幸福。但是，由于太巧于说谎，连讲真话的时候，人家也以为是在说谎。这不论在任何人的眼目中诚然是这个女人的悲剧。

又

我和一切艺术家一样善于说谎。但是，总是输给那个女人一筹。那个女人实际上能把去年的谎言记得象五分钟前说的谎言。

又

我懂得不幸。懂得有时除依靠说谎外还有不能讲出真实的不幸。

诸　位

诸位由于青年的艺术，而担心堕落。但是，请先安心吧！诸位是不会那么容易堕落的。

又

诸位恐惧艺术毒害国民。但是，先请安心吧！至少在艺术上毒害诸位是绝对不可能的。毒害不理解两千年来的艺术的魅力的诸位是绝对不可能的。

忍　从

忍从是浪漫的卑屈。

企　图

成功不一定是困难的。但是，欲望却常常是困难的，至少在成功上有所欲望的话。

又

要知道彼等企图的大小，只能从彼等的成功，看他们的打算。

士　兵

理想的士兵，不管长官的什么命令也必须绝对服从。绝对服从的问题是绝对不能批评的。也就是说，理想的士兵首先必须丧失理性。

又

理想的士兵，不管首长的什么命令也必须绝对服从。绝对服从的问题是绝对的不负责任。也就是说，理想的士兵首先应该喜爱不负责任。

军事教育

所谓军事教育，其实只是传授军事用语的知识。其他知识或训练并不是一直等到进行了军事教育之后才能获得的。现在

就是陆、海军学校，且不要说机械学、物理学、应用化学、外语，就连剑道、柔道、游泳不是还门门都在雇请专人吗？但是再深入思考起来，军事用语也和学术用语不同，大部分是通俗用语。就是说，军事教育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事实上不存在的东西的利害得失，当然也不会成为问题的。

勤俭尚武

再也没有比“勤俭尚武”这句成语更无聊的了。尚武是国际性的奢侈。目前列强不是在为军备而大事破费吗？假如“勤俭尚武”不是痴人之谈的话，那末“勤俭游荡”当然也可以当作通用语了。

日本人

我觉得我们日本人两千年来的忠君孝亲，和猿田彦命① 用发蜡是一样的。岂不是到了彻底弄明白历史的本来面目的时候了吗？

倭寇

倭寇显示了我们日本人有足够的能力与列强为伍。我们在强盗、杀戮、奸淫等方面也决不劣于前来寻找“黄金岛”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

---

① 猿田彦命是日本古代神话中的一个神，为天孙降临世间开路。

《徒　然　草》

多次有人这样问我说："想必你是喜欢《徒然草》的吧？"然而，不幸的是我不曾喜欢《徒然草》。坦率地说，我实在不明白《徒然草》为什么这么出名？我认为充其量作为中等程度的教科书是有用的。

征　候

恋爱的征候之一，是揣想她过去爱过多少个男性，或者是爱过什么样的男性，而对想象中的某些人感到漠漠的嫉妒。

又

恋爱的另一种征候，是对发现和她相似的面孔的极度敏感。

恋爱和死

恋爱使人们联想到死，也许是掌握了进化论的根据。蜘蛛或蜜蜂在交尾之后，雄性马上被雌性刺死。我看意大利演员巡回演出的歌剧《卡门》时，不知怎的总觉得卡门的一举一动象蜜蜂。

替　身

我们为了爱那个女人，往往把她之外的女人当作她的替身。落到这种境地，并不只限于她拒绝了我们的时候。我们有时因

为胆怯，有时又出于美的要求，很可能让一个女人成为这一残酷的安慰对手。

结　婚

结婚在调节性欲上是有效的。但是，在调节恋爱上是无效的。

又

他在二十几岁结婚之后，一次也没有纠缠在恋爱关系里。庸俗到何等程度啊！

多　忙

把我们从恋爱中拯救出来，与其说是依靠理性，毋宁说是由于太忙。为了进行十全十美的恋爱，最重要的是需要时间。维特①、罗密欧②、特里斯坦③——我们不妨看看古来的恋人，他们都是闲人。

男　子

男子比起恋爱来，历来是更尊重工作的。如果对这个事实有疑问的话，读读巴尔扎克的信好了。巴尔扎克在给韩斯

---

① 维特是德国作家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的主人公。

② 罗密欧是英国作家莎士比亚的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主人公。

③ 特里斯坦是西欧中世纪故事《特里斯坦和伊休尔特》里的主人公。

加[1] 伯爵夫人的信里说："这封信如果折算稿费的话，已经超过多少法郎了。"

礼　节

过去经常走动我家的胜过男人的女梳头匠有一个女儿。我还记得那是一个苍白面孔的十二三岁的姑娘。女梳头匠为了教这个女儿礼节，非常严厉。特别是睡觉时离开了枕头，就会受到痛骂。但是，最近偶然听别人说，这个姑娘已早在关东大地震之前当了艺妓。当我听到这件事的时候，感到有些悲哀，但又不得不为之微笑。那个女人想必是成为艺妓后，大概也按着严格的母亲的教养、睡觉时不离开枕头。……

自　由

不论谁都不能不要求自由。但是，这只是表面上的问题。实际上不论谁在内心深处一点自由也不想要的。有一个证据，就是杀人不眨眼的流氓，不是也说为金瓯无缺的国家而杀死了某某的吗？但是自由对我们的行为是没有任何约束的，就是说对神呀、道德呀、或者社会习惯呀等等，都不屑负这种与之有关的责任的。

又

自由和山巅上的空气相似，对弱者都是吃不消的。

---

① 韩斯加是巴尔扎克的情人，他们后来结婚。

又

认真地看自由，马上就会发现神的面孔。

又

自由主义，自由恋爱，自由贸易——不论是哪种“自由”，偏巧在杯子里都掺进了大量的水，而且总是掺进了积存的陈旧的水。

言行一致

为得到言行一致的美名，首先必须善于为自己辩护。

方便

虽有一人不欺的圣贤，然而却没有不欺天下的圣贤。佛家的所谓“善巧方便”，实际上就是精神上的权谋。

艺术至上主义者

古来的狂热的艺术至上主义者，大都在艺术上是失势者。正如狂热的国家主义者，似乎大都是亡国之民——我们不论谁也不会希望得到自己身上已经有的东西。

唯 物 史 观

假如任何小说家都必须站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上描写人生的话，那末任何诗人也必须站在哥白尼地动学说上歌颂日月山川。代替"太阳西沉"而说"地球旋转几度几分"，恐怕并不总是优美的。

中 国

萤火虫的幼虫吃蜗牛的时候，并不是把蜗牛杀死。为了经常吃新的肉，只是把蜗牛麻痹起来。以我日本帝国为首的列强的对华态度，毕竟和萤火虫对蜗牛的态度毫无差别。

小 说

真实的小说不仅仅是在事件发展上偶然性很少的小说，而且是和人生相比，偶然性还要少的小说。

文 章

文章里的语言，较之辞典里的应该更美。

又

他们都和樗牛① 那样自称"文如其人"。但是，在内心里想的

① 樗牛即高山樗牛（1871—1902），日本文学评论家。

却是“人如其文”。

女人的脸

女人为热情所驱使，不可思议地会表现出少女般的面孔。特别是这种热情，也并不妨碍对阳伞的热情。

处世智慧

灭火并不象放火那样容易。这种处世智慧的代表人物也许是《漂亮朋友》① 的主人公。他在结交恋人的时候，已经在考虑到绝交了。

又

如果单纯处世的话，还是不患热情不足为好。毋宁说危险的显然是冷淡不足。

恒产

没有恒产的就没有恒心，是两千年往昔的事。现在有恒产的好象也没有恒心。

① 《漂亮朋友》是法国作家莫泊桑的小说。

他　们

我对他们夫妇没有恋爱就拥抱着过起生活来大为惊叹。但是，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对一对恋人拥抱而死感到惊叹不已。

作家创造的语言

“奇特”、“高等游民”、“自我暴露狂”、“老一套”等语言流行在文坛上，是从夏目先生开始的。作家创造的这种语言，在夏目先生之后当然也不是没有的。久米正雄君创造的“微现苦笑”、“逞强胆怯”等可能是最突出的吧。另外使用“等、等、等”，是宇野浩二① 君的创造。我们并不总是有意识地表示敬佩。不仅这样，有时还有意识地对我们心目中的敌人、妖怪和狗表示敬佩。在咒骂某作家的文章里，引用那个作家创造的语言，也许并不一定是偶然的、

幼　儿

我们究竟为什么喜欢幼小的孩子呢？这个理由的一半，至少是由于用不着担心被小孩子欺骗。

又

只是在面对小孩子的时候——或者只是在面对狗猫的时

① 宇野浩二（1891—1961），日本小说家。

候，我们才恬然地把我们的愚蠢公开出来而不以为耻。

池 大 雅①

“大雅是个颇为粗犷不拘小节之人，疏于世情之事，在迎其妻室玉澜②时，不知夫妇之道，由此可略察其人。”

“大雅迎其妻而不知夫妇之道的故事，从脱离人的生活来说，可谓饶有风趣的；但是，从完全没有常识的愚蠢言之，大概也可以这么说。”

相信这种传说的人，正如此处引用的文章所示，在今天的艺术家和美术史家之间仍然存在。大雅在娶玉澜时也许没有行夫妇之道，然而，如果因而相信他不懂夫妇之道的话——那末这个人自己无疑就有着强烈的性欲，同时还由于这个人确信假如确实懂得夫妇之道的话，不实行是不可能的。

荻 生 徂 徕③

荻生徂徕嚼着炒豆大骂古人以为快。我相信他嚼着炒豆是为了节俭，而他为什么骂古人我却一直搞不明白。但是今天想想看，那是由于比起骂今人来诚然是无碍的缘故。

小 枫 树

用手稍微摸摸小枫树的树干，树梢簇生的幼芽就会象神经

① 池大雅(1723—1776)，日本江户时代南画代表人物，通称菱屋嘉左卫门。

② 玉澜(？—1784)，池大雅之妻，同为江户时代南画代表人物。

③ 荻生徂徕(1666—1728)，日本江户时代的汉学家。

似地震颤起来。植物真是令人毛骨悚然！

癞　蛤　蟆

最美丽的石竹色正是癞蛤蟆舌头的颜色。

鸦

我在一个雪后的傍晚，站在邻居的屋顶上，看过黑漆漆的乌鸦。

作　家

写文章最不可缺少的东西是创作的热情。为使其创作热情高涨，最不可缺少的东西是某种程度的健康。轻视瑞典式体操①、素食主义、复方淀粉酶，而想要为文者是无志。

又

想要为文者，不管是怎样一个城市里的人，他的灵魂深处必须是一个野蛮人。

又

想要为文者以其自身为耻辱，是罪恶。在以自身为耻辱的心

① 瑞典式体操是现代体操的源流，十九世纪初由瑞典人林格创始，分为医疗体操、教育体操、兵式体操、美容体操四部分。

灵上，什么独创的萌芽也没有生长过。

又

蜈蚣：你用脚走路给我看看！

蝶：哼，你用翅膀飞给我看看！

又

气韵是作家的后脑勺。作家自己是看不到的。假如硬是要看，大概只能扭断了颈骨。

又

批评家：你只能写职员的生活吗？

作家：难道有什么都能写的人吗？

又

一切古来的天才，都在我们凡人的手够不到的墙壁的钉子上挂帽子。不过必须有踏脚的凳子。

又

但是，那个踏脚的凳子，无论在哪一家旧货商店里都能有的。

又

一切作家一方面具有木匠的面孔。但是，这不是耻辱。一切木匠也一方面具有作家的面孔。

又

不仅如此，一切作家一方面又在开店铺。什么？我的作品卖不出去吗？告诉你吧，那是在没有人买的时候呀！或者那是在我不出售也无所谓的时候啊！

又

演员或歌唱家的幸福是他们的作品不留下来。——我有时不免这样想。

以下为遗稿

辩　护

辩护自己比辩护他人要困难。如果有怀疑的话，你就看看律师吧！

女　人

健全的理性在命令："尔，勿近女人。"

但是，健全的本能却在发出完全相反的命令："尔，勿避女

人。”

又

女人对我们男子来说是真正的人生，即诸恶之源。

理性

我是瞧不起伏尔泰的。假如理性始终存在的话，我们只能对我们的存在加以满腔的诅咒。但是，陶醉于赞赏世界的Candide① 的作者是多么幸福啊！

自然

我们之所以爱自然——其原由之一，至少是由于它不象我们人那样既嫉妒又欺骗。

处世方法

最贤明的处世方法是既蔑视社会的因袭，又过着与社会的因袭不相矛盾的生活。

崇拜女人

崇拜“永世的女性”的歌德，确实是一个幸福的人。但是，轻

① 即《天真汉》，参看本书第四六七页注①。

蔑雌Yahoo① 的斯威夫特却不能不在疯狂中死去。这是不是由于女性的诅咒呢？还是由于理性的诅咒呢？

理　性

理性教给我的，终究是理性的没有力量。

命　运

命运比之偶然是必然。“命运在性格中”这句话，决非在等闲中产生的。

教　授

如果借用医学用语的话，讲授文艺就等于是临床医疗。但是，他们却不曾摸到人生的脉搏。特别是他们之中有人虽懂得英法的文艺，却声称不懂得生育了他们的祖国的文艺。

知德合一

我们连我们自身都不知道。何况想把我们的所知付诸实践，那就更困难了。写了《智慧和命运》的梅特林克对智慧和命运也是一无所知的。

---

① 即耶胡，斯威夫特的小说《格列佛游记》(1726)中所描写的马国里供马驱使的畜类(指人)。当时的社会罪恶，诸如贪财好斗、酗酒荒淫都集中在他们身上。

艺　术

最难的艺术是随随便便地送走了人生。但是“随随便便”的意思，并不是厚颜无耻的意思。

自由思想家

自由思想家的弱点就因为是自由思想家。他终究不能象狂信分子那样凶猛地去战斗。

宿　命

宿命也许是后悔之子。——或者后悔也许是宿命之子。

他的幸福

他的幸福是由于他自己没有教养。同时这也是他的不幸——啊，多么无聊呀！

小说家

最好的小说家是“通晓世故的诗人”。

语　言

一切语言都象钱币一样具有两面。例如“敏感的”这种语言

的另一面就只能是“懦怯的”。

某物质主义者的信条

“我不信仰神。但信仰神经。”

傻瓜

傻瓜总认为他以外的人全都是傻瓜。

处世的才能

不论怎么说，“憎恶”也是处世的才能之一。

忏悔

古人在神前忏悔。今人在社会面前忏悔。于是，除了傻瓜和坏蛋，不论什么人不作些忏悔，也许是不能够忍受人世之苦的。

又

但是，不论是谁的忏悔，能有多大的信用，自然又当别论。

《新生》读后

果真能有“新生”吗？

托尔斯泰

读了毕尔可夫①的托尔斯泰传，就能知道托尔斯泰的《我的忏悔》和《我的宗教》都是谎言。但是，没有比不断重复着这个谎言的托尔斯泰的心更悲惨的了。他的谎言比起他人的真实，却滴着更多的鲜血。

两个悲剧

斯特林堡的生涯的悲剧，是"走马观花"的悲剧。但是，托尔斯泰的生涯的悲剧，不幸的不是"走马观花"。所以后者比起前者以更大的悲剧而告终。

斯特林堡

他无所不知。而他把自己知道的毫无保留地暴露出来。毫无保留地——不，他和我们一样，也许多少有些打算的吧！

又

斯特林堡说，他在《传说》里对死是不是痛苦的曾经进行过实验。但是，这种实验并不是游戏所能做得到的。他也是"一方面想死而又没有死"的一个人。

---

① 毕尔可夫（1860—1934），列夫·托尔斯泰创办的杂志《仲裁者》的经办人。

一个理想主义者

他毫不怀疑自己是个现实主义者。但是，他自己毕竟是把他自己理想化了。

恐　惧

使我们掌握起武器，常常是由于对敌人的恐惧。而且常常是对并不存在的架空的敌人的恐惧。

我　们

我们都以我们自身为羞耻，同时又恐惧它们。但是，谁也不坦率地讲出这一事实来。

恋　爱

恋爱是受到性欲的诗的表现的一种东西。至少不受诗的表现的性欲，是没有价值称为恋爱的。

一个老练的人

他的确是老练的人。在能引起丑闻的时候，他是决不搞恋爱的。

自　杀

所有的人共同的唯一的感情，就是对死的恐怖。在道德上自杀的人名誉不好，也许并不是偶然的。

又

对自杀进行辩护的蒙坦，是包含着几多真理的。不自杀的人并不是不自杀，而是因为不能自杀。

又

我想死的话，什么时候都可以死呀！

那末你死一个看看！

革　命

革命之上再革命吧！那末，比起今天来我们就会尝到合理的人世之苦。

死

迈兰德颇为正确地叙述了死的魅力。实际上我们只要是在某种机会下，受到死的魅力的感动，那就很难逃出这个圈子之外。不仅如此，就好象围着同心圆，一步步走向死。

“伊吕波”短歌①

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思想，也许都在《伊吕波》短歌里了。

命　运

遗传、境遇、偶然——掌管我们命运的就是这三者。自己喜欢的东西就喜欢好了。但是谈论其他，那是太冒昧了。

嘲 笑 者

嘲笑他人的人，同时也是害怕被他人所嘲笑的人。

一个日本人的语言

让我当苦工吧！否则给我言论自由吧！

人性的，富有人性的

人性的、富有人性的东西，大体上说确实是动物性的。

某 才 子

他深信自己哪怕是能变成坏蛋，也决不能变成傻瓜。但是，

① “伊吕波”短歌，也作色叶歌，传说是日本平安时代初期的僧人空海（774—835）所作，实际上是平安时代中期的作品。内容充满了佛教的过世思想。

过了些年一看，尽管没有变成坏蛋，却始终是一个傻瓜。

希腊人

把复仇之神置于朱庇特之上的希腊人哟，你们是熟知了一切。

又

但是这也表现了我们人的进步是怎样的缓慢。

《圣经》

一个人的智慧比不上民族的智慧。假如稍微再简洁一些的话……

某孝行者

他孝顺母亲。当然懂得用爱抚和接吻，使成为寡妇的母亲得到性的安慰。

某恶魔主义者

他是恶魔主义的诗人。但是，在真实生活上，只越过一次安全地带，就不想再吃苦头了。

某个自杀者

他为了细小的事情而决心自杀。但是，根据这种理由自杀，损害了他的自尊心。他握着手枪，傲岸地自言自语说："拿破仑被跳蚤咬了，一定也会觉得痒的啊！"

某左倾主义者

他是最左翼的最左翼。因此也就瞧不起最左翼。

不自觉

我们性格上的特点——至少是最显著的特点，是不自觉超过了我们的自觉。

矜持

我们最感到自豪的只是我们不拥有的东西。实例：T擅长德语。但是，他桌子上经常放着的却是英语书。

偶像

不论什么人对破坏偶像是没有异议的。同时把自己当成偶像，也是没有异议的。

又

但是，不论什么人也不可能泰然地当上偶像。当然天命自当例外。

天国之民

天国之民，首先应该没有胃囊和生殖器。

某幸福者

他比谁都单纯。

自我嫌恶

自我最嫌恶的征候，是在一切事物中寻找谎言。不，不只是这样。还要在寻找谎言中丝毫也不感到满足。

外　表

最胆怯的人一向显得最勇敢。

人　性

我们人的特征，是产生神所决不产生的过失。

惩　罚

没有比不受惩罚更痛苦的惩罚了。这种决不受惩罚，倘若受到神的保障，自当别论。

犯　罪

在道德或法律范围内的冒险行为——就是犯罪。所以无论是什么样的犯罪，都不能不带有传奇的色彩。

我

我没有良心。我有的只是神经。

又

我每每认为别人死了好，而在别人之中甚至也包括了我的亲骨肉在内。

又

我每每这样想：我迷恋她时，她迷恋我；我讨嫌她时，她也讨嫌我就好了。

又

我过了三十岁以后，每逢要发生恋爱，就拚命地作抒情诗，不等深入即退却了。但是，这在道德上并不是我的进步，只是觉得在内心里要稍微打打算盘才好的缘故。

又

我和深深爱着的女人谈上一小时以上的话，也是会感到厌倦无聊的。

又

我常常说谎。但是，不论是行诸文字，还是用嘴说，谎言都极为拙劣。

又

和第三者共有一个女人不会使我不满。但是在不知道第三者是幸福还是不幸这一事实时，常常不知怎的，突然对这个女人感到了厌恶。

又

和第三者共有一个女人不会使我不满。但有一个条件：要么和第三者素不相识，要么关系非常疏远才成。

又

我对为爱第三者而背着丈夫的女人，仍抑制不住对她的恋爱。但是，由于爱第三者而不顾孩子的女人，我却感到全身的憎恶。

又

只有天真无邪的孩子才能使我多愁善感。

又

我不到三十岁的时候，曾爱上了一个女人。这位女性有一次对我说："很对不起你的妻子。"我倒并不觉得怎么特别对不起我的妻子。但是，奇怪的是这句话打动了我的心灵。我率直地这样想：也许我也对不起这个女人。我至今对这位女性仍然怀着温柔的感情。

又

我对金钱是冷淡的。当然是因为不愁吃。

又

我是孝敬双亲的，因为双亲都到了暮年。

又

我对两三位朋友就算是没讲过真心话，但也没有说过一次谎。因为他们也从不说谎。

人 生

即使是革命加革命，我们人的生活除“作为被选上的少数”，都是黯淡无望的。而“作为被选上的少数”也只不过是“傻瓜或坏蛋”的异名罢了。

民 众

莎士比亚、歌德、李太白、近松门左卫门都将消亡。可是艺术在民众中一定会留下种子。我在大正十二年①写道“宁为玉碎，不为瓦碎”。至今我也没有动摇这种信念。

又

听听铁锤击打的有节奏的声音吧！只要是那节奏存在，艺术就将永不消亡。（年号改为昭和②的第一天）

---

① 大正十二年是一九二三年。

② 一九二六年日本的年号改为昭和。

又

我是失败了。但是，创造我者必然还会创造他人。一棵树的枯萎只不过是区区小事而已。只要保存着无数种子的土地依然存在。（同上）

某夜的感想

睡眠比死快乐，至少无疑是容易的。（年号改为昭和的第二天）

（1923—1927）

吕元明译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芥川龙之介小说选
作者＝文洁若　　吕元明等译
页数＝５７０
ＳＳ号＝１０３５０９８７
出版日期＝１９８１年１１月第１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目次
火男面具
罗生门
鼻子
孤独地狱
父
虱
猴子
手绢
烟草和魔鬼
大石内藏助的一天
戏作三昧
蜘蛛丝
地狱图
毛利先生
桔子
沼泽地
龙
疑惑
魔术
葱
舞会
秋
女性
弃儿
阿律和孩子们
母
竹林中
将军
斗车
庭园
保吉的札记
小白
一块地
寒
大导寺信辅的前半生
玄鹤山房
海市蜃楼
水虎

三个窗口
暗中问答
某傻子的一生
大川的水
蛙
一个社会主义者
侏儒的话